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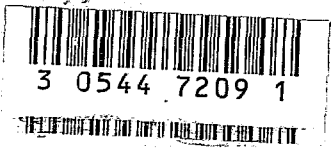
著名學文界世

德訶吉唐

著原斯提萬西
譯達志溫



878.57
686
(738)



唐吉訶德

小引 一

西萬提斯與唐吉訶德序 一六

作者序 一七

目次 四

正文 三五

158907

唐吉訶德

小引

唐吉訶德是西班牙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最大名著之一。

作者是西萬提斯，生於十六、十七世紀之間。與英國莎士比亞同爲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生平遭遇，曲折離奇，驚險會作戰……中彈……被擄……爲奴……逃走……坐監……

唐吉訶德在當時當地的特殊意義是諷刺風行當時當地的騎士小說；其在世界上的、永遠的意義，是表現『理想主義』和『自己犧牲精神』。其材料是浪漫主義的，而其處理方法是寫實主義的。

本譯文是根據數種英譯本——但以 Jervas 的爲主——寫成，經多次修改，四年前曾按日登於廣州民國日報文藝欄，在七個月間登完第一部，（當時第二部未曾發表。）本譯文是包含第一部與第二部的完全譯文，無刪節之處。

詳情請看下面的西萬提斯與唐吉訶德一文。

西萬提斯與唐吉訶德（序）

希臘有荷馬，意大利有但底，德意志有哥德，英格蘭有莎士比亞，而西班牙有的是西萬提斯。

西萬提斯莎偉特拉的米古爾 Miguel de Cervantes-saavedra (1547-1616) 是以一部書而成名的。這書之前部出版於他五十八歲之時，其後部出版於其後十年，所以他生時的情形，後人很不明白，我們只知道他的父親是下等醫師，東奔西走，為不幸延請他的少數人看病。我們的少年西萬提斯，當別人正要進大學之時，卻因貧困而得不到機會。但是他曾在實際經驗的大學受教育，學習『忍耐』兩個字，因此他的創造天才就不受學者的傳統和學院的定程所限，而自由發展。在伴着他父親奔走之時，他展覽、精讀無數的騎士羅曼斯，時行的牧歌、強漢小說、當代詩人的作品、民間歌謠——所時常引用在他傑作中的。除此書本的閱讀之外，他更觀察街頭上客棧中所遇各色各樣的人物，他開始認識遊行戲班的狡計，以搶奪為事的客棧主人的奸謀，流浪無依的其泊西人（Gipsies）的詐騙；他和口齒不清的安達魯西亞人打和氣的招呼，學習倍斯卡人胡說亂道的切口，並和各種冒險家擦肩膀。

一五六八年，他開始寫作；可是發揮天才的時候還沒有到來；因為他絕世之作的完成，是在嘗味人生與世界的鹹酸苦辣，額上含着汗水，吃幾十年麵包數十年之後，不過，我們不要忘記，他是對囚厄如同對幸運一樣感謝的人。

一五六九年十二月，他隨着被派在瑪德里的法王使節往羅馬。在此一年上下的服務當中，他認識了在唐吉訶德中的教區牧師，談戲劇作法的僧人在公爵家中饒舌的，狹心腸的神父。

他約於一五七〇年秋投入西班牙軍，參與里班陀之戰，他所謂『往昔現今未來最重大的勝舉』。遇着敵艦之時，他適值得了熱病，不願同伴的勸阻和警告，更不願他的健康和生死，走出去迎敵；結果胸膛中了兩

彈，還有一彈把他的左手弄殘廢了，留下他一只右手寫唐吉訶德，可是爲着光榮的行爲而受傷，他覺得比完成這大著作還更得意，所以他常常爲光榮的留跡與記念向人示威。他在病院中留養七月之後，見自家還可以荷槍，不久他又在軍隊裏了。這時，他認識了文生底拉羅沙這個豪傑，這個詩人。服了五年役之後，他便回西班牙找事做，帶着唐約翰的介紹書，由那不勒斯啓程，不料于一五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在馬賽近處爲摩爾海盜所襲，經過一番的抵抗後，他的同船人一概被擄到亞爾琪斯去了。捉西萬提斯的海盜，首領叫做達里馬，性情凶蠻，殘酷，有許多奴隸，被迫在大船上划槳，但一部分有被贖的希望的奴隸，就安置在海岸上，把他們囚在『浴場』中，有時叫他們在花園中工作。西萬提斯當其被擄之時，適好帶着唐約翰的介紹書，摩爾人就以爲他是貴族，把他放在第二類的奴隸們中間。他就在這兒過了五年的悲慘生活。他比任那一個同受患難的弟兄都更受馬米的虐待，因爲他不斷地作逃避的企圖，時時把全個『浴場』鬧得天翻地覆，到了事情洩露了，他就自認是主謀者，把他同伴的逃亡的一切過失都放在他自己一人的背上。不知幾次，馬米差不多想結果了西萬提斯，如果不是想到他到底是自己荷包中的金『寇』，你現在也沒有機會來讀你現在所讀的名著了。總之，這不馴的西班牙人逃了五次，第五次情形是這樣：

馬米有一個朋友，在政府中當重要職務，賦性的凶殘不亞於馬米。馬米時時叫西萬提斯行三哩路到城外海濱這個朋友的別墅，去傳達消息給他。別墅園丁是西班牙奴隸。不久，西萬提斯和這園丁相識了，確信了此人之可靠，就和他商量在花園下面掘一個大地穴，可容他和他的『兄弟』十五人的。地穴非常秘密地掘好之後，西萬提斯和他的同伴在晚上逃出亞爾琪斯城，躲在此穴中。在這兒七八月頭當中，園丁和哈山亞加（即馬米的朋友）的別一個奴隸叫愛陀拉多的，給他們以糧食，而他們的主人用盡千方百計尋他們，都終尋不見。

同時他們想出種種方法籌款，以便贖出留在城中的一個同伴，讓他到西班牙去覓得一個船只，於是回來接西萬提斯等人。這被贖的西班牙人乃依約回國，在西班牙大師處弄得一個很好的船，於是回來巴利

的亞爾琪斯；不幸，船將靠岸時候，就被摩爾人的步哨發覺了，只好使船離岸駛入海心，以免人家注意。西萬提斯的藏身處，可是更不幸的還是，會替西萬提斯及其同伴出了許多力的愛陀拉多，竟利用這不可多得的機會，害西萬提斯等人，開始做叛教者的事業——把西萬提斯等人的圖謀告訴了他的主人哈山亞加。結果是那十五人用手鐐扣着被帶回亞爾琪斯，主犯西萬提斯則爲王所扣留，王想由他的口中探得比較有錢的叛教者的消息，但西萬提斯卻一句不說。受過種種的究問，他都自認是唯一的主謀者。到了後來，亞爾琪斯王見他硬硬不屈，不能再忍氣了，哈山亞加也極力主張絞死這強頑的西班牙人，但是達里馬米卻說這個「東西」倒還值得兩佰金「冠」，而唐吉訶德的作者就這樣地從死神的手縫中溜走了。可是不爲一切的挫折和危險所屈的西萬提斯，依然作他「不軌」的圖謀，以致哈山亞加時時說，俘虜，船只以及全城，一定穩妥，假如那無手的西班牙人是靠得住的話。總之，五年與死爲鄰的生活過去了，他的母親姊妹等人，才用不知什麼方法籌得五百「冠」，買西萬提斯的自由，將款交於打理贖奴隸事務的和尙，可是款數差得太遠，好在蒙一位亞爾琪斯商人解囊補足。這時——真危險——摩爾官長已把奴隸們安置在戰艦上，預備回君士但丁去；而西萬提斯呢，他也在奴隸羣中，繫着鐵鏈坐在那等候惡運的來臨；在他萬想不到之時，就接到被贖的消息；於是他的悲慘生涯，便告一段落——我說一段落。

一五八〇年，他回西班牙來，只見隨處都是像他一樣的退伍軍人。此時他的恩人唐約翰已經去世。他見無別事可就，乃專心于文學。他在牢中已經寫了不少戲劇，娛樂他的同伴。可惜大部分散失了。一五八五年，西萬提斯的卡拉提亞（*Calatea*）巨作出世。但這作品並不怎樣偉大；他的天性是自然的，活潑的，真誠的；他不能裝模作樣去流淚，去寫須要工巧浮華的牧歌。

一五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西萬提斯和長大他十八歲的女人結婚，次年其父逝世，家中留下五株葡萄樹，一個菓園，四十五只母雞和雞雞，一只公雞，四個蜂房，一些零星家物，一個坩鍋，此外沒有值錢東西；於是西萬提斯的背上又添多他母親和姊妹數人的負擔了。這時，他在五年之內完成三十篇戲劇，他說，牠們上演的

時候，沒有人絲絲作聲，也沒有人用南瓜擲演員；但到頭來，他的作品帶來的名譽極微，而所得的稿費尤不足道。誠然，他的卡拉提亞賣得 1336 銀角 (Real)，可是牠又不是掘不盡的寶藏，末了，他只好把筆投了。

一五八七年時，他在無畏艦中做軍需官，這職位雖不近乎西萬提斯，可是他可以不致眼睜睜地看着家人和自己餓死了。但他是註定倒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牧師團的麥子，他把牠徵收了，爲着這事，他陷於逐出教外的危險，並且向他們道歉。他見所就職業異常無聊，便向王請求給他以在中美洲的一個缺位，所得的批復是「讓他在他的家庭近處做事吧。」所謀不遂之後，他便作收稅官。可是不睡覺的魔鬼又來播弄弄非了西偉利的銀行，捲走他寄存在行中的大宗公款，不知跑到何方去了。事情的結果是他於一五九二年間嘗兩個禮拜的鐵窗風味，出獄之後，他當然是革了職了。

此後數年間，他在西偉利的獄中獄外過着悲慘的生活，有時甚至因無盤費，以致不能到庭受審。他從獄中出來，只見自己如同喪家之狗。他年紀是五十餘歲了，從事新生活似乎也太晚了。將來嗎，漆黑一團。過去嗎，一事無成。作教師，作軍人，作隨員，作戲劇家，作軍需官，作收稅官，都是失敗。他作過五年的奴隸，曾爲宗教侵犯者，坐過至少四次的牢。這樣歷史的人，誰肯信用呢？任何人都許會被連續不斷的禍患所摧殘而覺心灰意冷，可是西萬提斯的特性，是恬靜的英勇和不動的意志；他不埋怨他的不幸，他不感懷身世而自憐，像前面所說，他對於事情的順與逆都是一樣感激的；他以哲學家的心情，笑着環圍着他的熱鬧的人生笑劇，所以一切遭逢不特不足擾亂他心境的和平，而反激發了他的創造才。

他於是把他豐富深入的經驗寫了出來，起腹稿和起筆，似乎是在「一切困難所居住，一切哀聲所佔據」的西偉利牢獄中。最後在一六〇四年，正當哈孟雷特出版的那一年，感動全國全世界的他一生心血結晶唐吉訶德出世於瑪德里。出版的那一年，在西班牙印有四版之多，在葡萄牙翻印有兩版，一六一二年譯成英文，一六一四年譯成法文。腓爾丁 (Meinhung) 誇說他的約瑟安特路士是以唐吉訶德的態度寫成的。「小兒用手弄唐吉訶德，兒童讀牠，大人讚美牠，老人說牠不錯。」「各種各樣的人都知道牠，一見一匹瘦馬，就說，

那兒走着羅西寧了。貴族的侍候室無不有唐吉訶德，一個人把牠放下，第二個人把牠取起來，一個人要找牠，第二個人把牠奪去了。『腓力王從他的王宮的窗上望見一個人在街角站着一本書，只見他看了之後，狂喜地打他自己的額，接着又看，又如此，王就說道：『那傢伙不是瘋子，便一定在看着唐吉訶德了。』

但是命運還不放棄他的辣手：一六一〇年時，西萬提斯的街鄰，宮中少爺，被人殺死，西萬提斯和他全家入統統遭了嫌疑被投獄中，囚了數天。

一日，有一個法國公使的隨員，因慕西萬提斯之名，特來訪他；一個指導員便帶他，帶到一個模樣好似叫化子的一個人面前，說這就是西萬提斯。隨員吃了一驚，說：『這就是西萬提斯，政府何以不幫助他？』指導員平靜地說道：『希望上帝使他永遠貧窮！他自己雖然貧窮，但他會使世界富庶。』但三百年後的現在，國家學院卻撥一萬二千西幣，贈十九世前為西萬提斯作評傳作得最佳的國人——然而我們不能不想者是，如果西萬提斯生於現在，事情恐怕又不相同了。

一六一三年，他的名作模範小說十二篇出版。這雖不能和唐吉訶德媲美，也有牠自己的魔力的。

當一六一四年，他的唐吉訶德第二部寫到五十二章時，假名為 *Alonso Fernandez de Avellaneda* 的一個人所著唐吉訶德第二部先在 *Tarragona* 出現了；序上極力詆毀第一部原作者西萬提斯，這人是誰，沒有人知道，除他本人。不過西萬提斯為這假冒品所刺激，乃在次年發表他多人懸望的貨真價實的第二部。他完成了他傑作之後，就好像已經盡了在這世界上的義務似的，在下午四月十三——又是莎士比亞逝世之日——離開世界，被葬時候，面無遮掩，遺體安置在三一寺院，確定的葬位今已不明，也沒有堂皇的紀念碑，其實都不必需，他已有比銅像石碑更不朽更永久的紀念物留於世上了。

他生平著了許多未曾在此提及的十四行詩，棍徒小說，羅曼斯牧歌，尤其是戲劇，但大多數是次要的，沒有多大成功的——至少沒有唐吉訶德這樣偉大和出名。

唐吉訶德不特是打倒當時騎士小說的一部西班牙騎士小說，而且是與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同

其不朽的世界傑作。你可以設一個大圖書館，專容唐吉訶德的種種譯本與版本，和關於牠的種種論文與圖書。在常用的英華合解辭彙（隨舉一部字典）裏，你可以發見 *Quixote* 這個字，下面的註解是：『極端荒狂，如小說中魁克叔。』如果對俄國的一個農人說：『你是唐吉訶德。』他就不再和你客氣了，雖然他沒有讀過唐吉訶德。原來牠是歐美除了聖經以外第一普遍的書籍，而唐吉訶德之為歐美的『下層社會』所熟知，是像關公岳飛之為我們這兒的鄉下人所熟知一樣，不過不像關公岳飛那樣百戰百勝，力敵萬人吧了。

唐吉訶德有一種不可抵抗的魔力，令人一讀就不忍釋手。因為各種各樣的讀者，都可由此吸取各人特別喜歡的東西。少年可以看『打架』，青年可以由山曹的口裏取得笑料，老年人可以由此體味生命之嚴肅。如果你是憂鬱的，牠會使你不由地微笑；如果你是快樂的，牠會使你更加快樂；如果讀者是哲學家，這兒也有許多嚴肅問題的提出，如果是個歷史家，可以由此重建十六世紀西班牙社會，而為着某種理想而感受痛苦的靈魂，尤可由此發見自己的肖像，而汲取安慰與鼓勵之清泉。

西萬提斯他想創造一個人物，藉此嘲笑充斥着當時西班牙的騎士小說；但同時又要表現人類心靈對於理想之熱狂，所以目的之一雖然是在嘲笑，態度卻要莊重端嚴，然而他不能由古時的荷馬，或當時的 *Ariosto* 得到用這態度處理這题目的著作之暗示；因此，他就只好自創一個新的東西，結果就完成了兼用寫實派浪漫派的筆法寫成，和描寫表面情節的世界第一部小說。自唐吉訶德出世之後，我們可見許多他的徒弟接踵而來，法國都德創造的達哈士孔的獬狴，英國腓爾丁的『約瑟安特路士』裏的牧師，『威克斐牧師』裏良善的老頭子……都是，甚有人說波華茲夫人就是穿裙的唐吉訶德。

對於唐吉訶德，有許多人以為牠是諷諷，腓力第二，聖母瑪利，或某某政治家，但這都是無聊的解釋；牠沒有啞謎給人猜，牠不是如其第二部裏所說的繪畫家的反常的圖畫，下面要寫一行的字，說『這是公雞』，才能使人明白。第一，這華美的傑作的目的，確是像其序上所說，在消滅騎士書的勢力的，我們要知道，當時羅曼斯的騎士冒險，在西班牙國外是早已消亡了；但它的精神依然在羅曼的西班牙維持它的權威，把毒汁灌入

每一個西班牙人的腦中，把全國造成鄙視勞動與工業的誇大狂者之瘋人院。見到這個危險，宣傳員在講台上勸告大家，牧師寫文章，想拿基督同聖徒們替代犯神瀆聖的英雄；政府多方防阻，這一切不能說是沒有多少效果，可要到西萬提斯上台時，才在一擊之中肅清了在西班牙瀰漫多時的騎士風氣，打破了西班牙雄大而空虛的沉夢。

但是拜倫及其他的人們說諷刺騎士精神的，直是叛徒，因為他是把犧牲，英勇，自尊等高尙精神毀棄了，所以，對西班牙的衰落他須要負其責任。其實，如果將傑作的原意和西班牙當時的情形加以考察之後，我們就明白：西萬提斯並不是消滅任何的高尙精神，只是把蒙蔽着牠的渣滓除去，而還牠永遠真實的未來面目。當我們除掉了那可憐的紳士的瘋狂之後，他將是何等英俠可敬的人物呀！

所以西萬提斯這樣純化中世紀的騎士觀念，是救濟了他的西班牙。因為十七世紀的西班牙人，其最明顯的特徵，便是沉醉在超人的，雄壯的空夢中，不肯張開眼來，看看四周的現實及已經變了的世界，去認識小貴族的騎士團所依附的封建堡壘是已經為資本主義的金元之怒濤所掃蕩了，去認識逆着潮流盲目前衝便只有滅亡之一途。唐吉訶德攻擊只存在於他熱烘烘的腦中的巨怪，被風車連人帶馬地捲到半天；他爲着平天下的幻想，每每得到苦味的教訓；在這方面，西萬提斯是把西班牙真正的弱點與過分的自大狂，牠思想的空虛與牠言語的堂皇，大衆的貧乏與華麗的背景造成一個互相反襯的對照，且諷諧地，活活地把它表現出來了。

我們知道：唐吉訶德出世之前的羅曼斯和他種文學作品，是塞滿着不知多少的怪人怪事的：騎俠必然是有什麼寶刀魔環，或有什麼魔術自衛，可以不吃飯睡覺，和做其它自然的動作；騎俠的敵人必是巨怪，惡蛇，毒龍，妖魔；背景必然是鬼氣森森的古林奇洞，或壯麗巍峨的皇宮；女人必然是普天之下都找不見的美人；騎俠一定是力敵萬人，如果和敵相戰，一定把他們或牠們殺得如同木偶似的。

可是唐吉訶德出來冒險的那一年，一切都我們的『魔術家』所改變了：敵軍變成了羊羣，堡壘變成

了客棧，皇女也因魔術變成了鄉村妮子；不吃幾天飯，就連生他的母親也認不出他了；打起架來，倒霉的總是我們的痴心騎士；非拉伯拉斯靈油雖則偶然治好他的傷，但他差不多因此連他的腸都要嘔出來了。

因此，唐吉訶德可說是前後兩時代的分界碑；對於中古主義的勝利的戲擬作品，對於近代科學精神的急先鋒，因為它是以現代的現實背景，描寫五花八門的奇事；以寫實主義的手腕，處置羅曼主義的材料，把這兩個要素巧妙地打成一片——而其幽默的原因即在於此，所以我們處處覺得它的無稽，同時又處處覺得它的實在與可能，覺得事情是我們在現實世界中所常遇到的，而人物也同我們這兒的一樣有血有肉的。

其次，說到唐吉訶德的風格上面，其時大家都致力於獨特的風格，把文字雕琢到失了氣力和明晰。但西萬提斯則用淺白、明瞭、老實，而排列適當的文字，說他的話，所以他的文字是如同靜靜的江流一般輕暢而流利，如孩子一般地質樸而坦白；並且隨處都有有聲有色的俗諺，這俗諺使山曹班差粗土的話發出美麗的光芒。誠然西萬提斯沒有莎士比亞電火一般的筆法，沒有拜輪火山一般的情緒；但由他那兒，如屠格涅夫所云：『你會感到真敘事詩的閑靜平和之喜悅，』像在炎熱的中午，看見一條青色的河流在你眼前徐徐地經過一般。

唐吉訶德是歐美各級人所熟悉的傳奇人物，一說到他的名字，就知道是瘦長的、可憐的、可笑的、老年的愁面而騎俠，所以唐吉訶德竟成爲荒唐愚魯的人的代名詞了。不過，我們雖覺他不自量力和不加細想的可笑，但『理想』和『自己犧牲』畢竟是光榮的、嚴肅的；因此，當我們看他做狂把戲的時候，雖然也許要發笑，但是終于不能笑出聲來；因為我們不由地在這可憐可敬的騎士之瘦影背後，看見過去現在將來無數與他一樣的靈魂們的悲哀；他們也是敬人而爲人所輕，愛人而爲人所恨，利人而爲人所害的。所以，縱有許多人（連作者也在內）說這是娛樂之書，但當我們略想一番時候，便可感到其所含笑聲是混和着多少沉痛的眼淚；不過這眼淚是因作者係以微笑觀察人生的緣故，而被笑聲所掩沒了。

浮士德是跳身在時代的奔波，跳身在事變的車輪，痛苦、歡樂、失敗、成功都不問，去窮究宇宙的核心，唐吉

詞德也差不多是如此。他雖年及半百，且是在洋紗葛布之間長大的，但知道他生在世上來唯一目的，是「解除慘禍，懲治兇惡，鎮壓暴亂，匡正罪過，清償債欠。」所以他「日裏夜裏騎馬步行，冬天夏天，忍飢捱寒。」漫遊四處，救弱除強。他對這光榮事業，迷戀到視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睡眠飲食爲多餘。他不知道什麼是金錢，他更不知道什麼是虛榮，他尤不知道什麼是欺騙，他只知道「世間一切罪惡的鎗除都是留給他一個人的。」這點就得了。所以結果，他洪爐般的熱心，金鋼石般的信仰，把他變成了與現實脫離了的人，一切平庸之物，都在他熱騰騰的幻想之下，融化成輝煌的熱鬧的東西，白身的姑娘變成米可米看娜公主，理髮匠的盆子變成孟伯利諾頭盔，妓女來找一個搬運夫，變成堡主女兒鍾情於他，到來幽會，被人欺騙關在籠子裏，他以為是着了魔。然而，正如屠格涅夫所說的一樣：「我們中間的那一個，自己憑了良心尋問一下，將過去和現在的確信檢點一下，那一個能夠決定的主張說：我是無論如何常能夠分辨出理髮匠的銅盆和魔術者的金甕來的。」所以我想，真理的根本問題，是在各個人的信仰的忠實和信仰的力量上的。」也誠如法朗士所說：「不幸的是，不是有時變爲唐吉訶德的人們，永遠不會把風車當成巨怪的人們。這偉大靈魂的唐吉訶德，就是迷他自己的魔術家。他把自然置在與他的靈魂相等的地位。這不是受欺、受欺的是眼前看不見美麗和偉大的東西的人們。」

正因爲他的心思，幻想，意志的全部都傾注在那光榮的事業上面，所以縱使他拳打、腳踢，棍擊得半死，把他吊在半空，把他打得頭破耳缺，把他關在籠子裏如同供人觀看的老虎一樣，這，在他看來，都不過是牛乳餅吧了。但我們千萬不要因此以爲他是用精神勝利法的阿Q，是火般的熱情，鐵般的意志，天般的度量，使唐吉訶德不能辨出痛苦和快樂來——只要不把他懲戒惡人的持刀手斬掉就行了。

我每每把唐吉訶德 (Don Quixote) 和阿Q聯想在一塊，一來是同爲名字有Q字母的著名老年小說人物，二來是他們的特性相異得令人吃驚，因爲一個是自私自利，一個是大公無私，一個是陰險狹窄，一個是慷慨大量，一個是具有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一個是獅子一般的勇氣，孩子一般的坦白，母親一般的懇切。

一個是醉生夢死，今日不知明日事；一個是一心一志爲着一個理想，以致不知死爲何事。

唐吉訶德對於牧師、暴徒、僕人，無論何階級的人，都極懇懇，只要人家不妨害他生在世上來的使命；不然，雖是國王，他都不客氣的。他對杜新娜的愛情，是專一、純潔、深熱得幾乎不可想像；他把愛情和信仰合而爲一，他爲信仰而戀愛，他爲戀愛而信仰，所以當他將冒世界最大又是世界最小的險之時，他對他的隨僕山曹說：『如果我不歸來，你就回去同我做一件好事，告訴她說我爲了使我配做她的人兒的事業死了。』所以他的腦子裏，儘管是充滿着五顏六色的狂想，但是他種種人格的威力，使他成爲不特爲他家人所愛，而且爲世人所愛的人。

一切學問以比較爲始終。因此，我很高興把西萬提斯和與他同時同偉大的莎士比亞放在一塊來看，觀察兩人之異同，而增加我們對於西萬提斯的認識。第一，我們所感覺着的是，他們的心靈裝着豐富的寶物，這寶物似乎是永不窮竭的樣子；許多平庸的事與人，一經過他們的手，便穿着可愛的衣裳而出現；他們是看得多，聽得遠，想得深，發見普通人不會發見的；他們所造的人物，同借自然之力所造成的人一樣活潑或者（在某種意義上說來）還要有生命力，使你猜想如果用手按在這些人物胸前，定會覺得有心在跳。莎士比亞把世界一切置於他的視線之下，他要用之時，就隨手取其所需，毫無阻礙之感；而西萬提斯則像屠格涅夫說的，帶着父親的慈容，把他最熟悉最了解的東西，一件一件地告訴你；莎士比亞賦有北方人特有的剛強與嚴峻；西萬提斯則賦有南方人的活潑與輕靈，所以莎士比亞的文字好像火山——時時噴出火，而西萬提斯的是淡青色的靜流——有時上面起着漣漪。

現在把以上兩位偉人所創造的代表人物探討一番：屠格涅夫說過，人類的性格有二種，一種是像唐吉訶德一樣的暴發型，一種是像哈孟雷特一樣的懷疑型。這話，我覺得很有心理學上的根據；美國的哲學家詹姆士在他的『心理學簡論』裏說道：『有一種人的衝動發爲動作異常的快，他們是充滿了躍躍欲試的好動心，談論起來，如同汽水之冒沫一樣。必要時，還要獨自一個出來做異想天開的艱難事業，以致旁觀人簡直

當他一只小指裏所藏生活力，比明哲有分寸的人全身上所有的還要多。試看歷史下許多革命家，就屬這類坦白直率而機敏的人物。如果這類衝動派的人們不易走錯路之時，他們實在是最令人慕悅而最不可缺的。還有一種人禁止力過強，同前一例大相逕庭的，他們對某一事故，不能有決定的辦法，只是呆呆坐定，睜眼直看，可是一些舉動都沒有，他們的知性雖然明白，但動作不是不隨之而起，便是走進別途。他們一生一世無時不在矛盾之中，他們的道德知識常在背地裏怨恨不平，在批評，抗議，眷戀，可是那虛擬語氣終不會變成命令語氣。這種人算是最無望最可憐的了。」

唐吉訶德他的頭腦一起行俠的奇想，就身穿鐵甲，手執長矛，單身出門去爲人打不平，絲毫不曾想，也不願想，他自己是老邁無力的紳士，和做這事業有何危險，因爲騎士必有愛人，他自己也選了一個，可是這愛人卻是走遍西班牙也找不到的，除了在他熱騰騰的腦子裏。一看見風車，縱然是亞里斯多德來告訴他，他也以爲那一定是巨怪，這樣一想的時候，他就馬上策馬前奔，去取巨怪的頭，到了被風車連人帶馬捲到半空而被拋到地上之後，他也有他熱烘烘的腦中所產出來的解釋，是魔術家把這風車化成了巨怪無疑。總之，理髮匠的銅盆和妓女，在這熱心的紳士的眼中，就不是理髮匠的銅盆和妓女，卻是孟伯利諾的頭盔和公主；在行俠當中所受的無數戲弄和毆打，他以微笑置之——他偉大的靈魂，是這樣地不爲感官所支配，在遭受痛苦的肉體之外翺翺着翺翺着。

哈孟雷特和他相反，他不斷地反省，不斷地思考，到要實行時，就打不定主意了。他說：「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乘着獸類的健忘性，或是一個萬事都懷疑的懦夫——把我的思想分作四份，祇有一份是智慧，倒有三分是卑怯——放着充分的理由，意志，能力，手段不去復仇，卻天天嚷着「此仇必報。」但看這人數衆多的軍隊，是着一個蛋殼都不惜把脆弱的生命暴露於一切運命，死和危險之前。我卻如何呢，父親被人殺了，母親被人玷污了。於理於情都無可忍，卻恬然忍着，於今好不慚愧，眼看這兩萬人爲着兒戲的聲名，至於趨墳墓如衽席，所爭的地方還不够做戰爭者的埋身之所。哦，從今之後，我要把心放殘忍些，否則太不值了。」他就是這樣

不斷地思前想後，把事情分析了又加以分析，他決不是把風車當成巨怪人，就真的看見巨怪，也未必肯殺它。以上二型，屠格涅夫曾加哲學的解說：『人的全部生活是不外乎繼續不斷地忽分忽合的兩個原則的永久的衝突和永久的調解。假使諸君不怕我用了哲學上的流行語來驚駭你們，那末我想說，哈孟雷特們所表現的是宇宙的求心力，因此結果所以全部活的物事都在想自己是宇宙的中心，而旁的一切都是爲自己而存在的東西……沒有這一種求心力（爲我主義的力）大自自然然是不會成立的，正如沒有其他的一種遠心力，大自自然然也不會成立一樣，照這遠心力的法則，則各種「存在」都是爲「他」而存在的。這兩種力量——靜止和活動，守舊和進步，就是凡存在在在上的萬物的根本力量，植物的生長，強大民族的發展的原因，都可以用這兩種力量來解答的。』

總之，唐吉訶德是視『理想』爲唯一可貴的東西，可是這『理想』卻不是可以這樣容易捉到的，當着他用手伸出的捕牠之時，牠不是現形爲一塊拳頭那末大的石頭，突然地把他的牙齒奪去四個，就是現形爲一條繩子，把他吊在半天，或是變爲一羣貓兒，抓得他一面傷痕，但爲着實現他鋤強扶弱的志願，他不得不把生命置于一切的危險之中，一切困苦之中，他可以打出巨怪的腦漿，的牛乳餅或地上野生的青草，飲野間的泉水，受着冷風的摧殘，忍着烈日的照射，所得到的雖是嘲笑，詛罵，拳打，腳踢，作爲他每日之糧，但他深知實現他的理想是一件事，而得到人們的讚美又是一件事，所以『不幸』不斷地落到他的頭上，他都不嘆一口氣，只要他的手還執得劍，他又騎上他的馬到別處去冒他的險了。他的靈魂是這樣地超出他所有的患害之外，他的心是這樣地像無雲天似的清明。

爲着唐吉訶德這個人物，西萬提斯另外創造一個鄉人山曹班差，作爲唐吉訶德的行爲之尺度。山曹班差在小說中與唐吉訶德佔同等重要的位置，我們甚至可以說，爲着山曹班差，所以創造了唐吉訶德。總之，要知道唐吉訶德，狂到什麼程度之時，可以用山曹去量度，要知道山曹笨到什麼程度，就有唐吉訶德代我們測定。一個是往泥土裏竄着，一個是向天上飛翔，全書的要點就是在他們兩人之間的距離，滑稽的成分之多少。

是由這距離之大小而定。山曹是個感官主義者，他不相信『想像』。他最信任的是他的眼和耳。同唐吉訶德全不相同，他把風車視爲風車，把理髮匠的銅盆視爲理髮匠銅盆。一切事物，在他的眼中，都是很平庸的，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人所最要留心的，是飲食好一點，居住好一點，生命到了黃熟之時，不搖而自落，不必拿些不妥當的嗜欲去摧殘牠，生命應該同補鞋匠的繩子一樣，能拉得那麼長就那麼長。他說：『我聽牧師說過，我們不要因希望光榮或恐怕痛苦而愛上帝，我們要爲着上帝而愛上帝，不過，在我自己呢，我卻爲着他對我有什么好處而愛他。』他是個很善打算的人，在什末地方吃虧，他是很明白的。如果不是所從的主人——唐吉訶德——愚直得好像水瓶，在日間小孩子可以使他相信是在夜裏，他早既使他的驢轉頭回他的家裏去執犁耙，不再在高山深谷東奔西走，如同陰鬼一樣了，尤其是毆打一落到他的背上之時，他就寧好不出一步門了。因爲這樣的漫遊，去救人反被人所毆是不上算的。他想做個島總督，想用最不花錢和最不吃虧的方法——譬如海鳥會自行落到他的腳邊之類——去達到這目的，可是這目的既達到了，他卻發覺總督不是一嘗就會連手指都吃進口裏的東西，覺得他的手是不適於執權標，只能執鐮刀的，最好還是回家裏去帶大子女，平平靜靜地生活。（像法朗士的『波納爾之罪』裏所云）他對我們說：『你應當靜聽天命，我的夥計。你對於你背囊中陰乾的麵包，應當比對於那種在貴族廚中燒烤的鷓鴣格外珍重。服從你的主人，無論他是智慧的，或者是愚蠢的，而對於充滿了無益的事情的頭腦，不用自討麻煩，留心着吃虧吧，這是不自量力，這是自討麻煩。』

但唐吉訶德卻這樣對我們說：『你應當極力向着大的事業思念，應當知道思念是世上唯一的事實。你應得將自然的現象提到和你一般兒高，而全個兒宇宙，在你不過是你英雄式的靈魂的餘榮。你爲光榮而戰吧；這是對於一個人唯一尊貴的事，倘若你有時受了傷，你便應當任憑你的血液和慈愛的甘露一般散佈，你還應當微笑。』

總之，在這傑作，荒唐中含着實在，談諧中含着淚水，使你欲哭不能，欲笑無聲，滿頭滿腦塞滿了西班牙人

的狂妄的騎士唐吉訶德，雖然做出愚蠢和瘋癲到了不得的事，你都不能不愛他，或許，見他遭人粗暴的待遇，反不平起來，這都是你的自由。不過，他的創造者既然告訴人以他千千萬萬的蠢事，卻又能使人敬愛和崇拜他，把他的瘋狂從他的偉大中簌去，不能不使人驚嘆他的創造者的技巧之成功，怪不得古爾律治（*Colley*）說創造人物，除了莎士比亞，只有西萬提斯一人了。在這傑作之中，你還可以讀到對於種種觀念與習俗的嘲笑，關於種種問題的發揮，你將看見你所習見的東西，都以不同的新鮮的姿態和你相見，無數如珠似寶的妙句從西班牙的偉人的筆尖上滴下來，好似一點都沒有障礙似的。

唐吉訶德第二部，是在第一部之後十年完成，有的人（如哥德）愛第一部，有的人卻愛第二部。不過，在我的意思，在體裁，材料，態度，筆法上，兩部是一樣的，所異者是結構上第二部比較嚴整，沒有憑空插入與上下文無甚關聯的故事，其次就是，再加十年的風塵，使西萬提斯對於人生，加深一層悲哀的感念；雖然，你還是見他在向我們微笑。

關於唐吉訶德的事是不盡的，那末，讓原書說明其自身吧。

不過這兒還有幾句：

這書在全世界幾乎各國都有譯本。日本譯文在一八九六年出版，印度譯本在一八九四年出版。關於中國，西萬提斯曾有這樣的話：中國的皇帝很關心這本書，請作者把牠寄給他，因為想在中國創辦一間研究卡斯提爾語的大學，擬定唐吉訶德為教科書。在中國第一個（用文言文）譯牠的是林紓先生，書名魔俠傳。據愛讀唐吉訶德的周作人先生所說（我自己一時竟不到這譯本）這譯本是節了不少。這書到二十世紀初期，計有七百種全譯本與節譯本，流傳之廣，僅僅次於聖經，因為牠的滋味是適合一切時代，一切民族，一切人性的。普通人讀這傑作，覺得如同着了魔一般，巨人哥德和莎士比亞也稱讚牠，甚至頭腦冷靜的哲學家如康德，也對牠發生無窮的興味。

我認得唐吉訶德是在八年前，記得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過一句話：一個人不會讀過唐吉訶德就死了，

何等可惜！我在六七年前提想譯牠的全文，第一部和第二部，卒之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兩年當中把兩部譯完了，字數大約有五十萬，其第一部曾登於廣州民國日報的黃花，登有七八個月。唯這日報在中和北中不很多見，所以唐吉訶德譯文的登載，不大為廣東以北的讀者界所曉得。因欲以繙譯世界傑作爲此生全部之職志，我在未譯我計劃要譯的羣書中之第一部——唐吉訶德之前，曾以年半的整個光陰，對照四十餘部（都是四百頁左右的）傑作之英文本與其中譯本，以爲動筆之預備。譯時每日不斷地作平均八小時的工夫，上課時就作在講堂裏。有時一日可譯三千字，有時因一二字難譯，只能譯一一百。但我覺得在高中與大學講堂及其圖書館裏，在寓所的洋油燈前，繙譯在牢獄中起稿和起筆的書，是太舒服的了。其次我最擔心的是譯文不知會因我的淺學，以致弄出可笑的或甚至不可原諒的錯誤。關於這一點，我只有等候識者善意的指示之一法。不過，親愛的讀者，我知道自己力量的薄弱，所以把譯文與原文對看了七回，加以修改。我所根據繙譯的原文是英文譯本：Motensk Ormsby，尤其是 Jarvas 的譯本。譯者極得 Gregory 先生（懂西班牙文）的助力，應該在此向他道謝。尤使譯者感激不盡者，是老師 Fletcher 教授，爲我解決了許多疑難。亮生兄、繼姊、紹妹爲我對看，爲我抄寫稿子的功勞，我是不能忘記的。還有許多友人——他們是簡接加增我繙譯它的能力的——我當在此提及，和向他們致謝——最後，勵文友幫忙我打理出版事務，尤使我感激無窮！

關於繙譯，我想說一點話。繙譯的第一目的，是『譯得同』，就是譯到意義和語法都同原作一樣；但是在實際上每每有做不到之時。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只好以『譯得像』爲滿足；即是把原作的文法形式打破，把牠的原本精神加以保留，然後拿在中國時行的衣裳給牠穿起，誠然樣子變了，但是大家總還知道他是素來所認識的張三。如果又做不到第二步之時，我們眼前就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把原文直寫下來——但又不

是繙譯了，第二個是以不背原意爲主，用別一個方式表示原意，只求『譯得近』就得了。總之，忠實不忠實到成爲詞句形式的奴隸，弄到不特不懂外國文的讀者，對於譯文如同對原文一樣，不知其所云，而譯的也不知

道自己說什麼話，流利也不流利，到以為自己是作者；譯者的唯一要事，是使忠實等于半斤，使流利等于八兩。
唐吉訶德裏，引用頗多不大為中國讀者所熟知的書名，人名，地名，對之，我本已作有很詳細的註解，各條共計有三四萬字；後因感覺唐吉訶德本文已是卷帙繁重，再插許多字的註解，本子就不免太大，而有許多不便，所以終於把一切詳解都刪去了；同時希望讀者最好在未讀之前，先讀一些希臘神話，聖經，節譯本，西班牙史地書籍，尤其是騎士文學史，以為準備，這樣，雖無註解，都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作者序

你可以不用發誓來相信我，溫良的讀者，我本希望把這部書——我的腦筋之產兒——寫成極美麗，極生動，極伶俐的。可是我逃不脫『萬物皆生其同類』這一個天然法則；因此我癡癡而不治的天資，又產得出什麼史傳來呢？至多祇能產出充滿着素未有人懷過的種種狂想的兒子，這兒子生得憔悴，乾枯，古怪，好像是在被一切『災難』所居住，一切『哀聲』所盤据的牢獄那兒出世的一樣。反之，身體的安適，舒適的環境，明朗的天空，潺潺的溪水，尤其是自在的心境，能使最不育的詩人生出昌盛的產物，把世界充滿着驚奇和歡樂。每每有的是父親生得一個沒有任何優點的，醜陋的孩子；可是父親的癡愛，蒙住了他的眼睛，弄到看不見孩子的缺點；反而當這缺點是心靈的智慧和身體的美秀，告訴他的朋友。然而，我雖似乎是唐吉訶德的父親，而其實是牠的後父，所以不願追隨流俗，像別人之所為，差不多兩眼含淚來請求你——至親愛的讀者——原諒或掩飾在我這孩子身上所發見的短處。你既不是牠的親戚，又不是牠的朋友；你有你靈魂在你自己身上，你的意志與最大膽的人的意志一般自由；你做你自己家中的主人老爺，同王對他的課稅一樣，而知『在我的外套之下，王算得什麼！』的俗語。這一切都見使你自由自在，不用任何顧慮與受任何約束；所以對於這史傳，你可以隨意說什麼話，不要怕因說得不好而受誹謗或因說得好而受報酬。

不過我很想省除照例放在書的前額的裝飾品，如序言或是通行的短詩、警語、讚詞之類，赤裸裸地把這書呈獻給你，因為——我對你說吧——書雖然費了我多少心血來寫牠，可是我覺得最費心血的是寫你現在讀的序文。我幾次提筆，次次都把它擱下，不知說什麼好。有一回，正在深思着，紙在我的面前，筆在我耳朵後面，我的手肘放在桌上，我的手托着我的面頰，想着我要說的話時，不料進來了我一朋友，他是個快活而伶俐的人；見我這樣沉思，問我想什麼。我不對他隱藏，答道：『我是想給唐吉訶德作序言，這使我非常煩惱；我想

全然不做牠，甚至不公佈那高貴的騎士的行狀了。當老立法者——所謂「社會人士」——見我在被人湮沒中睡了多年之後走出來，背着「暮年」，帶着乾枯得像燈心草的一部傳奇，這時你希望我不願慮他們會說的話嗎？這書創作空疎，風格平板，想像庸劣，一切的智識和學問都沒有；書邊既無引證，書末又無註解；而他的書雖然荒唐不潔，倒亦塞滿了亞里斯多德及伯拉圖和一般哲學家的名言，使讀者驚讚牠們的作者，而視他們爲大有學問知識而善於說話的人。當他們引用聖經之時，就成爲許多聖多馬（St. Thomas）或教會博士了；在此方面施行了一個極巧妙的方法，在一段之中給你描寫一個痴狂的情人，在別一段之中給你一些兒基督教的訓誨，所以讀起來，或聽起來，都是津津有味。這一切，我的書一定是沒有的；因爲在書邊上我無可引證，在書末上亦無可註解；我又無我所從的泰斗，如他們之所爲，把他們放在前頭，依着A B C的字母，始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終於色諾芬才拉斯或齊烏克西斯（Xenophon, Zolius, Zeusis）——不過第一個是嘲罵家，第二個是畫家。我的書的前頭也會沒有短詩，至少作者爲公爵、侯爵、伯爵、主教、淑女、著名詩人的這樣的短詩；不過，我如果向二三個極肯予人方便的朋友去索取牠們，我也知道他們定會給我，而且所給者係在我們西班牙最有名的詩都不能與之比匹的。」我繼續說：「總之，我親愛的朋友，我決定讓唐吉訶德先生，在滿差的史冊中埋沒，埋沒到天派一個什麼人供給他以他所需要所缺乏的裝飾；因爲我自己力薄學淺，不能幫助他，也爲的是我生性疏懶懈怠，不肯跟隨權威們，說我不用他們也能說的話。你見我在此沉思就是這個緣故。」我的朋友聽了這話，用手掌拍他的前額，大聲笑起來，說道：「在上帝前說吧，老兄，我現在十分覺悟我自認得你以來所犯的錯誤，當你在舉一動上都是通達精明的人，可是我今知道你的遠離它是如天之遠離地一般，像這樣不關要緊的，這樣易得補救的事，會有力量來使像你這樣成熟，這樣足以打破和踏過比之更大的困難的才智爲之昏亂，這難道是可能的嗎？真的，這不是由於才幹的缺乏，卻是由於過度的懈怠和恰當思想的貧窮之故。你不要明白我說的話是對的，那末你留心聽吧，你便曉得，在一閃眼之間，我會擊潰你一切困難，而補救你說使你疑惑不決且不容你把你這有名的唐吉訶德（一切漫遊騎俠的光和鏡）

引入世界中來之一切缺點。」

我聽見了他對我說的，便道：『請你說，你想用什麼方法填滿我你的「恐怕」所造成的空虛，肅請我的「迷惑」的混亂呢？』對此，他答道：『關於短詩，警語，讚詞，為前頭所需而且要大家與要人的作品，似乎使你煩惱的這第一件事是可以補救的，你只須自己費一點功夫去作牠們，然後讓牠們受洗禮，隨意給牠們取名，令印度的祭司約翰（Proster John）或特拉比遜達（Trapsinda）皇帝作牠們的父親，我似覺他們兩位是有名的詩人，他們縱然不是，有些腐儒和學士縱然會在背後咬你，對這事情有閒言，你兩毫也不要介意它，因為他們就使證實了你的造假，也不能割斷寫牠們的手。』

『至于書旁的援引，和你可以搜集來插在你的史傳中的權威的名言，只需把你記在心頭的或可不費心機取來的句話套了進去就得了。打個譬方，當你講到自由與奴隸之時，就說 *No nunc pro toto libertas venditur aurs*，然後在旁邊援引荷列斯（Horace）或說牠的什麼人。如果是論及死的勢力，你立地就有 *Pallida Mars aequo pulsat pede pauperum tabernas, Regumque turres*。如果關於友情，以及愛我們的敵人，像上帝所命令的，你就即刻往聖經那邊去，得以極少的研究為之，把上帝本身的話寫下來：*Ego autem dico vobis, diligite inimicos vestros*。如果你講到惡念，你再把福音搬進來：*Da corde exuent cogitationes malae*。說到朋友之不可靠，卡陀（Cato）會把聯句借給你：*Donec oris felix, multos numerabis amicos; Tempora si fuerint nubila, solus eris*。引了這拉丁文的片言只句和此類東西後，他們必然要當你是語學大家，做語學家，在今日是好光榮，好有利益的。至若加註解於書的末端一層，你可以放膽這樣做：如果你在你的書中舉什麼古怪的名字，你就千萬把歌利亞特（Goliath）古怪取來，單獨這個——差不多不損失你什麼——你已經得到堂皇的註解了，因為你可以說：「巨人歌利亞士（Goliath）或歌利亞德（Goliath）是非利士人（Philistinae）被牧羊人大衛（David）用投石器投死在德列平打斯（Terebinthus）谷中，這事述於列王紀中」在你會找見牠的那一章上面。

『接着，爲着表示你自家是一位人文學者而且是精通天文地理起見，你就要把德古斯江 (River Tagus) 引入史傳裏頭，這樣一來，你又得到極堪注目的註解了，說是：「德古斯江由西班牙某王而得名；牠起源在某某地方，而沒入海中，和里斯朋 (Lisbon) 名城的牆接吻；有的人以爲牠的沙是金沙」等等。如果你適值要說到盜賊嗎，我會告訴你克卡士 (Caus) 的故事，我記得牠的。如果你寫及妓女嗎，有蒙陀尼陀 (Mondonodo) 的主教把拉米亞 (Lamia) 拉以斯 (Lais) 福羅拉 (Flora) 借給你；這註解必很使你出名。如果你要講到悍婦嗎，歐威德 (Ovid) 會使你認識米蒂亞 (Medea) 如果妖人女巫是你的題目嗎，荷馬 有卡里伯梭 (Calypso) 魏琪爾 (Virgil) 有斯爾西 (Circe) 如果你要給我們以英勇將軍的傳記，朱里亞 斯西撒 (Julius Caesar) 會在他的戰記 (Commentaries) 上把他自己呈給你，而伯路達克 (Plutarch) 會把一千個亞力山大供你用。如果你談上愛，只有兩厘達斯加尼 (Thucydany) 語就碰得着里翁希伯來人 (Leon Hebreo) 他會多多給你這東西。如果你不肯到外地去嗎，在本土也有芳西加 (Fonseca) 的論上帝的愛，在這書中，他描寫了你或才智最多的人在這豐富的題目上面所能想像的一切。總之，在你的書中把這些名字舉出來，或暗示這些故事，讓我來打理註解和援引就是了；我擔保爲你把書旁填滿，且以另外的六頁附加在你的書的末端。

『現在我們講到牠書所有而爲你的書所缺的權威名單了。這困難的補救是容易的；只要找一本書而有像你所說從A到B的權威們的，然後把那些名字抄在你的著作中，此外就沒有別事了。如果因無一用他們在你書中」的需要而顯示出你的虛僞，這也沒有什麼要緊；也許有不少的人，會愚蠢到相信你是靠他們的體面來敘述單純真實的歷史的。即使沒有別種用處，可是長長的泰斗名單，也至少會使書籍有幾分的威嚴在一瞥眼間，既得不到什麼，誰肯自討麻煩，去考究你是不是信從他們？

『畢竟，如果我想得不錯的話，則你這部書不必用你說你需要的裝飾，因爲這不過是對騎士書的冒罵而已。這種書，亞里斯多德一向沒有夢到，聖巴西兒 (Saint Basil) 一向沒提及，西色羅 (Cicero) 也一次都沒

聽過的，牠荒誕瘋狂的故事，也不涉及信史底準確與嚴密，星學也不入於牠的範圍，牠也同幾何學的長闊高或雄辯學的理论沒有任何關係，牠也不以「聖」與「邪」的混合——基督教徒的頭腦所不應該干涉的一種混合——向人說教。牠所做的，只是模仿自然，因模仿得愈好，作品就愈可貴。既然你這著作的唯一目的是打破騎士書在世界上和俗人間所有的威權和所受的歡迎，就不該乞求哲學家的句語，聖經的言詞，詩人的寓言，雄辯學家的議論，聖人的靈蹟。你獨要極力用淺白、明瞭、適宜、整齊的文學，使你的句語具有和諧可喜的氣韻，盡力把你的意思達出來，要使你觀念極其清楚，不深奧也不含糊。你也要努力使讀了你的歷史，憂鬱的不禁笑起來，快樂的更加快樂，愚蠢的不煩倦，精明的讚慕其創作力，嚴格的不看低牠，聰明的也不禁叫好。一句總言，我希望你的計劃是去打倒作得惡劣的騎士書的全體，那是為多人所恨惡，而為更多人所稱讚的。你若使把這個目的達到了，便算成就一件不小的事情了。」

我很靜心聽我友人向我所說的話。他的話給我的印象甚深，稱贊它，不加辯駁，而決意由此作這序文。可愛的讀者，你由此可知我朋友的明達，和在這樣的窘迫當中遇着這樣的願問的我的幸運，和接受敘述得這樣淺白忠實的名人滿差唐吉訶德的歷史的你之所得。孟隄爾（Montiel）地所有居民的意見，顯然以為這騎士是那地方多年未見的最貞潔的愛人，最英勇的騎士。我不張揚我介紹你和這樣高貴這樣偉大的騎士相認識的功勞，不過我卻要求你一些兒謝意，報答你和有名的隨從山曹班差之相識；我以為，散佈在大堆騎士書中之一切騎士隨從式的滑稽，我都縮寫在他的身上了。那末，祝上帝庇佑你健康，不要忘了我，再會。

目次

第一章	著名紳士滿差唐吉訶德的生活與性格	一
第二章	聰明的唐吉訶德初次由他的鄉村出遊	五
第三章	唐吉訶德受騎士爵的有趣的方法	一〇
第四章	我們的騎士離客棧後的遭遇	一五
第五章	我們騎士的不幸續記	二〇
第六章	牧師和理髮匠在我們聰明的紳士的書室裏作有趣的大檢查	二四
第七章	滿差唐吉訶德第二次出遊	三〇
第八章	唐吉訶德從事人所夢想不到的可怖的風車冒險所得偉大成功	三四
第九章	倍斯卡人與唐吉訶德激戰	四〇
第十章	唐吉訶德和他的好隨從山曹班差間的趣言	四四
第十一章	唐吉訶德同牧羊人的事	四八
第十二章	一個牧人報告給同唐吉訶德一塊的人們聽的話	五六
第十三章	女牧人瑪爾西拉的故事結束	六一
第十四章	死者牧人的哀歌和出人意外的事	六七
第十五章	唐吉訶德遇着許多揚古色人所遭之不幸	七六

第十六章	唐吉訶德在他所視為城堡的客棧裏頭遇着的事	八一
第十七章	唐吉訶德和山曹班差在客棧中所受無數的不幸	八六
第十八章	山曹班差和他主人的談話	九二
第十九章	山曹和他主人明哲的談話勝利的死屍冒險	九九
第二十章	著名的滿差唐吉訶德幹前所未見的冒險事業比世上最有名的騎士所幹的都更安全的	一〇四
第二十一章	激烈的冒險孟伯利諾頭盔的寶貴的戰利品和我們百戰百勝的騎士遇着的其他事件	一一三
第二十二章	唐吉訶德如何解放被迫帶到不欲去的地方的諸難人	一二一
第二十三章	有名的滿差唐吉訶德在黑山中遇着最奇怪最希罕的事	一二九
第二十四章	在黑山的異事續記	一三七
第二十五章	敘英勇的滿差騎士在黑山上做的奇事和他怎樣學愛情隱者(Baltenbros)苦行	一四三
第二十六章	唐吉訶德在黑山中爲着愛情玩的把戲之續	一五四
第二十七章	牧師和理髮匠如何實行他們的計劃及其他值得記在本傳的事	一六〇
第二十八章	牧師和理髮匠在黑山上遇着一件有趣的新奇的事	一七三
第二十九章	敘述美麗的陀羅隄亞的聰明	一八三
第三十章	大家用有趣的巧妙的方法引出罰自己苦行的戀愛騎士	一九一

第三十一章	唐吉訶德和他的隨僕山曹班差間之趣談	一九八
第三十二章	唐吉訶德的同伴在棧中做的事	二〇四
第三十三章	念唐突的好奇心——小說	二〇九
第三十四章	唐突的好奇心——小說之續	二二三
第三十五章	唐突的好奇心——小說的收尾唐吉訶德與酒囊可怖的戰事	二三七
第三十六章	在客棧中發生其他意外事情	二四三
第三十七章	有名的米可米看娜公主的歷史之續	二五〇
第三十八章	唐吉訶德發的文與武的妙論之續	二五七
第三十九章	俘虜講他的冒險故事	二六〇
第四十章	俘虜的故事之續	二六六
第四十一章	俘虜繼續講他的冒險故事	二七六
第四十二章	在棧中發生的事	二八九
第四十三章	年青騾夫的趣史	二九四
第四十四章	客棧中前所未聞的事之續	三〇二
第四十五章	關於孟伯利諾頭盔和鞍褥之爭論的判決及其他的的確確發生過的事	三〇八
第四十六章	『神聖兄弟會』的官兵之可注目的事件之結束及我們好騎士唐吉訶德非	三一三
第四十七章	凡的凶猛行爲	三一三
	滿差唐吉訶德離奇古怪的着魔	三一九

目次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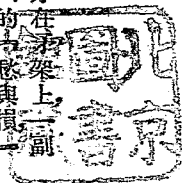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八章	教士讀談騎士書的問題及適合他的才智的其他事情	三二六
第四十九章	山曹班差與他的主人唐吉訶德精明的商議	三三一
第五十章	教士和唐吉訶德精明的辯論	三三六
第五十一章	牧山羊講給陪唐吉訶德的人們的故事	三四一
第五十二章	唐吉訶德和牧山羊者的爭鬪及他以額汗冒成功的徒弟們之奇險	三四五

第一章

著名紳士滿差唐吉訶德的生活與性格。

不久之前，在滿差的一個村中（村名我特意不提）那邊住着一個紳士。他有一根長牙在牙架上，一副舊盾，一匹瘦馬，和一只獵狗。牛肉比羊肉多一點的裹品（olla），幾乎每夜的冷雜菜，禮拜六的七愁與損，禮拜五的扁豆，禮拜日另加的鳩肉，花去他收入的四分之三。餘剩的就用來購置假日用的好絨外衣，天鵝絨褥子，同樣質料的拖鞋，和最好的土布衣服，在工作日用以自豪的。他的家中，有一個管家婆，約莫四十多歲，一個甥女，不到二十歲，一個僕人，打理田裏及市上的雜務，駕馬鞍和修剪草木。我們的紳士，年紀近乎五十歲，體質堅實，身材瘦削，面容枯槁，很早起牀，善於打獵。聞說他是姓吉沙達，或是琪沙達，各人對於這問題的見解，頗有出入，但猜想起來，叫做吉沙那，似乎比較近情。不過這個疑問，對於我們的史傳，沒有多大關係；只要敘述牠時，不離實情半步，也就得了。

你要知道，方才說到的這位先生，全年之間多是清閒的；在清閒時，他就一味看騎士書，嗜好到迷戀到幾乎完全忘記了戶外的消遣，以至於家業的管理；他的熱心和狂妄甚至使他變賣了許多畝良田，去買騎士書，把所能取得到的都帶到家中來。但牠們當中，他最歡喜的，莫過於有名的西里華的非里西安諾（Peliciano de Silva）所著的，因其散文的流暢和風格的奧妙，在他看來，簡直是許多珍珠；而當他讀到談情和挑戰之時，尤其常見這樣的散文，例如『所加於我的理由的不合理理由，薄弱了我的理由，使我用理由來埋怨你的美麗』，又例如『以你神聖來神聖地用星保衛你的上天，使你有價值來得同你的「偉大」相當價值的價值』。這位可憐的紳士，因此類的句語弄到癡癡迷迷，終日終夜絞腦筋來考究讀研牠們的意義，即亞里斯多德專為解答牠們而復生，亦非他的能力所能及的，他不甚相信皮利安斯（Pelians）所授所受的可怕之



傷；他以為就是最高明的外科醫生把他治好，他的面上和全身，也必然留着狼籍的刀痕傷跡。不過他很稱道作者以那無盡的冒險故事許人，這樣結束他的書；他時常起念，想照他那兒所許的，自己執筆完成牠；也一定寫成功了，若不是別的更急迫更重要的想念擾着他的心。

他每常和他村裏的牧師（在西古恩差（Ciguenza）得學位的博學之人）辯論英吉利的巴米林和高盧的亞瑪隄（Palmerin of England, Amadis de Gaul）那個騎士更好。但是本城的理髮匠尼古拉（Nicholas）師傅，卻說沒有人蓋得過太陽騎俠的了，如有什麼人可和他相比，也就是高盧的亞瑪隄的兄弟唐卡老（Dongalaon）因為他的性情和任何的事都合得來，不像亞瑪隄那麼拘守小節，那麼愛哭，論膽氣也並不讓他。總之他沉醉在這類書中，從太陽西沉讀到太陽出來，從太陽出來讀到太陽西沉，他的腦汁就因這樣少眠多讀之故而絞乾了，而終於失了理性。他的心中充塞着妖術呀，爭鬪呀，挑戰呀，求愛呀，調情呀，暴風雨呀，和其他不可能的怪事。總之在他書上所讀的一切，他堅信他讀的全部的古靈精怪都是事實，甚至覺得世上沒有比之更可靠的歷史。他時常說西德魯隄亞斯（Cid Ruy Diaz）很是一個好騎俠，可是比不過火劍騎俠（Knight of Burning Sword）他是背刀一揮，把兩個凶惡的巨怪砍成兩段的。他更愛卡皮奧的白納陀（Bernaldo del Capió）因為他殺死有妖術的奧蘭陀（Orlando）在倫色華里斯（Roncesvalles）用赫久力士（Heracles）以兩臂叉死土地之子安隄亞斯（Anteus）時的計策。他極稱許摩根德（Morgante）巨怪，因為他雖然屬於每每是驕傲而魯莽的怪種，獨他卻很和藹可親，但也尤其癡愛着蒙達爾文的列那陀斯（Reynaldos de Montalvan）特別喜歡看他由他的宮堡中攻出來，搶他所遇的一切人，而他走出海外時節，奪去如歷史所載全部金質的那穆罕默德聖像。他若有足踢卡拉倫（Galalon）叛徒的好機會，是願把他的管家婆連同他的甥女都捨棄了來換取牠的。

總之，理性完全消失了，他就起了世界瘋人所未起過的最怪念頭；以為開始作漫遊騎俠，騎馬和披甲，周遊四方，尋奇遇險，把他書上讀來的古騎俠所為的一切都實行出來，對於自己的名和對於大家的均利，都是有

益的而且是必需的；覺得爲世界各種各樣的不平之事復仇，投身於各種各樣的危險事業，成功後，可得永垂不朽的榮譽。可憐的紳士，在想像中已經以爲他自己，憑他的武力至少戴着特拉比遜達（Trabizonda）皇冠了。他這樣地給這快意的幻景所包圍，給對於他的奇興所催促，就即速實行他如此熱烈的志願。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磨擦甲冑，那是他的曾祖父的，已經發霉和生鏽，在屋角裏放着，被人忘了多年了。他把牠極力洗刷磨擦，但是見牠有一大缺點，就是沒有頭盔，只有一頂簡單的鐵帽（Morion）。他便快捷地做了一個厚紙板護面，補這個缺；牠一套上那帽上時，就成一頂完全的頭盔的樣子。真的，爲要試牠的力量，看能否經得起一砍起見，他抽出他的劍來；在兩擊之下，便把他一禮拜的工夫在一刻之間毀滅了。見自己這樣容易擊碎了牠，頗不高興，爲防將來又遇同樣的危險計，他就從新製，把好幾個鐵棒裝放在牠的裏頭，裝置到信靠牠的堅固爲止；於是，不再試牠，讚許牠，視牠爲頂好的頭盔。

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看他的馬，雖然他的骨頭突起如同銀角子的邊角一樣，雖然他比「祇是骨和皮」的可尼拉（Gonela）的馬更多缺點，但他覺得亞力山大的普西非拉斯（Bucephalus）以及西德的巴比加（Babica）都不是他的對手。他爲他想名字想了四天，因爲，像他心頭所想的一樣，一匹這樣好的馬，且又屬於這樣有名的騎士的，就不應該沒有一個崇高而特出的名字；所以他想給他安一個表示「他未屬遊行騎俠之前是什麼而現在又真是什麼」的名號；主人的情形既然改變，那末牠亦從新起過和他現在所從事的新生活，新職業相符的轟轟烈烈的名號，這似乎是極合理的。所以選取了又廢棄了，中意了又捨去了許多的其他名字之後，他終才決定叫牠爲「羅西寧」（Rosinante），他覺得這名字堂皇而響亮，又可表示他不過是一個庸馬，未曾像如今蓋過世上一切馬之時，是什麼東西。

很滿意地替他的馬安了名字之後，他就決意替他自己安一個。這名字的考慮又費了他八日工夫。臨末他就決意叫自己爲「唐吉訶德」。據說：這真正的史傳底專家，由此斷定他的名字必然是「吉沙達」，不是「琪沙達」如他人之所主張的。然而想起英武的亞瑪隄，不喜歡亞瑪隄這簡單的名字，而在牠上面加上他

的國士的名字，令牠著名，而自稱爲『高盧亞瑪隄』；他也就好像一個大俠一樣，自稱爲『滿差唐吉訶德』；在他看來，這名是把他的世系和鄉里——因被他取爲他的稱號而沾得光彩的——生動地表白出來了。

現在他的鎧甲變新了，鐵帽變成完全的頭盔了，他的馬以及他自家也安過了新名了；他就想道，他不見其他什麼，只欠一個給他効命和戀愛的姑娘了；因爲遊行騎使沒有情人，是像樹木沒有果葉，肉身沒有靈魂。他說：『假使我犯罪受罰，或行了好運，遇着騎士所常遇着的巨怪，把他打倒地上，或把他砍成兩段，總之把他打敗，迫他投降了，這個時候，豈不該有一個姑娘，好讓我把他送給她作爲贈品，讓他走到我甜蜜可愛的姑娘前跪下，低聲下氣地這樣向她說：「小姐，我是米藍的辣尼亞（Milandrana）島之主，克辣卡厲安白老（Caraculimbros）巨怪，永遠讚美不盡的滿差唐吉訶德，在單人戰中把我克服了，叫我獻身在大人前，聽候大人隨意處置。」呀！我們的好先生說這番話時，特別是想到了他可叫作他的情人者時，如何地眉飛色舞，事情彷彿是這樣的：靠近他住的地方，住着一個很美麗的鄉下姑娘；他從前愛過她，不過她怕一向不知道，也不介意那事，她叫亞唐莎羅蓮曹（Aldonza Lorenzo），他覺得她很合做他的心上姑娘；就同她取名；名字他要取來同他自己的有些接近，同時要與貴婦公主的名字相似，就決定叫她爲陀波梭（是她的生地）杜新娜（Dulcinea del Toboso）。他覺得這名字和諧而出色，又含有深意，同他替自己和他的所屬物所取的一樣。

第二章

聰明的唐吉訶德初次由他的鄉村出遊。

這些事情打理停當，他就實行他的志願，不願再延遲了；他所以急欲實行它的，是想到他的猶疑將於世界上惹起禍患來；因他所要解除的慘事，懲治的奸惡，鎮壓的暴亂，匡正的陋習，清償的債欠，是這樣多。於是他就於七月間最炎熱的某一日，天未明時，不通知那一個人，不讓任何人看見，披起甲冑，騎上羅西寧，整好頭盔的劣護面，穿起小圓盾，持着長矛，從後院小門走出野外，見他高尚的事業開始得那末容易，非常滿足和快樂。可是剛走出曠野中，可駭的思想就襲上他的心頭，幾使他放棄他新才開始的工作了；因為他想起他自己不曾正式受騎士爵，而依騎士道的規矩，他就不能也不該和什麼騎士交手；即使受過爵，他仍舊要披白鎧甲，做一個新騎士，盾上沒有什麼紋章，須待建了他的功業才有這些想念，令他猶豫起來；可是他的狂熱是蓋過任何種的理由的，他就決意叫他所達到的第一個人給他行授爵式，模仿使他發狂的書所述其他許多人的榜樣，這許多人也是這樣做的。至於白鎧，他決定一逢機會，就把他自己的擦到同鼯鼠皮一樣潔白。放定了心，他就前進，單取他的馬所喜歡行的路，以為其中含有冒險的精神的生活。

我們的新冒險家這樣徐徐前進，同時自言自語說：「將來我的著名事業的真史出現之時，那記載牠的智者，說到我清早的初次出遊，誰說不是這樣寫道：『紅顏的亞波羅（Apollo），剛把他美麗的金髮散布於廣闊的大地；五顏六色的鳥雀，剛用甜蜜婉轉的歌聲，歡迎那離開妒忌的丈夫的軟牀，從滿差天邊的大門及露臺上顯身給人間的，玫瑰色的歐羅拉（Aurora）之到臨，大名鼎鼎的滿差唐吉訶德就捨棄了他無聊的絨毛榻，騎着他聞名的駿馬羅西寧，開始漫遊古老的孟隄爾（Monti）名地去了。』果然就是這地方。他一邊行，一邊接續說：『要鑄在銅上，刻在石上，繪在圖上，留作萬年紀念的我的大事大業為世所知的那時代是

如何地幸福，那年辰是如何地快樂！你明哲的魔術家呀！你是什麼人都好，只要是記錄這奇史的，我就懇求你莫忘記了我良善的羅西寧罷，因為牠是我在一切漫遊及旅行當中刻不相離的伴侶。」接着，他突然像真正的癡情人一樣繼續說道：「這癡迷的心底情人，杜新娜公主哇！你發嚴厲的命令唾棄我，攆斥我，禁止我出現在你的美貌之前，是大大殘害我咧，可愛的姑娘，我求你俯就一些，記着，給你牽引了的這心，爲着愛你受了幾多苦痛呀。」

他就這樣不絕地亂發狂語，格式與他書上學來的毫無兩樣，甚至一字一詞，他都極力去模仿。這時他騎着馬徐行，太陽升得很快，很熱，足以融化他的腦子——他有什麼腦子的話，他走了差不多一整天，不曾遇着一件值得提起的事，使他非常悵惘；因為他要馬上逢個什麼人來試試他的氣力。

有的著作家說，他第一次冒的是拉配斯（Laputa）狹路之「險」；但有的卻說是風車之「險」。不過，關於這事，就我所考見的和我在滿差鄉土歷史上所讀到的而論，是他遊了一整日，臨夜時，他的馬和他便精疲力倦，且差不多餓死了；左顧右望，可發見什麼堡壘或牧羊小舍，以便投宿及滿足他急切的需要時，便見一個客棧離開道路不遠；他儼如看見了星辰引導他到解救他的柱廊或宮殿似的，他便放盡全力疾馳過去，到那兒時，恰好天黑，門前適值站着兩個所謂「賣笑的」的青年女子，是將同幾個搬運夫（適巧那夜在那棧中歇宿的）往西偉利（Seville）去的，因為不論遇着什麼事，我們行險大家所看見，所想像的，在他都具有同他所讀者一般的章法與調門，所以一見客棧，他就幻想牠是堡壘，而有四個銀光耀眼的高閣和尖塔，以及吊橋，深壕和一切附屬物的。他將走到他視爲堡壘的客棧前時，就勒停羅西寧，等侏儒登上雉堞，吹號筒宣示某個騎士到來堡裏，不過見吹號的人遲遲不出，而羅西寧又偏偏要到馬房去，他便上到棧門前，看見那兒站着兩個流浪女子，他立地以爲她們是在宮堡門前散心的兩位溫文的少女，美麗的貴婦。

這時適值有一個牧豬的，走過既經收割的麥田，吹號角，召集他一聞聲就每每跑攏來的一羣豬（本來叫「豬」，未請讀者原恕了。）唐吉訶德的心頭立地浮現出他所等待的，以爲什麼侏儒在那邊宣示他的到

臨了，所以他就異常滿意地上到客棧和女人前邊；她們看見帶着矛和盾，穿着鎧甲的人，嚇得連忙逃入屋裏。但唐吉訶德由她們的逃走猜知她們的恐怕，就揭起他的紙板護面，露出他乾癯多塵的面孔，用溫雅的神情，莊重的聲調，這樣與她們說：『莫走，小姐們，莫怕有什麼冒昧的事，因為我所居騎士職位的規矩，不容許我加害於什麼人，尤其是據你們外貌看來品位如此高超的處女。』女子看他，用盡眼力找被陋劣的護面所遮掩着的他的面孔，但當聽見他稱她們爲『處女』——和她們的職業相距極遠的東西——時，就禁不住大笑，笑得唐吉訶德開始生氣，對她們說：『美人宜乎有禮貌，爲了微小的事，故而大笑是再蠢不過的。但我說這話並不是想爲難你們，得罪你們，因為我除了想爲你們効勞以外，是沒有什麼別的用意的。』她們所不懂的這些話，我們騎士的古怪樣子，使她們更笑，使他的火更冒起來。

事情就要鬧下去了，好在棧主在那時候走出來，棧主身子很胖，所以性情一定是很溫和。他看見那麼古怪的人物，所穿鎧甲，同馬鞍轡頭，長矛，盾牌，胸甲一樣，是三湊六合，就差不多要和姑娘們共樂一番了。可是殺氣森森的武容，使他幾分生畏，所以就決意堂堂正正和他講話；於是他這樣向他說道：『若使騎士先生是想投宿，除了牀位（因為棧裏已經沒有了），其他一切這兒都極充足。』唐吉訶德見堡壘長這樣客氣——在他看來客棧主是堡壘長——答道：『堡壘長先生（*Senior Castellano*）我什麼都行的，原來「干戈就是我的裝飾，戰爭就是我的休養。」』棧主以爲他叫他『堡壘長』是因為當他是老實的卡斯隄爾人（*Castilian*）其實他是安達魯西亞（*Andalusia*）人，在聖路加（*San Lúcar*）海岸上，是同克卡士（*Caous*）一般的著名強盜，同學院學生與宮中侍從一般地狡黠陰險。於是他答道：『如此，一則你的牀榻是硬石，你的睡眠是永遠的不寐了。既是這樣，你儘管下馬，在這屋舍裏頭，不要說一夜，就睡十二個月，也很可以的。』他一邊說，一邊上前去執唐吉訶德的踏蹬。唐吉訶德因一天沒有吃一片麵包，經了許多困難，用了好大苦勁，才爬下馬來，隨即叫棧主特別小心關照他的馬，因為他是世界上吃麵包的馬匹中之最良者。棧主把馬端詳又端詳，總不覺得這馬有什麼好處，如唐吉訶德所說的優點之一半，他都看不出來。他把馬送入了馬廄，就回來看看他的客

人有什麼吩咐。姑娘們已經和騎士相好了，正在替他解除武裝；背後胸前的護甲雖然解開，但頸護不知如何解除；還有用綠絲帶結得緊緊的假面護，簡直無法解脫，只可用刀子割了；但他總是不肯，所以他就這樣戴着頭盔過夜，比之更奇妙更可笑的樣子是再沒有的了。姑娘給他脫武裝時，他以為她們是上等人，堡裏的貴婦極得意地向她們說：「從來的什麼騎士，都不會像離鄉之後的唐吉訶德一般，受姑娘們這樣良好而光榮的奉侍——有少女們招待他本人，公主們招待他的馬，即是羅西寧——這是我的馬的名，親愛的姑娘。」滿差唐吉訶德「就是我自己的，除非我所幹的有益有利於你們的事業把我自己表現出來，我本不願說出我自己是誰；不過因為冷西洛（Tancolot）爵士的古傳奇，有適應目前的情事的必要，所以你們有未至其時就先識得我的名字的機緣；然而終有你們來吩咐而我來服從的一時，那時我的武力便將把我為你們出力的心願表示給你們看了。」姑娘不懂這些修詞雕句的漂亮言語，不答一聲，只問他要不要吃一點東西。唐吉訶德答：「要的，凡可入口的，我相信都來得合時。」適逢其會，那日是禮拜五，棧中沒有什麼好吃，只有幾尾小乾鱈。這魚在卡斯隄爾叫做 *Abadisco*，在安達魯西亞叫做 *Encatalao*，有的地方叫 *Curadillo*，又有的地方叫 *Kruhnoia*（小斑鱈）她們問他要不要吃小斑鱈，因為得不到別種魚來供奉他了。唐吉訶德答：「你們如果有一足量的小斑鱈給我，那也無異拿一個大斑鱈給我，你們拿八個小銀角（*real*）給我，或拿等於八個銀角的一個銀元給我，在我是一樣的。何況小斑鱈也許是如同幼牛肉，比老牛肉更嫩得多的；或如同幼山羊的肉，比老山羊肉更好吃的呢。總之什麼都好，馬上端來便是；鎧甲的重負，不吃飽是不能支持的。」於是她們把桌子擺在門前，因為門前當着清風。棧主端來浸得不宜，煮得更壞的鱈魚乾；同一片麵包，色黑，發霉，同他的鎧甲無異，但最可笑的是看他吃飯戴着頭盔，翻起面護，他不能用他自己的手把東西放到嘴上，定要別人給他幫忙才行，而她們中間的一人就擔任這工作。但是要把飲料灌進他的口裏，是不可能的；幸得主人鑽通一根蘆管，把蘆管的一頭插進他口裏，從另一頭把酒慢慢的灌進去；他寧願忍受這個，不願把頭盔帶子割斷了。這時，適巧走來一個閩豬手，他一來就吹了四五聲蘆笛；這笛聲使唐吉訶德完全相信：他現今是在某個

有名的堡壘裏，他們正在奏樂侍奉他，那魚乾是好斑鱸，那粗麵包是最白的，那妓女是高貴婦人，那棧主是堡壘長，所以他得到一個結論，就是這回的主意打得滿好，他的出遊終歸成功了。不過，想到自家沒有正式做騎士，非到受了騎士爵之時，不能合法地幹任何的冒險事業，他就不免心煩起來。

第三章

唐吉訶德受騎士爵的有趣的方法。

他給這想念所攪擾，就急急忙忙吃他的晚飯之後，把店主叫到馬欄裏，閉了欄門，在他的面前跪下，說：「我再也不起來了，如果你，勇猛的騎士，不答應我所要向你要求的恩惠，這恩惠不特會使你自己有名，而且是有益於世人的。」店主見他客人跪在腳邊，聽見這樣的話，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說什麼或做什麼爲是。後來他用力扶他起來，但終歸無效；他答應了所要求的恩惠，唐吉訶德方才立起身，說道：「我所盼望於閣下的，恰是如此，那末，告訴我吧；我所要求而得蒙你慷慨答應的，就是你明日授我以騎士爵，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壘裏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像我所說過的，我所萬分祈望的事就要辦妥；使我可以正式周遊世界，幹艱險的事，救受難的人，以盡騎士們和遊俠們的義務；這些人們是同我一樣，全心全意，做這些事業的。」

店主，我們已經說過，是一個滑頭傢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瘋子；現在聽了這些話，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戲，以便那晚玩玩，便決意逢迎他的脾氣，於是他向他說，他所欲所求的，當然很對；像他的外貌和他的英容所表明的，那末高超的騎俠，會幹這樣的事業，是勢所必然的；當他自己年幼之時，也曾一度做這令人敬仰的業務，漫遊世界各地冒險，其中到過瑪拉加 (Malaga) 的廊外，李亞倫 (Riaran) 的島，西偉利 (Sewille) 的區內，西哥偉亞 (Segovia) 的小市場，華倫西亞 (Valencia) 的橄欖園，克拉拿達 (Granada) 的十字街，聖路加的海岸，哥陀哇 (Cordova) 的馬泉，陀里多 (Toledo) 的小客棧，以及其餘學活他的手腳的地方；在這些地方，做許多壞事，誘惑許多寡婦，污毀處女，欺騙小孩，總之，使他的名字爲西班牙大多數法庭和裁判所周知；最後他退隱在他這堡裏，靠自己的財物和他人的過生活，在此招待一切騎士，無論他們是屬什麼身份或品位；純然因爲他極愛他們，二來也希望他們把財物的一份給他，報酬他的好意。他又說，在他這堡

壘裏頭，沒有教堂給他看守鎧甲；因為教堂已經拆了，要從新築過；但是，在必需時，據他所知，隨處都可看守；那夜他可以在堡壘的院中去做；若上帝高興的話，明日就舉行不可少的儀式，授他騎士爵，授到世上沒有比他更加如此的騎俠；他又問他沒有帶錢，唐吉訶德答道：他沒有帶一文；因素來讀遊行騎俠的歷史，都沒有讀過說他們帶什麼錢的。棧主答道，他弄錯了；史上所以沒有提及此事，是因作者覺到像金錢和淨衣那末顯明，那末必需的東西，無需特別說出，所以書中雖無講及，卻不能據此斷定他們不帶牠們；他可深信，一切的遊行騎俠——其行為有許多可靠的歷史記錄着的——無不攜帶飽滿的錢袋，以防不測；也帶內衣，和一小匣的藥膏，以便治療；因為他們在那邊比武的曠野和荒漠裏，不是時時有人來醫他們；除非與他們相好的明哲的妖術家，立地為他們出力，搭着雲霧，掠過空中，帶個少女或侏儒，攜一小瓶的水，這水的功用是，嘗牠一滴，他們的創傷就馬上復原，好像沒有受過任何的損傷一樣；可是，如果沒有這機會，昔時的遊行騎俠，就必定叫騎士隨從攜帶金錢和其他應用品，譬如裹傷帶及藥膏之類，把來藥自己；萬一沒有隨從——這種情形很少——就將這些物件放在他們背後馬背上，裝進差不多看不見的小行囊裏，看來就像比較重要的什麼東西一樣；若不是爲了這個緣故，這行囊的攜帶，是在遊行騎俠間所不容許的，所以他勸他——他不久就作他的教父，甚至可以命令他——從今以後，每次出門，一定要帶錢，一定要有方才說過的防備，將來就曉得牠們有何益處；那時他一點也預料不到的，唐吉訶德答應謹從他的勸告，於是安排他在棧旁的大院子裏看守鎧甲；他就將鎧甲零件收集起來，放在井旁的水槽上面，把圓盾結緊在臂，持着槍矛，開始以嚴肅的步伐，在水槽旁邊踱來踱去。他開首做時，天初黑暗。

棧主把客人的狂亂，他鎧甲的看守，他所希望的授爵禮，告訴棧中的一切人們；他們覺得他瘋狂得古怪，希奇，湧出外面，遠遠看他；見他神情很鎮靜地，有時繼續行步，有時倚着槍矛，朝着鎧甲儘看，許久不轉眼。現在是已經入夜，但月兒很亮，差不多同借光給她的一樣光明；所以我們新騎士的一舉一動，給一切的人所看得很清楚。

這時，住宿在客棧裏的搬運夫，想取水餵他的騾，不能不把水槽上的鎧甲先行取開。唐吉詞德見他走前來，就高聲喝道：『喂，魯莽的騎士！你是什麼人，敢來摩腰間掛刀的最勇的冒險家的鎧甲麼？如你不願棄去你的生命來賠償你的唐突，就當心你的行逕，不要動手。』搬運夫不把這話放在心頭——其實是以放在心頭爲好，因爲他可以保存他的身子——卻伸出手，抓了鎧甲的帶子，便把鎧甲遠遠地摔掉了。唐吉詞德見這情形，便舉首望天，好似把全神都集注在他的姑娘杜新娜似的，說道：『在這初次的侮辱加在爲你而顛倒的這心胸時，你親愛的姑娘幫助我吧，在這初回的險難中，你千萬要恩助我，庇佑我。』說了諸如此類的話後，他便丟下了盾，用兩手舉起長矛，對準搬運夫的頭上一抽，抽得把他怪可憐地翻落在地；如果再加一矛，也就用不着外科醫生來幫忙了。此後，他就把鎧甲收起來，同先初一樣，神色凜然地踱來踱去。

過了好久，另外一個不知情的搬運夫——頭一個還是不省人事，臥倒地上——出來，也想取水餵他的騾；要取開鎧甲之時，唐吉詞德既不發言，也不求那人庇佑，又丟下他的盾，舉起他的長矛，把第二個搬運夫的頭顱擊碎，裂成三四片。棧中人，棧主也在內，統統向鬧事的地點奔來。唐吉詞德見了，便把擋牌結在臂上，用手按劍說：『美麗之小姐，我這衰弱的心，的力量和生機！這是轉大人的眼睛，一顧你這癡心的騎俠的時候了；此刻非常險急的事，就將到臨了。』這麼一來，他覺得說壯起了膽子，那怕通天下的搬運夫向他一人攻擊，他也不會退縮退步了。受傷者的同伴，見受傷者的慘狀，開始用砂石投唐吉詞德；他極力用盾牌護身，不敢離水槽半步，恐怕顯出棄了鎧甲的樣子。棧主大聲叫他們停手，他已經對他們說過他是瘋子；他縱把他們殺盡，也會作爲狂人，給人開釋了。唐吉詞德更加大聲呼喊，罵他們是怯夫，壞蛋；罵堡壘長是惡徒，下賤的騎士，竟任他們這樣看待遊行騎俠，假若他受了騎士爵，爲着他的奸謀，他一定讓他看看所受的報應。他嚷道：『至於你們這一班卑鄙下流光棍，我看不起來，投吧，攻吧，走來吧，盡你們的力量害我吧，你們馬上就可看見你們的愚蠢和魯莽所受的報答。』這話，他說得很嚴厲，很勇決，使攻他的人萬分害怕。因爲這緣故，衆之棧主又勸阻他們，他們便不再投了。他聽他們擡開傷者，於是又同先初一樣，鎮定嚴肅地看守他的鎧甲。

棧主對他的客人的玩意兒頗不高興，打定主意，在未鬧出第二次禍事之前，趕快授他騎士爵，好了結他的惡作劇；他便上前去，請求他原諒那些粗漢的唐突，這事情他全然不知道；不過，爲了他們的魯莽，他大大地責罪了他們了。他又向他說，堡壘裏頭沒有教堂，他對於剩下未做的事也並不必需；因爲受爵式的舉行，完全着重在打頸項和兩肩這一項，這是他從武士的禮制上所學來的，那也可在曠地之中舉行；看守鎧甲的一切手續，他現在已經做完了，其實，兩個鐘頭就可做完，他卻看守了四個多鐘頭了。唐吉訶德，很相信這一切話，說他願意服從他，盼望他趕快辦妥這事；因爲，他做了騎士之後，他們如果還要和他搗蛋，他便決然不留一命活在堡裏，除非堡長下令，看他的情面饒了他們。

堡主得了如此的警告，怕他實行這決心，即刻帶出一本冊子，上面記着他供給搬運夫的麥稈和大麥的數目的，隨同以前提及過的兩位姑娘，和持着燭子的一個小孩，回到唐吉訶德那兒，叫他跪下。他就儼如念虔誠的禱文一樣，開始讀他的帳簿；在念誦當中，他舉起手，在他頸背上，用力一擊，接着在他的肩上，用劍一敲；一邊仍然囁哩咕嚕的念，好似在那邊禱告一樣。這個做完，他便叫一個女郎給他佩刀，她做得極其從容，極其嚴肅，稍不如此，則行禮時的每一動作，將要使人不禁放聲大笑，但他們所親眼看過的我們新騎俠的行爲，的確使他們不敢盡情歡笑了。佩刀時，那好姑娘說：「願上帝庇佑你成爲有福的騎士，並賜你以戰爭的勝利。」唐吉訶德問她叫做什麼名字，使他知道今後應該向誰感恩，因爲他希望她享受他以勇武得來的光榮之一份。她很謙虛答說，她是叫做拉多羅莎，是陀里多補鞋匠的女孩，住在山曹皮那也（Sanchoibanaya）的小店裏，無論住在何處，她都尊貴他，就同尊貴她的主人一樣。唐吉訶德請她看他的面上，在她的名字上，加「唐娜」兩字，稱爲唐娜多羅莎；她應承了。第二個替他放上靴踵鐵，和他的談話，同她的同伴和他的談話一樣。她說她叫做拉摩麗尼拉，是安替古以拉（Antequera）老實磨坊主人的女兒。唐吉訶德請她也加上「唐娜」兩個字，稱做唐娜摩麗尼拉，並向她致謝，且說他甚願爲她効勞。

從來沒人聽過的禮儀，這樣七忙八亂地舉行過了，急於要騎馬出遊遇險的唐吉訶德，隨即把羅西寧架

上馬鞍，抱了他的棧主，就上馬，臨別時，感謝棧主封他爲騎士的恩德，說了非常古怪的話，甚至不能把他表達出來。棧主巴不得他早出棧，回他的話，也是一樣漂亮，雖然只不過三言兩句，不索他的棧錢，讓他一路平安地走了。

第四章

我們的騎士離客棧後的遭遇。

唐吉訶德離開客棧，是當晨光（Aurora）顯露她的美容的時候。他見自己成了正式騎士，心滿意足，喜樂至極，快活得幾乎斷了他的馬肚帶子。但是想起棧主人的勸言，叫他攜帶金錢淨衣等必需品，他就決意回家去，備帶並僱一個騎士隨從。他想僱的是他的一個鄉鄰，這鄉鄰家境貧窮，已有家室，但很合做騎士隨從的職務。主意打定了，他便使羅西寧轉頭，向着他的鄉村進行。羅西寧儼若知道主人的心意似的，開始快步奔馳，快得足底似乎不會着地一樣。他走不遠，耳邊就聽得右邊深林中似乎傳來一片細弱的聲音，似乎有人在那邊哀哭。一聞聲他就嚷道：「感謝天恩，這樣快把盡我的責任和採收我大志之果的機會，放在我的面前，無疑這是受難的男人或女人的哭聲，這人一定是需要着我的保護和助力的了。」他便撥轉馬韉，使羅西寧轉頭向着發出聲音所在。入林不及幾步，他就見一匹雌馬被綁在一株檜樹上，而在另一株上縛着一個孩子，上半身赤着，約十五歲，哀哭的原來是他；他不是無緣無故哭的，因為有一個身強力大的鄉人，用皮帶子毒打他，每抽一鞭，就罵一句或勸一句，說：「嘴莫多，眼要明。」那孩子答說：「我再也不敢如此了，好老爺，憑上帝的慈愛，說我永遠不如此做了，包管下回更加留心羊子。」

唐吉訶德看見這種種經過，怒聲說道：「粗暴的騎士，這樣看待不能自衛的人，對你是極不相宜的。還是騎上你的馬，提起你的長矛吧——（他也有一個長矛靠在綁着馬的檜樹上）——那時你就明白，你幹的是懦夫的勾當。」鄉人看見這麼樣子的人向他走來，從頭武裝到腳，當着他的面舞動長矛，便料定不能再活了，就溫言善語地答道：「騎士先生，我所責罰的這後生子是我的僕人，我僱他在附近看羊。他卻不留心，使我天天失去牠，我因他的粗心和刁皮責罰他，他就說我貪財，想領了我欠他的工錢。其實，在上帝前說句良心話，他

是瞎說。」唐吉訶德道：「敢在我的前面瞎說，你這下流的滑頭！憑照耀我們的太陽說，我早想用這長矛把你刺成了肉碎。不要回嘴，馬上把錢交清；不然的話，憑統治我們的上帝發誓，我一定在頃刻之間結果了毀滅了你的性命。快把他釋放出來。」鄉人垂着頭，默默地放脫那孩子。唐吉訶德問孩子主人欠他多少工資，他答說欠了九個月，每月七個銀角。吉訶德君把來算了一算，算得總共六十三角，就叫那位農夫馬上把工資付清——他不願死的話，害怕的農夫說道，憑將死的人的言語，憑他發過的誓——其實他並沒有發個什麼誓——說，數目並沒這樣多，因為他得除去他買給他的三雙鞋的數目，和他不舒服時兩次放血用去的一角錢。唐吉訶德道：「你說來不錯，但是放血費和三雙鞋錢，應該和你給他的無理鞭撻相消；如果他把你買給他的鞋的皮穿爛，你便是鞭爛了他的皮；如果「理髮匠——外科醫生」當其有病之時抽了他的血，你便是當其無病之時抽了他的血；所以這樣計算起來，他就不欠你什麼錢了。」鄉人說：「騎士先生——可憐錢不在我的身邊，那末讓安特別列斯（Andres）跟我回屋裏去吧，我一定不欠一文地清還給他。」孩子說：「回屋裏去，決然不去。一見我獨自一人時，他就要剝我的皮，如同剝聖巴多羅買（Bartholomeu）的皮一樣了。」唐吉訶德答：「他不敢如此，我的命令足以使他服從我，所以他如果肯憑他所受的騎士爵，發誓遵行我的命令，我便放他自由，擔保他付清。」孩子說：「好先生，留心你所說的話吧，我的主人不是什麼騎士，也不會受過什麼騎士爵；他是貴印打那（Quintana）的富豪約翰哈杜多。」唐吉訶德道：「那沒有關係，姓哈杜多的未始不可做騎士，何況人人是自己功績的兒子。」安特別列斯說：「不錯，不過我的主人不給我汗水和勞苦的工錢，他又是什麼功績的兒子呢？」鄉人答：「安特別列斯弟弟，我一定還的，請你和我一同去吧。我憑全世界所有的騎士爵發願，一定依我方才所說的，不欠分文地付給你，並且錢上面另加香水。」唐吉訶德說：「若放香水一層，我謝謝你；把銀子交給他，我就滿意了。你得好生遵守你的誓言；不然，我就照樣向你發願，決然回來把你找出，那怕你藏身善過蜥蜴，我都可以尋出你來。如果你要知道是誰這樣吩咐你，好更加謹嚴遵守你的誓約，我可以告訴你，我是英勇的滿差唐吉訶德，抱不平除冤屈的人，再會了。不要忘記你的誓言，免得受我方所

說的處罪。」一邊說，他一邊用踢馬刺刺羅西寧，不一會工夫就跑遠了。

那鄉人用眼跟他的後影，見他騎過森林，走出眼界之外時，便回身向他的僕人安特列斯說：「我的孩子，你來，我決意遵守那位抱不平的人的命令，把欠你的銀清還給你。」安特列斯說：「我指天發誓，你最好還清給我，好好地實行那好騎士的吩咐——希望上帝庇佑他活一千年——他是個有膽氣的人，是公平的裁判者；你如果不付，他真的會回來實行他的話的。」鄉人說：「我也這樣發誓；但是爲着使你如何地愛你起見，我想加增債款，升起工資。」說着，把他的臂一捉，又把他縛在樹幹上，鞭了許多鞭，幾乎把他打死了，說道：「安特列斯老爺，你現在叫那抱不平的人去吧。他恐不能抱這個不平了，雖則我怕還要處置你，滿想如你方才所擔心的，把你生生地剝脫皮來。」但他終於解了他，准他找他的裁判者施行他宣布的定讞。安特列斯垂頭喪氣地一邊走，一邊發誓要找英勇的滿差唐吉訶德把經過情形一一告訴他，他就一定要還七倍的賬。話雖如此說，但他只好一邊泣一邊走開，而他的主人在後面大笑。

英勇的唐吉訶德這樣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首就幹了最順利最光榮的騎士事業，對之感到無窮地高興。他心滿意足地一邊向他的莊子前進，一邊低聲說：「陀波梭杜新娜！美人之上的美人，哪！你可以當你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中之最幸福的女人了，因爲你注定有一個像滿差唐吉訶德這樣始終勇敢而著名的騎士來聽從你的全意，遵行你的全心。這騎士，全世的人都已知道，昨天才受罰，今日就剷除了「不義」所生「凶惡」所作的最大害，最大禍。今日就從無端打弱小孩子的惡敵手中把鞭子奪來了。」

說時，他行到四條路的交叉點上，他就即刻記得遊行騎俠遇着這些交叉路時，每是停下來想想該取那一條路；他就學他們的章法，停了一會；想過之後，他就放鬆韁繩，聽由馬的意思，馬依牠第一個主意，逕直走回牠自己的馬欄去。約莫騎了兩哩光景，唐吉訶德瞧見一大隊人，過了一回看來，似乎是陀里多（Toloso）商人，到母亞西（Murcia）去販綢的，共有六人，擎着陽傘，四個僕人騎馬，三個驛夫步行。唐吉訶德一看見他們，就以爲這一定是什麼可冒的「險」，且當作它是有意留給他來冒的，是幫助他模彷彿他由書中讀來的情節。

的。於是他帶着豪爽的氣概及驍勇的精神，踏穩腳踏，握牢長矛，用盾護着胸，停在路的中心，等他目中的遊行騎俠上來。他們行得很近，形容可以看見聲音，也可聽開時，唐吉訶德就神氣非常驕傲地高聲說道：「假若全世界的人不肯承認『全世界沒有一個姑娘比滿差的王后，天下無雙的陀波梭杜新娜漂亮』這個事實，那末全世界的人站着別動。」商人聽見這話，看見說這話的人的怪樣子，便停地步，不一會，他們就由各方面看出說話者的瘋狂；但他們很樂得探究他所要求的承認是什麼意思。他們中間有一位頗愛說笑也很精明的人向他說：「騎俠先生，這位好姑娘是誰，我們不認得，讓我們看一看吧，若使她真是如你說的那麼美麗，我們當然真誠地，不勉強地，承認你所要我們承認的真象。」唐吉訶德答：「如果要把她拿給你們看，那末承認如此顯著的事實，其價值何在？最要緊的是：你們沒有見過她，就相信，承認，主張，辯護這個事實；不然，我就向你們挑戰，傲慢的妖物，無論照着騎士的例規，一個一個來，或照着你們這一流人，不名譽的惡習，統統都來，我都理直氣壯地在此等待你們。」商人答：「騎士先生，在眼前的一概王公的名義下，我請求閣下把這姑娘的像拿給我們瞻仰瞻仰，就是大不到一粒麥子，我們都就可見一斑；這樣一來，就不致違背我們的良心，承認素來未見未聞的事，特別是那樣侵犯亞卡利亞和埃斯特拉瑪杜拉（Alcorria and Estramadura）的皇后女王的，如果你肯答應，我們便意滿心安，閣下也歡樂愉快。其次，我相信，我們已經十二分袒護你；即使她的像是盲了一個眼睛，而硫磺和銀朱從第二眼中流出，我們都不介意，隨你說她怎樣的好，我們都一一承認，開閣下的心。」唐吉訶德冒起火來了，向他說：「她並不，下流的無賴！她並不流你說的什麼東西，那只是龍延香和麝貓香嵌在棉花的中間；她也不彎曲，不駝背，直得簡直像瓜達拉瑪（Gudarrama）紡錘一樣。不過你敢發出這可怖的褻瀆之言，污辱像我的蜜斯這樣明輝的佳人，我就要懲治你一番。」

說着，他橫矛指着那說話的人，氣憤憤地衝過去；若不是命中註定，羅西寧在飛奔之時翻身跌倒在地，那大膽的商人當然是糟透了。羅西寧跌了，他的主人便倒在地，打滾了好一會，想掙卻掙不起來，給長矛、盾、靴、頭盔及極重的古鎧所束縛着和牽累着了。他這樣掙扎時，不絕地罵道：「你們這膽小的流氓，莫逃；你們

這下流的雜種，停留着吧，我躺在此地是由於我馬的過失，不是我的。」那一隊人當中有一個騾夫，心腸不甚良好，開可憐的紳士說這粗魯的話，禁不住回來在他的肋骨上回答他。他上前去把長矛折斷了，用斷矛的一枝打唐吉訶德如同打麥一樣，雖則他穿了鎧甲。他的主人們喝阻他，叫他不要打他太多，馬上放手。但是那騾夫激怒了，非至餘氣完全洩盡，不肯放下他的玩意兒，他取起別枝斷矛，繼續打伏倒地上的可憐的騎士，把統統的斷矛打成粉了。「毆擊」雖如大雨般落到騎士身上，可是他的口卻始終不閉，不斷地嚇天，嚇地，嚇他心目中的謀殺者。那個傢伙終於打倦了，商人於是帶着關於被打的可憐人的談話資料，繼續他們的行程。見他們都走了，只剩下自己時，唐吉訶德又想掙起來，然而，即使在健全無恙之時都不能起來，傷到差不多成爲肉醬之時，他如何起得？但是他仍然覺得自家是有福的人，視這回的不幸是遊行騎俠所本有的，以爲一切都是他的馬的不是。——他的馬也是全身受着可怖的傷，不能起來。

第五章

我們騎士的不幸，續記。

看終於不能動彈了，他就決意求助於他平時的辦法，就是想他所讀書上的情節。他這愚狂的辦法，隨即使他記起華爾陀、俾諾斯（Valdovinos）和滿都亞侯爵（Marguess of Mantua）給卡拉陀（Carlato）所打傷棄在山上的那一段事。這故事，小孩子知道，少年未嘗不曉得，老年人也稱道而信以為真。但究其實，這故事並真過穆罕默德的奇蹟。這事例他覺得最合於他眼前所處的難境，他於是裝出極痛苦的模樣，在地上掙扎，說林中受傷的騎士所說過的道：

「不知你愛人的痛苦的姑娘。

你今在何方。

呀！你不知我的慘境，

不然你是虛偽而無情。」

他照着這樣章法，繼續念他的古歌，念到「尊貴的滿都亞侯爵，我的爵爺和叔父」的時候，適值有一個他的鄉鄰，帶麥到磨坊裏回來，在他旁邊經過。他看見一人躺在地上，上前去問他是誰，為什麼發這痛苦之聲。唐吉訶德以為他一定是他的叔父滿都亞侯爵，不答應他，只管念誦他的古歌，訴說他自己的不幸，他妻子與皇子的鍾情，依着書上所述的，毫無兩樣地念下去。那鄉人聽得他的狂言，簡直嚇呆了。他扯下他粉碎的護面，拭淨他沾滿污泥的臉孔，他把面一拭淨，就認得原來是他，道：「哎呀！吉沙達先生！這是在他未由腦筋健全的鄉紳變成漫遊騎俠之前時的名字——閣下怎的弄成這樣子了！」但他無論問甚麼話，他一律用他的傳奇中的句語答覆。

這位好人看見這個情形，便代他解去前甲和後甲，看他有無受傷，但他既不見血，也不見什麼傷跡。末後，他竭力扶他起來，好容易才把他安置在在他看來，於他最易騎搭的驢的背上。他收集他所有武器，連同長矛的碎片，把牠們綁在羅西寧身上，一手抓着他驢的絡頭，一手牽着羅西寧的韁繩，向他的村中去了。因為聽見唐吉訶德說的荒唐話，發生許多悲感，唐吉訶德也抑鬱寡歡，爲了受傷受打，在驢背上幾乎坐不穩，時而噴出一口大氣，送上天上，使那鄉人又問他究竟爲了什麼事情，沒有別的，只有魔鬼才能把這樣湊巧的故事供給。他回想原來那時他完全忘了華爾陀律諾斯，而想起摩爾人亞平達拉斯（Moor Abirares）給安替古以拉知事那威斯的羅特里哥（Rodrigo de Navaez）所擒而被他送到他的堡裏時的情形。所以農人再問他時，他就拿蒙隈瑪要的太安娜（Diana of Montemayor）書上所說亞平達拉斯俘虜對答那威斯的羅特里哥的話，一無二樣地應答他。他把這故事應用得非常湊合，鄉人聽見他的胡言亂語，就咒罵自己，碰了鬼；他由此斷決他的鄉鄰是發狂了，便快步趕回他的鄉村裏，巴不得早時解脫。唐吉訶德討厭而魯莽的話給他的騷擾。結末唐吉訶德說：『那威斯的羅特里哥先生要明白，我說的這美麗的莎麗花（Xarifa）現是漂亮的陀波梭杜新娜了。爲了她，我會幹正幹，要幹世上從來，現在，永遠所見不到的最著名騎俠事業。』鄉人答道：『注意，先生——我真是罪人！——先生難道不知我實在不是那威斯的羅特里哥，也不是滿都亞侯爵，卻是你的鄉鄰比特羅亞倫梭，而先生也不是華爾陀律諾斯，也不是亞平達拉斯，卻是好紳士吉沙達先生。』唐吉訶德答道：『我知道我是誰，我也知道我不單止是我方才所說的人們，而且是「法蘭西十二同儕」甚至是一九俊傑』因爲我所幹的功業，遠勝於他們所合起來或分開來幹的。』

他們談着這類的話，到日落時分到村。但鄉人恐怕打壞的鄉紳很失體面地騎着驢會給人家看見，所以就等到夜色漸深時，方始入村。到唐吉訶德家時，他聽得全家在鬧亂中。本村的牧師和理髮匠，兩位唐吉訶德的好友，適在那兒。管家婆高聲向他們說：『配羅伯列斯碩士（Licentiate Peroperea）先生——這是牧師的名——你對於我主人的不幸，覺得怎樣？這六天來既不見人，也不見馬，長矛，鎧甲也不見了。呀，嗚呀，嗚！我萬分

相信，必然是他藏起時常念的那些該死的騎士書籍，擾亂了他的腦子，這是千真萬確，正如「我生來必死」一樣的。我現在記得，我時常聽他自言自語，想做騎士漫遊世界冒險。滿差最好的智慧，竟然被這些書所糟蹋了，應把這些書丟給惡魔和巴拉巴(Barabas)才是。」那甥女附和她，並且說：「尼古拉師傅——這是理髮匠的名——你要知道，我的舅父每每對着這些可惡的冒險書，出兩日兩夜的神，以後便拋下書本，抽劍和壁相鬪；氣窮力竭之時，他會說他會把像四個塔那末高的四個巨怪殺死了；因用勁力流出的汗，他說是在打仗時受傷流出的血；接着，他就喝了一大壺的冷水，立地泰然無事起來，同我們說道，這個水非常寶貴，是頂聰明的以士怪夫(Baquife)魔術師即他的朋友給他的，但是兩位先生，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不是；因為我親愛的舅父的瘋狂未鬧成現在的地步之前，我不告訴你們，以便燒燬了他一切可詛咒的書，防止後患；他藏的書多得很多，都要當作邪教徒一樣，付之一炬的。」牧師道：「我也這樣說，明日一定要把牠們作一番公開檢查，宣判牠們的火刑，免得又使讀牠們的人做我的好朋友怕會做過的事。」

鄉人及唐吉訶德聽見了這一切話，由此鄉人就更信他的鄉鄰確有毛病了；他就開始大聲叫道：「列位先生，開門給受了重傷的華爾陀偉諾斯滿都亞侯爵，給被英勇的那威斯的羅特里哥安替古以拉知事所擒的摩爾人亞平達拉斯先生進去吧。」聽見這話，他們統統走出來；有的認得是他們的朋友，有的認得是她們的主人，舅父，他們就都奔出去抱他。他因為實在不能下驢，所以還是騎着，叫道：「你們耐性一點！我爲了馬的過失受着重傷，扶到我牀上去，如果可能的話，請明哲的烏根達(Urganda)到來醫治我的傷。」管家婆即刻說道：「你們在鬼的名義上看吧，我的老爺所失的腳，不是被我猜對了在上帝的名義上，登上樓吧。不用無發達(Urganda)的幫助，我們也自有辦法治你。該死的，我再說一句，一百個該死的，是那些騎士書，竟害得先生到這樣田地！」他們隨即扶他入房，驗他的傷，卻完全看不出什麼來。但他告訴他們，他祇因連人帶馬翻落地上，遂致受傷，其時他和世間最巨大最大膽的巨怪相鬪。牧師說：「嚇嚇！亦有巨怪在跳舞中嗎？我以我的信義作保，我一定明夜之前就燒盡牠們。」他們問唐吉訶德問了一千句，他都不管他們，只說要吃東西，請他們

走開，讓他睡，睡是他所最需要的。他們依了他。牧師微微細細地問鄉人以他遇見他時的情形。他把全部情形——連同他說的瘋話——初見他時怎樣，一路回家時怎樣，一一告訴了他。這愈使碩士想做他次日所做的：邀他的朋友，理髮匠尼古拉師傅，進唐吉訶德家裏。

第六章

牧師和理髮匠，在我們聰明的紳士的書室裏，作有趣的大檢查。

唐吉訶德還是睡着的時候，牧師向甥女要鎖匙，開禍源的書所在的房子；甥女很高興地把牠交給他。他們進去了，管家的也在內。除了許多的小冊外，他們見裝訂很好的對摺書，一百大冊。管家婆一進去，就匆忙地奔出房外，不久帶着一盆聖水和灑水器回來道：『領士先生，把這個取過去灑灑這房子，使充斥在這許多書中的妖人，不致因我們要逐牠們離開世界以處罰牠們，就同我們作祟，藉以報仇。』牧師笑管家婦的愚笨，叫理髮匠一本本地遞過來，看書中說的是什麼；因為說不定有不該火燒的。甥女說：『不行，不行，本本都不能原諒，牠們統統是禍源。最好是把牠們拋出窗外的院子裏，聚做一堆點火燒光了；不然，搬到後院去，在那兒做成祝火（Bonfire），使煙氣不會擾人。』管家婆也這樣說，她們兩個是那樣地渴望處死無罪者。但牧師至少要先看過書名，不然就不贊成。

尼古拉遞到他手中的第一本書是四卷的高盧的亞瑪隄，牧師道：『這書倒有點神秘；據說這是西班牙第一次出版的騎士書，其餘的都是從它那兒起源和發端的，所以我以為，這麼惡劣的學派的始祖，我們應該毫不留情地判牠的火刑。』理髮匠道：『不對，先生，我也曾聽人說過，騎士書中，這部寫得最好，所以我們還是看牠藝術上的特色，把牠保存着吧。』牧師說：『不錯，那末我們暫時饒牠的命吧。在旁的那一本試拿來看看如何。』理髮匠說：『這是埃斯伯冷隄安冒險記（*Adventure of Esplandian*）這人是高盧的亞瑪隄的正子。』牧師說：『他父親的好處對他確實沒有什麼用處的；管家太太把這書取過去，打開那窗門，投出外邊，讓牠作底吧。』管家婆很滿意地做了。好埃斯伯冷隄安被她擲到院中，便在那兒，耐着心等火燒牠。牧師說：『來。』理髮匠說：『這兩本書是希臘的亞瑪隄（*Amadio of Greece*）其實在這邊的，怕統統都是亞瑪隄的同宗。』

牧師說：『那末，統統投出院子裏去。爲着燒萃蒂貴尼士德拉（Pintiginestra）王后，達利納（Darine）牧人及其牧歌，和作者奧祕的談論，我可以把生我的父親——如果他穿上騎士的衣服——都一并焚燒了。』理髮匠說：『我也是同你一樣的意思。』甥女也加上一句：『我也是。』那管家婆說：『既然如此，把牠們統統搬到院子裏去吧。』他們把許多書遞給她，她把牠們拋出窗外，省得上下樓梯的麻煩。

牧師說：『那堆是什麼書？』理髮匠答：『這是老拉的唐奧利樊隄（Don Olivante of Lours）。』牧師說：『原來就是花園（Garden of Flowers）的作者所著的這兩部之中，我真不能斷決那部是更真實或更不虛偽。我祇能說這書僭越荒唐，要送到院子裏去。』理髮匠說：『又來的這第二本是喜加尼亞的福羅里斯瑪特（Florismarte of Hyrcania）。』牧師說：『也居然有福羅里斯瑪特先生嗎？那怕他有離奇的出世和古怪的冒險，我都要教他馬上到院子裏去，因他粗糙無味的風格真不容原諒。把牠拿到院子裏去，這裏還有一本管家太太。』管家婆道：『好的，先生。』她很高興地遵行了。理髮匠道：『這是騎士伯拉德（Knight Plahr）。』牧師說：『這是一部古書。我看牠沒有可原恕的地方，還是教牠同牠們一塊兒去吧，不必說什麼話了。』於是照做了。他們打開第二本書，見上面題着「十字架騎士」牧師道：『想用宗教的題目使人原恕作者的愚昧，其實常言道：「惡魔埋伏在十字架後面。」燒了牠吧。』理髮匠又取了一本書說：『這本書是騎士道之鏡。』牧師道：『呀！我和他很相熟的，他的書之中有蒙達爾文的列那陀斯先生；有他的朋友和伴侶，個個都是比克卡士要高強的大盜，還有「十二同儕」及忠實之史家杜平（Turpin）。但我主張判他們永遠出境，因爲他們包含著名的瑪隄奧波也陀（Matteo Boiardo）的創作的一些東西，基督教詩人魯陀偉哥亞里奧斯陀（Ludovico Ariosto）的作品，也是由此結構而成的，但我若見他在這兒而非用他自己國文說話，我就一定不對他客氣了。但是他如果用他自己國文說話，我就要把他放在我的頭上。』理髮匠說：『我有一部是意大利文的，但我看不明白。』牧師說：『明白不明白沒有關係，我們本該原恕那好大佐不會把他帶到西班牙，譯成卡斯隄爾文，因爲他剝去了他許多原本的好處，這原是從事譯詩的一切人們的不幸，爲的是你用盡心思和技藝也終

不能達到原作一般的程度。一句總言，我主張把這部書連同其他講法蘭西人的事的，暫時擱開放在乾爽的穹窿窰裏，以後再來仔細地決定處置牠們的辦法。不過，卡皮奧的白納陀（Bernardo del Carpio）還有一本叫做倫色華里斯（*Roncesvalles*）的卻是除外，若使他們落到我的手中，我就決不容情地交給管家婦，投入火堆裏頭。『理髮匠很贊同這種決斷，他認這種辦法是良善而且妥當的；深知牧師這個人是一位很好的基督教徒，非常喜愛真理；你把全世界的利益給他，他也不願說一句違反真理的話的。』

他把第二部取來一看，見是柑欖林的巴美林（*Palmerin de Oliva*）在這部旁邊的另一部，叫做英吉利的巴美林，牧師一邊看，一邊說：『這部柑欖林要撕碎了然後燒到灰燼不留；但英吉利的巴美林是部傑作，要留存起來，替牠做個像亞力山大從太留士（*Darius*）處奪來的專藏荷馬詩的箱子來收藏着；老兄，這書的妙點有二：第一是牠本身好；第二就是有個傳說，說這部書是葡萄牙的聰明的王所作的。米拉瓜達堡（*Castelo de Miraguarda*）的種種事件沒有一項不是超絕而巧妙；對話也堂皇雅潔；各人物遵守的禮節極其合度，極其周到，所以尼古拉先生（不知你的意思怎樣）我以為這部和高盧的亞瑪，要從火炬中保存起來。至於其他攏總的書，不必再多過問，就把他們燬滅了吧。』理髮匠道：『不通的，老兄；在我手裏拿着的這本，是著名的唐皮利安尼斯（*Don Belianis*）咧。』牧師道：『這個還有第二第三第四部，一律要用一些大黃瀉淨牠們過多的膽汁，並且名譽之堡的種種事情，此外的更加誇張的記述，都要刪去。能如此，我們且把利益給牠們，判牠們流放；牠們既有可救的地方，我們不妨以仁慈公正對待牠們。同時你，鄰友，得留下一片地方來藏牠們；但是你不要讓那個人讀。』理髮匠說：『很好。』他不再翻看書籍，以免弄得自己精疲力倦，叫管家婦將一概的大本書投落院子裏去。他吩咐的不是呆子，不是聾子，卻是不想織最精美最宏大的東西而滿想毀了牠的人；她同時取了七八本拋出窗外去了。

她第二次再搬時，因一時帶得太多，掉下一部，剛落在理髮匠的腳上；他取起來看看是什麼書名時，原來是白衣名俠提倫德傳（*Tristante the White*）；牧師大聲呼道：『好天！這兒也居然有白衣名俠遞過來，朋友，我

以爲，我在這本書中發見到了「快樂」的寶庫和「安慰」的鑛藏了。這兒有蒙達爾文的唐基利孫 (Don Kyrieison of Montalvan) 勇俠，有他的兄弟蒙達爾文的湯姆 (Thomas) 有芳西加騎士 (Knight Fonseca)，有勇敢的提倫德和凶猛的大狗的戰鬪，有帕拉色地米威達 (Plazerdemityda) 姑娘巧妙的心思，有里波莎達 (Reposada) 孀婦的愛情和計謀，有皇后和她的侍從希波里陀 (Hypolito) 的戀愛。老兄，在這類書中，這是世上頂好的一部書，書中的騎士要吃要睡，死在他們的睡榻上，死前立遺囑，此外還有許多地方爲他書所無的。然而，儘管如此，但作者竟正正經經地寫出這許多荒謬的東西，我就主張把作者遣到犯船 (Galley) 上去，在那邊過他的一生。你把這書帶回家去，看過了後，你便明白我說的是實話了。」理髮匠道：「好，不過剩下的許多小書怎麼辦好？」牧師道：「這些書恐不是騎士小說，恐怕是詩歌。」他取一本翻開來看，果然是蒙隈瑪要的太安娜，他料想統統都是詩歌，說道：「這些書不該如同其他的書一樣火燒了，牠們不能生出禍事來，同騎士小說兩樣。牠們是奇才和幻想的作品，不會傷害什麼人的。」甥女說：「先生哪，我請你吩咐把這些書同其他的書一塊兒燒了吧。如果我的舅父的騎俠狂醫治好了，拿這些書看了，也許又想做牧人在曠野林場之間，東奔西走，唱着歌，吹着笛子，更不幸時做成了詩人，我聽人家說詩人是不可救藥的傳染病哩。」牧師說：「姑娘說來不錯，我們不妨剷除我們朋友的障礙和禍端，但我們既然一開頭，就是這個蒙隈瑪要的太安娜，則我的意思是，不要把牠燒了，不過把明哲的菲利西亞 (Folcia) 妖泉，大部分的長詩，刪去便是了；在上帝的名字下，留下牠的散文和這種著作中之最佳者的光榮。」理髮匠說：「這一部是太安娜續集沙爾滿蒂諾 (Salmonino) 作的，更有一部是同名的，作者是琪波羅 (Gil Polo)。」牧師答道：「沙爾滿蒂諾的，可以增加院裏已經定罪的之數目；琪波羅作的，要當牠好似亞波羅 (Apollo) 親手作的一樣保存起來。老兄，來，快些，天快晚了。」

理髮匠又翻開一本書說道：「這是愛情運命十卷，是羅福拉梭安東尼奧即一位沙爾登尼詩人作的 (Antonio de Lofraso a Sardinian Poet)。」牧師道：「憑我所就的聖職發誓：自從亞波羅是亞波羅妙詩

是妙詩 (Muso)。詩人是詩人以來，那末可笑那末古怪的書，真是不曾有人著過；這種書中，這是世上最良好的，最特出的一部，凡是不會看過這本書的，的確可以說是未曾讀過有趣的東西。老兄，你給我吧！我看這部書比一套福羅連斯 (Florence) 綴袈裟還貴重呢。』他無窮快樂的把書擱在一角。理髮匠接着說：『是伊伯利亞之牧羊人愛納之女神，妒忌之治療 (The Shepherd of Iberia, the Nymphs of Henares, the Cures of Tealousy)。』牧師說：『除交老婆子的手中以外，再無辦法了，你不要問我什麼理由，理論起來，我們一世也攪不清了。』理髮匠道：『又來一本書是非力達之牧人 (The Shepherd of Filida)。』牧師道：『那不是牧人十足是朝廷的臣子，當牠是珠寶一樣藏起來。』理髮匠說：『這厚本的書，名叫雜詩寶庫。』牧師說：『這書如果少一點，價值還要高些，劣等的東西，雜夾在高貴的成分裏的，須要洗除一番才是。把牠保存好，因為一來作者是我的好朋友，二來作者作過還要豪壯的別的作品。』理髮匠接着說道：『這是羅拔斯瑪爾陀 (Lopez Maldonado) 所著歌本。』牧師答道：『這書的作者也是我的好友，他親口吟誦的詩歌，很得聽的人的讚嘆，他唱時，悅耳的聲音，使聽的人如同和受了妖術一樣。他的牧歌似乎有點沉長，不過呢，真是良好的東西，始終是不嫌多的。同選出來的存在一塊吧。』

排在第二位的是什麼書？理髮匠說：『西萬提斯的米古爾的卡拉提亞 (Galatea of michael de Cervantes)。』牧師說：『他正是我多年的老友，他這個人只懂不幸，不懂詩詞，他部書倒有點好東西在裏頭，牠只提出一些什麼，卻不下個決斷，他說將來還要出第二部，那末，我們必需等候牠，改正之後，大家不能原恕的，也許可以完全原諒了吧。我們等他的第二部出版的時候，老兄，你把牠禁閉在你房子裏。』理髮匠說道：『可以。這兒一共三本愛西拉的亞倫梭的亞老卡那，哥陀哇知專約翰魯火的奧斯德里亞，達華倫西亞詩人威路斯的克利士多化的蒙西拉特 (The Arcaucana of Don Alonso de Ercilla; The Austrida of John Ruito a Magistrate of Cordove; The Monserate of Christoval de Vives, Apocot of Valencia)。』牧師道：『這三部書是用卡斯隄爾語作的英雄詩中之最好的幾部，且是可以和意大利最有名的作品並駕齊驅的；

這是西班牙足以傲人的傑作，一定要保留起來。」牧師看了許多書，漸漸的疲倦起來，他看不看內容便把牠們燒盡。但理髮匠這時翻了一部書，叫做安琪利加之淚（Tearo of Angilia）。牧師聽了書名，道：「如果我叫人把牠燒了，那我真是要流淚了。因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詩人，不特是西班牙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曾翻譯歐威德（Ovid）一些寓言，獲得了滿大的成功。」

第七章

滿差唐吉訶德第二次出遊。

大家正忙着查書之時，唐吉訶德忽然大聲呼道：『喂！勇俠！用出你強大的氣力來，因朝臣快要打勝了。』他們聽見喧嘩吵鬧，便把書籍的檢查工作放下，趨到發聲的地方。所以加洛利亞、西班牙、獅、帝皇的事業，亞威拉的路易作的（Caralar, Lion of Spain; The Acts of the Emperor, by Don Louis de Avila）——這些書是在書堆中無疑——一定是不聞不見的被燒燬了；如果牧師看見牠們，牠們也許不致於受這酷刑。他們見唐吉訶德時，他已經起了牀，一邊繼續亂叫，一邊持着劍向四方八面亂揮亂砍，精神很是清醒，好似沒有睡過覺的一樣。他們統統擁上前來，下勁力把他推倒牀上。他比較安靜一點時，便掉過頭同牧師說：『我主，杜平大僧正，三天之前，我們冒險者才把比武的錦標奪來，而我們自命爲「十二同儕」的，卻毫無抵抗地讓朝庭騎士得勝，這真是奇恥大辱了。』牧師道：『請不要說話，朋友，我們的命運的變更，全憑上帝的意志，今日之所失，我們明日可以得到的，眼前還是留心你的康健要緊，因你即非受着重傷，也該精疲力倦了。』唐吉訶德道：『傷並不過，不過遭了場毒打，卻是無疑的了。原來那個野生子，唐羅爾旦（Don Roldan），用標樹幹打我，差不多把我搗成粉了。他打我完全出於妒忌，因爲他見我是他的英勇事業的唯一勁敵。但不怕他用盡他的邪術，我如果起得牀的話，我一定馬上和他結個大賬，不然時，我永不叫作蒙達爾文的列那陀斯了。現時且把早飯拿來，我覺得這是於我有益，你們聽我自己報這個仇怨吧。』把食品拿給他喫了之後，他又睡覺去了；他不可思議的瘋病，弄得他們驚怪了一陣。

當夜，管家婆點火燒院子裏的和屋子裏的一切書籍，就是要永遠藏在文庫裏頭的傑作，也因已定的命運和檢查的人的疏懶，而同歸於盡了。『正人有時因奸人而受害』這俗語竟在牠們身上證實了。他們想了

許多治他們朋友的方法；其中一個方法，是改換他的房子，把藏書室用什麼圍起來，使他醒來的時候，找不到書籍；以爲原因既然消除，結果也當然不再發生了；同時驅他說：「房子一切都已被妖師奪去了。主意已經定了，大家便着手進行這個計策。」二日之後，唐吉訶德起來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的書籍；看見他的往常的房子不在原本地方，他便在屋裏四處找尋牠；他終於走到以前安門的地方，用手去摩，不出一言地東望西張；過了好一會，他問管家婆：「平時放書的房子，現在在什麼地方去了？」她（在前他們已教她如何答覆）便說道：「先生找什麼房子不房子？屋裏既沒有房子，也沒有書籍了；因爲統統給鬼奪乾淨了。」他的甥女道：「那不是鬼，是有邪術的妖人，你離家的第二日晚上，他搭雲頭到此，從他所騎着的大蛇身上下來，走進書室裏；他在裏邊做什麼事，我不知道，不過過了一會之後，他便穿過屋頂飛出屋外去，留下一團烟氣充滿着全個屋子；待我們走去看他做了什麼時，只見書也不見，書室也不見了；不過我和管家婆分明記得，那老賊臨走時，大聲叫道：「他爲害這家，是因他和這書和書室的主人，有私怨，這禍害不久就可知道的。」他又告訴我們，說他是明哲的馬娘頓（Manaton）。唐吉訶德道：「他是說「福里斯頓」（Friton）的吧。」管家婆道：「是「福里斯頓」呢，還是「福里頓」，我卻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名字是以「頓」字收尾的。」唐吉訶德答道：「不錯了，他是個多才多智的妖人，是我的大敵；他懷恨我，是因爲藉他的技藝和學問，預知來日我會和他所寵愛的騎士作單鬪，而他將眼巴巴的看我打敗他的朋友，不能幫助他；因爲這個緣故，他所以竭力害我，不過，我告訴他，天意所定，任你如何去抵抗，如何去逃避，都是徒然的。」他的甥女道：「誰個不信這話？不過我請問舅父，究竟投身於這些危境和爭鬧之中，有什麼意思呢？我是勸舅父安安靜靜的留在家中，莫奔走在世界上，尋求比小妾製成的還更好的那麵包，而不想想有幾多人去剪羊毛，歸時反爲所剪了。」唐吉訶德答說：「啊！親愛的甥女，你真不懂事務，在他們未剪我之前，我將要先把大膽起心動我一條毛的尖端的人的鬚髮拔掉了。」見他漸漸要冒起火來，她們也就不再和他對答了。此後，他在家住了十五天，極其安靜的，似乎看不出再作怪事的徵象了。在這時間當中，他和牧師理髮匠兩個朋友談談說說，異常高興；他以爲世人所最急需的，無過於遊行

騎士和騎士制度的復活。牧師有時和他反對，有時向他退讓；如果不用這個手段，那就不能使他漸入理性的了。

這時唐吉訶德和一個農夫交涉隨從的事。這農夫是他的鄉鄰，人極老實（如果老實的頭銜可以加在窮人的身上），不過頭腦非常簡單總之，他發了許多議論，許了許多的利益，使那可憐的鄉人終於決意和他一齊出門，當他的騎士隨從。唐吉訶德教把主意打定，甘心情願的和他同去；因任何時候，都有一種冒險，使他們在反掌之間取到一個海島，讓他在那兒作總督。於是山曹班差（Sancho Panza）是那農夫的名字，便帶着此類的希望，離開妻子，離開兒女，當他鄉人的隨從。唐吉訶德乃開始籌款，把東西賣的賣，當的當，平沽的平沽之後，就籌得了一些兒款項，他又向一個朋友處借來一面圓盾，盡力補好他的破壞了的面護，於是把出發的日子和鐘點通知他的隨從山曹，讓他預備一切需要品，他尤其叮囑他不要忘記帶行囊。山曹說他當然要帶；他說他一向不慣步行，他要帶他自己的，一匹好驢同去。關於驢子，唐吉訶德猶疑了好一刻，思想他從前有無讀過騎俠帶同的隨從是騎驢子的；但想來想去，總想不出有這種先例；不過他還是許他騎驢子，同時決下主意，將來如有機會逢見粗暴的騎士，便把那騎士打落馬下，把馬奪給山曹，騎起來就比較體面一些，他也帶備了內衣和棧主教他攜帶的其他用品。

一切都準備停當了，唐吉訶德和山曹班差在一日晚上（前者不告別於管家婆和甥女，後者不告別於妻兒子女）不爲一人所看見，走出村外去了；他們行得極快，到天明時，作算有人從後面追蹤而來，也決然找不着了。山曹騎着驢，好似一個大長老一樣，帶着一個行囊和一個裝酒的皮瓶子；滿肚希望，想做他主人許給他的海島總督。唐吉訶德行的適值是他初次出遊時所行的路道，他今走過這孟隄爾平原時的心境比往常是安靜的多了；因爲時候還早，斜射的陽光很溫和，不會使他不舒服。如今山曹對唐吉訶德這樣說道：『好漫遊騎士，我懇求先生不要忘記關於那個海島的約言，不怕海島子是如何地大，我都能夠統治牠的。』唐吉訶德答山曹：『山曹友，你要曉得，拿奪得的海島或王國給隨從統治，原本是古昔的遊行騎士所極常有的習俗。

我以為這樣好的習俗，不該因我而破壞，甚且決意比他們更進一步。他們有時——或每每——等到他們的隨從年紀老邁，當差當到衰弱，度過了許多難過的日子和更難過的夜晚之後，他們才給他們一些官職，例如，或大或小的——一個流域或一個省份的伯爵，或者至少是侯爵；但是六天之內，只要你還在，我也還在，我就或可取得一個王國，這王國有許多屬國，最合你去做牠們中間一國的君王。你不要當它是了不得的大事，因為像我這樣的騎士，屢屢會有萬想不到的奇逢，使我可以毫不費力，把超過我的約言的報酬給你。」山曹道：「那末，我如果藉先生所說的什麼神力當了國王，則瑪利苦蒂列斯（*Mari Chirez*）我那個「老傢伙」，至少也要變成王后，我的孩子也至少變成王子了。」唐吉訶德答：「不消說。」山曹道：「我倒不以為然，我敢斷言，就是上帝把如同雨一般的國降到地上來，也沒有一國能和她的腦袋配合得來的。先生，你要知道，她這個人一絲一毫也不配做王后的。我看還是伯爵夫人的爵位，來得適合於她，這也要靠上帝的庇佑和朋友的幫忙才行。」騎士道：「山曹，任由上帝的意思吧，他一定把最有利于她的賜給她。不過你不好太無志氣，得着比總督更低的職位就心滿意足了。」山曹答道：「我不能滿足，先生，特別是，我有像先生那麼偉大的人作我的主人，而我最適合幹什麼，我最能夠幹什麼，是為先生所深知的。」

第八章

唐吉訶德從事人所夢想不到的可怖的風車冒險所得偉大成功，及值得記載的其他事情。

他們這樣談談說說之時，在那曠地上遇見了三四十個風車，唐吉訶德一看見，便和他的隨從說道：『運命擺佈的事情，比我們所願望的還要良好；看那邊，朋友山曹班差，有三十來個巨怪，我要和他們作戰的；奪去了他們的生命，奪得了他們的戰利品，我們便可富足起來了；這個爭鬪是合法的，並且把這樣邪惡的種族，驅出於世界之外，也算是替上帝做了一件好事。』山曹問道：『什麼巨怪？』他的主人答道：『你看那邊，有長長的臂膀的；他們的手臂有時竟至長到兩一哩克』咧。』山曹答道：『先生，你看清那個東西吧，那並不是巨怪，卻是風車，看去如同手臂的是風帆，風吹轉牠們之時，便使磨石旋轉。』唐吉訶德答道：『可見你是冒險事業的門外漢了；牠們是巨怪，倘若你怕，你站開祈禱，讓我和牠們作一次激烈而無比的鬪爭吧。』說這話時，他便策他的羅西寧，不聽他的隨從從後面送來的喊聲，說他攻擊的，萬無可疑是風車，而不是什麼巨怪。但他深信那一定是巨怪，以致聽不見他僕人的呼聲，看不見前頭的是什麼；直走到非常接近之時，他還是前進不止，大聲喊道：『休走，你們懦夫，惡棍！和你們打的不過是一個騎俠吧了。』現在風吹起來，大的風帆就開始轉動。唐吉訶德見狀，說道：『那怕你轉動比百手大怪（Briareus）要多的手臂還是要吃虧的。』

這樣說了之後，他便誠心誠意地向他的姑娘杜新娜致意，哀求她庇護他脫險。他用盾護着身子，把長矛安在矛托上，鼓舞羅西寧向前跑去，和前頭的風車衝突；但用長矛朝着那風車一刺過去時，爲烈風所吹動的風車，卻把他的長矛打成粉碎，連人帶馬地拉到半天，遠而又遠的拋在草場上，怪可憐的；山曹乃放盡驢的速度奔去救助，待奔到時，見他同羅西寧都受着重創，不能動彈。山曹答道：『好天！我不是警告過你，要當心你所做的，牠們並不是什麼東西，不過是風車吧了；誰也不會看錯的，除非腦袋裏頭也裝有同類東西的人。』唐吉

訶德答道：『住聲，山曹友，講到戰爭，是最無常的。我十分相信，定是偷去我的書房和書籍的那哲人福里斯頓，把這巨怪化成風車，意欲奪去，我戰敗他們的我的光榮，他和我的仇恨是這麼深了。但是他用什麼狡計都好，一用到我的良劍上，便將見其無用了。』山曹答道：『唯願上帝盡力庇佑。』說着便扶他起來，使他騎在肩上一半脫臼的羅西寧。

他們一邊談最近的遭遇，一邊在引到拉配斯（Rapico）的隘口的一條路上前行；因唐吉訶德說道，這是一條大路，他們決然可以在此遇到各種各樣的異事。不過他因為沒有長矛，總覺悶悶不樂，他便向他的隨從說道：『記得我在書上讀過，一個西班牙武士，叫華爾加斯的隄哥皮烈斯（Diego Perez de Vargas）的，打仗斷了鋼刀，便摘下一大條櫛樹的枝條，即用他做了十分奇異的事，搥出許多摩爾人（Moor）的腦漿，因而得到「搥擊」（Machucos）的名號；從那時起，他和他的後裔便叫「華爾加斯」和「搥擊」。我向你說這話，是因為我想從我們初次碰見的櫛樹或野生蘋果樹上面，拔脫至少和他那根一樣好的一根枝條，也用牠去實行冒險，使能得看見我的奇功和目擊難於相信的事，因此自視爲世界最幸福的人。』山曹道：『願上帝成全這個意思。先生，你的一言一詞，我都信以爲真。請坐正你的馬鞍，你似乎騎歪了，自然是跌傷了的緣故。』唐吉訶德答道：『那自然是的。我不喊痛，是因遊行騎俠受着無論如何的重傷，就是腸走出來，都不許叫痛。』山曹答道：『既然如此，我也無話可答；不過上帝知道，我是很高興聽先生呻吟，如果有什麼使先生難過之時，說到我呢，若是騎士的隨從可少叫痛的話，稍爲感到痛苦，我都要叫起來。』唐吉訶德見他的隨從那末無智無識，忍不住微笑。他說他隨時都可以盡情叫喊，不論有故無故；從來沒有書上讀過，說這是違犯了騎士的法規的。

山曹提醒他主人說是吃飯的時候了。他主人答道，他自己現時還不想吃，不過他想吃時就吃吧。得到了這個准許，山曹便端端正正地騎在驢背上，取出囊中的食品，在他的主人背後，一邊行一邊吃，極其從容自得。時時把酒袋送到嘴上，飲得眉飛色舞，恐怕食譽美的瑪拉加飯店主人見了，也會爲之生妒。他這樣一邊行

一邊接二連三的喝時，忘了他主人給他的應許了，行險的事，雖然是十分可危，但他不特不覺其勞苦，且甚至視爲一種休養。總之，那一夜他們在林中飲宿。唐吉訶德從一條樹上揉脫一根枯枝，代長矛，把斷了的長矛的矛頭套上去。唐吉訶德一夜不會合眼，想念他的杜新娜姑娘，學書上讀來的辦法，書上的騎士，在深林荒漠中，每每是一連數晚不合眼，以思念他們的愛人爲樂的。但山曹卻不然，他肚子裝飽了——裝的不是蒲公英水——便安安靜靜，一睡到天明；不是他的主人喚醒他，射在他面上的陽光，歡迎新日之降臨的許多鳥兒的歌聲，是不能驚醒他的。起來時，他又抱着酒袋痛飲，覺得酒力比昨晚薄弱的多，想到不能即刻補償這個缺點，甚覺心痛。唐吉訶德還是不肯停止絕食，因如上面所說過的，他要以甘美的回想充飢。

他們又回到昨日行到的拉配斯的道路。下午三時左右看見目的地。唐吉訶德見了便道：『山曹老兄，此時，我們可將手插入所謂「險」插到手肘上了。但是你得留心，你即使眼見我陷於世上最大的危險當中，都不許抽劍幫助我，除非攻我的是一班下流卑賤的流氓光棍；遇着這種情形，你便可以幫助我；如果他們是武士呢，除非你正式受過爵，不然的話，你從中干預就不合法，而爲騎士法規所不容的。』山曹答道：『關於這一層，先生可以放心，我決然聽從先生，特別我是生性最愛和平的人，最恨投身於噪鬧與爭鬪之中；不過我的生命有安危的關係之時，我就不能珍重那條法規了；因爲天條也好，人法也好，都容許任何人對侵犯自己的人格自衛的。』唐吉訶德答道：『我也這樣說；不過你千萬要忍着性子，不要幫助我打騎士。』山曹答道：『我決不幫手，我必遵行你這命令，如同遵行主日一樣。』

他們這樣談論着時，在路上發現兩個聖倍你特團（Order of Benedict）的僧人，騎着兩頭單峯駱駝——因他們騎的騾子是這末高大；他們戴着旅行眼鏡，擎着陽傘，在他們後面有一輛四輪車子，在旁伴着四個騎馬的，還有兩個步行的騾夫；據後來所知，車中有一位倍斯卡（Biscaine）的女人，她是往西偉利去會她的丈夫的，她的丈夫是因要務，將往印度羣島去，那個和尚雖然和她同行一路，但並不是和她在一塊兒。但唐吉訶德看見了，就對他的隨從說道：『也許是我弄錯了，不然就將有從古未見的最有名的事了。那邊來的

兩團黑影，必然是妖人無疑。車中的是他們奪來的王妃公主，我非盡我的能力打這不平不可。」山曹說：「幹起來恐怕比打風車還要糟；先生，請當心一點吧；他們是借你特僧人那輛車，必然是某位旅人的。請聽我的忠告，對於你的行為仔細一點吧，莫待魔鬼把你騙過了。」唐吉訶德答道：「我早和你說過了，行險的事，你簡直不懂。我說的是實話，不久你就明白了。」說着，他就上前，停在路心，攔住和尚的去路；等到他們來了，猜想他們可以聽得他的聲音之時，他就高聲喊道：「你們無惡不作的魔族，快把你們強奪在車中的高貴公主釋放出來；不然，你們預備接受暴亡，作為你們的惡行的勾當的懲罰。」兩個和尚停了停他們的騾子，對於唐吉訶德的言語與及形容甚覺怪異。他們答道：「騎士先生，我們既不是無惡不作，也不是什麼魔族，卻是為我們自己的事出門的。聖倍你特團的僧人，在車裏有無受人強奪的公主，我們完全懵然。」唐吉訶德道：「溫言蜜語，對我不生效力，詭計多端的王八，你們的一切我都知道了。」不待回答，便鼓舞他的羅西寧向前跑去，放平他的長矛，逕向最前頭的一個，決然猛烈地撞過去；若非僧人自甘從騾身上溜落，即不被刺死於騾下，至少也要受着重傷了。

第二個和尚，見他的同伴遭受這種污辱，便踢刺騾子的兩腰，輕捷遇疾風，在野地上飛跑而去。山曹見和尚打倒在地，就身輕腳快地下驢，跑到他的身邊，開始脫他的衣服。這時，和尚的兩個騾夫，就上前來問他，剝他的主人衣服是什麼理由。山曹答道，這原是他主人唐吉訶德的戰利品，依照干戈上的法例，這是他份裏應得的。那騾夫不懂玩笑，也不明白什麼叫做戰利品，什麼叫做戰爭，遠遠的看見唐吉訶德和車裏的人在交談着，便乘機攻倒山曹，把他打得鬚子不留一根，接着把他痛踢一場，踢得他橫陳在地，呼吸中斷，人事不省。和尚一分鐘也不遷延，立即騎回他的騾上，全身發抖，嚇得面上無一點血色；一騎上，就向他的同伴疾馳而去；此時他的同伴停在遠處，看這回異遇的收場，他們不高興看這番奇逢的結果，便繼續他們的行程；一路上不斷地在胸前劃十字，宛如惡魔已由背後追來似的。前頭說過，唐吉訶德正和車中的一位姑娘說話，他說：「親愛的姑娘，你美人可以隨意處置你自己的身體了；因為強搶你的傲慢無禮的強盜，已經給我這難於克服的手臂打

倒在地了。你也許高興知道救你的人的名字吧，我是滿差唐吉訶德，是一個騎士，一個行險家，無雙的美人陀波梭杜新娜的顛倒者。至於由我手中得到利益的酬報呢，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你回陀波梭去，以我的名義到那位姑娘前面，向她報告說是我爭回了你的自由。」

唐吉訶德說的話，盡被一個倍斯卡人即伴車子的侍從所聽見；見他不許他的車子進前，偏偏要馬上回陀波梭去，向唐吉訶德飛撲過來，握住他的長矛，打着很糟的卡斯隄爾語，和更糟的倍斯卡土語：「騎士，滾你蛋，魔鬼同你一路去呀！我憑着我的上帝發誓，你如果若還是不肯放車前行，我決然要你的命，這是同「我是倍斯卡人」一樣真的。」唐吉訶德很明白他的意思，鎮定地說道：「你如其是騎士，我早已懲罰你這愚蠢無禮的態度了，可憐的奴才。」倍斯卡人答道：「我不是貴士！我在上帝前說，你胡謔如同「我是個基督徒」一樣真地胡謔。若是你肯把長矛拋去，拔出你的劍來，你立刻就看出，我處置你，就同貓兒處置耗子無異。在陸地，我是倍斯卡人；在大海，我是上流人；那怕是魔鬼，我還是上流人。你如說不是的話，那你便是胡謔，看你還有什麼話說。」唐吉訶德答道：「正如亞克拉琪士（Acrates）所說的，「你一看便明。」便拋下長矛，拖出劍來，把盾結在臂上，衝向倍斯卡人，決心把他殺死。倍斯卡人見他這個模樣衝來，就想下騾，但這是劣等騾子，不可相靠，所以祇能抽出劍來；但他適逢在車的近旁，於是從車中取出一張坐墊，用作盾牌；一刻間，兩方就成爲血海仇人了。大家竭力調停，終歸無效；因那陪斯卡人打囉哩咕嚕的土話，誓說大家如果不讓他打完這架，他便要將他的主婦和其他阻擋他的人統統刺死。車中的女人見這情形，驚惶萬狀，叫駛車的駛開一點，由遠地望激烈的爭鬪。在爭鬪中，倍斯卡人在唐吉訶德的盾之上把他的肩膀上砍了一刀；若不是有戰甲擋住，早把他劈到腰帶上來。唐吉訶德受了這重重的一擊，高聲喊道：「杜新娜，我心上的姑娘，一切美人之花呀！救助你的騎士吧，你的騎士想爲你增光榮，而今卻陷於危境中了。」他在一剎那間，一邊說這話，一邊緊握利劍，一邊用盾護身，一邊猛攻倍斯卡人，想冒一切的危險，求一擊之成功。倍斯卡人看見他的來勢那麼勇猛，便決定學他那末幹法；他便等他到來，用坐墊掩着身子，但不能自由使騾轉頭，一來這騾是庸劣的，二來是向來沒有玩慣這個把

戲，所以一步都走不動。

前頭已經講過，唐吉訶德高舉起利劍，向着小心的倍斯卡人前進，下盡決心，想把他一刀揮成兩節。倍斯卡人亦舉起劍，用坐墊護着身，在等候他。在旁觀着的個個人都發抖，提心吊膽，不知這互相間的大刺殺，將要鬧成什麼地步。車中的夫人和她的侍女，對全西班牙的神像和神廟許願和立誓了千聲，求上帝把她們的侍從從大險中拯救出來。

然而最不幸的是，當此生死關頭時候，這歷史的作者，便在未決勝負之前停筆，說唐吉訶德事跡的記載，除上頭講的以外，他再找不到其他的材料了。確然，擔任這工作的第二人，是不能相信。這麼希奇的傳記，會致於湮沒無聞，而滿差人的天性會致於這麼缺乏好奇之心，以致在他們的文庫書箱裏頭，這名俠的幾篇記載，都沒有藏到。他乃憑靠這個決斷，不灰心地搜尋這個人意的故事的結果，他終於得天之助，把他搜尋到了。

第九章

倍斯卡人與唐吉訶德激戰

在前頭，我們說到，驍勇的倍斯卡人和著名的唐吉訶德舉起光刀，預備要凶凶地揮兩刀，如果劈中的話，至少已經將他們從頂到足斬開，如同斬開石榴一樣。但是在這嚴重的一刹那間，這趣史就忽然中斷了，而作者又不把後事的記載，應向什麼地方搜尋，告訴我們，卻讓牠成爲一個殘缺不完的東西。這個情形使我極感苦痛，想到搜求這趣史所缺的大部份（我以爲是缺了大部份）之不易，讀前頭一小部份所感的高興，遂變爲討厭與懊惱了。我覺得一個這麼有爲的騎俠，沒有一個智者來擔任記錄他的奇行偉業，似乎是不可能的，是十分不近人情的。凡是漫遊走險的騎俠，決不致於無人給他作傳的；個個必有一二個智者，專記他們的行爲，而且還要細細描寫他們極隱祕的瑣細思想。這樣高貴的騎士，當然不致於如此的不幸，沒有伯拉德一類的人之所有的。因爲這個緣故，我不能相信，這宏壯英豪的故事，會這樣殘廢不全，而把罪過加在吞食一切滅絕一切的時間的惡意上；這些故事不是給牠藏起，便是給牠毀滅去了。但在另一方面想，在他的書堆裏，既可找到幾部近時的作品，例如妒忌的治療法，呀，愛納之女，神與牧人哪，那末他的歷史當然是近時的了。那雖然未經筆記出來，至少總還存在於他的同鄉或附近地方的人的記憶裏。這思想使我猶疑起來，而使我切切實實研究探求我們有名的西班牙人滿差唐吉訶德的一生奇事。他是滿差騎士事業的光明和鏡子，是第一個在我們這多災多難的時代裏，負擔遊行騎俠的勞苦與漂泊，剷除不義，救助寡婦，保護少女；那些少女執着馬鞭，騎女馬，全身帶着貞潔，在山間谷裏東奔西走；要不是有一些暴徒，一些手執斧子頭戴鋼帽的淫漢，一些巨大無朋的怪物，污辱她們，則昔時是有八十歲的處女，一向沒有在房子裏睡過一天，帶着母親生她們時的純潔及清淨，進她們的坟墓的。因爲這個緣故，還有其他種種的，所以我說我們的勇俠唐吉訶德，是值得永遠紀

念永遠讚美的。而我探尋這快人心意的歷史的後段，花了不少的心力，也未嘗不該獲得一份光彩。不過，我
明白，若使天意和命運不肯幫助我，這世界上就將失去在留心的讀者可以享用兩把鐘頭的消遣和快樂。探
得的情形是這樣的——

一日，我在陀里多的交易所時，適值有一個孩子，帶着一大束的舊文件，走到一個商人前，說賣給他。我本
來極愛讀書，就是街頭上的碎紙，我也要拾起來讀的；因為賦有這種天性，我便由那個孩子手裏取了一束過
來，一看，原來是用阿拉伯文字寫的。我雖然知道是阿拉伯文字，但它的內容卻看不懂；因此想找個會講西班
牙語的摩爾人來念給我聽，要這樣的繙譯人，找起來並不怎麼困難，就是要再好的，識得比阿拉伯文更古的
文字的，在這地方都很容易找到。總之，「幸運」把這樣的一個人送到我處，我就把心事告訴他聽，把冊子遞在
他的手裏。他翻開來，看了一看，就笑起來。我問他笑什麼，他說笑的是書旁空白處的註釋。我請他念給我聽，他
依然大笑，說道：「書旁記的，是『歷史上時常提到的陀波梭杜新娜，聽說是全滿差最善醃製豬肉的老手。』」
聽見陀波梭杜新娜的名字時，節，我心裏一跳，驚異起來，立時想道，這冊子的內容，莫非是唐吉訶德的歷史。

我這樣懷疑了，便連忙叫他看看前頭；他依我的話做，把阿拉伯文譯成西班牙文。他說，寫的是：「滿差，唐
吉訶德，阿拉伯傳記家西德哈密恩其利（Cid Hamet Ben Engal）作。」我聽得那書名時感到的歡樂，須
要如何慎重才能掩飾過來；我就把那孩子全數的文稿用半角子買過來，免得給那商人買去。這孩子如果稍
為聰明一點，看得出我需要牠，是怎樣地急切，那他就一定至少有六個角子到手了。我即刻和摩爾人走進一
個大禮拜堂的拱廊裏去，請他把這總統的文稿記錄唐吉訶德的事跡的，替我不加不減地譯成西班牙文。隨
他要什麼酬勞，我都可以答應他。他只要五十磅的葡萄乾同兩升的麥子；並答應忠實實地早日譯完牠。但
是我恐怕這個意外的寶物，從我的手指縫中溜走了，使事情更加穩當起見，我便帶他到我家裏，在我家裏
譯了六個多禮拜，方才譯好，而成這兒所錄的全部。

文稿第一張，畫着唐吉訶德和倍斯卡人的相戰，畫得極其自然，姿勢同歷史上所記載的一樣，兩人舉起

利劍，一人以盾護身，另一人用墊子自衛。倍斯卡人的騾，也畫得栩栩如生，使人在一箭之遠，都可看出牠是出租的劣騾。倍斯卡人的足上標着『埃斯配底亞（Aspeitia）之唐山曹』，這當然是他的名字了。羅西寧的腳上也標着『唐吉訶德』的名。羅西寧畫得非常好的好，又瘦又長，又高又弱，許多脊骨凸了出來，好似得了不治的癆症一樣，使人感到羅西寧這個名字安得真是確切。他的旁邊站着山曹，牽着他驢子的絡頭，驢子的腳上標着『山曹曾卡斯』（Sancho Nancas）。他所以這樣叫法，從圖畫上看來，他當然是因肚子凸出，身材矮短，兩腳粗大，因此我斷定他是叫做『班差』或『曾卡斯』。史上這兩個名字是時常並用的。還有可以提及的其他瑣事，不過都是無關緊要，對於歷史的忠實的記述上，沒有關係，而一切忠實的歷史，都是不可輕視的。然而，如果對這歷史的忠實性，真有什麼異議，也就完全因為作者是阿拉伯人，他的民族的本性是最愛說謊的。不過，他們雖是我們的勁敵，但我們可以設想，說謊時只有減少，必無添多。這是我自己的見解，因為，而且應該揮筆歌頌如此高貴的騎使時候，他便似乎故意默默放過了，這是做得不對，行得更劣的。因為歷史家須求正確忠誠，公正無私，嗜好和驚懼，恨惡和愛情，都不應使他們和『歷史之母』即『真實』之道相離；而歷史是『時間』的對手，『事跡』的寶藏，『過去』的見證，『現在』的教師，『未來』的顧問。你所需要的一切，你一定可以在此找到，而感覺十分的滿意，萬一有不完善的地方時，也只能說是原作者那個邪教徒的過處。材料本身，在我看來，並無缺點。總之，本歷史的後段，據譯文上所說，是如此：——

兩個生氣的勇武的鬪士，舉起利劍，彷彿是威赫天空，陸地，深潭，好個英豪驍勇的氣概！先下手的，是生氣的倍斯卡人，氣勢凶猛而強烈，若不是劍在中途歪了一點，只這一砍，已足以結束這場惡鬪，和我們騎士將來的一切冒險了；但是要留他幹大事的幸運，偏使他的敵人的劍歪了一歪，雖然落到他的左肩上，但並沒有使他受到什麼傷害，只把左肩上的甲件剝脫了，把大部分的頭盔連同半只耳朵砍掉了；這一切，在可怕的破毀中，落到地上，使他陷於悲慘的境地裏。

好！當我們的滿差人見自己受人這麼殘暴的待遇之時，那個人能寫出當時湧入他胸中的氣忿，我們

祇能這樣說：他重新踏穩腳鐙，伸直身子，雙手緊握着劍，朝着倍斯卡人的墊子和不能抵抗的頭顱，狠狠的刺過去，刺得他鮮血從鼻孔裏，嘴裏，耳朵裏，同時噴湧出來，有如山崗崩潰落到他的頭上。他險些就跌落騾下，若非拚命抓着騾頭，他早就溜落去了；但他終於踏不着他的踏鐙，接着撒手放脫騾兒，騾兒因為受了可怖的攻擊，嚇得在四面亂跑，躍過兩三回，便把牠的主人擲落地上。唐吉訶德很鎮靜地看眼前的情景；看到他落地時，便從他的馬跳下來，飛快地跑到那人身邊，用劍鋒指着他的眼睛，教他投降，不然他便斬掉他的頭。倍斯卡人嚇得一句也答不出來，唐吉訶德氣得了不得，將要使他的敵人嘗受他的辣手之時，驚心動魄地看他們的爭打的軍中女士們，便走來會唐吉訶德，懇求他把洪恩賜給她們，饒了她們侍從的性命。唐吉訶德嚴肅莊重地答道：『當然，美麗的女士們，我很願答應你們的要求；不過有個條件，就是，這位騎士須先答應我往陀波梭鎮，在我的名義下，現身在無敵的杜新娜之前，好讓她任意處置。』驚惶的，悲哀的女士們，不管唐吉訶德是什麼要求，也不問杜新娜是什麼樣人，便一口應承他，說她們侍從一概聽他命令。唐吉訶德道：『論理，他該在我手中受害，不過既有你這個許言，也就算了。』

第十章

唐吉訶德和他的好隨從山曹班差間的趣言。

這時被和尙的騾夫所陵辱過來的山曹已經站起身來，看他的主人唐吉訶德的鬪爭，虔誠地禱求上帝要把勝利賜給他，使他可以得到一個島，而封他自己做那個島的總督，這是他會答應過的。見劍已經鬪完，他的主人要騎羅西寧，他就上去捉他的踏鐙，在他未上馬之前，在他的前面跪下，拿他的手吻了吻，說道：『在這激烈的爭鬪中奪得的島的管治權，請我唐吉訶德老爺給了我吧。』即十二分大的海島，我看我自己的才幹都足以勝任，同世上最善於做島總督的任何人一樣，可以治得下場。』唐吉訶德答道：『山曹老兄，想一想吧，行這個險和別的相類似的險，不是行島險，我們行的這個大險，除了頭破耳缺以外，是得不到什麼東西的。你忍耐一點，奇遇不特可以使你被封為總督，而且可以使你被封為更大的人物。』山曹給他許多的謝忱，吻他的手和他短鱗鎧的邊緣，於是幫他上羅西寧，自己騎上驢子，跟在他主人後面。他主人沒和軍中的女人們話別，也沒有和她們說話，向一座附近的森林飛也似的騎走了。

山曹使盡他的驢子能跑的速度跟他，但羅西寧跑得太快，他看自己落後了，只得大聲叫他的主人等他。唐吉訶德拉住羅西寧的馬韁，一直等到他乏力的僕人趕上來，他走近他的主人時，就道：『先生，我以為我們到禮拜堂去退避不致有錯吧，因為你把這個敵人打成這個樣子，他們決然會把實情報告。』神聖兄弟會一來通緝我們，倘若我們來不及脫他們的掌握，給他們捕去，那我們就一定是倒霉的了。』唐吉訶德道：『住聲，作算騎士犯了大屠殺的罪，你又從什麼地方看過或讀過，他們被送到公庭前。』山曹答說：『我不知屠殺不屠殺，我一向也沒有管到這些事體，我只知道：『神聖兄弟會』是有話對戰場上交鋒的那些人說，至於這其他的事，我是不去干預的。』唐吉訶德答道：『放定你的心，朋友，縱在迦爾提亞人（Chaldean）的手中，我都

要救出你來，何況在「兄弟會」手中！我誠懇問你一句：在這廣大的世界中，你可曾見過比我更英武的騎俠麼？在隨便那一個人的史傳上，你可曾讀過比我更勇於襲擊，更長於忍耐，更巧於傷人，更精於攻人的人麼？」
山曹答道：「其實我素來沒有讀過什麼史傳；原來我不會讀書，不會寫字；但我敢斷言，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服侍過像先生這樣敢死的人，祈禱上帝不要爲着這個而責罰我們。我求先生的是，你的傷口要理治一下，耳朵上流了委實不少血了；我這行囊裏，有綳帶同白藥膏。」
唐吉訶德答道：「我若早記得造一小瓶的非拉伯拉（Theriacus）的香油，這一切東西便可以不必用了。只用一滴，時間和藥品都可以省。」
山曹說：「那是什麼小瓶，什麼香油？」
唐吉訶德答道：「這是製法我記在心頭的一種香油。有了這香油，就不用怕死，就是受着重傷，都不必怕。所以我將來製好了拿給你之後，見我在戰爭中被人砍成兩半之時，每每有這麼一回事的——你只須把我落到地面上的那一半身體，輕輕柔柔的取起來，在血未曾凝固之前，就極靈巧地把牠放在留於馬鞍上的別一半身子上面，好生脗合牠們；以後，你就即刻把只兩口的香油給我喝，一喝之後，你就可以看見我比蘋果還要健全。」
山曹道：「果是如此，今後我不要你答應給我的島子的總督權位，不要別的什麼做酬勞，只要先生告訴我，以那靈液的製法，我敢斷定，這靈液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好，每一兩重，至少總值得兩個銀角子。到那時呀，我要經營舒服而體面的生活，便不需要其他什麼了。不過，我問一問，做起來花錢不花錢呢？」
唐吉訶德說：「三個角子可以製六聽那麼多。」
山曹說：「我真是罪人！既如此，爲什麼先生還不去製而教我呢？」
唐吉訶德答：「莫作聲，朋友，我原想教你以更大的祕密，並使你得更大的好處。且來治我這個傷口吧，我耳朵痛得難堪了。」

山曹從他的行囊中取出裹傷布和藥膏治他的主人。但唐吉訶德忽見頭盔破壞了時，他簡直要發狂了；就按着劍，舉首向天說道：「我向萬物創造者和四福音所包含的一切而發誓，決然終生過着像誓爲華爾陀偉諸斯姪之死復仇的大滿都亞侯爵所過着的生活，不在桌布上吃麵包，不和妻子行樂，和其他諸種情形，爲我記不明白的都算在內；直到我完全報復了給我以這殘辱的人爲止。」
山曹聽見了這話，道：「唐吉訶德先

生，請注意這點：如果那個騎士已經遵命，往我的小姐陀波梭杜新娜去了，則他的責任就算已經做完，沒有再犯新罪，就不該讓他再受新刑。」唐吉訶德答道：「你說得好，講得很對，再次復仇一層，我決意取消這誓言，但對於那種生活，我不特不取消，而且還要重新發誓，直至我由別的騎士奪得像這個的，或同這個一樣好的頭盔爲止。」山曹，你莫以爲我是隨便下這決志，如俗話所謂「燒稗煙」，我是有模範可學的，使沙克利朋（*Sacripante*）非常吃虧的孟伯利諾（*Mambrino*）頭盔，正是一樣情形。」山曹答：「我看還是把先生的誓言棄給魔鬼爲好；這樣的誓言是最傷健康，最害良心的，並且，你告訴我，萬一許多天都遇不見一個戴頭盔的騎士，那時我們怎樣辦？難道就繼續遵行誓約，不願許多的不便與艱難？例如穿着外衣而睡，不睡在屋子裏，和從事滿都亞侯爵（那個老瘋子）誓言中所含成千的苦行嗎？要注意到，武裝的人是少到這些道路的，這些道路，只有馬夫和貨車夫，他們不特無頭盔，即頭盔的名字，也怕一生沒有聽過。」唐吉訶德說：「你說錯了，在這路上，不上兩個鐘頭，我們便可看見許多的武裝騎士，比攻打亞爾伯拉亞（*Albracca*）想奪去安琪利加美人的還要多哩。」山曹說：「也罷，願上帝庇佑我們成功，早日取得使我吃不少虧的這個小島；取得之後，我馬上就死，也不算一回事了。」他的主人說：「山曹，我三番四次向你說過，你不必擔心這些事情。倘若小島不能尋到手，便有丹麥王國或是梭伯拉隄沙（*Sobradisa*）王國，同穿在你手指上的指戒一樣，很適合你用的；況且又是在大陸上，你更可慶幸自己。不過，還是時機到時再說。看你的行囊裏有我們吃的東西沒有？吃過之後，我們要找一座城堡去過這一夜，並且製我說的那種香油，我向上天發誓：我的耳朵委實痛極了。」山曹說：「我這裏有一根葱，一塊牛乳餅，幾片麵包；但牠們不是像先生的這般英俊的騎俠所宜於吃的東西。」唐吉訶德說：「這事，你真不懂。你要明白，山曹，一月期間不吃一餐，才是遊行騎士的光榮；他們就喫，也喫的是隨手取來的，你若讀有同我一樣多的歷史，你便知道牠的內情，我雖瀏覽過無數量的書，卻從沒有見過書上說一個武士要吃飯的，除非偶然，或者他人宴請他，其餘的日子，他們彷彿是單靠呼吸來活似的。有人以爲他不吃，不滿足天生自然之慾，必然不能生活；但也要想，他在林中漠裏過他大部份的生活，又沒有廚子，最普通的食物，當然

是像你現在給我的一樣粗糙的食品了。所以，山曹朋友，至望你不要因此煩心，我是很高興的。莫起心造新世界，也莫把騎俠從事業樞紐上棄掉了。」山曹說：「請恕我，先生；我也曾向先生說過，我是不能讀書寫字的，所以騎士的什麼規則，我都不明白。此後，我要把各色各樣的乾果裝在囊裏給先生，因為你是騎士；至於不是什麼騎士的我呢，就裝些雞肉及滋養的其它食品吧。」唐吉訶德答道：「山曹，我不是說騎士們一定要吃乾菓，像你所說的一般；我不過說他們日常的食品是那類東西，和他們在野地上四處找來的雜草；這雜草的性質，他們很熟悉，我也很熟知。」山曹說：「熟知那雜草的性質，很有用處，因為，我以為我們終有利用這種智識的時候。」

說着把帶來的食糧取了出來，兩人相安無事地在一塊吃；但他們還要找地方度夜，可憐的飯餐快快地吃完了，立即就騎上牲口，想在天未黑前找到住宿所；但騎到牧羊人的小舍近旁時，既失掉太陽，也失掉希望，只好往那邊投宿。山曹因為不能找到好些的房舍，十分失望。但他主人卻格外高興，露天睡覺；他以為每次有此機緣，都是做了一件好事，使他的騎士的名號多得一番證明的。

第十一章

唐吉訶德同牧羊人的事

他得到牧羊人很好的接待。山曹安置好羅西寧和他驢子，就跟着香氣，走到煮在釜中的山羊肉之前；他雖想立即把牠們嚐嚐，看已經可以從釜裏移到胃裏否，但並沒有下手。因為牧羊人就把羊肉從爐上端開，把羊皮攤在地上，即時擺好便飯，表示非常的厚意，請他們來共用。本舍的六個牧羊人，圍着羊皮團團的坐着，在先，以粗土的客氣話請唐吉訶德坐在底子向上的水盆上。他坐下來，山曹則站着，執着角酒壺，他的主人見他站着，向他說：『山曹，武士道是如同慈愛，視萬物為平等的，所以我希望你坐在我的身旁，同這些好人一塊，成為同一樣的人（因為我是你親愛的主人）和我同盤喫，同杯喝；使你知道遊俠的真正好處，知道遊俠的隨從，要快得世人的敬重，是如何的容易。』山曹道：『我大大的感激先生，但我敢向你直說，只要够吃，就站起來，沒有人伴着，我也吃得，或許比坐在皇帝的旁邊，還吃得更加舒服；我再老實對你說，我在角落裏頭吃的，雖然是麵包和一根葱，沒有套語和客氣話，卻比他人棹上的火雞爽口；在他的棹旁吃飯呢，我就不能不慢慢的咀嚼，喝得一點，時時拭嘴，想打噴嚏和咳嗽，都只好忍住，自己一人自由自在時所有的舉動都不能做。所以希望好先生把加我身上的敬意，變成於我——這個騎士的下人——比較有利的東西。我雖然好似接受了先生的好意一樣，感激先生，但從現在到世界末日，我都不敢當。』唐吉訶德道：『雖然如此，你卻坐下來吧；自輕的人總是爲人所重的。』他抓住他手臂，拉他和他共坐。牧羊人們不懂騎士和隨從的胡七八道，只管聽和吃，看他們的客人眉飛色舞地吞拳頭大的肉品，肉吃完了，他們取出許多橘子，放在羊皮上；還放有半塊乾酪，壓得好似石膏一樣；這時那酒壺不是放在那邊聞着，牠忽而滿忽而空的在打圈兒，好像井桶一樣，不久他們倒乾掛在前面的兩個酒囊之一了。唐吉訶德吃飽了，撮了一把橘子，懇切地望着他們，說下面的話：——

「古人多爲「黃金」的年辰，所以爲快樂，爲幸福，並非因爲我們現在鐵器時代所重視的黃金，在那有福的時代裏，不經工作和勞苦都可以到手，乃因那時的人不懂得「你的」和「我的」這兩個名詞的緣故。在那天真爛漫的年代裏，一切東西沒有不是共有的，要得維持生活的物品，只須舉手在慷慨地替去，吃香甜鮮果的櫛樹上取它，而無其他麻煩。清泉與江流，供給他們以無數量的鮮美的清水。在石隙和樹洞裏，勤勞而精明的蜜蜂，建立牠們的共和國，把由極愉快的勞動所造成的豐富的成品，不收一利地獻給人們。高大的木塞樹，只爲着加惠於人，脫下牠輕而濃的樹皮，蓋住用粗簡的柱頭支起的房屋，只欲抵禦氣候的無情。那時節，萬事都是和平，萬事都是親睦，萬事都是和諧。犂頭尖，在那時還不敢冒昧，挖掘我們「第一母親」溫柔的腸肚，因爲她已心甘意願，把她廣闊饒富的胸脯上可滿足，供養，開心那佔有她的兒孫們的一切，都贈給他們了。那時的樸素而美麗的牧羊少女，編着髮或蓬着頭，穿着僅足以遮羞的衣裳，在山中谷裏，東奔西走。那時的衣飾和現在流行的推羅（Tyre）紫袍及受多方摧殘的絲綢不相同，卻是由綠色的酸模葉和常春藤編織成功的。她們穿起這樣的服裝，也許同穿着以無聊的好奇心創造出來的一切外來珍品的現今宮女，一般輝煌，一般雅觀。那時人的戀愛的心情，用簡單誠摯的言詞表出，照着心中所感，無粉飾無誇張地流露出來。那時，僞假，欺詐，惡意，還沒有和公道，真理相混。正義自有牠的領域，現在極力阻擾，極力污蔑，極力逼迫正義的私情與利慾，不敢把牠攪亂與撩犯。那時審判官不拿自己的私意做正義的尺度，原來那時候既無可判的案子，也無可判的人。我說過，處女和「貞潔」獨自在四處逍遙，不怕他人會有放膽不拘的行爲，或會懷起淫污的心思，即使她們沾着污點，也是全然出乎她們自己的天然欲，或她們自己的心願。可是我們現在這可恨可惡的時代呢？縱令把處女鎖藏在同克利提（Chloe）一樣的第二個迷宮哩，都還不是安全；因在這隱祕的所在，私情的傳染病，終不免藉可惡的纏綿之熱情，由裂縫中或空氣中進去傳染她們。時代進前，罪惡增加之時，爲着勉強扶弱起見，就創設了騎俠團，以便保護處女，守衛寡婦，救濟孤兒和難人。我便是這團中人，各位牧人兄弟，如此善意招待我同我的隨從，我實感激萬分；照天然的法規來論，人人都有恩愛騎俠的義務；但你們不懂

得這個義務，卻招待我款識我，我以萬分的誠意感謝你們，就是這個緣故了。」

我們的騎士發了這一篇冗長的議論，（這議論是不如省卻的好，）是因為他們給他的櫛子，令他想起了黃金世界，引起他的熱情，使他對牧羊人作這番冒昧的演講。牧人呆着口靜聽，不發一言答他，只覺奇異山曹也默默無言，把櫛子裝在肚裏，時時光顧着掛在木塞樹上使酒清涼的第二個酒袋子。唐吉訶德說話的時間比喫的多。用膳完畢後，一位牧人說：「我們決意叫我們的一位朋友來唱歌，開心開心騎士先生，使你更相信我們是如何竭誠待遇你；他不久就來。這位後生很聰明，並且是個多情的人，他尤其能讀能寫，彈的一手三絃胡琴（Rebec）真是消魂。」牧人剛說到這裏，琴聲便達到他們的耳中，一會兒，他便彈着琴走出來，年紀約莫二十二歲，容貌生得很標緻。他的朋友們問他喫過晚飯沒有，他說吃過了。那個提議的牧人道：「既然如此，安東尼奧，你可以唱一支歌曲給我們聽，娛樂我們，同時讓這位紳士——我們的客人——知道我們這山林之間，也未嘗沒有幾個懂得音樂的人。你的本事，我們已經告訴過他；但願你把牠表示出來，證明我們的話。那末，請你坐下，唱你當牧師的伯父用你的愛情做給你的那支歌曲，我們鄉中的人很愛你這首歌呢。」青年答說：「很好。」不再被邀請，他便坐在一個老櫟樹的巨幹上，調好琴音，過一會兒，他就很優美地這樣唱道：

我可愛的奧拉莉達，

征服了你的芳心，我當如何驕傲；

雖則呀，你的櫻唇，你的眼珠，

未把隱在你心深處的熱情流露。

你的聰明使我的命運安定，

在這聰明中我看見了我成功的愛情，

向你懷着愛火的情郎，

豈再感到人世的渺茫？

可是你有時把眉頭皺起，
我的希望呀便起了個可怖的搖曳，
於是你的靈魂便成銅質，
你如雪的胸膛化作石。

但是在你的輕視當中，
在你的冷眼當中，
我的希望仍然把頭擡起，
而輕滅我心的痛悲。

請我可愛的女仙把我的情愛與摯誠，
放在芳心裏等重權衡；
除了我氣已絕我的靈魂已遁，
我的愛與誠不爲盛額與輕笑所變動。

如果愛情是懇勸而溫雅，
則溫文的你就是如何的遲延我都不怕；
我仍然把我的希望燃燒。

我的癡情呀終必得報，

假如永遮不變的忠心，
能使鐵心化做慈仁；

那我相信我收穫之期將降，
因為不久你就成爲我的女郎。

我細心着我的服裝，

把最好的衣裳穿在身上；

禮拜日的禮服我把來禮拜一穿，
爲的是——開心我的姑娘。

我的牧羊友人說不能把我怪怨，

因為潔淨的衣服，優雅的裝扮，
使不定的愛焰安隱，

而把將死的情火繼續燒焚。

在遊藝場中我參加跳舞遊戲，

不過想使我的女郎歡喜；

當雞聲宣佈新世界甦生的時辰，

我也是爲着開心你而時在你的窗下歌吟。

你的俏俊令我魂銷，

使我無日不向人們歌頌你的美貌，

雖使他人妒心如火，

可是我還一樣唱你的頌歌。

比洛加 (Barnone) 的姑娘特里莎，

見我讚慕你，心緒如麻，

她說：『你說你密斯是天使，

其實你是崇拜了一只猴子。

『她靠假卷髮和黑珠子的光芒，

裝出種種模樣，

掩飾她容貌的醜鄙，

小心的愛神都要受欺。』

我冒火說：『你說謊！』

她和她表兄當下氣得要發狂，

她表兄竟至邀我來決鬪。

後來我如何收場，你知道。

我今向你求婚，

你對天說，不懷異心；

我的愛情純淨而貞潔，

我無雜念，我的心思如雪。

禮拜堂中有絲繩，

準備繫那相印的心兒一雙；

我的美人如想試試，

你的情郎即先把手伸給你。

不然，我向一切聖徒發願，

決然在這荒蕪的山中永遠留延；

設非做寺中的和尚，

對你，我將永遠念戀，以至死亡。

牧人的歌唱到這裏便停止。唐吉詞德還想叫他再唱幾曲，但山曹不贊成，因為想睡覺，不高興聽曲子。他向他主人說：「先生還是考慮今晚睡覺的地方吧，因為這些好人一晝間的勞苦，不容許他們以唱歌度夜。」唐吉詞德答：「我明白了，山曹，我明知多就酒袋的人，不在音樂上，而在睡眠上，求取補償。」山曹答道：「謝謝天！人人都愛它。」唐吉詞德說：「我不否認；不過，你隨意安置你自己吧；至若從事我這職業的人，與其睡覺，不

如醒着來得適宜，你未睡之先，把我的耳朵理治一下，它痛得很。」山曹遵命。但有一位牧人看見創傷，叫他不必擔心，因他敷上一種藥料，就可使它快快復原；於是採集一些迷迭香（那兒生得很多）的葉片，同鹽攪和在一塊，敷在他的耳上，用綳帶包緊，並擔包他，不需其它治理法——果然如此。

第十二章

一個牧人報告給同唐吉訶德一塊的人們聽的話。

這時有一個從鄉裏帶糧食給他們的另一個青年，走來說道：『朋友，你們可知道鄉裏發生了什麼事？』有一個人答道：『我們那能知道？』那青年繼續說：『那末我告訴你們聽吧。這天早晨，那個有名的牧人學者，名字叫克梭唐 (Christom) 的，去了人世了；人家交頭接耳，說他是爲了愛那鬼女郎瑪爾西拉 (Morolia) 死了的，她是威廉老的女孩，時常穿着牧人的衣服，在林野間跑來跑去的。』一人說：『爲着瑪爾西拉，你說？』那個牧人道：『我說是爲着她，但最可注意的是，他在遺囑上吩咐他們葬他在野外，好像是摩爾人一樣葬的地點要在某個石岩腳邊，近旁有一株木塞樹和泉水的；據一般人所報告，和據他們說他親口說的，這原來是他見她的所在。』他還吩咐了許多過份的事，但村中的長老們說萬不能實行，那簡直是離經叛道的禮儀。他極要好的同學，叫恩伯羅西奧 (Anbroio) 也穿着牧人裝伴他的，向他們答覆，說一完要依照克梭唐的叮囑，不漏絲毫地一一遵行。因爲這件事，全村便大鬧起來了。但據我所知道，他們終於會依克梭唐和他牧羊友人的要求去做，明天就到我方才說的地方，很莊重地葬他，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我們去看的。我雖然明知明日不該回鄉去，但無論如何我總要去一去。』衆牧人說：『我們去吧。大家抽籤，以定誰人留在此地看我們統統人的羊羣。』別一個人說：『比特羅 (Pedro)，你的話不錯，但是你可以不必多費心機了，我替代大家看管吧。你們不要說我怎樣人好，也不要說我沒有好奇心；原來那天我的足入了一根刺，使我不能走路。』比特羅說：『但我們總是很多謝你。』

唐吉訶德請比特羅告訴他死者是誰，那女牧人又是誰。比特羅便答覆這疑問道：『我只知道，死者是這附近山間的鄰村裏的有錢的先生，在沙拉滿卡 (Salamanca) 念了多年的書之後，便歸到鄉來。這人極聰明

好學；聞說尤其精通天文；太陽月光在天上如何動靜，他都知道；他能够把吃日吃月的時候預告我們……」唐吉訶德道：「朋友，這兩大天體之變暗，是叫做「日蝕」和「月蝕」，不是「吃日」「吃月」。』但比特羅不管這些小事，仍然講他的故事：「他又能預知什麼年辰是豐收，什麼年辰盛收不好。」唐吉訶德道：「收成不好，朋友。」比特羅道：「盛收與收成都是一樣。他的父親和他的朋友們，相信他的話的，都發了大財，因為那樣辦法，都聽他告勸。譬如他教人：這年你要種大麥，不好種小麥；這年你要種豆子，不好種大麥；第二年油的收穫就好了，以後一連三年會得不到一滴的。」唐吉訶德道：「這門學問叫做占星術。」比特羅道：「我不知怎樣叫法，我只知他是懂這一切，還懂得其他的。總之，他從沙拉滿卡歸來不上數月，有一日就棄了他的學士袍，穿上了羊皮襖子，手裏執着一根牧羊杖子，當一個牧人去了。還有一個他極相好的朋友，叫恩伯羅西奧的，以前是他同學，現在也同他一樣，扮為牧人，我不記得同你說了，死者克梭唐是最會作詩的，他曾給「聖誕節前夕」作過頌聖詩，也曾給「基督聖體節」(Corpus Christi)作過宗教劇，我們鄉村小孩子表演得沒有人不說他是頂頂好的。村人看見這兩位學者，突然改裝而為牧人，萬分的詫異，對於他們服裝的奇變，不明其所以。這時候克梭唐的父親逝世，他便承了許大的家業——田地呀，家私呀，牛羊呀，金錢哪；那個後生子便做了獨得這一切財產的主人。他也確確實實接受得下這些財物，因為他是個最善良的伴侶，好心腸的人，好人的朋友，有着如同祝福一樣的面孔。到後來大家才知道，他改裝並不是有他種道理，卻是在這荒蕪地方，追隨那個牧人瑪爾西拉這個女子，我們的青年已經告訴過你的，可憐的死者克梭唐是和她發生了愛情了。我現在告訴你，這個賤女究竟是怎樣的人，你知道了未嘗不好，恐怕——其實不必用恐怕兩個字——你一生一世也見不到第二個，那怕你同利那(Sarría)一般長命。」唐吉訶德看他時時說錯字眼，忍不住說道：「撒拉(Sara)一般長命。」比特羅答道：「利那够老了，先生，你總愛改人家的字眼時，一年也鬧不清了。」唐吉訶德答道：「請朋友恕我，我說這話是因利那和撒拉有闊大的差別呀。你講你的吧，我也不再打斷你的話了。」

牧人說：「我親愛的先生，那末，我說，我們鄉中有個鄉人，比克梭唐的父親還有錢的，名叫威廉，上帝除了巨萬資財外，還賜他一個女兒，她的母親生她時死了，她是我們全村最可敬重的女人，就現在我還彷彿看見她的姿容，一旁有一個太陽，另一旁有一個月亮，她尤其是個善理家務的管家者，窮人的友人，因此我相信，這個時候，她的靈魂一定是在另一個世界，享受上帝給她的福了。她丈夫威廉因傷心這樣好的妻之死，也死了，把他年輕的女兒瑪爾西拉交給她的叔父管帶，她叔父是教會中人，在我們鄉裏當牧師，那位女郎生得十分標緻，令人想起她美麗的母親，不過一般人，以為她的女兒的美麗，還要勝過她，事實上確是如此。原來，她到十四歲的那一年，看見她的，沒有不因上帝造她造得這樣美麗而讚美他；而且多數的人和她戀愛，為她顛倒。她叔父看管她，極端的嚴密和細心，但你怎樣的嚴守也好，她的「絕世之美」的聲名都終於傳到全村的人，甚至周圍幾十幾哩高貴的人家——一部分也是有錢的緣故——使他們向她叔父央求，懇請，糾纏，要他處置她的婚事。但他，老實說來，是個好基督教徒；雖想一到可婚年紀，便了結她的婚事，但不得她同意之時，也就算了；但非打算耽延她的婚事，來享受和利用她的家財。真的，這讚美牧師的話，在我們村裏，是不止三五個人說的。遠遊的先生，你要知道，在這小小地方，什麼事都要談，什麼事都要指斥的；那位牧師一定是個了不起的好人，能使他教區中的人說他的好話，尤其在我們村中的人。」

唐吉訶德道：「你的話是對的，請講下去，這事真是有趣，良好的比特羅，你講來也委實好。」比特羅道：「願上帝臨我以仁慈，這才是要領！叔父雖向她提議，把許多向她求婚的人，品性一一告訴她，勸她結婚，由她自由選擇，但她終不回其他的話，只說她現時尚無結婚之意，兼且年紀還小，不能負起婚姻的重擔。她的叔父對於這似是有理的託詞，認為滿意，就不再催她，決意等她再大一點，曉得擇選人家時再作打算。他說父母處置兒女，不該違反他們的意志，到說來很對，但你看！我們一點也預料不到的，那怯生生的瑪爾西拉，有一日竟變作牧羊女了；不得叔父的許可，不聽一切鄉鄰的勸阻，走到牧場，同着許多鄉村姑娘在一塊，看她自己的羊羣。她既跑出外邊，一切美質，便完全露在衆人目前了。於是不知多少的有錢的少爺，紳士先生，鄉人，穿克梭唐

的裝束，在這牧場裏走來走去，向她求愛。其中有一個，便是剛才說的那位死者。據云，他與其說是戀愛她，不如說是崇拜她。但是我們不要誤解，以為瑪爾西拉投身於這麼自由不拘的生活，沒有一點拘謹，使人生起有傷她的貞潔和慎重的什麼絲毫猜疑；不然，她反更嚴守她的貞德，以致奉侍她哀求她的，沒有一人曾經誇耀過——或真正誇耀得——說她已經給了他以達到他的心願之一線希望。她雖然不躲避牧羊人和她在一塊談，但是以禮待他們，如同朋友，不過無論那人開始表露心跡之時，那怕是同結婚一般正當與神聖，她都把他們一擲。她這行徑，比帶惡疫來，還要為害鄉里。因為她的令人疼愛之處，她的美質，攝引着和她交談的人的心，使人不由已地崇拜她，愛她；但她驕傲的直率的態度，卻把他們迫到失望中了。因此他們對她簡直無話可說，只能詆毀她，罵她凶殘，無情，及此外表示她的性格的什麼先生，你在這兒留得一會子，便可聞見山谷裏有跟她的可憐蟲的怨聲。離此不遠，有二三十株的高高的山毛櫸，株株滑樹皮上，寫着或刻着瑪爾西拉的名字，有的在名字上面刻了一頂得勝之冠，這個愛人大概想表示瑪爾西拉把榮冠奪去了，在全人類的美人當中，只她一人配戴牠。這兒嘆息着一個牧人，那兒又埋怨着一個牧人；這兒聽見愛情的歌曲，那兒又聞失意的哀歌。有的，澈夜坐在櫟樹或石岩腳邊，不合淚眼，只管在那邊沉思出神，直到太陽出來，有的，嘆息不停，在夏日中午的酷熱中，臥在熱熱的沙地上，向仁慈的天求助。對於這些人，美麗的瑪爾西拉自由在地耀武揚威。認得她的我們，正在等着看她的傲氣將得何種結果，看征服如此可怕的性情及佔有如此高超的美麗者將是何人。我所告訴過你的，都是確確實實的事，所以我相信他們所說克梭唐的死因，如我們的後生子所報告的，也必確實。因此，我勸先生明日去參觀他的殯葬，這一定是值得看的，因克梭唐有很多朋友，而他吩咐葬他的所在，也離此不到一哩克。」

唐吉訶德說：「我決不放過它，講如此有趣的事娛樂我，我謝謝你。」

牧人說道：「唉，瑪爾西拉愛人的事，我還知不到一半。不過，我們明日或許在路上遇得着牧人可以告訴我們，現在你最好睡在屋裏，因夜氣會害及你的傷口；雖然，敷了我所敷的藥，不必怕有不良的結果。」

山曹班差聞牧人的饒舌，聞得討厭死了，請求他主人進比特羅舍裏睡覺。他依他的請求，以所餘的夜晚，思念杜新娜，仿效瑪爾西拉的愛人們，山曹安置自己在羅西寧和他的驢之間，在那兒睡得不像失戀者，像被人痛踢了一場的人。

第十三章

女牧人瑪爾西拉故事的結束，及其它事體。

晨光一由東方的露臺出現，就有五六個牧人來喚醒唐吉訶德，問他還意思去看克梭唐的有名的葬禮否？若有，他們可以和他同去。唐吉訶德求之不得，馬上起身，叫山曹即刻搭上馬鞍和韃褡，山曹很快地搭了，他們就動程。走不上一哩，正當經過兩條小徑的交點時，便見六個牧人向他們走來，穿着羊皮黑襪，頭戴苦迷迭香和杉葉編成的花冠，各人手裏執着一根粗大的榆木棒，同行的還有兩位紳士，騎着馬，穿着美麗的騎馬服，有三個小厮步行隨着。他們兩下相會時候，很客氣地互相招呼，相問他們到那兒去，知道大家都是到葬地去的，便一同前進。

兩個騎馬者之一向他同伴說：「威哇陀（Vradto）先生，我以為等看這有名的葬儀，不會躑躅時間；照牧人所述的死了的牧人和殺人的女牧人的奇奇怪怪的事看來，這必然是件不平常的事。」威哇陀答道：「我也以為如此，不特不以等一天為耗費時間，還想停留四天來看。」唐吉訶德問他們，關於瑪爾西拉和克梭唐的事，他們可得到什麼消息？旅人答道，今早他們過着那些牧人，見他們穿上喪服，便問他們是什麼事故，於是有一個牧人把情由說他們聽，說有一位牧羊女，叫做瑪爾西拉的，容貌如何漂亮，性格如何古怪，許多求婚的怎樣的愛她，還說到克梭唐之死，說現今他們就是給克梭唐葬身。總之，他把比特羅講過的講給唐吉訶德聽。

這篇話說完了，就開始別一篇話。叫做威哇陀的問唐吉訶德，在這麼和平的村中經過，這樣武裝，別有什麼情由。唐吉訶德回答道：「我當的職務不容許我穿別種的服裝。跳舞，宴會，絨牀，是創造給溫文的朝臣，但跋涉，騷亂，槍刀，是給世人所謂遊行騎俠的；我就是遊行騎俠的一員，最小的一員。」他們聽了這話，都斷他是瘋

子威哇陀想再加一番證明，並想探出他患何種病症，便問他遊行騎俠是什麼意思。唐吉訶德答道：『先生，你沒有念過英格蘭的歷史嗎？那兒不是記有阿失王（我們西班牙話叫阿杜斯王）（Arthur Artus）的名，他有一個傳說遍布全不列顛王國，說他不會死，卻是因魔術，變成了一個烏鴉，將來他會回來做王，恢復他的國家和王節。因為這緣故，我們不能證明從那時起直到現在，那一個英人曾殺過一隻烏鴉。在這明主的時候創始了「圓卓騎士」的有名的武士團；而湖上冷西洛和濟尼比拉后（Canoelet of the Lake with Ginebra）的愛情，像記載上的一樣發生出來，可敬的貴因打娜娜（Quintanona）夫人，是使他倆的中人和心腹。由這件事，就產出我們這西班牙所最讚賞的「任何武士，都不及從不列顛歸來的冷西洛那麼受女人優待」這首名歌，和關於他的愛情與功業的甜蜜有趣的故事。從那個時候起，騎士團便向世界各方發展擴張，其中，以英勇的事業而成名者有高盧亞瑪隄勇士和他的子孫以至第五代，英勇的喜加尼亞的非力斯瑪提（Felix de arte of Elymania），好處說不盡的白衣提倫德，在我們的時代，我們差不多見過聽過無數的希臘的唐皮利安（Bolians）這個勇俠，各位先生，這是遊行騎俠，我所告訴你們的，是他的武士團，我雖然是罪人，卻也已向你們說了——專力於此；那些騎士幹的，就是我幹的。所以我漫遊到這偏僻荒野的所在來尋險，決心以此身此力，與最危的遭逢相抗，救弱者與窮人。』

這一番議論一發過去，旅人們便知唐吉訶德的心神失了常態，且知他的瘋狂是屬那一類；如同初次和他說話的其他人一樣，不禁驚訝起來。威哇陀是伶俐活潑的人，他想使大家在去墳山剩下的短短路程中不覺煩悶，決定給他以繼續發他瘋話的機會。他就說：『騎士先生，我看，你是幹了天下最嚴謹的職業，卡徒升（Cartusian）的僧侶幹的，我相信，都沒有那麼嚴謹。』我們的唐吉訶德道：『那許是一般嚴謹，但亦為世界所需要，那我不能無疑。說句真話，實行長官命令的兵士，是同下令的長官一般的。即是說，宗教中人是安安靜靜為人間幸福求禱於蒼天；而我們兵士和騎士，卻是真正實行他們所求禱的，用我們的臂力和刀鋒，不是在屋子裏，卻是在曠野上，夏日難堪的陽光下，和冬日可怖的霜雪花中，來保護它。故我們是上帝在地上的差使，

是上帝用以施行公義的武器。因戰爭和附屬於戰爭的事，無汗水，無勞苦便不能做，所以，做這門業務的，當比安妥適適祈禱上天庇佑。不幸者的，更加吃力。但我的意思並非是——我也絲毫沒有想到——遊行騎士的職位，是同退隱的宗教中人的一般好；不過，我從身經的痛楚，感到牠確然更加勞苦，更加受人捧打，更加飢渴，更加不幸，更加襤褸，更加爲虱所擾（Lousy），而古時的騎士，在他們的生命史中，當然受了許多的不幸過來，即有幾人以勇力匿爲君主，也的確是以大量的血汗買來的；若果變作如此尊榮的人，沒有妖人智士幫助他們，那他們就一定大爲失望，大爲絕望了。」

旅人答道：「我的見解也是這樣，不過我對於騎士有幾點不能無疑，其中一點，就是，他們將做可驚可怖的事，把生命陷於危險之時，他們不像個個基督教徒，遭逢同樣的危險時，所應爲的一樣，記得求恩於上帝，卻熱誠地，忠實地，求恩於他們的蜜斯，視若他們的上帝——這行爲，我覺得是有邪教的臭氣的。」唐吉訶德道：「先生，除此不能有別種做法，不是這樣做的騎士是棄了他的義務，而踏入了邪道了。圖謀建立偉大武功的騎士，有姑娘在眼前，必須含情脈脈，眼望着她，彷彿在他將遇的患難之中，哀求她的恩愛和保護似的，即使無人聽，都要誠心託身於她，低聲說什麼話：這本是騎士的常規。在歷史上，我們有無數的先例。但你不能因此說他不致意於上帝；在交戰當中，儘有時間來幹這事。」

旅人答道：「話雖如此說，但我還有一個疑團。我時常讀到，兩個騎士互相對話，雙方冒起火來，於是勒轉馬頭，在門場上跑了個大圈兒，圈兒一跑完，兩方便馳前去交鋒；在疾馳之時，他們求助於他們蜜斯；交鋒時所常有的，是其中一個騎士被敵人所刺，往後翻過馬臀上；第二個如果不抓着馬鬃，也不免滾下來。我百思不解的，是在這緊急的關頭，那死者如何來得及念及上帝。在疾馳當中，用在求助於愛人的話，我以爲不如用在基督教徒所應該用的方面去。況且，他們漫遊騎俠，不是統帥有姑娘給他們求助，因爲不是統帥有愛人。」唐吉訶德道：「那不行！我說，騎士不能沒有姑娘；他們會鍾情，正和天上會有繁星一般自然，一般正常的。我敢說你不能舉出中有不鍾情的騎士的歷史；其簡單的原因是，唯其沒有戀人，可以不算作正式的騎俠，卻只能算

作一個野子；入騎士的堡裏，不從正門進去，卻爬牆越壁，好似嘍囉小盜一般。」旅人答道：「不過我會讀過——不知會不會記錯——勇敢的高盧亞瑪隄的兄弟唐卡老（Don Galaor）的，卻不見有一個什麼密斯也並不因此而低下，他依然是最英勇的名俠。」唐吉訶德說道：「只有一只燕子，不能爲夏天。」先生：何況我明知這位騎士骨子裏是很多的。凡見銷魂的姑娘，他都不能抑住他對於她們的天性。總之他顯然有一個心目中的王后，時時暗中想念，她因他以祕守愛情爲榮耀。」旅人說：「一個騎士不能不有一個愛人，那末，先生既是一位騎士，也該有一位愛人咯；若使先生不像唐卡老，以祕守爲榮，以大家和我自己的名義，我懇懇切切地請求你，把你密斯的名字，鄉籍，品格，容貌告訴我們。我相信當世人知道她被像閣下如此高尚的騎士所鍾情，所奉侍時，她唯有感到她自身的幸福。」此時唐吉訶德深深地透了一口氣說：「誰知我這美麗的冤家喜不喜世人知道我是她的僕人，我只能說（答覆你們誠懇的相問）她的名是杜新娜，她的鄉籍，陀波梭，滿差的一個市鎮；她的品格，至少是王族的，因她是我的皇后，女君；她的美麗是超乎凡人的，詩人眼裏情人一切虛幻神奇的美質，都實現在她的身上；因爲她的毛髮是黃金，她的額是怡麗西安地（Eligiana Fields）她的眉毛是彩虹，她的眼睛是太陽，她的面頰是玫瑰，她的口唇是珊瑚，她的牙齒是珍珠，她的頸項是石筍。她的胸膛是大理石，她的手臂是象牙，她的皮膚是雪花；爲端莊所掩蔽使人之眼不能看見的一切，據我猜想，是有最高想像力的人，所只能讚美，而不能找什麼來把它比較的。」威哇陀答道：「她的家世，門第，族系，我們也欲一知。」唐吉訶德道：「她的祖先不是古羅馬的Certhi，Galit，Scipios，也不是近時的Colonnas，Orsinis，也不是卡達羅尼亞（Catalonia）的Monacas，Requesenes，也不是華倫西亞的Rebellas，Villanovas，不是亞拉肯（Aragon）的Palafoxes，Nuzas，Rocafortis，Corellas，Lunas，Alagones，Utreas，Foces，Gurreas，不是卡斯提爾的Cerdas，Munrignese，Mendocas，Guzmans，不是葡萄牙的Alencastro，Pallas Meneses，卻是屬於滿差的陀波梭的一族；這一族雖然是新近的，卻是將來最有名望的宗系的先祖。除非皮諾（Zerbino）寫在奧蘭陀（Orlando）鎧甲下的「氣力經不起奧蘭陀一試的，不要觸動牠」這個情形，

請大家不要反對我這話。」旅人答道：「我的宗系就是拉利陀的卡曹兵（Chahopines of Lareed），我也不敢和滿差的陀波梭的相比較；不過這樣的姓字，現在才到我的耳邊。」唐吉訶德道：「這姓字，你難道一向沒有聽過嗎？」

大家很留神的聽他們談論。連看管山羊絛羊的，也看出唐吉訶德彰明顯著的瘋癲了。只山曹一個人，相信他的主人的話是真的，原來自他出世以來，他就已知他係怎樣的人，但使他有些心疑的，是美女陀波梭杜新娜這個人，他的家近於陀波梭，他卻從沒聽過這個名字，這個女君。

他們這樣一邊行，一邊談話之時，看見兩個高山間的罅隙之外，下來了二十來個牧羊人；一律穿黑羊毛衫，戴頭環，後來看出，有的是扁柏，有的是水松編成的；六人擡屍架，架面撒着各色花卉。看見這個，一個牧羊人的便說：「來的是擡克梭唐屍身的人，那邊山腳就是他吩咐葬他自己的地方。」他們就趕快走，剛在屍架放落地上時候，到達。四個人，在巖石旁邊用鶴嘴掘墓穴。他們很懇懇地互相招呼。接着唐吉訶德和他一隊人，上到屍架前觀看，只見架上有一個屍體，撒佈着花，穿着牧羊人的服裝，約莫三十歲，雖然已經死了，還可看出生前時美麗的面目和魁梧的身材；幾本書籍，無數的文件稿冊，或開或合，在屍旁架上放着。參觀的，掘墓的，都默默無言。最後，一個擡屍的，向第二個人說道：「恩伯羅西奧先生，你是嚴格遵行克梭唐在遺囑上的叮囑的；這個是不是他所指的地方，你得留心看明白一下。」恩伯羅西奧說：「是這個，他時常在這個地方把他的不幸史告訴我；他說就在此地初見那類人的血海仇人，他也在此地向她表露熱誠而且高尚的愛情；而瑪爾西拉終於在此解除他的迷，將他丟棄，因而結束他不幸的生命之悲劇；爲了紀念如此大的不幸，他想就在此地，長眠於「湮沒」中。」

他轉過身向唐吉訶德和諸位旅人繼續說：「列位先生，你們以憐憫的眼睛望着的這個身體原是一個寶庫，它裏頭的靈魂藏着上天的許多珍寶。這是克梭唐的屍身；這人的聰明嗎，獨一無二；他的懇懇嗎，無人可比；禮貌嗎，完全無缺；友愛嗎，天下無雙；他慷慨起來，不浮華；莊嚴起來，不驕橫；快樂起來，不卑下。一句總言凡是

善的，他都第一；凡是不幸的，他不二於人。他愛人，他爲人所恨；他敬人，他爲人所輕；他向野獸求愛，他向頑石哀求，他向風追逐，他向「孤獨」呼喊，他向「無情」効勞，所得酬報，是在生命的半途，變作死神的掌中物，生命爲一位牧羊女子所截斷，他原想使她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如你們看過的這些詩稿所足表明的；但終於叫我在放屍入穴後，將它們用火燒了。」威哇陀說：「你比這詩稿的主人之對待它們還要嚴酷凶惡，我們願從吩咐極爲無理的事的人，是大錯特錯的奧格士杜士西撒（Augustus Caesar）若把那位如神的滿都亞人（Manthar）的遺言實行起來，他就得不到「聰明」的好評了。所以，恩伯羅西奧先生，你儘管把你的朋友的身體發落到土中，但不要把他的作品也發落到「湮沒」中去了。吩咐的是個受了傷的人，但你不要像是一個粗心的人行他的話。你救活這些文件吧，這樣一來，瑪爾西拉的惡行永不爲人所忘，而使後來者不再跌落同一的深坑裏。我同這眼前的幾位，已知你這失戀的友人的事蹟，我們也知道你的友情，他死的情形，和他在死牀上吩咐的話；從這悲傷的歷史，可知瑪爾西拉的凶殘，克梭唐的多情，你的友誼的深熱，及在盲目的熱情所指示的道上亂跑的人們的收場。我們昨晚聽得克梭唐的死耗，且聽得是埋在這個地方；我們爲着好奇心和同情心，就決意離開我們的本路，來親看聽來已足使人感動的事。故爲報酬我們的濟助心，及在可能範圍中以弔慰證實此心的欲望，我們請求你這通達的恩伯羅西奧先生——至少我要請求你看我一人，的面上——不要燒了這些文稿，且把幾張贈給我。」他不等牧人的回答，就伸出手，取了最近身邊的幾張。恩伯羅西奧看見了，說道：「這一回姑且特准你，先生，已經取去的，你可以取去，可是希望我留存剩下者不燒，那是空想了。」威哇陀急於要看文稿的內容，取了一張來看，題目是「絕望之歌。」恩伯羅西奧聽見這個題目，說道：「這是不幸人的絕筆，先生，由此，你便可知他給「不幸」摧殘到什麼地步了。請念出給大家聽吧，他們正在掘墓，儘多時間念它。」威哇陀道：「我很高興念。」來看葬的人統統贊成他念出來，環立在他周圍，他以嘹亮的聲音誦道：

第十四章

死者牧人的哀歌和出人意外的事。

——克梭唐之詩——

殘忍的姑娘，

你既迫我把你的傲慢宣佈世界各方，

我就只得讓鬼魂把悲哀的詩思，

灌進我受摧殘的心裏，

使我能以碎心的愁情，

能以顫動的哀音，

敘述我的幽恨，

讚頌你的偉業之完成。

你喲，你請聽我歌唱，

歌兒呀，並不悅耳嘹亮；

我從心的深處，發這不和諧的音韻，

只想使我心兒不痛得如此劇凶。

獅子的咆哮，

半夜間的餓狼的嗥叫。

毒蛇的低鳴，
凶鴉的哀音，
掀起驚濤的颶風聲，
貓頭鳥和寡鳩的悲鳴，
地獄中鬼魂悽慘可怖的嘶喊，
這一切從我的創心迸出使我心神迷亂；
唉！無用的言語，
安能把鬱結在胸的慘情發洩無遺！

可是我不把哀歌唱在德古斯（Tagus）

或在盛產橄欖的白帝士（Behis）

我要在陰氣沉沉的可怖地方，

把我的傷心史吟唱；

這地方是深山，暗穴，或荒谷，

從來不曾踏過人足，

也射不進太陽的一線光明，

只有不祥的野獸奔走四境，

我雖在此狂歌而哀詠，

但我有不幸者的特權歌兒將向全世之人唱誦。

『吐棄』可給人以『死』，
無論真假的猜疑都可殺滅清思，
爐火足把性命燒完，
別離之痛最爲不堪，
最硬的希望，最堅的心腸，
也經不起輕蔑的冰冷；
但是，好一個奇蹟！
我被她所吐棄所輕蔑，
和她遠離，心懷妒意，
我還依然生在世。
呵，我已受盡萬千酷刑，
到如今一線希望都已熄盡；
我即有一線希望之時，
我也不再作什麼希冀，
只要坐下來沉浸在我的悲哀，
發誓不再見她——永遠不再。

希望豈能和懼怕共佔一個靈魂？
抑希望是以所懼怕的事生存？
當千萬可怕的幻象在我眼前浮現，

我能合閉淚眼驅開可怖的妒怨！

輕蔑之態已經露骨表明，

可疑的已經變成真，

真話也已化成了空言，

何等的可憐蟲，還能張開臂膀去相迎！

輕蔑呀，你拿一條繩給我吧，不然，

愛國之暴君，妒忌呀，你給我一把利劍！

我還是不要怨自己的命運，

我想我死來也算是個最幸福最自由的人；

我當把她的心腸在我心鏡裏映成她的姿色一樣美秀，

我得尋求她輕蔑我的原由；

尊貴的愛本是以愛人的禍患維持他的君位，

我受痛苦也只好甘心滿意。

我這樣一邊自勸一邊把活結套上頸項，

而陷入她所祈望的『我的滅亡』

呈獻一具無氣息的屍體，

頭上不戴花環地，給那呼嘯的野風領起。

噯，你這刻薄無情的姑娘，

先則使我絕望，今則使我喪亡；

我忽死的消息傳到你的耳邊，

那時，雖值一嘆，你也別傷懷仰看蒼天，

更莫——可惜了你的眼淚——爲我一哭，

使人不說我的死亡終於克服你的傲骨；

你笑吧，你快樂起來，

慶祝你的禍患不再來；

噫，何消我來饒舌，

你豈不早知我的身死之期便是你的得意的節日？

你，長時口渴的坦打拉斯 (Tantalus)，

你，永負重石的西西化士 (Sisyphus)，

你，心肝爲老鷹所啄的提提亞斯 (Tityus)，

你，綁在旋輪上的以格遜 (Ixion)，

你們，永遠受苦的姊妹三人：

請你們把你們的悲慘灌在我的胸心，

如果像我這樣的不幸者也配得隆重的待遇，

請在我不配壽衣包裹的屍體之旁低聲哀唱喪詞，

地獄守門的三頭怪，噴火的琪迷拉 (Chimera) 及其他千萬妖魔，

也請來參加和唱我的葬歌。

因，爲了美人入墓的人，
只配受這葬殮。

我的『失望』底孩兒——我的哀詞，

請你停止你的悲思；

我不幸的收場既是增加她的幸運，

那末把你的悽愴逐去罷，甚至逐出我的墓墳。

克梭唐的詩歌，很得聽者的讚許，不過念著說，牠和他聽來的瑪爾西拉的端莊及淑靜，似有出入；因爲克梭唐在詩中所發，關於妒忌、猜疑、離別的怨言，都是有傷她的體面的。最識朋友最祕密的心思之恩伯羅西奧，答覆他道：『先生要釋去這個疑團，就要明白，這不幸者寫詩時，不是在她的前面，原想把他自己流放到離她甚遠的地方去，試看離別對他可能發生平時應有的效果。但離別的愛人，萬事都覺煩惱，萬事都要驚疑；所以克梭唐受空幻的妒忌和猜懼所騷擾之時，便彷彿覺得有此事實。這末看來，瑪爾西拉的名譽，是不受到任何的毀壞的；除了本性兇殘，待人驕慢之外，卽妒忌的化身都不該——也不能——使她沾着一點污跡。』威哇陀說：『這是實在。』正要讀從火中救出之文稿的第二張時，就有一個奇怪的幻象——看去似乎如此——突然浮現在他眼前，使他不能看了；因爲他們在它旁邊掘墓穴的石山之上，顯出瑪爾西拉牧女的身影，她的美麗比她的美麗之名更甚。未見過她的，默默無言，驚看着她；看慣她的，也像未見過的人一般驚訝着。但恩伯羅西奧一見她，便作色向她說道：『這山中的蛇精（Basilisk），這個犧牲的性命，既經給你的惡行所奪去了；則你現在到來，是想親眼看這犧牲的傷口，尚有血水再流沒有？抑或想誇耀你無人道的性格造出來的惡蹟？抑或想在那上頭觀望燒羅馬的火焰，做第二個殘酷的尼羅（Nero）？抑或想踐踏這不幸的屍體，如同忘恩負義的那位女人踐辱她的父親達慶（Tarquin）一樣快把來意告訴我們，你究竟想幹什麼？我知道克梭唐

甚至在他的心思上，都遵從你的意思；他今雖然死了，但自命爲他的朋友的人，也是服從你的。」

瑪爾西拉答道：「恩伯羅西奧啊，我到來絕無你所說的任一目的，只來表白我的心，並且使大家明白，因他們的痛苦和克梭唐的喪命，而說我的壞話的人們，是如何無理。那末，請在場的各位細心聽我的話；我相信聰明的人是不必我用許多時間說許多話，就知其中的實情的。你們說我生得漂亮，漂亮得不論愛與不愛，都不容許你們不愛我。對於你們對我的愛，你們說，我有愛回你們的義務。我憑上帝賦我的知覺，知道凡是漂亮的都惹人愛；但我所會意不出來的是，因美而被愛的人，要純然爲着爲人所愛之故，以愛報答愛她的那人——不拘那人是如何地醜陋，醜陋既爲可憎，那麼「你美麗，我愛你；我雖醜，你也得愛我」——這個說法，就未免荒謬了。退一步說，設定兩方都是一般的美貌，但他們的心也不一定能够相合。因爲不是一切的美，都能惹動人的愛；有些美是只好看而不惹人愛的。若是一切的美都會激起人們的愛情和迷戀的話，人的心靈便一定變成永遠混迷，永遠猶豫，而不知所適了；因美的事物既是無限，人的慾求也必無限起來。我聞人說，真正的愛，不可分離，不可勉強，要心甘意願；我很以爲然；那末你們爲什麼望我違背我的意志呢？只因你們說你們愛我，我對你們就有這個義務嗎？請告訴我，如果我天生成醜而不美，我就怨你們不愛我，這是對的嗎？況且你們要想到，我的美麗不是我的要求，卻是我沒有討也沒有想，上帝是自由賜給我的，惡蛇即以毒汁把人毒死，牠也不以毒汁而負罪，因爲那是天賜給牠的；同樣，我也不該因爲美貌而受人責罵。美貌，在一個貞潔的女人，是好似遠處的熱火，或利劍，誰走得近的，定要受傷或被焚。名譽同美德，是靈魂的裝飾，無牠的肉體，無論是如何美麗，還是沒有價值。貞操既是裝飾着肉體和靈魂的一種美德，那末因美而被愛的，爲什麼要依從着拚命毀人的貞操，滿足自己欲望的人，而把貞操棄掉呢？我天生自由，因要經營自由的生活，選了這靜僻的牧場；這山上的林木，是我的伴侶，這溪澗的清水，是我的鏡子；我把我的心思和美麗傳達給林木和清水。我是遠處的熱火，遠處的利劍；誰個見我身影而生情的，我已直言教他不要幻想；如果依然不肯斷念頭，盼望我所不曾答應的，如克梭唐及其他一千人一般，而陷於絕望，就只能說，那人的固執殺了他，不能說是我的凶殘。如果有人駁道，

他的心是純良的，我應該答應他；我就答道，在他們正在掘墓的地方，他向我表白他的心意的純良之時，我說我的心是想永遠過着孤零的生活，只有黃土可以享受我的「孤獨」的成果，我的「美麗」的戰利品。他既還不理我這直率的聲言，硬要逆風駛船，哪怪得他要沉落「昏愚」的漩渦裏？如果使他猶疑不決嗎，我就虛偽。如果答應他嗎，我就違抗了我的良好上的宗旨。他偏偏要求，雖然叫他莫妄想，他失望起來，雖然沒有人恨他。你們試想：把他的痛苦歸罪於我，是否合道理呢？哪個受我欺騙的，儘可發怨言；我和那個失約的，儘可去失望。那個受過我鼓勵的，儘可大起膽來；那個得我答應的，儘可自鳴得意；可是我所沒有欺騙，沒有與之失約，沒有鼓勵，沒有答應的人，莫說我兇殘，說我殺人。天還沒有命令我依從命運而鍾情，而叫我憑藉選擇而戀愛，這是無用的。凡是向我求婚的，都請來領略我這一番宣言。須知，今後如有爲我死的，決不是爲着什麼妒忌或蔑視而死；不與人戀愛的人不會使人妒忌，直率的态度不能看作蔑視什麼人。那個叫我「蠻人」，「蛇精」的，請躲開我這害人的凶物；那個說我無情的，不要崇拜我；那個說我硬梗的，不要認識我；那個說我兇惡的，不要追隨我。因爲這蠻人，這蛇精，這無情的，這硬梗的，這兇惡的，好歹不願找求崇拜，認識，追隨他們。殺死克梭唐的既係他自己暴躁的火性，那末他有什麼理由，罵我純正的，檢束的行爲呢？我在這山林中保持我的清潔，他有什麼理由，望我失之於人震裏呢？你們大家知道，我有我自己的富足的財，而不貪求人家的；我的心願是在自由，不欲奴隸自己。我既不愛什麼人，亦不恨什麼人；我既不騙這個人，也不求那個人；既不把這個人來當作玩具，也不把那個人來開心。這村中牧女的正經談話，山羊的看管，就是我的樂趣。我的希求是限於這山林之內，即有超出範圍，也是憧憬着天堂的美麗——這是靈魂升到她的老家的步驟。」她說到此地，不等回覆，便轉身，向最近的密林，撒下讚嘆她的才貌的一切人，走進去了。

有幾個人，親聽了她這樣有力的宣言，卻還未曾得益，受着她的美眼的難堪的射刺，想去追她。唐吉訶德見了，就以爲這是保護受難女人施行武士職務的良機，便把手放在劍柄上，聲音嘹亮地說：「不論什麼地位，什麼身份的人，都不要無禮迫那美女，而致撩起我的怒氣。她已有明白而充足的理由，表明她對克梭唐之死，

並無多大的，或一點的罪過，並表明她對無論那一個愛者的要求，都是如何的難於答應的了。因此，世上一切人們，不特不該追隨她，逼迫她，還要恭敬她才是；因為她係這世上存心那末純正的，唯一女子。」不是因為唐吉訶德的恫嚇，便是因為恩伯羅西奧，要大家做完他的朋友的喪事，他們終於留着，留到掘了墓穴，燒了克梭唐的文稿，把克梭唐的屍體放了進去，旁觀的人流了不少的眼淚，他們用一塊大石塞住墓頭；恩伯羅西奧說，墓碑準備好時，他想要在它上面題上這麼一段碑文：

在此躺着一位良善的少年牧人，

因受了冷視和唾棄而早年喪身；

他死在羞怯無情的美人辣手下，

『愛』之專制國因這美人而擴大。

他們撒許多鮮花和枝頭在墓上。個個人弔慰了一會他的友人恩伯羅西奧，便告別而去。威哇陀和他的
一位同伴也是這樣做了。唐吉訶德向他東道主及旅人告別時，旅人邀他同他們一塊往西德利去；在那邊，條
條的路道，個個的彎角，都比其他任何地方來得多險可冒，唐吉訶德感謝他們通知他和招待他的善意。他說，
現下還不能去，他要把西德利山上的搶劫賊和謀殺者——聞說很多——先行肅清了。旅人見他懷着一片
好心，不勉強再去邀他，和他再次話別，便繼續他們的旅程；一路上，不缺談話的資料，講到瑪爾西拉和克梭唐
的事件，也講到唐吉訶德的癡瘋。唐吉訶德打主意去找瑪爾西拉女牧人，把他力所能及的幫助獻給她，但事
與願違。

第十五章

唐吉訶德遇着許多楊古色人所遭之不幸。

明哲的西德哈密朋恩其利說，唐吉訶德向他的東道主及參加克梭唐的葬禮的一切人告別之後，便和他的隨從走進他們曾見瑪爾西拉進去的那座樹林，在樹林四處走來走去，走了兩個鐘頭找她，找不到，便在鮮草叢生的一片坪上停了下來，草坪近旁，流着使人心清神爽的一條溪澗，引誘他們，強迫他們在這地方度過愈來愈兇的中午的暑氣。唐吉訶德和山曹由牲口上下來，讓羅西寧和驢子在繁生青草的那處地方吃草。搜了行囊，主僕兩人就毫不客氣地，親親熱熱地，吃囊中取出的食品。山曹疏於縛起羅西寧，相信哥陀哇放牧場全數的牝馬，都不致於撩起他的惡念來的，然而命運或不是時常睡覺的魔鬼，卻這樣安排事情：在那谷中，有一羣加里西亞的(Galician)牝馬吃着青草，這些牝馬是搬運夫楊古色(Yarques)人的，他們慣在當午時候，帶同他們的畜生在有草所在避暑，所以唐吉訶德所偶然佔的地方，恰合他們的意。卻說羅西寧想和牝馬求歡時，在風中聞到她們的氣味，便拋棄他平時從容的步態，不向主人告別，就很快地跑去把他的需求告知她們。但她們彷彿只愛吃草，不想安慰他，用蹄和牙齒迎他，以致不久弄斷了他的肚帶，使馬鞍也跟着掉下了。但最打擊他的是，搬運夫見他侵犯牝馬，就執着獸件棒，把他痛毆一場，毆得他慘臥於地。

這時唐吉訶德和山曹早已看見羅西寧受毆的情形，氣喘喘地趕上來。唐吉訶德對山曹說：『在我看來，山曹朋友，這些人不是騎士，卻是下流的，卑賤的光棍，我對你說這話，是盼望你幫我向他們報這大仇——在我們眼前污辱羅西寧的大仇。』山曹說：『報什麼鬼仇！他們有二十來個人，而我們還不上兩個，還怕只有一個半。』唐吉訶德答道：『我當得過一百個。』他不再說話，便拿着刀，向楊古色人奔過去，山曹給他的主人的模樣所鼓動，也跑過去了，在第一刀，唐吉訶德就把穿着皮襖的搬運夫的衣服的肩膀部分砍破，同時把他

的肩膀刺傷了。楊古色人見他們自己人多，卻受他們兩個人所這樣攻擊，便大家拿起棒來，把他兩人圍住，開始以十二分的速度和猛烈打他們的敵人。不錯，上兩棒，山曹便翻落地上；唐吉訶德也是如此，縱然敏捷勇敢，都無用了。他是註定倒在未起身的羅西寧的腳旁。可見棒落到生氣的粗人的手時，傷人何等厲害。楊古色人知他們自己鬧出了禍事，火速把東西駝上他們的馬的背上，丟了兩個悲慘的行險家，走他們的路去了。

先醒過來的山曹，見自己在主人旁邊，以微弱而悲哀的聲音說：「唐吉訶德先生！唐吉訶德先生！」唐吉訶德以一般微弱而悲哀的聲音說道：「什麼事，山曹老兄？」山曹答道：「不知可以不可以辦到先生身邊若有胡蘿菔拉油盼望你給我兩口吃吃，也許骨頭打碎的——同肌肉受傷的一樣——吃了有益。」唐吉訶德答道：「可惜我們沒有這油不過，山曹，我可以向你發誓：不上兩天，只要命運許可，我便能够把牠得到，不然我的手腕就不高明了。」山曹答道：「先生，你想我們的足要待幾天才能走動呢？」受毆的唐吉訶德騎士道：「我看是難於限定。一切都是我的不對，我本不應該持刀去砍沒有像我一樣受過罰的人們，所以我相信這是戰神因為我離背了騎士的本務而投到我身上的刑罰。因此，山曹老兄，我今要說一番話警告你，這話是與我們兩人的好處大有關係的。就是你看見我們給這般下流的棍徒辱打時，你不要等待我先行動手（好壞我都不幹的），就即時抽出劍來，痛痛快快地，把他們懲戒一頓，若有騎士幫助他們的話，那時我自曉幫助你，用出全力攻犯他們。你根據成千種的證明和經驗，也已經明白我這無人能比的臂力是大到什麼程度的了。」這位可憐的先生，和倍斯卡的勇者打了一場勝仗，居然驕傲起來了。

但是山曹不甚高興他主人的教訓，不禁答道：「先生，我是愛好和平、溫馴寂靜的人，你加我什麼傷害，我都可以掩飾過去，因為我是有妻兒子女要供養和帶大的，故此，先生，我即不能命令你，但你得允許我提醒你一下，就是無論如何，我不願持刀去殺粗漢或騎士，不問他們是高或下，是貴或賤，是什麼身份，地位都好，我都從今，在上帝之前，原諒他們對我做過或對我要做的一切壞事。」他的主人聞到這話，說道：「我盼望我有使我談話舒服一些的氣力，而腰骨暫時止一止痛，來使你——班差——相信你的錯誤罪人，你聽着吧。倘使一

向和我們相逆的命運之風，變過了方向，袒護我們，鼓滿我們的希望之帆，使我們平安無恙地到達我許給你的一個海島的港灣，令我取得這個海島而委你爲那島的總督，那時，若果你不是個騎士，或不願做個騎士，既沒有膽氣，也沒有決心來報你的仇，或保護你的領土，以致萬事都不成功，那麼，你成了個什麼樣人呢？你要明白，在才被克服的國土或省州裏，其土人的心不很安靜，對於他們的新官長也不很喜歡，而可使人放心，不必提防他們企圖改變局面，再像他們所謂「碰一番運氣」，因此，新來的估據者，就要學會對付的方法，就要有進攻和防衛的膽力，以應接萬項事情。」山曹答道：「在方才的事，我本來要有先生說的方法和膽力才是，但我以可憐人的信心，向你賭咒道，這時，我是只能貼膏藥，而不能說話的了。先生試站起來吧，我們把羅西寧扶了起來，不過他委實不配我們扶他，什麼事都是由他生出來的。我向來是不相信有第二個的羅西寧，當作他是同我一樣貞潔、恬靜的。」久處識人心，世上的事，無一可靠。——這話確實是對的。誰料：你打了那個騎士後，會有暴風雨般的棍棒，好像追隨着你似的，落到我們的肩膀上來。」唐吉訶德答道：「山曹，照理，你是受得起這樣的風雨的，不過，我是在細紗葛布之間長大的，對於這次的不幸，不免要更加難受一些；若不是我猜想——我說「猜想」——若不是我深知這種種不便，本爲刀槍事業所必有，那我真要氣死在此了。」他的隨從答道：「先生，這個不幸既是騎士職業必有的結果和收穫，我就要請問於你，牠是時常發生的呢，還是有一定時候發生的呢？在我看來，若使無限仁慈的上帝不庇佑我們，再兩次像這般的收穫就會使我們不能作第三次的收穫了。」

唐吉訶德答道：「山曹朋友，要曉得，漫遊騎士的生命，雖在成千的不幸與危險之下，但他們只差一點，便成了帝王了。許多的各種的騎士，已經把這個經驗拿給我們看了，那些騎士的歷史，我是完全知道的。如果捱得苦痛，我現在可以講些單靠武力升做帝王的人的事給你聽，這些人，是先後遭受種種的不幸和禍患過來的。勇武的高盧亞瑪隄之落於他的勁敵亞琪老師（Archieleus）魔法家的掌中，據確實的傳聞，是說這個魔法家把他擒住了，縛在庭院的一個柱上，用馬鞭抽了他兩百餘次，還有一位很好名聲的難解的作家，告訴我

們說，太陽騎俠陷在一個堡壘的地板門中，落到地底深牢，手足被縛，於是他們以雪水和泥土混成的東西摧殘他，差不多把他的性命結果了；在這大難當中，好在有個和他最要好的智者，來把他拯救出來，不然就為難了那可憐的騎俠了。所以我可在這許多可敬的人們中間吃苦，而不以為意；為的是，他們所受的污辱和災難，甚於我們現在所受的。我要你明白，山曹適值執在一人手中的傢伙，它所弄出的創傷，不算得是一種污辱；決鬪的法律有明文這樣規定，就是一個鞋匠，縱然用他手中的鞋楦打一個人，這鞋楦縱然是木頭做的，而那被打的人，都不能說是被毆。我說這話，原欲使你不至以為我們是受辱，我們只是鬪傷吧了；他們用以搥擊我們的武器，至多只是他們的棍子而已，我記得他們當中，沒有一人是帶長劍、匕首或短刀的。」山曹答道：「他們沒有給我細看的機會，我的手還沒有觸到我的替梭那（*trigona*）他們已用木栓在我肩上，劃了個十字，祝福過來了；當時我失了眼力以及腳力，倒在我現在躺着的所在。我在這所在，並未想到被辱不被辱，只感到被毆的痛苦而已！這個被毆將在我的記憶中，如同在我的肩上一樣，留下深深的印象。」唐吉訶德答道：「只是我告訴你，山曹兄弟，世上決無「時間」所不能滅去的記憶，和「死亡」所不能了結的痛苦。」山曹答道：「世上還有比要時間才能滅去，死亡才能了結的事更為不幸的嗎？假如我們的這個災禍，是屬於只花兩貼膏藥就可治好的那一種，事情還不怎麼壞；只是我看來，全醫院的膏藥，還不够使我們復原了。」唐吉訶德答道：「山曹，且擱下這個話題，從衰弱中用出勁力吧，我自己也用起勁力來。我們看羅西寧怎樣了；據我所見，我們的不幸，不是一絲一毫都沒有落到牠的份上。」山曹說：「不足怪，牠也是漫遊騎俠，我所怪的，是我們經了絕大的犧牲，而我的驢卻安然無恙。」唐吉訶德道：「命運每每在災禍中，留下一門開放，以謀補救。我說這話，是因為這可憐的畜生，可以填羅西寧的缺份，駝我到一個堡裏，去治我的傷。我並不這樣搭在驢上為一件失體面的事，記得我曾讀過快樂的酒神的教師好西里那斯（*Silenus*）——笑神的教師——入百門城時，騎着一匹美麗的驢，而覺心滿意足。」山曹說：「他誠然是像先生所說，騎在驢上；但騎着，和如同垃圾袋一樣放着，卻是大不相同的。」唐吉訶德答道：「作戰所受的傷，只有增加光榮，決無剝奪光榮之理。所以，山曹，不要再

駁我吧。我方才已向你說了，你盡你的力量把我扶起來，把我放在你的驢上，隨你怎樣安置都好；我們好趁天未黑前，離開這個荒野。」山曹道：「不過，我會聽先生講過，遊行騎士，每在一年的大部分時間睡在草地上和沙漠上，並且認作是很幸福的生活。」唐吉訶德道：「他們在無可奈何或有愛人之時是這樣，確確實實，有的騎士，竟留居石巖之中，暴身於太陽、陰影和嚴厲的氣候之下，爲時足有兩年，不爲他們的情人所知。其中一人是亞瑪隄，他自稱爲愛之隱者時節，在不毛山上，住了不知是八年還是八月，我記不清了，那一段事，我不大明白。總之，他的情人奧利安娜（Oriana）不知爲了什麼事不滿於他，他便作苦行，我們擱下這話吧，在落到羅西寧身上的不幸又落到驢子之前，我們走吧，山曹。」

山曹道：「真又落到時，也該有鬼了。」他唉喲了三十聲，嗟嘆了六十口氣，對帶他來此地的人咒罵了一百二十回，站了起身來，但中途停止，彎着腰，如同土耳其人行的鞠躬禮似的，不能伸直身子；經了百般艱難，才把鞍褥搭在驢身上；驢子也乘此日份外的自由機會，略略走遠了一點。他於是扶起羅西寧，羅西寧如果有發怨言的舌頭，也決不讓山曹和他的主人獨發牢騷了。末了，山曹安置唐吉訶德在驢身上，於是牽着驢的絡頭，一時快，一時慢地，向他以爲有路的方向進行。行了二三哩，使他們漸入佳境的命運，把一條路呈示他們，在這條路的旁邊，有一家客棧，這客棧，唐吉訶德說是城堡，山曹說是客棧無疑，但他的主人不以爲然；於是兩不相讓地爭辯着，一直爭到客棧前，還未解決。山曹也就不再辯駁，牽了他一串的畜牲進去了。

第十六章

唐吉訶德在他所視為城堡的客棧裏頭遇着的事。

客棧主人見唐吉訶德橫躺在驢上，便問山曹他爲了什麼事故。山曹答道，不是爲了別的事故，不過從石巖上跌了一交，把肋骨跌傷吧了。棧主有個妻子，和普通經營同樣職業的，性情全不相同，她生性仁慈，鄰近的人若有不幸，對之她很同情。所以她就即刻動手治唐吉訶德，並叫她的女兒——一位很標緻的少女——幫他醫治她的客人。棧裏還有一位僕人，是亞斯都利（Asithal）婢女，有廣闊的面板，平扁的頭，馬鞍式的鼻子，盲了一個眼睛，第二個也不見得好，但身子的活潑，實在是補救了她一切的缺點。她從腳到頭，不上七個手掌高，使她多少受累的兩肩，強迫着她望着地上。這個美麗的姑娘，於是幫着那位少女。她們兩人替唐吉訶德在一間舊房子裏打好一張很壞的牀，這房子，顯然是放牲口的草釋，放了多年的所在。在房子裏也住着一名搬運夫，他的牀和唐吉訶德的相距不遠，雖然是由鞍褥和驢巾所做成，都比唐吉訶德的牀好得多。唐吉訶德的牀是四塊不甚光滑的木板，下面支着不甚相等的棚架，那毛屑褥是同棉被一樣厚，到處突起硬塊，硬得若非由裂縫中看出是羊毛，簡直要把它誤認爲石塊，兩張被單，有如舊盾的皮，一張蓋身的氈子——如果你有心計算的話——你不會數錯一條氈毛。

唐吉訶德便是在這糟糕的牀榻上躺着了，棧主婦和她的女兒，立刻替他從頭至腳塗上膏藥，瑪利陀尼（Maritonnes）即是那亞斯都利婢女，拿着燭火。棧主婦敷藥時，見唐吉訶德渾身傷痕，說道這不像是跌傷的，卻像是打傷的。山曹說：『這不是打傷的，那是跌在粗糙多刺的石上所得的痕跡。』他又說：『好主人婆，我請求你吩咐什麼人取多一點麻布，有人要用到，因我的兩邊也有些兒痛哩。』棧主婦道：『可見你也跌了。』山曹答道：『並沒有跌，只不過看我的主人跌落時，嚇得我身上痛得好似受人毆了千棒一樣。』女孩子說：『這』

很近情。因爲我每常做夢從塔頂上掉下來，而總不能落到地上；醒來時，便覺身上痛得好像真個掉落地，上似的。」山曹答道：「姑娘，但主眼是在當我全不做夢，比我現在還更清醒之時，我就差不多受了和我主人同重的傷。」亞斯都利的瑪利陀尼問道：「這位先生如何稱呼？」山曹說：「滿差。」唐吉訶德是一位遊行騎俠，且係多年以來世所未見的，最剛勇而最良好的一位。」婢女問道：「什麼遊行騎俠？」山曹答道：「難道這樣外行，你也不知道我的姊妹，我告訴你吧；兩句話說來，遊行騎俠便是眼見着被人棍打，後來卻是變成皇帝的一種東西；今天是世上最不幸，最窮乏，但明天卻有二三頂王冠贈給他的隨從的。」棧主婦道：「你既是這樣好的騎俠的隨從，爲什麼連一頂伯爵帽子，你都似乎沒有呢？」山曹答：「時日還沒有到來，因自我們出發冒險以來，只不過一個月頭，至今還沒有遇到一個值得提起的事。有時我們想找這個，卻遇着別個了。真的，如果我的主人唐吉訶德是治好了他的傷——跌壞的傷，使我不致有失所靠，就是把西班牙最好的銜頭給我，我也不肯拿我的好前途去交換它的。」

這些話，唐吉訶德細心地聽了；他竭力坐起來，執着棧主婦的手，說道：「美麗的夫人，你相信我的話吧；你招呼了我在你這城堡裏留宿，很可以以此自幸了。像我這樣的人物，我所以不加讚美的緣故，是因爲俗話說的，「自讚適足以自貶。」不過我的隨從可以告訴你，我是什麼人。我只說，我會把你給我的待遇永遠刻在我的記憶中，我的生命在時我必不忘你的恩惠，若使上天高興，若使「愛」不如此約束我，使我屈服於「愛」的法律和我低聲叫其名字的那無情美女，則這可愛的少女的眼睛，是已成爲我的「自由」的支配者了。」棧主婦，她的女兒，好瑪利陀尼，聽見我們騎士的談論，嚇呆了；因她們不懂得他的意思，好像聽他講希臘話一般。不過，她們還可猜想，他說的定是一些客氣的，厚意的話。因爲聽不慣這種言語，她們神色驚異的對着他儘望，揣他是和現在時行的人全不相同的，說了客棧式的套話謝謝他，她們便出去了。亞斯都利的瑪利陀尼醫治山曹，因他之需要醫治，不要於他的主人。

搬運夫和她約定今晚一同度夜，她答應當客人睡了，他的主人主婦也上了牀，她就來盡量滿足他的要

求。據說雖在山中，沒有任何見證的人，凡所作過的這類允許，她這老實姑娘都必實行的。她自命出身名門，但不以在棧中作這招待事務爲恥；時常說意外的不幸與變故，致成她現在的狀態。

唐吉訶德堅硬、狹小、寒酸、脆弱的牀，在那輝煌的樓閣中間的第一位。近旁便是山曹的，只有一張草蓆，和像細苧麻不像羊毛造成的一張毯子。在這兩張牀之側，便是那搬運夫的牀，已經講過，其上有鞍褥和他最好的兩個騾的全部被巾。他有十二個肥壯的，雄大的騾子；他是亞里哇老（Arivalo）頂有錢的搬運夫，這是根據特別提到這搬運夫的本史著者所說的。這位著者和他很要好，有的人竟至說他和他有什麼瓜葛。其次，西德哈密朋恩其利是萬事都要詳究到底的精密的史家，這是可從他的記述中看出來的；無論如何地瑣碎細微的事故，他都不肯沉默放過了過去。有的史家敘事簡短而疏略，使人差不多沒嘗到味道兒，由於疏懶、惡意或無智之過，把作品最精采的部分棄掉了。所以對於這些，史家西德哈密正可作其模樣。我祈禱上帝賜一千個福給利加蒙隄之泰伯蘭特（Tablante of Rionmonte）和陀米拉斯（Tomillas）伯爵的事業之作著！上帝他們對於件件東西，描寫得何等精嚴呀！卻說那搬運夫看過他的騾，再次飼了牠們之後，便橫身在鞍褥上，等候他最守約的瑪利陀尼山曹已敷好了藥，躺着了，想匪卻爲筋骨上的痛苦所不容。唐吉訶德因痛要命，張開兩眼，好似野兔。全棧沉沒在寂寞之中。只有懸在入口處的燈子發出來的光綫，照着客棧。這奇祕的寂寞，和騎士由不幸之源的書上每頁讀來時時放在心頭的情節，惹起他想起一件古怪到極的事，爲我們所難想像到的。原來他幻想：自家到了一座有名的堡壘——已經說過，凡他住的客棧，在他看來都是堡壘——那棧主的女孩便是堡壘的女孩，她因他丰采優美，和他鍾情，並且答應那晚不讓她父母知道，偷了進來，和他共過一個長夜。他把自己造成的這些神奇古怪的幻想，當爲事實，開始不安起來，想到他的忠貞所將遇到的危險；但心中決定不犯遺棄他陀波梭杜新那之罪，不管是濟尼比拉后和貴因打娜娜到來會他都好。

他當這樣胡思亂想，亞斯都利人進來的——於他不吉的——時間就過來了。她穿着襯衣，赤着足，毛髮捲起在麻紗瓜皮帽裏，輕手輕足地走進三人共宿的房中，找她的搬運夫。她一進，唐吉訶德便看見她，不管藥

膏和作痛的筋骨，坐起牀上，伸手接他的美麗的亞斯都利姑娘。她躬着身子，不出一口氣地伸手摸她的情人之時，卻觸到唐吉訶德手臂，他便順勢握住她的手腕，拉她（她不敢響一聲）坐在他的側旁，就動手摸她的襯衣，那雖然是粗帆布，但在他的細而柔的葛布似的；她手腕上穿了一圈玻璃珠，但在他的奇想中，卻是寶物；同馬鬃沒有兩樣的頭髮，他視為亞拉伯的燦爛的金絲綫，太陽爲之暗淡之金絲綫；她的氣息雖則顯然像隔晚的臭『生菜』，但他彷彿從她唇上吸來馥郁的清香。總之，在形容與態度上，他描想她是書上所描寫的公主，身上戴着這些粧飾來探看她所愛慕的受了險傷的騎士的。這位可憐的先生，昏迷得除了搬運夫外會使任何人嘔出腸來的撫摸、氣息及好娘子身上的一切，都不能使他醒悟了。他反以爲抱着一位秀麗的女神，緊握着她，以柔婉多情的聲調開始向她細聲說：『美麗而尊高的姑娘！可惜我不能報答美人光降的洪恩，因爲不倦於迫害好人的命運，迫我躺在牀上，一受傷受痛，以致有心來滿足你的欲求，也不能如願了。在這上面，還更加上一個更大的困難，這就是我向無雙的陀波梭杜新娜發過的誓願，因她是我最隱秘的心中之唯一密斯；若不是這些障礙，我決不是那樣呆木的騎士，捨棄你的好意所放在我手裏的好機緣。』

瑪利陀尼給唐吉訶德所緊緊捉住，痛苦到極點，流出一場大汗；她不細聽也不留意他向她說的話。不響一聲地掙扎着。那老實的搬運夫，淫念使他依然未醒，從她入門之時，已聞見了她；他靜心聽着唐吉訶德所說的一切。他妒忌她對他破約，另找他人，便漸漸的走近唐吉訶德的牀來，看他所聽不明白的話發生什麼效果；卻見那姑娘在那兒掙扎着，爲唐吉訶德所緊緊捉住，他就不知什麼是玩笑，舉起手，恨恨地把癡迷的騎士一打，打得一嘴鮮血淋漓，這還不足，他更踏在他的身上，由一頭到另一頭地踏了一頓。不甚堅實的牀面和牀基，因支不起搬運夫另加的重量，就坍塌下來。主人聽見一陣激烈的聲音，醒起來，斷定是瑪利陀尼鬧的禍，因大聲喊她，她都沒回答。他一邊這樣揣想，一邊站起身來，點了燭火，向他所聞見的喧嘩所在走過去。婢女見她主人到來，知道他的脾氣很厲害，渾身發抖，慌慌張張地走到山曹的牀（山曹現在已經睡了）爬上牀中，在他的身旁躺着，縮作一團，好像蛋一樣。棧主進來說：『跑往那裏去了，婊子！這一定是你幹的。』這時山曹已經醒

了，感得身上壓着一團東西，以爲是有夢魔，開始向四方八面亂打，不少拳頭落到瑪利陀尼身上，她痛得難堪，就捨去一切的禮貌，向他回手。他雖睡意甚深，但終於給她打醒了。他雖受着這番毆打，卻不知是誰打她，於是拚命地立起身來，把瑪利陀尼一抱，人世之間最頑最妙的鬪爭就於是乎開始了。搬運夫依靠棧主的燭火，看見他的情人的慘狀，就丟了唐吉訶德跑過來給她以她所急需的援助。棧主也是走來，不過存心不同，是來懲戒那婢女的，他斷定她是這『一團和氣』的根源無疑。正如常人說的，貓對鼠，鼠對繩，繩對棍，搬運夫打山曹，打婢女，婢女回打山曹，棧主人打婢女，大家弄得一團糟，連透氣的時間都沒有了。最妙的是，棧主的燭火熄滅了，在黑暗之中，大家毫不留情地互相攻鬪，手落處，不留一處好肉。

那夜適巧有位官兵住在棧里，是屬於所謂陀里多的『神聖兄弟會』的人。他也聽見了打架的奇怪喧聲，拿了一根杖和裝逮捕狀的一個錫盒子，走進暗房，叫道：『在正義的名義下停手！在「兄弟會」的名義下停手！』他一摸就摸着打壞在坍塌了的牀上的唐吉訶德僵直地，知覺完全沒有了。他捉着他鬍子，『援助我去！』『援助我去！』不斷地喊着，但見那人絲毫不動，便以爲一定死了，房中的人一定是他的謀殺者。因爲這樣猜疑，他便更加提高嗓子，叫道：『關棧門，莫讓他們逃脫，他們殺死了一個人了。』這聲音使他們統統吃了一驚，聲音一傳到，各人連忙住手。棧主退回他的房裏，搬運夫退回他的鞍褥上，婢女退回她的草褥中，惟獨不幸的唐吉訶德和山曹，不能走開原所。於是，官兵放了唐吉訶德的鬍子，出外取火，預備搜捕犯人，但他尋不着，因棧主回房之時，特地将燈熄了。官兵只好走到火爐去想法，花了許多時間和氣力，才把另一盞子點亮。

第十七章

唐吉訶德和山曹班差在客棧中所受無數的不幸。

這時唐吉訶德甦醒了，像日前躺在馱件棒之谷時叫他的隨從一般，哀聲說：『山曹，好友，你睡着嗎？你睡着嗎，山曹？』山曹滿腔悲憤地答道：『嚇我睡着，這晚地獄中一切鬼魂，當然是和我作了伴了。』唐吉訶德答道：『你很可能以這末想，如非我不懂事，則這堡壘定是着了魔了。你要知道——不過我現在問你所說的話，你必須發誓守着祕密，直到我死。』山曹答：『好，我發誓。』唐吉訶德答：『我說這話呢，是因為不願破壞任何人的名譽的緣故。』山曹又說：『我發誓在先生去世之前嚴守祕密，但願上帝許我在明日便把牠發露出去。』唐吉訶德答：『我對你作了許多惡，你要看我快快死了嗎？』山曹答道：『不是那樣講，是因為我最恨長久隱藏事情，我不想把牠們藏廢敗了。』唐吉訶德道：『隨你的便吧，縱然更大的事，我都付之於你的好心和善意。你要知道，我今晚遇着一件最奇的意外事。我簡略告訴你，方才那堡壘長女兒到來會我，她是大部分的世界之最，最美最智的姑娘，她身體的秀麗，她聰明的超絕，其牠的祕密之處，為要貫徹我對陀波梭杜新娜的忠心，為我所默默放過的這一切，我怎能告訴你呢？我只能說：因命數妒忌佳運所放在我的手的大幸福，或因（這更近乎事實）這客棧是如我可曾說過的，受有妖氣，所以當我和她談最甜蜜最熱烈的情話之時，巨怪的一只手，為我所不知，也不知其所從來，忽然對着我的牙牀攔過來，攔得我鮮血淋漓，後然接二連三她用手拳毆我，毆得我比日前因羅西寧的事所受毆打還更難堪，因此我想這姑娘之「美」的寶藏，是為有魔術的摩爾人所保守着，不是保留給我的。』山曹道：『也不是保留給我的，因四百多摩爾人把我毆打得，馱件棍的毆擊，比較起來，不過是「果餡麵食和牛乳餅」吧了。不過，我要請先生有以告我，使我們陷於這樣可憐的境地的這個行險，先生能名之為頂好的，希貴的嗎？在先生倒還不錯，有個絕世美女在你的兩臂之間，但我，我有什麼，除了最』

難堪的，恐怕一生一世都要感到的拳打腳踢，不幸的我，生我的娘，原來我不是騎士，我也不想做騎士；唯獨禍患的大部分卻派到我的份上來。」唐吉訶德答：「唔，你也被人打了嗎？」山曹道：「死絕我的宗族吧！我不對你說了嗎？」唐吉訶德答：「你真難過，朋友，我就來製寶貴的香油，有了香油，一瞬間我們便可把自己醫好。」這時，那官員已經點好燈火，進來看他以為死了的人。山曹看見他進來，穿着襯衣，頭上戴着夜帽，手裏持着一盞燈，容貌怪難看的，便問他主人說：「先生，這就是那有魔術的摩爾人嗎？他是回來完成懲戒我們的事務的吧？」唐吉訶德答道：「那不會是摩爾人，有魔法的人是不讓任何人看見的。」山曹道：「我們雖看不見他，但總可以摩。不然我的肩膀可以作證。」唐吉訶德道：「我的也可作證吧，但不是充分的憑據，可以表明我們所見的是有魔法的摩爾人。」

官員進來，發現他們安然無事地，互相問答，驚詫起來。不過，唐吉訶德一來是打壞了，二來是敷了藥，他當然仍舊一動也不動地朝天臥着。官員上前來說：「是什麼一回事，好友？」唐吉訶德道：「我若在你的地位，說話就該更加恭敬一些，用這樣的態度來和騎士說話，是不是這村中的習俗呢，木頭？」官員不能忍受樣子如此難看的人這樣污辱他，舉起裝滿油的銅燈，把唐吉訶德的腦袋打爛了。一切都在黑暗中，他就立即出房。山曹說：「先生，這是有妖術的摩爾人不會錯了。他把寶藏留給他，但給我們的，卻只有拳頭、燈子。」唐吉訶德答道：「你說來不錯，我們不必談到這妖術了，我們也不要懊惱與生氣了；他們既是看不見的，空幻的，則我們用盡精力，也是無從圖報的了。山曹，你起得來時，便起來，叫堡壘長給我一點油、鹽、酒，迷迭香，以便製造治傷的香油。這時，我真需要這個東西，因給這鬼影打出的傷口，流血流得很厲害。」

山曹忍着骨上的痛站起來，摸索到棧主的房子去，中途碰着細聽敵人的動靜的官員，對他說道：「先生——無論是什麼人——請給我們一點迷迭香、油、鹽、酒，施恩施恩；我們是用牠們治世上最好的騎士的，他給棧中的有妖術的摩爾人所打傷得很厲害，躺在牀上了。」官員聽見他如此說話，料他是沒靈性的人。天將明時，他開了棧門，叫了棧主，把這個老實人所需要的同他說起，棧主把山曹討的東西給了他，他便將牠們攜給

唐吉訶德，唐吉訶德，手抱着頭躺着，在那兒叫苦；其實油燈並未傷他什麼，不過在他頭上，弄出一雙腫起的大瘤而已；他所視為血的，不過是在過去的風波中，由痛苦激出的汗罷了。總之，他把配料取過來，把牠們混在一塊兒，燒了好一刻，看看差不多燒足之時，便停止燒。他要瓶子裝寶油，但是棧裏卻沒有這些物件，他便把油放在錫罐子裏，這罐子是棧主給他的。他馬上就對着罐子，念八十遍『主禱』(Pater noster)，八十遍『福哉瑪利』(Aves Maria)，『福哉聖母』(Salve)，『信經』(Credo)，每念一句，劃一個十字祝福。參禮的有山曹，棧主，官員；至於搬運夫，他平心靜氣地管着騾子的事務去了。

於是他便想立即試他以為寶貴的油膏的効驗，把罐子容不了的，飲了半呷的光景，但入口不久，就嘔得一肚乾淨，嘔吐時的痙攣和痛苦，使他渾身流出大汗。於是，他叫他們用氈子蓋着他，讓他獨自安息，他們就依了他的話。他一連熟睡了三個多鐘頭，醒來時，奇怪！身上就舒服得多，傷處也就復原了；他以為已是完全痊癒，十分相信是製對了非拉伯拉香油；有了這藥，他今後可以毫無忌憚，去遇任何的不可測的戰爭的災害，就是怎樣的危險，他都不必害怕了。

山曹班差也滿以為他主人的復原是一種奇蹟，向他請求，把鍋上餘剩的給了他，因鍋上的香油，分量還不少。他得了唐吉訶德的許可，便雙手把鍋擎起，很熱誠，很高興地，把油灌進他的肚子裏，飲了差不多和他主人飲的一般分量。收場呢，可憐的山曹的胃口，不及他的主人；在他未及丟下鍋子之前，就已經腹痛，乾嘔，出汗，發昏，真個以為末日就已臨頭了。感到如此苦痛，他便咒罵香油和給他這東西的賊子。唐吉訶德見他如此，乃向他說：『這種種不幸，可以會臨到你身上，是因為你沒有得過騎士爵之故，我的意思是，這油對於不是騎士的人是無益的。』山曹答道：『先生，既知無益——死絕我和我的後代吧！——你幹麼讓我飲它呢？』這是藥性發作，可憐的山曹就兩頭發射起來，掛的草蓆和蓋的氈子，經此一場吐瀉，永遠不能再用了。他一陣一陣的出汗，一陣一陣的發暈，一陣一陣的抽筋，不獨他自己，就是旁人，也以為他快要斷氣了。這場風波和災難，繼續了兩小時之譜，但臨末他並不見得如同他主人一樣，卻氣盡力竭，站不起身。而唐吉訶德，像以前所敘述過的，

感到身上已經舒服，已經復原，便想馬上出發去遇險；以為在那兒逗留的全時間，世界和世界的受難人都喪失他的保護和救濟；還有一層主要原因，就是他以為這香油是很可信，可靠的。他乃懷着這個動機，親手搭上羅西寧的馬鞍，把鞍褥搭在隨從的牲口背上，並且替隨從穿衣，將他扶到驢上；然後上馬，騎到客棧之一角，把那兒放着的投槍取來，當作長矛。棧中人統統瞧着他，約有二十人；棧主的女兒也在內，凝視着他，他則目不轉睛地儘望着她，時時嘆着氣，彷彿是從心底拔脫出來的；大家——尤其是見過他身上敷着藥的人——以為是他筋骨作痛的緣故。

兩人騎上牲口之後，他就停在棧門口，呼棧主，以莊嚴的聲調說道：「堡長先生，我在你這堡裏受到的恩惠，是又大又多，使我終身感激不盡。我若能代你對欺凌你的人伸冤雪恨，來謝你的恩呢？那末，我就告訴你，我的職責無非是扶助弱者，保護傷者，懲戒奸徒。你回想一回想，如有像這一類的事付託我，只消說一聲就是了；以我受的騎士爵，我答應滿足你的要求。」棧主莊重地說：「騎士先生，我無閣下爲我伸冤雪恨的需要；當我受害之時，我自曉作妥當的報仇。我只要閣下付我棧中費用，兩個牲口的草稿錢和大麥錢，與及你的食宿錢。」唐吉訶德答：「那末這是客棧了？」棧主答道：「是一間最有名望的客棧。」唐吉訶德答：「那末我以前是弄錯了，因我當真地把他當作堡壘，而且當作很不錯的堡壘呢；但即使這不是堡壘，卻是客棧，你們也只好免我的費，因我不能違騎士之法而行。我深知——我一向沒有讀見其它——無論宿在什麼客棧裏，騎士都一向不交住宿錢和其他的費用的根據，一切法律和理由，大家應給他們以最優良的待遇，以酬勞他們所受的難堪的勞苦；他們夜裏日裏，冬天夏天，步行騎馬，受渴受飢，捱熱捱冷，在一切天上的苛刻下，和一切地下的困難中冒險。」棧主道：「這一切不干我事，我的棧費，你交來；丟下你那閒話事和什麼騎士，不要說了；我不管一切，我只管如何把我自己的拿到手。」唐吉訶德答道：「你是一個傻瓜，一個可憐的棧主。」便鼓舞羅西寧揮動長矛，攻出棧外，誰也擋不住他，他不顧他僕人有無跟來，走到遠方去了。

棧主見他不交錢走了，便奔來扣住山曹班差，山曹說他的主人既不交棧錢，他也不交；他既是騎士的隨

從，則他主人在客棧裏旅館裏不交費的規例和理由，也是適用於他的。棧主聞言，很是生氣，警告他如果他不付錢，他就採取使他後悔的辦法取來。山曹憑他主人所受的騎士爵發誓，說即使丟了他的命，他都決然不付一文，因，很好的古時的騎士法規，不能因他而被壞，而未來的騎士隨從，也不能埋怨他，怪責他，說他破壞了如此公平的辦法。

在山曹的厄運中，註定在旅棧中有四位西哥偉亞的織布工人，三位哥陀哇馬泉的針匠，兩位西偉利的屠夫，盡是愛開玩笑的，活潑好動的傢伙，大家如同受了同一的衝動所激發一樣，上前把山曹從驢上拖了下來，同時讓一人進去取棧主的氈子；他們將要把他投在氈中時，望望上頭，只見天花板太低，不適合於他們的工作，便決定走出院子去，院子只有天空作爲界限了。他們就在這裏把山曹放在氈的中心，於是起手把他拋到天上，拿他如同懺悔節 (Shrove-tide) 的狗子似的來開心。爲氈子所拋的可憐的隨從，他的喊聲連連不斷，又非常厲害，終於傳到他的主人耳邊。他主人停馬細聽，初以爲新的冒險資料又在眼前了，後來才聽知呼喊的是他的隨從，他便勒轉馬頭，以勉力的奔馳騎回客棧，見棧門閉了，他便繞過客棧，看有無入路；但他一騎到不甚高的院子牆，便看見他們拿山曹作的惡劇。他看見他在空中美妙地，輕靈地升升落落，如果他一騎到不許他的話，我想連他也要笑起來了。他想從馬上爬到牆上去，但雖不全失知覺，卻很悲慘。他向他說：「唐吉訶德先生，我不是叫你回來嗎？你打的是羊羣，不是軍隊呀。」唐吉訶德答道：「那有妖術的賊，即我的敵人，他使東西出現和消滅的手腕，真靈活了。山曹，你該明白，這樣的人，要隨意把我們化成一個什麼，這不是難事，害我的這險惡的人，因爲見我快要奪得這場戰事中的光榮，便心懷妒忌，把敵軍化成羊羣。山曹，如果你不相信，你姑且爲我幹一件事，消除你疑團，好曉得我說的竟是實話：你騎上你的驢，慢慢地輕輕地跟在他們後邊，等到他們走遠一些，你就見他們化轉原形，再也不是羊子，卻是我先才說的直立的人啦。」他一身傷破，連下馬也尚且不能，他便騎着馬罵那些拋山曹的人們，措詞粗俗到不堪筆寫；但他們並不因此停止他們的歡笑或工作；飛天的山曹也不停止他時帶威嚇時帶哀求的怨言，然而終歸無用。到了後來，他們純然爲着疲倦而罷手。

了。他們便將他的驢子牽給他，把他的寬大的衫包在他身上。慈心的瑪利陀尼見他十分辛苦，就拿一壺水來。水是從井裏汲來的，因為井裏的水冷些。山曹把水取來，正送到口時，便聽見他的主人大聲喊他，說：「山曹兒，莫飲水，孩子，不要飲牠，會致你的命的；你看，我手裏拿着最神聖的香油（把藥罐呈給他看），只服兩滴，你就必然健全無恙。」山曹聽了，斜着眼，更大聲說：「先生，你怕忘記我不是騎士吧，不然，你便想叫我連前晚所嘔剩的臟腑，也嘔出來了，在鬼的名義上，把你的油藏起你自己用，而不要管我吧。」他結束他的話，和開始飲水，在同一時刻。但一嘗知是水，他便不再喝下去，請瑪利陀尼拿些酒來；她很善意依他，並且用她自己的錢付賬。他們說，她雖做這門事務，卻也有多少基督教徒的影跡和淡淡的輪廓。山曹吃了酒，便踢他的驢；棧門大開，他走出去了，沒有交錢，心中非常愉快；雖然他平時的擔保物——臭皮囊——吃了虧，但也算償了願了。其實棧主已經有了他的旅行囊，做他應付的賬，但山曹慌慌忙忙地走了，一點也想不到棧主見他走了，想關住棧門，但拋山曹的人們不贊同，那怕唐吉訶德是「圓卓騎士」之一，他們這一流人，絲毫也看不起他是什麼東西的。

第十八章

山曹班差和他主人的談話，及其他值得講的事情。

山曹面無血色的走到他主人那邊，沮喪得不能策進他的驢。唐吉訶德見他如此，就說：『我現在十分相信，好山曹，那堡壘或客棧確實是着了魔了；那如此凶殘，拿你來玩戲的，不是精怪或別一世界的人是誰？更令我相信的是我停在院子的圍牆，看見你悲慘的事時，我竟越不過牆，甚至下馬都不能夠；可見他們一定把我迷住了。我以自己的名譽向你發誓，我若越得過牆，或下得馬時，必給你報仇，使那班怯夫和兇漢一生不忘那次的玩弄，而不管因此犯了騎士的法規，因為我時常對你說過，除了保衛自己的性命和身子，和在嚴重緊急的情形下，騎士是不許持刀以向不是騎士的人的。』山曹道：『無論是不是騎士，只要能夠的話，我自己都能報仇的，然而我竟不能不過，我以為拿我來戲弄的，不是精怪，乃是同我們無異的，有肉有骨的人，他們拋我時，我聽見他們各有一個名字，一個是叫做比特羅瑪兒丁尼斯（Pedro Martínez），第二個是提諾羅赫赦特士（Tonorio Hernandez），棧主的名是約翰巴老米古（John Palomeque），左手先生，可知你之不能越牆和不能下馬，卻另有原因在，不是着了魔，由此種種，我得到一個明瞭的認識，就是我們冒的險歸根會把許多的不幸帶給我們，馴致那個是我們的右足，我們都將不得而知了。所以在我的小見比較妥當的辦法，還是回我們鄉去（現在正是收割之期），管治我們的業務，不再從西加（Oceca）流浪到麥加（Mecca），從油鍋跳落到火焰中。』

唐吉訶德答道：『山曹，你不懂騎士道的事情！放心吧，忍耐吧，將有一日，你就會親眼看見做這行業是如何高尚的了。你告訴我，世上可有比「打勝仗向敵人奏凱歌」更為快心的事嗎？那有樂事能比得過牠的，決然沒有。』山曹道：『我雖然不知，但事情也許如此。不過自從我們做騎士以來——（不然）——自從你

做騎士以來，先生——（我不該把我自己算作榮耀人物之一）——我們不曾勝過什麼仗，只有一回戰勝了倍斯卡人，在這一回，你也還帶着半只耳朵和半個頭盔而脫身；自那回以後，我們一無所有，有的只是棒上加棒，拳上加拳，而我的被拋在氈中，還是不計；那戲弄我的，是有魔法的人，我無從報復，因而不能領略如先生所說戰勝敵人的愉快和得意。」唐吉訶德答道：「這正是使我麻煩，也應使你——山曹——麻煩的事。但從此我要努力覓到一張劍，能令佩牠的人不爲任何的魔法所影響的。」命運說不定會把亞瑪隄自稱爲火劍騎俠時所用的劍給了我，這是世上騎士所佩的劍中之最好的一把，因除了我方才說的好處之外，牠利得如同剃刀，如何堅固的，如何妖異的甲鎧，都擋不住牠的。」山曹道：「我的運氣如此！若使那劍果然這樣，而且你又得到了它，那也只於騎士有益有用，如同香油一樣，至若可憐的隨從呢，卻只好唱哀歌。」唐吉訶德道：「莫擔心這層，上天會好好地待你。」

唐吉訶德與他隨從這樣談着話時，唐吉訶德見他們走的路上，有一大團濃重的煙塵向他們前進。他看見了，轉面向山曹道：「山曹，這是命運貯藏給我的幸福顯現出來的一天了，這是大大發揮我的武力的一天了，在這一天我要幹永遠留存「名譽之書」中的一件事業了。山曹，那團煙塵，你看見了嗎？這是在這路上進行的無數的民族組成的大軍所激起來的。」山曹道：「這樣說來，便有兩隊軍兵了；因在那另一方又有一團煙塵。」唐吉訶德回頭一看，果然不錯。快樂到了極點，他想，這兩軍必然是到這廣闊的野地來交戰的本來，他的幻想中，無時無刻，不是充滿着他書上讀來的一切，戰爭哪，妖魔哇，危險哪，狂亂哪，戀愛呀，挑戰哪：他所說的，所思的，所行的，無非關乎這類東西。卻說他見的煙球，原是兩大羣羊掀起來的，牠們在一只路上從不同方向行來，爲塵埃所掩住，非到走近之時不能爲人所看見。但唐吉訶德斬釘截鐵地說牠們是軍隊，山曹也竟相信起來，說道：「先生，那末，我們怎樣辦？」唐吉訶德答道：「除了左袒和幫助弱的一方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山曹，你得明白。在前方，向我們前進着的軍兵，統領的是特拉波巴拿大島之君主（Lord of the Great Island of Trapobana）亞里樊花輪（Alifanfaron）大帝。在我們後方進來的軍兵，統領的是他的敵人加拉

滿隄斯 (Garamantes) 的王，赤臂兵打波靈 (Pentapolia of the Naked Arm) 他是時常赤着右臂作戰的。」山曹問道：「但這兩君主，爲什麼如此相恨呢？」唐吉訶德答：「他們相恨，是因爲這亞里樊花輪是個信邪神的惡人，和兵打波靈的女兒戀愛，她是個最美麗的，最溫雅的姑娘，是信基督教的，她的父親不肯嫁她給信邪教的王，除非他先拋棄假先知穆罕默德，做個基督教徒。」山曹說：「憑我的鬍子說，兵打波靈有理，我打定主意盡我力量助他。」唐吉訶德道：「這樣幹時，你便盡了你的義務了；打這樣的仗，原用不着受爵的。」山曹道：「這不難明白，但我們如何處置這驢使戰了之後，我們可以找見牠呢？因我以爲向來也怕未騎着這種牲口出戰的慣例。」唐吉訶德道：「你說來不錯，你可以讓牠碰機會，失了也好，不失也好；戰勝之後，我們會有許多的馬，卽羅西寧也陷於被撤換的危險了。你留心聽，讓我把兩軍的主要騎士告訴你，我們登那兒的小山去吧，這樣可以把兩軍看得清楚些。」他們就實行登到小山頂上；若不是羊羣掀起的煙塵，遮隔了他們的眼光，唐吉訶德所視爲軍隊的那兩羣羊，就可看見了。但他卻在幻想中，見其所不見的，也所不能見的，開始大聲這樣說：

「你所看的那邊的騎士，鎧甲金黃，盾上畫着一匹獅子，戴着王冠，蹲在一位姑娘下面」的，便是銀橋之主，勇武的老加可 (Lauraloo) 第二個，鎧甲撒着金花，在碧青色盾上繪着三頂銀冠的，是貴羅西亞 (Quinoia) 的太公，威嚴的米可可倫波 (Micoocolembu) 第三個，體格巨大，在右手進行的，是三阿拉伯之主，大膽的波里士之白藍打巴兒巴蘭 (Brandabarhan of Boiicho) 他穿着蛇皮的戎裝，以門板代盾牌，據說這是參孫 (Samson) 以一死報敵人之仇時所拆毀的廟堂的門板之一。你翻過臉看那一方，可以望見那一軍前面的水勝不敗的新倍斯卡 (New Biscay) 的君主，加加何那之帝摩納 (Carajona 之 Timonel) 鎧甲分爲藍青，白，黃四部，他的盾是黃褐素底，畫着金貓，有個「米奧」(Milau) 的花字，這是他情人名字的前一段；據說他的情人就是無雙的米奧莉娜 (Mianina) 亞克夫的亞非尼肯 (Algarve 的 Aleniquen) 公爵的女兒，第二個，騎着壓着那匹戰馬，戰甲雪白，盾是白色，沒有紋章的，是新騎士，他是法國人，叫作比得巴兵 (Peter Papin)

烏德力 (Utrique) 采邑之君。你看見的別一個，以踢馬刺刺有斑點的快馬的兩腰，其鎧甲爲碧色素底的，是有偉大的那皮亞 (Nordia) 公箭，林木的愛士巴打非拉陀 (Bapatallardo) 他的紋章上，畫着龍鬚菜，並有「我運命如此爬行」的標題。」

他就這樣的爲奇怪的想像和難解的瘋狂所驅使，不假思索地舉出各隊的許多騎士的名字，並詳述各騎士的武器、顏色、紋章、標題。他不猶疑地接着如此說：「前一隊是許多民族所組成的，其中有飲著名的生打士 (Xanthus) 的甘美的水的，踏馬西里 (Massilian) 地的山居人，飾的亞拉伯福地 (Arabia Felix) 純粹的金沙的，住在澄清的得毛唐 (Thermodon) 涼快的各岸上的，用各種各樣方法，汲引黃金的伯多拉士 (Pardous) 的江流的，喜歡背約的奴米帝亞人 (Numidian) 以弓箭出名的波斯人，跑着作戰的巴帝亞人 (Parthians) 和米提人 (Medes)，時時遷居的阿拉伯人，膚色潔白而性情兇惡的西帝亞人 (Soythians)，厚唇的以帝奧比亞人 (Ethiopian) 和名字雖記不清，面目我卻看見而認得的其他無數民族。在第二隊中，來着的，有飲盛生橄欖之白帝士 (Betas) 的水晶般清水的，以永恆富庶的，黃金的德古斯 (Tagus) 之水使面光滑的，享用神聖的琪尼 (Geni) 之益水的，腳踏牧場繁富之打得沙士 (Tartestan) 地的，在以色列斯 (Xerez) 之神仙草地上散心的，頭戴黃色麥穗的有錢的滿差人，穿着鐵器的古哥持 (Gothio) 的遺族，在以緩流馳名的，比書以加 (Pisuenga) 洗澡的，在以深藏之水源出名的曲折的瓜地安娜 (Guadiana) 之大牧場上畜牧的，在比里尼士 (Pyrenees) 寒林中和在亞平寧 (Apenines) 雪峯上打抖的，總之，歐羅巴所包含的一切。」

天公！他指出幾多的地名！他數出幾多的種族！以驚人的捷快，述出各各的性質來，完完全全沉醉在他所讀的荒唐書上去了。山曹聽見這些話，不知如何是好，不響一聲，時而掉轉頭來，試看他主人舉出的武士與巨怪，看不見，就說：「先生，那裏有什麼人，巨怪，騎士，和你說的一切什麼鬼，至少我看不見，這說不定是像昨夜的鬼一般的妖術吧。」唐吉訶德答：「你怎的這樣說，你不聽見馬嘶聲，喇叭聲，鑼聲，鼓聲嗎？」山曹答：「別的我聽不見，我只聽見綿羊咩咩地叫着。」果然，此時兩羣的羊，已經來得很近了。唐吉訶德道：「山曹，你所受的

驚懼，使你看對，聽不對了；因驚懼的一個影響，能使人的知覺混亂，因而使事物變化牠的原性，你既如此害怕，那就站開，讓我一人去罷；我獨身足把勝利交給我左袒的那一方。」說完，便策韋西寧，放平長矛，如電火般馳下小山去。山曹大聲叫他說：「且慢，唐吉訶德先生，回來吧；我指天誓說，你要去攻的是綿羊，回來吧，生我的爺該死，這是多麼狂瘋的事，看那邊那有什麼巨怪騎士，貓兒，四部或全部的盾，純碧色或魔鬼的素底，真要命，哪！你幹的是什麼事來！」唐吉訶德依然不回來，繼續前進，高聲叫道：「喂！武士們，凡隨從兵打波靈赤臂，在他的旗幟之下作戰的，統統跟我來吧；你們將見我代他報他的敵人特拉波巴拿的亞里，樊花輪的仇何等容易！」說畢，他便衝入羊羣之中，開始以長矛攻牠們，神情憤激而勇敢，好像正在和大敵交戰，管帶羊羣的牧人，大聲喝阻他，見話不生效果，就解他們擲石器（Castles），開始向他的天靈蓋，敬他以拳頭那末大的石塊，唐吉訶德不把石塊放在心上，左衝右突，叫道：「傲慢的亞里，樊花輪，你在那裏去了！你上前來，我不過是騎士，要單對單地證明一下你的勇武，而取你的命兒，懲戒你欺凌勇英的兵打波靈加拉滿打。」這時有一塊大石，投擊在他的腰上，把兩根腰骨埋進他身內，遭此難堪的投擊，他滿以為快死了，至少是受着重傷無疑；他記起那香油時，便取出罐子，送到嘴邊，開始灌一點進去；但是他還沒有吃足時，又來一個杏仁，恰恰投在他的手上，和罐上，把罐子打碎了；順途替他帶走了三四只牙，並打爛他兩個手指。第一塊石如此，第二塊又是如此；可憐的唐吉訶德，終於從馬上滾落地上，牧人跑來看他，料定他是給他們殺死了，便趕緊把羣羊集攏來，把大約七只死羊擡開，就不再加過問走了。

這時山曹站在山上，看他主人的瘋傻行為，拉着鬍子，詛咒他當初和他相識的那時辰；不過見他滾落馬下，牧人也已走了，他便從山上下來，跑到他那邊去；見他說：「我要請你幫幫忙，暫時不要去吧；你上前來，看我缺了幾顆白牙，彷彿口裏一顆都沒有。」山曹靠攏身來，差不多把眼睛放進他口裏，這正是香油開始在唐吉訶德的肚裏發其藥性的時候；所以正當山曹看着他的口裏時，他便把肚中物，如從砲口上發出來一樣，猛烈噴在仁慈的隨從的面孔上和鬍子上。山曹說：「聖母瑪利，是甚麼一回事呀！不錯，這可憐的罪人是受着

致命傷了，從口裏噴出血來。」但細察一下顏色和氣味，就發覺不是血，是他見他吃的罐裏的香油。當下他便反胃，幾乎連腸也要嘔在他主人面上，於是兩人都狼狽了。山曹跑去驢子那兒，想從行囊中取些物件，拭自己的面和治他的主人，找不見行囊之時，他險些就要發狂了，於是又咒罵他自己，下定主意離開他的主人，回他自己家中去，雖則喪失過去時間的工資和所許海島的總督權的希望，也不顧了。這時唐吉訶德起了身，左手覆住口，以防剩下的牙脫落出來，右手握着羅西寧的韁轡，羅西寧始終站在牠主人的身邊，不離寸步，生性原是如此溫馴忠實的。他上到他的隨從那邊，只見他靠着他的驢，一手支頤，似有所思，看見他這愁鬱的樣子，便向他說：「我們要明瞭山曹一個人若非幹得比別人多，決難超過別人。臨到我們身上的這陣陣風雨，便是天將晴明的先兆，事將順利的證明，禍也好，福也好，都無久在之理；因此，禍患既已持續多時，則福樂當然不能遙遠了。所以，你既未曾和我共遭不幸，就不該因我的不幸，而辛苦了你自己。」山曹道：「怎未沒有和你共遭不幸？他們昨天用毡子拋的，敢不是我爹的兒子吧？我今天所失裝着一切器物的行囊，敢不是別人的吧？」唐吉訶德道：「嚇！行囊失掉了，山曹？」山曹道：「不錯，失掉了。」唐吉訶德答：「那麼我們今日沒有東西吃了。」唐吉訶德答：「將沒有東西吃了，如果附近草地不長先生說知道的野菜，這是像你一般不幸的騎俠所常吃的。」唐吉訶德答道：「這時候，我不想吃提奧斯可利提斯（Dioscorides）所述的一切野菜，即經拉古那（Yacina）博士本人註解過來，都不想；我只想一片麵包和兩個鹹青魚頭。好山曹，你騎上你的驢，跟我來吧。供給一切的上帝，不會使我們失望的；尤其是我們，像現在一樣，為上帝做了許多的好事，即使空中蚊蚋，地上的微蟲，水中的蛙卵，都不見棄於上帝；他是如此仁慈，是使太陽照在好人和惡人，使雨落到正人和壞人的。」山曹道：「先生當個傳道的，比做騎士要好。」唐吉訶德答：「遊行騎俠，對於一切都是懂得——也應懂得——多少的。古時的騎俠，他們在官道上說教，說得宛如巴黎大學畢業生一樣，我們由此可知，牙既不會鈍了筆，筆也不會鈍了牙。」山曹答：「姑且以先生的話為然吧。不過我們要走，去想法找今晚住宿地方；我所求上帝庇祐，使這地方沒有毡子，沒有拋毡子的人，沒有鬼，沒有有妖法之摩爾人；如果有的話，就只好讓魔鬼去安排一切了。」唐吉

訶德答道：『孩子，你這樣地求着上帝吧。你帶我到什麼地方都好，我這一次隨你去揀選住宿地方了。請你把
 手伸過來，用指頭探進我的口裏摸一摸，看我右旁的上顎失了幾個臼牙，這上顎我覺得很痛。』山曹用指頭
 探進去摸，問道：『這兒平素有多少粒臼牙的？』唐吉訶德答道：『四粒；除了最後的一粒，都是完全無缺的。』
 山曹答：『先生，你想清楚你說的話吧。』唐吉訶德答道：『我說四粒——如果不是五粒，我有生以來，沒有拔
 過牙，也沒有患過蛀蟲和鼻涕感冒症（Rheum）以致脫掉牙齒。』山曹說：『那末，在這下面，先生只有兩個半
 臼牙；在上面呢，半個或什末個都沒有了。平平滑滑的，像我的手掌一樣。』聽見隨從所報告的慘耗，唐吉訶德
 答道：『真不幸哪！我寧願他們斬了我的手——只要不是持劍的手。山曹，你該知道，口沒有臼齒，無異於磨坊
 沒有磨石；鑽石也沒有牙齒那末寶貴的。但是從事森嚴的干戈事業的我們，卻難免這一切災禍。乘上去，山曹
 友，走吧；我隨你到無論什麼地方。』山曹就依他，向他自己所視為有旅店的那一方向進發，沿着平時多人來
 往的大路前行，他們輕輕地，緩緩地走着。因為唐吉訶德的口顎發痛使他很不舒服，並且他也無決行之意，山
 曹想開開他的心，和他談話，他說：

第十九章

山曹和他主人明哲的談話，勝利的死尸冒險和其他名事。

「我的先生，我以為近幾天來，我們遭遇的一切患難，必然是用以懲戒你犯了騎士的法規不行你發過的誓；即不在桌布上吃麵包，不和王后作樂，和你說要行它的一切其它誓言，除非你奪到了王八利諾頭盔——不，你怎末稱呼那個摩爾人什麼名字我記不清了。」唐吉訶德道：「你說得很對。不過呢，我向你老實說，我已完全忘記了。你可以相信，毡子的事之發生在你身上，過失是在你不及時提醒我。但是我還有補救的辦法。在騎士團中，事事都是可以解決。」山曹答道：「怎的！我發過什麼誓嗎？」唐吉訶德說：「無關乎你發不發誓。我知你不十分能够脫掉從犯的罪，這就夠了。因此，無論冒什麼險，我們總不妨預備治方。」班差說：「先生，既如此，你便不要像你發誓一般，把這個忘記了；不然時，鬼也許又要拿我來開心了；而且見你如此固執時，連你也會拿來戲弄了。」他們如此談談說說時，「夜」在他們的中途到來了，他們卻沒有發見投宿處，最糟不過的是肚餓得要死；失去行囊，就等於失去他們全部的食糧；在這不幸之上面，又遇着一件意外險事，這意外險事確然是像這兒所敘的一樣真實的。當時夜色頗深，但他們依然前行。山曹以為這是官道，四五哩外，必然可以遇着客棧。飢着腹的隨從和餓着肚的主人這樣前行時，看見他們所行的道上，有許多的火光，向他們移動過來，好像會動的星一樣。山曹看見，吃一大驚，唐吉訶德也不知是什麼一回事。一人在絡頭上勒住驢，一人在馬韁上勒住馬，停下來，細望究竟是什麼；只見牠們向着他們前進，愈進得前，其光愈大。山曹見這光景，好像服了水銀似的打抖。唐吉訶德也頭髮直豎，心略定時，叫道：「這定然是最大最險的奇遇了，在這奇遇之中，我要用出我全部的氣力和膽氣了。」山曹答說：「噯！噯！如果不出我的猜想，竟又碰着鬼時，我到那兒去找骨頭來推受這災厄呀！」唐吉訶德說：「不怕是如何厲害的鬼，我都斷然不許他們動你一根線紗；前回他們拿你玩弄，

是我越不過籬的緣故，可是現在在這平地上，我就可以自如地揮我的劍了。」山曹道：「可是他們要迷你使你無知無覺時，則我們雖在曠地上，又有什麼關係呢？」唐吉訶德答：「你儘管這樣說，但我還是求你，山曹提起一點膽氣來，經驗已告訴你，我的手段是如何的高強。」山曹道：「當上帝高興時，我會提起來。」他們略略行出路道，把那移動着的火光再次看個清楚，不過一刻，便見許多白衣人。山曹給這嚇死人的景象嚇得膽氣全消，牙齒開始格格打格的對打着，如同得了四日一發的寒熱症一樣，待看清時，戰抖得對打得更加厲害。現在他們看見二十來個穿白袍的人，一律騎馬，手中拿着火把，在他們的後面，跟來一張昇牀，牀上蓋着黑色布；在後隨着六人，穿着黑色喪衣，所騎的騾也是蓋着黑布，直拖到足跟邊，看牠們步態的遲慢，易於斷定牠們不是馬；穿白袍的互相間說些不知什麼話，聲音很低很哀。在這個時分，在這樣荒僻的所在，這奇祕的景象，本不難使山曹甚至他的主人——如果他的主人不是唐吉訶德——驚怖。山曹雖駭得膽力全失，但他的主人卻大不同，此刻他起了一個活潑潑的想念，以為這正是他書中一樣的奇遇；他想到，那昇牀是屍架，擡在它上面的是一個武士，受着重傷，或者被殺，而他的仇是要讓他來報的。他不再猶疑，就放平長矛，坐穩馬鞍，在白衣人不能不經過的大路中心，神氣慷慨而英勇地停着，看看他們走近了，便高聲呼道：「騎士們，且慢！不管你們是什麼人，你們表白我聽，你們是什麼人，從那裏來的？往那兒去的？屍架上擡的是什麼？看你們的樣子，不是你們害了人家，便是人家害了你們。這疑問，你們必須，而且也利便解答，我好來罰你們作的惡，或雪你們含的冤。」一個白衣人道：「我們不得空，客棧遠得很，我們不能停下，說許多你要求我們說的話。」他就策他的騾前進，唐吉訶德對於他的答話，很不高興，捉住騾的轡頭，道：「站住，規矩一點！我求你們答的答了來；不然時，我向你們全數人挑戰。」騾是易驚的，他的手一捉牠的轡頭，牠便嚇了一跳，提起前足，往後翻倒下來，把騎的人壓在牠的下面。一個步行的走卒見他墜地，便開始咒罵唐吉訶德，心頭火起的唐吉訶德就放平長矛，不待片刻，馬上刺一個送殯的人，用力地把他刺傷在地；回過身來，再刺其餘的人；此時，他攻打和擊敗他們的靈捷，真是值得一看；你會疑到此刻的羅西寧是生了兩翼，竟也輕敏地，豪勇地發奮起來了。那些白衣人是沒有膽子的，兼又

手無寸鐵，自然立即就逃走，拿着火把在野地上亂跑，看去似同歡笑節或什麼夜會的許多『假面跳舞者』喪家亦給他們長袍包裹得不能移動了。所以唐吉訶德算是未受一點傷，把他們連夜打了一頓，使他們不得不退走，因為他們以為他不是人，卻是從地獄中來的陰魂，想來把他們所放在昇牀上的屍體奪去。這一切，山曹望着，很讚嘆他主人的勇敢，自言自語道：『我的主人當然是如他自己所說的英武驍勇的人了。』地上有正在燒着的火把，恰在墜倒騾下的人的近旁，在火光之中，唐吉訶德看見他，便上前把矛端指在他喉上，命他降服，不然他就殺死他。墜地的人答道：『我已經降服了，因我跌壞一腿，不能動了。如果先生是一位基督教徒，則我懇求你，不要把我殺死；不然你便犯聖瀆神；原來我是個碩士，有些微的聖職的。』唐吉訶德道：『你既是教堂中人，又是什麼鬼帶來此地的？』墜地的說道：『什麼鬼是我的不幸。』唐吉訶德道：『你若不把我先時間的話，答到我滿意，就還有更大的不幸臨到你身上。』碩士說：『我就答吧；你要知道，方才我說我是個碩士，其實我不過是個學士，我的名是亞倫梭羅皮斯（*Alonzo Lopez*）我是亞哥文達斯（*Alcoyendas*）人，我是從倍沙（*Bassa*）城來，同行的有十一個和尚，就是那些執着火把逃走的。我們是送那昇牀上的屍體到西哥偉亞（*Begovia*）城去，這尸體是死在倍沙的一位先生的屍體，在倍沙停放了好一會；現在，像我所曾說的，我們想將他的骸骨，送到西哥偉亞去葬，他是在那邊出世的。』唐吉訶德問：『誰殺了他？』學士答：『是上帝藉傳染性熱病殺了他。』唐吉訶德道：『既不是別的任何人，把他殺了，我們的主，也就省了我為他報仇的麻煩了；他既在上天的手上去世，那我們無可如何，只能默然發幾聲肩，如果上天要殺我，我也只能這樣辦。我要告訴大師，我是滿差的騎士，名為唐吉訶德，周遊世界和除邪去害，這是我的事幹。』學士道：『我不明白你除邪的方，法你把那加在本來已正的我，把我的腿弄傷，令它永久不能再正，你所加於我的害，是使我永遠受害，我碰着尋求意外事的你，在我真是一件最不幸的意外事了。』唐吉訶德道：『不是一切事情都是一式的。亞倫梭羅皮斯學士先生，壞是壞在你們在夜晚披上白袈裟，擎着火把，穿着喪服，真像是不良的或別個世界的什麼物類，使我不能不攻擊你們，以盡我的職責——那怕我明知你們是地府裏的撒旦，直到現在，我以為你們是撒

且呢。」學士道：「我的命既該如此，那麼請你，騎俠先生，幫助我從這騾的下面立起來吧；我的腳在馬鞍和腳蹬中間夾住了。」唐吉訶德道：「我差不多要一直談到天明了；你爲什麼要等許久，才說出你的苦衷來呢？」他便叫山曹過來，但山曹不想動，只管搜騾背上的馱件，是那些好人們所帶來的，裏頭裝着好些食物。山曹把自己的外套當成一個袋子，儘量地把東西裝進去，把它放在他的牲口上，於是走到他主人那兒，把學士從騾的壓力之下扶了起來，扶他坐在騾上，把火把遞給他。唐吉訶德叫他追上他的伴侶們，並且爲着他，不奈何傷害了他們，代他請他們見諒。山曹也說道：「如果哪位先生，偶然問起打他們的勇士是誰，你就對他們說，是滿差唐吉訶德，又名愁面騎俠。」學士走了。

唐吉訶德就問山曹，叫他愁面騎俠，可有什麼動因，別的什麼時候不叫，偏在這時這樣叫他。山曹說：「我告訴你吧，是因爲，當你在那不幸人所帶的火把前時，我看了你好一會的確，老爺的面容，我從沒有見過這般愁慘的；這當然是由於戰倦的緣故，不然便是由於缺失了牙齒。」唐吉訶德道：「都不是，是因由擔任替我的功業作傳的智者，以爲我該起這個名兒，如同古時的騎俠一樣；因爲有的是自稱爲火劍騎俠，有的是麒麟（Unicorn）的，有的是姑娘的，有的是鳳凰的，有的是鷹頭飛獅（Griffin）騎俠，有的是死神的；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他們的這些名字和紋章，所以我說，那位智者，現在把稱我爲愁面騎俠的意思，放在你的腦裏和我的口裏。既如此，我想此後便取這個名字，爲使這名字更適合我起見，我決定一有機會，便在我的盾上畫個最愁的面孔。」山曹說：「你不消花費錢財和時間來畫這面孔，簡捷便當的辦法是，把你自己的面孔顯露出來，誰要看看你，你便呈給他們看；你沒有像，沒有盾，也會使他們馬上叫你「愁面」的某某了；你要相信我所說的是真話，說句老實的笑話吧，飢餓和牙齒的缺失，真是使你面孔愁得儘可免去愁容的圖像了。」唐吉訶德笑

山曹胡思亂想，但決定就叫那個名字，等到有便時再畫他的盾。

他說：「爲着以辣手對待聖潔的東西，我怕給教會除了名了。不過我知道，動他們的不是我的手，卻是我的長矛；況且我絲毫也沒有料到，我竟撩犯了像我這樣的基督教徒所敬重的教士或屬教會的東西，我料想

他們是別個世界的鬼魂妖精呢。不過，我還記得明明白白，西德魯隄斯亞（Cid Ruy Diaz）因爲在法王聖上之前弄破了王的專使的椅子，給他除了名，但好羅特里哥威哇（Roderick of Bivar）卻在那日做着尊榮勇敢的騎俠。」

已經購過，學士此時已經不出一聲，走開了。唐吉訶德很想看看昇牀上的屍，是不是骸骨；但山曹不贊成，他說：「先生完成的這回險事，算是我所見之中吃虧最少的。這些人雖然已經打敗打潰，但他們也許會想到打他們的只是一個人，而視他們的敗潰爲恥辱，遂重振旗鼓，回來找我們，拿許多事情給我們辦理。驢已經方便，山近在眼前，飢餓逼迫着我們，我們除好好地走開以外，再也沒有別事可做了；俗語說：「死人入墓頭，生人就饓頭。」說着，他便騎着驢先行，要求他的主人跟來。他覺得山曹的話倒也不錯，不答話，跟他走。他們在兩小山之間走不遠，便見一片廣闊的荒僻的豁谷；他們就在此地停下來。山曹卸下驢的馱件，他們躺在青草上面，用飢餓作醬油，把早飯、午飯、小點、晚飯同時解決了，吃完不止一盤的冷肉充餓。這冷肉是隨死者的牧師們所帶來，他們是不會自奉太薄的，但臨來一個不幸，在山曹是認爲無以復加的不幸了，就是他們沒有酒，甚至沒有水飲。他們口渴極了，山曹見地上生滿青青的嫩草，便說道：

第二十章

著名的滿差唐吉訶德，幹前所未見的冒險事業，比世上最著名的騎士所幹的都更安全的。

『先生，近處必有泉水或溪澗，灌溉這些雜草，我們走前一點，一定找得着什麼東西，止息使我們痛苦的這可怖的口渴，口渴當然比肚餓還要令人難受的。』唐吉訶德很以這話爲然，山曹把吃剩的晚飯收起，放在驢上之後，牽着驢的絡繩，唐吉訶德也執着羅西寧的轡頭，他們便走過青草地，摸着路前行，因爲夜色深得使他們不能看了。他們走得不上二百步，一片巨大的聲音便達到他們的耳邊來，有如大瀑布從宏大而峻峭的山岩上傾倒下來的一樣，這聲音使他們快樂到極點，當他們停下來聽是從哪方發來時，忽然別的可怕的聲音，把他們聽水聲所得的快感，滅煞了，尤其是生性膽小靈驚的山曹。我是說，他們聽見很有節板的敲聲，鐵器和鏈子的烈音，伴着猛激的水聲的這聲音，除了唐吉訶德以外，誰也要驚怕的。夜色（已經說過）很深，他們適值走進高大的樹林之間，樹葉爲微風所動之時，便發出可怖的幽音，所以荒涼的所在，黑夜，水聲，蕭蕭的葉聲，處處都是令人驚怖與恐懼的；尤其是當他們感到敲聲不止，夜風不停，晨光不來的時候，除了這種種以外，就是他們不知身在何方。但唐吉訶德帶着大無畏的精神，跳上羅西寧，穿着盾，舞動着長矛，說道：『山曹好友，我告訴你，我是秉承天意，降生在這鐵器時代，來復興黃金時代或所謂黃金世界的，承受危險大業，武功的人就是我，我再說一遍，命中註定使「圓卓騎士」、「法蘭西十二同儕」和「九俊傑」復生，而消滅人們對於伯拉德們，泰伯蘭特們，奧利樊德們，隄倫德們，太陽騎俠們，皮利安尼斯們，以及全羣的著名古俠的記念，而在我所活着的這時代，建立足以使前人最光輝的事業也失色的偉大武功的這個人，就是我，忠誠可靠的隨從，你知道今晚的黑暗，今晚奇祕的蕭索，這樹木的亂聲，好像從月上的高山降落下來的——我們正要去尋的——水的音響，不停地攻打我們耳朵的敲聲，這一切，混合起來，或分離開來，已够使戰神本身的心驚怖，駭懼，

詭異至於少遇危險與少遭不測的人，更不消說了。但是我今向你細述的這一切，正足鼓勵和喚醒我的勇氣，我的心已在我的胸中跳動，急欲冒險，不避萬千的艱難。所以你要把羅西寧的腰帶絆緊一點子。上帝祐你吧，你在此等三天，就夠了。如果我不能在這時間內回來，你便可回我們城裏去。你得給我做做好事，更從那兒去到陀波梭，對我無雙的杜新娜姑娘說，她癡心的騎俠，因為試作使他配作她的人兒的事業死了。」山曹聽見主人的這些話，開始以世界上最溫柔最惻隱的心哀泣起來，說道：「先生，我不懂你爲什麼你作如此可怕的險事。現在是夜晚，沒有人看見我們，縱使還有三日沒有水渴，我們也是不難轉身，避開險途，既無人看見我們，就自然說不到誰怪我們沒有膽子，更有一層，我聽過我們鄉中的牧師（你和他很相識的）傳道時說過，「尋險的，在險中滅亡。」所以幹除了靠「靈異」之外，無法免難的這過火的事去撩犯上帝，是不對的。蒼天免你像我一樣被人拋在毡子裏，更從送死尸的許多敵人中把你勝利地平安無恙地救出來，你也應該罷休了。如果這些話，都還不足以感動和軟和你的石心腸呢，那麼這話也許可以使先生相信而取消主意了吧，就是，先生一離開此地，我就會怕到只好把我的靈魂捨給要得它去的那個物類了。我離開我村莊，丟下我老婆子女來跟隨，服侍老爺，以爲一定更好而不至更糟，豈知「貪婪弄破錢囊」竟把我的希望打碎了。我的希望活潑潑地，想得先生時常許我的那該死的海島，如今卻見先生把我丟在這遠離一切人羣的荒地上。看上帝的面，先生，請別如此苛待我吧，先生若果真地不肯完全拋棄這事，求你至少延展到天明時分，依我當牧人時學來的小技看來，雖天光不過三時了，爲什麼呢？」「北熊」的口是在頭上，在左手線上造成半夜了。」唐吉訶德道：「山曹，夜色深得全個天空上不見一粒星，你怎能看見這線是在什麼地方，這口這頭，如你說的，又是在什麼地方呢？」山曹道：「不錯，不過「驚懼」有許多的眼睛，能見地下的事物，何況天上的事物呢？再則，以爲天明已經不遠，這個想法，也不是無理由。」唐吉訶德答：「不遠也吧，遠也吧，不拘現在或任何時，都決不能說，眼淚和哀求可以阻我盡武士的義務。所以，山曹，你住聲吧，激發我的心去冒無比的，可怕的險的上帝，會好生關顧我的安全，安慰你在你的憂患中，你所要幹的就是，絆好羅西寧的腰帶子，在這裏等候；生死我馬上回來。」

山曹見他主人最後的決心，見他自己的眼淚，哀求，勸告，對他是如何的失効，便決意用計，使他不能等到天明，如果他可以等的話，所以他絆羅西寧的腰帶之時，不讓他看見，悄悄地用韁的絡頭繫攏羅西寧的兩後足，使唐吉訶德要走不能走，因馬只能跳躍，不能動了。山曹見自己的計策成功，說：「啊！老爺，請看給我的眼淚與祈禱所感動的天，如何的阻擋羅西寧使牠不能去。如果你還偏要刺他前行的話，那你只有惹起命運的怒氣，而正如人們說的，「腳踢荆棘」了。」這使唐吉訶德蠻幹起來，他愈用踢馬刺刺他的馬，愈不能使牠動步。他沒有料到這計，終於決定靜下來，等到天明，或等到羅西寧能走動的時候。他相信這一定由於別的什麼因由，不是由於山曹的計，他就對山曹說：「羅西寧既然不能動，則他的耽延雖然使我流淚，我也只好待至晨光微笑之時了。」山曹道：「你用不着流淚，你如其不高興下馬，在青草地上稍稍將息——如同遊行騎俠所時常做的一樣，明早冒你等着的險時比較精神好些，——我就講些故事開開你的心，講到天明。」唐吉訶德答：「什麼叫下馬或將息？我是在危險中休息的那班騎士嗎？你是生來睡覺的，你睡去，不睡時，由得我，我要幹我所視為最適合我的天職的事業。」山曹道：「請好老爺不要生氣，我說這話，並無這種存心。」他走攏來，一手放在鞍鈕上，一手放在馬鞍的後部，在那邊緊抱着他主人的左大腿，不敢和他離開一指。對於仍在他的耳邊不斷地響着的敲擊聲，他是如此害怕啊！唐吉訶德叫他講些故事他聽，這是他已經許過的。山曹答道，他很願講，如果他聽見聲音時所感恐怖能依他的話，他說：「但我會勉力講一條故事，如果還被我所記着，不會從我的指縫間溜跑，那麼這是最好的故事了。我今開始講，請細心聽吧。」

「是者，是降臨的福，降在大家，尋禍的受禍。」先生，我請你注意，古人講他們的故事時的開頭話，不是平常的東西，卻是說：「尋禍的受禍」的羅馬人，叫卡陀遜堡利諾（Cato Nonorino）所說的。這話是如同一個戒指帶在你手上一樣，適合於目前的情形，意思就是，先生須要安靜一些，莫四處去追隨禍患，我們寧可讓開，另行別路，在此有那麼多的恐怖，侵襲我們，我們不一定要這樣繼續幹去的。」唐吉訶德說：「你繼續講你的故事，我們要行的路，你由我打算。」山曹說：「那麼，我就講吧。在埃斯特拉瑪杜拉（Estramadura）之一地，

有個牧辭羊的——牧山羊的；這位牧辭羊的或牧山羊的，照我的故事說來是叫做羅皮盧以斯（Lopo Ruiz）這羅皮盧以斯呢，和牧羊女叫陀拉哇（Toralva）的戀愛；這牧羊女叫陀拉哇的，是有錢的牧畜的人的女兒；這位有錢的牧畜的人……」唐吉訶德道：「如果你照着這個章法，個個字眼要說兩回，說下去，這兩天你還說不了，講簡潔些兒，須像個腦子清醒的人，不然便不必講了。」山曹答：「他們在我村裏講什麼故事，都是同我講的一般調門，我不能不照這樣章法講。先生要我新創例規是不對的。」唐吉訶德說：「要如何講，便如何講吧。我是註定要聽你的話的，說下去。」山曹說：「那麼，我心上的可愛的先生，我已講過，這位牧人和牧羊女陀拉哇戀愛了。她是魁梧的女子，有些驕慢，頗像男人，原來她有些須的鬍子，我今彷彿看見她。」唐吉訶德說：「呢，你是認得她的？」山曹答：「我不認得她，但講故事我聽的，說這事很真實可靠，在我把這故事講給任何人聽之時，我會硬斷，我會親眼看見。在時間的進程中，不睡覺而搗亂一切的魔鬼，使牧人對牧羊女所懷的愛情，變成致命的憎恨。據不良的嘴唇所說，原因是在她使他生了一點妒意；從那時起，他便恨她，爲着避免見她起見，他就想離開那鄉，去到他的眼終久不會再見她的地方去。陀拉哇發覺自己給羅皮所見棄，就更愛他……」唐吉訶德說：「捨棄愛戀她們的人而愛戀捨棄她們的人，原本是女人的天性，說下去，山曹。」

山曹說：「牧人竟然實行他的計劃，集攏他的山羊，行過埃斯特拉瑪杜拉野原，以便入葡萄牙、王國去。陀拉哇知道這事，便赤足步行，遠遠跟他，手裏拿着旅行杖，頸上搭着行囊，據說裏頭帶的，是一面鏡子，一個毛梳，和一瓶塗面的什麼膏油，管她帶的是什麼，橫豎我現在不是證明牠們；我只說，牧人依他們所說，帶他的羊羣渡瓜地安娜（Guadiana）江，那時江水漲升，差不多要溢上兩岸來了。他到的那一岸，沒有一隻船，也沒有人渡他或他的羊羣過江到對面。這情形使他感到大大的痛苦，因為他知道那陀拉哇快就到來，以哀求和眼淚來使他非常煩亂了。他便四面張望，終於見一位漁夫，他近旁有一只艇，但只可容一人一羊。可是他還是向他說，和他約好，渡他和他的三百山羊過去。漁夫進艇子裏，帶渡一頭山羊；他回來帶渡第二頭；他又回來，又帶渡別一頭。先生，請計算着漁夫帶渡的羊，如果忘了一頭，就沒有故事了，再說一句也不可能了。那麼我說下去吧，對

岸登陸的地方，泥濘而油滑，所以漁夫來往很費時；但是他回來帶第二頭，又第二頭，又第二頭。『唐吉詞德道：你總結一句，說他帶渡了所有的山羊就完事了，因為你這樣一來一去，一年也弄不清楚啦。』山曹說：『已經帶過了幾多了。』唐吉詞德道：『鬼曉得。』山曹道：『我不是叫你留心計算嗎？這樣一來，故事實在講完了，我再也不能說下去了。』唐吉詞德道：『怎能如此，渡過的山羊的確數，對於故事如此的重要嗎？甚至一頭山羊，再也不能說下去了嗎？』山曹道：『不能，決不能，先生。我問先生，過了幾頭山羊，先生答說不知道的那一剎，我要講的故事，便從我的記憶中飛走了，其實這是很好的故事。』唐吉詞德道：『那麼，故事已經完了。』山曹說：『是的，如同我的母親一般完了。』唐吉詞德道：『你對我講的，真是人所能想像出來的一個最奇罕的故事，奇談，或歷史了；你敘述和結束的法門，真是空前絕後；雖然，我也料到你的智力必有這樣的東西，但我並不以為奇，也許是這不絕的管聲，擾亂了你的理性的緣故吧。』山曹說：『也許，但我的故事呢，我知道無話可再說了；因渡過的山羊一開始計錯，故事便完了。』唐吉詞德道：『那故事要在什地方完，便以上帝之名，在什地方完吧。我們試看羅西寧，能動不能動。』他又刺牠前進，牠又躍起，接着便木然站着，把牠絆得如此緊了。

這時，也許是將臨的早晨的冷氣之所致，也許是山曹在晚膳吃了些致瀉的食品，也許動作是純出於自然——這似乎比較可信——他想做一件他人不能為他代做的事，但估住他心中的恐怖，是厲害到使他不敢離他主人一個手指，而把牠放下不幹，這又是不可能，所以處在進退兩難之時，他就只好把捉住馬鞍後部的右手放下，輕輕地悄悄地，把吊起他的褲的鈕子解開，解開了，褲便落到他的腳上，如同腳鐐一樣；接着把襯衣盡力拉起，把兩塊不是最小的臀尖露在空中，他以為這樣一來，便可驅除可怖的痛苦和煩惱的了；不料一俾更困難的事，又臨來到他身上，就是，他不知如何可以不弄出聲來，輕下身子。他便咬緊牙齒，縮起肩，竭力抑住氣息，其實他這末謹慎，他也終於不幸，弄出了些微的聲音，同使他非常驚怕的聲音很不相類的，唐吉詞德聽見了，說：『這是什麼聲音，山曹？』山曹答：『我不知道呢，老爺；又怕是一個奇遇吧；「不測」和「意外」絕

不是從小事開頭的。」他又來碰碰運氣，終於很順利。一些兒微聲也沒有，他感到使他極為不安的重擔卸釋下來了。但唐吉訶德有同聽感一樣完全的曠感。山曹又靠近他，和他相貼着一樣，以直線上升的幾許氣味，就不免撲到他的鼻孔上來，使他掩着鼻孔，帶着鼻音說：「你真非很怕吧。」山曹道：「果然，但是，先生是從那點特別看出來？」唐吉訶德道：「是從你的氣味比平時烈些，不是龍涎香的了。」山曹說：「那也許是的，但錯是只錯在先生，在這樣不適宜的時候，引我到這樣荒涼的所在。」唐吉訶德掩着鼻孔不放道：「請離遠三四步吧，朋友，今後你得留心你自己，和你對我應有的敬意；我和你太過親暱，反生出這種輕慢的舉動來了。」山曹道：「我敢打賭，你以為我對我自己做了什麼不應做的事。」唐吉訶德答：「山曹朋友，你愈攪牠，牠就愈難堪了。」

主僕談話如此類的話度了那晚。但山曹見天光快來，便小心地解下羅西寧繫好了褲子。羅西寧雖然生性不甚活潑，但得到了自由，也彷彿高興起來，開始以蹄蹬地，但牠還不知道什麼是騰躍。（這話要請牠原諒。）唐吉訶德見羅西寧動起來，以為是好兆頭，相信這兆頭的意思，是要他立刻行那可怖的險。這時晨光出現了，什麼都很清楚了；唐吉訶德發見自己是在幾株的栗樹中間，栗樹下是一大片的蔭影。他還聽見那不絕的聲音，惟不能知道是什麼緣因。他於是不再猶豫，即刻策羅西寧回過身來和山曹話別，吩咐他在這兒至多等他三天，如像方才已經說過的；要是在三天內不回來，他便可斷定是天意要他在那危險中結束他的日子。他又提及他要帶給他杜新娜姑娘的信息和使命；說到服役的酬服，他不用費心，在他未離鄉之前，他立了遺囑，到鄉時一定依服務時間之長短，把工資清償他；但倘若上帝從那危險中把他安然無恙的帶開時，他的島子決然是可以拿到手了。山曹聽見他好主人的感動人的話，重新哭起來，決意等到這事的最後一刻和收場，方才捨開他。這歷史的作者，據山曹的這眼淚和這樣可敬的決心，斷他是生於名門，至少是個「老基督徒。」這溫柔的關心，幾分的軟化了他主人，但還不致於使他發露出任何的弱處，他反而盡力掩飾，開始向發出水聲和敲擊聲的那一方向走去。山曹步行跟他，循例牽着驢——他順境或逆境中的密友。在陰陰的栗樹間，走了

好遠路程，便到一片小小的青草場，在峻峭的石壁之下，從石壁上衝下巨大的迅流。石壁腳下，有些好些窮寒的屋舍，與其說是房子，似不如說是大廈的殘蹟來得好。他們聽得是這屋舍發出還未停響的那敲擊的聲音。羅西寧給水聲和鼓聲嚇得跳起來，唐吉訶德安慰他，輕輕地向屋舍前進，誠心地向他姑娘求恩，求她在這可怕的冒險中保護他，並求上帝也不要忘了他。山曹不離他寸步，拉長頸子，在羅西寧的腳間，看使他如此害怕與猜疑的，原是何物。他們再走百步，轉一個彎時，使他們一夜如此驚惑的可怕可駭的聲音的發源處——惟一

的發源處，就顯出來，露出來了。

敬愛的讀者莫怪造成這道耳之聲的，原是輪流交擊的九個研布鐵鎚。唐吉訶德見原是那末一回事，嚇呆了，悵惘到極點。山曹凝視着他，只見他垂頭在胸前，顯出十二萬分羞耻的神態。唐吉訶德亦看着山曹，見他兩頰漲起，他的口裏滿含着『笑』，險些兒要爆發出來；他雖滿懷懊惱，見到山曹，自己也不禁笑了起來。山曹見主人開始笑，便放聲狂笑，笑到不能不住兩腰，免得把肚子笑破了。他停了四次，同先次一般狂烈地笑了四次。唐吉訶德對於他的大笑氣極了，尤其激怒他的是，山曹說這話諷刺他：『山曹朋友，你要知道，我是秉承天意，生在我們這鐵器時代中，來復興黃金時代或黃金世界的，承受危險，大業，武功的人，就是我。』山曹這樣地繼續把唐吉訶德初聞那可怖的敲擊聲時所說的話的大部或全部，重述了一遍。唐吉訶德受山曹這樣的戲弄，不好意思，冒起火來，舉起長矛，刺了他兩下；如果山曹的頭，如同他的兩肩一樣，受了這兩刺呢，唐吉訶德不用交他的工資了，除非交與他的子孫們。山曹因為玩笑吃了不少虧，恐怕他的主人又來，就很謙遜地叫道：『請先生不要動怒，上帝作證，我不過是開玩笑罷了。』唐吉訶德道：『你開玩笑，我不開玩笑。嘻嘻哈哈的先生，上前來，你以為這些研光布疋的鎚，如果是行險的資料，我便沒有行險的決心和勇氣了，是不是？你以為我既是個騎士，便要能够辨別聲音，能够分出那個是磨布坊的聲音，那個不是，是不是？況且，有生以來，我都沒有見過磨布坊；和你在磨布坊中間生出而長大的可憐的粗漢不同的。請你把這六個打布鎚子變成了六個巨人，把牠們一個個地或一塊兒地拋到我的鬚子邊來吧；我若不使它們通通用頭當腳走，那時你儘可來戲』

弄我。」山曹答道：「够了，好先生，我自承太愛開玩笑了。我們之間，既無事了，那末我請你告訴我，望上帝像現今似的把你從你將遇到的一切險中無恙地救出來——請你告訴我，我們感到的恐怖，至少我感到的恐怖——你當然不知恐怖或驚懼是什麼東西的——不是可笑的，值得談的嗎？」唐吉訶德答道：「我並不否認，但我們所遭遇的，只可笑而不可說；人不能有做萬樣事都有把握的十足謹慎。」山曹答：「老爺，你的長矛就是沒有把握，瞄在我的腦袋，卻打中我的肩，好在天公保佑和我閃得快，也罷，在驗水裏，什麼都將出來；我也聞人說過，「使你哭的愛你深。」更有一層，大老爺們對他們的僕人出了苛言，就即時給他一些舊褥子或長襪；但是他們打了人之後，若不是騎士打了人之後給的海島或大陸上的國土，則他們普通給什麼，我還不得而知。」唐吉訶德道：「骰子也許可轉到你所說的話，都一一實現。你是善於體諒的，原恕所有的往事吧，須知一時的感情是在人力之外的。今後我要求你注意一事，（使你不會放肆和我說許多話，）就是我讀過了本的騎士書，雖然是多到無限，卻始終沒有讀見隨僕和主人講像我講的一般多話的。我真以為這是你和我的大錯；在你是錯在不甚敬重我，在我是錯在不因此而更被敬重，看打林（Ganda Lin）不是哥兒的亞瑪的隨從，飛姆島（Fizma Island）的伯爵嗎？我們讀知，他和主人說話時，必然帽子拿在手裏，頭彎着，鞠躬行土耳其禮，加沙巴（Gashaba）是唐卡老的隨從，很少話說；他的名字，在那偉大而真實的歷史中，只不過提到一回，表明他沉默的好處，對我們作何感想？山曹，你可從我說過的話想出來，主人與下人，老爺與小廝，騎士與隨僕，是該有一個差別的。所以從今日起，我們要以更深的敬意來相待了。因為我無論怎樣生氣你，倒霉的總是水瓶，我許過你的酬勞與利益，該來時一定來，倘使不來，我對你說過的工資決不會失。」山曹說：「先生說來很不錯，不過我要知道，若酬勞的時候不到來，而我不能不靠住工資的話，則一個騎士的隨從，在從前可得多少工資抑或是以月計算呢？抑或是以日計算，如同傭工一樣呢？」唐吉訶德答：「我不信那些隨從是有工資，他們是靠主人的情分的。我留放在家中的簽過字的遺囑中，要規定你的工資，是恐防有什麼不測的事。一來，在我們這多災多難的年辰裏，我行險未必可成，因為任何境遇，也不及行險人的境遇那末危險。」山

曹道：『確然是如此，因研布坊的鎚聲，已足以使像先生這樣的騎士爲之不安和迷亂了，不過，先生儘可相信，從此以後，我必然不取笑先生，當你是我主人，我至親的老爺尊敬着。』唐吉訶德答：『這樣，你在世的日子就長了，原來，除了我們的父母，我們應要尊重我們主人，如同尊敬我們的父母一般才是。』

第二十一章

激烈的冒險。孟伯利諾頭盔的寶貴的戰利品，和我們百戰百勝的騎士，遇着的其他事件。

大概這時，下了一點雨。山曹欲進打布坊裏，但是唐吉訶德對於方才的戲謔，還懷着餘恨，無論如何都不願進去。他們向右手邊轉了轉，便是日前他們行的大路。經了一刻，唐吉訶德看見一個人，騎着馬，頭上戴着一個東西，耀得像金的一般。他看見了，便回過頭對山曹說：『山曹，我看沒有一句古語不實在，因為那都是由一切學問之母的經驗之中產出來的話，尤其是一門開處別門開——這一句古語。我為什麼說這話呢？命運雖然在前晚把門關住，不讓我們尋求我們所尋求的——以打布坊欺騙我們，可是現在，他爲着把更美好更可靠的遭遇給我們起見，開了一個大門了。我若不好好的踏進去，那便是我的過處，再不能說「不知道是打布坊」或者「夜色很深」等等的話了。我說這話，是因爲——不知我會不會看錯——前頭有一個人，向着我們走來，他頭上戴着孟伯利諾頭盔（*Mambrino's helmet*）。我對這頭盔發過的誓，你是知道的咯。』山曹說：『先生！要留心你說的話，更要留心你行的事。我是不願有別個打布坊打壞磨碎我們的知覺的了。』唐吉訶德道：『鬼捉你打布坊同頭盔有什麼關係？』山曹答道：『我不知，但是我若可以同平常一樣說話，那也許可以說出一番理由，使先生知道說錯了話。』唐吉訶德道：『我怎末說錯了話，多疑的好漢告訴我，你不是看見向我們走來，騎着一匹灰斑戰馬，頭戴金盔的那騎士呢？』山曹答：『我所看見的，所瞧見的，不過是騎着像我的牲口一般的灰爐頭戴耀着光的什麼東西的人。』唐吉訶德道：『哦！那是孟伯利諾頭盔！你讓開，聽我一人和他週旋，你將看見我（爲着省時候）不用出一言，行完這次的險，我渴望多時的頭盔就將成爲我的了。』山曹說：『我會讓開的，祇是我要再說一番，祈禱上帝庇祐這次不是磨布坊的事。』唐吉訶德道：『老兄，我已經告訴過你，不要再提及那磨布坊了，甚至想也莫想到牠了，你還要的話，我就不再说話，但我發誓爲碎

你的靈魂。」山曹不響，恐怕他主人實行他的誓言，打成了肉醬可了不得。

唐吉訶德見的頭盔、戰馬、騎士的實情，是這樣的。那地附近，有兩個村莊；小村莊沒有店子，也沒有理髮匠；鄰近的大村莊，卻兩個都有，其理髮匠兼爲小的服務。如今，在小村莊裏，適值有一個不舒服的人要放血，更有一個是要修鬍子。這位理髮匠便因此事出門，帶着他的銅盆去。他行到半途時，適好遇雨，便把盆子蓋在頭上，以防蹭踏他的新帽子，因爲盆子是 newly 擦的，所以牠在一二哩之遠發光。他騎的如山曹所說的灰驢，這便是唐吉訶德當理髮匠是騎士，他的驢是灰斑戰馬，他的盆子是黃金頭盔的情由。原來，看什麼，他都就要把來關係到他的騎士狂，和奇怪的空想上去的。他看見可憐的騎士漸漸走來，不等候和他理論，便放盡羅西寧的全速力跑前去，把長矛低低的放好，預備刺他一頓。跑到時，他不勒停他的羅西寧，叫道：『自衛起來，無賴！不然你就自甘自願地，把我份中的東西，讓捨給我。』沒有料想到和擔心到這些事的理髮匠，看見一個鬼影向他撲過來，只好讓身體從驢上滾到地上。避開長矛的氣勢，他一落地，就比鹿子還敏捷的立起身，開始在草地上疾跑，快得風都追不及，把頭盔丟在地上不要了。唐吉訶德得了頭盔，心滿意足，說他這個惡漢很聰明，竟學起海獺來；海獺受獵人所追得緊時，便用牙咬脫牠的獺皮；天然知獵人之跟牠，是爲着這個皮的，他叫山曹拾起頭盔，山曹拿在手裏時，說道：『在上帝前說一句話，這盆子很好，值得一文，也值得一「八角。」他便遞給他的主人。主人即刻套在頭頂上，旋轉過來找護面甲，找不到，就說道：『不錯，定製這有名的頭盔的那異教徒，他的頭一定很大，但最糟的缺失了「一半。」山曹聽他叫銅盆爲頭盔，禁不住大笑，祇是想起他主人最近的脾氣，就突然地忍住了。唐吉訶德說：『你笑什麼，山曹！』他答道：『我想起有這頭盔的那邪教徒的頭真大，這頭盔的確確是同理髮匠的盆子似的。』唐吉訶德道：『山曹，你可知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嗎？這個著名怪頭盔，一定是經歷過一回的奇事，而落一個人的手中；這個人不知他的真好處，見是鈍金製的，不加三思，就取了一半熔了，藉此圖利，所以第二半就像（如你所說的）理髮匠的盆子了，由得牠吧，在認得牠的我看來，形像變過了，是不打緊；一遇到城市，我就去找個五金匠，把牠拿給他修理，修到工匠神（Vulcan）鑄造給戰神的頭盔都還不能

好過牠或和牠相等爲止。但未修理之前，可戴時，我要戴起來，「多少」總比「沒有」爲好；何況爲我擋開石塊，儘有餘力。」山曹道：「這還可以，若不是用擲石器投過來，好像他們在兩軍相戰時所做的一樣；那時他們用石頭投先生嘴巴，擊破那罐子，其中是放着令我嘔出腸來的最吉利的藥油的。」唐吉訶德道：「這藥失了，而我不怎樣介意；製法，你知道，我已經記熟了。」山曹答：「我也是。但這一生，我若要再來再試，我可以永遠不離此地。其次，我不欲尋求是非，而致需用牠，因我要以五官留心，使自己不傷及他人，而人也不傷及自己。至若又被人放在氈子裏拋一陣呢，我沒有話說；這些不測，是難得防備的；萬一牠們要來的話，除了聳着肩頭，抑住氣息，閉住兩眼，聽由命運和氈子的高興把人拋到那裏就那裏以外，簡直別無辦法。」唐吉訶德聞他的話，說道：「你不是個基督教徒，山曹，一度加在你身上的傷害，你始終不會忘卻；不過，我告訴你，寬胸大量的人，是應該忽略細節才是。你跛了什麼足，打折了什麼肋骨，打破了什麼腦袋，使你還不能忘記那回的戲弄呢？細想起來，這也不過是一場戲謔或玩笑罷了。我如果不這樣想，我早轉回那邊去，爲你復仇了；復起仇來，所生禍事，比因海倫（Helen）之被搶希臘人所鬧的禍事，還厲害哩。若是海倫是生於此時，或者我的杜新娜生於那時，那你儘可相信，她決不會有如此大的美名的。」說到這裏，他嘆了一口氣，噴上雲頭。山曹說：「既然不能認真復仇，那就只好當作是玩笑了；但是玩笑和認真的性質，我是能分辨的；我也知道牠不從我的記憶中消失，正如不從我的肩膀上消失一樣。」

「且不提這事。老爺，告訴我，我們如何處置這看去那末像灰驢的灰斑戰馬，給先生打倒了的那王八丟下了的，從他這樣慌忙之奔跑看來，他是不回來要牠的了。憑我的鬚說，灰色的馬真好喇。」唐吉訶德說：「我不慣搶被我打敗的人，奪他們的馬，讓他們步行，亦不是騎士的慣例，除非勝者打仗時把馬失了；在這種情形下，可以當作在公平的戰爭中得來的，把敗者的馬取來。所以，山曹，莫去管這個馬或驢，或隨你叫的什麼東西吧。牠的主人見我們走開了，會回來領牠的。」山曹道：「上帝知道，我該不該將牠得來，或至少拿我的和牠對換；我覺得我的不很好。騎士的規條，確然是嚴格了，連驢和驢相調換，都不容許。我想要明白，譬如我要把驢具調

換過來，可以不可以呢？」唐吉訶德答道：「這點我不大清楚。這可疑的一點，要到我將來明白時才說得定。但你若是很需要牠的話，那我說，你可以換。」山曹答：「很需要的，若牠是我身上用的，我再也不要了。」得了許可，他就把驢鞍換了過來，使他牲口煥然一新。以後，他們把馱驢的，所奪品的殘餘，吃了當早膳，飲打布坊的水時，不回頭看打布坊；他們因受牠的驚嚇，如此地憎惡牠們了。他們的火氣和飢餓，經過了這一吃之後，平息下來，他們便騎上馬和驢，不擇特別的路，如同騎使時常做的，任由羅西寧的意思引導，驢也是和牠很親密，要好地跟着牠，到牠所去的地方。不過，他們還是回到原先的大路；他們在路上隨隨便便的前行，初無什麼目的。他們如此進行着時，山曹對他的主人說：「先生，你可以允許我說一、二句嗎？自你對我下苛刻的沉默，以來說來，我肚子裏腐朽了不少東西了。我的舌尖有句笑話，無論如何，我不願辜負了牠。」唐吉訶德說：「說出來，說簡短些；沉長是不會令人高興的。」山曹答道：「先生，那末我說吧。近數日來的思想，使我覺得先生在大路上和荒野間，漫遊行險所得到的，是如何微少；在此兒，你縱令克服了最險的事，也沒有人看見或知道的；因此牠必然永遠湮沒無聞，以致害及你的志願，知應得的名譽。故據我看來——不過還要待先生更好的判斷——我們必是去投個什麼皇帝，或什麼君主，從事作戰的；做他們的臣屬之時，老爺可以把你的人品，你非凡的膽力，更非凡的聰明智慧，發揮出來，給我們所從的主君知道了，他必然依我們各人的功績酬勞我們；在那時，一定有人記載你的大功大行，以留永久紀念。我不說我自己的，因為牠不能超過隨僕的定限；不過，我敢斷言，如果在騎士團上有記隨僕的事蹟的規例，則我的決不會被人忘了。」

唐吉訶德答道：「你說來不壞；但未做到這一步之前，一個遊行騎使，得經過一番見習和訓練，漫遊四方行險，以便因一些成就而成名，聲譽大得當到君主的宮中，他人已因他的工作而認得他，孩子們一看見他進門，便統統湧了過去，把他緊緊地圍住，叫道這是太陽騎使，或是毒蛇騎使，或是什麼紋章，用這紋章他曾建了些大功的。他們說原來就是他在單人關中打倒大力的巨怪帕老卡帕路諾（Brocabruno）的；就是他把他波斯的大「馬米鹿」（Mameluke）從拘了他約九百年的長期的妖法之中解救出來的；他們就這樣一人傳一

人的表揚他的勳業。國王聽見孩子們及大人們的喧嘩，便行到他王宮的窗前；當他看見他的戎衣，或他盾上的紋章，而認出原來是他時，他就說：「喂！在宮庭中的諸位騎士們，走去迎接騎俠之花吧，他由那邊來了哩！」他們得了命令，便通通出來。國王本人下到樓梯的中段，緊緊抱住他，問候他，吻他的面頰，於是牽着他的手，攜他進王后的室中，室中他的女兒——公主——陪伴他。她是才多貌美的，走遍世界，你也不易找得一個她的對手。以後必然就發生的，就是她把兩眼釘在騎士身上，他的眼釘在她的眼睛上面；於是對方便彷彿是超凡的神聖的什麼，不知什麼緣故，也不知怎樣，他們便給與妙難解的情網所捕捉住了，絆纏住了。心裏非常地苦惱，因為不知如何得到聚談，互相把幽情和苦悶流露出來。王當然從那兒引他到華麗的宮中之某一處，替他把甲鎧脫了，他們就遞來一件華美的大紅斗蓬給他穿；在他穿甲鎧時已經很好看了，穿起黃鼠狼皮，他的樣子就自然更加悅目起來。夜晚來時，他便和國王、王后、公主吃飯，吃時他不轉眼地儘看着她，同時關顧着其他近旁的人們。她也一般謹慎的看着他；因為，我說過了，她是極其聰敏的姑娘。收席時，從廳門突然地進來了個怪難看的侏儒，後面跟着一位美麗的太太，她的兩旁有兩個巨人；提出一個極老的哲人想出來的行險的題目；能夠幹的，便是天下最大的騎士。國王當下就叫在場的人，個個來試，可是個個都不成功；只有那新來的騎士幹成功了，他的名望因此更大起來。對之，公主很是快活，她覺得把心安置在如此尊高的對象所得的報酬未免太多了。最妙的是，這位國王或君主或什麼人，正和另一位帝王，同他一般強大的，實行血戰，在宮中留了幾日之後，新來的騎士，便請求在這戰爭中爲陛下効勞，見國王馬上答應他的請求，騎士就很有禮貌地吻陛下，手，答謝他賜他的恩惠。那晚他和他的姑娘即公主話別，在她的睡房邊的花園的鐵欄邊；以前他曾用公主最信託的某位女心腹的傳達，和他隔着這欄杆談了幾次的話。她嘆氣，她發暈；侍女跑去取冷水救醒她；他很擔心着晨光之來；爲着公主的貞德，他萬不肯把事情洩露出來的。公主卒之蘇醒過來，把她如雪的手伸出欄杆之外，讓武士吻她，武士把她的兩手吻了一千又一千遍，流他的淚露，洗她的兩手。他們議好使各人知道對方的境遇的順逆的方法。公主望他早日回來，他發了許多誓答應了他。他又吻她的兩手，很傷心的和她

別離，差不多完結了他的性命了。他由此回自己房中，投自身在牀上，爲了臨別的悲傷，不能睡覺。他清早起來，去和國王、王后、公主話別；他和前兩個人話別了，便得開公主不舒服，不能接納他的拜訪。騎士料想這是傷心着他的離別的緣故；他的心好像刀刺似的，他差不多要明白的表露他的哀情了。這時間，那心腹侍女是在前，種種經過，她看見了她去把這事告訴她奶奶，公主掉着淚聽她的報告，告訴她說，她最憂心的是，她不知道他的騎士是誰人，他是否王家出身。侍女安慰她說，他確然是的，像她的騎士所有着的這樣多的禮貌，溫文，勇氣，不能不在尊嚴偉大者的身上而存在。悲痛的公主因此安下心來，裝出泰然無事的樣子，使她父母不會疑心，以爲有什麼不妥的事。以後兩日，她不出來外面。騎士這時已走去打仗了；他打敗了王的敵人，奪得許多城，贏了好幾仗；回來宮中，在往常相會的地方和他姑娘見面；他們議好，他向他的父親要求，聚她爲妻，報酬他的效勞。國王不知他是什麼人，不肯把她許給他。但是或把她帶跑，或利用什麼手段，公主終於成了他的妻。他的父親，後來才知道原本是最幸福的一樁事，因爲知道那騎士確是一位英勇的王之兒子；但是什麼國的王，我不知道；我相信牠一定不在地圖上面的。父親死了，公主承父王的業，總結爲一句，騎士變成王了。接着是他的隨僕和幫他登陞到如此尊高的地位的人，馬上就來領賞；他把公主的一位宮嬪許給他的隨僕爲妻；那宮嬪當然是他的愛心的心腹，她是一位大公爵的女兒。

山曹道：『這是我着眼的地方，一切無誤；我等待的就是這個；因爲先生所說的一切，必將不多不少地實現在名爲愁面騎俠的先生身上。』唐吉詞德答：『不用疑惑；用我說的那些手段，那些步驟，漫遊騎俠必能（而且已經）登升爲帝王，留在眼前要幹的，只是我找哪個基督教徒或異教徒的君主是從事作戰而有很俊俏的女兒的罷了，不過想及這事，儘多時候；我同你說過了，在我的入宮之前，我們要先得到一些地方取得名望。並且我也還欠一項：作算找着了國王是從事作戰而有很俊俏的女兒的，又在全世界上得到了使人難信的大名；我也到底不像國王的後裔或皇帝的堂姪。我的名業雖使我極配得王的女兒，可是王非至相信我是這樣的人，他是不肯把他的女兒給我做妻子的，所以，因爲這個缺憾，我擔心着由臂力得來的豐富的報酬，會失

掉了。我確然每年有五百 *dueldos* 的恩給的世家的紳士，說不定替我作傳的智者，會使我的門第與宗系放出光彩來，發見我是王的第五代或第六代的後裔呢。你須要知道，山曹，世上有兩種世系：一種是出身於君主王公的時間一點一點兒把他們消蝕，而終於成了一點，好像倒轉來的金字塔一般的；一種是由窮寒開始，一步一步地高升，終爲偉大的君主。其分別純然是在一個是會是在所不是的，一個是現是從前所不是的。誰敢決斷我不是前一種的人，且經了一番考究之後，我的先祖不是偉大而尊榮的呢？對之，我將來的岳父王該當滿意的。作算他不滿意，但公主已經和我發生了深熱的愛情，縱令她明知我是擔水夫的兒子，也會不顧她的父親，認我做她的良人丈夫了。萬一她不認我的話，那末把她強搶到隨便什麼地方去的良時就到來了，而時間和死，會結束她父母的悲哀。」

山曹說：「正如一些刁皮的人說的，『不要老是哀求，可用武力取得來的，』不過這第二個，『籬墻一跳，勝似善人的懇求，』似乎比較切題。我說這話，是因爲我的先生的岳父——即是國王——萬一不把我的奶奶卽公主許給先生時，則除像先生說的把她奪去以外，再無辦法了。但不幸的是，和平正在形成之中，你在未能安於你的王位之前，可憐的隨僕眼巴巴的望着報酬，除非做引線的侍女，將來做他的妻的，和公主一塊走了，他和他共遭不幸，直至天心改變爲止；因爲我相信他的主人，會馬上把她許給他做妻子。」唐吉訶德道：「這，你儘可放心。」山曹答：「既如此，我們便只須把我們自身交與上帝，讓一切行其所自然了。」唐吉訶德答道：「望上帝許可我的希望和你的需求，誰要當作自己是不幸的，讓他不幸吧。」山曹說：「在上帝之名下，讓他不幸吧。我是個『老基督教徒，』光有這個資格，也就够做伯爵了。」唐吉訶德道：「對略，有餘了；不過你是不是沒有關係，我是一位國王不難賜你以尊位，不用你買，也不用你効勞，封你爲伯爵時，我自然同時把你造成貴族了；任他們說什麼話也好，他們總不能不稱你做『太老爺，』而無可奈何。」山曹說：「你以爲我不曉得尊重我的『爵尾』嗎？」他的主人說：「『爵位，』不是『爵尾。』」山曹說：「也吧，我說，我會使事事都妥善，我告訴你，我在一個社會裏當過一回差，號衣很適合我，以致人人說我有做會社中的監督的豐采和身

材。那末，我穿起公爵耀着金光和珠光的袍子，好像外國的伯爵時，那還了得嗎？我相信人們會行二三百里路來見我了。」唐吉訶德說：「你穿起來，一定好看，但你要常常修理你的鬚髭才好。如果你不至少二天剃一次，那就要粗濃得，穢膩得相距一槍彈遠，他們也看得見你是什麼人了。」山曹說：「只僱一個理髮匠在家裏，把工資給他便得了。如有機會的話，我還要叫他跟我，好似貴人的馬紳士一樣。」唐吉訶德問道：「你如何知道貴人有馬紳士跟他鬥呢？」山曹說：「我告訴你，數年前，我在宮中約一個月頭，在此，我看見一位很小的貴人，騎着馬往往來來，據人說，他是個很大的人物，一個騎馬的跟着，他轉他也轉，真要使人以爲他是他的尾巴。我問爲什麼不和他並騎着，卻老是跟在他背後，他們答我說，那是馬紳士貴人們普通是有這些人跟他們的。從那日起，以至於今，我始終不忘這事。」唐吉訶德答：「你說來不錯，你可以這樣帶那理髮匠跟在你的後頭了。風習不盡是生在一處，也非同時創出來，你可以做第一個帶着理髮匠在背後的伯爵；而剃鬚子的責任，確也比架馬鞍重大得多了。」山曹道：「理髮匠的事，先生聽由我，讓先生爲王，而封我爲伯爵吧。」唐吉訶德道：「好。」舉起兩眼，他便看見將在下章表明的事物。

第二十二章

唐吉訶德如何解放被迫帶到所不欲去的地方的諸難人。

西德哈密朋恩其利阿刺伯和滿差著作家，在這最嚴肅、高尚、精確、有趣、奇巧的歷史中說道，有名的滿差唐吉訶德和山曹班差談了前章之末所敘的話之後，唐吉訶德便舉起眼睛，只見他們所騎行的路上，來了約十二個步行的人，有大鏈子繫在他們的頸上，排成了一串的珠子一般的一隊，他們的手通通上了鐐銬，隨行着二個騎馬的，和兩個步行的，騎馬的拿着燧石槍，步行的拿着木棍和劍。山曹看見說：「這一隊人是犯人船（Galleys）中的奴隸，給王迫去划船的人們。」唐吉訶德道：「怎的迫去的人們！王也能迫什麼人嗎？」山曹道：「我不是這樣說，我祇說他們是犯了法受了定判的人們，所以要叫他們在船中爲王出力。」唐吉訶德道：「總之，他們究竟是被迫而去的，不是甘心去的。」山曹道：「是。」他的主人道：「既如此，則我打倒殘暴，救助悲苦的人的職務，就要實行了。」山曹道：「先生，三思一番吧。代表王本人的法庭，對於這些人未曾加以傷害和虐待，不過因他們的罪而懲罰他們吧了。」

這時一串船奴，已經走前了。唐吉訶德以最文雅的態度，請守衛兵告訴他聽，他們爲什麼這樣子領帶他們。一個騎馬的守衛兵答說，他們是王上定了罪，要送到戰船中去的奴隸，所能答的，到這點爲止。他也無須再多過問。唐吉訶德道：「但我終要一一探知他們的不幸之原因。」此外他又加上其他客氣的話，使他們答覆他所要求的。第二個騎馬的說：「我們這兒，雖有這般可憐蟲的各人的罪狀和記錄，但現在不是取出牠們來看的時候。先生，你上前去問他們好了；他們高興時，許會告訴你；他們一定會告訴你的，因他們是愛犯好惡也愛談奸惡的人。」

得了他們雖不給與他也要取來的這允許，唐吉訶德便上到奴隸前，問第一個，他究竟犯了什麼罪，以致

如此被問的答道，因為鍾情的緣故，弄到這樣。唐吉訶德道：「只因爲鍾情嗎？如果他們把鍾情的人們送到犯船中，那我早已和他們在一塊搖槳了。」船奴說：「那不是如先生想的那樣的鍾情；我的鍾情是和一籃的細亞蘇布發生戀愛，把牠緊緊抱着，若不是法律用暴力從我的臂中把它搶去，我一定不肯捨了牠，以至於此日。我當場被捉，沒有受刑罰的餘地，判決得很快；我肩上捱了一百鞭，再加上三年的「古拉巴斯」(Gurapas)的刑罰，就是如此了。」唐吉訶德道：「什麼是「古拉巴斯」？」奴隸說：「「古拉巴斯」就是犯船。」他是約二十四歲的青年，說是生在比德拉虛達 (Piedrahita)。唐吉訶德同樣地問第二個。第二個不答，是如此悲愁喪沮。但第一個爲他代答，說：「這人是爲着做金絲雀划犯船；我的意思是，他是因爲做樂師與歌人。」唐吉訶德答道：「當樂師和歌人，也要遣往犯船上去，是怎樣說法？」奴隸道：「是的，先生，悲痛時唱歌是最糟的。」唐吉訶德道：「不，我聞人說過，「哀者歌唱，悲感消止。」」奴隸說：「恰恰相反，這兒是唱一次歌，就要泣到死。」唐吉訶德道：「我聽不明這話。」一個守衛兵向他說：「騎士先生，在這般王八的切口，「悲痛時唱歌」就是在拷問臺上招承的意思。這個犯人受拷問之時，自承是「瓜得羅」(Gualro)，即係偷牛賊。他既自承有罪，便除他兩肩所已經受過的兩百鞭之外，罰他在犯船上划六年槳。他時時鬱鬱寡歡，因爲其餘在前在後的光棍，見他認罪，便罵責他，毀謗他，看輕他，說他沒有說 No 字的勇氣；據他們說，No 所含的字母數和 Ay 一樣；犯人的生死靠他的口，不靠憑據與證人，這是犯人的好運。在我一方呢，我以爲他們是對的。」唐吉訶德答：「我亦以爲然。」他上到第三人，同對其他的人一樣問他。他一點也不躊躇地就答，而且沒一點憂慮：「我是去「古拉巴斯」姑娘五年的，爲的是少了十個金角 (Ducats)。」唐吉訶德答道：「我願把二十個金角給你，解脫你這不幸。」奴隸說：「那是像一個人有錢在海底裏，却不能取它來買食物而餓死了一樣；我說這話是因爲我若早得了先生現在給我的二十個金角，我已經油塗我的書記的筆尖，磨利我律師的機智了；而今正在陀里多的曹可多威 (Zagoodover) 市場裏，不致於給人縛在一塊，受人拖，如同獵狗一樣了。但是，上帝是偉大的，忍耐吧，如此而已。」

唐吉訶德上到第四人；他是個面目很可敬的老人，白鬚垂到胸前；聽見人問他往犯船去的因由，就哭不答一詞。但第五的把舌借給他，說：「這位好先生，在街上巡行，穿着講究的衣服，騎着好看的馬之後，便去划四年的犯船。」山曹說：「我料想是把他示衆，令他羞恥的吧。」奴隸答：「對咯，使他受這刑罰的罪過，是因為爲做耳朵以至於全身的經紀，就是說，這個紳士划船，是因為做娼業和施行邪術。」唐吉訶德說：「如果單因爲做娼業，便不應罰他划船，卻要叫他管治犯船，做牠的船長，娼主的事是隨便不來，只宜於心思精細的人去做的。一種職業，在治理良好的國家，是最少不了它的，而且只有受過教育的人可以從事，甚至要有檢查員，監督員，好像他種的行業一般，委派一定數目的人，如同交易所的經紀；這末一辦，便可免除許多的禍害了。這禍害在現今之所以發生，是因這事務這職業是落到無知無識的人們，例如愚蠢的婦女呀，僕役呀，丑角呀，都是少學習，無經驗的人；在最急當中，應當有最巧妙的辦法的時候，他們卻讓食物結凍在他們的手指和口之間，差不多不知那是他們的右手。我本可說下去，把理由舉出，爲什麼要選擇適當的人，管理在一國中如此需要的這事業，但這不是說這話的地方；不過，有一日，我要把這事向能拿出補救的法子的人們陳述一番。現時我只說，我看見那白髮和那可敬的面容爲着營娼業而陷於災難中所感到的同情，完全因爲他是當念咒使法的術士而消失了。我深知世上沒有符法與巫術能影響與支配意志，好像一些笨人所想像的；我們的意志是自由的，藥草不能強迫，巫法也不能支配的。一些笨蠢的婦人和狡猾的光棍所時常幹的，是一種混和藥和毒物，使人神經變亂，騙人說牠能使人發生愛情；其實，我說過了，牠不能強迫人的意志的。」良善的老頭子說道：「是的，先生，說到做術士，我真個是沒有罪過；但經營娼業呢，我卻不能否認的了，但我始終沒有想到，其中有什麼害處；我全部的心願，是要大家都來開心，平平安安，沒有吵鬧與苦悶，度着日子；可是這番好意，不能挽回我不往那兒去；歲月的重擔，和使我不能得片刻之安靜的石淋症，令我沒有從那兒回來希望了。」說到此地，他就如先初一樣，開始哭起來。山曹動了憐心，從他的衣襟裏搜了一角銀子，施捨給他。

唐吉訶德繼續問第二人犯的什麼罪。第二個人答得比前一個愉快得多：「我去划船，是因為我對待我

的兩位堂兄弟，及不是我的親屬的別兩個堂姊妹，大過那個了。總之，我和他們開玩笑的結果，我的親族就加增起來，終至錯亂得會計師也弄不清了。這一切是對我反證了。我沒有朋友，也沒有錢，我的頭顱陷於危險；結果判我划六年的船，我屈服了，這是我的過錯之責罰。我年紀輕，生命許會延續；萬事就會如意。若果騎士身邊帶了什麼，可以拯濟可憐的人時，則上帝將在天上譏誚你，而我們將專心向他禱告，庇佑先生的生命與健康，長久而順利，這是有優美的豐采的先生所應享受的。」這個奴隸穿的是學生裝，一個衛兵說他是個大說話家，而且是位很不錯的拉丁語學者。

這一切人後面，來着一位約三十歲的人，貌樣頗好，不過一雙眼睛是鬪雞眼。他的拘禁法，和他人略為不同，他的腿繫着一條鏈，長到圍在他的腰間，頸項上鎖着了兩個鐵圈，一圈是和鏈子相連，一圈叫「守友」或「友足」；接着兩跟直鐵棒，由此伸到他的兩腰，棒末和兩個銜鍊連着，他的兩手，用掛鎖鎖在銜鍊裏，使他能把手舉到他的嘴上，也不能躬下身去就手。唐吉訶德問道，這個人為什麼特別比他們更受約束。衛兵說，因為他一人犯的罪，比他們合起來犯的還多，他是個無忌憚的，不顧生死的暴徒，他們雖然如此約束他，他們還是老不放心，恐怕他會逃走。唐吉訶德道：「他犯了那一種罪，把他送去划船，還沒有罰够他呢？」守衛兵說：「他被罰划十年的船——是「民事死刑」了。你不必多問，只要知道這老實的先生，是有名的巴沙蒙地琴斯（Gines de Pasamont）又名巴拉比拉琴西羅（Ginesillo de Parapilla）就得了。」奴隸就說：「委員先生，斯文一點吧，不要拉長人的姓名，「琴斯」是我的名，不是「琴西羅」，「巴沙蒙地」是我的族的名，不是如你所說的「巴拉比拉」。各人留心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已經够理了。」委員說：「非凡的賊先生，如果你不高興，我用使你後悔的手段令你住嘴，你說話便要客氣些。」奴隸說：「你可以明白，一個人的行動，是隨上帝的意思的。總有人終於知道我的名字，不是「巴拉比拉琴西羅」。守衛兵說：「撒謊的王八，你不是這樣叫法嗎？」奴隸說：「他們誠然這樣叫我，但我不要他們如此叫，不然，在我現時不必說出的那一處，我就剝去了他的皮。」他繼續說道：「騎士先生，你有什么麼給我們，便給來吧。再會。你問許多他人的生活，把人問得煩倦了。」

你若探知我生活的話，我告訴你，我琴斯巴沙蒙地的生活，是由這指頭寫出來了。」委員說：「他說的是實話，他自己會記過他的傳記，很有趣味，留在獄中當了二百銀角。」琴斯道：「值得二百金角，我還是要贖回來。」唐吉訶德道：「嚇，牠是這麼好嗎？」琴斯道：「好到陀米斯的拉沙里羅（Lazarillo de Tormos）及同類作品，都要爲之失色了。我可以斷言，牠記的是真情和妙事，沒有作品能比得上牠。」唐吉訶德詢問：「叫什麼書名？」琴斯答：「巴沙蒙地琴斯之生活。」唐吉訶德道：「完了嗎？」他答：「怎麼會完，我的生活既還沒有完，這兒寫的是從我的搖籃時代，到這最近一次遭到船上爲止。」唐吉訶德道：「那末以前你是到過那兒了。」琴斯道：「以前爲上帝和王服了四年務，餅干和皮鞭的佳味，我會嘗過的，再回去，在我也不十分痛苦，在那兒，我就有機會寫完我的書，因爲我還有許多的話要說，西班牙犯船中的空間時間格外地多，但我要寫的，我已經記熟了，故我所需要的時間，只一點就夠了。」騎士說：「你這人似乎是個聰明人。」琴斯道：「兼不幸人，但厄運每每追逐聰明的人。」委員說：「追逐光棍！」巴沙蒙地說：「委員先生，我已經請你，要斯文一點，你的上司，給你那杖子，不是凌辱不幸的我們，卻是引導與攜帶我們，到王上指定的地方去的，不然就憑生命……我不說下去了，可是在客棧裏頭所成的污漬，也許會有一天，在洗滌之時，表露出來。大家住口，好好地生活，尤其好好地說話，我們繼續行，就延了够久時候了。」

委員舉起他的棍子，擊巴沙蒙地回報他的威嚇，但唐吉訶德在中間隔開了，請他不要苛刻待他，因爲給人這樣拘住的人，口舌稍稍放肆一點，是沒有什麼過分的。轉過身，他便向着衆奴隸們說：「最親愛的兄弟們，據你們給我的報告，我深知，雖則是完全因爲犯罪來處罰你們，但你們是不甚高興於你們要受的刑罰，而你們往那兒去，這是極不滿意，是極違反你們的本心的。而且，說不定這被拷問的人的膽小，這人的缺乏錢財，那人之無朋友，末了，法官的枉法，就是你們之不幸的原因，而使你們不能得享正義，免受刑罰。我深信這是實情，信到我的心鼓動着我，甚至強迫着我向你們實行「天之所以生我於世上的計劃，及叫我從事我所從事的騎士職業的宗旨」和「我在騎士團中所發的救濟窮人及被強者壓迫的人的誓言。」但是我覺得能以公

道的手段取來的，不以強橫手段取來。是一個十分周到的辦法，所以我要請你們的這些守衛兵和委員先生，放了你們，讓你們平安的走了；因以更好的境况替王効命的，大有其人；天生自然是自由的，而把來造成奴隸，這在我看來，是一樁苛刻的事。」唐吉訶德繼續說：「其次，守衛兵先生們，這些可憐人，並未對你們犯什麼罪過；讓一切犯罪的人，在別一世界得報吧，天上已有不苟於懲戒惡人，酬償善人的上帝了。老實的人毫無所得地做他人的劊子手，是很不對呀。我用這和平溫雅的態度，向你們請求，爲的是，得到了你們的允許時，好有感謝你們的機會；不過你們不願允許我的請求時，這長矛，這刀劍，在我不可敵的臂力之下的，將迫得你們不得不允許。」委員說：「真是妙想天開！他竟要我們放了國王的囚犯了。宛然我們有權釋放他們似的，或他有權命令我們似的，先生，還是行你的路吧，腦袋上的盆子戴正一些，不要摸貓兒看有無三個足了。」唐吉訶德道：「你才是貓兒，耗子，兼王八。」他一邊說，一邊出其不意地攻過去；在委員來不及提防之前，他已爲矛所擊，受着重傷，而倒在地上了。唐吉訶德的運氣好，這是持槍的兩人中之一人。其餘的守衛兵，見這猝然而來的意外，驚惶失措；但定了心之後，騎馬的便抽出利劍，步行的手持木棍，齊向着唐吉訶德奔來。唐吉訶德泰然的候着，就要陷入危險中時，好在船奴看見了回復自由的機會，就開始把連着他們的鏈弄斷，使守衛兵手忙腳亂，一時要防阻囚徒們走脫，一時又要對付向他們猛攻的唐吉訶德，終於雙方都顧不來。山曹呢，他替巴沙蒙地解脫鐵鏈和手鐐。巴沙蒙地是得着自由跳在地上之頭一個；他擒了倒了的委員，奪他的槍和刀，用槍指了一個，又指第二個——不放槍——把野地上的守衛兵肅清了。守衛兵一方是怕巴沙蒙地的槍，一方是怕現在已經解放出來的奴隸所投在他們的砂石，逃走了。

這回的事，使山曹很覺不安，他料想逃跑的人，必定會把這回事向「聖神的兄弟會」條陳，鑼子一響，他們便要出發搜尋犯人了。他便告訴他主人，並求他馬上離開此地，到附近的山上的石巖中或樹叢中躲避。唐吉訶德道：「不錯，但我知道目前應做的事。」他便叫奴隸統統齊集，他們很怕，把委員剝精光之後，就來圍着他，聽是什麼吩咐；他如此對他們說：「感恩是斯文人的品性，最觸犯上帝的一個罪惡，便是忘恩背義。諸位，我

說這話，是因為憑着明顯的經驗，你們已經看到從我手中授給你們的利益；這利益的酬勞呢，我的意思是：你們戴着，我今替你們由頸上取下的鏈子，馬上出發，往陀波梭城去，謁見我陀波梭杜新娜姑娘，說她的愁面，騎快派你們來爲他向她致意，並向她報告這回可紀念的意外，和如何解救你們的詳情；這事幹完，你們便可以以上帝的名義，隨便到什末地方了。」

巴沙蒙地代表他們說：「高貴的先生，我們的救助者，你吩咐我們的事，是最不能行的。因爲我們不敢走在一塊，致被人所看見，卻要大家分散開，各人走各人的路，想法在地肚裏藏身，躲開「神聖的兄弟會」，他們不消說是要出來找我們的了。先生可以辦到而且應該要辦到的，就是把這對陀波梭杜新娜姑娘的致意和敬意，變爲幾遍「信經」和「福哉瑪利」，我們會念牠，祝你順利；這是在日裏或夜裏逃亡中或安閑中，和平中或戰爭中，都可以做到的。但以爲我們現在會回埃及的碑窰裏——戴着我們的鏈子在陀波梭路上行，這是等於以爲現在是已經夜了，其實現在還不到早上十點；盼望我們幹這事，是無異盼望榆樹生梨子。」唐吉訶德生氣了，說：「淫婦之子，巴拉比拉西羅，（或叫什末名字都好，）你一人背着全條的鐵鏈，把尾巴夾在兩腿之間去吧。」巴沙蒙地沒有那末生氣，見唐吉訶德做此狂事，解救他們，已知他的腦筋，不甚健全；當下見唐吉訶德如此對待他，便向他的同志們使眼色，他們乃走到一邊，用石塊之雨投唐吉訶德，投得他用盾牌來擋，也擋不住了；而可憐的羅西寧，又不爲踢馬刺所動，簡直如同銅馬也似。山曹躲在他驢的後面，藉此擋開向他們投來的飛沙走石。唐吉訶德不能藏好身子，身上受了不知多少石塊，因來勢猛凶，終於把他擲倒在地上。他一倒，那學者便躍了過來，把盆子從他頭上取來，在他的兩肩上，用牠敲了三四次；接着是把他的頭敲在地上，險些把他的頭敲成粉碎了。他們剝去他穿在甲鎧上的衫，若不是油漬阻了他們，連褲子也剝去了。他們把山曹的寬外衣剝去，留下他的鬚髮和緊身襖，於是分了戰利品，走各人的路，對於如何逃開他們所怕的「神聖的兄弟會」，比對於戴鏈子謁見陀波梭杜新娜，要擔心得多。

只剩驢子和羅西寧，唐吉訶德和山曹了。驢子很抑鬱地垂着頭，時時擺動他的耳朵，以爲石子之暴雨還

沒停止，仍然在他的頭邊嘶嘶作聲；羅西寧臥在他的主人的近旁，也是給石塊投倒了；山曹穿的是緊身襖子，很怕『神聖的兄弟會』唐吉訶德想到自己被得過了他許多好處的人所辱打，悵惘到極點。

第二十三章

有名的滿差唐吉訶德在黑山中遇着最奇怪最希罕的事。

唐吉訶德得着這樣壞的待遇，就向他的隨從說：『山曹，我時時聽人說，給卑下的人做好事，是把水投入海中。如果我相信了你的話，現在也省卻了這麻煩了；但事情既然做了，我也就只能忍着，以後留心一點。』山曹答：『先生會留心，是如同我會是土耳其人一樣。不過，你既說你如果相信我的話，就不致有這禍害；那末，你現在相信我的話吧，會令你避了更加巨大的禍患的，我告訴你，「神聖兄弟會」是不理什麼騎士道，不把全世界的漫遊騎俠看眼裏，須知，我彷彿聽見他們的箭，正在我的耳邊嘶嘶地響着了。』唐吉訶德說：『你是生成的怯夫，山曹，不過我這次會聽你的話，避開使你如此害怕的事，使你不說我固執，一向不會信你的忠告。不過，生死你不許向什麼人說我由此危險中退開，是因為害怕，不是完全因為順應你的請求。如果你這樣說便是胡說，從那時至今時，從今時至那時，我說，你都是胡說，而且你每這樣說這樣想時，都是胡說，莫再答我，只想到，從什末危險，特別是帶着幾分恐怖，的這危險之中退開，我就要一人留在此地，等你所說的所怕的「神聖兄弟會」以及以色列（Israel）十二族的兄弟們，七瑪加皮士（Maochoes），加士德和波拉克士（Casio and Polux）甚而至於全世界的一切兄弟們和兄弟會們。』山曹答道：『老爺，退開不是逃避，留待不是聰明——如果危險是蓋過希望的話，聰明的人是應該保護今日之身以待明日，不應該冒險，把一切付之於一擲。要曉得，我雖是個鄉下佬，對於所謂良好的行為，倒也略知一二，所以不要後悔聽了我的忠言，可能的話就騎上羅西寧，不能的話，我會扶你，跟我吧；我的腦袋告訴我，現時我們之需用腳，是急於需用手了。』唐吉訶德不管一句，上馬，山曹騎驢引路，進近前的黑山之一邊，想穿過牠，走出偉梭（Vizo）或看波的亞摩多哇（Aimo do var del Campo），在那山岩中藏數日，躲開「神聖兄弟會」——如果他們會來尋他們，使他放膽這樣做

的，是見驢所背的糧食，由船奴的爭鬪中平安地逃出來；由船奴所拿去的，和搜查的周密看來，他覺得這是一個奇蹟。那夜他們走到黑山中心，山曹想在那兒度過那晚和以後數日，至少留到糧食用完爲止。他們便在木塞樹林之中，兩塊大石之間留宿。但在沒有真的信仰的人看來是隨意理治，改變，安排一切事物的命運，卻把事情這樣註定着；著名的騙子兼強盜巴沙蒙地的琴斯，即被唐吉訶德的英勇與瘋狂所從鏈中救出來的那個人，因怕『神聖兄弟會』也起意入山中藏身；他的恐怖和命運，恰好把他帶到唐吉訶德與山曹之所在時，他恰恰可以看出他們是誰，而他們也恰恰睡了。因爲惡人每每是忘恩背義，而急需使人應用計謀，眼前的利便克服了對『未來』的三思，所以，既不知感恩也無有善心的琴斯，就決定搶山曹的驢子，捨了押不得賣不得的羅西寧。山曹班差睡著，棍徒偷了他的驢，天未明前他已走遠，不能被找着了。

晨光出現了，使大地快樂起來，但使失去阿灰的山曹班差大吃一驚。他現發驢子失蹤，便開始作世界上最悲傷的痛哭；唐吉訶德給他的噪聲所驚醒了，只聽他叫道：『生在我自己家中的我心肝兒！我的孩子們的玩意兒！我的妻兒的消遣品！我的鄰人的所慕物！我的重負的減輕者！末了我一半生計的維持者！因每天靠你賺二十六個銅仙 (Maravedis) 助我一半的家用。』唐吉訶德聽見他哀泣，知道了原因，以最好的理由竭力安慰他，勸他忍耐着，並答應給他一紙憑單，讓他到他家中從五匹小驢中領三匹去；山曹方才安下心來，拭去眼淚，平下嘆息，感謝他主人向他表示的善意。唐吉訶德進來山中，快樂的了不得；因像這樣的地方，在他看來，彷彿是有他所尋求冒險的材料，使他想到遊行騎俠在這末蕭條荒漠的地方所遇到的奇異的事情。他默想這事，沉思和出神，甚至什末都忘了。山曹以爲出了險，沒有什末可憂慮了，就只管用教士的戰利品的餘剩來充飢。他徐徐的跟着他的主人，時時從袋中取出肉來，裝入他的肚子；他如此吃着時，一毫他也不願去遇任何新奇的事了。

他這樣忙着時，舉眼一望，見他的主人停了，正在用矛端翻起地上的一堆重的東西；他忙上前去，看不要他幫忙；上到時，他主人正翻起了一個馬鞍墊子及和他連着的手提行囊；行囊是一半破爛，其實是完全破

爛了，但是重得要山曹由驢上下來幫助拾起牠，他的主人吩咐他看裏頭有什麼東西，山曹就依他的話，提囊雖有鑰子和鈞鎖鎖住，內容卻可從破裂處看見，那是四件細緻的葛布襯衣，和奇巧而乾淨的亞麻布汗衫，在一張手巾中，他見好一堆的金『冠』，一見牠他就叫道：『多謝上天賜我們以一回順利的奇遇。』他更搜下去時，發見了一本小小的冊子，裝式很美觀。唐吉訶德叫他遞來，並叫他領起那錢，他自己藏起，山曹爲了他的惠愛，吻他的兩手，將提囊中的衫傾出，放在他的食物囊中。唐吉訶德看見了這一切，說道：『山曹，我以爲一定是有一個過路的人迷了路，落到土匪的手中，土匪就把他殺了，送到這遠僻祕密的地點埋了。』山曹答：『那不會如此的是土匪的話，這錢一定留不得了。』唐吉訶德道：『你說來不錯，我不能猜想這究竟是什麼事情，且慢，我們試看這冊子有什麼記載沒有，說不定可以憑這記載，追出和察出我們所欲探明的。』他一翻開，一眼看見的便是十四行詩的草稿，字跡很清楚，他就大聲念出，使山曹可以聽見：

抑或愛情是一無所知，

抑或他是苛刻嚴厲，

不然他不致陷我於悲境，

而使我捱受了這許多酷刑。

但愛既是神，當然是無所不知，

有理性的神自然不會殘暴不慈，

那末這無底的悲傷來自何方？

仙莎噲，難道是你使我悽愴？

決不然，決不是你，美人，

因爲萬惡不能和萬善同存；

也非天把我的死亡的諭旨

然而我的命兒不久必斷，

因我這病源渺渺，

只有奇蹟能把我治療。

山曹道：『若不是這兒寫着「線索」，可以令人探知一個澈底，由這詩裏，我們便探不到什麼消息了。』

唐吉訶德道：『這兒有什麼「線索」？』山曹道：『我彷彿聽見先生念「線索」。』唐吉訶德道：『沒有，我念的是「仙莎」。』無疑這是這詩的作者所怨的姑娘的名字。真的，他不過是一個很過去的詩人吧了，也許我不懂得藝術。』山曹道：『這末看來，先生也居然懂得詩了！』唐吉訶德道：『是的，懂得過你所料想的；你給我送信給杜新娜時，你就知道，我的信是從頭到尾，一概用韻文寫的。山曹，你要曉得，古時的漫遊騎俠，或多數，是大詩人，大音樂家，這兩種技藝——說好一些——這兩種才能是和戀愛的騎俠聯繫着的。從前的騎俠的詩，真是富於感情，而少辭藻。』山曹道：『請先生看下去，也許可以發見什麼東西，使我們釋然的。』唐吉訶德翻開冊子，說：『這是散文，似乎是一封信。』山曹問：『營業信，先生？』唐吉訶德說：『由前頭看起來，似乎是愛情信。』山曹說：『那末，請先生讀出聲來，愛情的事，我很是喜歡。』唐吉訶德道：『很好。』他便聽山曹的話，這樣讀道：

『你虛偽的應諾和我確定的惡運，驅我到一處地方，你不久就可從此處，先聽到我的死耗，而後乃聽到我的苦惱底原因，你，不知感恩的姑娘，爲着了一位比我更富有，而不比我更有德行的人而摧殘我，但是，美德如其是可貴的寶貝，我不致於羨慕任何人的好運氣，也不致於哀悼我的不幸了。你的美貌建築起來的，你的行徑把牠拆毀了；憑前一項，我算作你是天使；憑後一項，我見你只是婦人。別了，我的「苦惱」之源泉，祝蒼天庇佑你，使你丈夫的不忠始終不會洩露出來，而令你懊悔你先前所爲，同時給我以我所不中意的復仇的機會。』

信讀了，唐吉訶德說：『我們從這封信中所得到的，比那首詩更少，只知道寫這文字的人，是一個失戀

者。」他把册子略翻開看，見還有其他的詩歌信件，字跡有的清楚，有的模糊；但牠們的意思總是埋怨、哀悼、懷疑、喜樂、悲痛、思愛、蔑視有的是狂歡的讚美，有的是悲哀的嘆嘆。唐吉訶德驗着那册子時，山曹驗着提囊，一角一隅都不放過；鞍褥他沒有查看過的，他也看個仔細；他沒有縫口不裂開沒有一塊羊毛不細心拾起，恐因粗心而忽略而致失漏了什末，一百多『冠』的金幣的拾得，惹起他如此貪多不厭的心來了。他雖然再尋不到什末，卻感到在氈中的被拋，香油的嘔吐，馱件棒的祝福，搬運夫的拳頭，行囊的失掉，外套的被奪，及爲他好主人服役所受的一切肚餓口渴疲倦都因他的主人允許他把所拾得的收起來，而得到大大的報酬了。

愁面騎俠急於要探知提囊的主人是誰，根據詩信，金幣、襯衣的細緻，斷定這人決然是尊貴的情人，給傲慢和苛刻的他姑娘所摧殘到絕望的。但是在這杳無人跡的嶙峋的山地，沒有一個人給他任何的消息。他便不再想下去，繼續前行，任由羅西寧引道；羅西寧揀了最平易的道路前走，他依然以爲在石堆林叢之間，必有奇怪的事被他遇着。

當他這樣沉思着時，忽見前頭小山的頂上，有一個人！非常快捷地，從這石堆跳到那石堆，從這低樹叢跳到那低樹叢，似乎是赤着身，鬚子黑而濃，毛髮長而亂，小腿和足光着，大腿上穿着黑紫色天鵝絨短褲，但破爛了，有幾處，皮膚露了出來，頭不戴什麼；他縱然如此快地跑過，愁面騎俠卻看見了這許多細微部分。他拼命地追上去，卒之追不來；因爲衰弱的羅西寧不能行那些崎嶇的地方，況且他本來是遲鈍，走不快的。唐吉訶德便立刻揣想，這一定是那靴褥和提囊的所有者，便打定主意，雖要整整一年，奔走在這山間，才能把他尋到，都去尋出他來。當下他便叫山曹打從山的一邊前進，他自己從別一邊繞過去；想用這個方法，碰見忽在他們的眼前閃過的人。山曹答道：『我不能，離你半步，我便驚惶萬狀了；我奉告先生這一句罷：從今而後，我真沒有離你一個指頭的力量了。』愁面的說：『很好，我很喜歡你這樣信依我的膽量；你身體即使沒有靈魂，我的決不孤負你。你勉力地一步步跟來，把你眼睛當成一副望遠鏡吧，我們繞過這石山，說不定可遇那人，他是我們拾得的東西的所有者無疑了。』山曹答道：『還是不要找他妥當，爲什麼呢？如果發覺他就是這錢的失主，那我自

然要把錢交回給他了，所以無須費這無謂的心，「老實地」把牠收起爲好；如果在沒有像現在這樣「尋根究底」，「愛管閒事」的情形下將來遇着失主，那時我也許把錢用完了，也就清白無罪了。」唐吉訶德說：「山曹，你這話是錯了，因爲我們疑他是失主，所以要去找他，把原物交還，如果我們不找他呢，以爲他是失主的猜疑，已使我們犯了他是真正的失主時一般的罪了。所以山曹友，既然我們找見了他，我心就爲之安快，你便不該以尋他爲痛苦的事了。」他就使羅西寧前進，山曹以往常的速度跟着，繞過了山的一部分，他們就發見一匹死騾，臥在溪裏，背着鞍，套着轡頭，身子一半給狗和鴉吃了。這更使他們猜疑，以爲逃避他們的是這騾與那些物的原主。

他們停下來，看着騾時，忽聞一陣笛聲，似乎是在看管羊子的人吹的；接着在他們的左手邊，現出一羣山羊，在山羊的後面，山頂上，跟着看管牠們的牧人，是個老頭子。唐吉訶德大聲喊他，叫他下來。那牧人便大聲問：除了常在這山上的「山羊、狼及他種野獸」的足，罕少（或從未）爲人的足所踏的這荒地，是誰帶他們來的？山曹答，他若可以下來，什麼都可以釋然。牧羊人就下來，走到唐吉訶德的所在。他說：「我敢打賭，你們是看着臥死在這底下的騾，牠臥在那兒真的是有六個月頭了。請告訴我，附近你們可碰到牠的主人？」唐吉訶德說：「我們沒有碰到什末，只碰到一具鞍褥和一個小提囊，這些東西，是我們在離此不遠地方看見的。」牧人說：「我也看見了。但是我並沒有拾起來，甚至沒有走近，恐怕生事，免得人家說我偷牠，魔鬼是刁滑而陰險的，在途中設下障礙物，使人不知如何地就失足落下去了。」山曹說：「我也如此說：原來我也看見了，沒有走近一石之遠，我讓牠在那兒，牠現在還是在那邊，因我不喜歡有鈴子的狗。」唐吉訶德道：「好人，告訴我吧，你可知道物件是誰人的？」牧人說：「就我所知道的，是前六個月左右，離此地約三哩克（league）的某牧人的小舍裏，到來一位溫雅而美貌的少年，騎着今死在此地的驢，並帶着你們說看見了且沒有動手的鞍褥和提囊。他問我們，這山崗的那一處，最險峻，最難行；我們說，我們現今所在的這個地方就是。也誠然如此：你若再行半哩克，就不容易找得出路了；使我奇怪的是你們如何能走到這地方來，其實沒有一條大路，沒有一條小徑，引到

這兒卻說那少年聽了我們的回答，就使驢轉頭，向我們指示他的所在，離開我們去了；使我們愛慕他好看的丰采，奇異於他的問法和他去時的急促；那時以後，我們便沒再見他；可是過了幾天，他不一言地，走到我們的一位牧人那兒，拳打足踢地，打了這牧人一頓；接着上到馱驢那邊，搶盡驢所帶的麵包和牛乳餅，搶完便以驚人的速度，跑回山中。得知這事的我們幾個牧人，走進這峻峭的山之最深處找他，找了兩天，末了，我們找着他，躺在大木塞樹的洞窩裏。他見了我們，很和氣地出來接我們。他的衣服爛盡了，他的面目，改了形狀，給陽光晒黑了，使人幾乎不能認得他，但他的衣服——雖然破舊——卻使我們確信，他正是我們所搜尋的人。他客氣地招呼我們幾句，言詞卻很文雅；他說我們見他如此，不必奇怪，他是無可奈何的；爲的是負了許多罪，不能不遵命實行苦行。我們求他告訴我們他是什麼人，卻不能更從他的口中得到什麼了。我們也盼望他要吃時——不吃是不能活的——把可以找到他的地方，告訴我們；我們是很高興很樂意帶點食物給他的；這樣他又喜歡時，就至少要出來向人討，不好用武搶牧人的。爲着我們的提議，他感謝我們，請我們原諒他過去的粗暴的舉動，宣言以後會爲着上帝向我們討取，再不擾誰人了。他的住處呢，他說是隨機會而定，那兒天黑，那兒便是他的居所；他收尾的話痛心得很，聞他的話而不和他表同情的，那一定是石頭；因爲我們初見他時，還不會如此，如今竟弄到這地步了。我以前說過，他是一個溫雅而美麗的少年，看他和氣的態度和斯文的談吐，可知他是一個受有教育的上等人；聽他說話的人，雖然我們鄉下人，但是他溫雅的舉止，卻是粗野之化身，都可看見的。他談到中途，便忽然停口，不響一聲，眼睛對着地上，釘了許多時候；同時我們統統疑慮着，等着看那令人生不淺的悲憫之情的狂瘋，將發作到什麼結果。看他的情態，他的呆視，他對着地上長時間的出神，出神後之閉眼；看他咬口脣，皺起眉頭，我們不難斷定，他的精神病是發作了。他馬上使這猜測得到了證明：他從方才躺着的地上，很生氣地突然跳起來，向站在和他相近的第一個人，無顧忌地拚命地撲過去；若非我們拉開他，他一定是把他打死咬死了。同時他說：「非南陀叛漢呀！我要在此，在此報你害我的仇恨了，這雙手要抓碎那潛藏着含蓄着萬種的罪惡，尤其是欺騙與陰謀的那顆心臟了。」除此，他還說了他種的話，大致是斥罵所

謂非南陀的這人，責備他虛偽陰險。我們經了不少的艱難，才把我們的同伴弄脫身後，他就默默地離開我們，進最密的矮樹叢荆棘叢中去了，使我們無從跟他。從這點，我們猜想他的狂症，是有一定時間發作的；名字叫做非南陀的某人，一定傷害了他，致成他現在慘痛的境況。以後，當他出來有時向牧人討食物，有時用蠻法搶牠的時候，這猜測每每是得到證明。瘋症發作的時候，雖然牧人好心地把東西給他吃，他都要打你一頓，方才領下。精神清醒時，他就爲着上帝向人要，很殷勤很有禮貌的，說許多感激的話，流下淚來。『牧人接續說：『先生們，我一定要告訴你們，昨天我和四個後生——兩個是我僕人，兩個是我朋友——想把他找出來，找到時，便用強迫手段，或用和平的辦法，帶他到離此八哩克路程的亞麼多哇（Amodovar）鎮去，在那兒醫治他，他的病尚有可治的話，或至少待他精神清醒時，叫他告訴我們，他是什麼人，他有無親戚，以便把他的不幸通知他們。兩位先生，對於你們的疑問，我只能說這一點話答覆你們，你們由此可知，你們遇見的物件的原主，就是赤着身在你們近旁很快地奔過的那人。』原來唐吉訶德會告訴他，他如何看見那人在崎嶇的石堆上跳過。

唐吉訶德得聞牧人的報告，覺得甚是奇怪，使他更想探知那不幸的狂人，究竟是怎樣的人；他便照原先的主意，決定走盡全山來尋他，一個角隅，一個窟窿，都不放過，直到尋到他時方才罷手。但是命運所鋪排事情比他所希望的好；正在那時，他們尋的少年從石隙間出現，向他們站立的地方行來，一邊對自己嘖哩咕嚕地，不知說些什麼話，走前時尚且難聞，遠隔時更不可懂了。他的衣服就是像方才說的一般，但他走近時，唐吉訶德見他穿了件柔皮襖子，雖然爛破了，卻還留着龍涎香；他由此決切地斷定，穿如此服式的，必不會是最貧賤之人。少年上到他們前面，招呼他們，聲音嘶啞難聞，但態度很誠懇。唐吉訶德一般客氣地向他回禮，神情溫雅地下馬，上前去抱他，把他擁在兩臂之間緊抱了好久，似乎是他的老相識。那人（我們可以稱爲襪襪的憂面騎俠，如唐吉訶德之稱爲愁面騎俠）讓他抱了後，向後略退，把兩手搭在唐吉訶德的兩肩上，儘看着他，似乎看能否認得他的一樣，或者是見唐吉訶德的形容，態度，鎧甲，同唐吉訶德之見他一般，覺得奇怪吧。總之，擁抱後，先說話的是襪襪騎俠，他說的話記在下章。

第二十四章

在黑山的異事續記。

本史說道，唐吉訶德極留心地聽山上的襤褸騎俠的話，襤褸騎俠這樣說：「真的，先生，不問你是誰，（我原不認得你，）我都感激你對我的誠懇；我盼望不單有心，而且也有力量來為你効勞，報答你給我的溫良的看待；無奈我的境遇，只許我有圖報之心，以謝你對我的好意。」唐吉訶德道：「我很願為你効勞，甚至決定不離此山，如果不找着你，親從你的口中，打聽你這奇怪的生活所明示着的你的悲苦，可有救濟的希望否；而在需要之時，全心全力地設法幫助你。你的不幸，雖然是關起門不看一切安慰的那種不幸，但我要盡情地哭泣與嗟嘆，同情於你在慘淒中；原來有人憐憫，確是一種安慰。如果你以為值得帶幾分謝意，來接納我一片意思，先生，我就憑着我所見的你滿懷的誠懇，請我，我更憑你向來愛過的或最愛的任何物求你，告訴我你是誰，你來這個荒靜的地方，和野獸一般生死，是為的什麼事；看你的容貌你的舉止，我看不像是過如此生活的人。」唐吉訶德接續說：「我憑我（雖是罪人，庸人）的騎士爵位，和漫遊騎俠的職業發誓；如果你高興我如此做，我就必定盡我的職責，竭力助你；如果可以救濟的話，就必定救濟你的逆運，和你共同哀悼，以履行我的前約。」林中騎俠聽愁面的說這樣的話，只把他打量又打量，更從他的頭上打量到腳；他把他見透了，便說：「你若有什麼東西給我吃，請看上帝的面上給我吧。吃完了，我遵從你一切的吩咐，酬報你向我表示的善意。」山曹馬上從他行囊中，牧人也從他的小袋中，取了一些食品，給襤褸騎俠充他的飢。他食他們給他的，像狂人似的，快得兩口之間，沒有時間的間隔；與其說是吃，不如說是吞來得貼切；他吃的時候，他和旁人全不說話。他吃完了，做手勢叫他們跟他去；他們就跟他去了。他引他們到不遠的一個山角，那兒有一小塊略略偏僻的草地。到了這地，他便坐在青草上；其餘的也照着做。大家不說一句話，到襤褸騎俠坐好他的位了，他便打破沉

寂說道：『各位，倘若你們希望我用三言兩語向你們講述我的大不幸，你們便要答應我，不拿問話或其他情形，打斷我傷心史的線索；你們若不如此做，我便停聲，不再說了。』這話使唐吉訶德想起他隨從講給他聽的故事，就是因過江山羊的數目給他算錯了，依然沒有講完的。再說到襤褸騎俠吧，他繼續道：『我所以以下這番警告的，是因為我要簡短地講完我的痛史；因為把不幸帶回我的記憶，只有添加新的不幸。雖則你們愈少問我，我就愈快講完我的事，但我決不省去任何的重要地方，使你們的心願，可得完全的滿足。』唐吉訶德以其他一切人的名義，答應他說，應該如此。他得着了這保障，就開始這樣說——

『我的名是卡地尼奧（Cardenio），我的生地是全安達魯西亞最大城之一；我的家門尊貴；我的父母有錢；我的不幸，大得父母親戚的所有財富，不能救治，使我的父母哀哭，我的親戚嗟嘆；因機會之財，對於由天降來的厄運的補救上，是沒有什麼用的。這地方有一個天堂，愛情把我所能祈望的一切光榮，放在其中；同我一般尊貴有錢，但比我更多福氣，而更少對於我高尚的心應具之忠貞的姑娘露仙達（Luscinda）原是這般美麗；我愛戀，敬慕，崇拜這露仙達，差不多在我兒童時代就開始；她也以與她的年歲相當的天真感情來愛我。我們的父母，不是不知道我們的心向，對之非不高興；預料長此下去，除了兩人之結婚之外，必然不會有其他任何結果；這是我們門第的和家境的相當所明示出來的，我們的愛情，隨着年華而增進，卒使露仙達的父親爲了顧及體面，辭絕我到他家中，彷彿學詩人所很讚美的蒂絲比（Thybis）的父母的榜樣，但這限制不過是加情火於情火之上，加慾望於慾望之上吧了，他們可以叫我們的舌沉默，但不能叫我們的筆無言；筆是把我們的靈魂的最深的祕密，流露給所愛的人們，並且比舌還自由的；因愛的對象的倩影，每每擾亂最果決的意志，嚇結最堅定的舌頭。蒼天哪！我寫了幾多的情信給她呀！我接受的答覆多未動人多未純潔呀！我寫了幾多的詩，我作了幾多情歌，以表我靈魂的戀情，流露牠的慾火，懷畜牠的記憶，發洩牠的要求；總之，我的機智走到了絕路，而我的心又想見她想到衰弱了，那時，我便決意即刻實行我覺得可藉以得到我所希望所應得的報酬的辦法，就是請求她的爹爹把她許給我做我正式的妻；我便實行。他答我道，他感謝向他家求親以光榮他

的這番意思：不過我參向在，這事理應由他作主；如果沒有他的應承許可，那露仙達就不是可以私相授受的。女人。我感謝他的盛意，想他的話倒也有理，其次，我把心事向我父親一說，他必然一口應承。我就即刻去把我的意思告訴我父親。我進他所在的房中時，見他手中展開一封信；在我未說話前，他遞信給我，說：「卡地尼奧，你看這封信，便明白李卡陀（Reardon）公爵想助你的心意了。」先生們，這位李卡陀公爵，你們當然知道，是一位西班牙的貴人，其封地是佔了安達魯西亞的大部分。我取信來看，見是一番深大的好意，甚至使我覺得，父親如果不答應他的要求，真是大錯了；就是他，要馬上遣我到他那兒，去和他的長子作伴——不是作僕役；他擔任給我個位置，和依他所估量的我的身分與才幹相當的。我昏亂了——當我讀這信，特別是聽我父親說：「兩日後，卡地尼奧，你便要動程，實行公爵的吩咐了。你要感謝上帝替你開了一條道路，讓你達到我知道你可以達到的那榮位。」他除了這話以外，還說好些做父親的人的話勸告我。

「我啓行的日子到來了。在前夜，我和露仙達談話，把前後經過告訴她；我亦同樣告訴她父親，求他等幾天，暫時不要管她，待我知道了李卡陀公爵的吩咐時再說。我一切要求，他都一一應許；在她一方面呢，發了成千回的誓願，昏倒了成千次來證明它。最後我抵達了李卡陀的寓所；他接我和待我很好，以致「妒忌」馬上就發生作用，把他的老僕人們的心迷住了，以為公爵加在我身上一切的恩，無一不是他們利益的妨害。但最喜歡我在那兒的，是公爵的第二子，名叫唐非南陀，是位豪爽、溫雅、可愛的美少年，在短短的時間，和我結成密友，甚至成爲大家的談話資料；長兄雖然和我親熱，恩愛着我，但到底不及唐非南陀對我那末熱切。在朋友間本無祕密不說，兼之，我和唐非南陀的相識，又已越過了恩惠的範圍，變成親暱的友愛了，所以他把他的一切的心事，都表露給我聽，尤其是關於惹起他不淺的苦悶之愛情。他愛了一位鄉下女，即是他父親的臣屬。她的父母很有錢，她自己很是美秀，細心，貞淑，聰明，使識她的人無從決斷這美德中最超絕最完美的是哪一個。這鄉下姑娘的種種好處，激動了唐非南陀的心，甚至決意答應她和他結婚，以便達到他的願望，征服她的貞純；因不先答應她，那就簡直是嘗試不可試的事情了。我因念友情上的責任，就舉盡所想得到的最充足的理由

和最生動的例子，來忠告他，勸止他，使他捨去這主意；見什麼都不能阻他了，我便決意把事體報告他的父親李加陀聽。唐非南陀，他原是精明狡猾的，就也疑惑起來，戒懼起來，知道我要做忠心的手下人，就不應該拿如此有傷於我主人公爵的名譽的事來隱瞞我的公爵。於是他一邊關心我，一邊驅我，向我說，他要離開幾個月，消滅令他如此癡迷的美人的倩影，比之再好的救濟方法，他想不到了；這個離開，他說須要我們同往我父親家中去，同時贖公爵，說到出產世界最良馬匹的我們城鎮中，去觀看和廉買幾匹好馬。他一說這話，給我友情所激動的，我馬上答應他的提議，即使這提議並不怎樣好，我都是贊成的，因為他給我以一個良機，回去見我親愛的露仙達。我懷着此意，贊助他的主張，左袒他的主意，叫他早日實行，因不怕如何熱烈的思念，離別總有牠的效果。他向我提議之時，已經在丈夫的銜頭之下，享用了這姑娘了（這是後來才知道的）。現在只等安全宣布這事的時機，怕公爵得聞了他的笨事生氣起來。青年的戀愛，本來大都只是色慾，享樂既是牠的最終目的，牠當然是以作樂為終了；似愛情的東西之所以消滅，是超不過天然的定限的緣故，但是摯誠的真正的愛情，是無限止，無定界的，所以唐非南陀享用了那村女之後，想念淺了，愛情淡了；而他主張藉以緩和牠的熱情的離別，在事實上是他藉以迴避他現在所憎惡的人吧了。公爵允許他，令我和他作伴。

「我們到了我們的鎮了；我的父親依他的身分接待他；我立即去見露仙達，我的熱情再次蘇醒起來，其實牠既沒有死，也沒有睡。不幸的是，我以為照友情的道理上說來，我不應該向他隱諱，乃把我的愛情告訴他。我向他很生動地贊許露仙達的俊俏，性情，智慧，以致他看賦有如此美好的才性的姑娘的慾望，給我的贊美之言所激動起來了。我不幸一口應承了他；在一晚上，我乃憑藉窗上的燭光，引他去看看，這窗邊是我倆時常聚談的所在，她雖不怎樣打扮，但她的美麗，拭掉他以前所見的一切美人給他的印象了。他嚇啞了；他失去了一切，知覺了；他的心魂飄飄然了。總之，他的愛情，深到什麼程度，聽了我，不幸的後段，便可知道。命運為加深他對我隱藏而對上天流露的情慾，把事情這樣安排着；一天，他發見她給我的一封信，是叫我要求她的爸爸娶她做老婆，寫來是非常地富於智慧，貞德，與柔情，使他讀完，便向我直說，他感到散布和分配在世界上的

其餘的女人一切美質和知識，通通集合在她一人身上了。我現在也承認，唐非南陀確也有贊美露仙達的正根據，可是我親從他的口聽見那些讚言，總不禁要心痛起來；我開始戒懼他，懷疑他了，因他沒有一刻不和我提及露仙達的事，或突如其來地，很離題地他自己開起話頭來，使我心頭激起不知什麼妒意，我雖然不操心到露仙達的良善和忠心會起什麼變化，可是對於她的德性所保障的事，我卻不能不驚心。唐非南陀借名極喜歡我倆的才智，請求我把給她的信和她的覆信拿他一看。露仙達適值最愛看騎士書，叫我借高盧的亞瑪隄給她……』

唐吉訶德一聽見他提到騎士書，就說：『先生若在初講此事的時候，告訴我露仙達姑娘是愛看騎士書的，則先生不用十分的讚美，我已相信她聰明的超絕了，因為倘若她缺乏看這樣美妙的書的興趣，她的聰明決不能像先生所說的如此優異；所以，在我也就無須乎多費口舌來表揚她的美麗德性聰明了；因為我只知她的好尚，我就知道她是世間最美最智的女人。先生，可惜你不把一本很好的希臘的唐魯格（Don Ruggal of Greece）和高盧的亞瑪隄一並送過去。我深知露仙達姑娘很喜歡達來達和卡拉也（Daraida and Garaya）和達利納（Darnel）牧人的才智，及他的牧歌（Bucolios）的可驚慕的韻文，那是他所吟歌所敘述得很美妙，很自由的。只要先生肯和我回我們鎮裏，這缺憾就有可以補救的時候。因那兒我有三百多本書供給你，那都是我心靈的愉快，我生活的安慰。只是，再想起來，惡奸妒忌的魔術家不懷好意，給我搶得一本都不留。先生，我背了約打斷你的話，請你原諒。不過我聽到騎士和漫遊騎俠的事，便忍不住要說起話來，猶如太陽的光忍不住要發出熱來，月兒的光忍不住要使物潮溼一樣。那末，請恕我，說下去；那是我們眼前最重要的事。』

唐吉訶德說這些話時，卡地尼奧垂頭在他的胸前，現出入神的樣子。唐吉訶德請他繼續講他的事，請了兩回，他仍然不昂起頭，也不出一言。過了一刻，他昂起頭說：『我不能把牠除出我的心頭，誰也不能使我相信和牠相反的事；那人不知道或不相信大王八以里沙伯（Elisabab）師傅和瑪達西瑪（Madasima）王后同

睡的事，那人就必然是傻子。」唐吉訶德冒火了，說道：「我敢發誓說，你是胡說亂道；說這些話，簡直是不懷好心，甚且可說是下流的行爲。瑪達西瑪王后如此尊貴的人，豈可妄斷她和一個庸醫有什麼陰謀的事。那個人妄斷她有這回事的，那大大王八蛋便撒了個大謊。我要在地上或在馬上，持械或空手，日裏或夜間——不然隨他如何都好——使他明瞭。」卡地尼與切切地注視他，他的瘋症已經發作，不能講下他的歷史了；唐吉訶德也不願聽他的話，他聽見關於瑪達西瑪的話，真恨極了。看他袒護她，像她的真正的女君一樣懇切，真是怪事，他的可惡的書，使他的腦筋迷亂到這般程度了。

卻說卡地尼與現在發了狂，又聽見人家罵他撒謊，王八蛋和其他的惡言，就不喜歡玩笑了；拾起近旁的石子，把它投在唐吉訶德的胸上，撲的一聲，唐吉訶德便往後背倒了下來。山曹班差見主人被辱，握起拳打那狂人；襁褓騎俠對他迎戰，一拳把他攻倒在他腳邊，就騎在上面，痛快地把他的筋骨抽了一頓。牧人本是幫助他的，也好不過來。他把人人毆打完了，便丟下他們，平靜地走回亂石間的他的住處去了。山曹生氣地爬起來，覺得受辱太甚，亦太不值得，想向牧人洩氣，說他不該不警告他們，說這個人有時會發作瘋性；使他們知道了，好留心，好隄防。牧人答，他已經通知了他們，如果他沒有聽見，那就不是他的過錯。山曹班差回口，牧人駁覆，回口和駁覆的結果，是互相抓住對方的鬚鬚，毫不容情的打起來；若不是唐吉訶德從中調解，兩人已經把對方打碎了。山曹依然緊捉着牧人說：「愁面騎俠，你由我，這傢伙是鄉下佬，同我一樣，沒有受過騎士爵的，我可以復他害我的仇，單對單地，好像個高尚的人一般，和他交手。」唐吉訶德說：「實話，但這事，我們不能怪他。」他們終於給他調和了。唐吉訶德再問牧人，可否把卡地尼與找到，他很想聽那故事的後段呢。牧人照先一般告訴他，說他不甚清楚他的住所，不過他在近處走得，他一定可碰見他，在他清醒或發狂的時候。

第二十五章

敘英勇的滿差騎士在黑山上做的奇事，和他怎樣學愛情隱者 (Belienbroos) 苦行。

唐吉訶德和牧人離別，又騎上羅西寧，叫山曹跟來；山曹很高興的跟着去了。他們徐徐地前行，走進其中最崎嶇的一處。山曹想和他的主人談話，想得快要把爆裂了，但要主人先講，才不致違背他的命令；可是他握不過如此長久的沉默，說道：『唐吉訶德老爺，請先生給我祝福與許可，我要回家，到我老婆兒女那邊去，和他們呢，至少我也有暢敘與談心的自由和權利；命我伴先生日夜穿過這些荒涼地方，我想談談的時候，不允許我談，那簡直是活埋我呢。若是獸類命中註定能夠說話，好像伊索 (Aesop) 的時代一樣，倒還不致十分糟；那時，我就可以隨意與我的驢談心，藉此忘了我的惡運。一個人一生東奔西走去遇險，只遇着足踢，棍打，在籠子上的拋弄，磚塊的投擲，還是要封住口，不敢說出心頭的話，如同啞了一般，這是很苛刻的，忍也忍不過來的。』唐吉訶德答：『我明白了，你想說我禁阻你說的話，想得好不心焦了。那末，我收回這命令，讓你隨便說；不過條件是這命令的收回，只在我們在這峻險的山中漫遊之時有效。』山曹答：『好吧，那末，我現在說話了；後事如何，上帝曉得。』就開始享用這許可的利益，他說：『先生如此熱烈贊助馬騎馬馬嘶 (Maginans) 王后有什末好處呢？(她是什末名了) 就位愚里阿伯不是她的情郎有什末關係呢？你不是他的裁判官，如果由得他，我敢決斷那狂人一定講下他的歷史；你也免受石塊的投擲，腳踢，和半打以上的巴掌了。』

唐吉訶德答：『假若如同我一般，知道瑪達西瑪王后是怎樣的一位尊榮卓越的夫人，你必然說我善於忍氣，不打碎發出這些褻瀆之言的嘴巴；因說，甚至想，王后是醫師的淫婦，是不敬與褻瀆至極點的。實情是狂人說的那以里沙伯師傅是很精明的人，見識極好，在王后的手下當教書先生和醫師；可是疑她是他的情婦，是該受一番嚴厲的懲責的魯莽事了。你要知道，卡地尼奧自己也不知自己說的話，如果記得他說話時是已

經發瘋，你就明白了。」山曹說：「我也如此說，所以蠢子說的話，你不該放在心頭。如果命運不助你，把打在你胸前的石塊移到你的頭上，我們便爲了護衛該遭天譴的那夫人，落得個好收場了。並且，如其卡地尼奧殺死了你，你以爲他不會因爲是狂人逃脫法網嗎？」唐吉訶德答：「一個漫遊騎俠不能不對着健全的人和發狂的人，保護任何性質的女人的名譽的，何況所保護的又是像瑪達西瑪那樣尊高有德的王后呢？爲着她的好處，我特別中意她，因爲除了她是絕頂漂亮不必說以外，她也是很謹慎，很吃苦的，她有許多苦痛，以里沙伯師傅的勸言和陪伴，使她以謹慎與忍耐去受她的不幸，給她以絕大的利益與安慰，而無智識的，懷惡心的光棍，便乘機猜斷起來，聲言她是他的情婦。我再說一聲，他們是胡說亂道，凡這樣說和這樣想的，都是兩百個胡說亂道。」山曹說：「我不如此說，亦不如此想。誰說了的，讓他吃下去，伴着麵包吞下去吧。他們有罪或無罪，他們都已經告訴上帝了。我從葡萄園裏來，我不曉得什麼，我不愛探究他人的生活，買東西扯謊的，將在他自己的錢袋子發見那謊話；何況我生來是赤條條，如今依然是赤條條；我既無所得，也無所失；他們的犯罪干我甚事？許多的人在連懸醃猪肉的釘子都沒有的地方去找醃猪肉；可是誰能築牆圍住杜鵑？其次他們說到上帝本身。」唐吉訶德說：「天公！你如連珠般背出的一串古語是何等的不對題，山曹請住口了，以後還是專心策行你的驢子，莫管不干你的閑事了。你該用你的五官來認識，凡是我會做正做將做的一切，都有高度的理由，而合騎士的法規；我比世上一切的騎士，都更懂得牠的。」

山曹答：「先生，我們在這個無路無徑的山上漫遊，去找一個狂人，這個狂人被找着時，他也許會完成他所會開始的——不是講故事——是打破你腦袋和我的筋骨的工作。這是不是騎士的好法規呢？」唐吉訶德說：「我說，你還是停聲吧，要知道，我來這些地方，不是純然爲的找狂人，卻是想在這兒幹一樁事功，藉以得到在全世界上永遠的聲名和榮譽，而批准使一位漫遊騎俠優良與有名的一切。」山曹班差道：「這事功危險不危險呢？」愁面的答道：「不過投着了不幸的骰子之時也是有的，但完全要靠你的精明。」山曹說：「我的精明。」唐吉訶德道：「是了，如果你從我要遣你去的地方很快地回來，我的痛苦不久就完結，我的光

榮立地就開始了。因爲不便使你摸不着頭腦，等聽我的話的意思，所以，山曹，你就聽着吧。有名的高盧的亞瑪隄是最完全的漫遊騎俠之一，我不該說「之一」才是，他是單獨的主要的唯一的總之是他那時全世界的君主。唐皮利安尼斯和說他什麼地方勝過他的一切人們，算得是什末東西。我發誓說他們是錯的。我也說，一個畫家，如果要在藝術上成名，就必須出力模仿他認得的最優秀的大家的原作。至若做社會的裝飾的，其他一切藝術和學問，這法則一樣適用。同樣，羨慕謹慎與忍耐的性格的，便須學尤力西士（Ulysses）因荷馬（Homer）在他的爲人和他的勞苦上，畫了一幅謹慎和忍耐的生動的圖像了。魏祺爾（Virgil）也在伊尼亞斯（Aeneas）的身上，畫了一幅孝敬之子兼英勇機敏的首領的圖像，不是描繪他們之「確然如此」，是描繪他們之「應該如此」。把來做後代人的美德模範的。我們在愛道和騎士道的旗幟之下進行的人，所以應該奉從一切英勇多情的騎士的北極星，太陽——亞瑪隄，就是這個緣故。既如此，山曹友，則仿效他仿效得最像的騎俠；我想，便有武藝上的造就了。而最是表現這騎士的謹慎，英豪，勇敢，堅忍，忠心，多情的，便是，他受奧莉安娜所棄之時，退隱於不毛山，上作苦行，改名爲愛情隱者，這名字對於他那時所甘心營的生活，當然是最有意思，而最適切的。學他如此做，在我易於學他砍斷巨人，斬殺毒蛇，打死怪龍，打倒軍隊，擊潰暴衆，解開妖術。這個山中很適宜做這工作，所以我實沒有空過這個機會的理由，這機會現在是這樣便利地把我前額呈在我的前面了。」

山曹說：『先生在如此遠僻的地方，真想幹什末事？』唐吉訶德說：『我不是已經告訴你，我是打定主意學亞瑪隄在此做失望的人，麻木的人，瘋狂的人，同時學在泉水之邊發見安琪利加美人爲米陀羅（Medora）所污的留跡之英勇的奧蘭陀，他因此傷心到發瘋，連根拔脫樹木，攪濁晶瑩的泉水，殺救人，滅死羊羣，燒莊子，毀房屋，拖牡馬，並做了其他萬種的值得永遠記載和記憶的瘋事。我雖不欲學羅爾且或奧蘭陀或羅多蘭陀（Roland, Orlando, Rotolando）——他有這三個名字——之所爲所說所想，但是我視爲最精采的，我要竭力模仿。我只學亞瑪隄一人就算了吧，因爲他不做什末害人的惡作劇，以哭泣和溫情得到同最優騎士一

般好的聲名。」山曹說：「在我，似乎做這樣事的騎士，定有所感，而有做這些笨事和苦行的情因。不過我要請問先生，究竟什末事激瘋了你？那個姑娘棄了你？你發見了什麼留跡，使你信陀波梭杜新娜和回教徒或基督教徒一塊幹了什末愚事？」唐吉訶德答：「要點就在此，我的事情妙是妙在這點。騎士，因正當的情由發狂的，不配我們感謝他和贊美他，無故發瘋，為的是使我的姑娘知道，我精明時尚且幹它，有風雨時該會幹什末？何況，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我崇高的陀波梭杜新娜姑娘別了如此久呢？你亦許聽見過恩伯羅西奧（Alonso）古牧人說過：『離別者感覺着與擔心着一切的禍事』吧。所以，友人山曹，莫空耗時光，來勸我放棄如此希罕，如此幸福，如此少見的模仿吧。你若不帶回我想叫你送給我的杜新娜姑娘的信的一封信，我便要發瘋了，我非發瘋不可了。假若結果是：我的忠誠得到了所應得的，我的癲瘋和苦行便告終結；假若結果是相反，我便要正正經經地來發瘋了；既發瘋了，我便感不到什末了。所以她回我什末信都好，我都可以擺脫與你離開時的苦悶與悲痛；或清醒而享受你帶來的福，或發狂而不感覺你帶來的禍。是的，山曹，你告訴我，你可有留心到孟伯利諾頭盔我見你從地上拾起來了；那無恩義的傢伙想打碎牠，卻打不成，可見牠質地的擾良了。」

山曹答：「愁面騎俠先生，我真不能再耐煩來聽先生說的許多東西了。這足以使我想到你所謂騎士——打王國帝國——賜海島——以及依騎士的規例給恩惠和大東西：一切必然不過是空氣，謊話，鑢子或傳奇（隨你怎樣叫法）吧了。聽你說理髮匠的盆子是孟伯利諾頭盔，數天還是除不了這錯誤，一個人豈能不猜想，說這話的人，必然是頭腦不清爽了。在我的行囊中，我把破爛不堪的盆子藏起來了。如上帝仁慈對我，祐我生還看我的妻兒子女於來日，我就想把牠帶回家中修補一下，用來裝水洗我的鬚子。」唐吉訶德說：「山曹！你聽我也說你的腦袋是世界任何隨僕中之最淺陋的。在你和我奔走四方以來的全時間中，你還不知漫遊騎俠的事，件件都是古靈精怪，笨蠢瘋狂，而同常法相反的嗎？並不是牠原來是如此，卻是有一羣的妖人包圍着我們，改換我們幹的事體，依着他們對我們之喜惡，隨心所欲地變化牠。所以，在你看來是理髮匠的盆子

的，在我看來是孟伯利諾的頭盔；在別人看來也許又是一個別的什麼東西，使人人看來像一個盆子，而實實在在是孟伯利諾的頭盔的，原是我的友人（智者）的深遠的眼光；因為這頭盔是寶物，會使大家來追迫我，把牠搶去，但他們以為那不過理髮匠的盆子時，就不願費心力來奪牠了。從那日極力弄壞牠棄牠在地的那個人來看，這是很顯然的事；如果他知道牠是什麼，那他永遠也捨不下牠了。留心牠吧，朋友，我現在不要牠，若是做苦行時，想學亞蘭陀，不想學亞瑪隄，我還要脫下甲鎧，如初生時一樣露出身來。」

他們這末談時，到了險峻的石山之下了。這山矗立在環圍着牠的羣山間，像是從其餘的山砍出來的一樣；山的四圍流着一條徐行的溪澗，四方圍着青地，青蒼而茂盛，異常悅目；這兒長着好多野樹和一些花草，大增光景的秀麗。這便是愁面騎使揀來苦行的地點。他見了這地方，像發狂一般爆發一聲叫道：『你蒼天哪！這便是我選來哭你們給我的禍害的地方；在這地，我的眼淚將增加這昂貴的溪澗，我不絕的，深沉的嗟嘆，將不斷地搖動那些高樹的葉兒，表示與證明我受迫之心所受的痛苦。你們，住在這荒漠中的諸神哪！請傾耳聽一個不幸的愛者的幽怨之言；長期的離別和妒忌的痛苦，迫他在這崎嶇的亂石間自悼，並哀訴全人類之美的頂點與終端，寡恩薄情的佳人的兇惡！你們，時常住在這山間的最深林中的山林女神們哪！（願許多徒然愛你們的敏捷而淫蕩的色帝爾（Satyr）不能擾亂你們甜蜜的安寧）請助我哀悼我苛刻的命運吧，至少不要倦於聽我呻吟陀波梭杜新娜呀，我黑暗的光明，我的一「痛苦」的光榮，我旅程的北斗，我命運的星宿呀！（願你凡有所求，天必使你順利）我求你一想與你別離所致成的我的地位與境遇，而報答我的慾求和忠心你們，孤寂的樹林哪！從今以後，你們將成我隱居中的伴侶了；輕輕搖動你們的枝頭，以表示你們對我好意的歡迎吧！你，在我最順利和最逆意的遭遇中的我，可愛的伴侶，我的隨從，把你將見我在此所為的事，細心印在你的記憶中，以便講給萬事的唯一源頭的她知道吧！』他一邊說，一邊從羅西寧下來，即刻脫去他的轡頭和馬鞍，在他的臀上拍兩拍，對他說：『能幹的超絕像命運的不幸一股厲害的戰馬呀，愛自己的自由的，把自由給你，你隨意走走罷，你的額上寫着：亞斯陀爾火的鷹頭飛馬（Astolo's Hippogrif）或比拉達蔓德

(Bramante) 最珍貴的福亂隄諾 (Frontino) 也不及你快！」

山曹見了這一切情形，說：「願上帝庇佑免去我們脫下阿灰的鞍褥的麻煩的那人，否則阿灰也得着臂上的撫拍和讚美了。但，如若他是在這裏，我也一定答應任何人無故脫去他的鞍褥，因他與愛情，與絕望並無關係，如同當上帝高興時會一度做他的主人的我一樣。真的，愁面騎俠先生，倘我的離開和你的瘋症果然真實起來，便要搭回羅西寧的鞍，補我的灰驢的缺，以省我來回的時間。我若徒步而行，不知幾時行到，幾時歸得來，因為我是不會走路的人。」唐吉訶德答：「隨你的便吧，我並不反對你的意思。我說，三天之內，你便要離開。我在這時間，會把我所能為她做，為她說的示，你以便告訴她聽。」山曹道：「除了我看過的以外，我還有什麼不會看的呢？」唐吉訶德道：「你太門外漢了。我還沒有撕破我的衣服，丟散我的武器，把頭碰在這些石上，和做類似的其它事情，使你驚訝起來。」山曹說：「念及上帝的慈愛吧，你要當心你的擡法，說不定頭一撞，便遇着不仁的石頭，把你的冒險和苦行的全部都融化了。我想：先生既以這撞石為不可少，這工作無牠不能實行，那末，先生去把頭撞在水上，或像棉一類的軟物上就可以了；因為這不過是裝模作樣，開玩笑的。把事情說周到一點的責任，你可以交給我，我可以向我的小姐說，你把頭碰在比金剛石還硬的石角上。」唐吉訶德答道：「我感謝你這一番盛意，不過我要令你明白，我做的這一切事，絕不是開玩笑的，卻是認真做的，不然，我便犯了騎士的法規了；這法規是叫我們全不說謊，不然便以變節的棄教者治罪，而以某一事代別一事，是與說謊無異的。所以我碰頭是真實，有質，有勁的碰頭，而非含糊的，虛幻的。不過你必須留下些少的包傷帶給我，因命運使我們把香油失去了。」山曹說：「驢子失去才是更難，驢子失去，包傷帶及一切物件也同時失去了。我求先生不要再提那可惡的藥了；只聞到牠被提起，我的靈魂便要倒轉過來，我的胃更不用說了。你要我看你做瘋事的三天，我請你作算牠們已經過了吧；因為我當作牠們已經看過了，要把異事告訴我的女士杜新娜了。你就寫信，即刻打發我，因為我渴想回去，把你從我丟下你所在的煉獄之中解救出來。」唐吉訶德道：「煉獄，你叫牠，山曹，你不如叫牠為地獄，或更壞的什末，假如有更壞的話。」山曹說：「聽說進了地獄不能贖

退。」唐吉訶德道：「我不懂「贖退」什麼意思。」山曹說：「「贖退」是說一進地獄，便永世不出來，也不能出來。但是先生情形卻完全相反，不然，只要有踢馬刺刺羅西寧，我的足便將清閒了。讓我立即到陀波梭見我的杜新娜女士吧。我擔保把先生會幹的與正幹的愚事與狂事（此二事之壞是同等的）報告她聽，那怕她比木塞樹還要堅硬，我也要使她軟得如同手套一樣。得了她甘美如蜜的答覆，我就如同巫女似的掠過空中，回來把先生帶出這煉獄。這雖像地獄，其實不是，因為有出來的希望。這希望我說過了，是為地獄中的人所無的。我不相信先生會不以為然。」

愁面的答：「不錯，不過，我們如何寫信？」山曹加上一句說：「驢的憑單呢？」唐吉訶德道：「一概都要寫上去。既沒有紙，我就仿古人的辦法寫在樹葉上，或蠟上；不過眼前得這些物件同得紙一般困難。不錯，我記起了，可以（而且更好）寫在卡地尼奧的冊子上；你到了第一個鎮時，便找個教書先生，叫他用紙繕寫過來；如果沒有話，教會的書記可以代你抄寫；不過你得記着，不要送到法庭裏的陳腐的書記官去，他們潦亂的字，連魔鬼永世也看不出來。」山曹說：「關於你的親手簽字，如何辦法？」唐吉訶德說：「情書是絕對不簽字的。」山曹說：「很是，但是領小驢的憑單，定要你自己簽字了；如果是抄過來，人家必然說我詐假，那我只好沒有驢到手了。」唐吉訶德道：「憑單可寫在同一的冊子上，我甥女見了，不難照辦。關於情書呢，署名便是一「至死你的，愁面騎俠。」就是別人代寫的，也沒有多大關係；據我所記得的是，杜新娜不能寫，也不能讀，有生以來也沒有見過我的信，或我的字跡。我們的愛情一向是伯拉圖式，以端莊的會面為限；就是這會面，尚且很罕，我敢真的發誓，在愛她愛過終有一日會被黃土吞去的這兩眼的這十二年當中，我見她不過四次；在這四次中，她也許沒有一次看見我看她，她的爸爸羅倫差哥朱羅（Lorenza Cornuelo）和她的媽媽亞唐莎諾乞力斯（Aldonza Nogales）教育她是如此嚴密與謹慎的。」

山曹說：「哎喲！什麼，羅倫差哥朱羅的女兒！她就是陀波梭杜新娜女士又名亞唐莎羅蓮曹的嗎？」唐吉訶德說：「就是她，可以做宇宙的女君的她。」山曹說：「我很認得她的。我敢說她像我們的教區中最有力的

青年一般，能夠投鐵棒。造物者萬歲！她是個有血性的女兒，身體高大而有氣力，可作任何騎士的情人。那賤妮子呀！好個喉音和氣力！記得有一天，她上到禮拜堂的尖頂上，喊幾位耕田的少年，在她的父親田裏工作的；他們雖然離她約一哩半遠，但是好似站在塔下聽的一樣清楚。最妙的是，她不害臊，善於向人撒嬌，把每個人戲弄取笑。愁面騎俠先生，那末我說，你不單止可以爲她發狂，而且應該爲她發狂，甚至有正當的理由來失意，來把自己吊死了；鬼雖然把你捉去，但是得知這事的人，必然說你十分對呢。就是光去看她，我也要回去；我不見她數天，在這數天當中，她必然變了樣子了；時時在外面田野間，暴露太陽與風雨之下，女人的面孔一定曾受大損傷的。唐吉訶德老爺，我向你承認，以前是大錯了，我以爲杜新娜決然是某一位大公主，你和她發生了愛情的；至少是一位尊貴的人，先生要把豐厚的禮物——如倍斯卡人，船奴，和我未作隨從之前你在許多勝利中得到的許多禮物——送給她的。但三思起來，亞唐莎羅蓮曹小姐（即杜新娜小姐），在乎先生送的或要送的打敗的人，跪在她的前面嗎？誰能斷定，當他們到來時，她不恰好梳着亞藤絲或打着麥，而他們不會不好意思見她，她不會大笑或不高興他們到來。」唐吉訶德說：「我已對你說過，你是永遠愛饒舌的傢伙，你少聰明，但你的愚直和魯莽，卻是很尖辣的。我告訴你一段短短的故事吧，使你相信你自己的愚笨和我的見識。」

「從前有一個美麗，年輕，自由，有錢，快樂的寡婦，她愛上了大學校裏一個魁梧精壯的僕役。他的上司知道了，就一日向那好寡婦作一番友誼的勸告說：「太太，我感到最奇怪，而且不是沒有緣故感到奇怪的，是一個女人，那末良好，那末美麗，那末有錢，卻會愛上一個如此可鄙的，下流的傻子；其實這屋裏有許多大學畢業生，貴族，神學家，你儘可由此自由揀擇，好像揀擇梨子一般，說「我要這個，」「我不要那個。」但她神態坦然，很高興的說：「好先生，你若以爲我揀錯了人，你便大錯了。那管他如何的傻，我所重於他的，是他懂得的哲學，比亞里斯多德還要精深。山曹同樣，我所重於陀波梭杜新娜的，是她有世上最尊的王妃的資格，隨便贊美空想中的姑娘的詩人們，你以爲他們都有真正的愛人的嗎？當然不是。你以爲 Amartyllises Phyllises, Silvias,

Flaris, Galathea, Aidas 和充滿書籍、歌謠、理髮店、戲院的一類東西，真是有肉有血的姑娘們嗎？是如此歌頌她們的人們的愛人嗎？當然不是。因她們多是假造出來做詩的題材的，使人說作者是英勇多情的人。所以，只想像到，信仰到好亞唐莎羅達，齊是漂亮的，貞潔的，在我，便已經足了；至若她的門第呢，那倒不算一回事，不必好像愛騎士爵一般過問這一點；至若我，則當她是世界上最大的女君。山曹，你若前時不知，你就要知道，只有二件是比其他一切更惹起愛情的一件是偉大的美，一件是美好的名，這兩件在杜新娜，都很完全；說起美，沒有人比得過她；說到名，走得近她身邊的沒有幾個。總之，我自信我所說的話不多不少是如此。在我的想像中，我把她（在美麗和性品上）描想為我所願望的一樣。海倫（Helan）比不過她，露克莉希亞（Lucezia）以及希臘拉丁巴巴利古代的名媛，隨便那一個，都不是她的對手。由得人對我說什末話都好，我雖因此受責於不懂事的人，但決不致為最謹慎最嚴厲的批評者所怪。」山曹答：『老爺時時都是對的；我是一個笨驢——呀！』在吊頸的人的屋裏，不要提起繩子。」我為什末又說起驢來呢？信交來吧；再見，我要去了。」唐吉訶德取出冊子，走到一邊，開始很嚴肅地寫信；信寫完了，便叫山曹，說他要念給他聽；萬一途中把他失去，他也記熟在心頭了；因為他運氣很歹，事事都得隄防。山曹答：『先生在冊子上寫二三回，然後遞給我留心帶去。可是希望我帶在我的記憶中，那簡直是愚蠢了；我記性很不好，我自己的名都會忘記呢。你還是念我聽吧；那一定是一封很巧妙的信，我很樂得聽的。』唐吉訶德說：『那末你聽着，牠說：

——唐吉訶德致陀波梭杜新娜書——

「尊高偉大的小姐：

給離別的尖鋒所刺，和傷入心靈深處的人，向你，最甜蜜陀波梭杜新娜，致送為他自己所無的康健。你的美麗如果看輕我，你的美德如果不能於我有益，你的傲慢如果還在逼迫我呢，則我雖是吃慣苦頭的人，可是更加劇烈，而且更長久的慘苦，我將捱不下去了。不知感恩的佳人，我可愛的敵人哪，我為着你陷入的境況，我的好隨從山曹，會細細告訴你。你如其樂得打救我嗎，我便是你的了；不然嗎，那就隨你的便吧，我丟了命，你

的殘忍和我的熱情，二者都可得到滿足了。

至死你的，愁面騎俠。」

山曹聽了信，說：「憑我爺的性命誓說，這真是我從來未聽過的絕頂的東西了；哎喲喲！先生寫得真好啊！信末的「愁面騎俠」結束得妙極啦！先生誠然是鬼的本身了；無所不懂。」唐吉訶德答：「我所從的職業，須要懂得一切。」山曹說：「那末請先生在別一頁上，寫上三匹驢的憑單，簽字請簽清楚些，使人一看便知是你的筆跡。」唐吉訶德說：「很好。」他寫完，便如此向隨僕念道：

「親愛的甥女，見了我這小驢的條子之後，請把我留在家中給你照管的五匹驢中的三匹，交給山曹班差，我的隨從我吩咐交給他的，是勾銷我這兒向他收到的三匹小驢，請你好好交給他吧。作於黑山中心，本年八月二十八號。」

山曹說：「好極，請簽字。」唐吉訶德說：「這一定要簽字的，我只消落個花押，就不要說三個驢，三百個驢也可以領了。」山曹說：「我相靠先生，我去搭上羅西寧的鞍，你預備祝福我的話，我就要動身了，不看你做的愚事了；我會告訴她說你做得很多，多到她不再要。」唐吉訶德說：「山曹，我至少要看你看，你不能不看的，我說，我希望你看我赤着身，做十幾二十個狂把戲，不要半點工夫就可做完的，你親眼看見了之後，發誓證實你將加添進去的話時，安穩得多，因為我敢斷言，你說不盡我要實行的工作。」山曹說：「親愛的先生，爲着上帝的慈愛，請莫露體給我看吧；我看見了，便要觸動憐心，忍不住要哭，爲着失去可憐的阿灰前晚我悲傷到頭腦非常混亂，我現在不能再哭了。若先生定要我親看一些愚狂的玩意兒，那末，先生穿起衣服，把最需要的，短促地做一二套好了；其實，在我看來，沒有一套是需要的；我會說過，這不過是耽擱着我，使我不能快快把先生如此祈望如此配接的消息帶回來吧了。不然時，杜新娜女士她預備好吧！如果她竟拿不應該說的話來答覆，那我嚴重聲明一句，我定要用拳和踢從她的肚子裏取出好答覆來；難堪的是，像先生如此的名俠，會無緣無故發起瘋來，爲了一位……她小姐最好不要迫我說出來；因我定要講出去，把牠賣出去，雖然停滯了銷路。

這個角色我很扮得來，因為她不認得我，她縱然認得，她也不能奈何我。」唐吉訶德說：「山曹我看你是同我一般瘋了。」山曹說：「我並不怎樣瘋，不過有些燥火，不要提這事了。我回來之前，先生吃什麼？你要走到大路上搶牧人的，好像卡地尼奧嗎？」唐吉訶德說：「你莫操心那些事，有好東西吃，我也只吃樹上和地上生的果子和雜草；我的事情妙是妙在絕食和吃苦。」山曹說：「先生，你可知我所擔心的是什麼事嗎？我怕不能再找着引到與你別離的此地的道路，道路是這末陰暗和難行。」唐吉訶德說：「你要留心記號，我一定在這近處，並且當你回來時，我會上到山巔上望你，但是免致我懸念，並免致你迷途的最可靠方法，還是砍下近處的樹枝沿途把牠們撒在路上，砍至你行到平原爲止；回時藉此樹枝作爲指路記號找我，像行隱修斯（*Theraps*）的迷宮的指路線似的。」

· 山曹說：「我就如此做。」他砍下幾根，便請求他主人之祝福；然後雙方流淚，向他告別。上馬時，唐吉訶德叫他要特別關照羅西寧，同關照他本人似的。他跨上了馬，便向平原騎去，聽他主人的勸告，途路的砍下樹枝，雖則唐吉訶德還是再三求他等候，看他只做兩套的瘋把戲，不過，走不到百步，他就回來，說：「先生，我覺得你的話極妙，我必須看看，使我誓說看過你做瘋事時，良心上更安定一些；不過，我留停在此之時，我真個已經看了不少了。」唐吉訶德說：「我不是對你說過嗎？」山曹等一趟，我可以在念一遍「信經」那末久的時間弄完了。」他即刻脫去褲子，露出下身，在空中跳兩跳，在地上翻兩翻筋斗，頭向下，腳向上，露出使山曹忙轉羅西寧的馬身不再看的東西。山曹現在可以放心，誓說他的主人是發了狂了；我們暫且讓他動身，等到他不久以後的歸來吧。

第二十六章

唐吉訶德在黑山中爲着愛情玩的把戲之續。

這個歷史講到愁面騎俠獨他一人所做的事情，告訴我們說，唐吉訶德敵着上半身，露出下半身跳躍和打滾之後，見山曹不再理睬他的愚蠢舉動，便上到高山的頂上，想索他前時所時常思考而沒得到解決的問題，就是，他該模仿奧蘭陀激烈的狂態呢，還該模仿高盧亞瑪隄的沉鬱的悲傷。他自言自語道：「那怪得人人都說奧蘭陀是英勇的良好的騎俠，因爲他是着了妖，使人不能殺他，除非用針刺他的足底，所以他時常穿有七重鐵片的鞋，可是這防禦，遇了卡皮奧白納陀，便於他無用了，因爲白納陀知道了他的祕密，在偷色華里斯用兩臂把他夾死了。且放下他的勇敢來想想他的發瘋吧。發瘋當然是發瘋，原因是，他在森林中發見了一些留跡，又聽牧人告訴他一個消息，說安琪利加（Angelica）同亞克拉滿隄（Agramante）的一個隨從，卷髮的小摩爾人叫米陀羅（Medoro）的，睡了兩晚。如果他深知這是事實，而他姑娘是欺騙了他，那末，他的發瘋就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了。我既不模仿他瘋狂的情由，那我怎能模仿他的瘋狂呢？我敢誓說，杜新娜有生以來都沒有見過一個穿衣服的摩爾人，於今依然是她母親生她時一樣，我如果起了疑心，爲着激狂與蘭陀的那種愚事，發起瘋來，我真太對不住她了。在別一方呢，我見高盧的亞瑪隄神志清明，沒有狂人的舉動，卻也得了多情人的名聲，名聲同最優秀的人一樣好。原來，據史上所載，是他見賤於他的女人奧莉安娜，不要他再來見她的面，直到她要見他時爲止，他便同一位隱士退隱在不毛山上，以流淚果腹。到後來，天才在他萬分的苦惱和悲痛中打救他。這既然是實情，那我何苦把自己脫得精光，埋怨未曾傷我一絲的這些樹林呢？我亦不該擾濁如同水晶般的，供我水飲的這溪澗，亞瑪隄，你在我的記憶中活起來吧，你來儘量地做滿差，唐吉訶德的模範吧！他雖然沒有做成大事，但也因爲致力於大事而死。」這批評他的話，也批評到唐吉訶德身

上吧。我縱然沒有見棄見賤於我的杜新娜，但像我說過的，我和她別離，這也算够了。那末，就來動手吧，來到我的記憶中來，你這亞瑪隄的事蹟，並教我如何着手模仿你。不過，我也知道，他做得最多的是祈禱，我也就依樣做吧。他於是用大木塞樹瘤造成一串念珠。但是他萬分懊惱的，是他得不到一位隱士聽他懺悔和安慰。他就在地上踱來踱去，在樹皮上，細沙上刻寫許多詩，通通是敘述他的悲哀，有的是他對杜新娜的頌揚。但是再找見他時，字跡完全而可見的，是下面的幾節：

你們，花卉，你們，野草，你們樹林，

（你們是青青地在這四處繁生！）

倘若你們不致慶祝我的不幸，

那末請聽我哀悼我傷心事件。

但願我的悲哀的呻吟與嘆聲，

不會使你們顫動的嫩葉驚怕，

我不禁掉淚以消除我的憂悶，

原爲的是見面不到那杜新娜。

之在陀波梭。

在此呀有忠心而真摯的情人，
爲着痛心事而來這荒涼地方，
爲着避免他苛刻無情的佳人，
到此呀把他多難的身體掩藏，
兇殘的愛神隨意地把他戲弄，
使他在希望和疑懼之間顛簸。

從他的兩眼噴湧着眼淚洶洶，
原爲的是見面不到那杜新娜。

之在陀波梭。

他在這險峻的山間四處浮飄，
一處處尋找艱險和遭遇禍殃，
可恨的是無情的輕視與驕傲，
逐他到荒寂野間使不見人寰。
愛神手揮着一根殘酷的皮鞭，
把他出着血的柔和的心鞭打；
他難堪的心痛使他眼淚漣漣，
原爲的是見面不到那杜新娜。

之在陀波梭。

把「之在陀波梭」加在杜新娜之後，惹起了看上面所吟的詩的人們不少的笑聲；他們猜想，唐吉訶德以爲杜新娜的名，如果不加「之在陀波梭」就不能明白。據他後來所承認，這是事實。此外他作了許多，但除這三節外，像我們說過的，他們不能再找到更清楚更完全的了。他如此吟詩自遣，嗟嘆，懇請森林的女神，牧神，溪澗女神，悲哀的溼回聲來回答，安慰，和細聽他的感慨，採集野草以維持生活，直至山曹回來。這樣地度他的日子。假如他如像勾留三日一般勾留三個禮拜，愁面騎倏會變得連生他的母親都不認得他了。刻下讓他沉浸在他的嗟嘆和詩歌裏面吧。我們開始講山曹執行他的使命當中所遭遇的。

他入了大路，便向陀波梭進發。第二天，他遇着氈子之禍的客棧，便展在他的眼前了。他遠遠一望見牠，他就覺得他的身體又在空中飛舞起來。因此，現在雖然也是可以也是應該停留的時候，即是中午時分，他都不欲

進去，但他爲着許久以來都是冷食，想吃一點溫暖的東西；爲了這需要，他就上前客棧前；還是三心兩意，不知進入好呀不進去好。正當狐疑不決之時，從棧中出來兩人，即刻認得是他，第一個人對第二個說：『請問，碩士先生，那兒騎着馬的，是不是我們的走險家的管家婆？說是給她主人做隨從的山曹班差。』碩士說：『是，那是我們友人唐吉訶德的馬。』他們是他村中牧師和理髮匠，並且是檢查及審定騎士書的，自然是認得的。他們既知道是山曹班差和羅西寧，便想問問唐吉訶德的消息，走上前來。神父喚他的名道：『山曹班差老哥，你在什末地方和你的主人離別的？』山曹班差即刻認出他們，想隱藏他和主人離別的地點和情形，就說他的主人任某一個地方忙碌着，所忙的事非常重大，就是爲着他的眼睛，他也不敢把它洩露出來。理髮匠道：『不行，不行！你不把他的着落報告我們，我們便當作你——像我們所會猜想的——把他謀殺了，搶了，因爲你這樣騎着他的馬，快把馬的主人交出來；不交時，你就糟了！』山曹說：『你們嚇不了我，我不是謀殺或搶奪人家的人，讓每一人都見殺於各人的命運和製造各人的上帝吧。我的主人正很高興地在那邊的山上實行一種苦行。』於是他便從頭到尾向他們報告他別時的情況，他所遇的意外，他如何帶信給陀波梭杜新娜女士，她如何是羅倫差哥朱羅的女兒，他的主人如何愛她愛入肺腑裏頭。

他們聽得山曹給他們的報告，異常詫異，誠然已經知道唐吉訶德的狂病，和他的種屬，但他們聽得他新奇的狂事之時，總不免驚怪起來。他們請他把交給陀波梭杜新娜女士的信交給他們看看。他說，這封信是寫在冊子裏，他的主人叫他一到城便把牠抄在紙上。牧師說道，他若可以拿給他看看的話，他可以用最好的字替他抄。他便把手伸入衣襟裏取冊子，但找不到；其實找到世界末日，也找不到的了；因爲它是在唐吉訶德手裏，他忘記給他，他也不記得向他要了。山曹發見冊子失去，面上頓時失神走色；他慌慌怔怔的摸交全身，摸不到冊子時，不再費工夫，雙手抓住他的鬚子，就拔去了一半，接着對準自己的鼻子和嘴打了六下巴掌，打得兩手鮮血淋漓。牧師和理髮匠見他如此，問他，什末事使他把自己打得那末厲害。山曹答：『三匹同王宮一樣好，的小驢，一旦間給我失去了——什末事？』理髮匠說：『怎末講法？』山曹說：『冊子給我失去了，裏頭有給杜

新娜的一封信，和我的主人叫他的甥女由他留在家中的四五匹小驢中取三匹給我的條子。」他順便告訴他們，他的驢子失去了。牧師叫他不要煩心，同他說，見了他的主人，會叫他再行吩咐，依照風俗規例寫在紙上，因爲在冊子上的沒有効力，不能照辦的。山曹方才放下心，說既如此，他不擔心失去杜新娜的信了，因爲他背得出來，所以他們可以隨時隨地從他的口中抄下來了。理髮匠說：「那末背我們聽聽，以後我們好寫出來。」於是山曹開始搖頭，回想那封信的內容，一時這用這足站立，一時用那一足站立，有時仰望天空，有時俯視地上，咬去了他半片的指甲，使他們猶疑了，盼望了半天之後，他便說：「牧師先生，哎，我記得的信的內容，真的完全給魔鬼拿去了；不過，信首寫的，是什末「糟糕偉大的小姐。」理髮匠說：「不是，他不是說「崇高偉大的小姐。」便是說「尊高偉大的小姐吧。」山曹說：「是如此；那末我不知說來會錯不會錯，接下去便是「受傷的不能睡的和受刺的吻大人的手，不知感恩的輕漫的美人。」以下寫的是不知什麼，「他致的康健和疾病。」他就如此說下去，末了，他說：「至死你的愁面騎俠。」

他們見山曹的記憶力這樣好，很是喜歡，非常嘉讚他，請他再背二三回，他們也好記熟來，及時記在紙上。他重倒四的背念信的內容，每背一回，便加上三千項的錯誤。背了，他也講及他主人的許許多多事情，但他自己放在氈子裏被人拋在空中一事，他卻一字不提，這事是他在他所不肯進去的這個客棧中遇着的。他又說，他把杜新娜女士的好消息帶回給他主人後，他便出發努力做皇帝或國王，這是他們兩人所已經講好的；從他的膂力和英勇看來，這不是一樁難事，這事成就了，他的主人便給他結婚——到那時，不消說他是個寡夫了——把王后的一位宮嬪，承接就大陸上的一塊闊大肥美的屬地的，給他做老婆，因爲他現在不在乎小島了。山曹時而醒着鼻子，極莊嚴地說這些話。他的腦子清醒到使他們對於唐吉訶德狂病的影響之大，又吃了一驚；他的狂病甚至把這可憐的傢伙的智性也奪走了。他們不自討麻煩來證明他的錯誤，他們以爲那既無害於他的良心，便也聽他依然錯誤了，二來聽聽他的笨話，倒也開心。他們便說，他要爲他的主人的康健向上帝祈禱，在時間的進程中，他要做如他所說的皇帝或至少一位主教，或其他同樣高貴的什末，是非常可能，非常

容易的，山曹答道：『先生們，如果我的主人命中註定，不想做皇帝，卻想做主教的話，我想知道漫遊主教所普通賜他們隨從的是什末東西』牧師說：『他們普通賜他們以神父或牧師或教堂管理的職分，可使他們得到好多的地租錢，此外還有一樣多的香壇捐助金。』山曹答：『這樣一來，隨從就必需獨身而且至少要懂到如何幫忙做彌撒了；如果是如此，那真要我的命！原來我已經結了婚，不知ABC的頭一個字母。假若我的主人會起心做主教，不照遊行騎俠的時尚和風俗做皇帝，那我真不知要成爲什末東西了！』理髮匠說：『你放心，朋友山曹，我們會請求你的主人，勸他拿起良心做皇帝，不要做主教，他是近武人，不近學者，所以於他亦比較好些。』山曹道：『我也會這樣想，雖則我可以斷定，他萬事都能夠。我一方面要做的，是禱求我們的主把他引到於他最妥善的那一方向去，使他能夠賜我以最深的恩惠。』牧師說：『你說起話來是聰明人，做起事來一定是好基督教徒了。但我們現在要進行做的，是設法子去阻止你的主人做的那有害的苦行，我們進去棧子裏去商量一個妥善的辦法吧，也是時候了，順便弄些東西吃吃。』他們叫山曹進去，他說他在外面等，他如何不進去的理由，他往後告訴他們，他進去是很不方便的，但他請他們帶出一些暖的食物給他和大麥給羅西寧，他們便進棧裏，過了一會，理髮匠拿出一些肉他吃。

他們兩個並着頭商議了一番，牧師就想起了一個法子，最合唐吉訶德的脾胃，而且可以使他們的志願易得見諸實行的，這法子就是他對理髮匠說的他自己穿起女行險家的衣裳來，他得盡力裝做一個他自己的隨從，他們就以這樣的裝扮走到唐吉訶德的所在，他自己假作一個受了冤屈的悲苦的少女，請他施恩相助，他是個英豪的騎俠，沒有不答應的，他自己請他施的恩，便是隨他的意帶他到什末地方去，代他向一位魯莽的騎士復仇，同時請他非至代她除了冤屈，不好叫他脫去假面具，也不好問及關於他的種種，他相信唐吉訶德可以用這方法帶到隨便什末地方，於是他們更將他由那地方帶回村中，以便想法救治他不可思議的瘋狂。

第二十七章

牧師和理髮匠如何實行他們的計劃，及其他值得記在本傳的事。

理髮匠很中意牧師的計策，他們馬上把牠實行了。他們向店主婆借了一身袍子和一個頭巾，放下牧師的新袈裟作押；理髮匠用斑牛的栗色尾，棧主時常用以懸梳子的，做了個大大的鬚鬚。棧主婆問他們要這些東西做什麼？牧師簡略的告訴他們以唐吉詞德的瘋狂，及帶他從現在所在的山中出來的計劃，及這裝扮如何需要。棧主與棧主婆即刻猜想到這瘋子是曾作過他們的客的，做過香油的，被拋在空中的隨僕的主人；于是告訴牧師以他們和他之間的經過，把山曹所苦心隱藏着的，也說了出來。總之棧主婆把牧師打扮到不能再好看了；她替他穿上盡是開口和牙邊，用闊大的黑天鵝絨作邊緣的哆囉呢袍子和白緞作邊緣的青絨緊身襖；這袍子和襖一定是哇姆巴（Wamba）王時代所製的。牧師不肯戴女人頭巾，只戴上一個小小的白色絨毛小帽，是他晚上所戴的，用一條黑波光緞吊襖帶纏着他的前額，用第二條帶造成一種假面具，用它很巧妙地掩住他的面孔和鬍子；然後把他的頭套入他的大帽，帽邊闊到可以做他的傘子。他用外套包住身體，便斜騎在驢身上，像女人似的。理髮匠也騎在他的牲口上，鬚長到腰帶上，一半褐黃，一半白，是斑牛的栗色尾做的，前頭已說過了。他們向大家以及瑪利陀尼告別。瑪利陀尼說，她雖然是罪人，卻甚願對着念珠來祈求上帝庇佑他們所做的那末艱難那末慈心的工作成就。

他們一出棧，牧師便想到自己如此裝扮的不對，因為，這雖然必需，但一個牧師穿着如此衣服，未免有失體統。他便把他的疑慮告訴理髮匠，提議對調服裝；讓他扮受冤屈的少女，他自己扮隨從。這樣，不致於如此褻瀆他的尊嚴；他如果不能同意呢，那鬼把唐吉詞德擄走，他也只好罷手了。山曹在這時到來，見他們如此裝扮，不禁大笑。理髮匠終於贊同牧師的意思，計劃經過過如此的變更了。牧師就教他如何扮演，如何說話，對付唐吉

詞德使他肯同他們同走，丟棄開他揀來做空虛的苦行的地方。理髮匠說就是不教他，他也要把事情辦到盡善盡美，但他要到唐吉訶德的近處才穿起衣服來。他於是摺起衣服，牧師套上他的鬚鬚，繼續上程，山曹班要做他們的先導，一路上講他們在山上遇見的狂人的事，他拾着一個提籃和裏頭裝的什麼，他一字不說，那怕是笨頭蠢腦的人，這公子卻也有幾分的貪婪哩。

第二天，他們走到山曹撒枝條做記號的地方，他認出了，便說這是入口，服裝如果對於救他的主人有什麼重要的話，他們便可以穿起來了。起初他們對他講過，他們穿如此服裝去，對於救脫他主人經營的壞生活，極關重要，所以他好壞不要讓他主人知道他們是誰，和他如何認得他們，他若問他——不消說要問的——給杜新娜的信可有送到，他就要說送到了，她祇因不會讀書寫字，用口信回覆，叮囑他馬上停止如此幸苦的生活，歸去見她，免得她生氣，除此還有他們要親身對他說的話，依他們計算，這話一定可以改善他的生活，使他即刻出發去做皇帝或國王；至於做主教呢，他全無擔心的必要。山曹細心細意聽他們的一切話，深深的把來印在他的記憶中，十分感激他們勸他主人做皇帝不勸他做主教的好意，因他以爲賞賜隨從，皇帝賞的比漫遊主教賞的來得多些，他又說，還是他先去見他，把女士的答覆報告他，也許只用這辦法，已足以使他出來，而免掉他們許多的麻煩了。他們以山曹所說的爲然，便決定等着他，把見他主人時的音信帶來。山曹就入山的進口，走了，他們和他分手的地方，流着的平滑的一條小溪，且有石岩及樹林的清涼愉快的陰影。

時正八月，這時在這地方的暑氣是很難堪的時候，是下午三點鐘，這種種，使環境更加悅心，邀請他們在那兒等山曹；他們於是等着。正在涼蔭下休息之時，一陣的歌聲達到他們的耳際，雖無樂器伴着，音調卻悅耳而甘美，他們吃了一驚，想不到這樣的地方竟有能唱這樣好歌的人。常言說，林田間的牧人聲調很美妙，其實這是詩人言遇其實的話，況且他們聽得所唱的歌詞不像是野間的牧人所作，卻像是有知識的文雅的人所作的，證明他們的意思的歌詞是：

(11)

什麼使我痛苦傷悲

輕視。

什麼加增我的悲苦

嫉妒。

什麼使我耐性失去

別離。

啊，輕視，嫉妒，與別離，

丟下我伶仃而苦悲，

我的心的這種創傷，

豈能有治好的希望。

(二)

什麼還在令我傷懷

失愛。

什麼阻撓我的希求

命數。

什麼把我生命摧殘

蒼天。

啊失愛，命數，與蒼天，

剝奪了我一切福幸，

我不祥的寸心預感，

我悲慘的性命將完。

(三)

什麼可安定我的心？

亡命。

什麼最得愛的欣歡？

無常。

什麼藥能治好這傷？

癡狂。

既然亡命，無常，癡狂，

才是我唯一的救方，

這不可救藥的疾病，

只有捱到斷絕性命。

時間，季節，寂寞，聲音，唱歌人的技藝，引起兩個聽者的奇怪和愉快。他們靜靜的躺着，希望再聽，但寂寞延長了許多時候。不見再有歌聲時，他們便決定走去，找唱得如此悅耳的那歌人。他們正動腳要去時，同樣的歌聲把他們阻止住了，於是這歌兒又到他們耳邊。

友情，你鼓起輕盈的翅膀，

快樂地望着那天宮飛翔，

和許多有福的靈魂共居，

留下你的假像在這人世！

可愛的和平，遵着你命令，

從天上降下人間作客人，
可是可愛的和平的美艷
的華衣下，每每潛伏欺騙
友情，哪請離開你的樂土，
下來把虛僞的外衣揭除，
他若還要借用你的微笑，
宇宙呀！立變混沌的太初。

歌畢便是一陣的深沉的嘆聲。他們又細心聽着，希望再來；卻聽得歌聲變成呻吟和嗚咽了。他們便同意，去找出其聲音的美妙有如其嗟嘆的悲哀的那不幸的人。他們行不多遠，在山岩角轉一個彎時，便看見一個人，形容態度，正同山曹所告訴他們的卡地尼奧一般。那人見了他們，並不驚訝，不動地站着，垂頭在胸前，成沉思的姿勢。不舉眼望一望他們。牧師本是善說話的人，已經知道了他的不幸，從形容上認知是他，便上前去，三言兩句地，但很有理由地，請求和勸勉他停罷那種悲慘的生活，免致把生活失掉在這地方了，在一切的不幸中，這是最為不幸的。那時卡地尼奧的知覺很完全，不為每每激得他人事不省的暴烈的病症所騷擾了。他見他們穿的衣服不是住在這荒野中的那些人所穿的，不禁驚訝了好一趟；更令他驚怪的，是聽得他們說他的事，好似他們已經知道了的一樣。牧師說的話，他通通都明白的。他於是這樣說：『兩位先生，不管你們是誰都好，我知道留心救護善者而亦每每救護惡者的天，有時把我所不配受的恩惠給我，將人們送到與人寰遠隔的這地方來。這些人們拿各色的生動的道理擺在我眼前，說我過的生活如何的不近情理，極力叫我別離此處，到別的更好的地方去；而不像我一樣，知道從這患難中一脫，我便要沉淪在更深的患難中；因此，他們一定看作我是最脆弱的人，也許是——更糟！——傻子或瘋子。怪不得因為我似乎覺得，我對於我的厄運的感懷太激烈和太深切，而且對我自身的毀滅性太強大了，所以有時禁不住地變成完全無知無覺，像石頭一樣；我』

所以知道這事實者，是因爲人告訴我，和示我以可怕的病症發作時我所作的留跡。事後，我只好白白痛哭，徒然咒罵自己的薄命，並向所有願聽我的話的人，解說這事的情由，以辯解我的狂亂，有識見的，知道了原因，對於結果，便不致覺得奇怪了；他們誠然沒有給我謀救濟辦法，但至少沒有怪責我，甚至把對於我的粗魯行爲的怨恨，變成對於我的不幸身世的同情。先生們，倘或你們的來意是同他們一樣的，那末，在你們進行精明的勸告之前，我請求你們先聽我無數的不幸事，你們聽了之後，怕可以省得你們費盡心力來救治不可安慰的悲苦的麻煩吧。」

兩人最愛不過的，是從他的口中聽他的患難的來由，於是請他講說，他們無論給他救濟或給他勸言，都一定做他所喜歡的，於是可憐的紳士，便起首講他悲哀的往事，字句和章法，差不多同前幾日對唐吉訶德和牧人講的一樣；那日，由於提到以里沙伯的事，和唐吉訶德之謹守騎士禮，所以這事，如同本史所記到的一樣，忽然中斷了。但現在呢，幸得卡地尼奧的狂症停止發作，而給他以講到末尾的機會，所以講到唐非南陀在高盧的亞瑪隄的書頁中間發見情書的那一段情節，他說那封信，他記得很清楚，是這樣寫的：

——露仙達致卡地尼奧——

「我每天發見你的好處，使我應該和必須一天一天地敬重你，所以你若盼望我在無損於我的名譽的範圍內完清欠你的情，你不難做到。我有一位父親，他認得你，很愛我，他決不致強制我的心願，而你的正當要求，他無不答應的；只要你所給我的品評和敬意，確然是如你所表示，也如我所相信的，就得了。」

「這封信，如我所說過的，使我決意向露仙達求婚，而且是使非南陀以露仙達爲在她時代裏最精明的，一位女人的。在我的主意未行之前，使他對我懷起惡意的，就是這封信。我告唐非南陀以露仙達父親的希望，就是，要由我的父親提起婚事，但是，我說，我不敢同我的父親講起，恐怕他不應承，並非因爲他不知道露仙達的品級優良，德性，美麗，和足以增光西班牙任何家族的才性；是因爲，我知道他不要我即刻結婚，卻要等到我們知道了李卡陀公爵給我的待遇時再定。總之，我對他說，我不敢向我父親提起這事，一來是那緣故，二來是

其他緣故，不知道爲什麼使我喪膽，使我預感我的願望終難達到的，唐非南陀，答說他會負責同我的父親說，勸到他同露仙達的父親交涉。野心勃勃的瑪利亞斯（Marius）呀！凶殘的卡隄林（Cathine）哪！奸惡的沙拉（Sulla）呀！背叛的卡拉倫（Galator）哪！陰險的威利陀（Vellido）哇！懷恨的朱利安（Julian）哪！貪婪的猶大（Judas）呀！負心漢！凶惡的，懷恨的，陰險的，這樣坦白地把心事和快樂告訴你的這可憐的不幸者，害了你的什麼？那點我對不住你？我說的什麼話，勸的什麼話，不是完全爲加增你的榮耀和利益着想的？可是我發什麼牢騷呢？真不幸！當然，當命星的強大的勢力把災禍傾倒在我們的頭上時，牠們猛猛烈烈地從天上降了下來，使人力不能阻住，人智不能抵擋。誰能料到唐非南陀，一位有光彩的貴族，有着見識，得了我不不少的幫忙，他的戀愛隨時隨地都可以如願的，卻會起壞心，奪去我未得到手的唯一的小雌羊？這些空虛無益的反映，我們攔在一邊吧，讓我們接續不幸史的中斷的線索。

「卻說唐非南陀，覺得我是阻礙他實行奸惡的圖謀的眼中釘，便決定打發我到他的哥哥去，領錢買六匹馬，這馬是他答應向我父親說話和打發我去領錢的那一天所買的，他唯一的目的，無非是逐開我，好行他鬼滑的心計吧了。我能够阻住這奸謀嗎？我亦能疑到這一回事嗎？當然不。我反而無窮快活地，主張即時動身，對於他的好買賣，心裏十分高興。那夜，我和露仙達說話，我告訴她知道，我和唐非南陀是有了什麼約，並叫她不要疑惑我們正當合理的希望之成功。她亦像我一樣不懷疑唐非南陀，叫我趕緊歸來；她相信，我們志願的完成，最遲遲不到我爺和她爺談話的時候。不知什麼緣故，她一說完這話，她的兩眼便滿含淚水，她的喉頭忽然硬着，她似有許多話想要向我說，卻一句都吐不出來。這出人意外的事，使我驚訝，我向來沒有見過同樣的情形。凡我的幸運或慇懃給機會與我們的時候，我們談起話來素來是很快活很高興，從不會把眼淚、嘆息、嫉妒、懷疑、驚懼混在我們的交談中。我一味的爲着上天把她賜我做愛人，而稱讚我的佳運。我誇張她的美秀，贊美她的德性和智慧。她一方面也用愛者眼光稱讚我那一點，她所以爲值得稱讚的，向我回報。我們談百千項關於鄰人和相識的瑣碎的細事，到了我最無忌憚的時候，我便強捉她的一只美麗的象牙手，把它印在我的

口唇上，這是隔開我們的狹窄的鐵欄所容許的。但是在我動身的前晚，她流淚，嗟嘆，嗚咽，突然走開，使我滿腹疑異和慌亂；在露仙達身上，今見到從所未見的這悲哀，這愁苦的表徵，真要令我驚訝了。但是我不願殺死我的希望，以爲這種種情形，都是由於她對我的激烈的戀情，和互相疼愛的人離別時所常有的悲哀吧了。總而言之，我出發了，悲哀着，抑鬱着，心頭充滿着幻想和疑慮，而不知所幻想的，所疑慮的是什麼——明顯地預示着將要臨到我身上的不幸與禍患。

「我到了被打發前去的地方，就將信遞給唐非南的哥哥；我得着很好的接待，但不能早日把事情弄妥，因爲不幸的是他叫我等候八日，莫給他的父親見了，因爲他說，他弟弟來信叫他不要讓公爵知道，付他一筆款。這都是虛偽的唐非南的計謀；因爲信上如果不這樣寫時，他的哥哥不致於沒有錢即刻打發我的。這使人不快的吩咐，令我差不多想不遵行，因教我在和露仙達數日的離別之下維持生活，尤其由（我已經對你們說過的）丟下她如此悲傷這一點看來，這似乎是不能做的事。然而，我雖知道這是有損我的健康，但還順從着，好像一個好僕一樣，但我到了四日，就來了一個人找我，送我一封信，從信封上所寫的看法，是露仙達的信，這是她的筆跡。我戰戰兢兢拆開來，想到一定有什麼意外，使她寫信到我這遠處來；和我相隔不遠時，她都罕得來信於我。我沒有讀之前，問送信人他來了幾多時了。他告訴我：「大約中午，我偶然在市街上走着之時，一位美麗的姑娘，含着眼淚，從窗上叫我，極慌忙地說：『朋友，如其你是基督教徒——看來你是很像的——那我就請你爲着上帝的慈愛，火速將這封信交到它上面所指明的地方和人，這地方和人很多人知道；交去了，你便爲上帝做了慈悲的好事了。你送牠不能不要送牠的費用，包在手巾裏的，請收起來吧。』說着，她從窗上丟出手巾，裹着的是一百銀角和一個戒指，和我現在送給你的這一封信。她不等我回答，即刻縮進去了。但在先，她看我取信和手巾，我就做了一個手勢表示我會照行。我送信得到這樣好的酬勞，二來根據信封上所寫的知道是寄給你（我很認得先生的），那美麗姑娘的眼淚又使我義不容辭，所以我就決定不托任何人，親手交到你的手中，自領得送封信後十六個鐘頭當中，我走了十八哩克的路，路程是你所知道的。」這好

心的信差如此和我說時，我聽得入神了，我的兩腿抖得不能站立了。我終於鼓起勇氣來看信，見信的內容如此：

「唐非南陀給你答應同你父親說，勸他同我的父親交涉的這話，他不是實行來利益你，卻是滿足他自己的慾望的。你要知道，先生，他是求我做他妻子。我的父親醉心於他眼中的唐非南陀所勝於你的好處，很熱切地接受了他的要求，二日後就將暗地裏舉行結婚，祕密得只有上帝和我家中數人作見證。你想想吧，我所處之際遇，你考慮吧，你好不好歸來。我愛不愛你，這回事的收場會告訴你。但願上帝許可，在我的手陷入險中和最無信義的人的手交握之前，這信可到你的手裏。」

「總之，這是信上的話，是使我不候別的回答和錢就立即動程的。因為我現今看明白了，使唐非南陀遣我到他哥哥去的，不是買馬，卻是他自己快樂的滿足。我對唐非南陀所畜的怨恨，加上一失去由多年的出力和希望所得來的錦標」的憂懼，給我以雙翼，所以第二天，在最適於去和露仙達談話的時刻，我就到了我們的市鎮。我把騎的騾寄放在送信給我的老實人屋裏，私下去了。我的運氣很好，露仙達站在親見我們的愛情的柵欄之前。她立刻識得我，我立刻識得她；但我們不是應該識得的。可是世上有誰能誇口，說深知洞見了女人的微妙無常的性格的呢？真是沒有。那末我說，她一看見我，就說：「卡地尼奧，我已經穿禮服了。負心的唐非南陀，我貪婪的父親，以及與其說是來見證我的結婚，不如說是見證我的死亡的其他人，現今正在廳裏等着我。莫操心，朋友，你想法子來看這回的犧牲。如果我的理論與勸言不能防止之時，我就在身邊祕密藏起一把刀，能防上比之更加剛強的勢力的，用它結果我的性命，使你深信我一向對你的和仍然對你的愛情。」我恐怕沒有機會答覆她，慌忙而混亂地答：「姑娘，讓你的行動證實你的話語吧。如果你帶刀保衛你的尊榮，我便帶劍護衛你。倘若命運梗逆我們，就殺死我自己。」在我看來，她是很慙慙地給人叫去了，因新郎正在等着她；所以這一切話，我不相信她有聽見。我的悲哀的夜晚於是降臨，我的愉快的太陽於是沉沒，我的眼睛失掉了光明，我的智慧失去判斷力，我不知進走她的屋好呀不進好，我也不知轉身向那一方去才是。不過，想到去

參觀這個事情之變化對我是如何的重要之時，我便撒抖起來，終於走進她屋裏，所有的過道和入口，我都很熟悉，全家的人正在忙着當時所做的祕密事，所以我沒有給誰人所看見。我這樣不爲人所看見地乘機藏身在廳子之弓形窗的空處，在互相接着的兩片錦帷之後，從這兒我可以望見廳中所作的一切事情，但他人卻不見我，那人能描寫我站在那兒時我感到的心跳和心緒，我心裏所起的思潮，我所起的反省，牠們簡直多得不能說也不該說出來。我只能告訴你們，新郎走進廳子了，穿的是他平時的衣服，沒有其他裝飾，伴着露仙達的姪甥作爲他的男賓相。在屋中除家中僕人外，沒有別人。過了一刻，露仙達從休息室中出來，伴着她的母親，和她自己的兩位女婢，打扮和裝飾的講究，很和她的性質與美貌相合，而配合於最華美最尊貴的一切。我所感到的悲痛和迷亂，使我不遑細意觀察她服裝之細處；我只能注意到顏色，即是白色和肉色，及她頭飾與其他的裝飾上的寶石和珍珠的光芒；可是，這還不及她格外美麗的髮那末明亮，因爲牠用燦爛的光輝耀着，人的眼兒，使廳中四個大火把失色。記憶，我一安息，的勁敵呀！你爲什麼又使我所崇拜的敵人的無比的美秀再現在我的心中，凶殘的記憶！我既不能復仇了，就使我想起和記起她當時所爲，好令我爲着被如此凶惡的殘害所刺激，而至少把我自己滅死，這不是更好嗎？先生們，聽我說離題的話，請莫厭倦，因爲我的災厄，不是可以有條有理地講出來的那一種；項項情節，在我看來，都要長長地講一番呢。」牧師答道，他說的最微細之處，都不可默然放過，而同事情的重要部分一樣，有注意的必要，所以他們不單不覺厭倦，而且聽來極其高興。

卡地尼與繼續說：「那末，當其大家在廳上齊集之時，教區牧師踱進來，握住他們兩人的手，做在行禮時所必需的。這樣對她說道：「你願意，露仙達女士，認在眼前的唐非南陀先生作你正式丈夫，遵照我們教會的聖母的命令嗎？」我把頭和頸探出錦帷之外，十二萬分出神和驚惑，聽她答的是什麼，由她口中等我死刑的判詞或我生活的保證，呀！可恨我不敢闖出來，大聲呼道：「喂，露仙達，露仙達！當心你做的事，三思你所負於我的，注意，你是我的，不能是別人的了。須知你之說，是同時就是我的生命的告終。嗚呼，唐非南陀，你這負心漢！」

我的『光榮』底強奪者，我的生活的死亡！你要幹什麼事？你冒昧做的是什麼？想想，你既是一個基督教徒，就達不到你的願望的；露仙達是我的妻，我是她的丈夫。』真傻！我不在場，和危險遠隔著時，我就說我早該做我當時所不做的，我讓我的靈魂的珠寶被人所搶之後，我便咒罵那強盜，如果我那時復仇的心願同我現在怨恨他的心願一般，我早報了仇了。總之，我那時是懦夫，是傻瓜；倘若我現在會忍辱，懊悔，發狂而死，也算不得一回什麼事了。牧師等露仙達的答覆，她許久不給；未了，我，我正料想她會拔刀自刎，以保護她的尊榮，或解放她的舌頭，把真情直吐，使他們了悟，而與我以優勝；那時候，我卻聽見她低弱無力的聲音說『願意。』唐非南陀他也這樣說；把指環給她一戴，不可解的繩子便把他倆縛住了。當新郎想上前抱她的新娘時，她以手捫住，在她母親的懷中昏過去。只剩下我的處境沒有告訴你們了。當我聽見『願意』時候，我的希望便沉落了；露仙達的誓願和約言就破毀了，在我當時失掉的幸福，永世也無回復的可能了。我心亂到極，覺得見棄於上天，成爲支持我們的大地之敵人，空氣不給我嘆息的氣，水不給我流淚的水分；只有火焰燒在我身內，令我渾身燃着憤怒和妒忌，他們見露仙達暈倒，個個大驚，她的母親給她解開衣襟來給她以空氣時，見一張摺好的信，唐非南陀馬上把它奪過去，拿到火把之下細看；看畢，坐在椅子裏，一手支着面頰，現出出神的情態，不去救援他發暈的新娘。

『我見全屋陷在混亂中，想不願他們看見與否，冒險出來，下定決心，如果給人看見了，便大擾一場，使大家由虛偽的唐非南陀和發昏的無常的女奸的受罰，而知我心中的義憤，但是要留我去受更大的災禍（如有更大的話）的運命，卻注定了我當時有其後所無的悟性，我也不希望向我兩個最大敵人復仇了；雖可當着他們夢想不到我之在場的時候，很容易地雪除此恨，但我打算把仇復在我自己，把他們該當受的刑罰，加在我自己身上，這刑罰，比我所要施行在他們身上的刑罰，即使是要他們的性命，都更苛刻；因爲一死什麼痛苦都乾淨了，但連連不斷的摧殘，卻是結果不了生命的永遠的殘殺。總之：我走出屋外，去到影寄放驢子的地方，上好鞍，不告辭，騎出城外，好像羅特（Loh）似的，不敢回顧，見野裏只有我一個人，夜的黑影籠罩着我，

牠的沉寂使我不驚慮他人聽見或知道我的怨言，那時，我便放縱我的聲音，解釋我的舌頭，咒罵露仙達和唐非南陀罵了千句，宛如可以藉此洩氣似的。我罵她凶惡，奸狡，無情，尤其罵她貪婪，因為我敵人的錢閉住了她愛情的眼睛，而把對我的愛情收回，交給別一個更受命運之優待和恩愛的人。但在咒罵和責斥得最厲害的時候，我也原諒她說，怪不得，嚴禁在父親的屋子裏時常聽父母的話的姑娘，當然要服從他們的主意，何況他們許給她做丈夫的，又是那末有門第，那末有錢，那末有才幹的公子，把他拒絕起來，那一定會使人料想她是不知好壞的人，或她的心另有所向了，這都是很不利於她的體面和名譽的。不過在別一方面說來，譬如她承出她和我的婚約，他們決不致說她揀壞了夫婿，而不宥恕她，因唐非南陀求婚之前，照理他們是不能希望比我更適當的人做他們女兒的匹配。在她置身於最後關頭伸出她的手之前，她本不難說我已經伸了我的給她了；因為我會出來，把她所裝做的事情，一一加以證實。總之，少的愛情，少的識見，多的野心，多的奢望，使她忘記了所藉以驅矚，維持，養育我穩定的希望和正當的要求的她的自己的話。

『我這樣自言自語，滿懷悲傷地，行了整夜；天明時便到這山的入口，進去漫遊了三天，不遇任何的路徑；後來走到一片草地，不知是在這山中的哪一部分的；在那邊，遇見幾個牧人，我便問這山中的那一處最難行最崎嶇；他們指到這邊來，我就來這邊，打算死在此地。入這荒野地方時，我的驟因乏力和肚餓倒下死了，也許是要卸下我這累贅的負擔的緣故吧。我被棄於地上，十分飢餓和倦憊，沒有——也不希望——任何的救濟。我就是這樣地臥在地上，不知幾久時候；末了我起來，只覺力氣恢復了許多，且見近旁有幾個牧羊的，他們一定是在我飢餓時給我東西吃的人無疑了。他們告訴我，知道他們發見我時我是怎樣的情形，說我說了許多胡塗的瘋話，可見我的神經是昏亂了。我似覺自那時起，我的精神就開始錯亂和昏迷，以致做了千百種狂暴的舉動：撕破我的衣服，在這荒山上大聲嘶喊，咒罵我的運命，無效地連喊我敵人的名字；在那時，我只想用呼喊與狂叫來結果自己的性命，並無旁的心意和目的。我清醒過來時，就覺得疲勞而疼痛，幾乎不能彈動了。我平常的住所，是在木塞樹的穴窿裏，大到可容我這不幸的皮囊。在這附近的牧人們，覺得可憐，給我維

持生命的東西；在石上和路旁，他們料想我可以經過或可以看見的，都放着食品。在這時候，我雖沒有靈性，不過自然的需要使我知道飲食，激起我想牠的胃口和得牠的心思。見我清醒時，他們告訴我，有幾次我走出大路上，搶奪由村中帶糧食到他們的牧舍的牧人；雖然他們願意把一部分給我，我都要用武力去奪取。我就這樣是過着悲愛的，不幸的生涯，等候蒼天在高興時引導這生活到它末日，或改變我的記憶，使我不再記得露仙達的美貌和奸謀，以及唐非南陀所給我的殘害；倘若蒼天把這恩惠給我而不奪去我的性命，我的神志便會好轉來；不然，除了祈求上帝憐憫我的靈魂以外，沒有更善的法子了；因為我沒有勇氣，也沒有力量，從我所自願沉落進去的境地裏，拔出我自身來。

「這，各位是我的痛史；現在請你們告我，這禍患可以用比你們在我的神態舉止上所看見的還更冷淡的心情去忍受嗎？請莫費力勸解我，告諫我，遵從你們視為有理的妥善的辦法吧；這辦法對於我，無異乎高明的醫生開的方子對於不肯服用牠的病人。我沒有露仙達，便沒有健康；她本是也該是我的，卻喜歡投身於別人；既如此，我雖然可作有福的人，都要在悲慘之中度日。她要以變節使我沉淪到不可救拔；我要竭力毀滅我自己以滿足她的心願，使後代人曉得獨我一人，無平常受難人之所富有的，因為對於平常人，「不可安慰」之自身就是一種安慰，但對於我，它不特不會減輕我的痛苦，反使我浸入更大的苦難中，因為我深信，這苦難，即死亡也不能結束的。」

卡地尼與沉長的話，他充滿着不幸與愛情的故事，在此說完。牧師剛要說些話安慰他，便聞得什麼人的聲音很淒涼的，這聲音所說的是什麼話，且待下章分解。

第二十八章

牧師和理髮匠在黑山上遇着一件有趣的事。

大無畏的騎士滿差唐吉訶德生於世界的這時代，是最快樂，最享福的了；因為好在他立下如此光榮的大志，把久時被人忘卻，將要消滅的騎俠事業復興和恢復到世上來，我們才可在一切的消遣都冷落荒涼的我們這時候，享受他的真史的甘美，而且享受他史中，故事和穿插，這些故事和穿插也幾乎同真史本身一樣愜意，巧妙，實在的。本史接繼斷了的故事的線索，說：牧師剛要安慰卡地尼奧，便給一種聲音阻住了；這聲音很悲哀地如此說：

『天哪！我居然能夠找到可供我以一個秘密的墓穴的地方，來埋葬我無可奈何負了許久的這身體的重擔嗎？是的，我能夠的，只要山上的靜寂不瞞着我，哎，我，我真不幸！這石岩與叢林之對我，比人羣和善得幾多呀！牠至少給我以向天訴說苦情的機會哩；可是對於人，就沒有一個我可以由他那兒盼望不決時的勸言，懊惱時的安慰，不幸時的辦法的。』

這，牧師和與他在一塊的人聽得很清楚，覺得聲音不遠——果然是如此——便立起來尋說話的人。他們走不上二十步，便在石岩背後看見一位青年，裝扮像是鄉下人，坐在槐樹下，面目看不見，因為低着頭，在溪邊洗他的腳。他們便悄悄地上前去，使他不發覺他們；他一心一意地洗他的腳；那兩腳是像生在溪中羣石中間的兩條明亮的結晶，牠們的白晰和美麗使他們讚嘆不置，並非如牠們的主人的衣服一般，令他們以為是牠們是生來踏碎泥塊和跟隨笨牛的步伐的，在前行的牧師見他沒有看見他們，叫別的兩人彎下身來，或藏在近處的石頭背後。他們就依他的話，細看青年的行選。他身穿灰色雙裙緊身襪，用白毛巾緊緊地圍着他的身體，穿了一條短褲和一雙灰色綁腿套，頭上戴着小獵帽。現在他的綁腿套拉上到他的腿的中腰了，露出

的腿好像雪花石膏，他洗完了美麗的腳，立刻取出帽下的手巾拭牠們；他取手巾時，擡起面孔，看的人便可看見無比的美貌了，使卡地尼與低聲向牧師說：『這既非露仙達，當然不是人，而是神仙了。』青年取下他的小帽，搖幾搖頭，就流下一大叢的美髮，披在肩上，連亞波羅見了都要羨慕的。他們憑這一點，看出像鄉人的其實是女子——嬌嫩的女子，且是美麗得那兩人有生以來所沒有見過，如果卡地尼與沒見過或認得露仙達，他也沒有見過的；據他後來所說，只有露仙達的美麗可以和她的比較。她長的金髮不特垂到兩肩，而且把全身——除了兩足——遮住了。現在她用手指代作梳子；如其她的足在水中彷彿是水晶，她的手在髮中彷彿是白雪。這一切光景，使那三人更加奇怪，更加想探知這個人是誰。他們如此想，便打算出來；聽見他們起身激起的絲哩沙啦的聲音，美人便擡起頭來，用兩手分開遮着她的眼的頭髮，望是什麼人作的聲音。她一看見他們，便陷於驚慌與恐怕，立起身，不待穿鞋和整好毛髮，便狠狠地抓了近身的似乎是衣服的一堆東西，實行逃走，但她走不上六步，因嫩足擋不起石塊的尖利，就跌落地上。三人看見，便上前來；在前行的牧師說：『且慢，女士，無論你是什麼人都好；你看見的這些人除了給你効力以外，並無旁的心思，你拚命作不必需的逃走，是沒有理由的，你的腳既受不起，也非我們所許可。』她驚訝而踟躕，不答一句。牧師於是握着她一只手，往下說：『你的服裝——姑娘！——所掩藏的，你的頭髮顯示給我們看了；分明可知：不是細小事，故使你用如此卑微的服裝，掩掉你的奇美，而到這樣荒靜的地方來。我們遇着佳運，在這兒碰見你，雖然不是解除你的患害，但至少是想以我們的勸言幫助你；因為不滅毀生命的禍害，必不致於厲害到使受難的人拒絕出乎誠意的忠言。因此，親愛的女士或先生——不論你是什麼人也好——請把因看見我們而生的恐怕擺脫了吧；你的好的或逆的境遇，請你告訴我們，以便合攏來，或分開來，陪你哀悼你的不幸。』

牧師當說這話時，化裝的姑娘好像麻木了似的，她的眼睛釘在他們三人，口唇不動，不出一言，好像鄉下人忽見從來沒有見過的什麼奇物一樣。當牧師又叫她講她的身世時，她就深深地透了一口氣，開言道：『這山間的靜僻既不足以藏掩我，我散亂的頭髮既不容許我的嘴隱瞞我的性屬，那末我現在要裝假也是徒

然了；即使你們會相信，那也是你們特別的善意，不是其他什麼緣故。既是如此，那末我說，我很感激你們對我的一片好心，使我不能不滿足你們向我要求的，但我怕的是，講起我的不幸來，會惹動你們的憐憫和悲傷；因為你們找不到醫治或者輕減這不幸的方法。不過你們既發覺我是一個女人，見我年輕，孤身無伴，穿着這個衣服——每種情形都是以破壞最好的名譽的——我就不得不把可以隱藏我便要隱藏的事告訴你們，使我的體面不在你們的心中搖動起來。」這些話，變成那麼美麗的女人的那人，說得暢利而敏捷，聲音又美妙動聽，使他們同對她的美麗一樣讚嘆她的聰明。他們又出他們良善的主意，請她踐行她的約言；她不要他們再來勸請，很有禮貌地穿起鞋襪束起她的髮，就坐在平石上；三人圍住她後，就勉強禁住將從眼中迸出的眼淚，用平靜而嘹亮的聲調，這樣講她的生活史：

「在這安達魯西亞省的某個地方，有一位公爵由此地方得名，成爲所謂「西班牙貴人」，這公爵有兩個兒子；長的是承受他的產業，也怕承受他的德性；小的如果非承受威利陀的奸謀，卡拉倫的虛偽，那我不知承受什麼。我父母是這貴人的臣屬，門第誠然低下，但也很富有錢；如果他們的宗系上的優越，像他們的財富上的一樣，則他們不望其它什麼了。我現在所陷入的不幸，我也不該怕懼了——我的不幸也許係因他們不是出身名門的緣故吧。他們的確是賤，也不致賤到使他們以自己的地位爲可耻，貴也貴不會貴到使我不以他們的卑下是我的不幸之源。總之，他們是農人，老實的百姓，沒有雜着卑劣的血，是所謂「老基督教徒」；可是財富和他們豪大的生活法，漸漸地爲他們取得紳士，甚至貴族的頭銜；不過他們最珍貴的財寶與榮貴，還是得我做他們的女兒。他們除了我外，沒有別的承繼家業的子女，他們又是極慈愛的父母，所以我便成爲最受父母所姑息的一個女兒了。我是他們照看他們自己的鏡子，他們暮年的杖子，他們一切心願的唯一目標；上天領導下的他們的心，是很良善，和我的心完全相合。我既是他們心的主人，也就是他們的一切了。僱用或辭退僕役，憑我的意思，所播所收之物的計算與管理，經由我手；油坊，酒榨器，牛，羊，蜂房的數目，總之，像我的父親那麼有錢的農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打管。我是管家兼主婦，在我一方面非常熱心，在他們

一方面非常高興，使我無話足以說出來。吩咐與派工作給僕役頭，督工，日工所餘下的時日，我就做青年女人不特可以而且必須要做的事務，就是使針線，做花邊，間或織布；有時放下這些工作，取些宗教的書看看，或彈篋篋散散心；因經驗指示我，音樂可安慰我不快時的心思，提起我勞作後的精神。這些是在我父親家我所經營的生活；說來如此瑣細，不是想向你們顯耀什麼，亦不是想使你們知道我是有錢，祇是要你們曉得，我從那樣的环境落到我現今所處的悲慘田地，是如何地不幸。我在家做這許多的事務，如同尼姑似的隱居着，我除我的僕人以外，沒別人看見我；我去做彌撒的時候，是同着我的母親和婢女清早做它的；我自己也是很拘謹，蒙着紗面，眼睛僅能見我的腳所踏的地面。可是當我過着如此生活之時，「愛情」的眼睛——不如說是「無聊」的眼睛——大山貓的眼也不能和它比的，藉唐非南陀的懇懇和熱情，發見了我這是我所說過的公爵的第二子的名字。」

她一叫唐非南陀的名字，卡地尼奧頓時面上失色，身上發汗，起激烈的騷動；知道他的狂瘋時要發作的，牧師和理髮匠看見了，擔心他是開始發癲，但卡地尼奧不過出汗罷了，他坐着不動，切切地把眼睛釘在鄉下姑娘，猜想她定是什麼人。她沒有注意卡地尼奧的心情，說下她的故事。

「他一看見我（據他後來所說）就發狂似地愛上了我，這是可以從他以後的舉動表明出來的。但是爲着縮短我無窮盡的慘史的敘述起見，唐非南陀取得向我宣示他對我的熱情之機會的懇懇，我略去不談。他賄賂我們全家；他贈禮品施恩惠給我父母親戚。在我們的街上，每天是歡宴之期和作樂之日；夜裏，小夜曲吵得人不能睡覺。數不清的情書不知如何的來到我的手中，滿紙是情愛和懇懇，約言和誓願比字眼還多。這一切不單不足以軟和我的心，反使我的心愈更強硬起來，好似他是我的死敵而他引誘我的心的一切行爲都含着相反之用意一樣。不過我非不愛唐非南陀的豪貴，也不覺得受他太過的糾纏；因爲我給這樣尊貴的公子所敬重和戀愛，心中不知什麼緣故覺得有種難言的高興；所以在他的書信中，見到讚美我的話，我非不快意；因爲，我們婦人雖是如何的醜，都很喜歡他人說我們漂亮的；然而，這一切是和我的德操及我父母屢屢

給我的勸言相反的。我父母已經看透了唐非南陀的計劃了，因他不怕給大家知道，我的父母時常對我說，他們的名譽和體面全靠我的德性和貞操；叫我要三思一番唐非南陀和我之間的懸殊，不管他說來如何地那個，但我應該由此斷定他的心是爲他自己的快樂，而不是爲我的好處打算的；倘若我願阻止他的計劃，使他停止他不正當的圖謀，他們會把我嫁給我喜歡的人；本鎮的或是鄰鎮的好人家，他們有的是巨財，有的是德性，所以不難給我找一位適當的夫婿。我就心懷這個約言和真話，守衛我的貞操，始終不答應唐非南陀一句，令他計劃沒有成功的一線希望。我這拘謹的態度，我以爲他會視爲簡慢的，反煽動他的淫慾——我對於他所施來的熱情，想不到別的更好的名字了，倘若這熱情是正當的，你們現在不會知道了，因我沒有講這些事的機會了。

「後來，唐非南陀發覺着我的父母要找人家匹配我，以便消除他取得我的一切希望，至少想更嚴厲地看管我；這消息或疑心，就使他幹了你們立即可聽的事情；就是某晚，我在睡房裏，只有一個奉侍我的婢女陪伴着我，門扉緊緊的鎖着，恐因疏忽而危及我的貞潔，這時候，不知怎的，在這一切慎重與提防當中，在這幽隱深祕當中，他竟然站在我的前面，一見他，我便嚇得眼盲目啞，想叫也叫不出聲，他也必然不許我叫，因他即刻撲過來把我摟住，當時我踴躍到掙也掙不出力來，於是他向我說些令人覺得『虛僞』不能有那末真實的外貌的話，負心漢用眼淚證明他的言語，用嘆息證實他的志願。我一個天真的女人，向來是肩在家裏的，對於這樣性質的事體，本不在行，聽了他說的許多的大謊話，不知如何，竟信以爲真，不過他的眼淚和嘆息，決不能激起我不正當的同情，所以我初時的驚慌定了過來，而我已失的精神開始恢復，我使用我自己所料不到的勇氣向他說：「先生，我縱然是像在你的兩臂之間一樣，在兇惡的獅的兩腳掌之間，而我的得救全靠說或做一件有損於我貞潔的話或事，我都不能說或做，同「已然者」不能變爲「不然」一樣，所以我只管抱我身子在你的懷中，我都依然禁住我的心，不讓他越出貞德的範圍之外，我的心是不像你的，你若敢用強蠻的手段，你便明白了。我是你的從臣，不是你的奴隸，你血統的高貴，沒有——也不該有——蔑視污辱我血統的低賤

之特權；我雖然是個鄉下女人，是個農人的女兒，但我之寶貝我的名譽，和你赫赫貴人之寶貝你自己的名譽一樣。你的暴力，對我不生力量；我不把你的財富看在眼裏，你的話瞞我不得；你的眼淚和嘆息，也不能動我的心。如果在我父母指定做我丈夫的人的身上，我發見這些東西，我的心必然順從他。絲毫也不違背。所以，先生，我雖捨去私人的快樂，只要我的貞節尚在安全中，我就可以把你現在要以強力取到的給了他。我說這些話，是望你不要以為一個未成我正式丈夫的人可以從我身上得到什麼。

『陰險的公子說：「最美麗的陀羅隄亞（Dorotea）——指的是我——若是你只擔心這層，那末，看我這只手伸給你，做你一個人的吧，讓無所不知的天和你這兒的瑪利亞貞女的像證明它吧。」』卡地尼奧聽她自稱陀羅隄亞時，他的心又亂起來了，他初時的猜想得到完全的證實了；但他想聽他已知一部份的事，故不打斷她的敘述，只說：『什麼，姑娘，你的名字就是陀羅隄亞嗎？我聽過同你的一樣的名字，那人的不幸同你的沒兩樣呢，說下去吧。幾時我可講些同樣會使你奇異和憐憫的事給你聽。』陀羅隄亞注意卡地尼奧的話，和他奇怪的，襤褸的衣服說，若關於她的事他有所知，就請他即刻講出來；如果命運還留下什麼好東西給她，那東西就定是推受她所遭受的任何禍患的勇氣；因為他相信她的際遇，是無再加一絲一毫的患難之可能了。卡地尼奧答：『假如我的猜疑是不錯，我也不願把我的心思告訴你，以致毀滅你的勇氣；機會未失，你現在也還沒有知道它的必要。』陀羅隄亞答：『也罷，我說下我的話；唐非南把我房中的像取來見證我們的結婚，發莊重而有力的誓言，說願做我的丈夫。不過在他未發願之前，我警告他，要考慮一番他要動手做的事情，和見他和鄉人的女兒兼他自己的從臣結婚的他父親的忿怒；所以他要慎重；免致我那樣的美麗，使他的眼盲了，那是不足為他的過失的辯解的。他若想使我受益，我就憑他對我的愛情請求他，容許我的命運依着我的身分之所及，管治他自己的範圍；像這樣不相配合的結合是難得歡樂，難得長久像初時一般快活的。』

『我對他說這些理由，和其它我所不記得的，畢竟不能使他丟下他頑固的心計，好像想不交錢買物的人，不管價格和貨質的好壞一般；在那時，我略略這樣反省了一下；我不是因由結婚由低下的地位而升到

高超的地位的第一人，唐非南陀也不是爲美貌——不如說是盲目的愛情——所引誘而致娶了身分比自己更低的女人的第一人，我既沒有創出新世界新風尚，那末，他向我表示的心，即使到他如願之時更告完結了，我都當然可以領受命運放在我的前面的光榮。總之，上帝作證，我是他的妻子，另一層，我若以輕賤的態度拒絕他，他定會捨卻上流人的一切本分，施起強暴的手段了；這樣一來，我便一世受辱，當不知我要陷入這不可避的危境是何等地無辜的人責斥我時，我也無詞辯解了；有什麼理由足以使我父母等人相信，他是不得我的同意闖進我房來的呢？這一切疑問和回答，在我的想像中，轉了好久，但尤其——不知如何——引我陷入沉淪之域的，是唐非南陀的誓願，他發誓時用的見證，他流的眼淚，末了，是他溫雅的神情舉止，和他給我的許多真誠的愛情的表示，這是可以牽引和束縛任何人——即使是前時拘謹的我——的心的。我叫進我的侍女來，作人間的見證，伴那天上的。唐非南陀又發誓證明他的話，請了別的聖者，說如果他食言背誓，就要遭一千個天譴，眼淚迸出在他眼中，他的嘆息多起來，他把我抱得更緊（始終沒有把我放一回手。）我的侍女出了房後，我便再不是處女了，他便成爲一個負心漢，一個不忠者了。

「接連着我『不幸的夜』的晝間到來了；不過在唐非南陀看來，怕來得太慢了；因我們的慾求滿足了後，最大的快樂便是離開享樂的所在。我說這話，是因爲唐非南陀趕緊就和我告別，憑帶他進來我房的婢女的謹慎，在未天明前上街去了。他臨別時，雖然不如來時那樣親熱，卻還向我說，我儘可完全信靠他的節操，和他誓願的誠摯，就從手指上取出一個貴重的指環，套在我手指上，作爲他誓約的證明。總之，他走了，留下我一人，不知是甘樂還是悲苦；只知道我是很不安地深想着，想起那不幸的事，差不多要失神了。也許是我沒有了心，不然就是我忘記了，竟沒有罵我侍女引唐非南陀進我房裏的惡媒。但究其實呢，我也還不能斷定，我遇到的事，是於我有益的，還是有害的。臨到時，我告訴唐非南陀，我既然是屬於他的了，他喜歡時，可用現在所用的方法，別晚到來看我，直到他肯向大家公佈爲止。豈料到第二晚以後，他便不來了，足足一個月，在街頭上，在禮拜寺中，都看不見他一面，使我空空地望了一場。但我知道他還在鎮裏，差不多每日出外行獵，這是他所愛作

的消遺。那些時辰，那些日子，我也很記得，在我是很悲哀的，淒涼的；在這時日當中，初時是懷疑，終於是不信唐非南陀的誠摯。我也記得，我當時把我的侍女斥了一頓，蓄了好久的氣終於洩了。我勢必留意我的眼淚和面色，免得我的父母根究我鬱鬱寡歡的緣故，而使我不得不創造些假話瞞他們，但是一件意外完結了這一切，而破壞了我對我的名譽之顧慮，打倒了我一切的德操的守持，攻毀了我的耐性，使我最隱祕的心事傳出外面去了。原來數日過後，鎮中傳說唐非南陀和隣鎮的一位絕美的女人結婚，這女人是出身名門，但不怎樣有錢，以她的嫁粧而論，她是不配得這樣好的丈夫的，她的名字據說是露仙達，他們結婚時聽說鬧了不少事呢。

卡地尼奧聽得露仙達的名，只聳他的肩，咬他的口唇，皺起他的眉心；過了一會，兩行眼淚，由他的眼中掉下來，但陀羅隄亞並不中斷她的話，說道：「不久這悲慘的音信便到我耳邊；聽得這時時，我的心不特不冷下來，而且燃着憤怒的火，幾乎禁不住想跑出街上，高聲佈告他對我的卑劣和不忠；但是，打算即晚就行的主意，立地平了我這怒氣，我便穿着這衣裳，這是我父母的用人，鄉人所謂田野郎贈我的，我將所有的不幸向他訴說，求他伴我到我知道我敵人在那兒的鎮裏去。他見我的主意很堅決，怪責我圖謀之魯莽之後，便答應伴我去到他所謂世界的盡頭。我就將衣服和一切錢財珠寶放好在枕套裏頭，防備不時的需要；在昏黑的夜裏，不把祕密告訴我的不忠的侍女，就走出屋外，只帶同着一位用人和千頭萬緒的愁思，步行到那鎮去；一種願望，使我如同生了翼似的，快走就是，雖然來不及阻止已做的事，但至少也要到那兒問問唐非南陀，他幹這事是憑着什麼良心幹的。二日半後，我便到那處，鎮裏問露仙達的父親住在那兒；我問的第一人答我的話，比我需要聽的還多。他對我說，在某地可以找着那屋；又把那青年姑娘結婚時所生的事的始末講給我聽，這是鎮裏的人所周知，甚至每個街頭巷角都聚有一堆人在談論着的。他告訴我唐非南陀和露仙達結婚的那一晚，她說了一聲「是」，成爲他的正式妻子之後，便暈了過去；新郎解開胸膛，以便給她空氣時，見了露仙達手寫的一封信，信上宣示她不能做唐非南陀的妻，因爲她已經是卡地尼奧的了（這卡地尼奧據那人所說，是

本鎮的極尊貴的公子。她所以接納唐非南陀，純然是爲着服從她的父母，總之，這信告訴他們，她想禮一行，究便刻死自己，並述及她這樣做的理由；這個人說，可以由他們從她衣服之某部分搜出來的刀子證實出來。唐非南陀見這種情形，以爲露仙達欺騙，戲弄，輕賤了他，便上前去，想當她發暈未醒時，用搜出的那把刀子刺她；如果不是她的父母和在場的人們攔止了，一定把她殺死了。他們又說唐非南陀立地就走，露仙達到第二天才醒過來，她向她父母直認，她的確是那個公子的妻子，我又探聞卡地尼與親見她行禮，見她結婚——這是她萬料不到的事！——他便心灰意冷，走出城外，留了一張字，詳述露仙達對他的罪過，和他去人目永不能見他的地方的決心。這一切事，在鎮裏，是很昭彰的，在每人的嘴上的；但露仙達從她的父親家失蹤時，話更多了。她的父母，爲着失去女兒，差不多要發狂了，因不知用什麼方法才能把她找歸來。這消息拾集了我破碎的希望，我巴不得唐非南陀結婚不成，不高興看他結婚；相信我的救濟之門倒沒全閉；料想天之阻撓他的第二次結婚，也許是叫他想到他對第一次的結婚之所負的，並使他反省到他是個基督教徒，對於靈魂應該比較對於世俗的計較，更加看重。我心中想這些東西，沒有真正的安慰，只好以曖昧遼遠的希望鼓勵自己，以維持我現在所恨的我生命。

「在鎮裏找不到唐非南陀，不知作何事好時，忽聞一個佈告人，報出我的年紀和我穿的衣服，出重賞給尋見我的人；我又聽得他說，我和伴我的青年逃出我父親家，這是打擊到我的靈魂上的消息，看來，我的體面是沉落到何等地步了，說我走出還不够，偏偏要加上個比我卑下得多而不配我和他談到什麼的人。我聽見佈告人的話，便和我的用人出鎮，他已經表露幾分猶疑的形跡，想違約不聽從我了。那晚我們恐怕被人找着，走進這山的最深處。不過常言道：「一禍生別禍，」一患之未便是大患之始。」這古語果在我身上應驗了。一向是忠實可靠的好僕見我在這荒漠地方，爲他的卑鄙——不好說是我的美貌——所激發，就想捉住這僻靜地方供給他的機緣，開始捨棄廉恥，尤其捨棄對上帝的懼怕及對主人的敬意，和我鍾情起來，他見我用嚴厲的話責斥他的冒昧，便捨去他初時以爲可望成功的請求，用起武來了。但是公正的天是罕少（或永不）

忽略和丟棄好人的，庇佑我用我的微力，不經半點艱難，就把他推落懸崖下面，在那兒不知他是生是死。於是，我以超過我的怕懼和疲倦所容許的快步，跑進這荒山來，只想在此藏身，躲開我的父親和奉他的命探尋我的人們，別無其它主意。我懷着這主意在這兒好幾月頭了，遇了一位牧人，帶我到這石山深處中的他的住所。自那時，我就做他的牧童，給他服役；時時走出野外，以便藏掩料不到現在竟然把我發露出來的頭毛。但是一切的苦心及謹慎都無用了，我的主人見我不是男人，迷住我的僕人的惡念頭，又在他的心中浮現出來，但是命運不是時時都拿患難的救治法給人的，我現在沒有石巖也沒有懸崖治我的主人的病症，好像我對我的用人一樣了，所以我想與其冒險和他計較氣力和道理，不如離開他到這叢林峭壁間藏身爲好。我於是又回到這荒野裏，在這兒，我可以無阻無礙地嘆息和掉淚，求蒼天憐惜我不幸的境遇，賜我以奮鬪的氣力，或斷絕我的生命在這野間，這樣，未犯任何過失卻惹出使人交頭接耳的事的這不幸人，就不致留在人的記憶中了。

第二十九章

敘述美麗的陀羅隄亞的聰明和其他趣事。

『這個——先生——是我的實在的慘史，判斷一番吧，我應不應該嘆你們所見的那末多氣，說你們所聽的那末多話，流所會流的那末多的眼淚呢？我的患難的性質想過了，你們就知道，一切的勸解都是徒然，辦法是無處找尋的。我只求你們幫我一個忙，是你們應該（也容易）答應的。就是請你們引我到我可安定生活的地方，免得不斷地提心吊膽，怕尋我的人們把我找見了。我雖然相信我父母是很愛我，必然給我歡迎；可是只想到我竟在他們料不到的情形中，顯露身子在他們的前面，我便感到絕大的羞恥，寧願流放自己，永遠不見他們，不願他們看見我在丟棄了由我從前的行逕看來所應有的貞操後，去見他們的面目。』

她說到這兒便停聲，她的臉孔忽然泛起一片的桃紅顏色，露出她靈魂的不安和羞恥，聽見她的不幸的，覺得可異和可憐。牧師剛要安慰她，解勸她時，卡地尼奧阻住他，說：『姑娘，那末你似乎是有錢的克利那陀（Clonado）的獨女，美麗的陀羅隄亞吧。』陀羅隄亞很詫異，聽見她父親的名，和看見說她父親的名字的人的樣子，我們已經說過，卡地尼奧的衣服，是如何的襤褸。她對他說：『請問先生是誰，這樣相識我父親的名字的？我不知有無記錯，我從頭到尾講我的痛史時，並沒有提及他的名字哩。』卡地尼奧答：『我是你說露仙達所認為丈夫的那不幸人——就是薄命的卡地尼奧，害你害到這樣田地的人，他的卑鄙的行爲，把我弄成如此——襤褸，赤身，見棄於一切人的安慰，最不幸的是失去了理性——因爲只當上天願意拿理性暫時賜給我時，我才清醒。陀羅隄亞親眼看見唐非南陀無理的結婚，等聽露仙達說「是」做他的妻子的，就是，我沒有勇氣候着她的發昏和在她胸上的信的事，是我，因爲這層出不窮的不幸，我的心受不下去了，所以我就捨開屋子和忍耐了。我留下一封信給我的棧主人，請他親交到露仙達手中，於是打算滅了從那時起便恨之

如我的死敵的生命，來到這荒涼地方。但是命運偏偏不奪我的性命，奪了我的知覺便滿足了；也許是留起我來享受見你的佳運的吧；我既沒懷疑你的理由，那末天留我們兩人，也許是爲着叫我們看禍災中料不到的收場。因爲依露仙達的宣言，她是我的，不能和唐非南陀結婚；唐非南陀是你的，不能和露仙達結婚。所以我們可盼望天把各人的交回各人；因爲那不是已經割讓了，也不是不可恢復的，這安慰既非出自遼遠的希望和狂妄的幻想，那我就懇求你像我一樣，在你的純正的思想中，也下一個決心，準備等候更好的運氣。我憑一位紳士兼基督教徒的信心，對你發誓，不捨棄你，直至看見你佔有了唐非南陀爲止。若是用理論勸不到他承認他對你的義務，我就行我一個紳士所許有的權利，以正當的名義，訴之於刀劍，爲你復仇，同時忘記我自己的冤屈，把我的冤屈的雪除交托於天上，以便消除於你的地上。」

陀羅隄亞很驚怪於卡地尼奧的話，不知如何來感謝他偉大而慷慨的主意，便想伏下身去吻他的足，但卡地尼奧無論如何不依她。牧師替他們兩人代答，讚許卡地尼奧的慷慨，請求和勸告他們到他的村中，備辦他們所需一切，商量如何找唐非南陀，如何帶陀羅隄亞到她父母家，或做其他應做的事情。卡地尼奧和陀羅隄亞感謝他，領受他的厚意，始終沉默，猶豫地站着，理髮匠也說起他的好話來，同牧師一樣，好意地向他們說，只要他能力所及的，他無不盡量給他們効勞。他也簡略地講到他們的來到此地的原因及唐吉詞德君的奇怪的瘋狂，並說他們正在等着去找他的隨從。卡地尼奧發夢似的記起他和唐吉詞德的爭吵，他就告訴他們；可是這事的因由，他記不清了。

這時，他們聽見一種人聲，知道是山曹班差；他在先和他們相別的所在找不着他們，就提起嗓子拚命喊着。他們來接他了，問起唐吉詞德，他就向他們說，他見他時，他只穿着內衣，瘦削而憔悴，餓得半死，在嗟嘆着杜新娜女士；他向他說她下了命令，叫他離開那地方，往陀波梭去，因她正在等着他；但是他的回話，卻是，他決定不現身在她的美貌之前，要等到他幹了使他配受她的恩惠的事業時才去；如果他的主人，是那末脾氣呢，不要說在道理上可做的皇帝，就是最不能做的主教，他也有做不到的危險了；所以他們得設法，帶他出來。牧

師說不要擔心那事，不管他要不要出來，他們都要領他出來的。

他又向卡地尼奧和陀羅隄亞講到救治唐吉訶德或至少是哄他回他家去的計劃；對於這計劃，陀羅隄亞說，她擔任扮受冤屈的少女，比理髮匠來的好，尤其是他有女人的服裝，扮起來更加生動；他們儘可聽她施行實現他們的計劃所須做的一切，因為她是讀過了不少的騎士書，有患難的姑娘向漫遊騎俠乞恩的常態，他是很熟悉的。牧師道：『那末，要馬上實行計劃，不再需要別的什麼了；運命當然是聲音袒護我們的了，因為牠如此出人意外地開一道門救你，又拿我們所正急需的，如此便宜地供給我們。』陀羅隄亞即刻從她的包裹中取出一件質料很貴重的裙，和一件好青絲的斗篷，從首飾匣中取出頸環和他種寶物，把來穿戴在身上，一刻之間，就華麗得如同富貴人的夫人一樣。這些器物和此外還有的，她說是從家中帶來防備不測的，不過至今還沒有用到的機會。他們很喜歡她溫雅的態度，柔和的性情，和美麗的臉孔；共同承認，唐非南陀，必然是一個不識好歹的人才，會把這樣優秀的人兒輕忽了。但最讚慕她的是山曹班，他覺得他有生以來從沒見過這樣漂亮的人兒（事實上如此）；他便很懇切地請牧師告訴他，那美麗得出奇的女人是誰，到那邊山中來想尋求什麼。牧師說：『這美麗的女人，朋友山曹，最少是大米可米（Micomicon）王國直系的繼位公主，她來找你的主人，向他求一個恩惠，就是請他消除一個惡巨怪給她的禍害；是佈散在全幾尼（Guinea）的你的主人的功勳之名，使這位公主找他。』山曹班差道：『找得好，尋得好，尤其是我的主人，幸而殺了你說的那巨怪，那妓女的兒子，鏟除了橫暴，消滅了奸惡的時候，殺嗎？他當然殺的，如果遇着了；只要不是精靈，因我的主人是征服不過精靈的。不過，牧師先生，許多件事中有一件，我要誠懇地請求你的，就是，你不要教我的主人起心做主教——這是我所擔懼的——要勸他立地把這公主娶了來；這樣一來，他便失了作主教的資格，他的王國便不難得到手，而我的志願也便可達到了。我曾把事情三思過一番，據我計算起來，我的主人成爲主教，於我大不方便，因為我有了家室，不宜做教堂裏的事，像我這樣有老婆子女的人，東奔西走求人特准，以便就教會牧師的職業，真是一輩子也幹不了的。所以，先生，萬事都要靠我的老爺立地娶了這姑娘，她的名字，我不知

道，所以沒有稱呼她的名字了。」牧師答：「她叫作米可米看娜公主，因她的王國叫做米可米看，所以當然是這末叫作了。」山曹答應道：「這是無可疑的，拿生地做頭銜或姓字的人，我也認得不少哩，例如亞卡拉的必特羅烏貝達的約翰哇拉陀力的地哥（Pedro de Alcala, John de Ubeda, Diego de Vallaloid）在幾尼的風俗上，女王的名字是取自她們的王國的吧。」牧師說：「當然是如此略。至於你的主人的婚事，我會盡力成全牠。」山曹聽了這話，很覺定心，牧師對於他的愚魯很覺奇怪——他會如此堅信唐吉訶德終有一日會做皇帝。而他的主人頭腦中的荒唐思想會在他的腦袋上刻得如此深固。

這時陀羅隄亞騎上了牧師的騾，理髮匠戴上了牛尾鬚子；他們叫山曹引他們往唐吉訶德的所在去，叫他千萬不要說他認得牧師和理髮匠，因他的主人爲王爲帝的關頭，全靠他假裝不認得他們。牧師不與他們同去，卡地尼奧也是他不去，是免得唐吉訶德記起前回他和他的爭吵，牧師不去，是因當時無去的必需，所以他們讓他們去，徐徐緩緩地步行跟着他們。牧師想陀羅隄亞怎麼扮演她說他不必擔心，她依照騎士書上的規例做起來，包管大家滿意。

他們走了四分之三哩克（League）時，便在亂石之間，看見唐吉訶德；他這時已穿好衣服，不過沒有武裝起來。陀羅隄亞一看見他和聽山曹說那就是他的主人時，她便即刻鞭她的騾，有鬚鬚的理髮匠就在後跟着。她上到唐吉訶德那兒，隨從由騾上下來，上前去抱她下騾，她輕捷地下來，上到唐吉訶德腳邊跪下地上。他用勁扶她起來，但她終不起身，向他這樣說：「英勇可敬的騎俠呀，我決不從這兒立起來了；除非你這良善和慷慨的人賜我一恩，增加你本身的高貴與光榮，並且利益爲太陽所未見的，最悽慘的，冤枉的少女。如其你無可抵抗的勇力，着實是和你不朽的聲名相符合，則隨着你大名的芬香由遠處到來，想在你的手中尋到患難的救濟之薄命人，你便不能不保護了。」唐吉訶德答：「你若不起身，我不答你一句，也不再聽你一句話了。」受難少女答：「如先生不先把我要求的恩惠給我，那我決不起來。」唐吉訶德道：「我必然給你，答應你；只要無傷無礙於國王，於我的故鄉，或於掌握我的心靈和自由的鑰匙的那位姑娘就是了。」受難的少女說：「那不

是有傷有礙於這些的，先生。」她說這話時，山曹班走近唐吉訶德耳旁來，輕聲說道：「先生，你不妨答應她所請求的恩，那只是一件小事——殺一個大而笨的怪物罷了，求助的，是高貴的米可米看娜公主，伊隄奧比亞（Thaltona）米可米看大國的女王哩。」唐吉訶德說：「她是什麼人都好，我都依照我的職業的規例，做我所本分做的，我良心所指示的。」他轉過頭來對少女說：「美人，起來，你要求什麼，我都給你了。」少女說：「那末，我要求的是，豁達的先生隨我同去，聽我引到任何地方，並答應我，未替我對違反天上人間一切法則而僭取我的王位的那個叛徒洩了冤之前，不冒其他的險，也不應承任何人的其它請求。」唐吉訶德說：「再說一番，我答應你的請求，那末，姑娘呀，從今而後，把擾着你的悲苦擺脫了吧，你淡弱的希望，可回復牠的力量和元氣了。因為憑依上帝和我的武力的相助，你不久就可以看見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國土，坐在你的而尊高的故土之寶座上；不把一切的惡徒看眼中了。那末，就動手罷，危險，他們說是伏在遷延之中。」受難的少女想吻他的手，但是在項項看來都無不是最義俠最溫雅的騎士的唐吉訶德卻不許她這樣做，規規矩矩地抱起她；山曹即時把羅西寧預備好，幫他穿甲鎧。山曹將掛在樹上好似戰利品的甲鎧取下來，準備好羅西寧便幫他主人披甲。甲穿好，唐吉訶德便說：「在上帝的名義下，我們去救這偉大的姑娘吧。」理髮匠依然跪着，好容易忍住笑，和使鬚子不脫落，若脫落下來，那他們奇巧的計策，便將破碎於片刻之間了。見恩惠已歷答應了，而唐吉訶德預備實行他的約言又如此切實，他便立起來，捉着姑娘的一只手，用兩手扶她上騾。扶她上了騾，唐吉訶德就騎上羅西寧，而理髮匠也坐在他的畜生上，剩下山曹步行，這激起他失去阿灰的舊恨，可是想起他的主人差不多就要做皇帝，這又不算得一回事了。他以為他主人一定和那公主結婚，至少米可米看國國王無疑了，不過，使他想起就煩惱的是，那王國是在黑人陸地上，做他百性的人們通通是黑的；可是他立刻又想出一個辦法，自言自語道：「縱使我的百姓是黑色，那又算得什麼？除了用船載開，帶過西班牙去賣些現錢以外，還有什麼有了這錢，我便可以買些衙頭官爵；有了這衙頭官爵，我一生便可安安樂樂過日子，除非只管睡覺，沒有本領，在個人說「丟開那些垃圾」的時間內，賣三千，六千或十千的奴隸；我指天發誓，定要打

發他們走，無論是小的或大的，或怎樣處置他們；那怕他們是怎樣黑，我都曾把他們變成白的和黃的了。我是祇自己指頭的傻子！」他一邊行，一邊這樣幻想，出神到和快樂到忘了步行的勞苦。

這一切情形，卡地尼奧和牧師從叢林之後看見了，不知用什麼方法去見他們；但是牧師是大計謀家，立地想出一計——從帶來的匣中取了一把剪子，很快地把卡地尼奧的鬚鬚剪斷了，於是把自己的灰色上衣給他穿，更給他以他自己的黑外套，自己穿剩短褲和短襖，現在卡地尼奧是變過樣子了，照鏡看看，也認不出自己了。當他們如此化裝時，其他的人雖然是遠在他們的前頭，但化裝完畢後，他們卻先入大路；因為道路的狹窄崎嶇，不容許騎牲口的走得同步行的一般快捷；總之，他們很容易地進了山麓下的平原了。

唐吉訶德和他的同伴出現時，牧師露出好似開初認得他的神情，很懇切地望着他；望了好久之後，張開兩臂，跑前去迎他，大聲道：「歡迎武士道的明鏡，我高貴的同鄉滿差唐吉訶德，禮義的花和乳酪，困苦者的蔭庇和安慰，漫遊騎俠的精華。」說這話時，他抱住唐吉訶德的左膝。唐吉訶德對於他所見所聞的，很覺奇異，仔細看他，畢竟認得是他時，更加驚訝，連忙下來。但牧師阻他，唐吉訶德便說：「牧師先生，讓我下馬吧；我騎馬而像閣下如此可敬的人就步行，這是很不對的。」牧師說：「我決不能同意，大人騎牠吧，因為你是在馬上幹我們的時代所未見的最偉大的冒險事業的，我一個不值錢的牧師——如果不以為麻煩的話——騎在與你同行的某一位先生後頭便算了；在我卻是同騎鷹頭飛馬（Pegasus）或著名的摩爾人摩差拉古（Muzarungu）的有名班馬一般；這摩爾人到今天還是着魔在離大康伯路陀（Ompluto）不遠的朱里瑪（Zulema）大山上。」唐吉訶德說：「親愛的碩士先生，那我都不贊同。我知道，我的公主會看我的情面，叫她的跟班把他的鞍讓給你用，他可以騎在後頭——如果那牲口可以支持兩個人。」公主說：「我以為可以的；我知道我沒有吩咐我的跟班的必要，他是知禮識義的人，可以騎的時候，他必不讓他步行的。」理髮匠說：「當然。」他便下來，把鞍讓與牧師，牧師不和他客氣，接納其意。可是——不幸得很——理髮匠要騎在騾臀上時，那騾畢竟是拉車的庸劣的騾，不是好貨料，就把後足騰了二三回；如果踢着尼古拉先生的頭顱或胸膛，那他便會把尋唐吉

訶德的事交給魔鬼了。但他仍然嚇到跌倒地上，因沒注意他的鬚鬚，所以把它弄脫了；見自己的鬚鬚脫了，想不出別的辦法，只好雙手掩面，叫道：「他的鬚骨跌破了。」唐吉訶德見一叢的鬚鬚落在離跟班好遠的前頭，既沒有鬚骨，也沒有血，他就道：「噢！天公！這真是我有生以來沒有見過的奇蹟；世上任何一個理髮匠，也不能夠把他的鬚鬚剃得如此乾淨呀！」牧師見他們的計策將被發見的危險，馬上拾起牠，跑到正在裝模作樣呻吟的尼古拉那兒，將頭靠在他的胸前，手一揮，便把牠戴回去了；同時對他囁哩咕嚕地念了一些什麼；他說這是接鬚鬚的呪訣，他們不久就明白了。弄妥之後，他便離開跟班，他的鬚鬚又整齊完好，如同先時一般了。唐吉訶德看了，大覺奇怪，請求牧師有空時把那呪訣教一教他；他以為這呪訣的効力必不止於接鬚鬚，因為鬚鬚脫處，肉依理是會傷破而出血的；牠既可醫治一切，那末對於鬚鬚以外的什麼，也當有効驗了。牧師說不錯，他有機會之時，準定教他。他們現在議定了：牧師先騎，他們三人輪流騎到約二哩克遠的客棧。

三人騎着（是唐吉訶德、公主、牧師），三人步行（是卡地尼奧理髮匠、山曹班差）時，唐吉訶德對少女說：「小姐，隨你的尊意引路。」在她未答應之前，碩士說：「小姐想到的是什麼國？是到米可米看的吧？必然是，不然，我就不懂國事了。」他知道牧師的用意是要她答「是」，便道：「是，先生，我去的是那國。」牧師道：「既然如此，我們便不能不穿過我們的鄉村，你就由此直到加太基那（Carthagen），順利地登舟；如果風勢好，海水平靜沒有波浪，位在大人的王國的這邊，要一百多日路程達到的米奧那（Meona）即是米奧提（Meotis）不過九年，就可看見了。」她說：「你錯了，好先生，我離開牠，還不上兩年呢；一路氣候，誠然十分地惡劣，但我也已經來到這地方，親眼看見我如此渴慕的滿差唐吉訶德老爺。我的足一踏西班牙的國土，他勇武的聲音便到我耳邊，使我打算找他，把我自身交給他的慇懃，把我事情的公道交給他天下無敵的勇氣。」唐吉訶德說：「得啦，不要再說恭維話了，我是一切的「奉承」的敵人；這雖然不是奉承，但同類的話，我清白的耳朵都不高興聽的。親愛的公主，我只能說，無論我有無勇氣，我都要以我所有所無的，為你効勞，雖至丟了我的性命我都不顧惜的。暫且擱下這事吧，我請碩士先生告訴我，他一個人，沒有隨伴，衣服這末單薄，來到這些地方，是爲着什

「歷事情。」牧師說：「我可簡單答復你的疑問，唐吉訶德先生，你要知道，我同尼古拉先生，我們的朋友，理髮匠，到西偉利去領幾年前往印度羣島的我一位親戚寄給我的一些款項，數目不少，有六千「八角幣」，十足重的，不是等閒的東西了。我們昨天在這地方經過，就遇着四個嘍囉，任何東西，連我們的鬚鬚，都給搶光了；所以理髮師只好化裝，而這位青年——指卡地尼奧——也給他們所完全變化了，最妙的是，近處謠傳搶者是船奴，被一個勇士在幾乎同一地點所放出的，這勇士不怕委員以及他的守衛兵，把他們通通解釋了。不消說，他是個木頭，或是同他們一般的惡棍，或是沒有靈魂與良心的一個什麼，才致於放狼在羊羣，放狐在雞羣，放黃蜂在蜂蜜之中。他詐善正義，背叛他的王爺自然的主，因為他違反了他合法的權威了。我說他把戰船的足弄殘廢了，把「神聖兄弟會」多年的平靜擾亂了。一句總言，他是幹了爲之失去靈魂而得不到肉體的勾當。」

「山曹曾向牧師和理髮匠講到他主人所非常光榮地幹成的解放奴隸的事，所以牧師如此憤激地說這話，看唐吉訶德會起什麼態度，說什麼話，他的面色隨每一個字而轉變，但他不敢承認是他救了那些君子們，牧師說：「這就是搶我們的人們；阻止他們被帶去受極應受的刑罰的那人，願無限仁慈的上帝恕了他吧。」

第三十章

大家用有趣的、巧妙的方法，引出罰自己苦行的戀愛騎士。

牧師的話一說完，山曹便說：『憑我的信義，碩士先生，幹那事的是我的主人；我不是不警告他，勸他要。把他要做的想過一番，釋放他們是有罪的，他們會划戰船，是因為他們係極惡的奸徒。』唐吉訶德說：『木頭漫遊騎俠不在乎（也無需乎）考究他們路上所遇着受難、着魔、遭害的人們，弄成如此田地，如此悲慘，是由於他們的過誤，或他們的不幸，騎俠之不得不救他們，祇是因為他們是處在患難中；他是只管他們的痛苦，不管他們的罪惡的。我見像一串珠子般的可憐的、悽慘的人，便依着我的主義，為他們出力；其餘的，我不管。那個人說我不對的，除了碩士先生的聖職和他可敬的本人以外，我說這個人不懂騎俠的道理，像是淫婦生的賤子一樣瞎說，扯謊。這話，我用我的劍來加以完全的證明。』說着，他足撐踏蹬，挺直身體，把他頭盔的護面放落了——在他眼中看來是孟伯利諾頭盔的理髮匠銅盆，放在鞍頂上，給船奴打壞，尙未修復。

聰明的、和氣的陀羅隄亞，早知唐吉訶德的瘋狂，見人人（除了山曹班差以外）都和他開玩笑，遂和其他的人聯合起來，見他如此生氣，便對他說：『騎士先生，你是答應過給我恩惠的，請莫忘了吧，你對於任何種事，不論如何急切，都不應參加了。所以請你平平你的憤氣。假如碩士先生知道是那不可抵抗的臂力解救了那些船奴，他早用三步針線纏住他的嘴，而咬三次他的舌頭了，哪敢出一言，以致惹起先生的怒氣呢？』牧師說：『我發誓，我的確是如此做了，甚至連我的鬚髯，也要把它拔脫了。』唐吉訶德說：『女士，我再不說話了，我會抑制着湧入我的胸中的義憤，平平靜靜繼續前行，直到把答應的事辦完為止。不過——如果不會過於麻煩——就要請你答覆我以酬報我這番好意。即是，你的悲傷事是什麼？對之我要作正當、充足、完全的復仇的人。是誰有幾多、哪種樣的？』陀羅隄亞答：『我很誠懇答覆你，不過，只聽見一些悲慘傷心的事情，在你，不知會不

會覺得討厭呢！」唐吉訶德說：「決不會，親愛的女士。」陀羅隄亞答：「既然如此，那末請聽吧。」她說到這兒，卡地尼奧和理髮匠便走到她的左右各邊來，聽多智謀的陀羅隄亞創的是什麼故事，像唐吉訶德一樣受惑於她的山曹也來了。她在鞍上坐正之後，咳了幾聲，露出預備說話的神氣，如此說：「第一，你們各位先生須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說到此地，她忽然停頓，忘却牧師告訴她的名字，但他即刻幫助她，知道停頓是由於什麼緣故，說：「小姐，怪不得你講起你的不幸，會心神不定，因為「不幸」每每消除我們的記性，使我們忘記了自己的名字。譬如大人，就是連自己叫大米可米看王國的真正承位者米可米看娜公主，也忘記了。我這末一說之後，你便不難想起你所要說的一切悲哀的往事了。」陀羅隄亞說：「你說來不錯，我相信，以後不用你再給我什麼指示，我都可以把我的真實歷史從頭上說至結尾了。」

「我的父親叫做隄那克利奧（Thaorio）智者，是精通他們所謂魔術的人。根據他的技藝，他知道我叫哈拉美拉（Caranilla）王后的母親會先他而死，過了不久，他自己也必然逝世，而留下我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女。但我的父親時常說，最使他擔心的是他預料到：將來會有近於我的國土的大島的一個君主，名叫陰顏的邦達非蘭陀（Pandafilando）的大妖怪，他的眼睛雖然生得端正，卻是斜視，這是出乎惡意，藉以嚇驚着他的人們的。他知道這巨怪會欺我是弱小孤女，用強大的勢力攻打我國土，奪去我的一切，甚至連藏我的腦袋的最小的鄉村也給奪去了。但我如果和他結婚呢，就可免除這一切災患，不過據他所預料，我斷不致於贊同如此不相配合的婚姻；他預料得不錯，因為嫁給這巨怪或任何別個巨怪（無論是大到什麼程度）的這念頭，從來沒有進過我的腦中。我的父親又說，他逝世之後，我若見邦達非蘭陀侵奪我的國土，就不該等着作任何的抵抗，因為抵抗就是我的毀滅；我如果要免於一死，和使我誠實忠良的百姓免於全部毀滅，就最好自動地丟下國土給他，不要反抗；教我反抗巨怪的妖氣，不是我所能夠的；我得立地帶同幾個隨員出走西班牙，找求治療我的患難的辦法，去會見在那時名聲佈遍這國的一位漫遊騎俠，他的名字——我不知會不會記錯——是「七後腦」，不然是「唐幾何跌」。山曹班差說：「小姐該說是「唐吉訶德」，或是如他們所稱呼的

「愁面騎俠。」陀羅隄亞說：「你說得對。他還說，這人身體高長，面容瘦削，在他右邊的左肩下面或近處，生着一個灰色痣，痣上有豬毛似的毛。」

唐吉訶德聽了這話，對他的隨從說：「山曹兒，來幫助我脫衣服，我要看看我是不是那聰明的王所預言的騎士。」陀羅隄亞說：「先生爲什麼把衣服脫了？」唐吉訶德說：「看我有無你父親所說的痣。」山曹兒說：「你不用說，我知道你背脊上有這樣的一個痣，這正是大力士的標誌哩。」陀羅隄亞說：「得了，朋友之間，不必斤斤計較細節，肩上也好，背骨上也好，橫豎是一樣的；同是肉，生在那兒，都無差異，是一個痣便算了，我的好父親當然沒有說錯一件，我求助於唐吉訶德先生，也並沒有求錯，他必然是我父親說的騎士，爲的是他的臉上的神情和他在西班牙甚至在全滿差的大名恰恰相符；我在奧書那（Ormaiztegui）一登陸，便聽見人們講及他許許多多的事功，使我心裏即刻想道，他必定是我來找尋的人。」唐吉訶德道：「不過，奧書那不是海港，你怎麼登陸的？」牧師在陀羅隄亞未答之前，搶先說道：「公主的意思當然是說，她在瑪拉加登陸之後，她第一回聽見先生的消息是在奧書那。」陀羅隄亞說：「這就是我的原意了。」牧師道：「我也是這樣想，請公主陛下說下去吧。」陀羅隄亞說：「我沒有別的話了，不過，我既走運遇着了唐吉訶德閣下，我就自視爲全國的女王與主人了；因爲承他的惠愛和慷慨，答應了我的請求，跟我去到我隨意引他去的地方，以便和陰顏的邦達非蘭見面，而殺死他，把如此不義地從我手中奪去的東西交還給我，依我的好父親明哲的提那克利與的預言看來，這事業可在瞬眼之間告成。他又用我看不懂的卡爾提亞（Chaldean）文或是希臘文記載着說：這預言中的騎士斬了巨怪的首級，便會起心娶我，我什麼話都不回答，馬上應承做他正式的妻，把我的王國和我的身體的主權一並交給他。」

唐吉訶德道：「你現在作何感想，山曹兒，你聽得怎樣？我不是對你說過嗎？你看我們現在是不是有國土可治，有王后可娶呢？」山曹兒說：「我發誓說，斷然有的。假若邦達非蘭的氣管斷了之後，哪個野子不結婚的，那他就該遭瘟就下手吧，那公主多麼可憎呀！可惜我牀上的蚤，不是如此。」說着，他便樂不可支地，在空中跳

了兩跳，卽刻在轡頭上把停陀羅隄亞的騾，在她的前面下跪，求她伸出她的手給他吻，表示他承認她爲他的女王與女君，看見主人的狂瘋和僕人的愚笨之旁觀者，誰能禁不住笑呢？總之陀羅隄亞向他伸出手，並應承封他做她國中的大公，只要大公庇佑她恢復故土，就可封他。山曹向她道謝，道得又惹起大家大笑一陣。

陀羅隄亞接着說：『列位，這是我的歷史；還沒有說你們聽的就是我從我國帶出的通通隨員中，如今只剩下這長鬚的忠僕其餘的，都在海港前大風浪中溺死了。我們二人像有神力樣，靠着兩塊板子達到岸上；其實，你們也怕已經看出，我的生活經過，全是奇蹟和神祕。若有說得過分或失當的地方，這是由我初講我的歷史時領士所說的，卽不斷的和非常的禍災把受難人的記性剝奪了。』唐吉訶德說：『尊高的姑娘哪，爲着爲你効勞遇着的大災大禍，卻不能奪去我的記性。我把應承過的再說一遍吧。我誓死隨你到世界的盡頭，直到遇着你的惡敵，憑依上帝和我這臂力之助，砍脫他驕橫的頭向他揮這（我不說是好的）劍，因巴沙蒙地琴斯奪去了我自己的。』這句話，他合着牙低聲說，於是繼續道：『頭斬了，你的領士，你可安安穩穩地佔有了你自己的身體就任你自己作主；因爲我的記憶還是響往着她，我的意志還是迷戀着她，我的悟性還是服從着她——我不再說了——那時，我就不能勸誘自己去和另一任何人結婚，雖則那人是絕世絕代的鳳凰（Phoenix）。』唐吉訶德在後說的不結婚的話，使山曹非常不高興，冒起火高聲嚷道：『我敢呼神發誓，唐吉訶德先生，你的頭腦是昏亂了。娶像這姑娘如此尊貴的公主，也有懷疑的可能嗎？你是以爲運命會接二連三拿今所給你的好運氣給你，是不是？我杜新娜女士是更美麗嗎？當然不是。我可以說，她連替這姑娘結鞋帶子，都不配的。如果先生總愛這樣——海底撈土菌——我盼望的伯爵馬上會到手！在魔鬼的名義下，結婚馬上結婚，把落到你口裏的國土取來，你做了王，便封我做侯爵或統領；以後一切，由得魔鬼奪去。』唐吉訶德聽見這樣褻瀆他杜新娜女士的話，忍不起了，舉起他的長矛，不出一言，也不給一點警告，刺了兩刺，便把他攻倒地上，不是陀羅隄亞叫他住手，他不消說是當場刺死他了。過了好一趨，他對他說：『下賤的王八，你不是以爲我始終是不痛不癢地把手放進衣袋裏，除了你撩犯，我原恕之外，別無他事了。千萬不要這樣想，你這惡棍！』

你膽敢說無雙的杜新娜的壞話，當然是個惡棍無疑了。你這奴才，流氓，豈不知道若非她把力灌入我手臂中，我連殺一個蛋子，都不够力嗎？告訴我，舌含毒質的俏皮傢伙，你以為是誰取得這國土，斬斷這巨怪的頭，封你做侯爵——這些事我視為已經完成——如果不是杜新娜的偉力，用我的手臂作為她的事業的工具，她在我身上作戰，她在我身上取勝，我依她而生活，而呼吸，我靠她維持我的生命和存在。淫婦的奸惡的兒子，當你看見自己由泥土中升為貴人的時候，就如此忘恩背義起來，污辱提拔你的手，以報如此深大的洪恩。」山曹受傷不重，他的主人的話，他聽得很清楚，他快地立起來，跑到陀羅隄亞的後邊，從那處向他的主人說：「先生，謹告訴我，你如果打算不和這公主結婚，國土便顯然不是你的了，那時你能夠賜我什麼恩惠來？我怨恨是怨恨在這一點，先生，直切了當地娶她吧，趁着她在這兒，好像由天上降下來的一樣，往後你可以和我的杜新娜女士來往；因為帝王之有情婦，不是一樁新奇的事。至於美麗一事，我沒有話說，教我說出老實話來，她們兩個都很過得去，雖是我素來沒有見過杜新娜女士。」唐吉訶德說：「豈有此理，『沒有見過她』，褻瀆神聖的叛漢，你不是才替我送過信來？」山曹說：「我的意思是我沒有閒心看她，沒有微微細細地注意她的美貌和她的樣子，不過由一瞥眼間看來，倒還不錯。」唐吉訶德說：「現在我饒恕你，而爲了我所給你的不安，你也原諒我吧；一時的感情，原不是我們的權力之下哩。」山曹說：「我也覺得如此，所以在我說話的慾求，每是一時的感情，凡是來到我的舌尖的，我總忍不住要說它，至少說一次。」唐吉訶德說：「山曹，你還是要留心你所說的，因為『水罐屢屢到井裏，終有打破的一日。』」山曹說：「也罷，上帝在天，看見一切欺詐，將有一日判斷誰人作惡最大，或我說話不好，或你先生行爲不對。」陀羅隄亞說：「算了罷，山曹，跑去吻你主人的手，請他原諒，今後稱讚和詆毀人家都要格外留意了，莫說陀波梭女士的壞話啦，對於她，我祇知道我只是她的卑下的侍從罷了。信上帝吧，他不致沒有厚位給你，那會使你生活得如同君王一樣。」山曹垂着頭去求他主人的手，十分尊敬地伸手給山曹吻過了，唐吉訶德便爲山曹祝福，並請他上前一些，他有話問他，有極關重要的事要與他談及，山曹便上前來。他們兩人走在其餘人的略前一點時，唐吉訶德便說：「你回返以來，我沒有

機會也沒有閒空，問及關於你帶去的信件和你攜來的答信的詳情。現在機運既給我們以時間和閒空，那我便要拿好消息告訴我，給我以愉快了。」山曹說：「先生，你儘管問吧，我敢說我出去同進來一般，但我請求先生以後莫如此生氣了。」唐吉訶德說：「你爲什麼說那話，山曹？」山曹答：「因爲，方才你所以打我實是由於那晚被魔鬼所激起的我們之間的舊怨，並不是由於我說了什麼壞話罵我杜新娜女士，她雖不是聖蹟，但全因她是先生的人，所以我敬愛她如同聖蹟一般。」唐吉訶德說：「好壞莫提這些事了，提起我生氣的當時我已原恕你了，你知道俗話所謂「一個新懺悔洗除一個新罪惡。」」

他們這樣談話時，看見在他們所行的路上來着一個騎驢的人，走近時，看去似乎是其泊西人 (Chity)。但是，無論何地看見驢子都用心和眼注意着的山曹班差，一看見那人，便認出他是琴斯的巴沙蒙地，由那其泊西人的索引，找出他的驢的下落，巴沙蒙地騎的果然是阿灰，他所以扮起其泊西人的裝束，一來是怕給人看見，二來賣驢子時比較方便；其泊西話及其他好幾種話，他很熟悉，說得好像是他的本土話一般。山曹看見他，認識他，一看見和認識他，便呼道：「喂，琴西羅，王八，放下我的寶貝，丟下我的性命，莫奪去我的安寧，放下我的驢，讓出我的快樂，跑淫婦的兒子，滾開盜賊，放棄非你所有的吧。」其實用不着如此多說如此多罵，一聽見頭一字，琴斯已經連忙爬下來，跑得如同馬在馳騁，不一刻便跑遠了。山曹跑到他的阿灰處，抱着他說：「一向如何，我親愛的阿灰，我眼暗底快樂，我蜜甜的伴侶。」接着和他接吻擁抱，當作他是人似的，驢不作聲，讓山曹接吻擁抱，不答他一句。大家都上前賀他得回他的阿灰，尤其是唐吉訶德，他說雖然得回了驢子，但那三個小驢的約言，他不因此收回。山曹對他表示感激。

當着這時，牧師對陀羅羅說，關於她的故事的杜撰與簡潔，和與騎士書調門的相似各點，她做得很好。她說，她時常讀那一類的書籍，但她不知地方和海港的所在，所以隨便說她在與書那登陸，牧師說：「我知道，所以我當時就說你所聽過的話，匡正過來，不過，這不幸的先生，會如此輕信這一切虛言空語，純然是因爲他像他的荒謬的書籍的調門和格式，看來豈不可怪？」卡地尼奧說道：「真是希奇古怪，假如要杜撰這樣的事，

不知可有天才能做得成功。」牧師說：「還有一件令人駭怪的，就是把這正直的先生所說的有關他的瘋症的蠢話除了，他對於他種題目，卻議論得極是精到，似乎對於萬事都有清楚而確定的見解；如果不是談起騎俠的話，你準相信他是見識卓絕而健全的人哩。」

大家這樣談話時，唐吉訶德也談他的話，對山曹說：「朋友山曹，我們不要想起過去了。現在無怨恨無怒氣地告訴我聽吧。你哪兒，哪樣，哪時遇見杜新娜？她正在做什麼？你對她說什麼？她回的是什麼話？她看見我的信時怎樣態度？替你寫字的是誰？其他值得探知，究及，解答的各等事情，通通講給我聽，既莫加添減除來開我的心，也莫縮短來剝奪我的愉快。」山曹答：「先生，如果一定要講實話，那就沒有人替我代寫字，因為我簡直沒有帶信去。」唐吉訶德說：「正像你所說，你走後兩天，我便發見裏頭有信的那個冊子，當時我煩悶到極，不知你發覺書信不在時有什麼辦法；我總以為，見它失掉時你會歸來呢。」山曹說：「我差不多要歸來了，好在您念給我聽時，給我記熟了；當我背給教堂的書記讓他照着我所念的準確地抄寫起來時，書記說他雖然一生讀了許多革除教籍的信件，都沒有見過讀過這樣漂亮的信。」唐吉訶德說：「你還記得嗎，山曹？」山曹說：「不記得了，先生；我把信送過之後，覺得它既無用處，就有心忘了它，就是記得，也只是「糗糕」——不是——「尊高偉大的小姐」和末後的「至死是你的愁面騎俠」；在這兩個東西之間，我插進了三百多個「靈魂」，「生命」，「寶貝的眼。」」

第三十一章

唐吉訶德和他的隨僕山曹班差間之趣談，以及其他的事。

唐吉訶德說：『我很喜歡這些話，說下去吧。你到了那美后在做什麼事？你一定是見她在那兒串着珠子或用金線繡着紋章給她癱心的騎俠。』山曹答：『我並不見，我只見她在簸着兩桶麥在她家的後院。』唐吉訶德說：『那末給她的嫩手觸到的麥子粒粒你都當作是珍珠朋友，你可注意到，那麥子是白色的呢，還是褐色的呢？』山曹說：『都不是，卻是紅色的那一種。』唐吉訶德說：『不過，你可以相信，給她的手一簸之後，麵包一定會極潔白的。你說下去。你交給她的我的信，她吻不吻？她放在她的頭上吧？她用什麼相當的禮對待這信？她怎麼做？』山曹說：『我去把牠交給她時，她正在簸一滿箕的麥子，她向我說：『朋友，信請放在袋上面，我得簸完麥才能看它。』』唐吉訶德說：『精明的姑娘，自然是想在空間時看牠作為消遣的講。』山曹：『這樣工作着時，她和你談什麼話？她問你什麼話？有關於我的，你答什麼話？詳細細說。』墨水壺的底下，莫留一滴。』山曹說：『她沒有問我，祇是我對她講，先生怎樣為她效力，在這山中作苦行，露着上半身，像野蠻人，睡在地上，不在桌布上吃麵包，也不梳你的鬚鬚，只是哀悼和詛咒你的運命。』唐吉訶德說：『說我咒罵我的運命，你便說錯了，它使我配愛像杜新娜如此高尚的姑娘，因此，我反而要祝福牠，在世一日便祝福它一日。』山曹說：『高尚的確是高尚，因為她比我高過一個手掌哩。』唐吉訶德說：『怎的，山曹，你也和她比過來不成？』山曹說：『我是這樣比法：我幫她放麥在驢背上時，我們站得很攏，我就見她高過我一個虎口。』唐吉訶德說：『若是如此，則她高大的體魄不是裝飾着千萬種靈魂的美德和才智嗎？』

『可是，山曹，一件事也莫隱藏，你和她站得那麼近，你可聞到西巴人的（Sabeans）香品，或是我不知道如何稱呼的一種東西，即是在香品店中你所感覺到的什麼？』山曹說：『我所能說的是，我聞到男人的不甚好

的氣味，這必是做工做得多流出的汗氣。」唐吉訶德說：「不會如此，不是你的頭着了冷，便是聞到你自己的。我深知那荆棘中的玫瑰，那草地上的百合，那溶化的龍涎香的香氣的。」山曹答：「也許是，因我屢屢有這樣的氣味，不過，也不足爲奇，因爲凡鬼皆是相同。」唐吉訶德道：「也吧，她的麥子簸過了，而且送到坊裏去了，讀信時她做什麼？」山曹說：「信她沒有讀，她告訴我她不能讀書寫字，她竟把牠撕了。說道她不給任何人看，免得她的祕密給村人所知道，她說，我口講給她聽的關於先生對她所懷的愛情，和你爲着她做的希奇古怪的懺悔，是已經够了；最後她吩咐我告訴先生，說她吻你的手，她不想寫信給你，祇想見你，所以她謙下地請求你，命令你，見了我，便離開那些荆棘和林叢，停止做那些愚笨的，狂瘋的事，即刻出來陀波梭，若沒有被別的更重要的事情所阻止着的話，我告訴她你怎樣自稱爲「愁面騎俠」的時候，她笑了一頓；我於是問她那天倍斯卡人有無到來見她，她說，他有，他是一個老實的傢伙，船奴我也問及，但她說沒有見他們。」唐吉訶德說：「總還算順利，不過，你告訴我，你臨別時，她爲着你把我的消息帶給她，贈什麼珠寶給你，照古時的風俗，無論男女漫遊騎俠，必有些珍貴的珠寶贈給帶他的或她的情人的好消息的隨從，女婢或矮人，以爲酬謝。」山曹說：「很是，這是滿好的風俗，不過這必然是古時代的，而現時的風俗是祇給一塊麵包或乳餅，因杜新娜女士打發我時，隔着院子牆給我的就是這些東西，而且乳餅是綿羊乳做的。」唐吉訶德說：「她是十分慷慨的人，不給你一個鑲寶石的金器，必然是不會便有的緣故；但是遲到的依舊是好東西，我會見她，把一切弄妥。」

「但，山曹，你可知我奇怪的是什麼？你回來那麼快，在我看來，你來往必然是由天空飛行，因爲此地和陀波梭間相隔三十哩克，你竟能在三天之內歸來，可見一定是一個智慧的妖術家，很關心我的事的，同時是我的朋友的——當有這樣的人，這是必然的，若不然，我便非真正的騎俠了——我說，這妖術家定會幫助你飛行，而不讓你發覺，因有的智者會把睡在牀上的漫遊俠攔走，使他不知如何，竟在離睡的地方三千哩的一處醒來。若不是這樣，漫遊騎俠必不能像現在一般，在他們最危急的時候，互相救助；所以一位騎俠在亞米尼亞（Armenia）山上和一些可怖的怪物或凶惡的魔鬼或什麼騎俠作戰，戰得最不利，險些兒就要丟命的時候，

在雲頭上或戰車中，會出現另一個騎俠，他的朋友，方才還在英格蘭的，到來幫他，把他從死中救了出來；那晚又在他自己的房中吃飯，吃得津津有味——那怕兩地之間相距五六千哩，這完全是由保護那些英勇的騎俠的多智的妖術家的法術和精明所致成的。所以朋友山曹，我不難相信你在如此短的時間，往返於這地和陀波梭之間，因為我說過了，必有一些智者，我們的朋友，不讓你發覺，暗地裏引導你飛行。」山曹說：「許是如此，因羅西寧真是跑得像耳朵中有水銀的其泊西人的驢子呢。」唐吉訶德說：「有水銀還有魔鬼鬼卒，跑得和使別人跑得想怎樣快就怎樣快而不覺疲倦的。」

「且擱開這事，關於我的女士命我去見她這一層，你主張我怎樣辦呢？我雖不能不服從她的命令，不過在眼前，既答應了與我們同行的公主的要求，這恩惠，不能不照給，騎士法規是叫我要遵守我的話，一方面，見我姑娘的渴望追迫着我，另一方面，在這事業上將得到的光榮，鼓動着我，呼喚着我，但我打算要做的，是快快走到巨怪之所在，一走到便斬斷他的頭，安置公主平平靜靜地在她的國中，於是歸去看使我的感覺光明的太陽，我會向她道歉，使她承認我的遲延是必需的，因為一切都是為着增加她的光榮與名望，因為在此一生我會經正在，或將要用武力得到的一切，都是出自她給我的助力，和由於我是他的人兒。」山曹說：「呀！先生的頭腦是何等混亂，哪！請先生告訴我，你是否打算徒作此行？嫁粧是一個國土，據說是周圍二十哩克以上，且富有維持人類生命的一切必需品，比葡萄牙和卡斯提爾合攏來的還大，像這非凡的婚姻，你也要讓牠漏過嗎？看上帝的面上，莫再說了，當作你以前說的是可恥的話吧。你聽我的勸言，原諒我，就是一到有牧師的所在，馬上和她結婚，沒有呢，我們的神父是在這兒，他辦得很妥善的，請注意，我是有年紀的人，堪於勸告你，我現在勸你的話是適合於你的，猶如由模型鑄造給你的一樣。」飛着的搗不如掌中一只燕——「有福而求禍是自已之過。」唐吉訶德答道：「喂，山曹，如果你勸我結婚的目的，是在殺了巨怪，我就可以立地做王，以便實行我應許過你的話，則你得知道不結婚，我也可以滿足你的祈求；在我未戰之前，我會訂定盟約，說我打勝時，雖然不要公主，但國土的一部分，得任由我處置，賜給任何人；我取得它時，如果不給你，你以為是給那個人呢？」

山曹說：「這是很明白的。不過，先生千萬要選取近海的那部分，我雖不願住在那地方，但我要載走我的黑色百姓，照我前時說過的辦法處置他們。你現在不要去見我的杜新娜姑娘，自尋煩惱了，還是去殺巨怪，讓我們先把這事情結束了吧，我敢發誓說，這事情一定會把巨大的光榮和利益帶給我們。」唐吉訶德說：「你說來不錯，山曹，我聽你『未去見杜新娜之前先同公主去』的話，但我警告你，我們現在商量的事，你不要向任何人——甚至與我們同行的人——說及；因為杜新娜是謹慎的，善守秘密的人，不願人家知道她的心思，所以我，或任何人在我看來，都不應該把牠表露出來。」山曹說：「既然如此，先生爲什麼把你用武力克服了人們，通通遣去謁見我的杜新娜女士呢？這不是明明表示你是和她鍾情嗎？假如這些人跪在她的前面代你向她致敬，那末你們互相間的愛情怎能秘密呢？」唐吉訶德說：「你真是無智無識，你不知道，山曹，這是只有增高她的位置，你要明白，在我們的騎士風尚說來，在一個姑娘是絕大光榮的，便是有許多的騎士爲她出力，不望別的任何報酬，只望被承認爲她的僕人與騎士的光榮，答謝他們許多善意。」山曹說：「我會聽傳教的說過，我們不要爲了報酬的希望或痛苦的恐懼，而要用純然爲着上帝的這種愛情去愛上帝。不過在我一方面呢，就寧願看他對我的待遇而敬愛他，崇拜他。」唐吉訶德說：「鬼捉你這個鄉愚！你偶然也說出這樣伶俐的話來，使人差不多要猜想你是讀書人了。」山曹：「其實，憑我的信心發誓說，我是不會讀書寫字的人。」

他們這樣說話的時候，尼古拉師傅大聲叫他們略停片刻，他們想停下來飲近旁的泉水，唐吉訶德就停止了，使山曹很快活，因爲說了許多的謊話說到疲倦了，恐怕他的主人終於會看出破綻來；他雖知杜新娜是陀波梭的鄉人的女兒，但一向沒有見過她一面，其時卡地尼奧穿着他們初見陀羅隄亞時她所穿的衣裳，那雖不怎樣的，卻比他自己的穿的好得多了。他們都在泉水之旁停下，用牧師自客棧中帶來的一點食品，略略鎮壓他們的飢火。

他們正休息時，適有一個青年在路上過往，極其懇切地望着泉前的人們，接着便跑到唐吉訶德這邊來，抱住他的兩腿，當場大哭起來，說：「呀！親愛的先生，閣下可還認得我嗎？你把我看清吧，我是安特列斯，即是被

綁在櫟樹上給你解救出來的。」唐吉訶德把他認識了，握着他的手，向大家說：「我爲使大家相信在這世界上有漫遊騎俠消除魯莽凶惡的人們的罪惡和殘暴是如何的重要起見，告訴諸君一件事。即是：幾日之前在林邊經過時候，我聽見一陣喊聲，好像遭受患難禍厄的人所呼出來的一樣。我爲責任心所激動，即刻向聲音似乎所從來的地點趕過去，便看見在櫟樹上綁着你們如今看見的這個孩子——我非常高興，因他可以證明我的話之實在——他上半身露着，有一個鄉下人——後來我知道是他的主人——正在用馬鞭殘酷地鞭打他。我一看見這情形，就問他這麼嚴酷的鞭撻法是有什麼理由。鄉下老應道：那是他的僕役，他打他是因爲非出於愚昧乃出於奸惡的粗心事。這個孩子就駁道：「先生，他打我的理由是我向他取工錢。」主人答我的我現在不知是什麼言語和辨詞了；我雖然聽見了，但是不以爲然；總之我叫他解放那孩子，發誓擲他回屋裏去，不欠分毫的交清給他，並且還要再加香水。安特列斯兒，這話對不對呢？你不是看見我發命令的威嚴和他答應遵行我所吩咐，警告，要求的一切的順服嗎？答：不要害臊，不要耽延，將經過告訴列位先生，使他們知道——像我說過的——大路上是如何地需要遊行騎俠。」孩子說：「先生所說的一切都是真話，不過結果非你所能想及的。」唐吉訶德說：「怎樣想不及？那鄉人不是把錢交給你？」孩子答：「他不單止不把錢交給我，並且當先生一出林外，只剩下我兩人的時候，他就綁我在那樹上，又狠命地打我，把我剝得如同聖巴巴羅買似的；他每打一鞭，便說一句譏諷及恥笑先生的話，若不是痛得利害，我聽見了，真不免要發笑起來。總之，他使我自從那時就在醫院裏，恰那野蠻的鄉下人所給我的傷。先生對於這一切是錯了；假若先生繼續行你的路，不來人家所不叫你來的地方，不管他人的事，則我的主人打了我十把二十鞭，也便算了，然後將我解了出來，把欠款交清，但先生卻如此苛刻地罵他，加他許多的粗俗的名字，他的火就冒起來了，所以你走了，他因沒有向你報復的能力，便把暴風雨落到我的身上來，使我一生都不再是一個人了。」

唐吉訶德說：「錯是錯在我的走開；我本該等到看見你的錢付了，才好動身的；因爲據我長期的經驗，深知一個鄉人在覺得他的話太難行的時候，是不會照行他的，不過安特列斯，你也許還記得，我是發過誓如果

他不付錢，我便找他，那怕他藏在鯨魚肚中，我也要尋出他來。」安特列斯道：「這是真的，但並沒有意思。」
唐吉訶德說：「有無意思，你看了便明。」說着，便急忙地立起身，叫山曹套上韃西寧的轡頭（他們吃東西時，羅西寧也在吃草。）陀羅隄亞問他想幹什麼，他要去尋出那鄉下人，爲了如此卑劣的手段，把他懲責一場，那怕有全世界的鄉下人來攻他，他也必要叫他不欠一文地付清安特列斯。她請他三思他所做的，依據他答應的恩惠，他非至把她的事辦完，他都不能打理別的任何事情的，這道理，他是比誰都更加明瞭，所以她請求他暫時平下他的怒氣，到他從她國裏歸來時再作打算。唐吉訶德答：「你說來不錯，那麼他不能忍着，等到我歸來，依照女士所說的了。我再次發誓非至他的仇既報，他的錢已到手，我決不罷手。」安特列斯說：「我不信靠這些誓言，我只要到西偉利的川資，不要世界上一切的報仇，你若有什麼東西給我充飢和攜帶，就給我吧，願上帝保佑先生和一切的漫遊騎俠，望他們的事業，對於他們自己，如同對我一樣。」山曹從他的袋中取出一塊麵包，一塊乳餅給那孩子，對他說：「安特列斯弟，來，人人和你同當患難了。」安特列斯說：「怎麼，你和我同當什麼患難？」山曹說：「這塊麵包和乳餅，上帝知道我自己需要不需要，你須知道，朋友，我們替騎俠當隨僕的人，是要受許多的飢餓，患難，吃可知而不可說的其它苦頭的。」安特列斯，接了麵包和乳餅，見沒有別的東西再給他，便鞠了一躬，走了。臨走時，他對唐吉訶德這樣說：「騎士先生，下次你如果看見我，即使見我被他們打碎，也要爲着上帝的慈愛，不要幫助我，不要解救我，讓我受害好了，這禍害不會怎樣大，大的禍害祇有出自你的援助，願上帝降禍於你和自古生在世上的一切漫遊騎俠！」唐吉訶德想起身去懲戒他，他卻跑得很快，使人不想追他。唐吉訶德很以安特列斯的事爲恥，而其餘的人，好容易才忍住笑，生怕使他太難爲情。

第三十二章

唐吉詞德的同伴在棧中做的事。

吃畢，他們便逕直搭鞍起程，行了一天沒有遇着值得提及的事；到第二天，便到了山曹班差所驚懼恐怖
的客棧；他雖然想不進去，可是終於免不得。棧主，棧主婆，他們的女兒，瑪利陀尼，看見唐吉詞德和山曹到來，露
出極快活的神態，出來接他們；唐吉詞德態度很嚴肅地，點幾點頭，接納他們的迎接，叫他們預備比前時更好
的牀子。棧主婆答道，他付的錢若比前時多，她可以供給他一張皇帝的牀，唐吉詞德說他願付。所以他們便
他前回睡過的房子裏，給他鋪好一張算過得去的牀。他立地把身子投在牀上，因到棧時他的身體和腦筋已
倦乏得不堪了。他進了房不久，店主婆便突然向理髮匠撲了過去，捉着他的鬚鬚說：「無論如何，你不能再用
我的牛尾了，把他交回來吧，我的丈夫的東西，東西丟西擲，怪難看的。」——我的意思是指我時時要掛在我的好
尾上的梳子。」她拚命奪他，但他終不肯讓手。後來牧師叫他給回她，他說無再用牠的需要了，他今可以露出
他的本來面目，並且可以告訴唐吉詞德，說他受了船奴的搶奪之後，跑到這棧裏，假若他問及公主的隨從，他
們便可對他說，她先打發他回國報告她的百姓，說她正來着，帶了他們的一個救星，把自由交回給他們，理髮
匠才肯把尾巴和她借給他們的其他一切用品退讓給她，全棧的人很驚異於陀羅隍亞的秀麗和牧人卡地
尼與之清俊。牧師叫棧主把棧中所能備辦的食品都弄來，希望賤目完得厚些的棧主，不久送來頗過得去的
晚餐。這時唐吉詞德睡着覺，他們說定了不去叫醒他，因在那時候，睡覺比吃飯，對他更為需要。

晚飯時，棧主，棧主婆，她的女兒，瑪利陀尼，和一切客人都到場，談話的資料是唐吉詞德奇怪的瘋病和他
們見他時的情形。棧主婆拿他和搬運夫的事向他們講，向四面看看，有沒有山曹在，不見他，她便告訴他們
山曹被放在氈裏而被拋在空中的詳情；他們聽了，非常的高興。牧師偶然說，唐吉詞德讀的騎士書，把他的腦

筋弄壞了棧主就說：『我不能明白會弄到如此，在我看來，世上比它再好的書，真是找不到的了。我自己有三四本那種書和一些文稿，真是使我——不特是我，還使許多旁人——都提起不少精神。收穫時節，每日有許多收割的，來這兒避午時暑氣，中間總有一個人會看書的，便把其中的一本書拿在手中，我們大約三十人於是圍着他來聽，聽得真是快樂，甚至可以防止千根白髮；至少在我自己，當我聽見漫遊騎俠給人以凶猛厲害的攻擊的時候，我便熱切地希望着自己也成爲這樣的人，而可日夜坐着聽。』棧主婆說：『我的意思也是如此，因在棧中，我從來得不到安靜，除非你去聽人讀書的時候；在你沉醉起來的那時候，你罵我的日常工作，便可忘記了。』

瑪利陀尼說：『的確，我也很喜歡聽那些東西；因爲牠們很有趣，尤其有趣的是說到某某姑娘和她的騎士，怎樣在橘子樹的下面臥着，互相擁抱，侍婆怎樣看守着，同時羨慕得要命，心裏頻頻地跳着。我說這是純粹的蠢呢。』牧師問棧主的女兒：『關於這事，請問姑娘有什麼意見？』女孩說：『我真不知道，先生；我也聽過的話，雖然不懂，卻也覺得有趣。但我父親至喜歡的戰爭，我卻不愛聽。我最中意的是騎士和情婦離別時說的悲哀的話，有時我真要爲他們而激起同情心，哭起來。』陀羅提亞說：『美麗的姑娘，如他們爲你而泣，你救不救他們呢？』女孩說：『我不知怎麼辦好；我祇知道她們幾個小姐是太殘酷了，以致她們的騎士罵她們是老虎，獅子，和千種的其它醜名。耶穌呀！寧讓一個好男子死去或發瘋，而不肯睬他一眼——如此硬心和如此沒良心的，是那一種人，我真不能想像出來。我是不能明白這羞怯的原因；若原因是在貞節呢，就讓他們和她們結婚，這是男人的目的。』棧主婆說：『我兒，停嘴，我想，你是好精通這些事情！年青的女子是不該知道，不該談說許多事的。』女孩答：『這位好先生問我，我不能不答復他。』

牧師說：『這是不錯的，老板，請把書拿來我看看。』棧主說：『好極，』便走進房中，取出一個小小的舊皮袋，把繫住皮袋口的鏈解開，取出三大本書和字跡寫得很娟秀的一些稿本。他打開的第一本是唐提列斯的琪倫琪里奧 (Don Chirillo of Thrace)，第二喜加尼亞的非力斯瑪提 (Felicimarte of Hyrcania)，第三

大將軍哥陀哇的看沙羅赫南特斯 (Great Captain Conqulo Hernandez of Cordova) 及巴拉特斯的提哥加沙 (Diagogaia de Parades) 的生活。牧師看了頭兩本的书名，轉過身對理髮匠說：『可惜我們的朋友的管家婦和甥女不在這兒。』理髮匠說：『不見得，我可以自己攜到院子裏或攜到火爐裏，那兒的火勢很旺呢。』棧主說：『什麼！先生，你想把我的書燒了！』牧師說：『不過唐琪倫琪里奧和菲力斯瑪提這兩本。』棧主說：『我的書難道是邪教或是經離這叛，你們要毀了牠們！』理髮匠說：『應該說離經叛道，朋友。』棧主說：『不錯，不過你們果真要燒時，便燒大將軍和巴拉特斯的提哥加沙吧，與其火燒我這兩本書的任一本，不如火燒我的一個兒子。』牧師說：『老兄，這兩本書是撒謊大家，盡是狂妄的和愚蠢的幻想。大將軍這一本呢，是真的歷史，有哥陀哇的看沙羅赫南特斯的事蹟，這人做了許多英勇的事，堪為全世界的人所稱為「大將軍」，這是只他一人所配有的光輝顯赫的名字。至於巴拉特斯的提哥加沙呢，他是貴人，生在埃斯特拉瑪杜拉的Juxillo城中，是位勇敢的軍人，生來氣力極大，一指可抵住急轉的磨坊的風輪；有一次握着兩柄刀站在橋的進口，擋禦大軍，不許他們通過；總之，他建立了許多事業，這些事業如果不是由以遜讓的態度為己作傳的史家，而由別個無私情無偏見的作家敍了出來，則赫克德 (Hector) 亞巨利士 (Achilles) 及奧蘭陀的事業也要為之失色了。』棧主說：『你說服我的祖母吧！抵住風輪，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你還是讀我讀過的講義及喜加尼亞的非力斯瑪提的書吧，這人用橫刀把五個巨怪從腰間斬成兩段，好像小孩用豆莢造成的修道士似的。又一回，他和強有力的大軍，有一萬萬零六十萬以上兵卒，從頭武裝到腳的，交戰，把他們擊潰，如同一大羣羊一般。但是對於好的提列斯的唐琪倫琪里奧，你覺得怎樣呢？他是如何地豪強英武，在書上，你可看得出來。書上說，他在江上行船的時候，一條火蛇突出水面上，他看見了，馬上跳落水中，騎着牠的有鱗的肩膀，兩手叉住牠的喉，蛇給他叉得快悶死，只好潛落水底，把死也不肯放手的騎士帶到水的下面，他們落到水底時，他見己身在一所美麗的宮殿和華美得出奇的花園中；於是毒蛇即刻化成一位可敬的老人，對他說了許多好到絕頂的話。所以你別說了，先生，你只聽到這一點東西，就會快樂到發癡了。你說的大將軍和提哥加沙

算得什麼呀！

陀羅隄亞聽了這些話，低聲的對卡地尼奧說：『我們的棧主差不多是唐吉訶德的第二部了。』卡地尼奧說：『我也是這樣想，照他說話看來，書上所說的，沒有一個東西不是福音連赤足的修道士也不能使他相信他的錯誤了。』牧師說：『你聽着吧，老兄，世上沒有像騎士書所講的非力斯瑪提唐琪倫琪里奧或其他騎俠，這一切人物都不過是無聊的幻想，所虛構所創造出來，給人消磨時光，好像你的收穫人看他們一樣。我向你發誓，世上永沒有像這樣的騎士，像這樣的事蹟和像這樣狂瘋的行爲，也永不會發生的。』棧主說：『把這骨頭投給別隻狗吧，你當作我不知幾個數目是五，不知我的鞋什麼地方是狹窄了！我發誓說，我不是一個乳兒，莫拿餵嬰孩的東西哺我吧，妙極了！先生居然想使我相信這些好書的內容，是蒙樞密院許可印出的空言癡語！好像他們是准許人民發表足以使人發癡的戰爭，妖術，和謊話的人！』牧師答：『我已經告訴過你，朋友，那是創來開心我們無聊的心情的，在完善的國家是許可圍棋，網球，檯球的遊戲，藉以娛樂無事可作和不該工作或不能工作的人們；而他們許可人們作私印這些書，也有這樣的意思，料想（不是不該料想）沒有人會如此愚蠢，把牠當成了實在的歷史。假若我有機會，而我的聽者諸君也需要時，我可以擬個作騎士書的法則，這法則也許可使他們滿意，甚至有益於許多人，我希望將來有一天，我可以把這意思向有能改良牠的人們陳述一番。同時，棧主先生，你相信我所說的話吧。書拿回去，牠們內容的真假，隨你的意思去斷定，我甚願望牠們有益於你，但望上帝庇佑你不致蹈唐吉訶德的故轍。』棧主說：『決不，我決不會狂到做漫遊騎俠，我深知著名的漫遊騎俠遍遊世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約在這個談話的中間，山曹走進來，聽說漫遊騎俠在今日已成過去，而騎俠的書籍盡是假偽和愚笨，好不安心，而沉思起來，他決定等待他主人此行的結果，如果究竟不是如他所期望的那麼順利，便打算和他離開，回到他的老婆子女與相熟的鄉人那兒去。

棧主正要攜去皮包袱和書本時，牧師向他說道：『請停一下，字寫得如此漂亮的那個文稿是什麼？我看一看。』棧主把牠們取出給他看，是八張的手抄本，上頭是大字的題目唐突的好奇心——小說，牧師對自己

低聲地念了三四行，說：『我真不是不愛這書名，我想讀完牠。』棧主答：『大師可以試讀一讀。你可以相信，讀過牠的我的幾個客人說牠非常之好，很懇切地要求我贈給他們，但我不能給他們，因為我打算把牠交回遺失這包袱和書籍和文稿的人，也許牠們的主人會有一天回來這兒，我知道這是一種缺憾，但我想把書籍給遺物主，我雖做棧主，也蒙上帝使我做基督教徒。』牧師說：『朋友，你的話不錯。不過小說我若喜歡，你須容許我抄。』棧主說：『可以。』他們談話的時候，卡地尼奧已取起書，開始讀了，他自己也覺得很好，便請牧師唸給大家聽，牧師說：『好的，如果讀書非不勝於睡覺的話。』陀羅隄亞說：『在我是寧好聽故事，睡覺雖然需要，但我不安定的心不許我。』牧師說：『那麼，我就唸吧，即使完全爲着好奇心都未嘗不好，牠也許含着有趣的什麼東西。』尼古拉和山曹也參加作同樣的要求。牧師爲着取悅大家和自己，就說：『那末請大家聽着，牠如此說：』

第三十三章

愈衝突的好奇心——小說

在達斯加尼 (Thosany) 省之意大利富裕的名城福羅連斯 (Firenze) 住着安西摩和羅大雷 (Arisimo, Lombardi) 兩位富貴的紳士，兩人很要好。和他們相識的人們，爲着表明他們的顯赫，叫他們『兩朋友』。他兩人都沒有娶妻，而且是同年青，同年歲，同習性，單這幾點，已足以做他們親密的友情的基礎了。誠然，安西摩是比愛行獵的羅大雷更愛女色，但有時安西摩也放棄他自己的所喜，滿足他的朋友，羅大雷也丟了他自己的，開心安西摩，因此他兩人就情投意合，如同守時的鐘子一樣。安西摩愛了本城一位尊貴的，美麗的少女，叫克美拉 (Camilla)。她父母很高尙，她自己很優秀，所以他得到他的朋友羅大雷的贊同，（無論做什麼，他都要請教於他的）便打算向她父親請求娶她爲妻。他就去實行這主意。是羅大雷傳達消息，是他把事情辦妥，使他朋友想到在短短的時間，便取到他所懇求的，而感到十分的快樂。使克美拉因得安西摩爲丈夫，歡喜到不斷地向這樣幸福的婚姻所憑依的上帝和羅大雷致謝。結婚後的幾天，照例是作樂之時，羅大雷循例到他的朋友安西摩家裏，盡力讚揚，開心，取悅他；但是結婚期過了，恭賀道喜的話停止了，羅大雷就少去安西摩那兒，好像是慎重精明的人一樣，以爲一個人不應該懷疑到什麼事，不過結了婚的人的體面卻是嫩得可爲兄弟所損傷，何況乎朋友呢？安西摩知道了羅大雷的熱誠缺乏起來，很不高興，向他說他早知道他的結婚會打斷他們向來親密的談心，他一定不這樣做的了；當未結婚時他們既因心意相投，博得像『兩朋友』如此美好的名號，他就希望他莫讓如此光榮而可悅的稱呼，因矯枉過正而失去了；所以，如果他兩人之間可以用『懇求』這兩字，則他要懇求他回來，作他屋子的主人，像以前一樣來往，他可以相信，他的妻子克美拉，只有他所視爲應有的那嗜好和心情，她知道他們相愛得如何熱烈誠懇的，所以異常詫異。

對於這一切話和安西摩勸羅大雷時常到他家中的其他許多話，羅大雷以很謹慎而合理的話，答覆安西摩，結果西摩安接納了他朋友的善意。他們議定，除假日之外，羅大雷得每禮拜兩天到他家裏同他吃飯。在他們之間，雖有這種同意，但羅大雷卻是愛他朋友的名譽，愛過他自己的名譽的，所以便打算只做他視為最有利於他朋友體面的事。他說來不錯，他說一個蒙上帝賜以美麗的妻的有家室之人，謹防他帶進屋裏的男人，應該同謹防妻子在外邊與她們談話的女朋友一樣，因為不能在市場、教堂、公共會景，或集會——丈夫有時不能不讓妻子去的地方——商量或實行的，可以在我們所信賴的女朋友及親戚的家中去做。羅大雷又說，所以結了婚的人要一些朋友規勸他的行為，因丈夫初時對他妻子所懷的愛情，每每使他不留意，因為怕得罪她，不敢以有關榮辱的應作應戒的事情告訴她；但有了朋友及時的告勸，這便不難補救了。可是他所需要的如此謹慎，如此忠實的摯友是什麼人呢？如果非羅大雷這人，我真不知道了。因為他以十二分的懇勸和鄭重守護他的朋友的名譽，極力縮短，節少相會的時日，以防無聊的粗漢和惡棍見像他如此有錢，美貌，尊貴，多才的青年，這麼輕易地進像克美拉這樣美麗的女人的屋子裏，起不良的猜疑，他的信義道德雖然足以制阻惡人的口舌，但他是不願讓他自己的名譽或他的朋友的名譽受人絲毫的懷疑的。因此在所約定的日子，他每每幹他所假稱為重要的別種事；時間的大部分，就是在一方埋怨一方辯白中過去了。

有一天，他們在城外的草地上行步，安西摩便對羅大雷這樣說：「羅大雷友人，我深知我永遠感謝也感謝不盡上帝賜我的幸福，因使我作像我父母那樣的父母的兒子，而如此慷慨地給我以所謂天然的與命運的賜物，尤其是給我以像你這樣的朋友，像克美拉這樣的妻子，這兩顆寶貝，我雖不會把它們珍重到應到的程度，但至少已珍重到力所能及的極度了。但，雖有這些每足使人過滿足的生活的好東西，我總還過着世上最不安樂最不滿足的生活，為的是近來我心裏起了一種苦惱的，煩悶的慾求。這慾求是奇怪的，而不近人情的，當我獨自一人時，我就怪自己，責罵自己，且竭力阻牠浮現於我的心頭；可是所得效果，卻是已宣佈了給世人的一般。牠既終於要暴露出來，我便想把牠藏貯在你胸中的庫裏，希望你給我守秘密，並給我以友情的幫

助，在短時間內，解除牠給我的煩惱，使我憑依你的慰勉，快樂到像由我的愚蠢所致的苦悶一樣的程度。」

羅大雷不解安西摩的話，不知他這樣冗長的冒頭究竟指的是什麼；在他的心中猜想出許多的事使他的朋友如此苦悶的，可是都射不中鵠的。爲着即刻解除疑團所惹起的不安起見，他乃對他說，用曲折難明的方式，吐露他最隱秘的心思，顯然是傷害他們之間深切的友情，他不妨相信他定然給他以勸告或告他以辦法。安西摩說：「說來不錯，我深信你的話，那末我就告訴你吧。」羅大雷友，使我不安的慾求，便是我要知道我的妻克美拉，她是否如我所料想的那般優良與完善；非把她試驗的結果，明白證實她的優良，有如被火所焚的黃金一般，我就不能深信這是實在。我的朋友，在我意見，女人的貞操在乎有無受人求愛，唯有不向糾纏不已的求愛者之約言，贈品，眼淚與苦求的力量投降的女人，才算是真正地堅貞。」他說：「當無人誘婦女爲惡時，何從說女人是貞淑來呢？沒有走入邪道的機會，知道丈夫初次捉住自己失足就必然不留自己的性命——這樣的女人，那怪得她膽怯而拘謹呢？所以出乎恐懼出乎機緣的缺乏而成爲老實的女人，我不把她同經了哀求和苦請而戴榮勝之冠的一樣尊重，爲了這個和我可以維持我這見解的旁的許多個理由，所以我想教我的克美拉也通過這難題和考驗，在調情和懇求的火中純化和煨煉一番，叫個相當的人把心情放在她的身上。如果不出我所相信的，她終於從這鬪爭中奪得榮勝之獎品，我便把我的命運看成，天下無雙的了，我要說我達到了我最高的志願了，也不妨誇說明哲的人說：「誰能得着她」的那女人已歸到我的份中了。若發生相反的情形，我也帶着證明了見解的滿足的心情，忍受如此高價的試驗，應惹起的苦惱而不後悔。你將用以勸阻我的圖謀的話，於阻止我使我不實行它這一點，是不能有任何的効力的，所以，我友羅大雷，我希望你準備做一個實行我所中意的這工作的工具。我會給你以實行的機會，供給你以向貞節，有德，慎重，檢束，冷淡的女人求愛所不可少的一切，使我交託這事於你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我深信克美拉縱令爲你所敗，你也不致把勝利一直推到盡頭，至多把道理上，所不該幹的那件事當作做完了。所以我所受損害只在心意方面，而我的損害是埋藏在你的沉默之德，這沉默，若是有關於我，我知道，必然會像「死」的沉默一般永遠。

所以你若望我享受所謂生活，就要立刻加入這愛情的戰爭；不要懶洋洋的，無精打采的，卻要放出我的目的所需要的懇懇和熱情，以及我們的友誼使我相信的忠心來。」

這是安西摩對羅大雷說的話，他極留心聽。除了我們曾經表明過的以外，他始終不開口出一言，等他的話說完；今見他停了聲，便切切地凝視他好一會，好像看他向來沒有見過的東西，很引起他的奇異與驚詫似的；以後便向他說：「安西摩朋友，我不能不相信你對我說的通通都是開玩笑的，若以為是正經的呢，早已不讓你說如此多話，不留心你，以打斷你冗長的言語了。我不免想道：不是你不識我，便是我不識你；其實不然，我深知你是安西摩，你也知我是羅大雷；壞是壞在我覺得你不是往常的安西摩，你也許不當我是所應是的羅大雷；因為你所說的，不是我的朋友的那安西摩的話，你向我要求的，也非該向你所認得的那羅大雷要求的，正真的朋友應該試驗和對待他們的朋友如詩人所說的，「直到聖壇為止」(Tuguefara) 就是說，他們不應該把友情用在違犯上帝的法則上面。一個異教徒對於友誼尚有這種意見，則知道神聖的友誼不應受任何世俗的友誼所犧牲的基督徒，更該作何感想？朋友棄掉對天的職分，來順應朋友的意思，必然不是為着無關重要的小事，卻是為着朋友的名譽和生命陷於危險；那末，安西摩，你來告訴我，你是陷於這兩種中的哪一種危險？要我冒險遵行你的意思，試作像你所要求我做的那麼可恨的勾當，當然不是陷於哪一種，反過來，我可以猜想你是望我處心積慮來殺滅你的名譽和生命，連同我自己的名譽和生命的，因為我殺滅你的名譽，就等於結果你的性命，原來一個失了名譽的人是比死了還糟；我依了你的要求如此殘害你，我自己豈不是把「不名譽」招來，而因此喪命聽吧，朋友安西摩，耐着性子，非至說完我聽你的話所起的感言，請莫回答；終有你回答而我傾聽的時候。」安西摩說：「很好，你隨意說吧。」

羅大雷便繼續說道：「安西摩哇！我覺得你現在的心情就同摩爾人一樣，摩爾人，你從聖經上去援引，或遵從道理或根據信條來辯駁，都不能使他們相信他們宗派的錯誤，卻要舉出明白，容易，清楚，易解，難駁的例證，用不可否認的數學式表明出來；例如說：從等量減去等量，剩下的仍是相等。他們如果像實際上的，不明白

用言語表示出的這意思之時，你便要用手表明，把牠放在他們的眼睛邊，但到頭來，什末都不能令他們相信我們神聖的宗教的真實性。我一定要使用這方法與態度來對你，因迷惑你的這個慾求是放肆狂亂得不留絲毫的理性，甚至使我覺得費盡心力來使你相信你的愚蠢簡直是空耗時光——現在我不能取比「愚蠢」更好的名字，我當真想聽你去幹懲戒一下你荒謬的慾求的了；不過我對你的友愛，不讓我如此苛刻對你。把你丟在如此明顯的自殺的危險中。安西摩，爲使你可更明瞭起見，請告訴我，你不是叫我去懇求檢束的，勸告真命的，饋贈冷淡的，謹慎的妻子嗎？那末你還要什末？假如你以爲她會抵抗我一切的進攻而勝利——像實際上的一樣——你又想把比她原有的還更好的什末名字賜給她？那時的她比現時的她，多些什末？你不是不依你的話看待她，便是不知你所求的爲何物，如果你不是照你所說的來看她，則你幹嗎試她，而不當作她有罪，而以罪人對待她？但她若是如像你所相信的一般良善呢，則試驗事實的本身，簡直是魯莽唐突的事，因經了試驗之後，價值還不過同試驗前一般。所以我們必須決斷，試作一定產生惡果難得產生良果給我們。這冒險，是粗魯暴躁的人的行徑，何況這種冒險不是不得已，不是受強迫，從遠方看來，都明明白白是一種癡。艱難的事的擔任是爲着上帝，世人或兼二者，爲着上帝的，便是企圖在人體中過安琪兒的生活的聖人們所幹的；爲着世人而擔任的，便是經歷無涯的海浪，各種的氣候，許多的地方去取得平常所謂命運之物的人們所幹的；爲着上帝和世人二者而擔任的，便是毅勇的軍人的奇功偉業；他們一窺見敵人城牆有一粒炮彈所打穿的那末大的孔口，便丟開恐懼，不顧眼前的露骨的危險，搭在護衛他們宗教，他們國家，他們君主的希望之翼上，毫無忌憚地投身投入等着他們的成千的可怕之死亡當中。這是通常爲人所行的難事，雖然有那樣多不便和危險，但是行起來，卻是光榮而有益。祇是，你說要試行的，卻不會替你取得由上帝來的光榮，運命之物，或是人類中間的聲名，卽如結果和你的心願相符，你也不見得比現在更加快活，富有光榮，可是你若碰着釘子，就將見你自己陷在最淒慘可憐的境地中；那時候再來想道世上無人知道你所遭的不幸，已是於你無益，獨你自己知道，便够苦惱你，磨折你了。爲着再證實這個話起見，我背一首著名詩人路易西羅（Louis，

(Lanshi) 的一首詩你聽，它是在比德聖者之淚第一卷的結末處，它說

見東方的晨光出現，
比德倍覺傷心難過；
縱然是沒有人看見，
卻羞恥自己的過錯。
原來豪達慷慨之人，
當其做了罪惡的事，
知道的雖只地和天，
但良心卻痛罵自己。

所以心事無論如何的隱秘，你總不能制止你的悲哀，而使你不斷地哭泣着；你泣出的雖非從你眼中的水淚，但至少是那愚昧的醫生所泣的一般，是從你心臟中泣出的血淚。我們的詩人所提及的這愚昧的醫生嘗試那杯子，這杯子是被謹慎的列那陀斯經過三思之後所拒絕了。這雖然是假造出來的詩歌，其中卻有值得注意，曉得模仿的許多的教訓哩。關於這題目，我還有一些話說，我希望可以使你全信你自己是犯了大錯。

『告訴我，安西摩，譬如上天和幸運使你做寶貴的鑽石的主人，合法的佔有者，牠的好處和美麗，一切珠寶商見了，都十分滿意，一致說牠在質地上，美麗上，重量上，都達到這樣的寶石所能達到的極度了，你自己也一樣相信，不知有什末相反的情形；你便想把鑽石放在鐵砧和鐵鎚之間，鎚牠兩鎚，試牠是不是如他們所說的那末堅硬，那末好？這是不是對的呢？若是——像所可能的——打破了，豈不是一切都失掉了嗎？當然是的，在大家人的心頭，是把物主當成一個可憐的笨伯了。朋友安西摩，那末你要想克美拉，在你和別人的意見，都是一粒貴重的寶石，而置她於被損破的危險中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她雖則依然完全無缺，可是她的價值並不因此而增高；她如果抵抗不過而遭失敗嗎，那你及時想想吧，那時你將陷入什末田地，應該如何罵你自己

是她和你自己的滅亡的禍端。世上沒有像貞潔的、有德性的女人那末貴重的珠寶；而女人的名譽，全是在世人對她的評論；而對你的妻子的評論，當然是好的；那末你爲什末對這實情懷疑起來？要想到，朋友，女人是完全的東西，不該拿些什末東西放在中途使她跌倒，卻要清除一切阻礙物，讓她順遂地向前，而達到包含在「貞操」的完美之域。

「博物學家告訴我們，說鼫鼠是皮毛細緻潔白的小動物，獵人想捉牠的時候，他們便用這法子：知道了牠所常時行往的路途，或常到的所在，他們便在一一切路口堆着污泥，趕牠到那兒去；鼫鼠跑到污泥前的時候，便站着不動，寧願讓入捉牠，不願穿過穢泥，以致破壞或玷污牠的潔白，視牠比自由和生命還要貴重；賢良貞淑的女人是鼫鼠，貞操的道德比雪更爲潔白；凡是不願把牠失去，而且還要護衛牠保守牠的人，應該取與對付鼫鼠絕然相異的方法，不該把糾纏不絕的愛者們的熱情，獻媚，懇懇之污泥，放在她的中途，因爲她天生的德性與能力，或者不足以使她自己踏平或越過這阻礙；所以掃除這一切，把純粹無瑕的德操和無穢的聲名的秀麗，呈放在她前面，這是很需要的。賢良的女人，也可比作發光的明亮的鏡子，動輒被近前的一切煙氣所玷污與遮蔽。貞潔的女人應該把來當作聖人的遺體看待，可崇拜而不可手摩。賢良的女人，要看待得寶貴得像盡是玫瑰和他種鮮花的花園，園主不許人在其間步行或觸動什末，只許人在鐵柵之外，遠遠欣賞其美麗和清香。最後，我念一些由近代戲劇中聽來的詩歌給你聽吧，這詩歌很適合於我們眼前的目的。一位謹慎的老人勸一位鄰舍，叫他要把他女兒嚴加管束，把她關閉起來，下面便是他所用的勸言的一個。

(一)

既說女人是玻璃，
便莫輕易探試她，
試她會破不會破，
破了時一切都糟。

(11)

誰說你是聰明人，
把如此脆的器皿，
朝着地面上投丟，
丟得鈎藥難補修。

(12)

我說的實在道理，
世上那個人不知。

哪兒有大娜怡絮(Danues)，

那兒必然有金雨。

「安西摩哇，直到現在，我說的一切話，都是關於你一方面的；現在呢，我該說些關於我自己的話了。如果我說來大冗長，請你恕我，因為你走進去的和要我把你從那兒解救出的迷徑，使我不能不如此。你當我是你的朋友，卻又違反友情的法則，想破壞我的名譽；不單如此，你還望我破壞你的。你要毀我的名譽，這是顯然的；克美拉見我照着你所要求的和她戀愛，她不消說是把我當作無廉恥的下賤人看待了，因為我所作所爲的事，是對不住我自己和你的友情的，你望我破壞你的嗎？那是無可疑的；克美拉看見我向她求愛，必然想到她在她身上發見了什末輕佻的記號，鼓勵我向她表露我罪惡的熱情，她感到自己受了摧殘與污辱的時候，她的恥辱也當然關係到你爲丈夫的。因此就有我們所見的一般情形，就是淫蕩的妻子的丈夫，縱令他不知情或未勸他的妻子脫離本分，縱令他的不幸不是因由他自己的疏忽與粗心，都要加他以醜穢不堪的名字；至於不是不知自己的妻子的放浪的，每每受人白眼，原來不良的妻子的丈夫，縱令不知情，無罪過，不能防阻，也並未把機會與人，都該受毀謗污蔑的，其理由，我說給你聽，說來於你很有利益的，打起精神來聽吧。」

「當上帝在天上的樂園創造我們最初的父母的時候，依聖經告訴我們的，他把睡眠灌進亞當、亞當時，他從他的左邊取出一條肋骨，由此造成我們的母親夏娃；亞當當醒了，看見她，說道：『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上帝便說：『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一個人要離開父母，他們倆要共一塊肉。』那時候，結婚的神聖禮法是初成，把兩人結合得只有死才能解開。這奇怪的禮法有使不同的二人合成一塊肉的能力與效用，尤其在正式結婚的人們，因為他們雖然有兩個靈魂，但只有一個意志了。所以妻子的肉既然就是丈夫的，那末，它的缺點，污點，丈夫的肉也就同受了。雖則，像我所曾說的，這不是他所惹起的，全身感到腳的，或身體的別一個什麼部分的痛苦，因為牠們同屬一塊肉；頭感到腳踝的痛，雖然牠未曾惹起牠；同樣，丈夫之與妻子共受恥辱，也是因為已經和她合而為一了。世界的光榮和恥辱，皆由肉和血生產出來，不德的妻子的，既是屬於這種，則丈夫必然也受一份。他雖全然不知，也算受了污辱了。那末，你看吧，安西摩哇，你勾心鬪角，擾亂你賢妻所享的安寧，你所陷的是什末危險。你想吧，你攪亂現在平平靜靜地伏在你純潔的妻子的懷中的心靈，你這好奇心是如何地無聊和唐突。你反省吧，你冒險得來的是如何的少，而你所失的卻大得使我只好默默地把牠放過，我沒有言語可以把它表示出來。如果我所說一切話，不足以阻止你不良的計劃，你就要找尋你的『恥辱』和『不幸』的別個工具；我是決定不扮這個角色的，雖將因此而喪去你的友情而予以絕大損害，也是無可如何了。」

良善而精明的羅大雷，說到這兒便停聲。安西摩心亂了，在出神，好久不能向他答一詞，往後便說：『友人羅大雷，你向我所說的一切話，我會用你許會看見的注意細聽過了；在你的理論，例證，譬喻之中，我分明看出你絕大的精明和你對我的完全的友愛，我也知道，而且承認，捨棄你的見解而依附我自己的，是迴避善良，而趨就邪惡。可是你要想到，我也是得了有些婦人所得的病症，想吃泥土、石灰、煤、和更糟的什末東西，難看而更難食的。所以總得用些功夫來醫治我；雖然是冷冷的，假意的也好，只要你開始向克美拉求愛，便不難把我治好；我知道她決不致於柔軟脆弱得在一合之下，她的貞操便落地；只要有這輕輕的開始，我便心滿意足，而

你也不特恢復了我的生命，並且也保全了我的名譽，盡了你對我們間的友誼上的義務了。更有一個原因，使你不能不幹這事的，便是我既然下了決心作此試驗，你，作我朋友的，便不該使我把我的缺點向其他任何人露布，致使你竭力保護的名譽陷入危險。而你和克美拉戀愛的時候，你的信義在她的心目中雖有幾分的缺憾，但這是不甚——甚至全不——重要的；因為在短時間中，我們發見了我們所祈望的她的貞操，你便可以把我們之計劃的真情，表白她知道，如此，你受傷的名譽，便恢復過來了。你冒險不多，而你冒險時給我的愉快是那末大，所以無論覺得什末困難，你都不能拒絕這個工作，因我曾說過，你只要肯動手，我便滿意，而當作這回事情是斷定了。」

羅大雷見他不移的決心，不知再舉什末例子，再說什末理由，來阻他的圖謀；見他勢欲把他的狂想向別人說出的時候，便打算遷就他，擔任他所要求的，以防更大的禍患；不過打定主意，把事情辦到不會打擾克美拉而同時可以滿足安西摩為度。所以他答覆道，他盼望他不要把他的圖謀告訴任何人，因為他就來幹了；他要幾時開始就幾時開始吧。安西摩就親熱地，溫柔地抱住他，感謝他這允諾，好像他施了他什末洪恩似的。他們兩人，約定在第二日動工程，那時他給他和克美拉一人談話的機會和時間，並且給他以贈給她的銀錢珠寶；他又叫他晚上在她的窗下唱些歌兒給她聽，吟詩讚美她，如果他覺得麻煩，他可為他代作。一切羅大雷都答應了，不過所懷的意，卻和安西摩所想的大不相同。事情這樣決定之後，他們就回安西摩屋裏，見克美拉非常焦急不安，在那兒等候那日比往常出外較久的丈夫，過了一會，羅大雷回他自己家中去了，留下安西摩在他的家中，很是快活；而羅大雷卻很愁慮，因為不知設什末計策，才能順順遂遂地擺脫這唐突的事，但是那晚他想出了一個辦法，瞞安西摩而同時不致對不住克美拉的。第二天，他走來和他的朋友吃飯時，很得克美拉善意的接待；因她知道她丈夫對他的友情，所以很殷勤地款待他，飯吃完，餐布取開之後，安西摩就叫羅大雷和克美拉兩人留侍着，因為他有一件緊要事要做，點半鐘之後，他便歸來。總之他很曉得假造事由，以便走開，這事由雖是全然出於愚蠢，但假造得沒人能够發覺。

安西摩終於走了，留刺克美拉和羅大雷二人坐在桌邊，屋中其餘的人通通吃飯去了，羅大雷就如如此地依他友人所願望的，走進比武場中，眼前就是他的敵人，單憑她的美貌，已可以克服一連的武裝騎士的；試想羅大雷有無害怕的理由。可是他最先做的，是放手肘在椅的臂上，用手支着他的面頰，他說請她原諒他失禮，他要休息一會，等候安西摩歸來。克美拉答，在會客室中休息比在椅上舒服，所以請他進去，在那兒躺吧。羅大雷辭謝她，依然在原處躺到安西摩歸來。安西摩見克美拉回她的屋中，羅大雷睡着覺，滿以為他走了許多時候，他們有充分的時間來談話和睡覺了，他便如飢如渴地望他醒來，想他出去一問事情之究竟。一切果然如顯：羅大雷醒了，他們立即走出外面去；於是安西摩問他關於他想知道的事。羅大雷答道，初時他覺得不好太過火，所以他只說她很可愛，全城都讚嘆她的聰明和美麗，他覺得這是很好的起頭，可漸漸引起她的高興，使她下次更情願聽他的話；他用的正是魔鬼用以欺騙謹慎細心的人的計策，魔鬼本來是黑暗的天使，化成了光明的天使，把好看的外觀顯出，然後顯出原形，實行他的主意——如果他的陰謀在初時不被發覺的話。安西摩高興極了，說他要每天給他同樣的機會，不過他不出外面去了，因為他要留在家中，使克美拉對他的計策不生半點的猜疑。

許多日過去了，在這時間當中，羅大雷雖全不對克美拉談到那事，卻告訴安西摩，說他已經談到了，不見她有任何不妥的地方，簡直最微的希望，他都發見不到，她反而恐嚇他，說他還不停止他鄙卑的圖謀，她便告訴她的丈夫了。安西摩說：「很好，至此時，她算抵抗得言詞了；其次，我們要看她如抵抗行動。明日我給你二千金，」冠」贈她，又二千「冠」給你買珠寶引誘她。女人，尤其是漂亮的，縱令是如何的純潔，都沒有不愛排場愛打扮的，要是她抵抗得這個誘惑，我就滿足了，再不打擾你了。」羅大雷說，他相信，結果他定會厭倦起來，狼狽起來；但事情既起了頭，他也只好澈底做去了。第二日，他接受了四千「冠」并四千疑團，因不知再創什末謊話才好；但他終於決定對他說，克美拉對於贈品和許多約物的強硬，同對言詞一般，所有的時間都空費了，他不必再來自討麻煩了。

可是命運卻把事情這樣註定着：安西摩照常離開羅大雷和克美拉兩人之後，便進隔壁房，把門關了，站着在鑰匙孔旁窺視和細聽他們的動靜，見半點鐘之久，羅大雷還不向克美拉說一句話，他就是在那邊站一世，他也不曾說一句話的。他由此推斷他告訴他的克美拉的答話，純然是虛構的空言。他要試看是不是，便出房外把羅大雷叫在一處，問他有什麼消息給他報告，他見克美拉怎樣的態度，羅大雷答道，他決意不再向她提起那事了，因為她的答話，尖辣而憤怒，使他無再向她開口的勇氣了。安西摩說：「呀！羅大雷！羅大雷對於你給我的許約和我給你的信任，你對付得何等壞呀！我才從這門的匙孔邊看過來，發見你並未向克美拉說過一句話，我由此推斷，你始終沒有向她說過話呢！如果是如此——不消說是如此的——那末你幹嗎哄我？你爲什麼把我藉以達到我慾願的手段奪去了？」安西摩不再說話，但他說的已足使羅大雷羞恥和踟躕了。他覺得說謊被人發覺是他的名譽上的污點，便向安西摩發誓說，從那時以後，他決然滿足他的心願，不再說謊話了；如果他有觀察他的好奇心，他便知道，不過他儘可省卻那樣做的麻煩，爲取得他的歡心，他會勉力從事，做到無懷疑的餘地。安西摩信他的話，爲着使他們得更多的機會而免虛驚與擔懼起見，他打算離家八日，到住在離城不遠的鄉中的朋友的家去；他叫他朋友派人來催促他去伴他的朋友，作他離別克美拉的口實。

粗魯與不幸的安西摩，你在幹什麼事？你在打什麼主意？你在設什麼計劃？想清楚吧，你是在害你自家，在打你自己的恥辱的主意，在設你自己的滅亡的計劃。你的妻子是賢良，你平平靜靜佔有她，並無人打擾你與她享樂；她的心思不迷失在她屋子的牆外；你是她地上的天堂，她慾願的鵝，她的希望的完成，度量她的意志使合天的意志的天度；那末假若她的名譽、美麗、貞潔、道德底礦藏，不要你任何的勞力，把它所藏的或你所要的財富讓給你，則你何苦要再掘土，另尋新的礦脈和素所未聞的財富，而因此把一切置於毀滅的危險中呢？因支持牠的，其實只是「女人之脆弱性」的無力的柱頭啊。想清一點吧，追求不可能之物的人，連可能的也應不給他才是，像某一位詩人表現在這詩歌上的：

我死中求生命，

生病中求健康，
坐牢中求解脫，
苦惱中求安靜，
不義中求忠信，
但嚴厲的蒼天，
和逆意的運氣，
聯合把我摧毀，
因我捨近就遠，
去追求『不可能』。

第二日安西摩往他在鄉的朋友家，向克美拉說在他離開家的時間，羅大雷會照顧他家和她一共吃飯，希望她待他就同待他本人一樣。克美拉是一個精明純潔的女人，當然對她丈夫給她的吩咐覺得不安。向他說，他離家時有什人坐在桌前，代他的位置，那是如何的不像樣；如果是因為他不相信她治他家的本領，她請他試她這一次，就可以由經驗，看出她可以受更重大的委託。安西摩說他高興如此，她只管低下頭來服從便是了。克美拉說她會服從，雖則很不願意。安西摩走開了，第二天，羅大雷到他的家中，得克美拉善意的恭敬的招待，但自始至終，不是獨她一人和羅大雷聚在一起，因為不斷地有她的男女僕婢，尤其是她自己的待女叫里奧尼拉 (Leonora) 的伴陪着。克美拉和里奧尼亞自幼在她父親的家中長大，她很疼愛她，自她和安西摩結婚，便攜她同來。先三日羅大雷不對她說話，不是沒機會，因當着餐布取開，僕人們就退開去作速吃飯，這出克美拉的命令，其次里奧尼拉也奉命比克美拉早些吃飯，不要走開，但是她的心頭注在她所喜歡的別的事，情，想用這機會這時間以利自己，就不是始終聽她奶奶的命令，而時常走剩他們兩人，好像是已經得了她的吩咐叫她這樣做似的。可是克美拉的純正的態度，她神色的尊嚴，她泰然的舉止，把羅大雷的舌頭拘住了，然

而使羅大雷不能開口的她的優點，其勢力反造成他兩更大的不幸。因為他的口縱然靜止，但他的心卻是在運動着；他能有機會，一一細察克美拉所所有的良善與美麗，可以使石頭為之消魂的，肉的心更有餘了。羅大雷當他和她說話的時候，儘看着她，想道她是如何的可愛呀。這思想漸漸地降低他對克美拉的敬意了。有一千回，他想隱避城外，到安西摩永遠看不見他，他也永遠看不見克美拉的地方去；但他凝視她所感到的歡樂，早已阻撓着他這主意了。他摧殘自己，內心不斷地鬪着，以抑制他看克美拉所得的快感。當一人獨處的時候，他罵自己愚笨，叫自己是虛偽的朋友，不良的基督教徒；他批評和比較他自己和安西摩的行爲，結論仍是安西摩的愚笨和魯莽蓋過他的失信；他的思想若是如同在人間一樣，可得上帝的原恕，則他不怕因他的罪惡而受罰了。末了，克美拉的美麗和秀德，以及懽喜的丈夫放在他的手中的機緣，把羅大雷的純正和忠實打倒了。在安西摩離別的三日間，他不斷地和慾求作戰，以後他便不顧一切，只知他熱情的滿足，開始熱烈地紛亂地，情話纏綿地向她求愛，使克美拉為之驚訝，只能從她的座上站起來，退隱在她的房中，不能答一言。可是經過這一陣疾風，羅大雷的希望並不因此而枯謝，（因希望之產於愛情的，永遠是與愛情同生。）他反更熱烈地追求她，她在羅大雷身上發見夢想不到的東西，不知如何是好；但是覺得給他再和她談話的機會，是不妥當，不應該，便決意當晚叫一個僕人送信給安西摩，她於是實行信上寫的是：

第三十四章

唐突的好奇心——小說之續

——克美拉致安西摩書——

『俗說，「一軍無將，一堡無主，不成樣子。」其實當着丈夫沒有正經的原故離開家時，一個年輕既婚女人沒有丈夫，才更不成樣子哩。我沒有你，好不自在，完全支持不住這離別了，你如果不即刻歸來，我就必要到我父親家過我的生活，丟下你的家不管了。因為你介紹給我的管家人——名符其實的話——我相信是關心他自己的利益的，非關心你的事的。你是明理的人，不必我多說，我也不該多說。』

安西摩接到了這封信，知羅大雷已開始攻擊，而克美拉已照着他的希望對付着了；這好消息使他快樂得了不得，他便回口信給克美拉，說不問是什麼事由，都不要出一步門，他快歸來了。克美拉覺得安西摩的答復很可詫異，愈發增加她的迷惘，因她現在既不敢留在自己屋裏，又不敢避開到她父家中去；因為，留則她的貞操發生危險，避，又違背了丈夫絕對的命令。後來她打定了於她更加不幸的主意，便是留待着，不躲開羅大雷，使她的下人沒有話說。她開始悔恨，不該寫給她丈夫的那信子，使他猜想必然是羅大雷見她有幾分的放蕩，才使他鼓起勇氣，丟棄他對她應有的敬意。但是她知道她自己的清白，便信賴上帝和她自己的德性；決意用沉默抵抗羅大雷對她所說的一切話，不再給她丈夫什麼報告，免得他捲入是非的漩渦中，甚至考慮當他問及她寫那信的情由時，他要怎樣的為羅大雷向安西摩表白。

懷着這個高尚而不適不利的念頭，在第二日她靜坐着聽羅大雷的話了。他進攻得厲害，使克美拉的堅心開始搖動起來，使她的貞操不易出現在她的眼中，來禁止給羅大雷的眼淚和話語所激發出的憐愛之情。羅大雷看到這光景，愈益鼓起他的勇氣，總之，他以為現在必須利用安西摩的離別給他的機緣時會，進迫那

墩台了。他便讚美她的秀麗好攻擊她的尊嚴，因把女性之虛榮的巍峨之堡拆毀得掃平得最容易的，也就是安頓在諂媚奉承的舌上的虛榮。末了他用所有的惡毒攻打她「貞淑」之堅石，那怕她是銅造的，也要爲之跌落地上了。羅大雷哀泣懇求，獻媚發誓得非常痛切，非常誠摯，竟把克美拉的廉恥心全盤推翻了，終於把他所最希望不到而又所最希望的東西竟揚揚得到手了。她投降了——甚至克美拉也投降了——而羅大雷的友情也怪不得要站不住腳，這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昭告我們，熱烈的愛情只有遠避能把他克服，我們是不可冒險和這末強有力的敵人爭抗的，這種勢力，縱令是屬人類的，也要天神的助力才能把他戰勝的，只有里奧尼拉知道她夫人的弱點，兩個不忠的朋友和新戀的情人的事瞞不過她。羅大雷不把安西摩的計劃，和他有意給他達到那地步的機會，告訴克美拉，使她不致冷看他的熱情，當作他和她之間的戀愛是偶然的，不是自願的。

幾日之後，安西摩回到家裏，不知他最不忽略，卻最寶貝的東西已經失去了。他立刻去訪羅大雷，見他在家，他們互相擁抱。一個問道有關他的生死的事，有怎末消息。羅大雷說：「安西摩！我報告你的消息，是有一位可作一切好婦人的模範和榮冠的妻子。她把我向她說的話付之風中去了，我的善意的許諾遭了污蔑，我的贈品受了拒絕，我流了幾點假淚，她拿他當玩笑。總之，克美拉是一切美人的總和；她是一個寶庫，其中藏的是純潔，善良，謹慎，和使一個良婦美麗而幸福的一切優點。所以，朋友，請你領回你的錢吧，錢在這兒，我沒有用他的機會。克美拉的完美的性格，不是像贈品和應許物這樣卑下的東西所能影響的，够啦，安西摩，莫再試了，你既無恙地超過了我們對於女人所起的懷疑之海，便莫再走進新的不安之洋，莫再同着另一個領港人，試驗上天分派給你渡過這「世界海洋」的船只的好壞強弱了；你要想你是平安到了港口，你要用「慎重深思」的舟錨在此停泊，待到「死」來索他的債務——任何權貴不能免交的債務。」

安西摩十分滿意羅大雷的話，信他信得如同憑天啓說出來的也似。不過，他希望他繼續進行，就是純然當作探究新奇和開開心頭，也未嘗不好；但是在第二次他不必前次一般進迫着；他現在只寫他寫詩歌；用

克羅里斯 (Chloris) 之名讚美她。他會對克美拉說他和一位女士叫克羅里斯的戀愛。羅大雷就可對她的德操所應具的敬意歌頌她。如果羅大雷覺得作詩很吃力。他可代他作。羅大雷說：『不必，詩神並不怎樣和我絕緣，她們偶爾會來訪我，在你一方面，你把我的假愛情告訴克美拉吧。詩呢，你聽我作，雖則大題小做，作來不好，但至少我會盡我的力量。』唐突與險陰的朋友就這樣議定了。安西摩回到家時，就向克美拉問及她所已經猜疑他先爲什麼沒有問及的事，就是，她爲甚麼寫她寄給他的那一封信。克美拉答說當時她見羅大雷注視她比他在家時多一些，不過她現在明白了，相信那完全是她自己的想像，因爲羅大雷近來不喜歡見她，不和她在一塊了。安西摩說她很可省卻那種懷疑依他所知，羅大雷是和城裏的一位門第很高的青年姑娘戀愛，他用克羅里斯的名字讚頌她，卽不是如此，但由羅大雷的道德及他們倆向來的友善看來，她都沒有可擔心的事。假如不是羅大雷事先告訴克美拉，說他和克羅里斯之愛，是杜撰來欺騙安西摩，以便讚美她。克美拉本人的，她不消說是陷入狂亂的一妒火中了；但她既有防備，便不把牠放在心了。

第二日，三人共坐桌前時，安西摩請羅大雷念些他爲他的愛人克羅里斯作的詩歌，克美拉不認得她，他儘可誇。羅大雷說：『就使她認她，我也沒有隱藏我所作的之理由；愛者稱讚他的情人的美，同時又是罵她凶惡的時候，她的名譽並不因此而受損失。好！我告訴你們，我昨天作一首說克羅里斯的無情義的十四行詩，是這樣的：』

在死一般的幽靜的黑夜中，
別人的愛愁已在夢裏消融，
此時我向蒼天和克羅里斯，
敘說我的不幸的傷心的事，
當光明的太陽從東方初現，
玫瑰的光把黑暗逐出人間。

我就以最哀的聲音來呻吟，
敘訴我幽情而排洩我苦悶，

當着非伯斯（Phoebus）從耀眼的尊位，

把光輝直送到焦燥的大地，

我依然歌吟我悽愴的歷史，

晚來我的悲哀仍舊像初時，

我雖暮暮朝朝痛哭與嗟吟，

上天無耳克羅里斯也不聞。

克美拉很愛這詩，安西摩更甚，他稱讚了一番，便說：『女人是惡極了，不報答這樣明顯的忠心。』克美拉答：『那末愛情詩人所告訴我們的我們都當作是實在的嗎？』羅大雷答：『他們做詩人時說的是不實在，但做愛人時說的就入情入理了。』安西摩說：『那沒有可疑，』他打算贊成，擁護羅大雷對克美拉所說的一切話。現在克美拉依她和羅大雷戀愛的熱度而忽視安西摩的計謀了；其次，凡屬羅大雷的，她都覺得可愛起來，二來他的心思和詩歌她相信完全是指她，她是真正的克羅里斯，所以她便請他如果記得其他的十四行詩或什末詩，便把來念一念。羅大雷說：『我記得一首，不過牠恐怕不及前一首好，說正確點是沒有那末壞，你們可以判斷的，是這樣：』

我真的要死了，不管你信不信，

因為我不愛戀你，拜崇你之前，

和脫離你的美貌的權力之前，

我要你看我死在你的兩腳邊，

我雖然被放逐到黑暗的國境，

再也享不到幸福，光榮同生命，可是在那不幸的地方與時辰，你的倩影依然深刻在我心靈，那是我寶藏着的神聖的紀念，那是在你的苛刻的待遇中間，我足以傲人的唯一慰安之源。唉！不幸的是航行於險處的人，在暴浪中駛進無人到的海心，到頭來破沉的船沒港口收容。

安西摩稱讚這首詩如像前首一般。他這樣不斷地把鏈節加在身上，把自己縛了，以造成自己的恥辱；羅大雷最污辱他的時候，他會對他說他最敬重他。於是克美拉每向她的『不名譽』下降一級，在她丈夫的眼中，就是登上德操和光榮的最高境界。

有一天，當克美拉只有她的侍女伴着她的時候，她對她說：『親愛的里奧尼拉，想到我是如何地把自己看輕時，真覺慚愧；因我不令羅大雷多費一點時間來完全取得我，就讓給他了。他恐怕不會想到使我不能抵抗的他的強暴手段，當作我投降的輕易是淫蕩吧。』里奧尼拉答：『親愛的夫人，你莫擔心，其中並沒有什麼，本質是好的而值得珍重的贈品，不因贈得太快而降低牠的價值，他們甚至說：『贈得快的是贈兩倍。』』克美拉答：『他們也說：『不值錢的更不受人看重。』』里奧尼拉答：『那與你的情形無關。聽說愛情有時飛跑，有時步行；與這個人疾馳，與別個人徐行；有的人它冷卻，有的人它火燒；有的人它毀傷，有的人它殺死；在一瞬間，它開始彙結它中意作的事；它常常在早上圍着砲台，到晚上便把牠克服了；世上沒有能抵抗它的勢力的。既如此，你擔什末心？羅大雷也遇着這種情形，因愛情把我的主人的離別作爲征服你倆人的工具了。在他

離別當中，我們必須實行愛情所命令的，不要讓「時間」把安西摩帶歸來，使我們的工作不能成就；因為愛情除了機會以外，沒有比之更可靠的使臣來施行他的志願的；他是完全靠它，來做他的一切工作的，尤其是在開工的時候。這不是我聽人講的，卻是我從經驗得知的；夫人，將來我就可以使你明白，我亦是一個有肉有血的女孩哩。其次，你夫人，現在所以如此地表露你的熱情而向他退讓者，是因為你已經在羅大雷的眼中，在他的嘆息中，在他的神態中，在他的許諾和贈品中，看見他整個的靈魂和他的一切才幹了；由此你就可以相信，羅大雷是如何值得你愛呀。既然如此，你便不要讓這些狐疑和過分的考慮騷擾你，放定你的心來；要想到羅大雷之看重你是不亞於你之對他的，你心滿意足地生活吧；因為你在墜入情網中時，愛了一個有才有德的人，不單有一般人說一切真愛人所應有的四S（*Sage, Solicitous, Sincere, Secret* 明哲，孤獨，真誠，沉默）而且有全部的字母。不相信，你聽着吧，我背給你看。如果我不會說錯，則他是可愛，慈惠，忠心，勇敢，多情，誠實，英豪，可敬，光榮，和靄，守法，溫柔，高貴，殷勤，慎重，恬靜，富有，他們說的S，末了是實在，勇敢，聰明；X是難聽的字眼，不合他；G，他是年輕；Z，熱心於你的尊榮。』（*Ambable, bountiful, constant, daring, enamoured, faithful, gallant, honorable, illustrious, kind, loyal, mild, noble, obliging, Prudent, quite, rich, SS, true, valiant, wise, X, young, Zealous of your honor.*）

克美拉笑她婢女的字母，覺得她對愛情的事比她所料想的更加在行。她現在真個向克美拉直說：她是一位本城青年先生戀愛。克美拉對於此事，好不甘心，生怕她的貞潔發生危險；便問，她的愛情可曾超過談話。她極大膽地，毫不羞恥地承認了。原來，女主人的失誤，是會使侍女跟着隨便起來的；她們看見女主人失足的時候，便不把失足和給人家所發覺算作一回事了。克美拉見事情既是無可奈何，只好求里奧尼拉不要把她的事告訴她說是她的愛人的那個人，也要慎重地祕密地做她自己的，免致給安西摩或羅大雷發覺了。里奧尼拉看見她的奶奶的行徑不當，便厚起臉皮，帶她的愛人進屋裏藏着，以為她的奶奶就是發覺了，也不敢出一言。因為這種不便——還有其他種不便——本是尾隨着主婦的罪惡而來的；這樣，她們便成爲她們的僕

人們的奴隸，而不能不隱藏她們的淫蕩，譬如克美拉，她見里奧尼拉和她的情郎在她屋中的一間房子裏，不止一次，卻不敢責備她，甚至給她以藏在房子裏的機會，嚴密提防她的丈夫，怕他發覺。可是一切都不能提防羅大雷，他看見他在天光時走出屋外，但不知是誰，初以為是陰魂，後來，看見他用外套蒙頭，不讓人家看見，偷偷地走了，就起了別一個愚想。如果不是克美拉的解救，這愚想一定滅了他們了。羅大雷萬想不到，他所看見在這樣不適當的時候從安西摩的家出來的那個人，是爲着里奧尼拉而來的，他甚至不記得在這世界上有里奧尼拉這樣的人。他想到的是克美拉，既是容易爲他所愛，也容易爲他人所得；因不貞女人的失誤，每每另有這種弊害隨之而來，就是用懇求勸告以克服她的貞操的人，也不相信她了；所以他就無所根據地相信她向別的人降服比向他更要容易。

這時，羅大雷良好的知慧和慎重的思想全然消失了：不作適當合理的考究，他就發脾氣，讓妒火燒着他的心腸，盲目地想向無辜的克美拉復仇，在安西摩沒有起牀之前，他便到來說：『安西摩，我告訴你，過去數日我所竭力隱藏的事，我今不能，也不該向你隱藏了。我告訴你，克美拉的砲台已經陷了，準備投降我的意志和我的心願了。我遲遲然不把這事實告訴你的原因，是我想觀察這是由於她的放蕩，抑或是她有心試我，想知道你的吩咐向她表示的愛情是否真心的，我也相信如果她「是」所應該「是」的，而是我們兩人所料想的她，那她已經把我向她求愛的情形告訴你了。但是，她既沒有告訴，我就斷定她是想踐行她和我約好的話，即下次你離開時再和我在更衣室裏相會（這室確是克美拉時常和他談話的地方。）除了在心頭之外，罪過還沒有被她犯到，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輕易復仇；也許在這時候與她踐約的時候的中間，他也許會變心而悔過，所以，你既一向是聽我一部或全部的話的，則我今給你的勸言，你就遵守着，決無錯誤，經過了一番考慮，你就可以取最適宜的辦法來使你自己滿足。就是你照平時一樣，假裝出門三四日，藏在更衣室裏的錦帷或其它物之後面；於是你用你的眼睛，我用我的看克美拉如何動靜，要是那是要提防而非所希望的罪惡，你就要祕密地，慎重地鑄除你自己的禍害了。』

安西摩以爲克美拉已經戰勝了羅大雷的假的進攻，正要開始享受勝利的光榮了；在最料不到的時候，聽見羅大雷的話，非常驚訝，惶惑，詫異。他許久呆着不動，儘看地面不轉眼，他後來說：『羅大雷，你盡了友誼的本分了；我萬事都聽你的話的，隨你怎樣做吧；不過，如此重大而難料的事，你要守着秘密。』羅大雷答應他，一離開他，便後悔他說的一切話，覺得做了一件傻事，他本該用比較溫和比較光明的方法報克美拉的仇。他詛罵自己沒有智慧，責備自己胡塗，不知如何方能取消做過的事，或和緩事情的影響了。他終於決意把一切告訴克美拉知道，他決不致在長時間內得不到和她說話的機會的；那日見她獨自一人，但他一進來，她就說：『你要知道，親愛的羅大雷，我有一件事令我非常苦惱，把我摧殘得我心肝要爆裂了，不爆裂，就奇怪了。』里奧尼拉的不正當的行徑真有一點程度了，她甚至每晚招一個情郎進來屋裏，和她度夜，直到天明，傷害我的名譽，使看見他在這樣不適宜的時候出去的人，有機會說我的壞話；而最使我痛苦的是，我不能責罰她，甚至不能怪她；因她已經知道了你我間的往來，使我不敢開口，而不得不隱藏她的事；因此，我怕有不幸的事情落到我們身上。』

克美拉說這話時，羅大雷初以爲是一種狡計，是哄他相信。他看見走出的那人是里奧尼拉的情郎而不是克美拉的，繼而見她真的哭起來，非常苦痛，求他想辦法；才相信她的話，對於他所會做的事，十二分地懊惱和悔恨。他勸克美拉放心，他說他會用有勁的辦法禁阻里奧尼拉冒昧的舉動；他也告訴她，什末妒憤激動他對安西摩說什末話，怎樣的約安西摩躲在更衣室裏親看她的不忠的行爲；他求她恕他的狂瘋，請她謀補救辦法，從被他的粗暴所引進去的紛亂的迷陣中，把他們營救出來。克美拉極驚詫於羅大雷的話，怒氣勃勃地罵他對她懷這樣陰惡的思想，把許多嚴正的道理呈在他的前面，證明他所下的結論的愚蠢與狂亂。男人即使苦心去想，都每每想不出善策來，但女人卻天生比男人更富有用於善事或用於惡事的捷才；所以克美拉就想到一個辦法，挽救似乎萬無可救的事體。她叫羅大雷好生叫安西摩在次日躲藏在他原先指定的地點，她想憑這躲藏保障他們將來可無驚無懼地共同享樂。她不把全盤的主意告訴他，只說安西摩躲了之後，

與尼拉若叫他，他就要來，而他答覆她的質問，要答得如同沒有安西摩在旁聽着似的。羅大雷再三語求她把全盤計劃告訴他，他好比較安全比較慎重地防備一切。克美拉說：『再不用其它防備啦，你直接答覆我問的話便是了。』她所以不讓他知道她的打算，是怕他不贊成她覺得非常之好的計劃，而找別個不如此巧妙的。

羅大雷便和她分手。第二天，安西摩借名到他朋友的別墅去，走出屋外，立刻回來躲着；克美拉和里奧尼拉有心避開，所以他十分便利地躲着了。他躲着時，心臟勃勃的跳着，這個，我們可想而知，因為他是等着親看自身的名譽的內臟之解剖，險些要失去他以為他在克美拉身上所佔有的高超的幸福。克美拉和里奧尼拉看看安西摩已躲在帷幃後頭了，便一同進更衣室。克美拉把足一踏進室中，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呀，親愛的里奧尼拉，在我未把不告訴你免致你極力阻止的那件事實行之前，你把安西摩的刀子取來，插在我這不名譽的胸口，這不是更好嗎？不過，不要取來，我為他人的罪過而受刑罪，這是沒有道理的。我先要明白，雷大雷不拘的眼睛在我身上看見什末，會給他以這膽量，起像他宣告我知道的那種惡意，污蔑他的朋友和我的名譽，上到窗前去，里奧尼拉叫他來，他一定是正在街上等着，想實行他的壞主意的，然而，我惡辣而光榮的志願要先實行。』聰明狡猾的里奧尼拉說：『呀，親愛的夫人，你拿這刀子想幹什末？事想奪去你自己的生命或羅大雷的嗎？你殺誰都好，橫豎是你的名譽聲望的損失，與其讓這人走進屋子來，發見我們孤獨無伴，不如掩飾你的仇恨為好。夫人，你須想到我們是無力女子，他是男人，是剛強的，他懷着惡意，盲目地闖進來的時候，也許會在你實行你的之前，做比要你的命還更使你倒霉的事哩。該死的是我安西摩老爺，把機會給這莽撞的傢伙，讓他進屋裏來，不過，夫人，你殺了他——我想你是有這意思的——他的尸我們怎末處置？』克美拉說：『怎樣？孩子，當然是把他丟在這兒等安西摩去埋他，埋他自己的恥辱的相當麻煩，他是應該受的，莫再多事，馬上叫他為的是攔延着不作正當的復仇的整個時間中，我覺得是損傷了我對丈夫應有的忠心。』

安西摩細聽這一切話，每聞克美拉發一言，他的心情便起一變；他聽見她想殺羅大雷時，險些想走出去，顯出自己的身來防阻了，可是『看如此英勇高尚的決心之收場』的強烈欲望留住了他，不過，他打定主意，

在適當的時候走出防阻禍患。現在克美拉起了一場激烈的暈症，往近旁的牀上倒下身來。里奧尼拉就痛哭起來，說：『哎喲，不好了！要是世界貞德的花，良善女人的冠冕，純潔的模範，在我的懷中死去，我是多末不幸哪！』她悲哀地說諸如此類的話，聽見她的話的人，真要當她是世上最可敬的最忠實的侍女，當她的夫人是第二個被壓迫的培尼羅伯（Penelope）了。克美拉不久醒過來，說道：『里奧尼拉，你爲什末不去叫太陽所見夜影所蔽的一切朋友中最不忠的朋友呢！快走，跑，莫讓我的火氣因遲延而冷卻而消滅；以致我等候着的正當的復仇，在空空洞洞的惆噓和咒罵中消逝了。』里奧尼拉說：『我就去叫他；不過，親愛的夫人，那把刀子，你得先交給我，免致我去了後，你便做出什末事情，以致愛你的人們終身哭泣。』克美拉說：『里奧尼拉，你放心吧，我雖在你看來是大膽而忠誠於保護我的名譽，但還不及露克莉希亞（Chryseis）呢；據說她沒有犯任何罪過，也不先殺死害她的人，而把她自己殺死了。我當死時，我必死；不過，使我來此嗟嘆的那魯莽（非我所致成的）的人，我要先報他的仇。』

里奧尼拉不肯去叫羅大雷，但被請了許久之後，畢竟也去了。她去後，克美拉好像對自己說話似的道：『好天！像前幾次一樣，打發羅大雷走，這不是更善於現在一般，聽他暫時以爲我是不貞的惡劣婦人，直到我的行動解醒他和指教他嗎？當然更善；不過，要是讓他如此順遂地實行他的惡企圖或脫掉他的惡思想所引他進去的網，那末，我的仇便不能報，我丈夫的名譽也不能得到補償了。不，那負心漢須用命賠償懷這樣淫亂的念頭所作的一切。大家要知道——大家會知道的話——克美拉的命不單是留來獻忠心於他丈夫，而且是留來向敢於辱害他的那人復仇的。然而，把事情通盤告訴安西摩怕來得妥當些吧；祇是在我寄到鄉中給他的那封信中，這事我也已經對他影射過了。我想他疏於解除我指示他的禍患，必然是因由他純良的性格和他對於羅大雷的信任，使他不相信他如此忠實的友人的懷中會有半絲的那種念頭，有傷於他的名譽的。怪不得我自己也一連數天相信不過呢——若非是他粗魯的行徑是那末厲害，公開的贈品，慷慨應許，連連的眼淚使人無從懷疑，但我爲什麼要這樣說呢？再敢的決心是要三思過來的嗎？當然不要。負心漢，噫！復仇虛

僞者儘管來，儘管進，儘管死吧，管得後來的事。我純潔無瑕地走進天賜我作我丈夫的人的主權中，我要純潔無瑕地和他分離，我全身縱將沾着我自已清真的血液和世界上最虛僞的友人的不純的血塊，我也不願惜的。」說着她在室中踱來踱去，手裏持着光刀，步法闊大而紛亂，那副神態，真要使人疑她是發了瘋，當她是不願生死的兇漢，不是溫柔嬌嫩的女人了。

安西摩在掩着他的掛氈的背後看見這光景，驚異至極，覺得他所見所聞的，已足以消除更大的猜疑了；便希望羅大雷不來，以免鬧出突然的慘變。他正要走出來抱他的妻子解醒她時，便看見奧尼拉牽着羅大雷的手走進來，他於是住了腳。克美拉一看見他，就在他和她之間用刀尖劃了一條長線，說：「羅大雷，細聽我對你說的話，你如果敢越過你看見的這條線或踏到那條線上，我就在見你試做的那一剎那，用持在我手中的這刀子刺我自己的胸膛。不過，你未答復之前，你聽我要向你說的話吧，往後你隨意答覆我。第一層，羅大雷，我希望你告訴我，你可認得我丈夫安西摩？你當他是何等？人？第二層，你告訴我，你可認得我，快答覆我這問題，不用細想你的答覆，因我問你的，不是難的題目。」羅大雷不是完全懵然，自從克美拉叫他藏安西摩的那一剎，便猜着她的主意，所以應付得很好，使他們的裝假比實事還要真。他就答克美拉道：「美麗的克美拉，我真想不到你叫我來答覆同我的來意絕不相涉的事，倘若你是想攔延已應承的恩惠，那你爲什末不把牠遷延到別日？因爲佔有的期望來得愈發近，享用所求的利益的心的就愈發急。但是，你莫說我不答你的問話，我答覆你：我認得你的丈夫安西摩，從我們的童年時代我們就相認識；至若我們的交情，我不說什末，免致證明愛情使我對他作的過失；不過愛情卻是更大的過失的有力的辯白呢。你嗎，我也認得，並且十分敬重，如他之對你；不然我必不致於爲着你更不值錢的東西，損壞我的身份和真友情的神聖法則，這友情如今已被那專橫的敵人——愛——所破壞所虐待了。」克美拉答：「應該被愛的一切人們的死敵，如果你承認這事，則你有何面目見我，你知道是安西摩照的鏡子，你害他是如何無理，你當由這鏡中看得出來。哎，不幸哪！我今才知令你昏迷的原因，那是我自己的粗心無疑；我不名之爲不貞者，是因爲不是出乎我的本意，却是女

人離開了以爲對之應該莊重的人時，不知不覺會犯的輕率。但告訴我，負心漢哪！幾時我會用一句言語或一個表示答你的要求，而令你有一線的希望來完成你不名譽的圖謀？你的情話幾時不受嚴峻苛刻的抗絕和責斥？你許多的應許和更多的禮物幾時受相信和受接納？然而，我相信愛情如果沒有希望去維持她，當不能持久，所以我把你的唐突歸罪於我自己，因爲，一定是我幾分的隨便，把你的希望營養了這樣久，所以我寧願把你的罪惡所應受的刑罰加在我自身，懲戒我自己，爲使我相信如此苛刻待自己的我待你也不能兩樣起見，所以我今叫你到來，親看我對我良善的丈夫的沾污了的名譽所作的犧牲，他的名譽是由於竭力的企圖而受傷於你，亦由於漫不經心，不避開奸謀的事端——我會給你什末機會的話——而受傷於我了。我再說一遍，我幾分的隨便竟惹起你如此不顧禮法的念頭，這猜想，是最使我苦惱，最使我想用我自己的手來處罰自己的，因若讓別的劊子手來做，我的罪許會更加彰著起來。是的，我要死；不過我要殺人而死，一併帶去一個人，來完全止我所期望的報仇之渴，因爲我到不拘什末地方去，在我的眼前，我都將見使我陷於絕境的人，必有無偏私的正義處罪他。」

說到這兒，她便以令人難信的速度和氣力，向羅大雷撲過去，似乎真要刺他的心臟一樣，使羅大雷也不知這動作是真是假了，只好用盡氣力和捷靈的動作去抵制克美拉的刺來。她裝假得十分生動，甚至想使這奇怪的欺騙沾些她自己血液，好給牠以「真」的色彩。她覺得或裝作不能刺羅大雷，就說：「命運即不完全滿足我正當的願望，但牠總不能完全阻礙我的意志。」她出勁力去拔給羅大雷執着的持刀手，拔脫了，便把刀尖向不致受重傷的部分——即胸膛上近左肩的那部分——刺了一刀，當場落地，如同發了暈似的。看見這意外，里奧尼拉和羅大雷十分驚訝，不知是一回什末事，當看見克美拉倒在地上，渾身沾着她自己的血水時，尤其驚惶。羅大雷慌慌亂亂地喘着氣跑去取出刀子，但見傷勢輕微，他起的驚恐也就消滅了，於是又讚嘆美麗的克美拉的智慧和精明，偉大的才略。他現在開始演他的角色，對克美拉的身體，淒慘地哀悼了許久，當她是死了一樣，毒辣地咒罵他自己，甚至咒罵害他到這田地的那禍首，知道他的朋友在竊聽着他，他便說一種

話，使聞者雖知克美拉真的死了，也要更憐恤他的，里奧尼拉抱她起來，放在牀上，求羅大雷去找個什末人暗中治克美拉的傷。她又請問他，萬一安西摩在她未復原之前歸來，該如何對答他。他說他們什末話都可以隨便答；他現在還不能指示什末值得遵行的辦法；他吩咐她想法止她的血；至於他自己，他想到永生不爲人所見的地方去。於是他露出悲傷憂愁的神色，走出屋外，但見單他自己一人，沒有人看見他時，就不斷地在胸臆前劃十字祝福，讚美克美拉的妙計，里奧尼拉合乎拍節的扮演，他想安西摩必然深信他的妻子是第二波西亞（*Phoebe*），而急切地想和他相會，以便共同慶幸這個救驅和假得最妙的真寶。

里奧尼拉遵命止她奶奶適足以文飾她的計策的血，用一點酒洗傷口，用布帶包好；一邊打理她，一邊說足以使安西摩相信克美拉是貞操之肖像的話。除里奧尼拉說的，克美拉加上別的話，罵她自家是靈魂卑劣的懦弱者，在她最需要決心的時候，她竟沒有決心來結果她如此恨的生命。她請教她的侍女，她該不該把事情告訴她親愛的丈夫。里奧尼拉勸她不要說，說了，他一定要報羅大雷的仇，報仇就不免要受絕大的危險。一個好婦人須要避開使丈夫陷入是非之場的一切事端，要以她的全力來防阻這一切。克美拉答道她很以爲她的見解爲然，定要照行；不過，關於安西摩，一定會看見的傷口，她們總要想個什末話去對答他。里奧尼拉答道：「奶奶，你不用擔心，在今朝和明朝之間，我會想應對他的話。傷口既在那兒，也許有不給他看見的希望，而天也許高興來相助我們正當與高尚的心願呢。放定心，好奶奶，極力鎮靜你的心神吧，我的老爺歸來，方不致見你如此不安。你把一切交託我，和交託時常相助正當的願望的上天吧。」

安西摩此時極其留心地看和聽她榮譽之死的悲劇的表演，劇中的演員，表演得極其奇異和動情，好像變了所扮的人物似的，他渴望夜晚和出屋外的機會，去見他親愛的朋友，好與他慶祝完全試出他妻子的德性時所發見的如此寶貴的珠寶。她倆特地給他以走出的機會，他就把來利用，立地去找羅大雷，見了他時，他給他的擁抱，他表示的滿意，他給克美拉的稱讚，簡直無敘述的可能。羅大雷見他如此，卻不能表出絲毫歡喜的神氣，因不能不想到他的朋友是如何的欺騙，他對他是如何地不忠。安西摩雖看見羅大雷不表示什末快

樂，但以爲是因克美拉受了傷，而他是禍端的緣故。所以除了別的話之外，他叫他不要爲克美拉難過，她的僕女和她既然商定不讓他看見那傷口，那末傷口一定輕微，既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事，他就盼望他和她一起慶祝與作樂，因爲他蒙他的精明和他的手段，登到幸福的頂點了；至於他自己，他說要寫詩歌讚美克美拉使後代人永遠記得她，以作消遣與娛樂。羅大雷稱贊他的主意，說他也要助一臂之力，來完成這樣明輝的建築物。於是安西摩就成爲世界上受人騙得最心滿意足的人了。他牽了他的工具回家，以爲牠是令他光榮，不知是令他的名譽毀壞的。克美拉裝出羞恥的神色，而心頭卻很喜悅地來迎接羅大雷。這欺騙持續了好些時，終於在數月之後，運命就轉動她的輪子，掩得如此巧妙的罪惡就發露出來，唐突的好奇心便要了可憐的安西摩的命。

第三十五章

唐突的好奇心——小說的收尾：唐吉訶德與酒囊可怖的戰事。

還剩下一些小說沒有讀完時，山曹從唐吉訶德在那兒躺的房中驚慌地奔出來叫道：『列位，快跑去幫助我的主人，他在那兒打我的眼從所未見的最可怖的仗了。他像『上帝救我』這個事實一樣確實地把公主的敵人——即巨怪——的頭一砍，就把頭從肩上新脫，像萊菔一樣哩。』牧師就把小說之剩餘部分放開，說道：『你說什末，老兄！你的腦子清醒嗎？巨怪在兩千哩遠，那末遠何得有這鬼事？』那刻，他們聽見房中的喧嘩，唐吉訶德大聲叫道：『莫走，膽小的賊強盜，光棍，你來吧，你的彎月刀將見其無用了。』接着似乎朝着牆上擊了幾次。山曹說：『不要老在這邊聽吧。進去調停，或幫助我的主人吧。不過這時也不必罷了；不用說，那巨怪一定死了，正在向上帝敘述他以前的糊塗生活了。因我看見鮮血流滿地上，頭砍斷了落在一邊，同大酒囊一樣大哩。』棧主說：『把我吊死，如果不是唐吉訶德，或唐魔鬼擊他牀頭上放着的酒囊，而流出來的酒必然是這老實的傢伙所誤認的血無疑。』說了就走進房中；大家在後跟着，他們看見唐吉訶德的樣子真是世上最奇怪的了。他穿着襯衣，在前長不到大腿，在後短六吋；他的兩腿又長又細，毛叢叢地，穢得駭人；頭上戴着一頂小紅帽子，有些須油痕，是棧主人的，他的左臂上纏着他牀上的氈子——山曹看見了非常憎恨，爲什麼這樣憎恨它，他自己明白的——他右手持着一把劍，他正用牠向四面揮砍，同時說着話，正像和什麼巨怪戰着似的，最妙的是，他的眼睛合着，原來他還在那兒發夢和巨怪作戰，因爲他的思想大過於傾注着他所要冒的『險。』所以就發夢到了米可米看國，和他的敵人打仗了。他以為砍倒了巨怪，把酒囊飲了許多刀，砍得滿房是酒。棧主見這情形，氣死了，向唐吉訶德撲過去，飽他許多老拳，若不是卡地尼與和牧師把他帶開，巨人的戰爭也就完結了。但可憐的騎士還是睡着，直到理髮匠從井裏取來一大桶冷水，朝他的身上潑過去，他才驚

醒過來，但還不甚曉得發生什麼事情。陀羅隄亞看見他的豪傑穿得如此短少單薄，不願進去看他和她的敵人相戰。山曹在四處找尋妖怪的頭找不見，說道：「對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出了這棧裏的一切，都是妖術！前次就在這個地方，我被人打幾拳，卻不知拳頭從那兒來，也看不見人。現在，我親眼看見的砍掉的頭顱又消失了，鮮血卻從身上如泉水似的噴湧出來。」棧主說：「什麼血什麼泉水，上帝及他的聖人們的敵人！你這賊難道看不見血和泉水不過是這些刺破的酒囊和流在房子之四圍的紅酒不成？我希望可能看見刺酒囊的人的靈魂也流在地獄裏！」山曹說：「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找不到頭，我的伯爵便將不幸像驢在水裏一般溶化了。」山曹雖然醒着，卻比他睡着的主人更狂，他給他所允諾的話迷醉到如此田地了。棧主見隨從的愚笨和騎士的惡作劇，不能忍氣了，發誓說不許他們像前次一樣不交錢就走，此次騎士法規是不能免他們的費，甚至破酒囊的修補費了。

牧師握唐吉訶德的兩手，唐吉訶德以為打完了仗，立在米可米看娜女王之前，便跪在牧師的前面，說：「尊貴的美麗的女士，從今以後，大人可以安靜地過活了，因為那惡徒不能傷害你了；我也從今以後，不受我給你的允諾所束縛着了，因為蒙最尊貴的上帝的幫助，和我靠她來生活與呼吸的人的恩惠，我已這樣順利地踐行它了。」山曹聽了，說：「我不是對你們說過嗎？所以，我不是辭了，看是不是我主人把巨怪打成了肉醬牛來了；我的伯爵是穩定了。」誰禁得住不笑？主僕二人的荒謬，大家大笑，只棧主咒罵自己碰了魔鬼。往後，牧師、卡地尼奧、理髮匠費了好大氣力，把唐吉訶德拖到牀上，唐吉訶德就昏昏入睡，可見是疲倦極了。大家讓他睡着，出到棧門前，安慰山曹找不到巨怪的頭，可是不容易平棧主的氣，他爲着酒囊之被謀殺，簡直怒得要發狂了。棧主婆也大發牢騷，說：「在不幸的時間，在不吉的時辰，來了這個騎使，我的眼睛一向沒有見他就好咧！他損害我大多了；前回他在這兒的時候，他自己，他僕人，他馬和他驢等的晚飯，牀舖，草稈，大麥等的費用，他大概不交便走了；他說他是騎俠，是冒險家——天罰他和世上一切的騎俠和冒險家——所以無交什麼費的義務，因在騎士的條例上，是這樣註明着的，現在，又爲着他的事來了別的這個先生，拿去我的尾壞到不堪的

交回我，毛通通脫掉，使我的丈夫再不能用牠了。末了，又刺破我的酒囊，倒出我的酒！可惜不能看他的血也這樣倒出來！不過，請他不要逃！我憑我父親的骨頭和我母親的靈魂發誓：他們必須不欠厘絲地交棧錢；不然，我不叫做我原來的名字，也不是我父親的女兒。」棧主婆說這話以及其他的話，很是生氣，忠實的瑪利陀尼婢女附和，女兒不作聲，時時輕笑。牧師平他們的氣，答應會盡他的能力賠償酒囊和酒，尤其是他們如此重視的尾的損失。陀羅隄亞安慰山曹，說他的老爺若真是砍脫巨怪的頭，她一定可以在她安於她的君位的時候，賜他以在她領土內的最好的伯爵位置。山曹遂很放心，叫女王相信他確曾見那巨怪的頭，可靠的證明就是他鬚鬚直拖到他的腰帶上，所以找不見的緣故，是因那屋子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妖氣的，像他前一回住在那兒所經驗的一般。陀羅隄亞說，她相信這是實在，叫他不要擔心，一切都將順遂而如他的心願。現在什麼事都平定了，牧師就想繼續讀小說剩餘的部分，因為所餘已經不多了；卡地尼奧、陀羅隄亞，其餘的人也請他讀；他很高興來取悅大家和自己，就繼續念下面的故事：

於是安西摩因滿意於他妻子的貞節，過着安適而快樂的生活。克美拉有心對羅大雷露出羞恥的樣子，使安西摩以為她怨恨他，不是愛他。羅大雷為使事情更加穩當起見，求安西摩免他再來他屋裏，因為克美拉看見了他時，顯然很不自在。但迷惑的安西摩不贊同；他就這樣的以成千的方式織造他自己的恥辱，同時卻以為是織造他自己的快樂。至於里奧尼拉，她極喜歡這樣自由地戀愛，遂致不顧一切，盡情地放肆起來，自恃她的夫人會隱藏着，甚至會供給她以最利便的機緣。

後來，在一天晚上，安西摩看見一個什麼人踱入里奧尼拉的房裏，想進去看看是誰時，門就關了，不讓他進去，使他愈想進去；他就用勁力，把門忽的一聲推開了；他一進去，便見一個人從窗口跳落街上；想急急上前去捉他，或看他他是誰，但都不成功；因為里奧尼拉緊緊地抱住他，說道：『親愛的先生，請平靜些，莫如此慌張吧；跳出的人，不好追他，他是我的人，一句總言，他是我丈夫。』安西摩不信里奧尼拉的話，氣得盲目起來，抽出刀子，想去刺她，說她如果不把全盤的事告訴他，他便要殺死她。她很害怕，不知自己說些什麼話，說：『先生，莫殺』

我，我就告訴你一件你想不到的更重要的事情。」安西摩說：「你快說，不然，你便是死婦人。」里奧尼拉說：「現時是不能說，我是如此的驚慌，等到明日早上吧，那時我會告訴一件令你驚訝的事。不過在現時，你須相信，跳出窗外的人，是城中的青年，曾經給我結婚的應諾的。」安西摩這才漸漸平靜下來，以為等她所指定的時間也未嘗不好，夢想不到會聽見德性使他如此滿意與信靠的克美拉的壞事。他離房子，把里奧尼拉關進房中，說她不許出房，要等到她要對他說的話告訴了他為止。他選直到克美拉那邊去，把她的侍女的事一一告訴她，也向她說她怎樣答應了告訴他一件非常緊要的事。克美拉的心驚惑與否，不必說；她深信里奧尼拉定想把她所知的她的不忠行逕告訴安西摩，所以恐怖得沒有等看她的猜測之虛實的勇氣了。當晚，見安西摩睡着覺，就將一切最好的珠寶和一些錢帶到在身邊，不讓一人知道，離開家到羅大雷家去。她將經過情形告訴他，叫他帶她到一些安全的地方，或同她走到他們可以避開安西摩去過平靜生活的所在去。克美拉把羅大雷弄得心神昏亂，他不知如何答她，更想不出什麼辦法來。末後，他主張攜她到他的姊妹在那兒做住持的尼姑庵去；克美拉說好，羅大雷便以事機上所需要的快捷，帶她到那處去；安置她在庵中之後，他也不告知任何人，就立刻離城。

天明時，安西摩不知道到他的妻子走了，因為急於要聽里奧尼拉將告訴他的話，就起來去他關住里奧尼拉的房子。他打開門進去，卻不見里奧尼拉，只見被單縛在窗上，她顯然是緣着此被單溜下逃走了。他就充滿着憂慮地立即退回，打算把這事告訴克美拉；在她的牀上及屋子四處找她，找不見她時，他吃了一驚。他問他的下人，但也沒有人給他什麼消息。適逢其會，當她在在找克美拉時，他見她的櫃子開放着，多數的珍寶都不見了；這使他第一次懷疑他的不幸，而里奧尼拉不是他禍害的原因。他就這麼衣裳不整，滿懷抑鬱，走去告訴他的摯友以他的禍患，但又找不到他，他的僕人又說主人那晚把一切錢財攜在身上走了，丟剩一個冷清的屋子。他不知想什麼，說什麼，作什麼為好，他的精神漸漸地昏迷起來。他想了一想，才感覺自己沒有妻子，沒有朋友，沒有僕人，見棄於覆着他的天，尤其是失去了他的榮譽了；因為失了克美拉，他就看見自己的滅亡。

他思忖一會就決定去他朋友的鄉舍，即是往時給人以做不幸事的機會時曾來過的。他鎖了屋門，上了馬，心神抑鬱地啓程，走不到一半路途，就擋不住心情的悽慘，只好下馬，把牠繫在樹上；他自己在樹腳邊躺下身來，透了許多悲哀苦悶的氣，在那邊停當到差不多入夜時分。大約那時候，他見一個人騎着馬從城裏出來，和他招呼之後，就問他福羅連斯有什麼消息。市民答道：『是近數日來所聽最奇怪的事。大家說，昨天晚上安西摩富豪的好友羅大雷，住在聖約翰的，帶同安西摩的妻克美拉，安西摩本人也失蹤了。這些事是克美拉的侍女說出來的；她在晚上從安西摩家的窗口上的被單溜下來時，被市長捉住了。總之，我不知道詳情，我只知全城覺得這事非常奇怪，誰也不會想到有這麼一回事的，因為他們兩人間的感情極好，甚至有『兩朋友』的名號了。』安西摩說：『可知道羅大雷和克美拉走到那一向？』市民說：『不知道，雖然市長下令嚴找他們。』安西摩說：『上帝庇佑你。』市民說：『也庇佑你。』便走他的路去了。

這駭人的消息，不特把安西摩的智性消滅了，就是他的生命也差不多把它消滅了。他用盡氣力站起身來，走到他的朋友家，他朋友還不知他的不幸，不過見他蒼白無神，無力地走進來，斷定他是遭了一場深重的災禍。安西摩求他逕直引他入房，借他紙筆和墨水，他們這樣做了，就讓他一人留在牀上，把門閉了，遵行他的吩咐。獨自一人時，他就在那兒發愁，甚至感覺他的末期不遠了，就打算留一張字兒，述他奇怪的死的情因。但未寫完他要寫的話之前，他就斷氣，把生命交給他唐突的好奇心所惹起的『悲哀』了。屋的主人，見時候不早，安西摩又不叫他，便進他房裏，看他的苦悶是不是加深起來，見他面向下，一半的身子，在牀上，一半的身子，依在桌上，有一張他寫有字的紙放着，手還持着筆。他的朋友先叫了他一聲，就上前來摩他的手，見他不答他，身子冷冷地，知道他死了。他十分驚異與慌亂，叫他家人來看安西摩所遭遇的悲慘變故。接着，他讀那紙上的字，知道是安西摩親手寫的，只見內容如下：

——安西摩的短札——

『是愚蠢和唐突的心願結果了我的生命。如果我死的消息達到克美拉的耳際，她就必須知道我是原

諒她的；她不是有顯神通的義務，我也沒有叫她做的必需；既然我是造成我自己的羞恥的人，那就不該……」

安西摩只寫到這地方；似乎是沒有寫完這一句就沒命了。第二日，他的朋友把他的死耗通告他的親屬。親屬已經知道他的不幸，和克美拉之退隱尼庵；她在那兒，也差不多要在那不可免的路途上伴着他的丈夫了，不是爲着他的去世，卻是爲着他的愛人離她而去了。聞說，她雖然是寡婦，卻不願離開尼姑庵，也不願做尼姑；可是過不多天，傳來一個消息，說是羅大雷在羅特力麥歌 (Monsieurde Laurée) 和哥陀哇的看沙羅赫南特斯大將軍在那不力斯 (Naples) 國境相戰時死了（這就是後悔不及的朋友之歸宿）她就穿了尼姑服，但不久，她的生命也在『愁憂苦悶』的辣手之中了。這是他們各人的結局，源於『粗率暴躁』的結局。

牧師讀完了，說：『我很喜歡這篇小說，但我不能相信這故事，如果是虛構的呢，作者便不對了；我們不能想像的是，世上怎能像安西摩一樣的丈夫，愚蠢到想做那末危險的試驗，這事若發生在一個男子和一個愛人，那還說得過得去；可是，在夫婦之間，那就不可能了。不過，敘述的方法，倒還不錯。』

第三十六章

在客棧中發生的其他意外事情。

小說念完的時候，立在門口的棧主說：『來了一隊的客人，如果他們在這兒打頓，那我們就要唱「樂哉」的歌兒了。』卡地尼奧說：『他們是什麼人？』棧主說：『共四個人，騎着馬，鞍後弓高聳，踏鐙短，作亞拉伯式，拿着長矛和盾牌，面戴黑色假面，除此以外，有一位橫坐在女鞍上的婦人，穿着白衣裳，也是戴着面具，還有兩個年小僕人步行。』牧師說：『他們走近了嗎？』棧主說：『近得在門前了。』陀羅隄亞聽見了，就用面紗遮面孔，卡地尼奧走進唐吉訶德房中，過了一忽，棧主說的人們就走進院子，這四位騎馬的男子，表面看來，是顯貴的人，下了馬，便去扶坐在橫坐鞍上的女士下來，其中一個抱着她，安置她在一張椅子上坐着，這椅子是在卡地尼奧進去的房的門口，她和他們始終不揭下他們的面具，也不出一言，不過女士坐下椅上時，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把她的手臂軟放下來，好像病人，快要暈過去的一樣，步行的僕人牽馬入房，牧師看見這光景，想知道裝束得這樣奇怪，話說得這樣少的人是誰，便去僕人們那兒，問其中一人，其中一人答道：『先生，我真個不能告訴你這些人是誰，我祇能告訴你，他們必然是很顯貴的人，尤其是抱那女士下馬的那一位。我所以說這話，是因為通通的人很敬重他，只做他所命令所指揮的。』牧師問：『那女士是誰？』小僕人說：『我也不知道，因為一路，我都沒有見過她一次的面孔，我真的時時聽她嘆氣，每一呻吟，就令人斷定她是不長命的了。我們只能告訴你這一點，原不足怪，因為我的同伴和我來服侍他們只有兩天，他們在路上遇着我們，請求及勸誘我們跟他們到安達魯西亞去，答應給我們豐富的報酬。』牧師說：『你可曾聽見他們叫他們的名字嗎？』小僕人說：『真的不會，他們在一路上，沉默得令人奇怪，你什麼也聽不見，只聽見感動我們的可憐的女士的嘆聲和泣聲，他們去什麼地方也好，我們總以為是違反她的心願而去的，從她的服裝看來，她必然是尼姑，或是

想去做尼姑的，去做尼姑似較近乎事實。她這樣難過，怕是不願入庵的緣故吧。」牧師說：「也許，」便別了他們，回陀羅隄亞所在的房子去。陀羅隄亞聽見面戴假面的女人之嘆息，爲自然的同情所感動，上前去問她說：「是甚麼事體，親愛的女士！如其是我們女人可相幫的，就請你說；我是甚願盡力來爲你效勞的。」悽慘的女士不答她的話，陀羅隄亞雖再問她，她也仍然默默無言；後來帶假面具的公子，僕人說是最尊貴的那一個，上前來和陀羅隄亞說：「請不要對這婦人表示什麼善意，她的脾氣就是不感激給她的任何效力；除非你要從她口中聽那空言，不然，就不要費心叫她答你的話。」一向不出一言的女士就說：「不然，就是因爲忠實而厭惡僞假與欺詐，我現在才論落到如此不幸的地步；既然是我的真誠使你作如此僞虛不忠的事，我這話你自己就可證明的。」

卡地尼奧和這說話的，離得很近，聽得很清楚，很明白，因爲唐吉訶德的房門在他們的中間；一聽見，他便高聲呼道：「天公！我聽見了什麼話！傳到我耳際來的是什麼人的聲音哪？」女士聞見這呼聲，大吃一驚，回過頭來，看不見是誰發的，便站起身想進去；那公子看見了，便阻她，不許她動一步。因這劇動和突然的站立，她的面具就脫了下來，露出無比的美貌，蒼白可怖，神祕的面孔，轉着眼睛，迫切地向四處張望，似乎瘋了一樣。陀羅隄亞和其餘的人，不知她是什麼事，覺得十分可憐。公子緊捉着她的兩肩，捉着時，不能兼顧將要脫落的面具，面具就落到地上。抱着那女士的陀羅隄亞舉起眼來，見也抱着她的那人原是她的丈夫唐非南陀；一看見是他，便由心之深處嘆出深切悽慘一聲的「呀嚨」，而向後暈倒；好在站在近前的理髮匠忙抱起她，不然就已倒落地上了。牧師立即上前去替她揭開面紗，放水在她面上；面紗一揭，唐非南陀，卽是捉着那個女士的，就認得是她；看見了，就簡直如同死了的人一樣。可是他還不放露仙達，卽那拚命想掙脫的女士；原來她已認得卡地尼奧的呼聲，他也認得了她的聲調。他也聽見陀羅隄亞發暈時發出的嘆聲，以爲發自露仙達，驚惶地奔出房外；第一眼看見的，便是唐非南陀緊抱着露仙達在他懷中。唐非南陀卽刻就認得是卡地尼奧；三個人——露仙達，卡地尼奧，陀羅隄亞——驚詫得目瞪口呆，不知是一回什麼事。他們默默地不說一句話，互相注視着。

陀羅隄亞看唐非南陀唐非南陀，看卡地尼奧，卡地尼奧看露仙達，露仙達看卡地尼奧。但是最先開口的是露仙達，她對唐非南陀這樣說道：「唐非南陀先生，爲着你的身份放了我吧——你是不肯爲着別的什麼來放開我的。讓我依附在那牆上吧，我是那牆的常春藤，讓我依附在那柱石上吧，那柱石是你的苦求你的惆悵，你的應許，你的饋贈所不能把我和它分隔的。看，蒼天如何用特別的，非常的方法把我真的丈夫引到我的眼前，你依據高價買來的千種經驗，是已深知，只有一死能把他從我的記憶中拭去的。既然別的一切辦法都徒然了，那就讓這坦白的宣言把你的愛情化成忿怒，把你的善意化成仇恨，由此了結了我的生命吧，因爲在我親愛的丈夫前面死了，我也死得有幸福；我的死也許可使他相信，我對他的忠心是直到我生命的末期的。」

陀羅隄亞早經醒了，曾聽露仙達所說的一切話，由此知道她是誰人，但見唐非南陀還把她抱在懷中，不肯放手，也不說什麼答覆她，她就鼓起力氣，站起身來，走到他的腳邊跪下，湧出許多可愛可憐的眼淚，這樣說道：

「我親愛的良人，要是現在暗晦在你的懷中的那太陽，還沒有照眩或照盲你的眼睛，你就應該看得見俯伏在你腳邊的人，是薄命的——你還要使她如此的話——不幸的陀羅隄亞。我是你懷着好心或善意，屈尊賜以「稱你作良人」之光榮的鄉女。在先我是束身在貞潔的範圍內，過着快意的生活，後來把「檢束」的門打開，領受你苦求的聲音和貌似誠摯的熱情，把自由之鑰匙交付給你，結果，卻得到惡劣的報酬——弄成這樣田地，而看你這個樣子。然而，你莫以爲我來此地，是有什麼不正當的動機，實在不過是爲了給你所丟棄而來發洩我的苦悶而已。估據我是你以前的本願，現在你雖然不願意，但你今不能不是我的人兒了。試想我的良人，我對你所懷無比的愛情，是可以同使你棄我的人的美貌和尊貴相平衡的。你不能做美麗的露仙達的人兒，因爲你是我的，她也不能做你的人兒，因爲她是卡地尼奧的。只要你想明白，便可知道，抑制你的心去愛崇拜你的人，是易過強迫恨惡你的人去愛你。你會祈求我的冷淡，你會哀求我的貞德，你不是不知我的

處境，你很明白，我怎樣的完全順從你的意志；你直無虛偽欺詐的餘地，事實上既是如此，而你又既是一位斯文人兼基督教徒，那你爲什麼用這許多曲折來攔我不使我終於幸福，像先時對我一樣，如果你不認我爲你真實的、合法的妻子，至少認我爲你的奴婢吧；祇要能够在你的權力之下，我就見自己是有福有幸的一個人了。不要棄掉我，捨去我，給世人以責罵我污辱我的機會呀，不要使我老年的父母苦惱吧。他們做你父母的臣僕，忠心不變地奉職，不該得如此惡劣的酬報的。你如果怕你的血統會因與我的相混而變賤變污了，那你就得想一想：世上的名門世家，極少「或簡直沒有」不是走同一的路的；而在女人方面，對於尊貴的家世是不重要的；二來，真實的尊貴在乎美德，如果你丟掉這麼對我應盡的義務，而失去你的美德，那我的身份便比你尊貴了。總之，先生，我只有這幾句話，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我都是你的妻子；如果你是為了具有令你看得低的那東西而看重你自己，則你該是不騙人的話，可以作證；你的筆跡可以作證；你請來親聽我所答應的話的天可以作證，即使這一切都無用時，你的良心也必然在你作藥的當中，揚聲辯明我對你所說的道理，擾亂你最大的快樂。」

悲慘的陀羅隄亞動情地、眼淚漣漣地，說了這許多及其他道理；和唐非南陀一塊兒來的及在場的一切人爲之洒同情之淚。唐非南陀聽着她的話，不響一聲。她說完了話，就開首頻頻的嘆息，嗚咽；這樣悲傷的表示尙不能軟化的心腸，那必然是銅造的了。露仙達凝視着她，哀憐她的患難，讚嘆她的才智與美貌，她想去想法安慰她，可是給唐非南陀緊抱着，不能動足。唐非南陀很迷惑和詫異，眼釘着陀羅隄亞好久，便張開兩臂，放脫露仙達說：「你勝利了，美麗的陀羅隄亞，你勝利了，聯合而成的這許多真理，是不能反駁與否認的。」

露仙達因沒有氣力，當唐非南陀放了她，便倒下；但是使唐非南陀不認得站在他後頭的卡地尼奧，鼓起勇氣，冒一切險，跑上去扶起她；把她抱在懷中，就這麼說：「我親愛的，誠摯的，忠心的愛人，如果仁慈的天要你息一息氣，那我相信，你找不到比現在偎着你的胸懷更爲平安的所在，當命運許可我稱你做「我的兒」的時候，這兩臂是會抱過你的。」露仙達聽了這話，把視線注在卡地尼奧，初則憑他的聲音認得是他，現

在憑他的容貌證實是他了；於是便好像瘋人一般，不顧禮貌與觀瞻，抱着他的頸子，把面靠貼在他的面上，對他說：『我親愛的卡地尼奧！處境縱使還要艱險，繫於你的生命的我的生命縱使發生如何大的危險，你呀，你都是你這奴婢的眞主人。』

這在唐非南陀和奇異於這樣的意外的人們，是一個特異的景象。陀羅隄亞彷彿見唐非南陀變了神色，似乎想復卡地尼奧的仇，看見他想取出刀子。她一看見，便奔去抱着他的膝頭，吻着，把他抱得不能彈動；於是不斷地流淚，向他說道：『我唯一的避難所，你想在這意想不到的情事，中幹什麼？你有你的妻在你腳下，你要據爲己有的，是在她丈夫的懷中。你須想上帝所做的，要把牠取消，這是對不對，能不能？她輕視一切的困難和危險，堅持她的眞摯和忠心，在你前面用愛情之淚沾濕她眞情人的面孔與胸膛，而你卻要舉她爲你的情侶，這是適合不適合？爲着上帝，爲着你自己的品德，我祇望你對這明著的道理不特不更加生氣，而且安靜下來，不加任何阻礙，讓這兩位愛人在上天所派定的全部時間，平安地在一塊生活；表示你高超的精神的慷慨，令大家知道你的理性戰勝你的感情。』

當她說這些話時，卡地尼奧雖抱着露仙達，卻注視着唐非南陀，如果他有什麼舉動，他就決意去抵抗，而且拚命去攻擊，幫他的手的一班人們，不管自己的性命。但唐非南陀的友人，牧師，理髮匠，當其時在場的，山曹也在內，都奔來圍着唐非南陀，請他體貼陀羅隄亞的淚，他們以爲她的話沒有一句不是實在的，請求他莫令她的合理的希望受着磨折；他們叫他想想，大家能在這夢也夢不到的地方相會，似是偶然，卻是有天意在。牧師提醒他說，只有一死能把他倆分離，縱令被刀鋒砍散，他們也要視死爲最大的幸福的；他說事到無可挽救之時，如果是有最高智力的人，必然節制壓抑自己，表示他度量之宏大，心甘意願地讓那一雙兒享受天賜於他們的幸福；他又叫他轉頭看看陀羅隄亞的美麗，能比得過她的，沒有幾個，或甚至沒有，更不用說蓋過她了；此外他還要着眼到她的謙遜，和她對他極深的愛情；他說，他尤其要想清楚，如果他自命爲上流人及基督教徒，他便只有實行他答應過她的話，這樣，就會使上帝喜悅，也做了在一切聰明人眼中所視爲合理的事；聰明

人所明知的是，是『美麗』，只要伴隨着『貞操』，即使是存在於卑下的臣民身上，也有特權登上去與任何的『尊貴』並立，同時並不貶抑了提拔它使它和自己相齊者。行動如果無罪，實行肉慾的強大的命令，並無不對之處。總之，在這上面，他們再加上許有力的理由，結果，爲尊貴的血所滋養的唐非南陀，終於軟化了，讓他想抵抗也不能抵抗的真理戰勝了他自己。他投降屈服的表示，便是俯下身去抱陀羅隄亞，向她說：『起身，親愛的姑娘，我靈魂上的愛人跪在我的腳下，這是不對的。前時我所以沒有證實我所說的話，也許是因爲天意要使我發見你愛我的堅貞，而由此可知如何去依你的美德來看重你。我求你的是，不要責備我從前不仁的行爲，和對你十二分的冷淡；因爲正是使我想得你作我的人兒的那個東西，使我不願作你的人兒。我把這話的道理拿給你看看吧：你回頭看看現在滿意的露仙達的眼睛，就可從牠們看見我一切過錯的剖白了。但，既然她所願望的，她已經得到手了，而我最需要的，我也盡數得到了，那就希望她和卡地尼奧過許多快樂的年辰吧。我求天佑我和我的陀羅隄亞也如此過活。』說着他又抱她，把面按在她的面上，滿懷悲感，好容易忍住眼淚，怕露出他的『愛情』和『痛悔』的顯明的記號來。但是露仙達，卡地尼奧，大多數的人，卻不然，爲着自己，或爲着他人，流了許多眼淚，令人以爲他們都遭了什麼淒慘的大禍。連山曹也哭了，不過依他後來所說，他所以哭不過是因爲見陀羅隄亞不是他所想像的米可米看娜女王，會給他以許多恩惠的。

悲泣和詫異聯合地持續了好長時間，卡地尼奧和露仙達就去跪着敬謝唐非南陀，使唐非南陀不知答什麼話爲好，他就扶他們起來，很溫雅很親密地抱他們。以後他問陀羅隄亞怎樣來到離家如此遠的地方，她就告訴卡地尼奧的講了一個大概，唐非南陀及其同伴惋惜她的故事講得太短，因她講她的不幸講得很好，講完，唐非南陀就講在露仙達懷中拾得說她是不能作他妻子的那封信後他在城中的遭遇，他說他很想殺死她，不是她父母阻擋着，他當然做了；他於是生氣地，羞恥地，離了屋，決意在便利的時候再來報仇。第二天，他聞說露仙達秘密離開她父親家，任何人都不知她的去向；結果，數月之後，他就知道她在庵裏，想終身住在那兒，直至能和卡地尼奧一起度日；他得了這消息之後，即刻邀請那三位先生作伴，到她所在的地方；不過不

向她說話，恐怕知道了他的到來，人們就加緊守衛。廡；等到有一天廡門開放的時候，他便放二人守門，他自己同其餘的進去找露仙達，見她正在和一位尼姑在廡院中談話；在她未及防備之前，他們把他帶到一個村中，在這村中準備了帶跑她所需要的一切；廡子在野地裏，離鎮甚遠，所以行事十分安妥。他又說，露仙達知己在他的權力下，便暈過來；她醒時，只是泣哭，嘆氣，不說一句話；他們就那樣地帶着沉默和眼淚到了那客棧，在他看來，是到了世俗的一切不幸都告結束的天堂。

第三十七章

有名的米可米看娜公主的歷史之續，以及他種趣事。

山曹聽了這些話，好不痛心，因為他伯爵的希望消滅為輕煙了，美麗的米可米看娜女士變為陀羅隄亞，巨怪變為唐非南陀了；同時，他的主人還是大夢沉沉，對此種種事變尙毫無所知，陀羅隄亞不能斷定她所得的幸福是否為夢，卡地尼奧也懷疑着，露仙達不知如何想好。唐非南陀感謝天恩引他從險些失去榮名與靈魂的迷路中出來。總之，在客棧的一切人，對這樣紛亂的、絕望的事的圓滿結果，都感覺愉快。牧師高明地處理一切事體，祝賀各人份中所得的幸福。不過最喜歡最快樂的，還是棧主婆，因卡地尼奧和牧師答應賠償唐吉訶德所破壞所損失的一切。只有山曹一人，我們說過是悲傷、不幸、憂郁的人了。他滿面愁容地走進他的主人的房裏，那時他主人已醒了，就對他的主人說：『愁面騎俠先生，你不必費心去殺什麼巨怪，或替女王恢復她的疆土，可以安然暢睡；一切都已經弄清楚了，做完了。』唐吉訶德說：『我十分相信這話；我和一巨怪起的那場戰爭，怕是在我一生最古怪最可怖的了；我將橫刀一揮，便把他的頭砍落地上；從頭上湧出來的血，流在地上，好像水一樣哩。』山曹說：『先生不如說，『好像紅酒一樣。』如果還不知道，我告訴你；那死的巨怪是被刺的酒囊，血是裝在囊肚裏的十八斗的紅酒，斬脫的頭是生我的淫婦。鬼把一切奪了去吧！』唐吉訶德答：『你說什麼話？你的腦子清醒嗎？』山曹說：『請先生起來，就看得見你做了什麼好玩的事和我們要吃的虧；就明白女王怎樣變成一位白身的姑娘，叫陀羅隄亞和其他事體，只要想明白就會使你大吃一驚的。』唐吉訶德答：『這一切我並不覺得怎樣可怪，不知你可還記得，我們前次來此地時，我曾告訴你，這地方的一切事情都是因由妖術而變化的；而現在會如此，當然是不足怪啦。』山曹說：『如果我放在毯中被拋的事，是屬於這種性質的，我就相信你的話；但那是實實在在的；我那時看見今日在此地的棧主持着鬚角，很靈捷地用力拋我』

到天上而大笑。凡是我們認得人的時候，以我一個愚人和罪人的意見看來，是全無妖術，只有許多苛刻，許多不幸。」唐吉訶德說：「也吧，上帝有辦法，我的衣服拿來，我看是什麼事故，什麼變化，如你所說的。」

山曹把他衣服遞給他；他穿衣服時，牧師告訴唐非南陀及其餘的人以他的發狂，和帶他離開他以為因受他的姑娘的輕蔑而流到那兒去的不毛山所用計策；他也以差不多山曹說的一切告訴他們，他們聽了大笑，覺得很奇怪，像別的每一個人一樣，以為這是進迷亂的腦筋中的最特別的法子了。卡地尼與答應幫助主張露仙的幸福，既不容她繼續行他們的原計劃，就要想出帶他回村中的別的法子了。卡地尼與答應幫助主張露仙達來扮陀羅隄亞，唐非南陀說：「不該如此，我要陀羅隄亞再扮下去。這可憐的先生的鄉村，若離此不遠，我很樂意出力治他的病的。」牧師說：「不過兩日路程。」他答：「再遠我也很願意做如此良善的工作的。」

這時，唐吉訶德突然闖出來，是全副武裝，破爛的孟伯利諸頭盔戴在頭上，盾穿在手臂上，一手持木棍或長矛，他的怪樣子把唐非南陀和他的同伴嚇驚不小，尤其使他們恐怕的是他蒼黃瘦削的面孔，七湊八合的戎裝，嚴肅的步伐。他們默默地聽他說什麼話，只見他注視着陀羅隄亞，壯重尊嚴地說：「美麗的女士，我聞我的隨從的報告，說大人消滅了，不見了，從你所本的是的女王，尊貴的女士，變成了白身的姑娘。如果這是你善變法的父王的命令，因為怕我不給你以必需的，應給的助力，則我說他不懂——完全不懂他的業務的一半，不懂騎俠的歷史；要是他曾在閒時細讀及研究牠們，如我一樣，隨時都可發見名望遠不及我的其他騎俠，也會做成更艱險的事業，原來殺一個可憐的巨怪，不怕他是如何的驕橫的，都不算什麼。不止數個點鐘之前，我已和一個巨怪打了一場，結果如何，姑不去說，說起來他們要說我扯謊。可是「時間」是萬事的發現者，當我們萬想不到的時候，牠會宣佈出來。」棧主說：「那是兩個酒囊，不是巨怪。」唐非南陀便叫他要作聲，千萬莫阻他的話，他接下去說：「總之，我說，承繼權被剝奪的尊貴的小姐，如果是爲着方才說的緣故，你的父親變化了你的身形，我就希望你不要管牠，因世上沒有危險能够使我的鋼刀開不出一條路去斬落你的敵人的頭，而把王冠放在你的頭上於數日內的。」

他停了聲，等女王的回言。她知道唐非南陀要她扮下去，扮到他送到他的家中為止；就溫雅而端莊地答他說：『英勇的愁面騎俠，說我改變原形的，無論是何人，都不是對你說實話；因今天的我，同昨天的我是一樣的，誠然不錯，一些有幸的意外，落到我的身上，使我心滿意足，而把我多少變了；可是我仍然是以前的我，要求助於你剛勇無敵的武力的心願，仍同往時無異。所以，親愛的先生，我依藉你素來的仁惠，求你把敬仰和信用交回給生我的父親，視他是有智謀的聰明人；因為他憑他的法術，推究出如此容易如此可靠的辦法來解除我的禍患。我極信不是你，先生，我永遠也不能遇着我現在所享用的福樂。我說的話是實在的，目前的列位先生差不多個個可以證明，剩下的是，我們在明日早上啓程，因今天已經走得太多路啦；至於順利的結果爲我所盼望的，我指歸於天和你的勇敢。』

精明的陀羅隄亞這樣說。唐吉訶德聽了，轉過身，氣忿忿地對山曹說：『山曹，我現在向你說吧，你是西班牙最大的小滑頭。告訴我，盜子，流氓，方才你不是向我說過，這女王變作了名叫「陀羅隄亞」的自身姑娘，而我認爲從巨怪斬下的頭是生你的淫婦，和許多使我有生以來不曾那末疑惑的糊塗話。我立誓（這時望着天，咬着牙齒）我真想滅掉你，把智慧灌進今後在世界上一切扯謊的騎士隨從的腦袋裏呀！』山曹說：『請先生莫生氣，公主的變形，我很容易弄錯；至於巨怪頭，至少，酒囊之被刺，血之爲紅酒，我卻不會弄錯的，這是同上帝的存在一樣是實在的。因爲在生先牀頭的酒皮袋已經刺得爛碎了，而紅酒把房子化成了水池了。如果不然，「煎卵時」就會明白。』我的意思是：在這兒的棧主先生要索損失的賠償之時，你便知道了。至於其餘的呢，我心頭很快樂，女王陛下依仍是女王陛下；因我也會有一份，正如鄰人的小孩一樣。』唐吉訶德說：『山曹，我對你說，你是驢子，原諒我，够了。』唐非南陀說：『够了，不要再說這事了。既然女王陛下說，今天已經太遲，我們要明早啓程，那就照行吧，大家來談談心過這一夜，到明天我們就伴隨唐吉訶德先生，親眼看看，在他擔任的這大事業的進行中，他所從事的素所未聞的壯舉。』唐吉訶德答：『是我來伴隨你，奉侍你；我感謝你對我的善意和敬意，一定竭力去做，不致辜負了你的祈望，而不顧生命的損失，或更大的損失，若有更大』

的話。」

他兩人說了許多恭維語，許多客氣話；可是當時進棧中的一個旅人，將他們的談話打斷了。這旅人，從衣服上看來，似是才從摩爾人們中間來的基督教徒。他穿的是寬大的藍布衣，衣腳短短的，衣袖謹謹到手肘，沒有領子；他的短褲亦是藍布的；戴着同色的小帽；穿着一雙棗色的長袜；一柄土耳其彎刀懸在橫過胸前的搭肩帶上。在他後面不久來了一位婦人，騎着驢，作摩爾裝束，蒙着臉，戴金色花緞頭巾，從肩到足裹着斗篷。男人魁梧而俊秀，年紀四十餘些，膚色棕紅，長長的鬍子，美麗的髮總之，他的衣服若果係講究的，那他的樣子便表明他是上流的人士。進來，他問有無房子，聽得棧中沒有房子餘剩，彷彿很失望；他於是走去把由裝束上看上去似乎摩爾人的女子扶下來。露仙達，陀羅隄亞，棧主婆，她女兒，瑪利陀尼，圍着摩爾女士，看她新奇的服式，是一向沒有見過的。陀羅隄亞是懇懇的，慈心的，精明的女子，見她和攜她來的人得不到房子，很表同情，便對她說：「女士，對於適宜的供奉的缺乏，不用難過，這本來是客棧通常的缺點；但如果你喜歡和我們（指露仙達）共住，也許將得到比在你的路程中得到的更加惡劣的招待吧。」蒙面的女士不答她，只站起身，把兩手交放在胸前，點頭，躬身，表示感激；她們從她的沉默，斷她一定是摩爾人，不會說西班牙話。

以前做着別的什麼事的她同伴，在這時進來，見她們圍着與他同來的女人，而她們任憑說什麼話，她老是沉默着，就說：「列位女士，這位年輕女子完全不懂我們的語言，別的語言她也不懂，懂得的只是她自己的國語；所以你們問她什麼，她都不會回答。」露仙達答：「並未問她別的什麼，只不過問她肯不肯這晚同我們住在一塊，與我們共宿一房，以棧中所具備的一切，和一切的旅人所需要與應受的懇懇，來招待她，尤其是因為她是和我們同性。」旅人答道：「親愛的女士，我爲了她和我自己吻你的手，應該珍貴你對我們表示的原意；在如今這種情形，又是出於像你這樣的人，這番原意，尤其顯出其偉大。」陀羅隄亞說：「請問這位是基督教徒或是摩爾人，她的服式及她的沉默，令我們疑她是我們所不願她的人。」旅人說：「在裝束和肉體上，她是摩爾人，不過在靈魂上，她卻很是一個基督教徒，因為極想做它。」露仙達說：「那末，她沒有受過洗禮。」

吧？」旅人說：『自從她離開她的原鄉亞爾琪斯（Alger）以來，還沒時候，也沒發生任何的生命危險，使她必須在未學習我們聖母（即教會）所命令的一切禮節之前受洗，不過，如果上帝高興之時，我就希望她早日用與她的身份相當的儀式受洗禮，她的身份是超過她的或我的衣服所顯示出來的。』

這話使所有聽他的人想探知那摩爾人和旅人是誰，但她們不肯當時就問他們，因在那時候，與其究竟他們的生活，不如讓他們休息才是。陀羅隄亞牽她的手，引她坐在她身旁，叫她揭下面紗，她看旅人，似乎問她，她們說什麼話，她該怎樣做。他講亞拉伯話告訴她，說她們叫她揭開面紗，他自己也望她揭開。她聽旅人的話，露出美麗無比的臉孔，陀羅隄亞以為她美過露仙達，露仙達以為她美過陀羅隄亞，旁的人都想，如有那人的美麗比得過她倆的，那人必然是摩爾人的，而有些人甚至感覺她的某處蓋過她們。為的是美人有調和人的心，吸引人的意的特權及勢力，所以他們就來慰勞與招待美麗的摩爾人。唐非南陀問旅人她是什麼名字。他答道：『里拉曹來達』（Lela Zoroïda）』她一聞見，就明白他們說的什麼，連忙悲傷地，生氣地說：『不是「曹來達」，「瑪利亞」，「瑪利亞」，告訴他們她的名是「瑪利亞」，不是「曹來達」。』這話和說此話時倏切的神態，催出聽者不止一滴眼淚，尤其對於天生溫柔慈悲的女子們。露仙達親密地抱着她說：『是，是「瑪利亞」，「瑪利亞」，「摩爾女士答她道：『是，是「瑪利亞」，「曹來達」，「馬看琪」（即是說不是「曹來達」）』

這時是下午四點鐘，棧主得唐非南陀諸人之吩咐，盡力為他們備辦最好點心。點心備好時，大家坐在一張像大廳中用的長桌，因全棧沒有圓的，也沒方的，他們把上首的主席讓給唐吉訶德，不過他極力辭卻謝絕；因他是女王的戰士，他就叫她坐在他的身邊，露仙達和曹來達於是坐下，對面是坐着唐非南陀和卡地尼奧，於是那旅人和其餘的先生們，女士們的旁側坐着牧師和理髮匠。他們就這樣快快活活地宴飲，更加增他們的歡樂的是唐吉訶德動起他以前和牧人共膳時令他說了許多話的高興，不吃東西，如此說：——

『各位先生！就騎士職業的人們，深想起來的的確確是看過許多意想不到的大事，如果什麼人以為不

然，我就要問他，什麼人走進這堡壘的大門，看見我們這般坐着，能夠決斷或能够相信我們實在是什麼人呢？誰人能說坐在我側旁的這姑娘，是偉大的女王，我們大家所深知的，而我便是愁面騎俠在外邊被人口口相傳的。所以這種技藝與業務，不消說是勝過智力所創造的一切的；尤可貴者是，比別種業務更危險，更艱難，說文勝過武的人是胡塗蟲！無論他們是什麼人。我都說他們簡直不知所云。他們普通所主張所最着重的理由，便是精神勞動勝過肉體勞動，而運用武器，只需肉體而已；似乎，這是挑夫的工作，什麼也不需要，只要有氣方便得了；又似乎，我們從事者所謂騎士事業的這東西，是不包含勇毅不屈的行動，（這行動是需要極好的才智以爲輔助的；）又似乎，領帶大軍或死守被圍的城的戰士們，他們的心靈不是同身體一般勞動着。不然，我們試看他如何單靠體力去探悉敵人的計謀，籌劃戰略，戰勝艱難，防阻危急；這一切，都是心力上的行動，肉體全然沒有參與的。武既然要用到心和文，那我們就更進一層，看是學者，還是戰士，更費心。這問題，可依兩方的究竟與目的來解決，因爲有最高尚的目標作對象的宗旨是最可貴的。說到文的究竟及目的——我現在不是說神學的文，這種文是以提拔及引導靈魂升天爲宗旨，像這樣無窮盡的目的，是沒有別的目的可和它相比的——我說的是世俗的文，牠的究竟是建立着分配的公道，把各人份中的東西給與各人，且使人遵守良好的規條；這目的，自然是最卓越，最高貴，最可讚美的；但到底還不及干戈的，因牠的目標和究竟是和平，而和平是人們在這一生當中所最祈望的福樂。所以世界與人類接到的第一次好消息，便是在即是我們的日間的那晚間天使所傳來的，那時，天使在雲中唱着：「祝天上的上帝光榮，祝地上的善人平安。」那天上人間最大的師長也教門徒們，當他們進什麼人家中時要說「合家平安」的招呼語；他在別的許多時候亦對他們說：「我以平安給你們，我以平安留給你們，大家平安。」此乃這樣的人物所賜所造的寶貝與禮物；沒有它，天上以及地上，都不能有完全的幸福的，這平安就是戰爭的目的——戰爭不過是干戈的別名。既承認戰爭的目的是平安，而在這一方，既承認牠是勝於文之目的，那我們現在就進一步考究到文人以及武人的肉體勞動，看誰更加吃力。」

唐吉訶德以這樣的章法及這樣適宜的言詞，繼續談論，使那時聽見他說話的人們不再把他當作瘋子了。他的聽者多數是紳士們，干戈是他們的附屬品，所以他們反很喜歡聽他的話。他接着說：

『那末我說，學者通常的艱苦是這樣：第一是貧窮；我不是說他們個個如此，不過取其極端的例吧了。我說貧窮的時候，他們怎樣的悲慘可憐就似乎可以不用說了；因貧窮的人是一件好東西都沒有的，他受貧窮所產生各種各樣的痛苦；有時要受飢與受凍，有時要打赤身，有時要同時吃這種種苦頭。可是有得吃時，倒不怎樣壞，不過是比平時遲些，或是吃有錢人的飯頭菜腳，或是——在學者算最慘的——去所謂「討羹湯」吧了。他們自己雖無火爐，還可以去鄰人朋友家裏去取暖，雖不十分溫暖，也至少減低了他們所感極端的寒冷了。末了，他們睡在屋子裏頭，譬如沒有內衣，沒有鞋子，衣服穿脫毛，走運時就大喫一頓……等其他瑣碎事，我不必提了。他們行我所說過的這崎嶇難行的道路，這兒一跌那兒一倒，才立起身，又跌落地上，而達到所期望的地位。達到之後，我們就看見這許多的人，會超過這些 *Syrtes* 這地 *Soyllas* 這地 *Charaydises* 等險灘的，像被「佳運」提拔着似的，浮了起來；——我說，我們就看見他們從一張椅子上命令世界，統治世界；他們的飢餓於是變為成飽足，他們澈骨的寒冷變成舒服的涼快，他們的赤身變成華麗，他們的在草席上的睡眠變成在荷蘭布和花緞之間的休養；這是他們在功德上應得的酬報。但是他們的艱苦和武人對照比較起來，卻遠在後頭了；這，我就可說明。』

第三十八章

唐吉訶德發的文與武的妙論之續。

他繼續說：「既然講及學者時，我們最先講他的貧窮及其種種結果，那我們看看軍人是否更加有錢。我們當可見到：貧窮之化身，也不及軍人那末貧窮；他所依靠的是遲到或永遠不到的寒酸報酬，或冒生命和良心的大險竊來的一些東西。有時他用開口式的野牛皮襖當作裝飾和襯衣，當天氣嚴冷且在曠野中時，只有口中的氣溫暖自己的身子，而這氣也必然違反自然法則，而不是溫暖的，因為牠是從空肚裏噴出來的。我們等着看他晚上的睡牀會不會彌補這個困難；如果不是自己的不是，則這睡牀至少不致使人嫌它狹窄了；因為他要幾尺牀位，都可在地上量出去，且可隨意在它上面打滾，不怕滾纒被單。譬如領他的職業的學位的日子與鐘點到來了，即是說打仗的日子到來了，就在他的頭上，戴着一頂博士帽子，是裹傷布製成，醫治也許打穿兩側太陽穴或打殘手足的槍彈所致的創傷的。雖然不會如此，慈心的天雖使他活着，無恙，但他亦許同往時一樣貧苦。接二連三的戰爭必然要起，他必然要戰場勝利，來取得光榮；但是，這樣的奇績是罕見的。列位，你們若有注意到的，請告訴我，在戰場中效命而得賞的，比戰死的少幾多？你們當然要答：兩個數目簡直比不得，死的不可計算，但生而受賞的只可用三個數目字來表明。但學者卻完全相反；因學者通通有「袍子」——（指正當薪水）——我不必說「衣袖」——（指外水）——來維持他們，所以軍人的艱苦愈多而酬報卻愈少。不過有人可以反辯道：賞兩千的學者易，賞三千的軍人難；因為賞學者是給他們以職位，而這職位是不能不給學者的；可是軍人，除所奉侍的主人的資財外，就簡直得不着什麼了；但這阻礙這困難，卻增強了我的主張。

『且把這令人迷惑的難題擱開，我們再談到武之超過文這個問題；這是至今未曾解決的事，兩方的理

由極強。除了我說過的以外，「文」說：武沒有文支持不下，因戰爭也有支配戰爭的法律，而法律是屬於文章與學者；但是「武」答道：沒有武力的法律不能存在，因為保全民國，守護王土，捍衛城市，維持大略秩序，清除海盜的是武力；總之，若無武力，則共和國，帝國，城市，水陸道路，便將受「兇惡」和「暴亂」二者的摧殘；當着戰爭發生之時，此二者就隨之而來，自由行使其特權及其威力。二來，全然不成問題的就是得來最吃力的，就應該最爲貴重。想在學問上成名的，要捱許多時間，要失眠，要挨餓，要打赤膊，要頭痛，要胃弱，要吃我已說過了一部分的這類人苦頭。可是一個人想漸漸地高升爲好軍人，卻要吃盡學者所吃的一切苦頭，而且相形之下，簡直不可比較。因他時時刻刻，都在生命的急迫的危險中。堡壘被圍的時候被派在一些彎月堡去作哨兵的軍人，看着敵人向他站的所在掘地洞，生死都不能離開職守，躲避這眉邊的險急；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祇可將經過報告長官，以便也掘地洞作防禦；同時，他得立在原所，提心吊膽怕自己冷不防向雲端之上不翼而飛，接着被迫降落深淵裏。這時軍人所感到的，可和能影響和磨折學者的拮据和貧苦，的何種恐怖相，較假如這種危險，我們尙覺不足輕重，那麼我們試看，在大海中心兩條戰船頭對頭地互相碰着時的情形，是否比得過或蓋得過。要戰船緊緊地鈎結着，其間祇有不到兩尺寬的板子的位置給軍人。他縱然看見許多駭人的「死的使者」在前頭，許多大礮從對邊指着他，離身不及一槍之遠，他縱然知道第一次的失足必然送他到海神(Neptune)的胸懷之深處，他還雄心膽壯，迷醉於「光榮」，挺出身做槍彈砲火的標的，拚命由那條狹小通道上搶進敵人的船裏；最可驚嘆的還是，第一人一落到非世界末日不能再從那兒起來的所在，第二人就馬上代他的位置；第二人若果也墜入如同敵人張開可怖的嘴待着他的海洋，第三人也就立即替代第二人……：這樣不斷地死下去——在一切危險的爭戰中，這是最驍勇最爲英壯的戰爭。有福的是不知可惡的武器的兇暴與恐怖的那快樂年辰！我相信發明它的人，現在必然在地獄中領受他鬼怪的發明物之報酬了。藉這工具，膽小卑下的人們的手，便可奪去最勇敢的騎士的性命；「堅毅」和「勇敢」在煽動着鼓舞着雄心的當兒，不知怎樣，也不知從那裏，飛了一粒流彈——也許是給火藥之爆炸所嚇跑的人發來的——一剎那間便

結果了該活多年的人的生命和志願了。所以我想這一層時，就差不多想說，我悔恨不該就了這遊行騎使的職業在像我們所處的這樣可恨的時代。我雖不怕危險，但多少擔心的就是，我以臂力和刀鋒博得全世界的名聲和榮譽的機會一旦爲火藥和鉛塊所奪去了。不過這事是由天作主，我所遇的險愈比前代的騎俠所遇的爲大，我的名望便也愈好。」當大家吃飯，唐吉訶德發這篇議論，忘記吃一點東西，不過山曹時時叫他吃，告訴他吃了飯後，他儘有時間暢談。一個人在人人看來是有那末好的智慧，凡百問題，都能談得這樣好，可是話頭一轉到不祥的可詛咒的武俠之時，智慧便完全全消失了。這使聽的人不禁替他可憐。牧師對大家說，他擁護武力的主張很有道理，他自己雖然是讀書人，是碩士，但很贊同。

飯吃完了，餐布拾起了，瑪利陀尼就幫她主人和他的兒女打整滿差唐吉訶德躺過的房子給女士們，她們今晚是在這兒睡的。唐非南陀請旅人把他的歷史告訴大家，從他的帶曹來達這點看來，這歷史必然是希奇而有趣的。旅人答道他很願意答應他們的要求，只怕他不會給他們以他們所期望的愉快，但與其拒絕他們，就不如講大家聽。牧師及衆人感謝他，請他就講。他見許多人求他，說：「列位，在你們可以命令的地方，不用請求，那末大家注意，我講的是事實，就是用盡巧妙技來杜撰的，也怕比不過它。」他說的話使大家肅然端立，他看看大家不作聲，等他說話，便以悅耳的和平的聲調，如此講道：——

第三十九章

俘虜講他的冒險故事。

里翁 (Leon) 山之某村，是我的家族立基的所在，對於我的家族，「自然」比「運命」更為親善而慷慨；不過在那村的普遍的貧窮中間，我的父親卻算是有錢的人，要是他省錢的程度，同他花錢一般，那他果然是富豪了。這奢侈浪用的習性，是因由於他年輕時當過兵；原來軍隊是使寒酸變成慷慨，使慷慨變成奢侈的訓練所；即有吝嗇的軍人，也是少見的怪物。我的父親太過慷慨，差不多是奢侈了，這對於有子女承接其名字和地位的有家室的人是很不相宜的。我父親生了三個人，全是男孩，都到了選擇自己將來職業的年紀了。他因為——像他所時常說的——不能禁制他浪用的習慣，故想絕斷使他揮霍的源頭，即捨棄他的家財；因沒有家財，亞力山大就不能慷慨大方了。於是有一天，他就叫我們三人都到他的房裏去，這樣或像這樣的對我們說：

「我的兒子，若欲證實我是愛你們，只知或只說「你們是我的兒子」便足以證實了；可是說我不愛你們，亦未嘗不可，因為我沒有十分的自制力，禁止自己不揮霍你們的財產。但是為使你們今後可以相信「我是像親爺一樣愛你們而不願像後爺一樣摧殘你們」起見，我就想向你們作一件事，這事在我的思想中已有許多時候，是經過了深熟的考慮而後才決定的。你們通通已經到了相當年紀，就要在世上揀定你們自己的着落，至少要選擇一門可使你們將來成名獲利的事業了。現在我所打定的主意，是把我的財產分為四份，三份分給你們，份份相同，不多不少，第四份我自己存起，好維持我的餘生。但各人既有主權處置各人的一份，便要遵行我將提出的幾個方針的一個，我們西班牙有一句古語，在我看來是很實在的，如同大多數的古語一樣，就是「教堂，大海或王廷」；意思是：那個人想求發達求富有，便須進教堂，或漂泊海洋從事商業，或在王

廷裏爲王出力；因俗語說：「王的一片麵包屑勝過大臣的恩惠。」我說這話的原因是，願你們一個從文，一個從商，一個上戰場爲王効命；因爲王廷不容易進，而且打仗縱然不能使人富有，卻也每每使別人敬重和稱讚。八天之內，我一定把各人份中的錢交給你各人，不欠你們一文，到時你們就明白。現在，且告訴我，我提出的意見和我想出的計劃，你們願意不願意聽從。」於是他叫我作大兒的答覆。在先我請求他莫捨去他的家財。隨他的意思用牠，因我們還是年輕，自己會圖謀；結末我說我一定行他的主意，實行從軍，爲上帝同國王出力。二弟也應承了，決定往西印度去，把他的一份變成商品。最年輕的——我以爲最聰明的——說要進教室，或去完成他在沙拉滿卡研究的學問。

我們都同意了，把職業擇定了，我們的父親就立地擁抱我們三人，依照他的約言，很快地實行他的計劃，給我們以各人份中的款，記得是三千金角。原來我們的叔伯把所有家產買去了，用現銀付交，免得割讓於我們的親屬以外的人。我們即日與我們的好父親辭別；但我覺丟下我的父親這樣年老，這樣少生活費，未免太過殘酷，就堅求他由我三千角中取回兩千去，因餘下的已够置備軍人所需一切，我的兩個弟弟爲我的模樣所感動，各人交還他一千角。這樣一來，我的父親便有四千角現銀，此外還有三千，這三千是他所不出賣的他的份內的田產的價值。

總之，我們與他及我們的叔伯離別了，雙方都十分悲傷，流了許多淚。他們叮囑我們一逢機會便把我們的落着——無論順利也好，逆意也好——總要報告他們知道。我們答應了，他們就擁抱我們，給我們祝福，於是我們當中一人起程往沙拉滿卡，一人到西偉利。我自己就到亞利看隄（Alicante）到了時聽說有個日諾哇（Genoa）船在那邊落綿，便往日諾亞去。我離父親家已有二十二年，在這許多年內，我雖寫過幾封信，但從不會得到他或我弟弟們的什末消息。當其時我所遇到的事情，我可簡單地說給大家聽。

我在亞利看隄登舟，安抵日諾哇，由此到米蘭（Milan），在米蘭置備了武器和一些軍用裝飾品。我原定由此地到必蒙（Piedmont）去投軍的，不料往亞利山地利亞特拉克利亞（Alessandria della Paglia）的

時候，得聞亞哇大公爵 (Duke de Alva) 領着他的軍隊入福蘭提斯 (Flanders)，我就改變了原計劃，跟了他去，參加一切戰役。當哀格蒙特和荷尼伯爵 (Counts Egmont and Horn) 死時，曾經在場，後來我就在名叫烏皮那的提可 (Diego de Urbina) 的瓜達喇哈啦 (Guadalajara) 之名將部下當少尉。我到福蘭提斯不久，便得聞有名的排亞斯教皇第五 (Pope Pius V) 和西班牙聯絡，攻敵土耳其；因為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土耳其海軍佔了前時屬威尼斯 (Venice) 的西伯拉斯 (Cyprus)，名島這是很可痛心的損失。據確實的消息，我們良善的腓力 (Philip) 王的異母兄弟，即最高貴的奧大利亞之唐約翰 (Don John of Austria)，被任爲聯軍總指揮。備戰之聲隨處可聞，這激動了我熱烈的慾望，想去參加將臨的戰爭。所以我雖然有理由來相信，甚至可以預斷，一遇機會時我一定可以陞爲上尉，但我都決意捨去一切，到意大利去；我終於去了。幸好與大利亞之唐約翰當時正到日諾哇，要到那不勒斯 (Naples) 去與威尼斯的軍艦會合，後來在米西那 (Messina) 和他們會合了。總之，我參加了這光榮之壯舉，並且當了步兵上尉；陞到這尊榮的位置，不是靠我的運氣，卻是靠我的功勞，但是對基督教國是那末幸福的那一天——因為在那一天，世界各國發覺「土耳其無敵於海上」的信仰是錯誤的——我說，與土滿 (Ottoman) 的驕傲開始破碎的那一天，在那末多幸福的人們——在那兒死的基督徒，自然比未死的及打勝的更有幸福——其中只有我一人倒霉；原來在那著名的日子的當夜，我不特望不到古羅馬時代的海軍花冠，反見自己的腳縛着鐵鍊，自己的手扣着銼鐐了。事情是這樣——

亞爾琪斯 (Algiers) 王烏差利 (Tahali) 驍勇的，成功的海盜，圍攻和佔據摩爾達 (Malta) 的將領船——只剩三個基督武士活着，且受着深傷——約翰安特里亞陀利亞 (John Andrea Doria) 的將領船便去救援，我和我的一隊人是這船上。我爲着盡我的義務，跳入敵人的船裏，敵船就突然離開我們的船，使我的士兵不能跟我，只剩我一個人，在敵人當中，我不能和敵人抵抗，因他們這樣多，總之我被他們捕去，身上傷得很厲害。於是，正如你們必然聽過的，列位先生，烏差利和他的徒衆一概逃走了，因此我便在他勢力之下，而成

爲當許多人正在慶祝時的唯一悲哀的人，當許多人已得自由時的奴隸——因一萬五千的基督教徒在土耳其船當划手的，都在那日恢復了他們渴望了許久的自由了。他們帶我到君士坦丁堡，土皇西林（Solim）於是陛我的主人作海軍司令，因爲他打仗很出力，奪去摩爾達騎士團的旗幟，表明他的勇敢。下年，即是1573年，我就在那哇利諾（Navarino），在三盞燈的將領船裏划槳子。那時我看見在港裏攻土耳其全部海軍的機會失掉了；因爲所有的船員和親衛兵，都以爲我們的海軍就要在港裏襲擊他們，他們便整頓行裝與鞋子，預備馬上由陸路逃跑，不等應戰；我們的海軍，把他們嚇到如此！但上帝不這樣安排事體，其原因不是在領帶我們的軍士的將領的過錯，卻是在基督教國的罪惡，卻是在上帝之許可和命令，時常要有皮鞭懲罰我們。總之，烏差利走到近那哇利諾的一個毛唐（Modon）島，放他的徒衆上岸之後，就守着港口，直守到唐約翰回去。在這次的戰役，叫做『掠奪品』的船（其船長是巴巴羅沙（Barbarossa）（著名海盜的兒子））被山打克路斯（Santa Cruz）侯爵，亞哇老底唐（Don Alvaro de Bazan）幸運而無敵的將領，軍人的父親，戰爭的電火統領的名叫母狼的那不力斯將領船所奪得了。我不免談到取『掠奪品』的情形。

巴巴羅沙的兒子很兇殘，待他的奴隸們很苛刻，所以划槳的看見母狼駛前來快要追及他們，便同時放槳。捉那站在船尾叫他們出力划槳的船主，把他從一列傳到一列，從船尾傳到船首，打得他未傳到船桅之前，已把他的靈魂送到地獄去了。他待他們是如此凶殘，他們恨他又是如此入骨！

我們回到君士坦丁堡，下年，即七十三年，得悉唐約翰奪得杜尼斯（Tunis），把那王國從土耳其手中奪來，斷絕木里哈米達（Muley Hamida）之再統治牠的希望，這哈米達是世界上最兇悍最驕勇的一個摩爾人，土耳其皇對於這個損失，很覺痛心，用他的種族本有的智慧，和巴不得和他修好的威尼斯講和。下年，即七十四年，他攻哥里達（Goleta）要塞，和攻唐約翰在杜尼斯近處所築成一半的砲臺，當這種種事件發生時，我依然划槳子，似乎沒有解脫的希望了，至少也不希望人家贖我的身，立意不寫信對我的父親報告我的不幸。總之哥里達失了，砲臺也失了。這兩處的前面有着七萬五千僱傭的土耳其人，和從阿非利加各地來的四十

萬以上的摩爾人、亞拉伯人，這許多人有許多武器軍械，和許多的工兵，每人撮一把泥，就足以掩蓋哥里達和砲臺的。在先以為不能攻陷的哥里達先失，這不是因為被攻的人的過失，他們是很盡力的，卻是經驗昭示我們，戰壕是容易築在不毛的沙地；因為水雖平時在地下兩虎口深，但土耳其人卻遇不見水，除非在六尺以下。於是他們就利用許多沙包，把壘高築到可俯瞰我們的城堡；於是從上面把固守者射擊得失卻任何防衛的力量了。大家的意見是：我們軍隊不該把自己閉在哥里達，應該在敵人登陸時就在曠野間與他們接戰，其實說這樣說話的，是隨口亂說，像是對於這種事情缺少閱歷的人，因為哥里達和砲臺的人總共不上七千人，無論怎末強毅，這少數人怎能一邊進攻，一邊又守砲臺以對付像敵軍這樣衆多的大軍呢！沒有救援的軍力，特別給硬梗的，強大的軍隊所圍攻，又是在自己的國裏，這時，怎能維持呢！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一個——以為上天特別慈惠，拿仁善對待西班牙，毀滅了那一切罪惡的製造所，收容處，空費無數金錢的那鯨吞者，那海綿，那蠶蟲；因那金錢並非有別的用處，只是用於紀念無敵的差利第五皇帝的勝利吧了，其實這勝利，是會永遠爲人所紀念的，何必要用那石頭來紀念它呢。後來砲臺也失守，但土耳其人只可一寸一寸地進前；因爲守牠的將士，勇敢強毅，在二十二回的總攻擊，殺死了二萬五千多的敵人。剩下未死的三百人是被捕了，沒有一人不受傷的，這是他們的膽氣勇敢和他們激烈的防衛之明證。於是華倫西亞貴族，有名的軍人唐約翰、差諾古以拉（Don John Zangüena）治下，位於那湖的中間的一個小堡壘或塔，就依和平條約退讓了。他們逮捕了比特羅、唐布爾德、卡利羅（Don Pedro Pertocouero）、哥里達的司令；這司令會竭力守護他的要塞，因爲牠的喪失非常傷心，在他們解他到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因愁死了。他們也把最勇敢的軍人、大工程師，米蘭的貴人，阿克伯利與色皮倫（Cahrio Carballon）的砲臺司令捉去了。在這兩個地方死了幾個要人。一個是摩爾達騎士，巴加諾、陀利亞（Paganò Doris），由於對他的兄弟著名的約翰、安特里亞、陀利亞極端的寬厚這層看來，可知他是很慷慨的善人。使他死得尤更悲慘的，是死在一些阿非利加的阿拉伯人之手。阿拉伯人見砲臺失了，便提議借摩爾裝給他，帶他到達巴卡（Tabarà）去。達巴卡是個小港灣，日諾哇人的，他們在那岸

邊捕珊瑚。這些阿拉伯人就砍掉他的頭，把頭帶到土耳其海軍的將領去；但將領卻用他們來證明「陰謀雖可愛，陰謀家則可惡」的我們西班牙古諺。——據說將領下令，馬上把贈他禮品的人吊死了。爲的是他們不會把他生地獻給他。在砲臺中被捕的基督教徒中間，有一個是唐亞古以拉爾比特羅（Don Pedro de Aguirre），是安達魯西亞的某鎮人，當砲臺的旗官，是個好軍人，才幹超絕，特別有詩歌上的天才。我說這話是因爲他們的命運使他成爲與我共一主人的奴隸，我們共在一隻船上，甚至共坐一張凳子划槳子；我們未離開那港灣之前，這先生作了兩首十四行詩，作爲祭文，一首是爲哥里達作的。一首是爲砲臺作的。我真想唸一唸，我還記得的；我相信它們會取悅你們而不致令你們討厭。

俘虜一提起亞古以拉爾比特羅的名字，唐非南陀就着他的同伴們，那三人便微笑。他提到十四行詩時，其中一人說：「先生，在你說下去之前，我懇求你告訴我，你所講的亞古以拉爾比特羅現今如何落着？」俘虜說：「我只知他在君士坦丁堡住了二年之後，便扮亞比亞人（Amanu）和一個當探子的希臘人走了。他有無恢復自由，我不能說；不過，猜想他是逃走了；因爲約一年之後，我在君士坦丁堡遇見那希臘人，惜無機會問他那回航行的結果。」紳士說：「他回西班牙了，那比特羅是我的兄弟，現在在我們城鎮裏，身體好，有錢，結了婚，有三個兒子了。」俘虜說：「多謝天賜福於他！在我的意見，世上任何的快樂，都比不得恢復自由的快樂。」紳士說：「我兄弟作的十四行詩，我是記得的。」俘虜說：「那末請先生唸唸牠們，你一定比我唸得好。」紳士說：「好，爲哥里達而作的是：

第四十章

俘虜的故事之續。

——詩——

你們幸福的英勇的靈魂，
終於脫離了牢獄的人生，
幹了永垂不朽的好事業，
就自塵寰飛到快樂之域！
當如山的尸堆積在岸上，
而海面染着敵人的血漿，
人人的胸中是何等義憤！
人人的眼睛是何等忿恨！
你們勝利而死光榮而殞，
只死能滅你無比的英勇，
你們這樣敗敵人而喪命，
天給以光榮地上給以名。」

俘虜說：『我記得的也是如此。』紳士說：『若我不會記錯，則砲臺的是這樣：』

——詩——

在這殘毀的頹牆破壁間，

悲慘的血屍堆積成一片，
有戰死的三千個好英雄，
他們的魂兒已飛向天宮，
他們以難擋的勢力死守，
及至衆寡不敵方才撒手，
不露一點的驚容流血漿，
丟下他們的生命在沙場，
這塊地會爲烈士的墓地，
戰死的英雄葬過牠肚裏，
但未埋比之更勇的尸身，
派到天堂更光榮的靈魂。」

他們不是不喜歡這些詩；俘虜愛聽他的同伴的消息；繼續他的故事說——
哥里達和砲臺捨棄了，土耳其便下令拆廢哥里達；至於砲臺，則無可毀的餘物了。爲使工作更快捷更省力起見，他們在那兒掘了三個地穴的確，他們炸不毀似乎最不堅固的古牆；可是小僧工程師建的新砲臺的殘餘部分，卻很容易地坍塌了。總之海軍得意揚揚地回君士坦丁堡去。幾月之後，我的主人即著名的烏差利死了，人家叫他烏差利花爾特斯（Egri）在土耳其話，意思是「生癩的叛教者。」他事實上是如此，土耳其人慣由人的缺點取人的綽號，或由好處取人的名字；理由是，他們有只有四姓人和奧士滿爭血統的光榮；而其餘的，卻像我所說過的，從身體上的缺點或精神上的好處安名。

這生癩的當了十四年的槳手，原是土皇的奴隸，約在三十四歲時，因爲划槳之時被一個土耳其人打了，他便捨棄他的宗教去復他的仇，他的膽子很大，甚至不依土皇的嬖人們所普通用的下流手段，隱爲亞爾琪

斯王，後來變作海軍司令——全土耳其第三大的權位。他生在卡拉伯里亞（Catalonia）道德很好，對待他的奴隸甚是慈和。他有三千奴隸，死後依他的遺囑，分一半給土皇（土皇是一切人的承產者，要和死者之孩子們均分產業）分一半給他的叛教者們，我則落到一個威尼斯的叛教者之手，此人曾在舟中當雜差，給烏差利捉去，很受他的愛好，變成他最寵愛的青年。他是最兇殘的叛教者，名叫亞沙那卡（Asanaga）十分有錢，做了亞爾琪斯的王。我和他由君士坦丁堡到來，因和西班牙這樣相近，得到幾分安慰，並不是想告任何人以我的不幸，卻是希望我在亞爾琪斯的遭遇能可更加如意於我在君士坦丁堡的，在君士坦丁堡我試了千種法門來逃走，都逃不成功，在亞爾琪斯我想用別個法門以達到我的志願，因回復我的自由的希望從未十分捨棄我，每當所計劃，所圖謀，和所實行的，不能實現我的希望的時候，我就立即覓出和製造新的希望來維持我自己，不過這希望是不足道的。

我這樣經營生活，被禁在牢獄或屋宅，土耳其人叫做「浴場」的，在這裏頭禁着他們的基督教俘虜，或屬王上或屬私人的，還有他們所謂「亞瑪成」（Almazan）的，即是公家俘虜，這種俘虜在公衆工程或其他事務上給本城効力；他們難得脫身，因為他們是屬於公家，沒有特別的主人，即使他們有贖身金，也沒有人替他們打理他們的贖身事。我說過的，私人有時把他們的奴隸帶到這些「浴場」尤其是奴隸的贖身金講定了的時候，就把他們安置在這邊，不做工，自在在地，直到他們的贖金交去了。王上的待贖的奴隸也不出去和其他的一羣人做工，除非他們的贖金來得太遲，那時候，他們爲使他們趕速寫信催款，便叫他們和衆人一塊去取柴，取柴是很勞苦很吃力的工作。

他們因知道我是一個上尉，我便成爲一個待贖的；我雖然同他們說，我沒有能力和金錢，但他們卻硬把我放在貴人先生們和待贖的人們中間，他們加我以一條鐵鏈表示要贖的，不是怕我逃走；於是我就在那浴場裏，同着許多待贖的貴人紳士一塊生活，飢餓和赤裸雖有時或每每普遍地磨折我們，可是最令我們痛心的，還是刻刻看見和聽見我主人對待基督教徒之殘忍。每日他都吊死某人，刺殺某人，割去某人的耳朵；只因

些小事故，或者全然沒有因由；連土耳其人也知道。他這樣幹純然是因爲高興這樣，滿足他殘酷無情的天性吧了。只是，一個西班牙軍人，叫做什未莎偉特拉（Zarvolet）的，卻在他的恩愛之下；雖然他做了將在那國人的記憶中留存許多年的而且全是爲着恢復自由的事情，但他始終不給他一個巴掌，或叫人打他，甚至一句苛刻的話，也不說；我們極擔心他會因他所做許多事情之最小的一件，而活活地給他縛在樁上焚死了，而他自已也不止擔心一次。若不是時間不容許我，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這軍人幹的一些事，那比我們的故事還要有趣，還要奇異呢。

講回本題吧。我們的牢獄的院子，爲屬於一位有錢有勢的摩爾人的屋子的窗子所俯瞰着；不過這不能說是窗子，卻是個孔隙，像此地所時時看見的一樣，就是這孔隙，也還有密密的方格板遮掩着。適逢一日，我和三個同伴在牢獄裏的臺上消遣，扣着足鏢比賽跳遠；其時，只有我們幾人，其餘的基督教徒通通出外做工去了。我們偶然望到上頭，看見一枝木棒從一個緊閉着的窗子伸出來，末端繫着一張手巾，向上下搖着，似乎叫我們去取的樣子。我們懇切地仰望着，我們的一位同伴就走過去立在木棒之下，看握牠的會不會把手巾放落，或看他們會怎樣。但他一走上前，木棒便舉起向左右搖着，好像表示他們搖頭說『不是』似的。基督教徒回來，杖子又放低，同先時一般上下搖動起來。我的第二個同伴去了，他又遇着先前一樣的情形。於是第三個去，得到的結果同第一第二人一樣。因此我也決意試試我的命運了；我一站在棒子下面，棒子便落下來，正落到我的腳邊。我立地解下手巾角的結頭，發見十個 *Nishas* 是摩爾人用的劣等金幣。一個約等於西班牙錢十個銀角子。我對於這賞賜，快活不快活，不必告訴你們；我真是驚喜交集，不知這好運氣究從何處來到我們這兒，尤其到我這兒，因爲把棒子放落給我一個人，顯然是表示偏愛我一個人了。我取了所歡迎的錢，折斷杖子，回臺上去，望回那窗子，見一個很白的手伸出和縮入，連忙打開和關住窗子。我由此曉得或猜想待我們這樣仁慈的，必然是住在那屋子裏的某婦人。我們就致謝，行摩爾禮，俯下頭，躬下身，放兩手在胸前。

過了一會，從同一的窗子，又伸出一個由木棒造成的小十字架，過了一會又縮入了。我們根據這記號，斷

定那屋中必有女基督教徒作俘虜，對我們這樣和善的就是她；但手的潔白與及她貴重的手鐲，不久便毀滅了我們的這個猜想。於是我們又想，那必然是叛基督敎者，她們的主人時常把來作妻子的，因為他們看她們比本國婦人更看得貴重。但我們的推究和猜測通通都是和事實相差遠甚；所以以後我們唯一的娛樂，便是注視及觀察我們的北方（即窗子）從那兒會有那星星（即杖子）出現過來的，可是足足過了十五日，我們既不看見手，也不見其他什麼表示了。不過在這期間，我們竭力訪究住在那屋的是誰，有無叛基督敎者住在那屋子裏，但我們只探知那屋子是屬於富貴的摩爾人，名字叫亞琪摩拉陀（Agimorato）曾作巴達的大將軍，這在他們算是很榮耀的軍職，可是當我們絲毫也夢想不到又會有 Zianys 如雨般下降之時，我們又看見別一個棒子突然地出來，又繫着手巾，角上又有一個比前時更大的結頭；這時候，正是像從前一樣浴場空着無人的時候。我們先作前時一樣的嘗試，我的同伴各各先我而去，但棒子不落到他們之中任一個人；但我們一行到，棒子便放落了。我解開結頭，見裏面包着四十個西班牙金『冠』和一封用阿刺伯字寫的信，在信首劃了一個大大的十字。我吻十字，收了錢，回天臺去。我們通通致敬禮，手又出現了；我作手勢表示我會讀信；手閉了窗門；使得我們個個莫明其妙，但覺得發生的事很可喜。我們都不懂阿刺伯文。我們甚欲一知信中內容，可是更甚的是找可靠的人讀牠的這個困難。

末後，我立意把這事情交於母西亞（Murcia）的叛敎者，和我很要好的，我們交換了互相信賴的誓約，使他隱藏我的一切秘密。原來叛敎者每每在想回基督敎國的時候，帶着最顯貴的俘虜的證據，上面詳詳盡盡極力伸明；某叛敎者是一個老實人，他對於基督敎徒，和善而懇勸，一有機會，他就想逃走。有的懷着好心來取得這些證據，有的偶然地或特意地應用牠們，因為在基督敎國岸邊掠奪搶劫時，如果帆船或被捕，他們便取出他們的證據，說那些文件可以表明他們的來意，是到基督敎國，所以和土耳其人在海上搶劫；這樣一來，他們就躲開了第一個危險，而和教會和解，無恙地過活，有機會時就回到巴巴利（Barbary）過往常的日子。至若懷着好心來取得這些文件的，就留在基督敎國。好，我這朋友就是這一種叛敎者，從我們手裏得了這證

據的證據上我們盡力說他的好處。要是摩爾人知道他身藏這些文件，他們必要活活地把他燒死。我知道他很懂阿刺伯語，不特能說而且能寫。在我未將全部的事告知他之前，先請他念那封信，說是從我牢房的孔隙裏偶然拾得的。他拆開信，看了好久，低聲地譯，我問他懂不懂，他說十分明白，我如果要一字一字地明瞭他的內容，就得給他以筆和墨水，他好準確地譯出來。我們即刻給他以所要的東西，他便一句一句地譯着，譯完說道：「寫在這兒的西班牙文的意思，恰是這摩爾文的信的內容一樣。你要注意，那兒所謂「里拉瑪蓮」(Tela Marian)就是「我們的娘娘貞女瑪利」的意思。」我們讀信，信這樣說：

「當我是小孩子時，我父親有一個奴婢，教我崇拜基督，告訴我許多「里拉瑪蓮」的事蹟。這基督教徒死了，我知他不是去火燄中，卻是去「阿拉」那兒。因她死了後，我見了他兩次，叫我往基督教國去，去見十分愛我的「里拉瑪蓮」。但我不知怎末去。我從這窗上見了許多的基督教徒，但除你以外，沒有一個是像善人的，我很漂亮而年青，又有許多錢可以帶走。你試想我們走開的方法吧。你如果喜歡，到那邊你就成我的丈夫。你如果不喜歡，我也不放在心頭，因「里拉瑪蓮」會給我一個丈夫。我自己寫這封信，你得提防你要把信給他看的那人，不要信託任一個摩爾人；他們通通都是無信義的，所以我很不放心，而不希望你拿牠給任誰人看，我父親發覺了，他馬上會投我入井，並用石塊掩蓋我。我繫一根線在棒上，你的覆信纏在線上吧。你如找不到能寫亞拉伯文的人，就用符號告訴我。「里拉瑪蓮」會使我明瞭你的意思，願她和「阿拉」保佑你，和我所常吻的這十字——是奴婢叫我這樣吻的。」

各位試想我們該不該覺到這封信的內容之可喜與可怪呢？我們驚喜交集，叛教者遂知信不是偶然拾得的，卻是特別寫給我們當中的一個人的。因此他請求我們——若他猜來不錯的話——信賴他，告訴他以事情的始末，他是可以棄他的生命以求我們的自由的。他說了，便從他的胸前搜出一個基督釘架銅像，流着許多眼淚，憑着那像所代表的上帝發誓，說他雖然是個大罪人，卻也真誠地、堅決地相信上帝，說他會把我們告訴他的任何事體，忠實地隱藏着，他以爲，且差不多預知，憑寫那封信的人的助力，他自己和我們，一定可以

恢復自由；而他也特別可以達到他如此渴望的志願，即是回到神聖的母親教會的懷裏，他因為他的罪惡和惡味，和教會隔絕，成了個無用的廢化份子了。叛教者說這話時，流了許多眼淚，表示深深懊悔的神情，於是我們一致贊成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他，就一五一十，不隱絲毫，講給他聽，且引他看棒子在那兒出現的小窗。他由此注意房子，決定打聽住在那裏頭的是誰人。我們也以爲要答覆摩爾人的信；我們現在既有一個識得如何作覆的人，叛教者當時就把我口授他聽的寫下來。寫的是同我要念給你們聽的恰恰相同；因在這個奇遇當中我所遇到的一切重要事情，沒有一節逃得出我的記憶之外；我還有氣之時，決不會忘記它的。總之，答覆爾人的信是這樣：

「親愛的女士，願真正的「阿拉」庇祐你；願上帝的真母親，即爲着愛你，把去基督教國的願望放進你的心中的可祝福的「瑪蓮」庇佑你。你祈求她教你如何奉行她給你的命令吧；她是這樣仁慈，必然允許。我及和我一塊的所有基督教徒一方面呢，我可以答應不管我們生命之危險來爲你盡力，千萬來信，把你打的任何主意告訴我，我決然覆你的信，因爲偉大的「阿拉」賜我們一個基督教徒俘虜，善說善寫你的語文的。看了這封信，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儘可放出勇氣，告訴我們以你的心意，至於你所說的做我妻子一層，到了基督教國之後，我憑好基督徒的話答應你；須知基督教徒答應的話，比摩爾人信實的多。願「阿拉」和他的母親「瑪蓮」保護你，我親愛的女士。」

這封信寫好了，封好了，我等了兩天，當「浴場」像前時一般沒有人時，就走到臺上的平時到的所在，看棒子出現未，我一看見了，雖則看不見持出牠的人，就把信子呈給窗內的人看，使他們把線繫上，而不知線已經繫在棒上了；我就把信繫在線上，過了一會，我們的星星以及和平的白旗的手巾又出現了。棒子放落後，我就把牠拾起來，見包着各種金銀錢幣，共五十「冠」以上，我們的快樂也隨之而增大五十倍，因爲我們所懷的復得自由的希望由此得到了力量了。本晚，我們的叛教者回來，報告我們：前時已經講及的那摩爾人是住在那屋子，他的名字是亞琪摩拉陀，他富得了不得，只有一女，承繼他所有一切；全城的人都以爲她是在全巴

巴利最漂亮的女人，有好多個大師來向她求婚，她始終不肯出嫁。他也聽得，有一個信基督教的奴婢，不久以前死了。這一切，和信上所云的相符。我們當下請教叛教者用什麼方法把那摩爾小姐帶跑，逃到基督教國去。而結果是大家同意暫時先等曹來達的第二封信（「曹來達」是她的名字，她現在想取名「瑪利亞」）不難知道的是，只有她，沒有別人，能找出辦法，越過那阻撓我們的困難。我們打定了這主意之後，叛教者就叫我們不要擔心，他如果不能使我們自由，便寧可丟他的命。此後四日，「浴場」充滿着人，故在那期間，棒子不能出現，後來「浴場」空着如往常一樣時，棒子又出現了，繫着懷胎的手巾，有豐美的生產之希望的，棒子和手巾斜向着我，我看見另一封信，和純然的金「冠」一百只，沒有別的任何錢幣。叛教者在前，我就把信交給他在我們的牢房裏讀。他這樣念道：

「我不知道，親愛的先生，如何想法去西班牙；我曾問過「里拉瑪蓮」，但她也沒有告訴我哩。可實行的是我由這窗子送極多的金幣給你，贖你和你的朋友的身，讓你們當中一人往基督教國買一只船子，好回來帶其餘的人。他可在近海濱的巴巴遜（Bahazon）門的我父親的花園那兒找見我，過整個夏天，我和我父親我僕人都住在那兒。你可在夜間無忌憚地把我帶出，引我上船。要記着，你將爲我的丈夫了，不然，我向「瑪蓮」祈禱處罰你。你如果不敢信託人去買船，就贖了你自己去吧；我對你的回來信靠過別人，因爲你是斯文人，是基督教徒，好生莫把花園認錯了。當我看見你在你現在立的地點行步的時候，我便當作「浴場」沒有人了，而會給你足量的錢。「阿拉」庇佑你，親愛的先生。」

這是第二封信的內容。大家聽了，各人都自薦，願作贖身的人，答應去了。準定歸來；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叛教者反對這個自薦，他說無論如何不贊成我們任何一人比其餘的人先得自由；經驗曾經告訴他，自由了的人，叫他實行作奴隸時的約言是做不到的，他說有幾個顯要的俘虜也曾這樣試過，贖一個什末人的身，要他帶錢到華倫西亞或瑪何卡（Majorca）去買船子或小艦，以便回來打救那贖他的身的人們，可是遣去的永世也沒回來；因爲得回的自由，與又把他失去的恐懼，把世上的情分和義務的記憶，統統磨滅了。他簡略告訴

我們一件事，證實這道理，這事是近來發生於某一個基督教紳士身上的，即在每日發生最奇怪最驚人的事的那些地方，都算最奇怪的。他結尾說，最好的辦法是把贖身的錢給他在亞爾琪斯那兒買一只船，假說是做商人，到提都安（Toulon）和那岸上做買賣；有了船，他就容易設法引他們出『浴場』和安頓他們上船了。但如果那摩爾女士，肯照她所答應的，給他們充分的錢贖身，則他們身子既自由了，要在白晝上船，這也是極易的事。最大的困難，他說是摩爾人不許任何叛教者握有船只，除非是大船，海上搶劫用的；因為他們恐怕買小船的，尤其是西班牙人，用它來駛往基督教國，但這阻礙，他說，他可以消除，法子引進一個『達卡林』（Dacaryn）摩爾人作這船和商品利益的股東，在這粉飾之下，他就做船的主人，於是，一切事都可視為成就了。我和我的伴侶，雖似覺派人到瑪曹卡去買船，照着摩爾人說的話為好；可是我們不敢反對他，恐怕不順從他的意思，他就要發露我們的圖謀，置我們於喪命的危險中。把曹來達的私通發洩出來，爲了曹來達的生命，我們是願拿我們的生命作孤注的。所以我們就決意把我們自身交在上帝和叛教者的手中。那刻，我們就回覆曹來達，說我們會依着她的一切計劃來做，因她的辦法同里拉瑪達親口啓示給她的一樣；事情要遲延，或要即刻做妥，都全靠她；我再次答應她作她的丈夫。於是第二日，『浴場』沒有人的時候，她就依靠杖子和手巾，在數次之內，給了我們兩千金『冠』和一封信。信上寫的是，第一個『朱瑪』——即禮拜五——她交到她父親的花園去；未去之前，她會再給我們以金錢；如其不夠，她叫我們通告她；我們要多少，她都會照數給我們；她的父親的錢很多，決然不會被他發覺；二來所有鑰匙都在她的手裏。

我們即刻把五百『冠』交給叛教者去買船。我用八百贖我自己，把錢交於當時在亞爾琪斯的華倫西亞商人，請他向王贖我，代我答應說華倫西亞的船一到，我的贖身金就可交上；因他若即刻把錢交去，會令王生疑，以爲錢早已在他的手裏，他自己拿去用了；總之，我的主人很多疑忌，我無論如何不敢馬上交款。禮拜四，美麗的曹來達要去花園的前一天，她又給我們一千『冠』，說她要往那邊去了，請求我——是我先贖身的話——即刻找出她父親的花園，千萬覓得一個機會到那兒見她，我答了她幾句，說我必然去，請她用奴婢教

她的一切禱詞，在拉里瑪蓮前說我們的好話。這做了，便設法贖我們三個朋友，使他們出『浴場』，使知道有充分的錢的他們，見我被贖而他們則否，不免因此心中不快，引起魔鬼來引誘他們作什麼壞事，陷害曹來達。他們雖是高尚的人，而我也未必不擔心這層，但我不願冒險，於是用贖我時一樣的方法贖了他們，把錢交給商人，讓他穩穩妥妥地爲我們說話；但對於商人，因爲洩露出來的重大危險，我們不把我們的辦法和祕密表白出來。

第四十一章

俘虜繼續講他的冒險故事。

不過十五天，我們的叛教者就買了一艘很好的船，可容三十多人，爲使事情更加生色更加穩妥起見，他就航行到一地叫沙爾次（Sargol）的，這地方是向着奧蘭（Oran）離亞爾琪斯三十哩克，有『無花果』的大買賣。他和我的提及的『達卡林』這樣地航行了二三次。亞拉肯（Arakon）的摩爾人在巴巴利叫『達卡林』，克拉那達（Granada）的叫『摩帝哈列斯』（Mudjares），在福斯（Fos）王國，『摩帝哈列斯』叫『埃琪斯』（Echies），王在作戰的時候最多用他們。你們要知道，每次行舟之時，他必拋錨在一個小灣，此小灣離曹來達在那邊等我們的花園不上兩箭之遠。叛教者就胸有成竹地和划槳的摩爾人們一塊祈禱，或是開玩笑似的做他認真要做的事：有時到曹來達的花園去討果子，她的父親把果子給他，不知他是什麼人。他後來告訴我，他本想和曹來達說話，說他是遵我的命領她去基督敎國的人，她可放心不要疑慮，但他不能辦到，因爲摩爾女人除非得了丈夫或父親的命令，是決不讓摩爾人或土耳其人看見的。然基督敎俘虜就可以和她們一塊談話，自由到或許越過了禮節。可是他若和她談了話，那就使我難過了，因爲看見這事情交託給一個叛教者，她一定會嚇驚，但不把事情這樣安排的上帝，不給叛教者以他的好計劃的機會。叛教者因平安往離沙爾次隨時隨地，隨意落錨；而他的股東『達卡林』自己又無主見，只贊同他所指揮的；而我也贖了身，只須找一些基督敎者幫手搖槳便是，他就叫我想除贖了身的那些人以外我所要帶同的人，並命他們在下禮拜五以前就預備好，因爲他決定我們在那日動程。我就和十二個西班牙人說：他們都是很有氣力的划手，出城也最不會受人懷疑的。在那時節，要找這許多人不是容易的事，因爲有二十只海盜船出去搶劫，差不多把統統的划手帶去了。這些划手呢，是因他們主人在這年夏天不出去，要把『船托』上的船先造成功。

我對這些人不說什麼話，只叫他們在下禮拜五的夜晚一個一個偷出城外，在亞琪摩拉陀花園近處等候我，我一個一個地分別指揮他們，並警告他們，如果看見別一個什麼基督教徒在那邊，只說我吩咐他們在那邊等我便是了。

這點防備了，還欠一項最重要的，就是通知曹來達以事情的始末，使她好準備，免致見我們在她所料想船可由基督教國到來的日期之前突然闖去見她，而吃驚。所以我決意去花園，試看能否和她說話。在我們起程前一日，我借名採集青草到那兒，我遇見的第一個人是她的父親，他打着全巴巴利甚至君士坦丁堡、摩爾人和俘虜說的話問我，這話不是亞拉伯話，不是西班牙話，也不是任何國話，卻是大家都懂得的一種三湊六合的語言。他就是用這種語言問我到那園中找什麼，我是什麼人。我答他說我是亞諾人瑪米（Arnauts Mami）的奴隸——我知他是和他很要好好的朋友——我是來找幾種青草作涼拌菜的。他又問我，我不是等贖身，我的主人要我多少。我們這樣談話時，美麗的曹來達，她在好些時以前已看見我的，便走出屋來，摩爾女人，我曾說過，是不怕見基督教徒，對他們一點也不害羞的，所以她從容地來到我和她父親站着的所在。父親見她徐徐上前，就叫她上來。教我現在說出我親愛的曹來達當時呈現在我眼前的偉大的美麗，溫雅的神態，衣飾的華麗，這真是極難的事，我只能說掛在她耳朵上和美麗的頸項上和頭髮上的珍珠，比她頭上的髮還多。她赤着的腳踝依照風俗穿着兩個「卡克斯」——摩爾人這樣叫玳瑁質的腳鐲——是純金的，鑲着許多鑽石，據她後來告訴我，她父親估定牠們爲二萬「冠」，她手腕上戴的，也是一般值錢。她的珍珠很多，很好，摩爾女人的最大的華美富麗，是戴最精美的小珍珠，所以摩爾人的這種寶石比世界各國爲多。曹來達的父親是以多珍珠出名，他的珍珠在亞琪琪斯是最好的，值得二十多萬西班牙「冠」。而現在是我的人兒的人，就是這一切寶物的主有者。當她帶着這些裝飾品時，美麗不美麗，在她發達之時，她該怎樣，可由經過了許多勞苦之後的樣子推想出來，大家很知道，有些女人的美麗是有一定的日子和時季，依情形而增加而減少，而心頭的情緒也自然而然地改進或損壞它，但每每是把牠全部地破壞了。總之她極端講究極端美麗

地到來，我覺得她是我從來未見的最美的人，而我對她所欠的情，尤令我想像她是從天上降來安慰我救濟我的安琪兒。

她到來時她父親打她自己的話對她說，我是他朋友亞諾人瑪米的俘虜，我是來找青菜。她就說起話了，用那混合語問我是不是一個貴人先生，我為什麼不贖自己的身。我告訴她，我已經贖了身，贖身金是可由我的主人給我的評價猜想出來的，是一千五百的「八角。」她答道：「你若真個是我父親的人，你給他兩倍的那數目，他也不放你；因為你們基督教徒最愛撒謊，假裝貧窮，欺騙摩爾人。」我說：「也許是如此，小姐，但我是很真誠對待我的主人，而且素來與將來都這樣對待世界上的任何人。」曹來達說：「你什麼時候走？」我說：「明天吧；因為有明天啓行的法國船；我想搭它。」曹來達說：「等西班牙人的船到來方才動程，而不搭不是你的朋友，因為有明天啓行的法國船；我十分想回我祖國去，見我所愛的人，所以不能等無論怎樣的其它機會，不然我就大約會，明天動程，因為我十分想回我祖國去，見我所愛的人，所以不能等無論怎樣的其它機會了。」曹來達說：「你在你的祖國莫非結了婚，才這樣急，要去見家中你的妻子？」我答道：「不是，我沒有結婚，但是一到那兒，我就一定結婚。」曹來達說：「你應承的那女士美麗不美麗？」我答：「把她讚美起來，老實說！美麗得很像你呢。」她的父親聞言，大笑說：「基督教徒，她的確確是美麗了，如果她像我的女兒，我女兒是這全國最美麗的女人，你把她看個明白，就知道我說的是實話啦。」她的父親懂得西班牙語，給我們作這大部分的談話的傳達者；她雖能說那兒通行的不純正的話，但她多數用手勢很少用言語，來表白她的意思。我們這樣談着話之時，一個摩爾人跑來大聲喊道，四個土耳其人越過圍牆來採未熟的果子，老人吃了一驚，她也是因為摩爾人生成是怕土耳其人，尤其是土耳其兵士，土耳其人對附屬他們的摩爾人是很魯莽專橫，看待他們奴隸不如的。她父親就對她說：「女兒，退入屋子裏去藏身，讓我去同這班狗說話，你，基督教徒，探你的草，平安地走吧，願「阿拉」庇佑你平安到你自己的國土。」我向他鞠躬，他就去尋土耳其人，剩下我和曹來達，她裝作聽她父親吩咐退回她的屋裏，但一見他在園中的樹林間消失，她就走回來，含着眼淚說：

「達密西，克里斯帝亞諾，達密西」即是說：「你就走嗎？基督徒，你就走嗎？」我答道：「是的，小姐，但一定同你去的。最近的「朱瑪」等我吧，見了我們時不要怕，我們一定去基督教國。」我把這話說到她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她就把手挽在我的頸項，以軟弱的步子行向屋子。「命運」這樣註定着（若上天不加庇佑，那真要命）當我們做出這個姿勢——即是她的手臂挽着我的頸——的時候，她的父親趕土耳其人回來，看見我們這姿態，而我們也感覺給他發見了。好在曹來達很聰明，不特不放下她挽着我的頸的手，反而愈加靠近身來，將頭放在我的胸前，兩膝微微曲下，似乎發暈，我也扶她，好似怕她要跌下的樣子。她的父親跑來，見她的女兒那樣的姿態，問她是什麼事，但她不答。他說：「不消說，這班狗子把她嚇暈了。」他從我的手中接她過去，把她安置在他的胸前。她深深地嘆一口氣，兩眼依然滿含眼淚，又說：「亞密西，克里斯帝亞諾，亞密西。」「走，基督徒，走。」她父親答道：「孩子，基督徒沒有走的必要，他並未傷害你，土耳其人已跑了，不用怕了，沒有危險了。我已告訴過你，土耳其人經了我一番請求，依原路走了。」我對她父親說：「先生，正如你所說的，他們把她嚇驚了。不過，她既然叫我走，我也不擾她了。上帝庇佑你吧。如果你允許，在需要時我會再回這園裏採草；我的主人說別的任何地方，都不及這兒的草那末好做涼拌菜。」亞琪，摩拉陀說：「要來時就來吧，我的女兒說這話，不是因為你或任何的基督徒觸犯了她；她不叫土耳其人走開，而叫你走開的，不過是以爲現在係你去採草的時候了。」我於是和他們兩人辭別。她和她的父親走開時，她的靈魂好似被什麼扯脫了一樣。我乃以採草爲名，從容地在四處走，觀看全花果園，細意地考察一切的出路、入口、屋子的堅實，使我們的事業可以容易進行的所有機會。

這樣看了一回之後，我就去告訴叛教者和我的友伴以一切的經過，渴望着在一個時候，可以無驚無懼地享受命運藉曹來達之身賜給我們的福樂。總之，時間一天天過去，我們所極盼望的動程的日子終於到來了。經了再三思慮和長時辨論而終於一致贊同的次序和方法，個人遵守了，結果是得到了我們所盼望的成功。和曹來達在園中談話的第二天，那禮拜五那天，叛教者於入夜時，差不多在曹來達住所對面下鏞。僱來

搖籃的基督教徒已預備好。在附近數處躲着了。他們通通猶疑不決，跳着心，等我來，想襲擊停在他們眼前的船。他們不知道我和叛教者議定的方針，以為要純然用武力，或殺死舟中的摩爾人來取他們的自由。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們一出來，藏身的便要接二連三地和我們會合。現在是關城門的時候，沒有人走出到那一帶地方。我們相遇之下，不知是先去曹來達處，還是先將划船的摩爾人拘住為好。在這猶豫不定當中，我們的叛教者便到來，問我們等什麼。現在是時機了，摩爾人都料想不到什麼危險，多數人在睡着覺。我們告訴他我們疑惑的是什麼事。他說最要緊的，是先奪取船只，這是極容易，不冒任何險可辦成功的。然後我們可以立即去帶曹來達。我們通通贊成他的話，所以不再遲延，就往船上，他作我們的引領者。他最先跳入船裏，抽出偃月劍，講摩爾話說：『愛惜生命的不要動。』這時通通的基督教徒已進船中；摩爾人本來是膽小的傢伙，聽見船主這樣說，很害怕，不敢作任何抵抗（他們的武器不多，甚至沒有），默默地讓人家綁着。基督教徒很靈捷地綁他們，警告他們不要喊一聲，或作一絲聲息，不然，他們馬上用刀對待他們所有的人。

以後，我們的半數人留在船中防守他們，其餘的人就往亞琪摩拉陀的花園去，叛教者依然作我們的領導者，幸而園門很易打開，好似不會上鎖。我們無聲無息地走到屋子，沒有給任誰人看見。曹來達正在窗前等着我們，她聽見有人到來，便低聲問，我們不是『那差利尼』，即基督教徒。我說是請她下來。她知道是我，不留片刻，不答我一聲，馬上下來，打開門，在我們之前顯出如此漂亮如此華麗的樣貌，使我真不容易說出來。我一見她，便握她的手來吻，叛教者也一樣做；我兩個朋友也是其餘的人不知牠的意義的，也跟從我們的榜樣，以為我們只表示一點謝意，感激她打救了我們。叛教者打摩爾話問她，她父親在不在家。她說，在睡覺了。叛教者說：『那末我們須叫醒他，帶他和他在這美麗的別墅的所有貴重之物。』她說：『不，千萬不可管我的父親。這兒沒有了不得的東西，貴重的通通都被我帶來，足以使你們個個有錢而滿足了；等一會，你們就知道。』說了就走進去，叫我們莫作聲，靜一些，她就回來。我問叛教者她說什麼話，他告訴我，我於是請大家謹守她的吩咐。她現在帶一小箱回來，內面滿裝着金『冠』，重得幾乎使她不能帶了。

不幸她的父親當時偶然醒了，聽見園中的聲息，就在窗前望出去，立地看見園中有基督教徒，馬上用亞拉伯話大聲喊道：『基督教，基督教，賊！』這叫聲使我們個個人驚駭慌亂到極點，但叛教者見我們所遇的危險，以為在事業未發露之前，就把她澈底做妥，這是非常重要的，便極快地跑到亞琪摩拉陀房裏，數人也跟他跑了；但我不敢棄下曹來達，她倒在我的懷中差不多昏了。總之，跑去的，做得很妥當，片刻之後，他們就帶同亞琪摩拉陀到來，綁着他的手，用巾塞着他的口，令他不能說一句話，且警告他不要出一聲，假如他要出聲，就要他的命。他的女兒見他時，她掩着眼睛不看，她父親看見她，很詫異，不知她如何會甘心投到我們手中。但跑是目前第一着，我們便盡力跑回船中；我們的朋友等在船中，已等得不耐煩了，擔心我們遭了什麼不測。入夜不到二時，我們通通回到了船上；於是解了她父親的手，把塞着他的口的手巾取了出來；但叛教者又警告他不要出一聲，假如他要出一聲，生命就難保。他看見他女兒在那兒，就開始很沉痛地哭起來，尤其使他痛哭的是看見我緊緊地抱着她，而她也無什麼抵抗或怨恨或羞恥的表示，這樣恬靜地坐着。但他只好沉默，怕我們要實行叛教者的警告。

現在曹來達見自己平安登了舟，而我們開始搖槳，見她的父親和其餘的摩爾人被綁着，就向叛教者說，求我施恩解脫摩爾人，使她的父親自由，她寧可跳入海裏，不願看這樣疼愛她的父親當着她眼前被人擄去，而且是為着她的緣故。叛教者告訴我，她的願望是什麼，我就答道，我十分願意把他們解放出來。但他答道，不方便，假如讓他們在那邊登岸，他們就會即刻激動鄉村，震驚城市，使一些輕便艇子出來追尋我們，以致在海上和陸上都被人包圍，要逃避也不可能啦，不過可以辦到的是，我們到了第一個基督教國，就給他們以自由。大家都贊成這意見，當曹來達以我們所議決的，和我們現時不能遵行她的要求的理由時，她也滿意了。接着，我們各個英勇的划手，就以歡樂的沉默和愉快的動力來搖槳；我們誠懇地禱告上帝之後，就開始朝瑪何卡（Marjaca）島，即最近的基督教國陸地進發。不料北風開始吹起來，海面多少不平，令我們不能向瑪何卡駛行，只好沿着向奧蘭的海岸而進，提心吊膽，怕給沙爾次鎮所發覺，這鎮是在那岸上，離亞爾琪斯約三十

哩克。我們也擔心在路程中間遇着每每載着貨物由隈都安而來的海船；不過各人依恃各人的膽量，以為只要遇着商船，不是遇着巡洋艦，便不致於受害，也許會搭得一個船，使我們更安全地繼續我們的海程。我們這樣前駛的時候，曹來達埋首在我兩手間，不看她的父親，我聽得她不住地叫「里拉瑪達」庇佑我們。

我們約划了三十哩之時，晨光到來了，只見我們離岸不上三個槍彈之遠。岸上似乎十分荒野，沒有什麼人看見我們。不過，我們還是純然利用槳力駛出海心，這時，海水比較平靜了。我們行了約兩「哩克」，便下令流輪搖槳，大家好吃一些點心，船上已備了充足的糧食，但是搖槳的說現在不是作任何休息的時候，他們決不能丟下槳子，如果閒手的人肯把食物送來，他們就算一邊吃一邊搖。他們就照行了。如今風開始刮起來，使我們不能不掛起船帆，放下船槳，向奧蘭前進，因除此以外，不能取別一條航路了。大家極其迅速地把這一切做完後，我們就以每時八哩以上的速度前行，不怕別的什麼，只怕遇着海賊，我們給摩爾囚徒一些食物，叛教者安慰他們說他們不是奴隸，一逢機會，他們的自由就給回他們；他也同曹來達的父親說一樣話；他答道：「基督徒們哪，我從你們豪爽而慷慨的待遇，來希望和相信別的任何的恩德，是比較容易；但是你們莫以為我會愚蠢到相信你們會給我以自由；因你們絕不會冒險來取牠，又這樣大方地交回給我；何況，你們知道我是誰人，和贖身時你們可以得到的利益。只要你們肯把數目說出，從此刻我就答應你們的所有要求，付我本身和我這不幸的女兒的贖金，或單付她的，因她是我靈魂之最大最貴的部分。」說這話時，他哭得很沉痛，使大家為之感動，曹來達也不禁舉頭看她；她見他這樣哭，心動起來，從我的身邊站起，跑去抱她父親，把面靠在她父親面上，他們兩人便開始悲慘地痛哭起來，令許多人不免向他們表同情而流淚。但是她的父親看見她裝束這樣講究，過身盡是珍珠寶貝，他就講他自己國語說：「女兒，怎麼昨天晚上我們未遇這可怕的不幸之前，我見你穿着平時的家常便衣，現在，沒有餘時給你打扮，沒有接到應該盛裝慶祝的任何好消息，我卻見你穿着我們運氣好時我所能供給你的最貴重的衣服，答覆我這話，這疑團比我所陷入的不幸的本身更使我迷惑和驚詫呢。」叛者將摩爾人對他的女兒所說的一切話翻譯給我們聽，她不答他。後來他看見船角有一

只小箱子，是她平常用來藏珠寶的；他深知牠，還留在亞爾琪斯，沒有帶到園裏來；這使他愈加驚愕，就問她那箱子如何會到我們的手上，裏頭裝的是什麼。叛教者不待她回覆，答道：『先生，不要費心問你的女兒這許多話啦，我一句話可以解釋你一切疑團，我告訴你吧，她是基督教徒，曾經做銼斷我們鎖鏈的銼刀，給我們以我們如今享受的自由。她自願同我們來，也許是喜歡這目前光景，正如一個從黑暗到光明，從死到生，從痛苦到光榮的人。』摩爾人說：『這是實話嗎，女兒？』曹來達答道：『是實話。』老人答：『那末你竟成爲基督徒，就是把父親置於敵人的勢力之下的人了。』她說：『我誠然是基督徒，但使你變成這樣情形的不是我，因爲我的願望絕然不是害你，卻是求我自己的好處。』他說：『你求得自己的什麼好處呢，我的女兒？』她答：『那要問里拉瑪達，她比我更能回答。』

摩爾人一聽見這話，就立即以令人難信的急速，跳入海中，要不是他穿的寬大的衣服使他在水面浮起一會，他一定是溺死了。曹來達呼人打救他，我們就馬上跑去捉他的衫，把他半死地無知覺地拖起來，她見他這光景，就當他死了似的哀悼着。我們翻轉他的身，使他的口向下，他便吐出許多水，約二時後，就醒了過來。那時風轉變了，我們只好把槳，免得駛到岸上，幸好駛到一個小灣，近旁是小小的海角，這摩爾人稱爲『卡哇魯米亞岬』。在我們的國語說來，是『基督教者惡婦』。原來摩爾人有一個傳說，說是使西班牙滅亡的卡哇魯米亞岬。在那個地方，『卡哇』在他們的國語是『惡婦』。『魯米亞』是『基督教者』。其次他們以不得已在那邊下錨爲不吉，不是不得已時，決然不在那邊停船；不過在我們看來，那並不是奸惡的女人的藏身處，卻是穩當的、平安的港口。我們放出偵探在岸上，始終不放槳子。我們吃叛教者所預備的糧食，極其虔誠地向上帝同。『我們的娘娘』祈求佑助和保護，使事業的這樣順利的開始，有美滿的結果。因曹來達之請，我們決定放她父親，和其餘摩爾人，到今還緊緊地綁着的發陸上；因爲她溫柔惻隱的心腸，令她不忍看她的父親和他的同族人，在她的眼前被人當作囚徒所擄去。我們的祈禱不是徒然，天聽見了，風勢順起來，海水也平了，在招引我們回去，繼續我們原先的旅程。

見這情形，我們就解放摩爾人，一個一個地放他們登岸。他（那時已經清醒）說：「咳！基督徒們，你們以為這惡婦人希望你們解放我嗎？你們以為這是出於什麼慈孝之心嗎？當然不是，她不過是想除去，防阻着她作惡的我這個眼中釘吧了。你們須知，她起心改信宗教，不是因為覺得你們的好過我們的，只是因為知道「放蕩」在你們的國家比較在我們的，更加自由而更爲人所公認。」於是他向曹來達——我和別一個基督教徒，緊握他的兩臂，恐怕他出什麼橫暴的舉動——說道：「唉，可恥的女孩，粗心的女郎，你喪心病狂跟從這些狗彘（我們天生的仇敵）往何處去？可詛咒的是我生你的那時候，可詛咒的是我養育你時所用的縱容和所供給的豐厚！」我看他的話似乎一時不會說完，便催他登岸；在岸上，他還是咒罵着號哭着，求穆罕墨德請上帝摧殘、毀滅、弄死我們。揚了帆，他的話我們不能再聽時，就看見他的動作——扯脫他的鬚，拔他的髮，在地上打滾。有一次他喊得聲音很大，只聽見他說：「回來，可愛的女兒，回來岸上；我原諒你一切；錢財寶物已經給那些人拿去的，就讓他們拿去，你千萬回來，安慰你淒慘的父親；如果你把我唾棄，我必然在這荒僻的野地上丟命了。」曹來達聽見他所說的一切話，痛哭起來，但不能說話，只不過這末答他：「我親愛的爸爸，我希望「阿拉」和使我變爲基督教徒的「里拉瑪蓮」，安慰你在你的禍難中。」阿拉深知我是無可奈何，是不會給這些基督教徒做什麼好事，不和他們一塊走，而留在家，於我是不可能的，因為我的心不讓我安定，除非把這工作做完；我之覺得這工作好，同你——我親愛的父親——之覺得牠壞一般。」她說這話時，船已駛遠，使她的父親不能聽見她的話，而我們也不見他了。我安慰曹來達，大家留心着駛船，船得到順風的大助力，所以我們以為第二日可到西班牙的海岸無疑。

可是「好」決不是始終地純淨無瑕，不伴隨着一些「壞」來騷擾牠，所以我們命運就如如此註定着（或者是因摩爾人的詛咒落到他女兒身上來，因任何父親的詛咒都是可怕的）我說我們深入海心時，夜的三個鐘頭已完全過了；當時我們揚帆而進，綁起船槳，因為順風使我們無需用牠；在很明亮的月光之下，我們看見一艘圓船，張起牠所有的帆，在我們前駛過，和我們的船相離得極近，令我們不得不收帆，免得碰着牠。

門也忙把船頭駛轉，讓我們駛過，同時，他們站在後甲板上問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到那一向，我們從那方來。但是叛教者聽見他們講法語就說：『大家莫答，這些人是法國的海賊無疑了；他們是把一切視為入網的漁子的。』得了這警告，大家就不說一句。他們的船借風力駛上一點之後，他們就突然放了兩砲，似乎都是鎗鎖彈，因為一個打在船桅中部，使船桅和船帆一并落下水中；第二個，在同時，擊在我們船的中央，擊成一個大孔，沒有傷及任何人。但是看見船快沉下去，我們就大聲呼救，求那船上的人們許我們上他們的船，因為我們快溺死了。他們於是把帆收下，放出小艇，艇中進了十二個法人，帶着小銃，燃着火把，划到我們那兒，見我們人數不多，船又快要沉了，便接我們入他們艇內。

他們向我們說，我們會遭這不測，是因不回答他們的無禮。我們的叛教者把裝曹來達珠寶的箱子投出海裏，沒有給誰人看見。總之，我們統統走到法人的大船裏，他們問明了他們想知的關於我們的一切事情之後，馬上成爲我們的大仇人似的，剝去我們的一切，甚至曹來達腳踝上戴的腳鐐。不過他們給她的苦痛，終不及我的憂慮那末利害——憂慮他們由搶她貴重的珠寶，進而奪她最有價值及她最寶貝的珠寶。但是這種人的心願很少越過金錢，他們對金錢的貪慾是永遠不能滿足的，正像那時所表明的一樣，因為他們若曉得我們當奴隸時穿的衣服可作什麼用時，都要把它奪去的。他們中間有的人主張把我們包在帆布裏，投在海中，因為他們原想假作由不里打尼（Britany）來，到西班牙某港口做買賣；假如把我們一同帶去，搶劫的事發洩出去，他們便會被捕而受刑。但劫我曹來達的船主說，他搶得了的東西已經令他滿足了，他不願到任何西班牙的港口，只想生夜或儘可能地，經直布羅陀（Gibraltar）海峽，作速回到他所從來的羅維（Rochele）。所以他們議決給我們以他們的艇子和短海程所需要的一切；在第二日可以看見西班牙海岸時，他們就實行。當其看見西班牙海岸時，我們一切不幸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似乎一向沒有遇過什麼禍患一樣，恢復自由的快樂一至於此。約在午時，他們安置我們入艇，給我們兩桶水和一些餅乾。船主不知動了什麼憐心，當曹來達走時，給她四十『冠』，不許他的士兵剝她現在穿的衣服。

我們落到船中，感激他們給我們的恩惠，表示我們是很高興，不是不滿意。他們於是和我們離別，往海峽去了。我們不管別的什麼北極星，只管呈在我們前面的陸地，用力地朝着牠划去，在日落時，離陸地已極近了；我們相信，未到深夜就可達到了。但月兒不出，天上陰黑，使我們不知走到什麼地方，所以以為靠岸不是安全，但幾個人卻反對着，不管是船是走在石巖間，且離任何城鎮很遠。他們說，這末一來，我們應該提防的隄都安的海賊的危險，便可避免；因為他們前夜在巴巴利第二日早上便在西班牙海岸了，他們普通在那兒行劫，而回他們家裏睡覺。於是大家同意慢慢地划向岸邊，如海水平靜，便在可登陸的地方登陸。我們就實行了。將近半夜，我們到一座高大的山的腳下，這山離岸不甚相近，有着利於上岸的寬足的位置。我們駛入沙地；我們個個上岸與牠接吻；含着歡樂和滿足的眼淚，感謝上帝我們的主，在我們的行程中，示我們以無比的仁慈。我們把糧食從艇中取出，把艇拖到岸上，然後爬了好遠的山路。我們腳踏的，雖然是真的基督教徒的地方，但總不能放心，不能澈底相信，我們以為『明天』永遠不會來了；最後我們登到山頂，看有什麼屋子或牧羊人的屋舍；可是舉目遠眺，畢竟看不見房屋或人，或小徑或大路。但我們仍決意深入這地方去，以為不久就一定遇得着什麼人，告訴我們以我們的所在。但最使我難過的，是見曹來達赤足走這些不平的地方；我有時背她在我的兩肩上，可是我的疲勞之使她乏力，比她的休息之使她舒服更使她難過；所以她不肯讓我再這樣辛苦；於是我依然牽着她的手，很耐煩地很快活地前行。

——我們這樣走了一二哩時，小鈴的聲音就傳到我們耳邊，表明羊羣離我們不遠了。大家留意，看有什麼出現時，便見一個少年牧人在木羣樹下，極恬靜極舒服地用刀削一根木棒。我們喊他，他就擡起頭，敏捷地站起身；據我們後來所知，他一眼看見的是叛教者和曹來達，見他們扮着摩爾裝，就以爲全巴巴利的摩爾人跟着來了；乃以令人難信的速度逃向林中，大聲喊道：『摩爾人！摩爾人登岸了！摩爾人！摩爾人！摩爾人！』我們聽見這喊聲，驚惶失措；但是想到牧人的喊聲必然會驚動鄉村，使海岸上的民軍馬上來看是什麼一回事，我們便議好叛教者把摩爾裝脫下，穿上緊身衣或奴隸的長袍；我們當中一人就脫給他穿，他自己則穿着內衣和短褲。

於是我們聽由上帝之眷顧，取我們看見牧人所行的路而進，刻刻擔心着岸上的騎馬衛兵向我們衝來。我們所擔心的，果然是不錯，因為我們離那山林走入平原，走不到二小時，便見五十個騎兵，緩緩地向我們跑來。我們一看見他們，便站定等他們到來；但他們走前，不見他們所找的摩爾人，卻見一羣可憐的被擄的基督教徒，就驚愕起來。他們當中一人就問，是不是我們使牧人驚動全鄉，我說是我們，正要告訴他們以我們的來處，我們是誰時，一個基督教徒和我們回來的就認識問我們的騎兵，不讓我說什麼話，就叫道：『各位，多謝帶我們到這樣好的地方的上帝吧，假若我不會認錯，那麼我們足踏的土，是華力斯瑪拉加（Valoz Malaga）的地方；如果我長期的被擄，未曾損害我的記性，那末，你，先生，問我們這些話的，是比特羅巴斯達滿（Pedro do Bustamante）我的叔父。』基督教徒俘虜一說完這話，馬兵便從馬上滾下，跑去抱住那青年，向他說：『我的靈魂與我的生命所在的姪兒，我認得你啦，我們——我和我的姊姊即你的媽媽，和還在世的你一切親戚——時常哭你，以為你死了。蒙上帝延長他們的生命，使他們能有再見你的歡樂。我們知道你是來自亞爾琪斯，由你和你同伴的衣服看來，你們必然是用一些奇異的方法來恢復你們的自由的。』青年說：『是的，將來我們有許多時間，告訴你前後經過。』騎兵隊一知道我們是基督教徒，就下馬，請我們騎牠們，到離此有四哩半的華力斯瑪拉卡城。我們說我們的船留放什麼地方，一部的人便回去把船帶到城裏，別一部人叫我們騎在他們的後面，曹來達騎在我們俘虜的叔父之後。從先到者的報告知道我們到來，大家就出城迎接我們。他們不是來看解放的俘虜或變奴隸的摩爾人，那岸上的人是看慣這兩種人的；他們是來看在那時達到十足的曹來達的秀麗，因行路發熱，兼因到了基督教國，無任何危險，心中異常快樂，所以她面上的顏色美麗到（假如我的愛情在那時不令我迷惑的話）我敢說世界上永遠不會有過更美麗的人兒，至少我沒有見過。

我們逕直去教堂，感謝上帝對我們的慈悲，曹來達一進，就說有好像『里拉瑪蓮』的臉孔。我們告訴她，它們是『瑪蓮』的像，叛教者盡力把它們的意義解說她聽，使她崇拜它們的每一個，如同她對於會和她說話的『里拉瑪蓮』。她很聰明，有清晰敏捷的了解力，立即明白對她講的關於神像的話。以後他們引帶我們

去，安置我們在鎮中幾所屋子裏。但同我們來的基督教徒帶叛教者和曹來達和我到他父母家，他父母家境很不錯，待我同待兒子一般好。我們在華力斯勾留六日之後，叛教者探知了有關的一切，便往克拉拿達（Clayton）城去，藉神聖裁判所復入我們的聖母教會的懷裏，其餘解放的俘虜各走其所喜走的路。我和曹來達最後走，身上只有法國人的慷慨給她的金『冠』。我用了一部分買她騎的牲口。到現在，我奉侍她像是父親或侍僕，而不像一個丈夫。我們打的主意，是看我的父親是否在世，我兩個兄弟是否比我更好運氣，不過天既賜我以曹來達，則任何的別的幸福，我都不如此寶貝它了。她對於『窮苦』所帶來的艱難的忍耐，與變基督教徒的志願，使我讚嘆，而想終身侍奉她，但不知在我的鄉村的哪一角落，可以找一個所在安置她的身，也不知『時間』和『死』會不會把我的父親和兄弟的境遇及生活改變了，使我幾乎找不見一個認得我的人。這事，就有時打斷或差不多消滅了想到『我是她的人，她是她的人』時所感到的愉快。

諸位，這是我的歷史，是否特別而有趣呢，那就要你們判斷。在我呢，本欲講簡短一些的，不過我生怕令你們生厭，所以有心省略不少將要出口的話。

第四十二章

在棧中發生的事，及其它值得知道的事情。

俘虜現在講完了他的事，唐非南陀就說：「真的，上尉，你講這奇事的方法，可和情節本身的新奇及怪異相比了。從頭到尾都這樣奇特，這樣多事變，使聽的人驚訝與詫異，我們聽牠，感到極快樂，甚至你講到明日，我們也願聽下去。」說這話時，卡地尼奧以及大家，說要竭力給他幫忙，對他十分親愛而熱誠，上尉非常感慰於他們的好意。特別是唐非南陀，他說如果他肯和他回去，他就懇求他的兄弟，當侯爵的，作曹來達的教父；他自己呢，則使他以與他身分相當的莊重進他自己的鎮裏，上尉很有禮地謝他，祇是不肯領受任何的盛情。

這時夜已漸來，當薄暮時節，一輛四輪馬車，同着幾個騎馬的人，到來客棧。他們問房子。棧主婆答，全棧裏沒有一方寸的位置不被人佔着。騎馬的一個說：「雖是如此，但在這車中的法官老爺的位置總得弄出來。」棧主婆聽見這名字，慌起來，說：「先生，事實是我沒有牀舖了；如果法官老爺帶了床舖（相信他一定帶了），那就請用上帝的名義，進棧裏來吧；我和我的丈夫，會把我們自己的房讓與他老爺。」隨員說：「那就這樣辦吧。」這時已從車中出來一個男子，他的衣服即刻表明他的品位官爵，因為他的長袍和捲袖證明他是法官，如他僕人所說。他手牽着一位青年小姐，年約十六歲，穿着騎馬服，溫雅，美麗，愉快，她的容態使大家驚嘆起來。若大家不會見陀羅隄亞露仙達曹來達，定會以為世上難尋別個如此美麗的姑娘。法官和小姐進來時，唐吉訶德是在場，一見他就說：「先生不妨進來，在這堡裏四處走走；這堡雖然狹小而不便，但全世界沒有「狹小」和「不便」不讓路於文章和武器的，況且文章和武器又帶着「美貌」以為前導，像閣下之於這美麗的小姐一樣；對於這小姐，不特堡壘要自行打開而自獻，就是石巖也要分開破裂，山崗也要點巍巍的頭，來迎接她。先生，我說，進這極樂園裏，就可發見這兒也有星光和陽光陪伴你所帶來的天，就可發見這兒也有完全

的武力和超絕的美麗。」法官很奇怪唐吉訶德的話，就注視他，見他的樣子好像他的話一樣奇怪；不知如何答覆時，又注視他，露仙達陀羅亞曹來達出來了；他們因聞有新來的客人，棧主婆又告訴她們年少小姐怎樣漂亮，就出來看她，迎接她。但唐非南陀、卡地尼奧、牧師，則更有禮貌地和他招呼。總之，法官進棧裏，所聞的同所見的都使他迷亂。客棧中美人歡迎秀麗的客人。法官不難知道那兒的人通通都是顯貴的；但唐吉訶德的神情，面孔，行爲，把他弄昏了。客氣話說過了，客棧的情形考究過了，大家又議定像先前一樣，婦人通通住在客房，男人仍在外邊防衛她們。法官喜歡他的女兒，即那位年少小姐和那些女士們在一塊，她也高興與她們爲伴。他們在那夜用棧主的狹床和法官帶來的床過夜，舒服得出乎意想。

俘虜自從見法官，他的心便跳躍着，懷疑這位先生是他的弟弟，就問與他來的一位僕人，他叫什麼名字。可知道他是哪地方人。僕人答道，他叫做「威得瑪的約翰比力斯」(John Perez de Vicuña) 碩士，據說，他是生在里翁山中的一鎮。依這報告和他所見的，則「這人是依父親的勸告從事學問的他弟弟」的這猜疑便完完全全證實了。他快樂到極，把唐非南陀、卡地尼奧、牧師三人叫在一邊，將事情告訴他們，說那法官確然是他的弟弟。僕人又告訴他，他現在是以墨西哥法庭法官的資格往西印度去的。他也探聽得年少小姐是他的女兒，母親生她時喪了命，法官同她生了這女孩，得了她的嫁粧，因而致富。他請教他們，他該如何表露自己，他要用什麼方法才可預知，他的弟弟見他如此貧窮會不認他作哥哥，或會以親熱的心腸接他。

牧師說：「聽我試一試看，上尉先生，其實，無懷疑的理由，他必然很好地待你；從你弟弟面上所表示的美德和精明看來，不見得會高傲，或有心忘情，或不表同情於不幸。」上尉說：「但我願望他經過一番曲折，而非意外地突然地，識得是我。」牧師答：「我對你講，我會把事情辦到大家滿意。」

這時夜膳已經備好，大家就來坐桌，只是俘虜和女士們卻在大房裏用飯。吃飯中間，牧師說：「我的法官先生，我有個與你同姓氏的朋友在君士坦丁堡——我在那兒作了好幾年奴隸——這位朋友是全西班牙步兵隊中最勇敢的軍人與軍官之一。不過，他的不幸也是同他的勇武一樣。」法官說：「請問先生，這位軍官

是什末名？」牧師說：「他叫威得瑪的魯以比力斯（Ray Perez de Videma），生在里翁山上之一村。他曾告訴我以他父親和他自己和他弟弟間發生的事情，這事情如其是出於不像他這樣信實的人的口裏，我就要當他老婆子當冬天時節在火爐邊講的故事。他說他的父親將他的家產平分爲四份，分派給他自己和他三個兒子，並且給他們比卡陀（Cato）的還好的教訓。我敢對你說，他從軍的選擇是選擇成功了，數天功夫，靠他的勇敢英武，不憑別的助力，只憑才幹，升有步兵上尉，而且自己快要看見他自己變成少校了。可是命運阻梗着他，他應該得他的恩惠時，不特取不到他，反把自由失在許多人爲之恢復自由的那光榮之壯事中——即里盤陀（Lapanto）的戰事中。我的自由失在哥里達，經了不同遭遇之後，在君士坦丁堡與他結爲朋友。他由此到亞爾琪斯，據我所知，在那兒遇着世上最奇怪的一件事。於是牧師略略講及他哥哥和曹來達的事。法官聽這一切話時，任何的法官也沒有這末留心注意。牧師只說到法人却乘艇的基督徒們，及他的同伴與美麗的曹來達之貧乏爲止，說他不知他們後來怎樣，是否到了西班牙，或給法蘭西人帶往法國去了。」

上尉立在不遠的地方，細聽牧師的一切話，觀察他弟弟的一切情緒。他弟弟見牧師講完，便嘆一口深沉的氣，兩眼含淚說道：「先生，哪你不知我聽你告訴我的消息時我的情懷是如何感動，我甚至情不自禁地丟了一切威嚴和禮貌，從我眼中流出淚水，把我的感懷表示出來了。你說的那英勇的上尉是我的哥哥，他身體強健，思想高超，勝於我和我的弟弟，就選定了光榮而高貴的武職，正如你的朋友當你覺得他在講故事時所告訴你的，這職業是我們父親給我們提出的三個中的一個。我從的是文事，蒙上帝加福於我的勤勉，乃有今日。我的弟弟在祢魯寄給我父和我的錢，大大地償了他所帶去的，並且使我父親能够盡情發揮他慷慨的習性，使我能够繼續我的研究，直到我博得了我現今所得的品位爲止。我父親還在，不過望他的長子的消息，望得要命，不斷地祈禱上帝不要讓「死」合了他的眼睛，除非他再看一回他的兒子在世間。我極端奇異的，是從他的精明看來，他怎末會在許多勞苦及患難中，或在順遂和勝利中，不把他的事情告訴他的父親，因爲他父親或我們之中隨便哪一個人，知道了他的處境，他就不必等待棒子的靈異來取得他的贖身金了。但是

在目前最令我不安的，是不知那些法人是放了他，還是殺了他以掩藏他們的搶劫。這疑慮真使我在繼續我的行程時，不能如同動程時那末快活，卻是滿懷的傷心與悲慘了。我親愛的哥哥喇！要是我知道你現在在什麼地方呢，雖然犧牲我自己的舒服，我也要去找你，從你的患難中解救你出來！呀！誰去把你在世的消息帶給我們年老的爸爸喇！你雖在巴巴利的最深的牢獄中，他的資財，我弟弟的，我的，都要把你帶出來。美麗的慷慨的曹來達呀！誰能酬報你給我哥哥的恩情呀！誰這樣榮耀，參加你的受洗復活禮，和使大家無窮愉快的結婚！法官說這些和同類的話，聽得他哥哥的消息，十分悲傷；以致聽他說話的人也對於他的悲感表示同情。

牧師因見達到了目的，遂上了尉的心願，就不再讓他們猶疑不定，離開桌去。曹來達那邊，牽着他的手，後面跟着露仙達陀羅隄亞，法官女兒，上尉等看牧師做什末事體，見他也拉他的手，帶着他倆進法官和其餘人所在的廳中，說：『我法官先生，止住你的眼淚，你的心得到它所能希望的幸福了，因為，在你的眼前的便是你的好哥哥和你的好嫂嫂。你注視着的是威得瑪上尉，這是為他出了許多力的美麗的摩爾小姐。我對你講及的法蘭西人剝得他這般貧乏，而給你一個表示你的慷慨的機會。』上尉跑去抱他的弟弟，弟弟用兩手去推他的胸膛，以便遠些看他，完全認識他時，就緊緊地擁抱他的哥哥，流快樂的熱淚，使在場的人也跟他流淚了。兄弟所談的話，所表示的親熱，我相信差不多不能了解，更不能描寫了。於是他們互相報告他們的遭遇，於是他們表示深熱的兄弟之情，於是法官抱曹來達把他的一切獻給她；於是他叫他的女兒抱她；於是美麗的基督教徒和最美麗的摩爾人又使大家流淚，於是唐吉訶德不出一言，沉思這奇事，把一切歸因於遊行騎使的鬼靈精妖；於是商定上尉和曹來達跟他弟弟回西偉利告訴他們的父親，說他已經生還，很是自由了，並使老人家設法參與她的受洗和結婚。法官因為由西偉利到新西班牙的那幫船，在一月之內起程，不能回去，所以不便中止他的行程。總之個個人都高興，慶幸那俘虜的成功。夜的大部分過盡之後，大家就決意退回睡覺，唐吉訶德乃薦自己看守堡，免致什末巨怪或什麼惡徒，因為想奪藏在堡裏的美人之寶，攻擊他們。識他的人感謝他，並將他奇怪的瘋病告訴法官，法官覺得很有趣，祇有山曹見他們這樣遲睡，焦急極了；結果，他比什

麼人都舒服，躺在他牲口的鞍褥上；這鞍褥很使他吃虧，你後來就知道。諸女士現在回她們房去了，其餘的人也盡他們的力量求舒服的休息。唐吉訶德於是走出去，在堡壘門前巡邏，實行他的約言。

將近天光的時節，忽然一陣悅耳的，甜蜜的歌聲傳到女士們的耳邊，使她們不得不靜心細聽，尤其是躺在已睡的威得瑪的克拉拉（Clara）——這是法官女兒名字——旁邊未曾睡覺的陀羅隄亞，沒有人能猜得唱得如此美好的人是誰，那是單獨的人聲，沒有任何樂器伴奏着。大家一時覺得是在院中唱的，一時又覺得是在畜舍中唱的。大家正在這樣猜疑着時，卡地尼奧走到房門口，說：『你們未睡的請聽着，就可聽見唱得這樣動人的孩子的歌聲，他是看管騾子的。』陀羅隄亞答道：『我們早聽見了。』卡地尼奧就走。陀羅隄亞十分留心去聽，只聞這樣唱着：

第四十三章

年青驟夫的趣史及發生在棧中的其它意外事。

——歌——

我是愛情的航海夫，
疑惑而且憂懼，
在愛之深海中漂流，
四週不見陸地。

遠遠我看見一點星，
清輝醉我心神，
比巴里奴 (Palinuro) 見的星辰，
還要光明遠甚。

但我依舊難決路程，
抵擋危險的浪，
只有可疑的一點星，
引我孤舟前往。

我正要着她的輝光，
卻迷入黑暗裏，
如雲般的拘謹端莊，
掩了她的光輝。

我藉以試我的真心
的可愛的星光
我要在死國裏長眠
你若收起光芒。

唱歌的唱到這兒時，陀羅隄亞以爲不該讓克拉拉娘失去聽這樣好的歌聲的機會，就輕輕地搖醒她說：「孩子，恕我擾醒你；我是叫你聽最好的歌聲，也許是你有生以來所沒有聽過的哩。」克拉拉醒來，還是昏昏欲睡，不明白對她說的什麼話；問了她，她又說一遍。克拉拉這才細意地聽起來。豈知聽不到歌人唱的兩句，便起奇怪的戰抖，同得了四日一發的瘧疾一樣，緊抱了陀羅隄亞，向她說道：「哎喲！我靈魂與生命的女士，你爲什麼擾醒我？因爲命運此時能給我的最大福樂，便是閉住我的目和耳，不看不開這不幸的歌人。」陀羅隄亞說：「孩子，你說的什麼話？注意唱歌的聽說不過是騾夫。」克拉拉答：「呀，不是，他不是這樣東西；他是個少年公子，有巨大的家財，而是我的心靈之主，如果他不會棄我的心靈，那它就永遠屬他。」陀羅隄亞聽了女孩的熱情話，很驚訝，覺得這話超出了她幼年人所本有的端莊之外，就向她說：「克拉拉娘，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請你說明白，告訴我，你所說「心靈」「家財」和這樣令你不安的這歌人，是什麼。但暫時不要說，因爲我不願因注意你的發抖而致失去聽他唱歌的愉快；他似乎又開始唱新歌和新曲了。」克拉拉答：「好。」便兩手

塞着耳朵，免致聽見，使陀羅隄亞不禁詫異之至。她留心聽，聽得歌詞是這樣：

歌

甜蜜的堅定的希望，
你得超過一切艱難，
眉邊就是你的滅亡，
你也莫因之而喪膽。

懶疎的將軍的手臂，
不配得光榮的戰勝，
他沉醉在絨毛牀裏，
『舒服』迷了他的心神。

愛情貴賣他的榮耀，
愛情之樂貴似珍珠，
這貴重的無價奇寶，
是不該以賤價平沽。

既然忍耐就得錦標，
桂冠不落怯夫頭上，
我就駕着希望飛颯。

飛飄到愛情之天堂

歌聲在此停止，克拉拉娘又嘆起氣來，煽動了陀羅隄亞的好奇心，使她想探究這樣甘美的歌兒和這樣悲傷的感慨的原因。所以她再次問她，她方才要說的是什末。克拉拉因怕被露仙達聽了，抱陀羅隄亞，把口附在她耳邊，使人聽不見她的話；於是她說：『親愛的夫人，唱歌的是亞拉肯（Aragon）國的貴人的兒子，有兩座城鎮住在我父親家對面的宮中。我的父親雖然在冬天用帆布，在夏天用方格板遮窗；可是，不知怎的，這位少年公子，當時是入學的，竟看見我，也不知道是在教堂或其他什末所在。不過，他終於愛上了我，在他的窗前，用許多的記號和許多的眼淚，向我表露他的熱情，使我只好相信他，甚至愛他，而不知我所求的是什末。他時常用的許多記號當中，有一個是左右手交握，表示娶我的願望；我雖然喜歡，但孤身一人，沒有母親，不知向誰訴說這事，所以也就算了；沒有給他別的任何表示，只不過在他父親和我的都出外面的時候，舉起帆布或格子窗板，讓他飽看我一頓；他看見了時，樂得真要令人當他是發瘋。我父親出門的時日到了，他就聽見了這個消息，不過不是由我口中，因為我絕沒有告訴他的機會。他於是得了病，據我所知，是爲着憂鬱，所以在我們動程的那日，就是我用我眼睛來向他告辭都不能夠。豈知我們離家兩天之後，正要進離此一日路程的村中一家客棧時，便看見他穿着騾夫裝，扮得很像，如果不是他的影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魂，我是不能認識他了。我認識了他，又驚異，又快活。他偷看我，不讓我父親看見；他在路上或在我們客棧中，打從我前面經過之時，都留心地避我父親。我知道他是什末人，想起他步行跟來，爲着愛我吃這樣的苦，我就傷心得要死，不斷地把眼睛釘在他所釘腳的地方。我不能想出，他爲着什末事跟來，他如何逃開他的父親；他父親很愛他，一來是沒有別的繼嗣，二來是確然惹人愛，你看了他，就知道了。此外，你儘可相信，他唱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創作。我聽人說，他很是一個讀書人，詩人。如今，我每次見他，或聽他唱歌，我就渾身發抖，生怕我的父親認出他，而發覺我們的心事。我一向沒有和他說一句，可是我狂烈地愛他，甚至沒有他，我就決不能生活了。親愛的夫人，聲音這樣使你喜歡的歌人的事，我只能說到這點，單由這點看來，你也不難知道他不是騾夫，卻是心靈和城鎮之主，像我方才

說的。」

陀羅隄亞給了她一千吻，說：『別說了，我親愛的克拉拉，別說了，到明天說吧。我希望上帝把你的事情安排到有圓滿而幸福的結果，一如這樣正當的起頭所應得的一樣。』克拉拉娘答：『呀！夫人，有什末結果可冀？他父親這般顯貴，這般有錢，我做他的兒子的使婢，他還覺得不配，何況做他的媳婦，至若不讓他父親許可或知道就結婚，全世界給了我，我都不願意。我祇要這青年回去，捨開我，也許離隔和長的距離，可減輕我今所受的痛苦；不過，我敢說，這辦法似乎於我沒有多大好處。我不解這是什末妖術，而愛情是怎樣地迷惑我。因為他和我都是如此年幼；我很相信我們是同年，我還不滿十六歲，我父親說我要到「聖米迦勒節」(Michael Baa)才滿十六歲。』陀羅隄亞聽見她說得這樣孩子氣，不禁輕笑起來；對她說：『天快明了，我們睡吧；明日是新的日子，那時事情一定順利，不然，我就錯誤了。』

她們於是開始睡覺，全棧充滿着深沉的寂寞，祇有客棧主人的女兒和她的使女瑪利陀尼沒有睡。他倆洞悉唐吉訶德的脾氣，知道他在門外持着武器，穿着鎧，騎着馬，在那邊守衛，就想戲一戲他，至少聽聽他的瘋話，開心開心。

『要知道，客棧沒有向着曠野的窗子，只有稿稈樓的一個壁孔，用以納入或投出稿稈的。這兩個『小少女』就走到這孔前，看見唐吉訶德在馬上，倚着長矛，時而發出悲哀的深沉的嘆息，好像聲聲嘆息都足以披去他的心魂。她們又聽見他以柔和、溫慰、多情的聲調說：『我親愛的陀波梭杜新娜，一切「秀美」底太陽，「智慧」的總和，「優雅」的寶藏，總之世上適宜、端正、可樂的萬物底理想和模範，哪！你正在幹什末事呢？莫非想念着願意純然爲了你而冒許多險的那癡心的騎士不成？你三面的發光體呀，把她的消息傳來；你今怕正妒忌着她的美麗，望着她行過她華麗的王宮的行廊，或依着望台思想如何地在無傷她的貞操和尊大的範圍內，減輕我這可憐而悲慘的心爲着她所遭受的苦刑，或者思想把什末光榮給我的患難，什末安靜給我的憂愁，什末生命給我的死亡，什末報酬給我的勞力。你，太陽，你現在必然忙着駕着你的駿馬，以便早出來見

我的情人，我請求你一看見她就爲我向她致敬，不過你見她向她致敬之時，千萬不要吻她的面孔，不然時，我的妒恨你，是甚於你之對那迅捷的忘恩者，這忘恩者會使你這樣妒忌，這樣迷戀，流着汗很快跑過隄沙利（Thosaly）平原或比尼亞斯（Tenens）岸邊，——你跑過那一處，我記不清楚了。」

他說到這兒，棧主的女兒就輕輕地喊他：「先生，你如其肯來，請來一會。」唐吉訶德聽見這聲音，轉過頭來，在當時照得很亮的月兒的光輝之下，看見什麼人從那孔裏喊他，這孔，在他看來，是華美之堡壘（他視客棧爲堡壘）所本有的金窗。他即刻像前次一樣起了個狂想，那美女，堡長的女兒，禁不住和他鍾情，又來求他的愛了。他這樣想了，便使羅西寧，轉頭來到孔前，以免顯出粗魯無情的樣子來。他一看見那兩個姑娘，就說：「美麗的小姐，我憐恤你把愛情安置在不能得到與你的美德及你的美貌相當的報酬的地方，但你不該罵這不幸的鍾情騎士，「愛」使他不能戀任何的別人，只能戀被他的眼睛一看，便成爲他靈魂上的唯一的情人的那人。原諒我，好小姐，回你的房裏去，莫再洩露你的心事，使我不得不顯得更無情的樣子。假如你能够因爲愛我，而找出一件什麼事（除了關乎愛情之本身）我可以給你出力的，可以吩咐我，我憑着在遠方的那可愛的仇人來發誓，馬上遵命，不怕是取迷毒莎（Medusa）的一束蛇髮，甚至藏在瓶中的日光。」瑪利陀尼說：「先生，我的小姐不要這些東西。」他說：「那末你的小姐要什麼，聰明的侍婢。」瑪利陀尼說：「只要你一只美手，藉此止使她來此窗前的某種渴望之一部分，來到這兒，對於她的貞德非常危險，她的主人或父親知道了，從她身上取脫來的，至少是她的一只耳朵呢。」他答道：「我倒要看看，但我相信他會留心他所做的事，不致有心鬧出世上的父親所未鬧出來的最悲慘的事件，把辣手施於他所愛的女兒最柔嫩的身子上。」瑪利陀尼以爲他必然遵命伸出他的手，於是在心中打定了個主意的她，就下來，到畜舍裏，把山曹的驢的絡頭取來了，便急忙回到樓上的孔前，唐吉訶德恰在此時立在鞍上，以便達到金窗，以爲窗內有癡情的女郎。臨到伸手給她的時候，他說：「小姐，摩這個手或世上惡人的懲罰者吧，我說，摸這個手吧，向來沒有女人的手，就是握着我全身的全權的人的，亦沒有動過它的。我把手伸給你，不是給你吻，不過給你看看牠的筋腱的組織，牠

肌肉的堅實，牠血脈的廣大，使你知道有這樣的手的臂膀，必有什麼力。」瑪利陀尼說：「我們試看看。」便用繫絡繩作了一個活結，套在他的手腕上，於是從孔上下來，把絡繩的別端繫於稿稈樓門的鈎環。唐吉訶德感覺套在他手腕上的繩的粗糙，就說：『你不是撫摩我的手，卻是剝磨牠。請莫這樣虐待牠，因為牠不因為我的心意之害你而有罪的，並且對着這小小的部分，洩你全部的氣，也是不對。試想吧，愛人者決然不致作如此殘忍的報仇的。』但是這一切話，一句也不爲人所聞，瑪利陀尼把他縛了，她兩人就即刻走開，幾乎笑死了，讓他這樣繫着，不能解脫。

我們說過，他直直地站立在羅西寧背上，一手在孔裏，手腕用絡繩繫在門環上，恐懼驚惶到極，怕羅西寧向這邊或那邊移動，而使他墜了下來，而繫着他的手的絡繩就把他吊在半空。所以他一點都不敢動，雖則從羅西寧之馴靜和耐性看來，他很可盼望他木然站立足足一百年。他見自己被入綁着，而女士們也走了，便開始想：這一切都是有關乎妖術，同前時在本堡裏給有魔法的摩爾人（搬運夫）所打的時節一般。於是他就心中暗罵他自己粗率輕浮，因爲前次已經這樣倒霉地脫險，今又冒昧地走到這兒，漫遊騎俠有個規條，就是他們第一次冒險不成功時，就表明這個險不是留給他們，卻是留給別的什末人去冒的了，所以他們無需再試了。但他還是拉他的手臂，看能否拉脫；但綁得極緊，一切勁力用來都無用。他終於輕輕的拉怕羅西寧動起來；他縱然很想蹲下，坐在馬鞍上，可是他不能夠，而必要立起身，或拉脫他的手。他於是想得避除任何的邪氣的亞瑪隄的劍；他於是咒罵他的運氣；他於是張揚他着了魔立在那兒時——他覺得他是着了魔無疑的了！——世人所受的損失，他於是又想起他可愛的陀波梭杜新娜；他於是呼他的好隨從山曹班差，可是他深睡着，躺在他驢的鞍褥上，在那兒夢也夢不到生他的母親；他於是懇求里根帝奧和亞爾奇非（Argandoles and Arguife）二智者救助他；他於是叫他的特別好友烏根達（Urganda）幫他的忙。最後晨光到來，他失望到和心慌到像一個公牛一般叫起來了；因爲他不相信天明時會得什末解救，他既當自己着了魔，便以爲永世都將如此；見羅西寧全然不動，更加相信；他深以爲他和他的馬必然繼續着這樣的恣態，不吃，不飲，不睡，到

定命星的惡勢力過了，或一些更強的妖術家解除了他的妖氣爲止。

其實他的信念是大錯。因爲天初曉時，就有四個騎馬的人來客棧，行裝齊備，馬鞍的前部掛着馬鎗。他們在未開的棧門之前呼喊，用力敲門。唐吉訶德從他放哨的地方看見了，便發出驕傲的響亮的聲道：「騎士或隨從，（或什麼人都好）你們敲堡壘的大門是爲着什麼事的？顯然的，在這時分，裏頭的人是還睡着，不慣開他們的宮城的大門，要到太陽把牠光線射遍天邊之時才開放。走開去，等到天大明時再來，那時候我們就可決定該不該開門給你們。」客人中一人說：「這是什麼鬼堡壘鬼宮城要叫我們遵行這禮法？你如果是棧主人，就叫什麼人打開門來。我們是出門人，只想餵我們的馬便走，我們忙碌呢。」唐吉訶德答道：「你看我像棧主人嗎？」第二人說：「我不曉得你像什麼，我只知道你說瘋話，叫這客棧爲堡壘。」唐吉訶德說：「那是堡壘，而且是這全省最好的堡壘之一，牠裏頭的人，手中有王節，頭上有王冠的。」出門人說：「你反轉來說還要好：「頭上有王節，手中有王冠。」但，裏頭或者有遊行戲班，時時戴你說的那些王冠也難說；要不然，我就不相信在此如此狹小卑劣的客店，什麼都如此的寂寞的，會有配戴王冠帶王節的人物住着。」唐吉訶德說：「要是你不懂遊行騎俠所遇的意外，你便不懂事了。」問的人的同伴聽他和唐吉訶德的會話，不耐煩了，就下勁力敲門，敲到棧主爲之驚醒，棧中其餘的人也醒了。棧主就起來，問誰敲門。

悲哀憂鬱的羅西寧，當他垂下兩耳，支持着身子伸長了的主人不動之時，四客人的馬匹中之一走來喚他；他雖看去像木頭，但，總之，也是有血有肉的，就不免喚回如此溫和地撫慰着他的同類。他動不到半步，唐吉訶德的腳便一溜，他就從馬鞍上滾下，如不是給繩子吊着，他就墜到地上了；這使他非常痛苦，他感覺手腕快斷了，或他的手臂要從軀幹上吊脫了；他雖懸在離地不高的所在，可用趾尖去觸地面，不過這是反爲不利於他，因爲他覺得祇差一點便可觸及地上的希望所欺，急於拉長自身，反而增加自己的痛苦。接爲略些伸長身子便可抵及地上的希望所欺，急於拉長自身，反而增加自己的痛苦。

第四十四章

客棧中前所未聞之事之續。

末尾唐吉訶德厲聲地咆哮起來，使棧主害怕起來，忙把門打開，看是誰作這呼喊；而客人也驚惶起來。馬利陀尼給這聲音所擾醒，知道是一回什麼事，就往稿稈樓上，不讓任何人看見，解下吊着唐吉訶德的索，他就棧主和客人的眼前落到地上。客人上前來問他，爲什麼這樣呼喊。他不答一聲，解下腕上的絡繩，立起身，騎上羅西寧，拉緊他的圓盾帶，橫放他的長矛，在曠地上繞了一圈，半行半馳地騎過來，說：『那個人都好，敢直說我的着魔是公當的，只要我尊貴的米可米看娜公主允許，我就說那人撒謊，而邀他作單人戰。』新來的人很奇怪他的話，棧主乃告訴他們他是什麼人，把他們的詫異消除了；同時叫他們莫理他，他是失了理性的人。他們於是問棧主，屋子裏可有一位青年，十五歲左右，穿驛夫裝，有什麼什麼標記的，把克拉拉娘的戀人的特徵舉出來。棧主答，棧裏人多，他沒有特別留心這樣的人。但是他們中間一人，見法官搭來的四輪馬車，就說：『他必在這棧中無疑，這就是他們說是他所跟着的車子。我們一人等在門前，其餘的進去找他，我們當中一個人不防騎馬繞客棧，防他越院子牆逃走了。』客棧中的一人答：『就這樣辦吧。』於是兩人進去，一人留在門前，第四人繞着客棧，棧主人看見了，雖猜想他們定是找他們向他形容過的那孩子，可是不明白他們爲什麼作這樣的搜查。

這時天漸曉了，更因唐吉訶德的喊聲，全棧的人都醒了起來，尤其是克拉拉和陀羅隄亞，一個是因愛人跟來，一個是想見他，所以都睡得不多。唐吉訶德見四客人不睬他，也不回覆他的挑戰詞，忿怒得要命，怨恨得要發狂，倘使他能騎在騎俠的法典上發見一個例規，說一個遊行騎俠雖然答應過，未踐行他的約言之前不幹任何別的事，也可以做別的任何新事業，他就一定攻他們四個人，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都要他們答覆了。但

他覺得未把女王安葬在她國裏，就從事新的冒險，是很不便利，不妥當的；所以他覺得最好還是不說話，安安靜靜的，看了那些旅人的搜尋的結果之後再說。他們中間一人見所尋的青年，躺在驛夫身旁，夢不到任何入尋他，或尋見他。那人拉他的手臂說：『唐路易先生，老實說，你穿的衣服真合於像你這樣的少爺；你睡的牀也真合乎你母親對待你的慈愛。』青年擦他朦朧的眼睛，切切地看緊捉他的人，見是他父親的一個僕人，吃了一驚，許久不能發一言。僕人又說：『唐路易先生，你惟有忍着性子回家去，以免我的主人，你的父親到別一世界；這由他爲着你的失踪所感受的痛苦看來，是很可料定的。』唐路易說：『嗚！我父親怎知我，穿着這衣服，行這條路。』僕人說：『一個學生，你把你的主意告訴他的，說出來了，是因爲他見你的父親發現你的失踪悲哀地哭着，很鄰恤他。你父親於是派四個僕人尋你。我們準備供你使喚；想到事情如此妥當，如此快帶你歸去，去見如此愛你的人，我們萬分歡喜。』唐路易答：『那得照我的心意或上天的吩咐。』僕人答道：『你的心意或上天的吩咐，不是回家去是什麼？那是無避免的可能的。』

和唐路易睡的驛夫，聽得他兩人的理論，起身將經過情形告訴唐非南陀卡地尼奧等人，他們此時都已起來穿好衣服了。他告訴他們，那人怎樣稱那孩子爲『唐』，並重述他們說的話，那人怎樣想叫他回他父親家，孩子怎樣不肯去，聽見這話，兼之想到天給他一個如何美妙的歌喉，大家就急於要認識他是什麼人，或幫助他，如果有人拿暴力施於他的身上的話，他們就到他和他的僕人談話及爭論的所在。現在陀羅隄亞走出來，其後跟着很狼狽的克拉拉娘，把卡地尼奧叫到一邊，將歌人和克拉拉娘的歷史略略告訴他；他一方也把諸僕人搜尋他的情形告訴她；他說話的聲音太大，克拉拉娘聽見了，非常痛心，如果不是陀羅隄亞扶着，她就墜落地上。卡地尼奧便叫陀羅隄亞帶克拉拉娘回房，說他一方面會竭力把事情弄妥。現在，來找唐路易的四個僕人是在棧中，包圍着他，強迫他立地回去安慰他的父親，不許耽延片刻。

他答道，他無論如何不能回去，除非他辦完了他的生命，他的光榮，他的靈魂所繫的事務。僕人們催迫他說，他們決不空身回去，不管他願不願，都打定了主意帶他回去。唐路易說：『這辦不來，除了你們殺死我，你們

無論用什麼方法帶我，都是死命一條。」棧中人多數聚來聽爭論，特別是卡地尼與唐非南陀及他的同伴、法官、牧師、理髮匠，和覺得無須繼續防衛堡壘的唐吉詞德。卡地尼與是已經知道少年的歷史的，就問要帶他走的人們，他們爲什麼要違反他的本心來帶少年走。四人中之一人答道：「因爲我們要救他父親的性命，這少年爺走了，他就在喪命的危險中。」於是唐路易說：「在這兒無說出我的事情的必要，我是自由的，要回去時自會回去，不要回去時，你們不必強迫我。」僕人答：「可是理由會強迫你，那雖然不能勸服你，但牠強迫我們完成我們來此地的計劃和我們的義務。」法官說：「且慢，把這事情從頭到底告訴我們吧。」認得他是主人的鄰人的僕人說：「請問我法官先生，你老爺難道不知這事嗎？他是你鄰人的兒子，離開他父親家，穿着這不成體統的衣服，像老爺所可看見的。」於是法官仔細觀察他，認識了他就抱他說：「這是多麼兒嬉，唐路易！什麼重大事情使你變得如此，穿這不合你身份的衣服到來？」淚水流出少年的眼上，他不能答一聲。法官叫僕人平靜下來，一切都會妥善，他握着唐路易的手，引他到一邊，問他爲什麼這樣子。

法官問這個那個的時候，在棧門前就發生鬧聲，事情是兩個客人，那夜住在那兒的，見大家忙着探究四僕人搜尋的是什麼，便乘機不交棧費逃走。不料棧主是比任哪個人都更留心自己的事業的，當他們走到門口，便把他們捉住，索取棧錢，見他們不懷好意，痛罵了一頓，他們遂用拳頭答覆他，他們把拳頭運用得很着力，可憐的棧主只好呼救。棧主婆和他的女兒看見唐吉詞德最是得空，也最宜於救他，他女兒就對他說：「騎士先生，我求你用上帝給你的勇氣來幫助我可憐的父親，兩個惡人正把他打成「木乃伊」了。」唐吉詞德極從容極冷淡地答她：「美麗的女郎，你的請求暫時不能答應，因爲我要辦完了我所應許過的，才能干與其他的事，我所能幫助你的就是我現在告訴你的，跑去叫你父親拚命打下去，不要給他們打勝了，一邊我去請求米可米看娜公主，許我救他在患難中，如果她允許，你就儘可相信，我定能把他從患難中帶出來。」當時在前的瑪利陀尼說：「如同「我是罪人」一般真的，在你未得允許之前，我主人已經走到了別一個世界了。」唐吉詞德答：「你容許我去取我所說的那個允許吧，一取得了，就是他在別一個世界，都無問題，因爲別一個世界

縱然敢反對我，抵抗我，我都要把他從那兒帶回來；至少我要向打發他到別個世界的人們報仇，報到你們不特心滿意足。」不再說一句，他就走到陀羅隄亞前跪下，用騎士遊俠式的詞句，請求她大人許可他救那堡壘長，因堡壘長在悲慘的禍患中了。她很仁善地答應了，他就立地拉緊盾帶，抽起劍跑到棧門前，門前兩個客人還在那邊把可憐的棧主拉來拖去。可是他一到，便突然住足，打不定主意了。棧主婆和瑪利陀尼問他爲什麼猶疑，不救他們的丈夫，主人他說：「我猶疑的是，抽劍對隨僕似的人，在我不合法，叫我的隨從出來，他最宜於作此抗禦，作此復仇。」此時，棧門前，拳頭巴掌，如雨一般降到棧主的身上，使棧主婆，她的女兒瑪利陀尼氣極了，她們見唐吉訶德的怯懦及丈夫、父親、主人之受辱，幾乎要發瘋了。

但，我們暫時離開他吧，他不致於沒有人救他，如果不然，則如此愚頑地幹力所難及的事的人，也最好是吃吃苦頭，不要說話。我們且回身行五十步，看唐路易對法官答什麼話。以前我們說到，法官問他穿着如此卑下的衣服，徒步而來，是什麼緣故。青年就緊握他的兩手，好似深大的悲痛在扭着他的心，湧落許多眼淚，說：「親愛的先生，我祇能說，自從天憑藉着我們的相鄰，給我一看看你的女兒克拉拉娘的機緣，自那刻之後，我就當她是我心靈中的王后。要是你，我真的主人，伯伯，不致反對，從此，她便是我的妻子了。爲着她，我離開我父親家，爲着她，我穿這衣裳跟她到任何地方，如同箭子之於標的，如同航海的人之於北極星。她還是不知道我別的心情，只是遠遠地看見過我含着眼淚，或者由此知道我的主，你知道我家的財富和門第，知道我是一個獨子；如果這些條件足以使你冒險，令我十分幸福，那你便直認我作你的女婿吧。我的父親雖或偏於己見，不贊許我替我自己尋出的幸福，可是「時間」也許會造成有利的變遷，而改動他的心。」多情的青年在此停聲。法官很詫異於唐路易表露他的熱情的態度和巧妙，一時不知取何辦法，應付這樣意外這樣突然的事，所以他不答別的話，祇叫他暫時放心，吩咐他的僕人那日不要回去，給他一點時間考慮最便當的辦法。唐路易強吻他的手，甚至以眼淚洗它，這淚足以軟化大理石的心，軟化法官的心，更有餘了。法官是聰明人，不久就知道這個結合對於女兒，是有利益的，是光榮的，不過可能的話，他要得唐路易的父親許可而後實行，他知道他是願

望他的兒子成爲有榮位的貴人的

這時節，棧主和客人已經和解，欠的錢交清了，是得力在唐吉訶德的勸言和理論，不是在他的恫嚇；唐路易的僕人則等法官說話，和等他們主人打定主意。然而不睡覺的魔鬼又把事情這樣安置着；其孟伯利諾頭盔給唐吉訶德拿去，而其驢褥給山曹換了的那理髮匠，恰在此刻來到棧裏，牽着他的牲畜入畜舍時，看見山曹在修補鞍褥的某部分；他一看見他就認識他，襲擊他說：「呀！賊先生，我遇見了你嗎？我的鞍褥、銅盆和你奪去的一切，快交來吧。」山曹受如此意外的攻擊，聽得如此穢醜的言詞，便一手握緊鞍褥，一手把理髮匠打得滿口鮮血，可是理髮匠還是不肯放手，他反而叫喊起來，以致全棧的人都奔來看，他叫道：「用王上的名義，用公道的名義，救我，這光棍，這強盜，因爲我取回我自己的物件，要來謀殺我了。」山曹說：「你胡說，我不是強盜；我主人是在公平的戰爭中取得這些戰利品的。」唐吉訶德此時來了，見他的隨從防禦和進攻的功夫很不錯，好不高興，從今要當他是一個血氣男子了；打定了主意，一遇機會，就替他授騎士爵，因爲他覺得他很幹得騎士事業。

在爭鬧之中，理髮匠說了許多話，其一便是：「這鞍褥當然是我的，是如同我對上帝欠了「死」一樣；我認得它，是如同認得我親生的孩子一般；在畜舍裏有我的驢，牠不容我說假話；請試一試，若不是一絲一毫都適合牠，受辱我都願意。其次，他們奪牠的那一天，一個銅盆，向來未用，值得一頂王冠的，也給我搶去了。」唐吉訶德此時不能不答覆了，就插在兩個敵手之間，分開他們，叫他們將鞍褥放在地上給大家看，等候實情的判決。他說：「列位，你們不久就清清楚楚地看出，這老實的隨從，叫曾是，今是，將是孟伯利諾頭盔爲盆子是何等的錯誤。我在公平的戰爭中把牠得來，所以是牠正當的，合法的佔有者。至於鞍褥，我不干涉；關於這事，我祇能說，我隨從請求我，允許他取這敗儒夫的馬的被巾，以裝飾他自己的驢；我就准許他；他把牠取去了。若是馬的被巾會化成驢的鞍褥呢，我就不能拿出其他的道理來，除了那平常的，就是這種變化，在騎士的冒險事業中，是常有的。爲着證明牠起見，山曹兒，你去把這老實人說是盆子的頭盔帶出來。」山曹說：「的確，先生，如果我

們的主張，沒有比你說的理由還更好的。別的理由來證明，則孟伯利諾頭盔之會變成銅盆，也要同這老實人的馬被之會變爲鞍褥一般明顯了。」唐吉訶德答道：「作我吩咐的事吧，這儘量裏的事，總不致於件件都有妖法從中主宰着吧。」山曹去把盆帶來了，唐吉訶德一看見，就用兩手接過來說：「看，列位，這隨從以何面目說這是盆子，不是我所說的頭盔呢？我憑我所從事的騎士爵位發誓說，這頭盔是我從他手中奪來的那頭盔，既沒有加多，也沒有減少。」山曹說：「這不消說，因爲自從我老爺得到牠，以至於今，他只用牠打過一回仗，當時，他解救不幸的船奴，若不是這「盆子頭盔」，他決不能如此容易脫身，因爲在那場爭鬪中，他們用石塊投他。」

第四十五章

關於孟伯利諾頭盔和鞍褥之爭論的判決，及其他的的確確發生過的事。

理髮匠說：『各位，這些先生說的，你們覺得怎樣？他們硬說這不是盆子，卻是頭盔！』唐吉訶德說：『誰說不是的，我使他明白：如果他是騎士，他就撒謊；如其是隨從，他就撒謊又撒一千個謊。』我們的理髮匠這時在前面，他熟悉唐吉訶德的脾氣，想激發他的狂瘋，開玩笑，娛樂大家，所以他就向第二個理髮匠說：『理髮匠先生，（或什麼人，）你要曉得，我是和你同行，我的試驗及格的證書已有二十多年了，深悉一切的理髮用器。在我青年時節，我亦當過兵，所以知道怎樣的是頭盔，怎樣的是鐵帽，怎樣的是有護面首鎧，及其它軍隊上種種的東西，我的意思是說，軍人常用的各種各樣的器械。所以我說——同時也服從更好的見解的——在我們的面前的即是這位好先生拿在手上的東西，不特不是理髮匠的盆子，而且是同一「白」之於「黑」，「真」之於「假」一般的不是。我也說，這雖然是頭盔，卻是一頂不完全的。』唐吉訶德說：『自然，因頭盔別一半即護面，已失去了。』牧師說：『是的，』他是知道他朋友理髮匠的意思，卡地尼與唐非南陀及其他同伴也說是。甚至法官，若不是心頭旋繞着唐路易的事，也要來助興了；不過事情的關切，使他少心或無心留意這些趣事。

被打的理髮匠說：『上帝施恩吧！怎能這麼多好先生，說這不是面盆，而是頭盔呀！無論如何聰明的全大學的教授，也要為之吃驚哩！當然，既然這是頭盔，那麼這鞍褥也必然是馬的被巾，像這先生所說的了。』唐吉訶德說：『我看牠真是像一個鞍褥；但是，早對你說過了，我不參加辯論，這究竟是驢的鞍褥，還是馬的被巾。』牧師說：『祇要先生說一聲了，因為說到騎士的事，列位先生和我自己都要聽你的話的。』唐吉訶德說：『憑活着的上帝說，列位，我住在這堡壘兩回，遇着過許多這樣難解的事，所以我不敢冒昧對於人家向我提出的這

一切的問題表示意見，因為我覺得堡中的事，樁樁都是和魔法有關。第一次，我很受這堡裏的有魔法的摩爾人的騷擾過來，山曹在他的從者之手，也不見得比我順利；今晚，又縛了我這手，吊了我差不多兩個鐘頭，我自己也不知怎樣會陷入這不幸中，所以致我現在干與這樣混亂的事，拿出我的意見來，那未免濫用我的判斷了。至於這是盆子還是頭盔的問題嗎，我已經答覆了。至於這是鞍褥，或是馬被呢，我不下確定的判決，卻要交回列位的高明了。也許對於不像我一樣受了騎士爵的你們，這地方的妖術不能生效，而使你們的認識力可以自由，可以判斷這堡壘的事情，一如牠們本來面目，不似在我看來的一般。」唐非南陀說：「唐吉訶德先生的話——說這件事的判斷要歸於我們的——不消說是對的，為使我們進行的判決有更好更實在的根據起見，我就祕密徵求這些先生的意見，然後給你以一個清楚的，完全的「結果報告。」」

在識唐吉訶德的人看來，這是最妙的玩意兒；可是在不知他的脾氣的人，這就似乎是天下最大的荒唐。尤其是在唐路易的四個僕人，在唐路易自己，在方才到棧的三個旅人，貌似「神聖兄弟會」的騎兵的（果然是。）至於理髮匠，眼見着他的盆子變成孟伯利諾頭盔，迷惑到不知如何是好，料想他的鞍褥也一定會變成馬的貴重的裝飾無疑。大家笑着看唐非南陀打圈兒，用耳朵附在個個人口邊，徵求各人意見，以便祕密宣示鬧出那麼大事的寶物究竟是驢褥還是馬被，他向識唐吉訶德的徵求了意見之後，便大聲呼道：「老實朋友，事實是我倦於徵集許多人的意見了，因為我問每個人，沒有一個不說，說牠是驢褥，而不是良馬的被巾，甚至不是馬的，那簡直是笑話。所以你得忍耐些，你和你的驢雖然反對，但這都是馬被，不是驢鞍褥；在你一方面所舉出的證據是很不相干，且不實在的。」被打的理髮匠說：「假使你的話不是全錯，我可以永遠享受不到天堂；如果這東西在我看來不是驢鞍褥，而是馬被，我的靈魂也就不能在上帝前面。但是，「法律隨王之意。」而我也真的不是醉了，因為我一天沒有吃什麼，只是犯了天條吧了。」

理髮匠之蠢笨的惹人笑不亞於唐吉訶德之荒謬的。他此時這麼說：「現在各人只取回各人自己的便是了。上帝把牠給誰，聖彼得就為誰祝福。」唐路易四僕之一說：「若是這不是事先想好的玩笑，我就不能相

信，像這眼前的各位這樣或似乎這樣有見識的人，敢直說這不是盆子那不是鞍褥；可是他們既真這樣直地說，那我就疑心必然有什麼神祕，使他們頑固地主張如此這反真理和經驗的東西。我敢發誓——（大聲的咒神發誓——）世上的一切人，不能使我相信這不是理髮匠的盆子，那不是公驢的鞍褥。」牧師說：「難道不可是母驢的嗎？」僕人說：「左右都是一般，因為問題只是牠是鞍褥，還是如先生說的，不是鞍褥。」「神聖兄弟會」的官兵之一，他聽見了爭辯，滿肚的火氣和忿恨，他說：「牠是鞍褥，如同我的父親是我的父親一般，誰會說或將說不是的，必然是醉了。」唐吉訶德答：「胡說，你這可憐的光棍！」就舉起他始終不曾放手的長矛，朝着他的頭刺過去，若不是他閃得快，就一定把他打倒地上了。長矛於是擊在地上，斷了，其他官兵見他們的同志受辱，叫道：「救呀救！神聖兄弟會！」棧主是一個會員，立即跑去取棍和刀，預備袒護他的同志。唐路易的僕人圍着他，預防他乘着那亂事逃走。理髮匠見全棧鬧翻了，又去拿他的鞍褥；山曹也是。唐吉訶德抽出劍攻騎兵，唐路易叫他的僕人放了他自己，去幫助唐吉訶德和助他的卡地尼奧唐非南陀。牧師呼喊；棧主婆高呼；她的女兒狂叫；瑪利陀尼號泣；陀羅隄亞驚慌；露仙達詫異；克拉拉娘昏倒；理髮匠給山曹以巴掌，山曹給理髮匠以拳頭。唐路易把他手臂不許他逃走的一個僕人，打得滿口是血；法官袒護他。唐非南陀擒了一個騎兵，把他踢了一個痛快。棧主提高嗓子，請求援助：「兄弟會！」全棧於是只有哭泣、呼喊、咆哮、驚慌、恐怖、不幸，拳打、棍擊、足踢、流血。在這混沌在這迷亂之中，唐吉訶德覺得自己是溺在亞克拉滿隄（Agramante）的營地的爭鬪中了；於是以撼動客棧的聲音說：「你們通通住手！你們通通把劍收起；你們通通不要吵鬧，聽我講；你們還想活命的話。」他們聽見這烈厲的聲音，便都停手。他繼續說：「我也告訴過你們，說本堡是着了魔，必有一些魔兵住在這裏頭，爲着證明牠起見，希望你們用自己的眼睛，看看亞克拉滿隄的鬧亂，如何地移生在我們這兒；試看他們如何地在那兒爭劍，在這兒爭馬，在那邊爭軍旗，在這邊爭頭盔。我們作起戰來，我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我，那麼，我的法官先生，和你，牧師先生，來吧，讓你們當中一人作亞克拉滿隄王，一人作梭伯利諾（Sobriño）王來給我們調解，憑永在的上帝說，像我們這麼尊貴的人物，爲着這個細小事故，互相殺戮起來。

實萬分可惜。」官兵不懂他的話，受了卡地尼奧、唐非南陀和他的同伴的辱打，不肯干休。但理髮匠德話因爲他的鬍子和他的鞍褥，都在爭鬪中弄壞了。山曹變了忠心的僕人，服從他的主人的一切命令。唐路易、四僕人，因想到不平和下來，也得不到什麼，所以也安靜過來。祇有棧主是硬梗不屈，執着說，狂人的冒昧非懲辦一番不可，他的一舉一動，無非把客棧鬧得天翻地覆。但吵鬧終於暫時停止，鞍褥依然是馬被，盆子依然是頭盔，客棧依然是堡壘，直到「大審判之日」——在唐吉訶德想來。

現在大家平和了，大家要好起來了，是得力在法官和牧師的勸告；唐路易的僕人於是又開首迫他馬上同他們回家。當他和他們爭辯的時候，法官把唐路易向他說的話告訴唐非南陀、卡地尼奧、牧師，並請教他們該怎樣辦，結果是商定唐非南陀告訴僕人他是什麼人，他想同唐路易到安達魯西亞去，在那兒，他的兄弟侯爵會依他的身份和才德招待他；因爲他深知他暫時不回去見他父親的主意和決心，那怕他們把他扯碎了。四僕人知唐非南陀之尊貴和唐路易的決心，於是他們之間就議定三人回去，將經過報告他父親，一人留着侍奉唐路易，不要離開他，直到其餘的人歸來帶他，或知道他父親所吩咐的爲止。這一場混戰，就這樣地被平定於亞克拉滿隄的權威和梭伯利諾的精明了。但「和諧」和「平安」的仇敵，受了欺騙和磨折，覺得從那混鬪的廢田上得來的收穫太過稀少，便立意再來一個造成新的爭鬪和騷亂。

事情是這樣的：官兵發覺攻他們的人的顯貴，知到事情鬧到如何，他們終歸是倒霉，所以就停止不鬪了。可是他們當中一人即受唐非南陀拳打腳踢的，記得他帶來的逮捕犯人的憑照當中，有一個是關於唐吉訶德的——「神聖兄弟會」因他解放船奴下令通緝，正如山曹所擔心的，他在心中想起此事，便想求一個明白，看唐吉訶德的樣子和記載上的相符不相符，乃從襟上取出一個皮紙，恰好找着他所要找的，他慢慢地讀牠——因爲他不是大書記官——每讀一字，便對唐吉訶德釘一眼，以便比較憑照上的記錄和他面上的特徵，覺得他必然是那兒記載着的人，無疑了。他明白了，便捲起皮紙，把憑照拿在左手，用右手抓緊唐吉訶德領子，不讓他透氣，高聲叫道：「援助！神聖兄弟會！」爲使大家曉得我是認真求援起見，請看這憑照上面載明

下令通緝這個攔路盜。」牧師取憑照來，見騎兵說的是實話，所記載的和唐吉詞德相符。唐吉詞德受這苛刻的待遇，他的火氣升到了頂點，他身上的骨節怒得發抖起來，他就盡力用兩手挺住騎兵的頸項，若非他的同志救開他，則未放他的手之前，已把他捏死了。棧主不得不幫助他在職的「兄弟」立地跑去把他援助。棧主婆見她丈夫又加入戰爭，又號叫起來，她的女兒和瑪利陀尼也同聲呼喊，求助於天，求助於旁觀的人們。山曹看見這一切，說：「說到本堡的着魔，我的主人說來不錯，有如「上帝將救我」一般真的；因為要安安靜靜過一個鐘頭都不能切了。」後來唐非南陀，分開官兵和唐吉詞德，使二人皆滿意，令一人放了對方的喉嚨，一人放了對方的衣領，可是官兵還是索他們的犯人，說要把他綁起來，交給他們任意處置，爲着王上，爲着「兄弟會」，他們不能不如此；於是在他們的名義上，再請大家出力援助逮捕那公賊，攔路盜，剪徑漢。唐吉詞德對這些話微笑，非常鎮靜地說：「來，下流的賤種，解除俘虜的鎚，釋放囚徒，援助不幸者，扶起跌倒地上的人，救濟貧乏艱苦的人，你們叫做攔路搶劫嗎？咳！光棍，你們頭腦卑陋下賤，所以不配上天把騎士的好處告訴你們，或使你們領悟於不敬任何騎士的本身甚至影子的罪惡與愚昧來，不是騎兵卻是流氓之兵的你們，「兄弟會」認可的攔路賊，告訴我，是那個木頭簽名在憑照上，逮捕像我這樣的騎士的，誰不知道遊行騎俠是不受一切法庭的威權的約束，不知道他們的劍便是他們的法律，他們的英勇便是他們的特權，他們的意志便是他們的法章。我再說，那個瘋子，不知道任何貴人都不及既受爵位而投身險業的騎士享受那麼的特別權和優先權和豁免權。那個騎俠交過稅課，人頭稅，援助金，免役租，運輸費，或船資，哪個安置他在堡壘裏頭住的堡壘長，要算他的錢，哪個成衣匠給他做了衣裳，要和他算帳，那個王不招呼他坐在他的桌邊，哪個女郎不愛他而不讓他任意處置，最後，世界上哪個遊行騎俠，不敢單身把敢走到他前面的「兄弟會」內四百官兵打四百個巴掌的？」

第四十六章

『神聖兄弟會』的官兵之可注目的事件之結束，及我們好騎士唐吉訶德非凡的凶猛行爲。

唐吉訶德這樣說話時，牧師力勸騎兵，說他是發了瘋，由他的行爲看來，他們不難知道，他說他們不要再管此事了，他即使給他們捕去，也終於要放他，當作他是一個狂人，取出憑照的官兵答道，他的事務不是判斷他是不是狂人，卻是服從上司的命令，他把他拘住後，要放他三百次，也由他們去放。牧師說：『可是這次你不好捉他，我也以爲他不讓人家捉。』總之，牧師說了很多的話，而唐吉訶德也幹了很狂的事，如果官兵還看不出他的瘋癲，那就比他還更瘋癲了。所以他們覺得還是平靜下來爲是。他們並且給還在作殊死戰的理髮匠和山曹調解，以治安判官的資格，把事件調停判斷到兩造雖不十分快樂，也幾分滿意了；他們調換鞍褥，但腰帶和韁頭卻不調換。至於孟伯利諾頭盔呢，牧師不使唐吉訶德知道，暗地裏付了八角盆子錢，理髮匠就給他一紙收條，使當時及以後永遠不再有韁轆不清之事發生，阿門。

這兩個爭端，最主要最嚴重的，這樣解決了，便剩下一件，即是唐路易三個僕人須高興地回家去，留下一個僕人看守他，跟他去唐非南陀所帶他去的什麼所在。現在，好的命運和更好的福氣，既開始鋪好道路，鏗平艱難，以利棧中的愛人們和英雄們，它就澈底做去，使萬事都順遂，因爲，僕人也高興遵從唐路易的吩咐了；對之，克拉拉娘十分歡喜，甚至凡看她的面的人，都一定看出她心頭的快樂。曹來達即使完全不懂她所見的，卻也跟着她所見的幾個人的臉孔，尤其是她眼睛所釘着她靈魂所依着她的西班牙人的，而悲而喜。棧主見牧師賠給理髮匠的錢，便索唐吉訶德的帳，和酒囊的破壞及酒的損失的賠款，發誓說他若不是交到不欠一文，羅西寧和驢就不能出棧。牧師平息他，唐非南陀付清了；不過法官也很慷慨地想付出去，他們於是平平靜靜了。客棧再不是唐吉訶德所謂亞克拉滿營的鬧亂，卻是奧格士杜士 (Augustus) 皇帝時代的太平的本

身了。衆人都以爲一切都是好在牧師的善意和口才以及唐非南陀的無比的慷慨。

唐吉訶德自由自在不受他的僕人和他自身的許多爭端所騷擾了，便想繼續他的路程，做完他被請去被選去做的大事業。主意這樣打定了，他就走到陀羅隄亞前面跪下；她不許他說一句話，除非他先站起來，他服從她，立起身，說：『美麗的女士，常言道，勤篤是成功之母；在許多嚴重的事件上，做事者的熱心，每每使難決的事，有完滿而可靠的結果；可是這道理，在戰事上，尤爲顯明；因在戰事上，迅速與敏捷能防止敵人的計劃，在對方準備防守之前，把勝利取到手裏，我所以說這話。——尊貴而有德的女士！——是因爲我們的再住這堡裏，在我看來，似乎是可以不必，或者甚至有害，使我們終有一天會後悔；誰敢說你的敵人，即那巨怪不會藉勤謹的祕密奸細，探知我到來滅他們的消息，時間給了他以機會，他也許就在一些難攻的堡壘，或要塞中防禦起來，使我的熱心和我無敵的臂力變成無用，所以陛下，最好是依我說過的，以我們的勤勉，防阻他的計劃；立地用佳運的名義，離開此地，我一遇着你的敵人，你就不能不逢着遂意的運氣。』說到這裏，唐吉訶德就沉默不再說，極嚴肅地等美麗的公主的回話。她神態尊高，用與唐吉訶德的章法相同的語調，如此答道：『你扶助在患難中的我，不愧爲以援助孤兒和難人爲職責的騎士；先生，對於你這盛情，我很感謝，希望天庇佑你的和我的志願早日實現，使你知道世上也有一些能知感恩的婦人。至於我的動程呢，可以即刻實行；我沒有別的意思，只有你的，請你隨你自己的高興處置我；把自身的保護和疆土的恢復付託於你的手上的人，是不該反對你的高明所指示出來的。』唐吉訶德說：『用上帝的名義說，女士既對我如此謙虛，我自自然不放過將你提高將你安置在你祖先的王座上的機會，我們立即起程吧，我的熱心與路程的長遠在催促我，因他們說：『遲延就是危險。』既然天也未會創造地獄也未會見過什麼危險，能够使我怕懼驚怖的，那麼，山曹，你就架羅西寧的馬鞍，把你的驢和公主的女用小馬預備好；我們和堡長及這些貴人話別吧，我們馬上就走吧。』

山曹這時候是在場搖頭說：『呀，先生，先生，鎖裏的壞事比我們所聞的還要多呢。我說這話，要請端莊的君子們原諒。』唐吉訶德說：『什城鎮裏，或在世界上一切什麼鎮裏，有什麼壞事損我的名譽的，你這光棍！』

山曹說：『若你生起氣來，我只好住口，不說一個忠實的隨僕及盡職的僕人應該向主人說的話了。』唐吉訶德說：『你隨便說吧，說的話如果不使我吃驚，你怕，就只像你自己，我不怕，就像我自己。』山曹說：『我的意思的確不是如此。不過我所視為千真萬確的，是自命為大米看米看國女王的這位女士，並不像女王，同不像我的母親一般。因為她真的是她所自命的人物，就不會每逢一彎每逢一角，都同我們中間的某人，互相用鼻子的亂冒。』陀羅隄亞聽見，面紅起來。這確然是事實，因她的丈夫時常會從她的嘴唇上，暗偷他愛情所應得的報酬之『定銀』。山曹窺見了，便以為這無拘束的親暱，只適宜於蕩婦，而不適合於這麼大的國土的女王。所以她不能也不願答他一句，由他講下去。他說：『我所以說這些話，先生，是因為，如果我們走過了許多艱途險路，經歷了許多惡夜和更惡的日子之後，今天棧中作樂那一個，就收穫了我們勞苦中的成果，那我不必忙着架羅西寧的鞍，也不必忙着把驢及小馬預備好。因為我們還是安安靜靜的好，聽一切的賤婦織布，我們不如吃飯去。』好天唐吉訶德聽了他說這樣無禮的話時，氣得多麼厲害！我說，厲害得聲音顫動，舌頭結訥，火從從他的眼中衝出，說道：『王八狡猾，無禮，無智，冒昧，口臭，大膽，愛暗地裏毀謗人的惡棍！你竟敢在我前面，在這顯貴的小姐前面，說這些話，你竟敢在你混亂的心頭懷起這樣唐突無禮的念頭！滾開，天生的精怪，虛偽的棧庫，欺詐底製造廠，奸惡底貯藏所，禍害底創造人，狂妄底的宣佈者，對於尊貴人物應有的禮貌底敵手！走！莫在我的前面使我生氣。』說這話時，他皺起眉心，鼓漲面頰，向四面怒視，右足猛然蹬地——表明積結在他胸中的怨氣。山曹給他的話和他的神氣嚇到巴不得腳下的地面即時裂開，把他吞食了去；他不知如何做好，不得轉過身離開他生氣的主人。

可是聰明的陀羅隄亞，知道唐吉訶德的脾氣，平他的氣，說：『良善的愁面騎俠，莫爲着你良善的隨從說的惡話的發怒吧；他說這說也怕着什麼根據，從他的聰明和基督教者的心肝看來，我們不能猜疑他會有心毀謗或非難什麼人的；所以我們必須完全相信你，騎士先生，所說的，即這堡中的事情，樁樁都是與魔法有關，而山曹也怕就是有魔鬼和他作祟，以致看見他說他看見的什麼情形，這樣損害我的名譽的。』唐吉訶德

答道：「我憑法力無邊的上帝發誓，女士的話才說得對哩！必然是有一些惡精靈向這犯了天條的人顯身，使他看見除他着了魔的以外誰也不能看見的現象。我是完全信賴這不幸的可憐蟲的單純和天真的，他是不知如何創造謠言詆毀任何人的。」唐非南陀說：「是如此，也應是如此，所以唐吉詞德先生該恕他，使他回到你的仁慈的懷中來，像這幻象未曾迷亂他的腦子之前一樣。」唐吉詞德答道，他原諒他，於是牧師就去帶山曹，山曹很卑遜地到來，跪下，要求他的主人伸出手來，主人把手伸給他，讓他吻了之後，給他祝福說：「現在你就完全明白了，山曹兒，我時時對你說過，這堡中的事情椿椿都是有妖氣的。」山曹說：「我也相信，只是毛氈的事卻是平常的。」唐吉詞德答道：「莫信，若是如此的話，在當時我已爲你復仇了。就是現在，我也要爲你復仇，可是我當時或現在卻找不着誰來復仇。」他們聽了，好不開心。要是他的主人不重新安慰他說，一切都是妖法，他一定怪難爲情。然而山曹雖笨，卻不致笨到相信那不是純然的事實，不雜着任何的欺騙和蠱惑；因他覺得把他放在氈中拋一陣的人是血有肉，不是幻想的虛空的影鬼，如同他主人所相信所主張的一樣。

這些顯貴的人，住在棧裏以來，已有兩天；大家以爲是應走的時候，便想法子使陀羅隄亞唐非南陀免卻伴唐吉詞德回鄉的麻煩，同時使理髮匠和牧師可以藉口安置米可來看娜公主，自由帶他，以便盡力治他的瘋病在家裏，結果當唐吉詞德躺在牀上，作倦後的休息時，他們就和剛在棧前經過的牛車夫商定這樣載他；——他們造了一個有格的木籠子，大小足以使唐吉詞德坐臥自在。於是唐非南陀及其同伴，唐路易的僕人，「兄弟會」騎兵，連同棧主，就遵着牧師的計劃和指導，遮了面孔，或這樣或那樣地化裝，使唐吉詞德完全認不出他們是他在堡裏見過的人。弄好之後，他們就悄悄地進房裏，他正在房中睡着，夢不到有這麼一回事，捉緊了他，他們就綁他的手腳，所以他驚醒時，不能動彈，祇能左顧右望，在四面看見這麼奇怪的面孔，很是詫異。他立地陷入他狂亂的心頭，所不絕地起着的往常的幻想中，相信這一切形像是那着了魔法的堡壘中的妖怪，他既不能彈動，不能自衛，那當然是着了魔了，一點也不用懷疑了，正如想出這一個計策的牧師所預想的。在場的一切人當中，祇有山曹是腦筋清醒，露出本來面目；他雖然只差一點子就染了他主人的病，可是他倒

還認得這般化裝的妖怪是什麼人，但他不敢開口，想等看他主人的被驚嚇被拘禁是什麼意義。騎士也始終不出一言，等看他的禍患底結果；結果是，大家把他擡到籠子那兒，關他進去，然後釘牢柵子，牢到你如何用力也拔不脫。於是他們把他擡到他們肩上；走出房門之時，便開理髮匠（不是鞍褥的，卻是別一個的）可怕（盡他的力使它可怕）的聲音說：『愁面騎使呀！你莫因受拘禁而傷心，因這樣一來，你的大勇大力使你從事的那冒險事業，便可更快完成；牠完成之時，應在凶猛的滿差獅和白色的陀波梭（Doobee）合而爲一的當兒，在他倆垂下他們尊貴的頸子來接受溫柔的結婚之軛以後，從這奇異的結合，就有勇敢的孩子們出世，而與英勇的父親的鈎爪相對抗，這事之實現，是在逃亡的仙女的追逐者，依他迅速的進行打兩個圈兒去會見光明的星宿之前。你，腰帶上有利劍，面孔上有鬚子，鼻孔上有嗅覺的最高貴最順服的隨從呀！看見騎俠之花這樣地在你的眼前被人攜走，不要害怕，不要悲傷，因爲不久，只要世界的創造者高興，你就看見你自己榮華尊貴得令你認不出你自己來，你高貴的主人會應承過你的，決不會騙你用胡說輪尼亞那（Mentorian）智者的名義，我擔保你，你的工銀必會交清，如你後來所見到的。因此，你要跟着英勇的着魔的騎俠的腳痕，因爲你應該到你兩人可以去安息的地方去了。既然不容我再說了，那麼，上帝臨你，我要回到我所熟悉的所在去了。』在結束預言之時，他把聲提得很高，然後漸漸降低，音調溫柔得甚至暗中知道這玩意兒的人，也差不多相信他們聽的是實在的了。

唐吉訶德很得這預言的安慰，因爲他立地明瞭牠全部的意思，知道他會在神聖合法的結婚中和他所愛的陀波梭杜新娜結合，而由她吉利的肚子產出兒子們，使滿差永遠光榮。他堅信這一切，就提高他的聲音，透了一口氣說：『呀！不論你是什麼人，你預卜我的將來預卜得這樣好的，我懇求你替我請求主理我的事情的那明哲的魔法家不要使我在現今閉我在這兒的牢獄裏死了，以致看不見關於我的快意無比的預言之實現；只要牠能够實現，我就視我坐牢的痛苦爲光榮，我的鐵鏈爲提神物，我躺的這榻不爲堅硬的戰地，卻爲溫軟的絨毛眠牀。說到我的隨從山曹的安慰，我信賴他的善良和純正，無論在好的或在歹的境遇中，他都不

會丟下我的。雖則因爲他的或我的艱苦的運氣，使我不能給他以海島或價值相等的其他什麼，我會應許過他的，可是他的工錢總不致於沒有；因爲在已經立好的遺囑上，我會說過要給他什麼報酬。報酬雖不能等於他許多良好的服務，也是盡了我自己的棉力了。」山曹很有禮貌地鞠了一躬，吻他主人的兩手；因爲兩手綁在一起，所以他不能單吻他一只手。於是精怪們把籠子擡到他們的肩上，把他安放在車上。

第四十七章

滿差唐吉訶德離奇古怪的着魔，及其他可注意的事。

唐吉訶德被人這樣籠着，放在車上，他就道：「我雖讀了許多最嚴肅正經的遊行騎俠的歷史，可是一向不曾讀過，見過，聽過，着了魔法的騎俠，被人這樣地擄去，給一定跑不快的這些懶惰笨重的畜生所這樣慢慢地拖着。因為他們一定是以驚人的速度，飛過天空，有濃黑的雲霧包圍着，或安置於火焰戰車上，或是於鷹頭飛馬（Hippogriff），或像這樣的禽獸的身上，可是放在牛車上嗎，我敢發誓說，這是令我心神迷亂了。不過，我們的這時代的騎士和妖術，也許和古時代的不同了；也或者是我係世界上的新騎俠，恢復早已爲人所忘的遊行騎俠事業的一個人，所以就從新創了別種的魔法和別種擄走着魔的人的辦法。這話，你覺得怎樣？」山曹答：「我不知怎樣覺得好，因為不像先生這樣精通遊浪經典，可是我敢發誓說，在我們四遭的精怪，一定不是屬羅馬教的。」唐吉訶德答：「羅馬教的參，那是魔鬼，顯出怪形，想來把我致成這樣境地的，怎會屬羅馬教？如要證實這話，你就摩摩他們，觸觸他們看，就知道他們是沒有身體，祇有全是幻象的空氣。」山曹答：「我在上帝前面說，先生，我摩過他們來，這個東忙西忙的鬼，是肥得似鵝鵝，並且沒有人家說的鬼所常有性質；聞說，鬼通通都是有硫磺或其他更難聞的氣味，可是這公子卻有半哩克以外都可聞得的龍涎香。」山曹是指唐非南陀，唐非南陀是這樣顯赫的貴人，當然有山曹說的氣味。唐吉訶德答：「不用怪，朋友山曹，你要知道，鬼是很狡猾的，他們身上雖然有什麼氣味，但自身卻沒有，因為他們是精靈；即使他們真有什麼氣味，這氣味也必然不是好東西，卻是難聞的什麼氣味；理由是，他們走到什麼地方，都是帶着他們的地獄，不能由苦刑中得到舒適；香氣既是使人快意的可喜之物，則他們就不能有這麼好的氣味了。所以你會聞得這鬼的龍涎香，是你自己弄錯了；不然是鬼要欺你，怕你當他是鬼哩。」主僕二人談着這些話，唐非南陀，卡地尼奧，

怕山曹揭破了差不多給他發覺的暗計，便決意即刻動程，把棧主叫到一邊，吩咐他搭馬鞍於羅西寧，搭鞍褥於驢身上，棧主就立地做妥了。

同時牧師和『神聖兄弟會』官兵約好，伴唐吉訶德回家鄉，以一日爲期。卡地尼奧將盾放在羅西寧的鞍的鈕之一邊，將銅盆掛在別一邊，作手勢叫山曹騎驢並帶羅西寧，在車的兩旁各置帶着馬槍的官兵兩人。但是車子未行之先，棧主婆，她的女兒瑪利陀尼，出來和唐吉訶德作別，裝着悲哀於他的不測而流淚。他對她們說：『莫哭，我的好夫人好小姐，因爲從事於我所從事的職業之人，每每遇到這種禍害，假若我不遭逢這樣的不幸，就不足以自命爲大名鼎鼎的遊行騎俠了；因爲無聲名令譽的騎士，始終逢不到這樣的事，爲的是世界上沒有人想到他們；可是勇者就的確是時常遇到牠，原因是，很多的貴人騎士妒忌他們驚人的功德和膽氣，不斷地想用間接方法消滅他們。可是儘管如此，功德總是強有力的，不怕創始者曹羅斯德（Noraster）所知道的一切通靈術，足以單獨迎接一切的危險而勝利，散布她的光輝在世界的四處，有如太陽之散布光芒在天空一樣。恕我美麗的夫人小姐們，若我有什麼疎忽的地方，使你們難過的話，不過對於誰人都好，我都一向不會有意地有心地得罪過人家。請給我向上帝禱告，救我出了歹心腸的魔法家投我進去的這牢獄吧；我得到了自由，永遠不會忘記你們在這堡壘裏給我的恩德，並且大大地答謝牠；回報牠，如牠所應得的。』

堡壘的貴婦們這樣和唐吉訶德談話之時，牧師理髮匠向唐非南陀，其同伴，上尉，他的兄弟法官，快樂的女士們，特別是陀羅隄亞露仙達等人辭別。他們通通擁抱着，相許把他們將來的遭逢報告大家。唐非南陀請牧師把唐吉訶德的情形寫信告訴他，說他最高興的就是得到關於他的消息；至於他一方面，他會把可使他愉快的任何事情報告一番，或是關於他的婚事，或曹來達的受洗，或唐路易的後事，露仙達的歸家。牧師應承嚴謹實行他所願望的一切，他們又擁抱，再次交換厚意之言。棧主走到牧師處，給他一些文件，說他在裝着唐突的好奇心的小說的提籃的裏頭找見牠們，物主既然不回來取，他可以通通帶去，他不能讀，不要保存牠們了。牧師答謝他，把文件打開來，見在頭上有這個題目：靈可尼特與可達帝羅的小說（*Novel of Rincoante*）

and Cortadillo) 他由此斷決牠是故事，想道：唐突的好奇心，既然是好的，這篇也當然是一樣好，因為作者也許是同一個人，所以他領了起來，打算在有機會時讀牠。於是他和理髮匠就騎上牲口，戴着面具以防唐吉訶德認諱，停在車子後面。人馬的排列如次：車子先行，由車夫領導，在車子兩旁行的是帶馬槍的官兵，如前頭說過的一樣；接着是山曹，騎着驢，牽着羅西寧，殿尾的是牧師和理髮匠，騎着大大的騾，面戴假面具，神氣莊重嚴肅，行來不快，爲牛的遲滯的步伐所限制；唐吉訶德坐在籠中，兩手綁着，兩足伸出，靠在籠格上，忍耐而沉默，好像不是有肉有血的人，卻像石像一樣。他們這樣遲滯地，沉默地，行了六哩之側時，便到一個山谷，車夫以爲這山谷是休息和餵他的牛的便利所在，便將他的意思告訴牧師，理髮匠主張大家再行一趟，因為他知道不遠的高地背後有一個豁谷，青草比他們要休息的地方生得要好要多；他們信他的話，繼續前行。

牧師偶然翻過頭來，見在他們後面有六七個行裝齊整的騎者，不過一會，便趕上他們來了；因為他們不是用牛的遲滯的懶洋洋的步伐走來，他們是騎神父的騾子的人，是想趕到不上一哩克遠的客棧去避暑的。快的趕上了慢的，大家便很客氣地互相招呼。中間的一個旅人——他總之是一個陀里多的大寺院中的教士，其餘的人的主人——看見車子，騎兵，山曹，羅西寧，牧師，理髮匠，尤其是籠起的騎士之整齊的行列，忍不住問這樣帶那人是什麼意思；不過他由騎兵的徽章，猜想他必然是一個聞名的強盜，或是要由「神聖兄弟會」處罰的什麼犯人，被問的一個騎兵答：「如果你要知道這位先生爲什麼如此，他自己會告訴你，因為事情我不懂得。」唐吉訶德聽見他們的話，說道：「列位，你們如其是嫻熟而精通騎士事事的，我就可以把我的不幸告訴你們；如其不然，我就無需費心告訴了。」這時牧師和理髮匠因見旅人和騎俠談話，就上前去預備給他回覆，以免計策的發露。教士答唐吉訶德道：「兄弟，真的，我對騎士書，比對威拉班陀的名學（Villalpani's Job's Legio）更要熟悉呢。如果問題全在於此，你就不妨把一切情形講給我聽。」唐吉訶德答：「那麼我在上帝的名義上告訴你，先生，我迷在這籠裏頭，是因由於奸惡的通靈術家的妒忌和驅詐，因為德之爲惡人所迫，害於爲好人所愛喜。我是漫遊騎俠，但不是「榮譽」不記得使他的令名永垂不朽的人，卻是不怕妒忌本

身，不怕所有出過世的波斯魔法家，印度的婆羅門徒弟，以帝奧比亞（Ethiopia）的赤腳仙，而敢掛他的名字於「永在」底廟堂，以作未來的時代的模範與鏡子，使在那時代的騎俠要達到武事上的光榮的頂端極點時，可由此看見他們應行的軌道。」牧師這時說道：「滿差，唐吉訶德先生說來不錯，他在車上着魔，不是因為於他自己的過處或失誤，卻是因為於憎惡美德討厭勇敢的人們的惡意。先生，這是愁面騎俠，不知你會聽過他的名字否，他勇敢的事業，雄豪的行節，雖有一「妒忌」處心積慮去使牠失色，「惡意」使牠暗淡，都終於會載在堅固的銅質上，永遠不變的大理石上的。」教士聽見籠中籠外的兩人這樣談法之時，吃了一驚，幾乎在胸前劃十字了。不能想像他遇着一回什麼事，所有他的隨員也同他一般驚訝。

其時山曹走上來了，聽見他們的一番話，就把一切事情弄清楚，說：「各位先生聽着，不管你們怪責我也吧，不怪責我也吧，我都要說出來了，事情的真相畢竟是，我主人的着魔，同我的母親的着魔無異，他知覺完全，他能吃能飲能做事，同其他的人或昨天未被他們所禁起時一樣。既是如此，那你們也想令我相信他是着了魔嗎？我沒有聽過許多人說過，着了魔的不能吃不睡不能說話嗎？只要沒有人插口，我主人談起話來，比三十個辯護士說的還多哩。」他轉過眼來看牧師道：「呀，牧師先生，牧師先生，你以為我不認得你嗎？你以為我不知道，猜想不出這新魔法是一回什麼事嗎？我告訴你吧，你怎樣假扮你的面孔都好，我總還認得你；我講給你聽吧，你儘管把你的暗計施行得如何機密，我總還看得透你的意思，總之妒忌得勢的所在，美德不能生存，慷慨不能和寒酸兩立。該死！若不是大師，此時我的主人愁面騎俠也和米可米看娜公主結了婚，我也至少是一個伯爵啦，從我主人的慷慨看來，從我服務的勤力看來，我是大有希望的。但是我現在覺得俗語說得好，「運命的車輪轉得比磨機的車輪要快。」昨天在頂上的，今天在地上了，我覺得悲傷的是，我可憐的妻兒子女，他們本可希望見他們的父親，以什麼島或什麼國的總督或大帥的身分歸來，可是如今，他們見他變為不過一個看馬的，回到家中，我說這些話，牧師先生，只是提醒你為父之道，使你發現天良，後悔不該這樣虐待我的主人。你要留心，不要使上帝在你的來生叫你算那拘禁我主人的帳，向你的手裏索取坐牢的期間他該施

行了的一切功德，一切救濟。」理髮匠這時說道：「剪斷這些燭心吧，咳，山曹，你是你主人的同黨不成！我在主前發誓，我今覺得你也怕要陪他在籠子裏，中着同他一樣的魔法了，因為你和他共一脾氣，共幹騎士事業，不幸，你竟由他的許諾而受孕！不幸，你如此渴望的海島竟走入你的腦袋！」山曹說：「我不由什麼人而受孕，我不是那種樣人，肯讓什麼人令我懷胎，那怕是萬歲爺都好。我縱然是一個貧苦的人，倒也是個「老基督徒」，無負於人什麼東西；我雖然貪求海島，但也還有貪求更壞的東西的人們在，人人都是自己的勞力底兒子，我既是一個人，就可以做教皇，何況海島總督，尤其是我的主人也許奪的太多，以致不知賜給那人理髮先生，當心你說的話吧，不是把鬍子剃光就算的，比特羅和比特羅可有幾分不同。我說這話，是因為我們是互相認得，不要拿作弊的骰子騙我。至於我的主人的着魔，只要上帝曉得真像就算了，因為鬧起來反要惹起更倒霉的事。」理髮匠不答山曹，怕他笨頭笨腦，把他和牧師費了許多心血來掩藏的，發露出來，也是這個因由，牧師叫教士上前一點，他會把被禁的先生的內情和其他有趣的事告訴他。

教士照行，同他的僕人上前去，很留心聽牧師講唐吉訶德的性質，生活，習慣；簡單告訴他，他發瘋的開始原因，及他行險的全部經過，直至放他入籠和帶他回去想法子去治他的瘋症的計劃。聽見唐吉訶德的怪史，僕人又驚訝了一陣，教士也是一樣；他聽完了便向牧師說：「先生，我以為他們所謂騎士書者，真個是有害於公共的福利的。我雖曾出於無聊的而且不正當的嗜好，讀過差不多曾出版的全數騎士書的前頭，可是我總不能忍耐下去，把牠們中間的任一本從頭讀到末尾，因為我看來，牠們通通出於一型，這本的內容並不多過那本的，那本的內容也不多過別本的。在我的意見，這種著述及創作，是屬於他們叫做米里西安(Milésian)敘述荒誕的事物的稗史的範圍之內——只係想娛樂人家不是教訓人家的；與道德的稗史既娛人又教人的，完全相反。這樣的書的主要目的，雖然是開心人，可是我不知道他們如何去達到——塞滿了這樣多這樣荒唐的怪事，因為心頭感到的快樂，必由於所見的所思的事物的美麗及和諧；凡是醜怪而殘缺的一切，必然不會令人滿意的。在一本書或小說裏頭，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斬一個同塔那麼大的巨怪，斬得如同糖塊似的。

把他揮成兩段，這能有什麼美麗！一部對全部或全部對一部成什麼比例！他們要給我們描寫作戰的時候，說了在敵方有百萬的敵人之後，如果書中英雄和他們對敵，我們便無論願意或不願意，都要相信這某某騎俠是用他難當的手力，取得了勝利了。其次，我們對於皇后女君投身於素不謀面的浪遊騎俠的懷中之輕易，說什麼話！只要不是十二分野蠻而未開化的人，誰會喜歡讀：載滿騎俠的大塔，掠過海洋，如同遇着順風的船一樣，這夜在浪巴地（Lombardy）第二天早上就在印度的祭司約翰（Preter John）或多里米（Prolemy）未發見，瑪哥索羅未見過的什麼地方了。倘若有人辯道，這些書的作者本是寫空撰的事，所以不必泥於細節或實情；我就答道，小說是愈近實情，就愈好，愈可疑及可能，就愈有趣。故事應該適合於讀的人的智力，把不能的化成容易，把空泛的劃平，使心神猶疑不定，令人又驚訝又快愉又喜歡又開心，使詭異和喜歡合而為一，而攜手同行；這一切是不留心使作品完善的「可能性」及「模仿性」底的人所辦不到的。我素來沒看見過這樣的騎士書：有完整的軀幹，齊備的肢體，腰部和頭部相配合，尾部和頭部腰部相配合的。反之，牠們是由極多的肢體所組成；作者怕是想作琪迷拉（噴火龍）或別的什麼怪物，不是想造成比例適宜的形像。除此以外，牠們的風格是粗澀的，牠們的事業是令人難信的，牠們的愛情是淫蕩的，牠們的理論是愚笨的，牠們的禮貌是唐突的，牠們的爭戰是沉長的，牠們的漫遊是狂誕的；總之，牠們簡直是沒有巧妙的技巧，所以該當如同無用的民族一樣，逐出基督教國家之外。」

牧師很細意聽他的話，以為他是很有學問的人，他說的話通通都是對的；所以他告訴他，他也是同樣的見解，因和騎士書籍素有宿怨，把唐吉訶德的書通通燒了，他的書多得很。於是他就告訴他，他如何檢查牠們，什麼書他付之火化，什麼書他留存。教士聽得大笑起來，說道，他雖然對這些書說了這許多壞話，可是他也在牠們身上發見一個好處，就是牠們供給題目，以便天才發揮他的智能，展開一片寬大空曠的平原，筆頭儘可在此無阻無礙地馳騁，描寫沉船，風雨，交鋒，作戰，摹繪一個英勇的領袖，及使他所以如此的種種性質，譬如防止他敵人的戰略的知謀，勸阻和規諫他士兵的口才，見解的精到，行動的靈捷，等待和攻擊敵人都同樣的勇

敢；有時敘述悲慘的傷心變故，有時是快樂的意外事情；有的地方是最漂亮的女郎，貞潔，精明，拘謹；有的地方是基督教騎士，英勇，斯文；現在是橫逆而野蠻的誇大者，接着是溫和英勇的主，記載百姓的忠心及良善，貴人的慷慨及盛大。他有時可以表示他自己是高明的星象家或地學家或音樂家或政治家；如果他願意的時候，他有時也可以表示他自己是魔法家。他可以記載尤力西士（Ulysses）的詭詐，伊尼亞斯（Aeneas）的忠孝，赫克德（Hector）的不幸，亞巨利（Achilles）的英勇，酒能（Sinon）的奸謀，尤萊亞拉斯（Eurypylus）的友情，亞力山大（Alexander）的慷慨，西撒（Caesar）的膽大，特別珍（Trajan）的慈心和正直，曹配拉斯（Zopyrus）的忠心，卡陀（Cato）的智慧，末了使顯赫的人完善的一切行為舉止，有時把牠們集中於一人身上。有時分散在許多人。這一切，用流利而有趣的風格和巧妙的體裁表現出來，就會織成美麗的錦繡無疑。完成之後，這織物的完善和傑出，便可達到著作的最終目的，就是，我曾說的，既教人又娛人。因為作那些書籍的自，由使文人有機會表現他的才能在史詩或抒情詩上面，悲劇或喜劇上面，以及甜蜜而有趣的詩歌學和演講學所包含的一切上面——史詩可以寫成散文，同寫成韻文一樣的好。

第四十八章

教士續談騎士書的問題，及適合他的才智的其他事情。

牧師向教士說：「你說來不錯，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向來著這些書的人更應責備，理由是，像實際上的一樣，他們不管什麼良好的見解或藝術，或一種法規，遵行起來，是會使他們在散文上出名，像希臘拉丁詩之二君主在韻文上一樣的。」教士答道：「有一回，我也作過騎士書，作時想遵守我會說過的一切定規，老實說，我寫了一百頁以上了，想試一試，看能否同我對於牠們的評價相符，我就把牠們示於有學問的善於判決的人，很喜歡這類的書的，和無智識的人，只注意荒誕的東西的；結果頗得大家的稱道。可是我沒有寫下去，一來是感覺這工作不合我的職業，二來是因愚笨的人多過聰明的人，雖然為少數的聰明人所讚美，好過為多數的愚人所笑弄，可是不願出來，做（多數是讀這些書的）昏迷的俗人的混亂的批評之標的。但是最使我把牠擱下而不再想到完成牠的，是我自己想得來的一個理論，這是從今日演出來的趣劇中引伸出來的。就是現下流行的趣劇，無論是杜撰的或是依據歷史的，都是，或大部分是彰著的荒誕，無頭無尾的東西，可是世人卻喜歡聽擁護和稱道牠，編劇的著作家與演劇的優伶，說非如此不足以開心衆人；有規則的，依着藝術的法則結構而成的戲劇，只有三幾個了解牠的有智識的人能欣賞，至於其餘的觀衆就莫明所以，簡直不能了解那作品的意義，所以在他們看來，與其得少數人的喝采，倒不如得多數人的金錢為好，我燒了我眉毛來遵守我方才說的定規之後，我的書說不定會得到這樣的收場，而我便像住在 *Campillo* 街角的成衣匠了。我雖時常勸告伶人，使他們相信其錯誤，叫他們不要演不正式的荒謬的劇本，若演依着藝術法則寫成的，他們就可吸收更多的觀衆而取得更好的聲名；可是他們和他們的見解黏附得沒有道理，沒有解說，能把牠拔脫。記得有一日，我和這些硬梗的傢伙中之一位談話，我說：「告訴我，你可還記得在數年前西班牙演了三個悲

劇本國的著名詩人所編的，使看的人無論是明哲的或愚笨的，無論是粗俗的或高雅的，通通都驚訝，愉快，讚嘆。演劇的人只藉這三本戲所賺得的錢，比藉那時以後所編的任何最好的三十本所賺得的要多。」伶人答道：「不消說，你是指 *Isabella*, *Phyllis*, *Alexandra* 這三本劇本。」我說：「對了，請看牠們是不是嚴守着藝術的法則，是否因此而失去其優勝點，而不能開心大衆，所以錯在衆人貪求荒誕的東西，卻是錯在不知如何去拿出其他更好的東西的人們，因為在忘恩受報 (*Ingratitude Revenge*) 以及奴滿隄亞 (*Narrantia*) 兩個戲劇上沒有荒誕的東西在；在戀愛商人 (*Amorous Merchant*) 尤其是慈惠的女敵人 (*Law-ourable Sho-enemy*) 你也找不到牠，還有明哲的詩人編的其他戲劇，使他們有名聲，得好評而使演牠們的賺許多錢的，從中你也找不出什麼荒誕的地方來。」除這話以外，我更加上其他許多理由，他對之似有幾分迷惑，可是不甘心放棄他錯誤的見解。」

牧師於是說：「教士先生，你提出的題目，喚起我對於目今流行的戲劇的舊恨來，這舊恨同我對於騎士書所懷的是一樣。依西色羅 (*Olevo*) 的意見看來，戲劇應該是人生底鏡子，行爲底模範，真理底肖像；可是現時所表演的，是矛盾底鏡子，愚蠢底模範，淫蕩底肖像了。在第一幕第一場中，一個孩子被裹在襁褓中出場，在第二場中出來，成爲一個有鬚子的大人了，還有比這事更加荒謬的嗎？老人而演成勇士，青年而演成懦夫，下人而演成雄辯家，僕役而演成樞密院議員，國王而演成擔水夫，公主而演成廚役，世上能有什麼比之更加滑稽的？其次，他們對於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位的忽略，我們說什麼好話？我曾看過一本戲，第一幕是在歐羅巴，第二，亞細亞，第三，阿非利加；如果有四幕，這戲是在亞美利加收場無疑，而把四方天下都收入在一劇之中了。如果模仿在戲劇上是主要的事，那麼誰能忍看他們把比平 (*Peppin*) 王或沙里曼帝時的事蹟，歸之於希拉克留士 (*Heracles*) 皇帝，使他佩着十字入耶路撒冷，或者恢復聖地，像普里翁的各弗拉 (*Godfrey of Bouillon*) 一樣，而不顧這兩件事之間過了多少的年載，表演杜撰的戲之時，就從歷史上援引事實，把屬於不同時代不同人物的事件打成一團，全沒「真實」的影迹，只是充滿了露骨的簡直不可原諒的錯誤，可是最糟

的是，有的竟昏醉到稱這個爲完善，而視其餘的一切是咬文嚼字。如果說到宗教問題的戲劇呢，他們創了幾多的虛偽的奇蹟，幾多杜撰的誤解的情節，把這個聖者的奇蹟歸於第二個聖者，就是人類問題的戲劇上，編劇者也擅自顯他們的神通，別無任何目的，不過想使無智的人讚嘆，而誘他們來看吧了。這一切是會損害真理，毀壞歷史，甚至污辱我們西班牙人的智慧的，因爲外人是嚴守戲劇的法則，見我們寫作的東西的荒誕惡狂，要當我們是野蠻無智了。這個辯白，其理由不充足的，就是說，治理得良好的國家，准許戲劇上演的，主要目的，是以正當的娛樂來開心民衆，藉此消除閒散所常產生的歹脾氣，這個目的既然無論好壞的戲都可達到，則定下法則，約束編劇的和演劇的，就不必了。對於這話，我的答覆是，好戲比壞戲是十二萬分地更能達到這個目的，因爲聽的人聽過有藝術性的，編得良好的戲之後，便會爲滑稽所娛，爲莊肅所教，爲奇遇所驚，爲理論所益，便會被欺詐所警戒，被前例所改善，對作惡而生惡感，對美德而生愛慕，因爲好的戲必然會在聽者的心，激起這一切情緒，任憑他是怎樣的冥頑不靈。有這種種性質的戲劇會不及像現在所流行的大多數的戲劇，沒有這種種性質的，這樣使人喜歡，快樂，滿意，這真是不可能中之最不可能的事了。這陋習卻不能大部地歸於詩人身上，因有的詩人深知他們錯在什麼地方，亦十分明白他們應該怎麼辦的；但因戲劇是成了可賣的商品，所以他們說，如果是那一類的東西，演劇家就不肯買牠們，他們也說來不錯；因此，詩人就竭力迎合酬勞他的演劇者的要求。這話的虛實，可從這國最幸運的天才所編的無數的劇本看出來；牠們是那樣的好，詩歌是那樣的秀麗，言詞是那樣的優美，見解是那樣的超越，末了動人的議論是那樣的富麗，風格是那樣的高貴，而使世界充滿了他的令名；可是，因爲他有時要依附演劇家的嗜好，有的作品就達不到藝術上所要求的那麼完善了。有的人寫劇時胡做亂做，致使演劇的不能不跑走，避開刑罰，這是演了有傷於君主或毀謗某宗族的東西時所常有的事體。要消除這一切及其他阻礙，就要任命朝廷中的有學問的精明的人，審查未上演前的一切劇本，不特在朝廷，而且在全西班牙要上演的；沒有他簽字蓋印批准的，當局便不准表演；這樣一來，演劇家便會把劇本統統送上王廷，以後就可放膽表演了；而寫作劇本的，知道他們的作品要經過懂得牠的人

的嚴厲的檢查，也更更加留心更加費力了。有了這辦法，好的劇本便可寫成；民衆的娛樂，西班牙作家的名譽，演劇者的求利和保障，地方官處罰他們的麻煩的省卻，這種種圖謀，便可成功。如果派別人或這人查驗將來出版的騎士書，一定會有好的出世，有着你所說的一切優點，以可喜可貴的佳語妙言之珠寶使我們的國語富麗，也許會使舊書爲人所棄，因新書的光輝而失色。這些新書的出版，不單止是供閒散的人以正當的娛樂，卻也供有正當職務的人的，因弓子不能久曲，人性脆弱的人性，也不能無正派的消遣而久持。」

教士和牧師談論到這兒時，理髮匠便上前來對牧師說：「碩士先生，我說我們可以避暑而牛也有繁盛的鮮草可吃的地方，就是在這兒了。」牧師答：「我喜歡這地方。」他把意思告訴教士，教士也很喜歡和他們一塊停留，爲呈在他們眼前的谷地風光的明媚所招請，因想享受那地風景的樂趣，與及開始令他喜悅的牧師的會談的快樂，兼之細究唐吉訶德的事蹟，他就吩咐他的下人往不遠的客棧去，把所能弄到手的糧食帶回來給大家吃，因爲他決意在那地方過那午後。一個僕人對他說，馱驛那時必然到了棧的，所帶的糧食夠大家吃了，他們到那邊只消買大麥餵驛，不用買什麼東西了。教士說：「既如此，把別的驛子帶去，把馱驛帶回來。」

這時山曹見他所視爲可疑的牧師理髮匠二人不時在前面，就想乘機和他的主人談話，於是走到他坐着的籠子前，對他這樣說：「先生，我爲着釋去良心上的重負起見，不能不把你這着魔的事的始末告訴你，就是騎着驛，掩着面目的，是我們鎮裏的牧師和理髮匠。我猜想他們對你弄鬼把你這樣擄去，純然是妒忌你的，著名的功業勝過他們所致。譬如這是實在，你便不是着魔，卻是受了欺騙，受了愚弄了。我爲着證明他起見，要問你一件事，假如你答覆我——我相信你一定會答覆我的——這明顯的欺騙，你便可用手摩出來，而發覺你不是着了魔，卻是發了狂。」唐吉訶德答：「隨你問什麼話，山曹兒，我會解釋你聽，而答到你滿意，不過，依你所說，同我們同行的那邊的人，是牧師和理髮匠，我們同鄉，相識者，這一層，他們要像成這個樣子，倒不是難的。但是他們實實在在是如此這一層，你就千萬不要相信，你應該明白應該相信的，是即使他們是如你說的，

也必然是迷我的人，化成那個形像；因為魔法家可隨意變形也許變成了我們的兩朋友，使你以為你所以為的，把你引入想像的迷宮中，弄到你有隕西斯（Thesen）指路線，也找不到路出來了。二來，他們這樣做，也許是想使我也猶疑不決，不能想出這禍害是從那裏來的。因為一方面你告訴我，我們村中的牧師和理髮匠和我們一塊，而別一方面，我又見自己被禁在籠子裏，同時知道除了超自然的神力之外，什麼都不足以拘禁我，那我除了說或覺得我着的魔是超過了我在着魔的遊行騎俠的歷史上所會讀過的一切以外，我能說什麼，能覺得什麼來？所以他們是你說的什麼人一層，你放心吧，因為他們之係如此，猶乎我之係土耳其人一樣。至於你問我什麼事，你可以問了，我答覆你，不怕你從今不斷地問到明日早上。」山曹大聲答道：「聖母佑我！先生豈會如此笨頭蠢腦，不感覺我所說的是千真萬確的話——即是說，你這被禁和受辱，是陰謀多於着魔。那麼我把「你的確不是着魔」這一件事證明給你看吧，你告訴我，猶如望上帝救你出這風波時，猶如望你自己不知不覺地投入杜新娜懷中時一般地懇切……」唐吉訶德答：「莫這末求我，你要問便問，我已同你說過會即刻答覆你的疑問。」山曹說：「我就是要求這點，我要明白的，是你告訴我，不要加減絲毫，拿出像先生一樣在漫遊騎俠的名義下從事武器職業的人們所該有和所常有的誠懇，真摯……」唐吉訶德說：「我說，我不會說半點謊語，那麼開始你的詢問吧，不然你停止牠，你這許多推託，假定，冒頭，真使我討厭了，山曹。」山曹答：「我說，我是十分相信老爺的良善和真誠的，因為是有關我們的事，所以我恭恭敬敬地問你：自從你被禁或如你所說被妖術迷在籠中以來，先生不是想如人家所謂放大的或小的水閘嗎？」唐吉訶德說：「山曹，我不知道你放水閘的意思，如果你要我給你直接答覆，便解釋出來。」他答：「先生會不懂得開大水閘或小水閘是什麼？學校裏的學生也曉得這句話哩，我告訴你吧，那是說，你不想做他人不能替你做的事。」唐吉訶德說：「哦，我明白你的話了，山曹，真的，我時時想着，就是現在我也在想着呢，救我出這難境吧，不然就糟透了。」

第四十九章

山曹班差與他的主人唐吉訶德精明的商議。

山曹說：「哈，我終於捉着你的心事了，這是我全意全心想探明的。來，先生，你能否認當一人鬱鬱寡歡之時人家時常對他說的話嗎？「我不明白這個人究竟爲着什麼事體，因爲他不吃飯，不飲東西，不睡覺；人家問他，他也所答非所問，彷彿是着了魔一樣。」可見只有不吃，不飲，不睡，不從事我所說的自然動作的這種人，是着了魔法；可是有着像先生所着着的慾望的，有得吃就吃，有得飲就飲，人家問的時候，也是一一答覆的，就不是着了魔了。」唐吉訶德答：「你說得不錯，但是我也曾和你講過，魔法是有各種各樣的，也許因時間變了魔法也跟着變，而現在的着魔的人，通通都做我所做的，不過在從前卻不然，所以對於一時代的習尚，是無可反對的。我知道而且十分相信，我是着了魔，就是以解除我良心上的壓迫；如果我不以爲是着了魔法，又同一個懦夫一樣，任人關禁在這籠子裏頭，不給此時或者正要我保護的難人與被壓迫者以我也許可以給的助力，那我的良心便要負着重擔了。」山曹答：「不過，我說，爲求更澈底更深切的了解起見，先生最好設法走出這牢獄；我會用盡我的力量，擔任使這事情化爲容易，或把牠辦妥。於是你可以騎你可靠的羅西寧，他也似着了魔一樣，這樣的失意而抑鬱呢，接着我們又可以去冒險，碰我們的運氣。若不順遂嗎，我們儘有時間回來籠子裏，我以忠心可靠的騎士隨從的誠直，來應承和先生共入籠子裏頭，——若你這樣不幸，而我又這樣愚蠢，以致不能把我們的計劃辦成功的話。」唐吉訶德答：「我很樂意遵行你的勸告，山曹兄弟，當你發見救出我的好機會時，我事事也依從你的辦法。不過，山曹，關於我的「不幸」的觀念，不久你便明白牠的錯誤了。」

漫遊騎俠和漫遊不吉之隨僕這樣談談說說，談到牧師教士理髮匠所停留的所在；他們在等候他們。車夫即刻卸去牛韉，放牛在青蒼悅目的谷地。這地的明媚的風光，不特像唐吉訶德這樣昏迷的人，就是像他的

隨從這樣深思遠慮的人，也不免要欣賞一番。山曹請求牧師准他的主人出一會籠子，不然時，籠子就會不十分潔淨，這是有損像他老爺這樣的騎士的尊嚴的。牧師明白他的意思，說他很喜歡答應他的要求，不過他擔心他主人得到了自由，就玩一套老把戲，跑到沒有人再看見他的地方去了。山曹答：『我擔保他不會逃跑。』教士說：『我也可擔保，如果他肯拿出騎俠的精神說一句話，答應不得我們許可，決不離開我們。』聽見他們說的一切話，唐吉訶德答道：『我肯說，但原因是，凡像我一樣着了魔法的，不能自由處置自身，因為以魔法迷他的人，可使他三百年間不能彈動，就是他跑走，也能把他帶上空中擡取回來。』既如此，他說，他們不妨放他自由，這是於他們大有利益的，因為他們不放出他，或走遠去，他就只好捺犯他們的鼻孔了。教士乃握着他的手，還是綁着的，待他發了他的誓，他們就放他出籠，他一出來，快樂得了不得，他第一個動作便是伸身體和手腳。其次到羅西寧那兒，在他臀上拍了兩拍之後，說道：『戰馬的花和鏡！我還相信上帝和他有福的母親會庇佑我們，使我們不久就看見我們自己處在我們的心所渴望的情形：你背着你的主人，我騎着你，施行上天遣我入世的使命。』這樣說着，就和他的隨從走到好遠的地方去，過了一會走回來時，更輕鬆，更想行他的隨從所計劃的。教士凝神望着他，對於他不可解的瘋病很是驚怪，見他談起什麼話來，都可見他是悟性很好的人，祇是曾經說過的話，題一扯到騎俠事業之時，他便踏不着鞍蹬了。所以大家坐在草地上等驢子之時，教士動起憐惜之情向他說道：

『好先生，不成熟的而無聊的騎士書的研讀，豈能弄壞你的腦子，使你相信你今是着了魔，和諸如此類的事，和「真」遠隔是猶乎虛偽之於真理一般的人的悟性怎能相信，在這世界上，有這樣無窮盡的亞瑪隄及這一羣的名俠，這樣多的特拉比遜達（Trapiorda）皇帝，這樣多的喜加尼亞非力斯瑪提，這樣多的女用馬，這樣多的漫遊女郎，這樣多的毒蛇，這樣多的龍，這樣多的罕聞的險事，這樣多的着魔的種類，這樣多的戰爭，這樣多的厲害的交鋒，這樣多的華麗的服裝，這樣多的多情的公主王妃，這樣多的變成伯爵的隨從，這樣多的多智謀的侏儒，這樣多的愛情信，這樣多的求婚，這樣多的豪勇的女子，末了，這樣多的荒唐事，像你的騎

士書中所說的，在我一方面呢，讀牠們而不想到牠們通通都是荒謬不真時，倒還覺得有趣；可是細想到牠們是什麼東西時，就要把最好的，拋向牆上去，或丟進火焰之中——如果牠們在我的手邊的話。牠們要受這個處罰，是因為牠們是虛偽，騙人，出乎常識之外，為新派別與新生活方法的宣揚者，使無智的俗人相信牠們所含的大量的荒唐事，而視之為實在；牠們是這麼冒昧，擾亂聰明而尊貴的先生們的悟性，如對於閣下一樣，弄到不能不禁在籠子裏，放在牛車上面，運到一處，又到一處，好像展覽來賺錢的獅子或老虎一樣。呀，唐吉訶德先生，憐恤你自己吧，回到智慧的懷中吧，你要利用你天稟的大才，把那美好的天資用在別一種的研究，有益於你的良心的，增加你的榮譽的，但是強烈的自然衝動，如果迫着你看功業和義俠底書籍時，你就看聖經裏頭的士師記，士師記裏有驚人的真理，以及不特實在而且英豪的事業。葡萄牙有威利亞杜斯（Viriatus），羅馬，西撒迦，太基，漢尼拔，希臘，亞力山大，卡斯提爾，非南，看沙力斯（Hernan Gonzalez），伯爵，華倫西亞，西德，安達魯西亞，看沙羅赫，南特斯，埃斯特拉瑪杜拉，巴拉特，斯的提哥加沙，色列斯（Xerez），華爾加斯的加沙皮列斯（Garci Perez de Vargas），陀里多，加亞拉梭（Garciaso），西偉利，里翁的瑪奴以君（Don Manuel），讀他們英勇的事蹟，可使才智最高的人快意，受益，歡樂，驚訝。這些讀物，是適合於你的聰明智慧的，我親愛的朋友，讀了，你定會精通歷史，愛慕美德，學知良善，改進行為，英勇而不暴躁，精細而不膽怯，都會使上帝光榮，你自己得益，滿差出名的——我知道你生地和祖宗是在滿差。」

唐吉訶德極細心聽教士的話，說完了，凝視他好一回，他就說：「先生，我覺得你所說的話，全是想勸我相信世上從來沒有過任何的漫遊騎俠，一切的騎士書統統是虛假的，欺人的，害人的，無利於國家的；我不該讀，尤不該信，最不該學牠們而以牠們所教導的行俠事業引為己任。你以為從來沒有什麼哥盧或希臘的亞瑪，隱，或那些書中所充塞着的任何別的騎士。」教士說：「恰如你說的樣子。」唐吉訶德答道：「你又說那些書害了我，弄壞了我的腦子，使我因在籠中，運到一處又到一處，我還是想想補救的辦法，改換我的研究，念過別種書籍比較實在的，比較有趣的，比較有益的為上。」教士說：「不錯。」唐吉訶德說：「那麼，在我看來，你是瘋

子，是着了魔法的人，竟然吐出這許多褻瀆的話，破壞世界如此公認的東西，這東西是非常真的，那一個像你一樣否認牠們的人，我們應該以你讀牠們而使你生氣時加在牠們的刑罰，加在那人身上。想勸人相信世上永沒有亞瑪隱或歷史上充滿着的其他任何騎士冒險家，是想叫人相信太陽不發光，地球不供養生物，冰霜不生冷，世界上能有哪天才勸得別人相信福羅莉伯斯 (Floripes) 公主和巴干帝的蓋 (Gry of Burgundy) 的事是不實在；沙里曼帝時在滿帝伯爾 (Marabio) 橋上的非拉伯拉的事也是不實在的。其實，我向上帝發誓，是實在得如同「現在是白晝」一樣的。如果這些是騙人的，那麼赫克德，或亞巨利士，或特來戰爭，或法蘭西「十二同濟」，或變成了老鴉東西奔走刻刻被他的國人所候着的阿失王，也該是騙人的了。誰敢說瓜利諾麥斯基諾 (Guanino Mezzuino) 和「聖杯」(Saint Graal) 的歷史是騙人；特里士藍 (Tristan) 勳爵和恰西娥 (Iseo) 間的愛情，濟尼比拉后和冷西洛勳爵間的，也是沒有根據的。可是有人差不多記得見過大不列顛最足以傲人的司酒者貴因打娜娜侍婆。這是很可靠的，甚至我的祖母當她看見侍婆戴着可敬的頭巾時，都每每對我說：「孫兒，你看那老婆子多像貴因打娜娜侍婆呢。」可見她不是認得她，便一定見過她的像。其次誰能說伯羅文斯的比得 (Peter of Provence) 以及美麗的瑪加羅娜 (Magalona) 的歷史是不實在？因為直到今日，在王的軍庫中，還可見他騎木馬在天空飛行時用以指揮木馬的那一枝針，這針比韃杆略大，在針旁是放着西德的馬鞍。在倫色華里斯，可以看見奧蘭陀的號角，這號角是棟樑那麼大。由此一切，我斷定有「十二同濟」比得，西德，以及世人所謂冒險者的其他騎俠。如其不然，那就聽人向我說，勇武的葡萄牙人瑪老的約翰 (John de Menlo) 不是漫遊騎俠，他到巴干帝 (Burgundy) 在拉士 (Ras) 城中和差尼 (Charni) 名主名叫必爾爵爺 (Monseigneur Pierre) 的相戰，其後在巴士德 (Bastie) 城中和力姆士丹的恩勒 (Henrique of Remeston) 爵爺相戰，兩回都打勝仗，而得到了光榮的名聲。聽人再向我說，英勇的西班牙人比特羅巴爾巴 (Pedro Barba) 和吉帝爾吉沙達 (Guthierre Quixada) 戰勝了聖包爾伯爵 (Comte Saint Paul) 之子的，不會在巴干帝激戰過冒險過。聽人再來否認古以哇拉的唐非南陀遊入德意志去冒險，在德

意志和奧大利亞王府的公爵的騎士叫米西喬治 (Messire George) 的相戰。聽人說隘口的基尼奧尼斯之書以羅 (Guerode Quinones) 的馬上比武，爾色的路易 (Louis de Falces) 爵爺對於加士曼之唐看加羅 (Gonzalo de Guzman) 即卡斯提爾騎士的事蹟，及本國外國基督教騎士所幹的功業，通通都是笑話。這一切都是真憑實據的，誰還要否認牠們！——我再說一遍——就必然是全無知覺全無理性的人了！」

教士對唐吉訶德講的真假合成的話，很是驚訝，覺得他對於遊行騎俠的事十二分地在行，遂答道：「唐吉訶德先生，我不能否認你說的話是有幾分道理，尤其是關於西班牙騎俠的，我也很承認有法蘭西的「十二同儕」，但是我不能相信他們幹過杜平大僧正所記載的一切事。其實他們是法蘭西王選擇的騎士，稱爲「同儕」者，是因爲他們身分功業相等，即使不然，至少可以當他們是如此。在這方看來，他們就與我們的宗教上的武爵「聖提亞哥」或「加拉得拉哇」(Santiago or Calatrava) 無異，有這動爵的人是，或應該是只有才有勇有家門的貴人。今日我們稱「聖約翰」或「亞根打拉」(Alcantara) 爵士，猶乎在那時候他們叫「十二同儕」爵士，因有那武爵的是十二人，通通相等。說到有西德其人，是無需致疑的，卡皮奧白納陀亦是一樣，然而說他們做過人家說他們做過的事業，卻是有懷疑的絕大理由。至於在王的軍庫有伯羅文斯的比得的針，近旁有巴比加 (Babilona) 的馬鞍一層，我自認有罪，如此無智，如此近視，雖然看見馬鞍，可是到底看不見針，依你所說，針是這麼大，這就多少使人奇怪了。」唐吉訶德答：「是的，是在那邊，萬無可疑，況且聽說人家把牠藏在皮箱裏，恐防生鏽。」教士答道：「也許是吧，不過，我憑我所就的聖職說，我着實記得不會見過，即使是在那兒，我也不一定要相信許多亞瑪隄及我們常聽的那羣騎俠們的故事，像你這樣可敬，這樣才高，這樣有學問的紳士，會相信荒謬的騎士書上所述的奇怪及愚狂的情節爲事實，是不應該的。」

第五十章

教士和唐吉訶德精明的辯論，及其他事體。

唐吉訶德答：「真是笑話！國王許可，檢查員稱善，大家喜讀，無論大小，貧富，智愚，雅俗，總之任何身分地位的各種各樣的人也讚美的書，如此真實的書，會是騙人！難道人家不會告訴我們以某騎士的父親，母親，鄉籍，宗屬，年紀，地方，及每日的一舉一動的細節好先生，還是住嘴，不要亂發這些褻瀆之言吧！你相信我，我勸你做一個精明的人，應付這事：你試讀一讀，就知道讀這類書有什麼樂趣，請問世上還有什麼愉快之事，勝於似乎：在眼前一般，看見一個滾沸着的瀝青大湖，湖中有無數的巨蟒，毒蛇，鱷魚，和各種的兇猛可怕動物，遊來遊去；從湖心聽見最恐怖的聲音說：「騎士，你看這駭人的湖的什麼人哪，如果你想享受深藏在這黑水的底下的幸福，就把你無忌憚的心胸之勇氣表示出來，跳入這火熱的黑湖裏，如果不然，你就不配看那兒的絕大奇觀，這奇觀是藏在住在這駭人的黑湖下面的七個着魔仙女的七個堡壘之中。」騎士一聞可怕的聲音，不待思索或者慮他將遇着的危險，甚至不脫下他累人的重甲，把自身交給上帝和他的愛人庇護之後，便躍入滾沸着的潭裏，當他不介意也不思索他將如何落着之時，發見自己在幸福之國（Elysium）亦簡直不能與之相比的花園當中，那邊，天空似更清朗，太陽似更光明，遠處現出一叢可愛的森林，青蒼而陰暗，非常娛目；無數的五顏六色的小鳥，在錯亂的枝頭之間跳來跳去，唱着甘美而自然的歌兒，十分悅耳。這兒，他看見一條小溪，清涼的水像是液質水晶，喃喃地流過有如「發光的金砂和最純的真珠」的「細砂和白石」上面。那兒，他看見五色碧玉和光滑的大理石造成的人工噴泉。這兒，他又看見一個古樸的建築物，亂嵌着小蠟殼和旋捲的黃白的螺舍，中間點綴着發亮的水晶和透明的翡翠，形形色色，在這兒，模彷彿「自然」的「藝術」也似乎要蓋過「自然」了。於是他忽然望見一座強大的堡壘或華美的王宮，壁是金塊的，雉堞是鑽石的，大門是風信

子石的總之，建築是很令人讚嘆，材料雖然至少是鑽石，紅玉，紅寶石，珍珠，黃金，碧玉，可是工作尤爲可貴。看了這一切之後，世上還有更令人心醉的事，勝過於看一羣的女郎，湧出堡壘門外的嗎？她們華美壯麗的服裝，如果我要如同歷史書上一般細細描寫出來，我一世也描寫不了。於是，其中貌似首領的一位，便來握住躍入火熱的湖中的勇敢的騎士的手，不說一句話引他入富麗的王宮中或堡壘中；把他剝得如他母親生他時一樣精光，就用半溫水給他洗澡，然後給他的全身塗香料，把濃香馥郁的最好的襯衣給他穿好，接着走來了一個女郎，把一件斗篷披在他肩上，斗篷值得至少一座城，或者不止。此後最妙的是看他被人引到別一廳中，見掉几排得非常整齊，而迷惑驚詫起來！於是看他在從龍涎香和香花提蒸出來的水中洗手！看他坐在象牙椅中！看女郎嚴肅地侍奉他！於是看色色的爽口的食品，調理得非常好吃，使食慾不知如何指揮才好！當他吃飯時，聽那柔軟的樂音，不知是誰唱的，也不知聲音從那一向來！飯吃完，餐布取去之後，騎士凭倚在他椅邊，也許依着習俗剔牙齒，同時在廳門突然走入一位姑娘，比隨便那一位要美麗的多的，來坐在騎士的旁邊，開始告訴他那是什麼堡壘，她是如何着魔和其他使騎士和讀史的人驚訝讚嘆的許多事情。現在我不再詳說下去了，因爲你可以從此得到結論，就是讀任何遊行騎使歷史的任何部分，必然使讀者驚異而喜悅。」

「所以你可以相信我，先生，依我方才所指示的，讀這些書；讀了你就覺得牠們會消除你一切抑鬱而改善你的性質——性質是不好的話。至若我自己呢，我敢說自從作漫遊騎使以來，我就變成英勇，有禮，豪爽，文雅，慷慨，懇懇，敢死，溫和，忍耐，而經得起勞苦，囚禁，妖術，雖然方才我像狂人一樣被關在籠子裏，可是我也希望憑我的手力——同時也要上天庇佑，命運也不阻礙——在幾日之內成爲某國的王，把藏在我這胸中的豪爽和謝意發揮出來。老實說，先生，貧乏的人，不能表示他豪爽的美德，那怕這美德有如何高深程度。祇存在於心頭的謝意是死東西，正如無工作的信心一樣，因爲這個原因，所以我盼望「命運」——即速賜我以做皇帝的機緣，使我可以表露我的心迹，拿好處給我的朋友，尤其是我這隨僕可憐的山曹班差，他是世上最好的人，我本想把早已應許他的伯爵賜他，祇是我擔心他不够才幹管治他的領土。」

山曹聽見他主人最末的話，對他說：「唐吉詞德先生，請你出力替我取得你這樣時時應許我和我盼望得這樣久的這伯爵吧。我可以給你擔保，我決不致於不夠才幹來管治領土。即使是不够吧，但我也會聽人說過，世上有許多的人耕采地，每年納多少租給地主，負責打理采地的一切事務；而王侯本人便伸長兩腿，舒適地躺着，享他們給他的租，不掛心其他什麼事。我正要如此，不尋無謂的煩惱，馬上把一切讓棄，像一個公爵一般吃我的地租，不管世事的浮沉。」教士說：「山曹兄，這是單指國課的享用而言，可是說到正義的行使，王侯本人就不能不留意，且還要有才幹及健全的判斷力，尤其是正真的心；開始時我們缺乏這個，手段和目的就每每要弄錯，所以上帝每每佐助鈍僕的人的善意，而挫折狡猾的人的惡謀。」山曹答：「我不明白這些哲理，我只知道，盼望學會管理領土一樣快地把伯爵得來，因為我也有別人一樣大的靈魂，人上人一樣大的身體，我也可同任何人一樣，做自己領地的王。做了王了，我便可做我所喜歡的；做我所喜歡的了，我便可為所欲為；為所欲為了，我便滿足；滿足了，便不再有慾望；不再有慾望了，事情便告完結。疆土要來時總會來，不然便再會了；如同一個盲人對別一個說的，我們互相看看吧。」教士說：「你談的哲理很不壞，可是伯爵一層，一言難盡。」唐吉詞德答：「我不知有何言未盡，我只用封隨從作飛姆島爵士的大哥盧亞瑪隄的模範處置我自己，所以可以不經良心上的猜疑封山曹為伯爵，因他是遊行騎俠所有最好的隨從的一個呢。」騎士有條不紊的瘋狂，他細敘湖上騎俠的奇遇的方法，騎士書在他腦中的印象，使教士驚詫未了，這樣熱烈希望得到主人許他的伯爵的山曹，他的愚蠢使教士奇怪。

這時到客棧去帶馱驛的教士的僕人回來了。把氈展開在青草地上之後，大家就在樹蔭下坐下來，在那邊吃，使車夫不致失了那新鮮牧草的便利，像前頭說過的。正在吃的時候，他們忽然聽見巨大的聲和小鈴的響，在不遠的荆棘叢中；同時他們看見一頭美麗的雌山羊，有黑、白、灰三色的斑點的，跑出叢林之外，後面跟着一個牧人，以他常用的語調大聲叫她停腳且回來攔裏。逃亡的山羊驚到發抖，走到許多人跟前，似乎想求他們保護一樣，在那兒停步。牧人上前去握着她的兩角，當她是能夠談話和推理似的，同她說道：「呀！你這浪蕩

婦，你這有斑點的優角！是什麼浮躁性，使你近日這樣狐疑起來！那狼等候着你，孩子！美麗的，你肯告訴我爲的是什麼事嗎？除了你是女性，所以不能安靜以外還有什麼理由？你這習性及和與你相似的她們的習性真是可詛咒的！回來，我愛，回來，你或者不怎樣的滿意，可是在你自己的欄裏，在你自己的伴侶中間，至少總比較安全，你是要看守和領導他們的，卻自己東奔西走，那他們將怎樣呢？牧羊人的話使聽的人非常快樂，尤其是教士。他對他說：『我請求你，兄弟，莫急於追這山羊這樣快回欄裏去；因爲照你所說，她是女性，那末你用多大氣力攔阻她，她也是要順從她自己的天生本能的來，請用這塊肉，然後請飲這盞酒，平平你的氣，同時羊子也會安靜的。』他一邊說一邊給他以冷的兔腿；牧人把腿接過去，向他感謝，於是飲了一口酒，坐下說道：『諸位先生，我雖然和這動物這樣認真說話，可是你們不要以爲我是傻子，因爲我對他說的話，的確不是沒有深意的。我誠然是鄉下人，可是和人說話與和畜牲說話的區別倒還曉得。』牧師說：『我十分相信你的話，因爲我憑經驗覺得山林會產生有學問的人，牧人的宅舍也會容着哲學家。』牧羊人的說：『先生，他們中間至少有從經驗中得到智識的人，爲着使你們相信這事起見，我雖未經人家請求而自薦，可是只要你們不覺得厭煩，只要你們各位先生肯留心聽，我就可以告訴你們一個實在的故事，證明我和這位先生（指牧師）所說的話。』

唐吉訶德答：『這事有多少「新奇驚險」的面目，所以在我一方面，是很熱誠聽你的話的；我猜想這各位先生也是很願意聽，他們是通達分明的人，愛聽使人起驚異，快樂，喜悅之感的耐人尋味的新奇事——我相信你的故事定是如此。那末就開首講吧，朋友，大家都會聽。』山曹說：『我收回我的賭注，要帶這肉往那兒的小溪邊，我想在那邊裝飽我的肚子以防三日的飢餓。我曾聽我唐吉訶德老爺說過：遊行騎俠有得吃時，便要吃到不能再吃，因爲常常會走進錯綜混亂的森林中，五六天尋不着路出去；如果你的肚子不會裝飽，行囊不會預備着東西，你就可以在那邊停留，每每停留到化成木乃伊。』唐吉訶德說：『你的話很是，山曹，你要到那兒就到那兒，你能吃什麼就吃什麼吧。我已經吃飽，只想給我的心以牠的點心聽這好人的故事。』教士說：

「我們也是一樣。」他於是請牧人開首講他答應講的故事。牧人一手握着羊的角，一手在她的背後拍了兩下說：「斑點的傻子，在我身邊躺下來，因為我們暫時不回去了。」山羊似乎懂得他的意思。她主人一坐下，她就很安靜的躺在他的身旁，儘望着他的面孔，似乎是注意她的主人要說的話的樣子。他就這樣開始講他的故事。

第五十一章

牧羊者講給陪伴唐吉訶德的人們的故事。

「雖這山谷三哩克，有一座城鎮，這城鎮雖然不大，但在這一帶地方是最富饒的一個。鎮中有一位農人，性情很善，一尊重，雖然每每是和「富有」連爲一氣，可是他被人敬仰與其說因由他所有的財富，倒不如說是因由他的品德。但是使他的幸福圓滿的，是正如他自己時常說的，他有特別地美麗，非常地明達，溫雅，貞淑的女兒。凡是認得她看過她的，見「上天」和「自然」賜她的傑出的賦性，都十分驚慕。兒時，她是美麗，長大時，她更加更加美麗；到十六歲時，她是美麗的化身。以後她的美名開始散佈到所有的鄰村；我只說「到隣村」嗎？其實是散佈到最遠的城市，甚至傳到王侯的宮庭，達到各種各色人的耳際；使他們由各地到來見她，當她是什麼聖蹟或顯靈的神像一般。她的父親防護她，她也防護自己，因爲保衛少女，本人的拘謹，勝於勾鎖，鐵門與橫木。她父親的財富和女兒的秀麗，招誘本村的和外地的各色人來求她做妻子；但有處置這麼珍貴的珠寶的權的人，迷惑而不決，在許多不斷地苦求着的求婚者中間，不知把她許給誰好。求婚的人們當中，我是其中的一個，自信有成功之大希望，因她父親知道我和他同鄉，血統純淨，年華正盛，家中頗有資財，才能也不怎樣壞。我們鄉中的另一個人，有同我一樣的優越點的，也向她求婚；使她的父親三心兩意起來，覺得把她許我們二人中那一個都好。爲着解除這迷惑起見，他便決意把這事告訴里安德拉（Laudra）——這是我陷入這悲慘的境地的那位有錢女郎的名字。他想我們既不相上下，就最好把「取捨」給他所愛的女兒。這是想爲兒女擇配的父母所值得模仿的事例。我不是說他們要聽他們選擇有害的東西，不過他們應該把良好的示他們，聽他們由此隨意選擇。在我一方面，我不知道里安德拉的心願如何，只知她父親攔我們，說他的女兒年紀太輕，及其他的話，既不使他所負，也不辭卻我們之中任一人的。我的情敵叫安西摩，我名叫有

琪尼奧（Bungenio）同這悲劇有關的人物的名字，你們是應該知道；這悲劇的收場雖是懸而未決，可是牠的愁慘，卻不難預料。

『大約在那個時候，我們鎮裏來了一個羅加的文生（Vincent de la Roca）是本村貧窶農人的兒子，從意大利及其他國土歸來，在那兒曾當過兵；在他十二歲時，一位上尉帶他部下行經我們地方時，將他由本城帶到他處。這青年再過十二年之後回來，穿着軍衣，遍身五顏六色，掛着千種水晶裝飾品和細緻的鋼鍊，今天他穿着這樣的服裝，明天穿着那樣，可是通通都是不足道的，假的，不重的，尤不值錢的。天生險惡，如果是有這一點子餘暇便成險惡的化身的鄉人，注意和猜度他所有的裝飾和要貨，曉得他有顏色不同的三套衣服和配牠們的襪和襪帶；但他用極多的方法，使牠們變出五花八門的樣裝，致令沒有去計算的人，不免要發誓，說他有十套以上的衣裳及二十個以上的羽飾。請大家不要當作我講及他的裝飾為冒昧或累贅，因為牠是事情的主要部分。他慣坐在我們市場中的一株大白楊樹下的石凳上，會使我們呆呆地聽他講他的事業。全球沒有土地他不曾看過，沒有戰爭他不曾參與。他殺死的摩爾人，多過摩洛哥和杜尼斯的。據他說，他作的二人決戰，多過干帝魯那（Gante Luna）巴拉特斯的提哥加沙和其他成千的人，且一定戰勝，絕不會流一點血。於是他會把傷痕呈給我們看，雖然看不清，但他也叫我們相信，那是他在東征西打時所受的槍彈傷。一句話：他會擺出奇罕的架子，Thou着他的同輩和相識，說他的手臂是他父親，他的事業是他的門弟，說他是軍人，無所負於王。除了這些大話以外，他也懂得一點音樂，彈得一點六絃琵琶，有人說他會叫牠說話呢。可是他的聰明才幹還不止這點，因為他有幾分是詩人，會把鄉中發生的一切微塵大的事編成四哩半長的歌兒。

『我所說的這位軍人，這位羅加的文生，這位英雄，這位公子，這位音樂家，這位詩人，時常為里安德拉從（與市場相對的）她家的窗上所看見，所驚慕。他輝煌的外觀把她的心牽動了；他的歌兒使她昏迷了，他作的一切歌子，都贈給她至少二十份抄本；他所聲揚的他的功勳傳到她耳中；臨末——似乎有鬼在主使一樣——在他未敢向她求婚之前，她竟愛上了他。論到愛情，最易做的無過於得到女人的心願的佐助，所以里安

德拉和文生彼此就不難投機起來。在任哪個求婚人，絲毫也未想到她的計劃之前，她已經把牠實行了；她離開她親愛的父親——她母親已故——和軍人逃出城外。這事，在他看來，比他自已吹的其他一切事業，都更可誇。這事驚動全城和聽見這消息的一切人們，我自己吃驚，安西摩詫異，她的父親憂愁，她的親戚羞恥，法庭告警，「神聖兄弟會」的騎兵準備着，他們塞阻大路，探查森林，無一處不加訪尋。三日之後，他們在山洞中找着可憐的癡心的里安德拉，只穿着襯衣，她從家中帶走的許多金錢和許多珍貴的珠寶，皆被軍人奪去了。他們帶她去見她憂鬱的父親，他們問她怎樣遇着這不幸的。她直承羅加的文生騙了她，答應和她結婚之後，便勸她離開她父親家，說他必然帶她往那不勒斯(Naples)——全世界最富最美的城，她因過於粗心，便輕信他的話，搶了她的父親財物，就在她失蹤的那一夜，把一切交在他的手中，他引她入崎嶇的山中，囚禁她在他們找見她在那兒的那山洞裏。她又告訴他們說，那軍人怎樣除了她的貞操以外，奪了她的一切，丟下她在那兒，自己就逃了，這是使我們更加奇怪的事情；因為我們不容易相信，那樣的後生子，能够這樣清廉。但她認真表明這事，她父親才放心一點，以為軍人從他女兒身上取去的財物，不算得什麼，因為一失之後就永遠得不回來的她的珠寶還在。

「里安德拉回到家來的那一天，我們還是看不見她，她父親送她到不遠的城中的尼姑庵去，把她關閉在那兒，希望「時間」消除她惹起的惡言的大部分。特別在不因她的好壞而得到利益的人們看來，她幼小的年華是可以作她的錯過的表白；可是曉得她的聰明智慧的人，就說她的錯過不是由於她的愚昧，卻是由於她的輕佻和女性天生的癖性，每每是不肯三思，毫無定見的。里安德拉囚禁了，安西摩的眼睛便盲了，至少不能看見任何悅目的事物；我的也在黑暗中，沒有光明引牠們去看任何快樂的東西。她的離開使我們的悲痛增加，我們的耐性消失。我們咒罵軍人的裝飾，恨她父親防範的缺乏。末了安西摩和我決意離城到這村中，在這兒，他牧養他自己的許多綿羊，我也牧養我自己的大羣山羊，我們這麼地在這林木之間度我們的生。一塊唱着讚美或責備美麗的歌兒，不然是獨自嘆息，獨自向天訴冤，以發洩我們的熱情。有好

多向里安德拉求婚的別人，學我們來這險峻的山中，做同我們一樣的事務。所以這地方似成爲牧畜的亞卡隄亞（Arcadia），充滿了牧人和牧人屋舍。此地沒有一處地方聽不見里安德拉的名字。這個罵她，說她癡愚，不忠，放蕩，那個責她粗率，淫亂，有的饒恕，原諒她；別的控告，懲責她；一方讚頌她的美貌，另一方斥責她的劣性；總之，個個人詆譭她，個個人崇拜她；狂到有的埋怨所受於她的輕蔑，但始終不和她說話；有的嗟嘆感慨，生狂烈的妒忌的病，雖然她始終未招惹人的妒忌；因爲像我說過的，在她受辱之前，她的心事未被人們所知。石山的洞穴中，溪澗的旁邊，樹林的蔭影下，莫不有牧人向着天空訴說他的不幸。回聲發生之所在，便重念里安德拉的名字；山林喊着里安德拉，溪澗吟着里安德拉。總之，她使我們通通的人迷惑而着魔，望所不可望，憂而不知所憂。在這許多的狂人中間，最有也最無見識的是我的情敵安西摩。他本有許多其他可埋怨的地方，卻只埋怨和她離別，一邊彈令人讚慕的摩爾胡琴，一邊吟唱表示他優越的天才的詩歌。我行的，是容易一點的，在我看來是好一點的辦法，就是罵女人的放蕩，她們的無恆和二心，她們的死誓言和受損的盟約，總之，她們戀愛和選擇時謹慎的缺乏。

「先生們，這是我方才和這山羊談話及理論的原因，她因爲是女性，所以我輕視她，雖然她是我羊羣中最好的山羊。這就是我要對大家講的事，如果我講的令人生厭，我就招待大家向大家賠罪。我的屋舍很近，那邊有新鮮的乳，很香的餅，以及各種各樣應時的鮮果，爽口而悅目。」

第五十二章

唐吉訶德和牧羊羊者的爭鬪，及他以額汗冒成功的徒弟們之奇險。

牧羊羊的人的事，使聽的人個個快樂，特別是教士；他用特別的好奇心，留意他講話的方式，由此發見他是近乎文雅的庭臣，而不像是粗魯的牧人，因此就說牧師說山林產生有學問的人，這話是很不錯的。大家都很願意爲有琪尼奧出力，但是最慷慨的還是唐吉訶德，他說：「牧人老兄，真的，假如我可以遇任何的新險，我一定就馬上出發，爲你効勞；里安德拉拘留在尼姑庵中，自然不是她所願意的，所以我要不顧尼庵住持和一切反對的人們，把她從庵中奪出，放在你的手中，任由你處治，但以不違反騎士的法律爲限，這法律是不許任何人把任何的強暴施於少女的。可是我盼望上帝（我們的主）使懷惡意的妖術家的法力，不致大到不可爲別的懷好心的妖術家所制服。若然，我便答應幫助你，保護你，以盡我的義務，這義務無非是輔佐弱者和難人。」牧人注視唐吉訶德，見他服裝難看，面容醜劣，便低聲問坐在他身邊的理髮匠：「請問，先生，這是誰，樣子這樣奇怪。說話這樣狂誕的。」理髮匠答：「是誰，可不是大名鼎鼎的滿差唐吉訶德。」「殘暴」的伸雪者，「罪惡」的匡正者，少女的保護者，巨怪的恐怖者，戰爭的勝利者。」牧人說：「這很像是我們在騎士書中所讀的，他們也是做你說這人做的一切事情。不過在我看來，不是你開玩笑，便是這位先生的腦袋裏頭沒有腦漿了。」這時騎士說：「你是大大的王八，你的腦袋才是沒有腦漿，我的腦袋多過你的淫婦。」說着，取了一塊近前的麵包，猛力的投在他的面上，把他的鼻子投扁了。不懂玩笑的牧人，見他待遇他自己之認真，不顧毡子或餐巾和圍坐着的人，就向唐吉訶德撲過去，以兩手緊握他的喉嚨，幾乎把他叉死了，好在他自己認爲，不顧毡子後面捉着他的兩肩，把他向背一投，投在餐巾上，把盤碟打破，使餐巾上的所有東西潑出的潑出，翻倒的翻倒。唐吉訶德脫了身之後，向牧人衝過去。牧人受由曹踐踏蹴踢，滿面血水，在地上亂爬，想拿刀子，以作血的復仇。

可是牧師教士二人攔阻着他，牧人得理髮匠的助幫，把唐吉詞德擒在下面，降落如同雨般的拳頭，把可憐的騎俠的面孔打得同他自己的一樣鮮血淋漓。教士和牧師笑得肚皮要爆裂了，官兵樂到手舞足蹈；他們喝采吶喊，如同當狗打架時人們所爲的一樣。只有山曹沒有辦法，給教士的僕人捉住，不能助他的主人。總之，除還在互相廝打的兩個戰士以外，大家都極高興和快樂之時，他們忽聞陰慘的喇叭聲，使他們回頭看聲音傳來的所在。可是感得最奇異的是唐吉詞德。他雖然好不甘心地被牧人所擒，受他一場毒打，都對他說：「鬼老兄——你有勇氣和氣力克服我，就當然是鬼，不是其他任何東西——我求你，停戰一小時，因為那喇叭悲哀的聲音，我們所聽見的，似乎是召我去遇新「險」。」牧羊人這時因打人和被打十分力乏，立地放了唐吉詞德。唐吉詞德就立起身，回頭看聲音傳來的地方，見好多人從山崗上下來，穿着白衣，同修行者一樣。

事情是，那年的雲不降時雨於地上，各鄉的人都巡行，苦修，祈禱，求上帝開他仁慈的手，降甘雨給他們。就是這個緣故，所以各村的人民都結隊到一個虔誠的隱士之住宅，這住宅是建在那村旁邊的小山之腰上。唐吉詞德見苦修者的奇裝，不記得是常時看過的，以爲是什麼險事，要他做漫遊騎俠的人獨自去幹的。使這幻想更加強固的是，他以為他們所擡的遮着黑布的神像，必然是給那些邪惡的人粗暴的惡徒擡去的。貴婦他的腦中一起這個念頭，他就快快地跑到四處吃草的羅西寧，從馬鞍上取下盾牌和轡頭，馬上給他上轡頭。由山曹手中接過了他的劍，便騎羅西寧，手臂穿上盾牌，高聲對在場的諸人說：「我尊貴的同伴，你們現在就可以曉得世上須有從事騎士事業的人的重要了。我說，你們可以從我怎樣恢復被人擡去的那女士的自由，而看出遊行騎俠之是否應該看重了。」說着他就用腳跟踢羅西寧兩腰（因為沒有刺馬輪），半快半慢地，馳前去攻苦修者（在這忠實的歷史全部，我們不曾讀過羅西寧疾奔過）。教士，牧師，理髮匠白阻他，山曹也白喊道：「你往那兒去，唐吉詞德先生！你心中是有什麼魔鬼，使你起心攻擊天主教！你想——哎喲！——先生，這是苦行者的巡行隊，他們擡的女士是「神聖的貞女」的像；你當心你幹的事吧，這一次我相信你必然不曉得。」山曹徒勞無功，因為他主人的心思全注在與白衣人的接戰，和穿黑衣詭哀的女士的救出，所以他沒有

聽見一句話，即使聽見，他也不肯回來，那怕是國王召他。現在他跑到巡行隊那兒了，就勒住早想休息一會的羅西寧，發出混亂而沙啞的聲說：『你們這班一定不是有好意來掩着面孔的人，停下一步來聽我要說的話。』先停步的是扛像的人，唱祭文的四個祭司之一見唐吉訶德的怪樣，羅西寧的瘦削，和其餘令人發笑的东西，答覆他說：『好兄弟，如果有什麼話向我們說，就快快說吧；我們的這些弟兄，把他們的身子鞭碎了；我們不能，也不該，停下一步來聽什麼話，除非是短得兩句可以說完的。』唐吉訶德答道：『我一句說完牠，就是，你們馬上解放那美麗的小姐，她的眼淚和她的愁容，明明是表示她的被人強迫帶走，和你們給她的一種難堪的虐待。我生入世間來，是伸雪這類的枉屈事的，所以不能允許你們再進一步，除非你們先給她以她願望所應有的自由。』聽見這些話的人，由此斷定他是什麼狂人，所以就大笑了一陣，這一笑使他更加冒火；他不再說話，抽起他的劍，攻擊扛像的一個扛像的，把擔子交給他的同伴，上前去迎唐吉訶德，揮着休止時用以支承扛架的棒子，此棒受着騎士發來的猛烈的一刀，而砍成兩段之時，就用所剩的一段毆唐吉訶德，持劍手的肩膀，他的盾牌不能擋住這猛烈的勢力，於是可憐的唐吉訶德就不幸地翻落地上。在後面氣喘喘地緊跟着主人的山曹，見他落地，就喝他的敵人不要再打他，因為他是可憐的着了魔的騎士，有生以來對任何人也沒有做過什麼壞事的。可是使鄉下人放手的，不是山曹的呼喝，卻是他看見唐吉訶德既不動手也不動腳，以為被他殺死了，他便火速揭起衫到腰帶上，如同鹿子一樣快地在野地上跑走了。

這時騎士的同伴上前來了，巡行者見他們向他們奔來，並且同着有弩的『神聖兄弟會』的官兵，便開始擔心有什麼不吉的意外，而環繞着神像；舉起他們的法帽，握他們的鞭子，祭司們則握他們的蠟燭，等對方的攻擊，決意保衛他們自己，如果可能，就侵犯向他們開擊的。可是命運安排的事好過他們所料想的：因為山曹所做的只是投身在他主人的身體上，傾吐世界上最悲慘最可笑的哀情，以為他真的死了。牧師給巡行隊中的別一牧師所認得，他們的相識就消除了兩方人的驚慮。第一個牧師三言兩句地告訴第二個的，說唐吉訶德是什麼人，他和全隊的苦行者就去看看可憐的騎士是不是死了。他們聽見山曹眼中含淚說：『騎俠的花

呀！只一擊便完結了你善用的生命！你宗族的光榮，滿差的及全世界的聲名和顯耀呀！世界失了！你，便將充滿着惡人，他們便不擔心因作惡而受罰了！比一切的亞力山大都要慷慨的人兒，只八個月頭的服務，你便給我以海水所環繞，圍的最好的海島，你這對傲慢者謙虛而對謙虛者傲慢的人，險事的擔當者，恥辱的遭受者，無凶端的鍾情人，善良的模仿者，惡徒的皮鞭，鄙夫的敵人，總之什麼都可以說的漫遊騎俠呀！唐吉訶德給山曹的哀悼和叫聲所驚醒了，他第一句話是：『和你這甜蜜可愛的杜新娜離開而生活的人，其所遭受的不幸，比這個還要大呢。幫忙，山曹友，放我在魔車上；我騎不得羅西寧的鞍，這肩膀完全打碎了。』山曹說：『我誠懇地遵你的命，親愛的先生，我們同望你順利的這些先生們回家去吧，到了家，我們再打算作第二次出遊，這第二次也許更加順利，更加出名。』騎士答道：『你說來有理，最明哲的辦法是，等到現在正得勢的定命星的不祥的勢力過去時再來打算。』教士，牧師，理髮匠向他說，他們很贊同他的意思，從山曹的愚行得到許多的快樂之後，就將唐吉訶德像前時一樣放在車上。

行列依照着前時的順序，繼續前進。牧人和他們告別，官兵不肯再上前，牧師就依原來的議定酬勞他們。教士請牧師告訴他唐吉訶德未來情形，他的瘋症是治好還是加劇，於是分手，走他的路。總之他們通通都散開了，各行各的路了，剩下牧師，理髮匠，唐吉訶德，以及同主人一樣堅忍地遭受一切不幸的好羅西寧。車夫給牛上輓，把騎士安置在草把上，以往常的快慢在牧師所指揮的道路徐行。第六日，他們到唐吉訶德的村，入村時是中午，那日是禮拜日，一切的人都聚在唐吉訶德的車不能不經過的市場。個個人跑來看車中是什麼人，見是他們同鎮人時，大大吃驚，有一個小孩就跑去報告管家婆和甥女，說她們的主人與舅父歸來了，瘦弱地蒼白地，躺在一束草稈上，用牛車載着。聽兩個好女人呼號，看她們打自己又咒罵該死的騎士書，真覺可憐。當她們見唐吉訶德入門時，又是鬧了一場。

山曹的妻是得知她丈夫跟唐吉訶德，做他的遊行騎俠隨從，聽得唐吉訶德到來的消息，便到他那兒。她一見丈夫，問他的第一句是：『驢子平安嗎？』山曹說：『平安，比他的主人要平安。』她答道：『感謝天公如此。』

佑我。不過，朋友，你當隨從一定得到了什麼好東西吧！你帶歸什麼裙給我，什麼鞋給你的孩子呢？」山曹說：「我都沒有帶這些親愛的妻，但我帶了別的更要緊更重大的東西。」妻答：「我很喜歡那東西，請把這更要緊更重大的東西拿給我瞧，我的朋友。我要看一看，使我這心歡喜歡喜；自你走後許久到今，我的心是十分地愁悶面抑鬱呢。」山曹說：「到家時看吧，妻，目前你可以滿足了，因為如果上帝高興，我們便再行出發去冒險，過不多時，你就看見我做伯爵或島總督，島也不是尋常的，卻是世界上最好的呢。」妻說：「但願上帝成全這事，丈夫，我們極需要牠，不過，你告訴我，你說的「島」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你的話。」山曹答：「蜂蜜不合驢口，該明白時你就會明白，並且聽見諸侯們稱你爲「大夫人」時，你就要驚怪啦。」的里莎班差（Theresa Pansa）答道：「山曹你的什麼「大夫人」——「島」——「諸侯」是什麼意思？」的里莎班差是山曹妻的名，他們雖非同宗，但滴差的風俗是，妻子取丈夫的名字，山曹說：「莫這樣着忙，就要明白這事，我祇能說，我對你講的是實話，那末你封住你的嘴吧，不過暫時我且告訴你：對於一個好人，世上最有趣的，莫過於做漫遊騎俠和冒險家的隨從，誠然所遇的事，每每不如人意，百分之中，九十九是橫禍和不幸，這是我從經驗中得知的，我有時被人放在氈裏拋一陣，有時被人打一場，然而，等候奇遇，越過山嶺，深入森林，行經石岩，探訪宮堡，不給一文錢，隨意住在棧裏，倒是有趣得很。」

山曹和他老婆的里莎班差說着這些話時，管家婆和甥女接待唐吉訶德，脫了他的衣服，就安置他在他的牀上，他切切地儘看她們，不十分明白自己在什麼地方，牧師吩咐甥女細心地照顧和善待他；告訴她，他們怎樣的艱難帶他回家，所以她要怎樣的當心，不要再給他以溜走的機會。於是兩個女人又嗟嘆起來，又罵騎士書籍，請求上天把這樣多的謊話和狂言的創造者們投入地獄的中心去。最後她們仍然十分地擔心和憂慮，恐怕唐吉訶德一覺得身子好些時，她們又失去她們的舅父與主人——結果是不出她們所料，可是這歷史的作者，他雖然以極度的好奇心和勤勉，來追究唐吉訶德第三次出遊之時所幹的事業，可是不能——至少從有實據的任何記載上——得到什麼材料。不過「傳聞」尙留在滿差人的記憶中，說唐吉訶德三次

出遊是到沙拉可沙 (Saragosa)，在這城中，他參加了一個著名的馬上比武，並遇着他的勇敢聰明相配合的事體。他本不知道關於他的死亡的任何事物，好在順利的機緣使他識得一位老醫生，在他保管之下有一個鉛箱子，據他說，是從那時重建的隱士舊宅的遺蹟之下拾得的。這鉛箱中藏有羊皮紙手抄本，是用『古特』(Gothic)字體寫的卡斯提爾詩句，敘述他許多的功蹟，杜新娜的美貌，羅西寧的樣子，山曹的忠實，唐吉訶德本人的殯葬，及論到他生活與行爲的墓文和讚歌，可以讀可以辨清的，已被這素所未見的奇史的忠實作者插在這兒了。這歷史的作者，對讀牠的人們不望別的回報，來酬謝他考查滿差所有文庫以便發表牠時所費的許多心血，只望他們像普通的通達的人一樣，相信於在世上頗有令名的騎士書，這樣一來，他就算得了無上的報酬，也就滿足了，還要鼓起勇氣來搜尋別的，別的縱使沒有這樣真實，但至少同樣的趣味和創見。在鉛箱中的皮紙上寫的字是這樣：

滿差之一鎮亞加馬西拉 (Argamasilla) 之學士們

記

英勇的滿差唐吉訶德之生與死

亞加馬西拉之學士毛尼况哥

題

唐吉訶德之墓

躺在這兒的騎士，

是戰爭的雷火，滿差的榮譽，

他的聰明智慧，高超卓絕，

他的武名由高遠 (Gaeta) 傳到中國。

他騎着有名的戰馬羅西寧，
臂上穿着圓盾，
頭戴鐵盔手執劍，
漫遊四方行險。

論愛情或論膽量，
都使亞瑪隄的名望無光，
使英武的卡老失色，
使皮利安尼斯的聲譽失滅。

亞加馬西拉之學士巴尼亞瓜陀

讚美

陀波梭杜新娜

你看着的這肥胖而強壯的姑娘，
胸膛挺出，神情英壯，
是騎士唐吉訶德之愛人，
美麗的杜新娜，陀波梭的女王。

唐吉訶德

爲着她，他帶着盾和劍，
把黑山之四處踏遍，
走交了孟隄爾名地，
受了無數的苦艱。
不幸！『死』把這樣美麗的花兒割去，
『愛』把專橫的勢力施於這樣的騎士！

亞加馬西拉最聰明的學士加伯利曹沙

讚美

唐吉訶德之馬羅西寧

在樹根飲着『屠殺』發出『戰爭』之香
的一株高傲宏偉的硬樹之上，
作戰歸來的狂勇的滿差騎士
掛了他的鎧甲——發出萬丈光輝，
他的一張血旗——在空中戰抖，
和他的一把鋼刀——會打倒擊散，攻潰，
砍斷，斬殺無數敵仇；
真是從所未聞的英勇！
『文藝』要創個新式的詩來讚頌這新的光榮。

誠然，亞瑪隄使哥兒有着名望，
而他的後輩令希臘發出光芒，
但女戰神（Belona）之珍重，
加至上之光榮於唐吉訶德，
在滿差從沒如此顯赫的聲聞，
就是他的名馬羅西寧也在名譽之前飛奔，
因為論英駿，神速與雄心之火，
他都勝於巴也打（Bayante）和伯利克利亞陀羅（Brigliadoro）。

亞加馬西拉之小學士伯拉陀
爲山曹班差而作

我的詩詞是讚美山曹班差，
你請看他，
他的身子雖然小，
但他的靈魂卻很大。
他比世上一切人都質樸，
像他母親生他時一樣直率，
他騎着他的驢隨着羅西寧尾後，
跟他主人走在天涯地角。

做伯爵是他的希望，
他不是不該有這樣的思想，
無奈在不懷好意的時代，
『良善』難得登到人所妒忌之『榮光』，
好虛榮之衆生，還是把希望拋在一邊，
不要信靠開心人的『志願』，
牠無論答應給你什麼，
收場一定是幻夢與輕煙。

亞加馬西拉學士加其地亞羅
在

唐吉訶德墓上所作碑文

這兒躺着一個不幸的騎士，
打了無數仗，受了許多傷，
他的駿馬叫羅西寧，
背他走許多地方。
在這英勇騎士之旁，
躺着山曹班差，
他是個很可靠的隨從。

有個質直的心腸。

亞加馬西拉學士帝其托

在

陀波梭杜新娜墓上所作碑文

肥胖多肉之杜新娜，

躺在這墓石之下，

但成了『死』的所有物，

變作了一堆枯骨。

她是出身名門，

頗有貴婦之風，

曾爲偉大的唐吉訶德之情婦，

爲她的鄉里所讚慕。

這是可以讀的幾首詩，至若其餘的，都是被蟲所蛀蝕了。已託一個學士去猜出牠們的意義。據說，作了許多夜工，花了許多心血，他終於完成了這工作；並且想發表牠們，給我們以唐吉訶德第三次遠遊之希望。

Forse Altro Cantare Con Miglior Plettro

華文講解

自修適用

英文自修叢書

白話講解 英語之門

內分三類首述發音法用註音字母及華文註音次述基本句的譯讀作法圖解末編精選小品故事書信會話等為讀英文的唯一工具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活用英文法

分述各式句法之結構及用法說明各詞之特性及如何使用長短句之說變以及作文總訣標點法及不規則詞變化表取材一以實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一目瞭然 英文文法表解

本書包括英文全部法程用表分解明其系統舉例說明淺顯易懂欲以最經濟的時間獲得有系統英文文法知識應備此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默記舉例 英語二十字

本書根據美國字彙專家桑代克氏之「常用辭彙」編輯教育部亦以此書中之二十字作為初中學生必須認識之字數標準

洋裝一册實價二角五分

暗記活用 英文最常用成語

此書為澈底研究英文習語的唯一手冊購此一書即得成語字典及基本字典各一部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英文造句與作文

內以句型為中心題材題句新異別緻各種句法齊備而于中國意思如何用英句表達亦詳細指示閱此書對英文寫作打一個堅實的堡壘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中文講解 英文應用文寫作

本書廣採各類英文應用文件如工部局郵政海關之公私函牘令文呈文契約合同報告書稟據履歷書志願書佈告等

洋裝一册特價三角

實用職業 英語一月通

取材以適合洋務職業上日常應用者為目的不論地名食品時令器皿等各種名詞無不兼而有之每字之下均備華文註音準確無訛

洋裝一册實價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精裝一冊 實價五角

漢英翻譯 寫作兩用字典

(版出新最)

本書是漢文譯英的導師 本書是寫信作文的顧問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編著最新

售價最廉

本書不特為學生所必備
亦為商界各職員所必置

本辭典優點如下

- (一) 檢查便利
本辭典檢字先用筆劃分類，再引起筆分部，檢查異常便利。
- (二) 切合實用
本辭典所採單字成語，以中學生常用字為標準，一切罕用古字，一律不收。字不在多，只求實用。
- (三) 取材最新
本辭典出版最近，凡現代語、商用語、術語，如「紅燈」「金本位」等，盡量收入。

上海四馬路三八二號

啓明書局發行

足本華文世界文學名著百讀不厭

- | | | | | | |
|--------------|--------|---------------|--------|------------|------|
| 西線無戰事..... | 實售三角 | 黑女尋神記..... | 實售二角 | 唐吉訶德..... | 實售五角 |
| 愛的教育..... | 實售四角 | 金河王..... | 實售一角五分 | 紅笑..... | 實售五角 |
| 繡絲姑孀..... | 實售五角 | 伊索寓言..... | 實售二角五分 | 潘彼得..... | 實售三角 |
| 小婦人..... | 實售四角 | 水風孩..... | 實售二角五分 | 黑奴魂..... | 實售三角 |
| 好妻子..... | 實售四角 |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 實售一角 | 田園交響樂..... | 實售二角 |
| 小男兒..... | 實售五角 |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 實售一角 | 莎翁傑作集..... | |
| 茶花女..... | 實售三角 | 木偶奇遇記..... | 實售二角五分 | 哈夢雷特..... | 實售五角 |
| 悲慘世界..... | 實售三角 | 木偶奇遇記..... | 實售二角五分 | 馬克白..... | 實售五角 |
| 大地..... | 實售三角 | 金銀島..... | 實售二角五分 | 風雨..... | 實售五角 |
| 罪與罰..... | 實售三角 | 魯濱孫飄流記..... | 實售二角五分 | 該撒大帝..... | 實售五角 |
| 鷹眼鐵梅錄..... | 實售三角 | 青島..... | 實售二角 | 鑿情..... | 實售五角 |
| 茵夢湖..... | 實售一角 | 戰爭..... | 實售四角 | | |
| 聖安東尼之誘惑..... | 實售二角 | 玫瑰與指環..... | 實售四角 | | |
| 少年維特之煩惱..... | 實售二角 | 莎氏樂府..... | 實售四角 | | |
| 初戀..... | 實售一角五分 | 亞德王故事..... | 實售五角 | | |
| 藤綺思..... | 實售三角 | 放浪記..... | 實售一角 | | |
| 伏露記..... | 實售五角 | 古史鉤奇錄..... | 實售二角 | | |
| 我的童年..... | 實售四角 | 帝園舫..... | 實售三角 | | |
| 沙寧..... | 實售四角 | 小公子..... | 實售三角 | | |
| 死的勝利..... | 實售四角 | 頑童自傳..... | 實售五角 | | |
| 苦兒流浪記..... | 實售五角 | 羅賓漢故事..... | 實售四角 | | |
| 天方夜譚..... | 實售五角 |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 實售四角 | | |
| 復活..... | 實售五角 | 聖路易之橋..... | 實售五角 | | |
| 鄂肯自傳..... | 實售五角 | 野性的呼聲..... | 實售二角 | | |
| 格列佛遊記..... | 實售五角 | 雙城記..... | 實售五角 | | |
-
- | | | | |
|--------------|--------|--------------|--------|
| 世界故事名著集..... | 實售二角 | 泰西五十軼事..... | 實售二角 |
| 泰西三十軼事..... | 實售二角 | 希臘故事集..... | 實售二角 |
| 希臘故事集..... | 實售二角 | 羅馬故事集..... | 實售二角五分 |
| 羅馬故事集..... | 實售二角五分 | 英國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 英國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法國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 法國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托爾斯泰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 托爾斯泰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印度故事集..... | 實售二角 |
| 印度故事集..... | 實售二角 | 西歐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 西歐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日本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 日本故事集..... | 實售一角五分 | | |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發行

暢銷冊冊

著名本本

將健壇文 界世羅包

作名朽不 代近集彙

刊叢著名篇短界世

刊叢學文新國中

英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美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法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德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新俄小說集	實價二角
舊俄小說集	實價二角
日本小說集	實價二角
中歐小說集	實價二角
南歐小說集	實價二角
北歐小說集	實價二角
弱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新俄詩選	實價二角

茅盾等著小說(一)	實價二角
郁達夫等著小說(二)	實價二角
魯迅等著小說(三)	實價二角
丁玲等著小說(四)	實價二角
周作人等著小品(一)	實價二角
林語堂等著小品(二)	實價二角
田漢等著戲劇	實價二角
徐志摩等著詩	實價二角
胡適等著書信	實價二角
韜奮等著日記與遊記	實價二角

廣最效銷 廉最價售

球全譽馳 文華本足

物版出他其

集著名劇戲界世

日華兩用辭典	精裝一元
日華兩用辭典	洋裝九角
漢英兩用辭典	實售五角
學生英漢字典	實售二角
蔣介石傳	實售二角
游泳術	實售二角
跳冰術	實售二角
跳舞術	實售二角
口琴吹奏法	實售二角
英文習字帖	一二三四每册一角

少奶奶的扇子	實售二角
深淵	實售二角
沙美樂	實售角分
愛與死之角逐	實售二角
娜拉	實售二角
沉鐘	實售二角
人與超人	實售二角
爭鬪	實售二角
父稅	實售二角
巡按	實售二角
月明之夜	實售二角
雷雨	實售二角

版出局書明啓海上

號八二三路馬四

唐吉訶德

Don Quixot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七	角
實	售	五	角
原	著	者	M. de. Cervantes
譯	述	者	溫 志 達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52



七 售 寶